漢書補注

二六八

漢書補注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六八册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尚書

尚書記校證二卷……清　莊述祖撰　雲自在龕　一
晚書訂疑三卷……清　程廷祚撰　聚學軒　一五
尚書考辨四卷……清　宋鑒著　山右　六一
正訛初稿一卷……清　王麟趾撰　昭代　一四一
尚書伸孔篇一卷……清　焦廷琥撰　積學齋　一五三
尚書通義殘稿二卷（存卷六、七）……清　邵懿辰撰　刻鵠齋　一六三
尚書隸古定釋文八卷附隸古定經文二卷……民　劉世珩錄　聚學軒　二一九
書蔡傳附釋一卷……清　李遇孫撰　廣雅　二九五
尚書餘論一卷……清　丁晏撰　槐廬　三一九
尚書微一卷……清　丁晏撰　關中　三五一
立政臆解一卷……清　劉光蕡撰　關中　三八三
洛誥解一卷附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二通……民　王國維撰　雪堂　四〇三
尚書誼略二十八卷敍錄一卷……民　姚永樸撰　集虛草堂　四一一
洪範微二卷……民　張其淦撰　寓園　五一九
尚書學一卷……日　徂徠物著　甘雨亭　五四一

先秦史——春秋

春秋長曆一卷……晉　杜　預撰　微波榭　五四五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附考證及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附考證（一）……唐　陸德明音義　後蜀　馮繼先撰　正誼齋　五七三

尚書記校逸

大誓上

馬融書序曰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則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子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辜受克予非朕文考有辜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大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書泰誓疏 案所引書傳皆同東晉古文由孔疏改從今本也

王肅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衆大誓近得非其本經同上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詩思文疏

鄭氏曰孟津地名同上

尚書大傳及藝文類聚引大誓作盟津蓋今文也按武王卽位稱太子見尚書中候此大誓與書傳所引大誓不同不必强爲之說然可決其非僞也中候文見太平御覽附錄

尚書中候曰廢考立發爲太子鄭氏曰定王業也又曰我終之後恆稱太子終沒恆常也稱太子者明非諸侯王事未定也又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卽父位不稱王發武王名也三仁箕子比干微子文王得赤雀丹書改號以應天道未成而崩武王以天誅未行謙不自成故稱太子明統緒而未成王又曰予稱太子發明愼父

以名卒考予我也父死卽考文王命武王我終之後恆稱太子者明愼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踰年而稱太子發苦父業有不成者而將畢也

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史記集解

尚書大傳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同上尚書大傳引乃告下有予守見御覽

孔穎達曰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詩大明疏

諸節尚書大傳史記

馬曰諸受符節有司也史記集解

亢才尚書大傳

史記曰齊栗信哉亢當作允才當作哉釋詁曰允信也故史記作信書傳脫齊栗二字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尚書大傳

史記曰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集解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按釋詁曰公事也史記以功釋公功亦事也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大祝疏有以下二字附下而

周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

說苑引泰誓云云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丕天之大律漢書郊祀志平當傳立功一作建功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後漢書班固傳注

太子發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

師行史記齊太公世家

鄭曰六軍之兵東行詩棫樸疏

周本紀曰遂興師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皆約大誓文以大雅棫樸疏證之當逕齊世家作師行也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齊世家

鄭曰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詩大明疏

周本紀無左杖黃鉞二句皆約大誓文今逕其稍詳者

以號曰周本紀齊世家

鄭曰號令之軍法重者史記集解

齊世家曰以誓曰以集解所引鄭注證之當逕周本紀作號

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周本紀齊世家

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史記集解

周本紀無蒼兕蒼兕四字以集解所引馬注證之史記蓋互有詳略也史記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王充論衡是應篇曰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光害女又曰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是馬融所注古文王充所引今文皆作光則作蒼雉者聲相近誤也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詩思齊文疏類聚十六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詩思齊文疏

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史記集解

尚書大傳曰太子發升于舟白魚入于舟惠本舟下有中字王跪取出燎惠本作跪取出涘以燎御覽鈔本無燎字今逕活字本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漢書終軍傳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亦約史記言之非大誓本文也詩疏與書傳辭有增損或古今文異

讀也

羣公咸曰休哉尚書大傳終軍傳　漢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雕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槃俱來詩思文疏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爲鵰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槃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槃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槃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同上史記集解

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史記集解

司馬貞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雕雕鷙鳥也馬融曰明武王能伐紂鄭㊀云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史記索隱　按馬鄭所注皆古文唐時謂之今文者據東晉古文而言凡兩漢諸儒所注皆爲今文猶漢時博士所讀爲今文民間所傳爲古文也

尚書大傳曰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惠本有此二十字

周本紀曰旣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按此則雕舊讀鵰破字不始于鄭也馬依本字讀與諸家異故鄭不從其說不得以爲古今文之異明矣

漢書董仲舒傳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

孔穎達曰大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共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回舟蓋在此岸燎也大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當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槃則弟五至時乃有穀耳詩思文疏　又曰云槃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

農稼今烏銜槃故云記之也同上云槃紀后稷之德　詩思文箋亦

詩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槃俱來

周公曰復哉復哉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尚書大傳曰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惠本有此十八字　按伏生傳與董生對問所引大誓皆今文而有異辭未詳孰是或以聲相近故師所授讀異也

楚辭天問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一作會晁諸盟蒼烏羣飛孰使萃之蒼一作倉到擊紂躬叔旦不嘉到一作列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一無何字一云周命咨嗟王逸曰且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

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公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按天問注亦約大誓文雖休勿休申復哉復哉義未審亦大誓文否也但天問足當作疋說文疋記也通作疏疏卽書也周禮大祝疏所云使上附以周公書是也疋字屬下讀孫炎釋言注揆商度也言周公親爲武王商度然後興師汲得火烏之瑞何故不以得美祥而喜又上書陳周所受之天命而咨嗟以戒之也是復當訓歸周公以天意示紂尚未可伐當還師復歸也顏師古說失之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周禮大祝注及疏

周禮大祝九摔四曰振動注曰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釋曰按中候我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爲稽首拜也愚按振動本無拜文鄭引王動以證振動是動卽拜也漢書劉輔傳曰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後漢書班固傳曰君臣動色連下色變爲義與鄭異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書泰誓疏引馬融書序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詩閟宮疏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云云

周本紀曰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還歸二年乃遂伐紂漢書律曆志

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埜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

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如發丙午逮諸本皆誤作還詩大明疏引漢書律曆志作丙午逮師師戊午度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按此三統據大誓周語以推武王伐紂之日月也劉歆雖誤以洪範之十三祀爲伐紂之歲與書序不相應而所推日辰則本之大誓之丙午逮師又合證以書序之戊午師渡孟津武成卽周書世俘之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因歷歷不爽也大誓文已不具而三篇次第卽此可推今定此

爲上篇書泰誓疏曰今文大誓亦云四月觀兵知觀兵但記月故曰惟四月伐紂但記日故曰惟丙午說詳後篇齊世家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大公作此大誓按此下有居二季云云亦以爲十一年武王伐殷緣起此日與大公作此大誓是題上事謂大誓上篇也與周本紀武王乃作六誓告于衆庶謂大誓下篇者不同

白虎通義爵篇曰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通典引有傳字曰太子發升子舟中候曰廢考立發爲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

後漢書班固傳注尚書中候曰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按此則中候有大誓文矣惟流之爲鵰其色赤作流爲赤烏自伏生董生太史公鄭君皆讀鵰爲烏則所據者中候也

大誓中

惟丙午王逮師書堯典疏劉歆作三統曆引今文大誓云丙午逮師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四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建師惠棟二本尚書大傳及漢書律曆志皆作還師故稱輯大誓者誤以此文爲觀兵時事今改正

周本紀曰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辜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案逮或作建或作還皆以文相近而誤逮及也諸侯之師以殷十一月戊子先發而武王以周正月癸巳始發故至丙午及之也周本紀本大誓還歸二季及牧誓序以爲十一年武王伐殷緣起其視劉歆枚賾等以一月戊午爲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割裂書序强就其說者相去遠矣故采其說附此

前師乃鼓譟詩大明疏周禮大司馬注周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慴前歌後舞御覽四百六十七按此卽大誓文惟逮師誤還師耳還當爲逮字相近誤釋言曰逮逮也又周禮大司馬職及所弊鼓皆駴車迮皆譟注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嘉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鼙譟亦謂喜也釋曰引書曰者書傳文蓋大誓本文無鼙字也諸侯先發武王後至故曰前師前師聞武王至若已勝敵皆駴鼓讙呼而喜也字書無鼙字王逸楚辭天

2A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七

問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注曰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也鳧藻讙呼一云如鳥臯呼亦約大誓文鳧藻即鼓譟謂讙呼如鳧之臯也音義鼓音符又芳甫反是鼓本有鳧讀矣說文臯鳥羣鳴也

師乃掐說文手部尚書大傳

說文曰掐搯也从手臽聲周書曰師乃掐掐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曰左旋右掐鄭箋云右車右也前師是諸侯之師此師則巡王之虎賁三百人也革車三百兩車右則虎賁主擊刺故曰師乃掐車有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六百人故稱師也尚書大傳掐作恰鄭注恰喜也衆大喜

前歌後舞也

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

前者鼓鼗譟爲歌後者習擊刺爲舞也禮祭統記曰舞也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宿夜武曲名也疏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卽大武之樂也按大誓前歌後舞尚未渡河而書傳云至於商郊停止宿夜與此異也白虎通義禮樂篇曰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日之言也心中喜樂口欲歌之乎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禮文王世子記曰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注云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疏云師樂爲用前歌後舞者是今文大誓之文也合二說論之大武之樂興於此矣

咸曰孜孜無怠詩大明疏詩譜序疏

周本紀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史記本大誓序明中篇記武王伐紂是十一年殷十二月周正月也以劉歆三統攷之丙午王逮師去戊午渡于孟津尚十有二日疏家所引咸曰孜孜無怠與上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相連似不得繫於戊午師渡孟津後也以其節錄大誓并序故略之耳

孔穎達曰是樂勸武王之事詩大明疏

天將有立民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譜序疏詩雁疏詩正月疏

孔穎達曰言民得聖人爲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詩譜序疏

又曰今大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詩鴻雁疏又曰謂天子作民父母詩正月疏

大誓下

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按大誓當讀王曰告爾衆庶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周本紀漢書谷永傳無其字

師古曰今文周書大誓之辭婦人如己言紂用如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漢書注

四方之逋逃多辠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谷永傳

師古曰亦大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辠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同上 按周本紀載大誓無此三句谷永言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引書曰云云或以大誓證婦人又以牧誓證羣惡顏注誤以爲

皆大誓文也姑附錄於此以志闕疑

毀壞其三正周本紀

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史記集解 張守節曰按三正三統也周以建子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夏以建寅爲人統也正義

離邊其王父母弟同上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集解 徐廣曰怡一作懌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同上

釋詁曰肆故今也按大誓當讀肆予發

勉哉夫子同上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集解 按牧誓勖作勉此勉亦當讀勖不可再不可三同上

右重校定大誓三篇始余編輯漢博士所讀尚書大誓與書傳所引大誓合一卷歲乙卯余自沛南北上攜之行篋途次偶讀尚書正義云劉歆作三統譜引大誓曰丙午逮師疑還師之誤識于左方未暇是正其後閱漢志亦作還師及覆之詩正義所引漢志還正作逮知非觀兵時事當爲大誓中篇其疑始解余又疑後得之大誓記月不記年今更繹之大誓不記年固也其記月亦祇觀兵時之惟四月耳至史記所云惟十有二月戊午自相踐駁知十有二月戊午之非大誓文則四月爲周四月之疑渙然冰釋矣其去就之小異者詩大明正義云大誓司馬在前相承以爲大誓文竊謂尚書他篇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而大誓獨曰司馬司徒司空則司馬在司徒前故王肅解以爲司馬太公也意太公以太師攝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在司徒前也方冬甚寒喜於得閒柯凍促成之聲爲上中下三篇以合書正義所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者雖非全文頗具

首尾但隨所校錄之時有移補前後體例未能畫一亦不復更正覽者或諒其非妄云尒時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莊述祖謹識

世俘

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遍殷集新命告厥四方曰

按武王成辟言武王伐紂成天下君此劉歆所加欲以充百篇之武成也顧命曰用克達殷集大命大雅曰其命維新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

當從劉歆三統世經作壬辰旁死霸

若翼日丁巳

當從世經作癸巳

王乃步自周于征伐商王紂

世經云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越若來二月既死魄

世經越作粤二月作三月

越五日甲子武王以虎賁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

書序曰虎賁三百人呂氏春秋古樂曰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君奭曰咸劉厥敵

大公望命禦夫惡臣百人丁卯望至執夫惡臣百人告以馘俘

史記周本紀曰悉求夫惡度邑作志我共惡是夫惡或共惡之說以上與武成序武王伐殷相應

戊辰武王遂征四方韋命王遂以禦伐俘馘宣告于四方呂他命伐戲方王申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辛巳至告以馘

俘甲申百弁命伐衞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
厲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荒侯俘小臣
四十六禽禦八百有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禽艾佚侯
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萬七千七百
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以上與武成序往伐相應按往伐卽謂于征伐商王紂此
云武王遂征四方韋命亦劉歆所加孔晁曰武王以不殺
爲仁無緣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盧學士校磨當作磨黃
歙說秦云割濮磨之北磨近濮在商畿內可知見秦策新
序作濮歷梁孝廉履繩云路史國名紀曰鄘商時侯國凡
地從邑本作磨也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
麀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
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千五百有
八
以上與武成序歸獸相應周本紀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
政事作武成此作武王狩從史記改獸作狩亦劉歆竄所
加按歸獸是歸禪之誤卽謂祀于天位也盧校麋字重當
有一作麋者容齋隨筆麋作麃上麋字本作麋麋古通
是麋三十之麋當作麋也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于周
世經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是

劉歆所得世俘殘本已脫亂故附會武成序爲作首尾以
充逸書十六篇之數無怪諸博士不肯置對也
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
曰惟予沖子綏聞者祀聞于古朕立政曰王循自厥初鍾右
乃厚至乎沖子庶國告殷罪厥甲子乃廢于紂其有國家君
帥司徒司馬□□于郊告天宗上帝王烈祖號王拜首稽首
禮喪服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卽事而退柴於上
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
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武王告天
追王大王王季之文史佚辭也綏安也文王受命始郊以
后稷配朕當作佚說文云倂古文以爲訓字循由也大雅

曰厥初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鍾聚右福也魯頌曰是
生后稷降之百福有國家君當作友邦冢君闕文當作司
空王烈祖號追王大王王季也拜首當作拜手
若翼日辛亥武王乃翼矢珪祀于天位燎
世經曰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翼敬也周官典瑞曰四圭有
邸以祀天旅上帝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氏注曰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
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
煙所以報陽也言天位則日月星辰皆祀可知矣
王不革服格于廟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

服祀天之服也不改祀天之服至廟告于祖考不敢宿天之命也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周廟

閟文當爲邦世經曰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先言此者明祀廟與師大獻同日也

越辛亥薦俘殷王鼎王子廟東鼎百有十魔

魔當作麾重言日辛亥至乙卯者孔晁曰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說文麾漢令鬲從瓦厤聲鬲鼎屬實五穀

癸酉薦俘殷王士百人

癸酉當作癸丑

甲寅謁伐殷于牧野王服衮衣矢(珝)格廟告曰

周官司服曰言先王則衮冕典瑞曰(珝)圭以易行以除慝

鄭司農云(珝)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

維予沖子綏文人位

大雅曰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在我文考修商人典凡厥有庶國小大方來宣力于周以翼予沖子伐商王紂于商郊與同誓社於萬億于維文王時則國當作邦千當作季此所謂易行除慝誥諸侯之辭也文王率商畔國以事紂故曰修商人典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顧命曰安勸小大庶邦梓材曰作兄弟方來翼助也作雒曰將建諸侯取大社之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周官典命曰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于不易也適子有誓則諸侯始封有誓可知大史公書所謂封爵之誓是也大雅曰於萬斯年時是則法也

乙卯武王祀燎周廟師大獻萬用籥

宗廟亦言燎者朝事也禮祭義記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气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萬干舞武樂籥羽舞文樂也

王入奏庸大言一終王定大言三終

庸金奏也金奏言大言者大言所用樂也禮禮器記曰郊

血大饗腥大饗次郊故鄭氏注云大饗祫祭先王也大司樂曰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奏王夏爲一終奏肆夏昭夏爲三終皆宗廟大饗所奏若賓客大饗則不奏昭夏故大司樂曰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孔晁曰大言獻爵奏庸擊鐘

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籥人當作籥入下同鉞王應麟玉海作戚

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

國當作邦象文王以諸侯爲雍州之伯專征伐

奏明明三終

孔晁曰明明詩篇名

籥人造王矢珝兼黃鉞習命

象武王誓諸侯於孟津

籥人□王佩赤白旂師乃執戈夾進

象武王甲子伐紂闕文當作造樂記曰分夾而進

奏武

周頌序曰武奏大武也武不言終或闕左氏春秋以武爲

卒章賚爲其三桓爲其六與今第異其所奏之詩不敢强

爲之說

籥人□王矢憲秉語治庶國

闕文亦當作造語當作邦象武王布憲施舍於

百姓也淮南齊俗篇云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揩

笏杖殳以臨朝說文云校軍中士所執殳也司馬法曰執

羽以校淮南說武王之事即據大武之舞執戈秉鉞謂上

武樂揩笏杖殳即矢憲秉羽謂此文樂故齊俗篇又云夫

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大武六成亦兼文

武樂及治定功成而作三象于是樂備九成非大武爲武

舞三象爲文舞也未作三象之時用夏籥以備九成故孔

子曰武盡美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樂未備也

籥人九終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孔晁曰崇禹生開皆篇名開當作啟崇禹生啟夏籥詩篇

名也述禹治水之功禹嗣鯀爲崇伯故稱崇禹呂氏春秋

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

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

人兮猗實始爲南音崇禹生啟即候人兮猗之流也籥入

九終總上籥入言之大武六成籥凡六入於是皮弁素積

裼而舞大夏但言九終不言籥入而大夏武與夏籥序興

之節可見矣夏籥九成亦見呂氏春秋古樂篇及淮南王

按齊俗篇

武王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

或當作戴

百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以先馘入用牛于天

于稷五百有四于社斷牛六斷羊二□□□

闕文當作斷豕若干

于百神水土用小牲羊犬豕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二千

七百有一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衍十字孔晁曰所用甚多似皆

益之

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珥璏身以自焚焚玉四千五日

乃竟

太平御覽引天智玉下有五班二字又作玉珥璏作環又

作衣玉珥下有及鹿玉三字

武王乃俾人求之四千庶□鼎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

闕文當作玉鼎當作則或讀曰賈太平御覽作鹿玉則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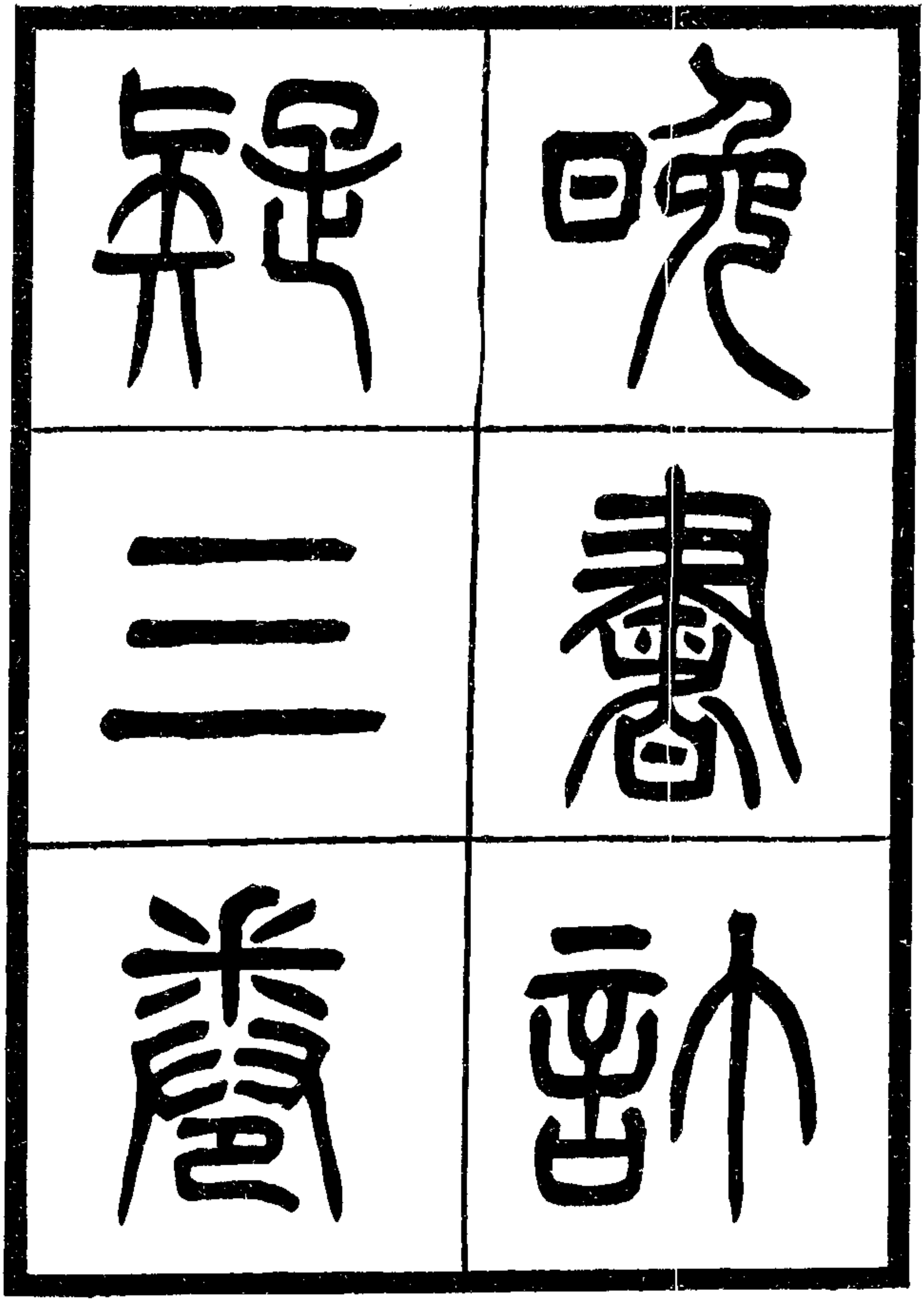
凡天智玉武王則寶凡武王俘商舊玉儲有百□

太平御覽作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百八萬石鼎數曰展玉數曰石互言之闕文當作石

石校定逸周書世俘一篇世俘與克殷皆記武王伐紂時事蓋周爲尚書學者所造其辭多夸誕不經而世俘又亂脫不可句讀孔晁卽誤文解之亦多疑義乃重爲排比各從其類庶是非眞僞粲然可辨無使學者疑可繕寫謹按世俘文頗闕略成帝時詔校書劉向等以爲周史記傳尚書家言值漢中微王莽顓政向子歆作聰明以亂舊章自謂古文畢發揚雄見之于符命欲以媚僞新誣當世而古文之藏祕府者一時不能盡通雜取它書充數以是篇有武王伐紂時語文又闕略世罕知

乃傅會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者屏入篇中又恐與周書不類句刊字譌倒置前後與舊文相亂意後世有能讀之者見其適與書序相應必共信爲眞古文無復疑議其用心亦良苦矣其言武王狩與太史公書周本紀言西歸行狩合猶猶於東晉古文刺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爲歸獸者至文意淺陋特張霸百兩篇之流固無足深論然歆雖改世俘爲武成其三統世經所載皆世俘舊文僅是正其月日爲周書武成以別於書經湯誓之等蓋未立學官不謂之經猶漢時之功令也是篇既名世俘所記宜獻俘世室之事呂氏春秋古樂篇曰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乃命周公作大武卽約克殷世俘之文是作記者當在呂不韋造春秋前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卽古樂篇之文又云京鎬京也大室僻廱之中明堂大室也鄭康成注禮喪服大傳設奠於牧室云牧室牧野之室古者郊閟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及證以世俘則所謂祭於上帝祈於社稷設奠於牧室者皆在四月庚戌還歸至周之後蓋既事而退亦指還歸至周而言牧室非牧野之室也又世俘有大武與夏籥序興之節可參考賓牟賈冷州鳩六成七律之說不忍概棄惜於零編碎簡中故爲攷定而論次之

俾覽者知侈辭侈義不得雜六藝之科更由此而推劉歆所欲立學之書十六篇未必皆出於孔壁而古文之藏祕府者應燬於新莽之時不待至永嘉之亂矣歆之顚倒五經其弊可勝言哉故論僞武成及之嘉慶十五年三月廿五日莊述祖識



晚書訂疑序

程子縣莊晚書訂疑成其同歲生惠棟爲之序曰孔沖遠唐初大儒少通鄭氏尚書及爲國子博士數進忠言侍講東宮面折不諱意其爲篤學而有直節之士也乃受詔撰尚書義贊自爲矛盾棄鄭氏而用僞孔氏夫尚書自膠東庸生而下至鄭康成人知爲孔氏古文歷兩漢四百年來無異議及晉永嘉值經典喪亡乃有豫章內史梅賾僞造二十五篇託之孔氏以傳世沖遠素習鄭義久著直節豈不能力爭于上苟已曲意希指又明知鄭氏師祖孔學此語見堯典正義反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爲僞探文周內且與百兩同科此書既出箸爲定論凡不

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當時即有識其僞者孰敢從而辨之哉宋元明諸儒斥僞孔氏者不少然皆惑于二十四篇僞書之說不能得眞古文要領于是學者紛如或以鄭氏爲今文以僞孔氏爲古文或以二十八篇爲今文以二十五篇爲古文樊然散亂莫所折衷棟自少疑之稍長反覆于堯典正義見所載鄭氏二十四篇之目恍然悟孔氏逸書具在因作古文尚書攷二卷及讀解莊之書宛如明門造車不謀而合轍蓋後人尊信僞孔氏者以周秦所引逸書盡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不知其僞正坐是耳縣莊既糾其繆又爲分疏其出處使僞造者無遁形可謂助我張目者矣唐人尚詩賦沖遠通經不聞以詩賦傳而經義又復矛盾如此縣莊兩舉制科實兼詩賦經義之長固今日之通才也余學萬不逮縣莊而叢殘箸述獨能與之同趣是則余之幸也夫

尚書今所謂古文者殷爲晚出然自隋唐至蒋宋無人言其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清爲纂言明郝仲輿著辨解焦若侯訂古本皆刊落二十五篇而弗錄或亦失之過矣夫二十五篇之書平正疏通乍觀無一言之違於理道而其爲蒋古書傳所稱引者覩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屈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時其文載於左國者衆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乎蓋晚書之可疑在于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

氏爲古文尚書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枉而復失之過余爰合爲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程子曰民間之泰誓漢得之以充學（語本程子孟子說）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鄙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自馬季長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不猶愈於民間之泰誓乎今不爲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程子以其言有當於理因并識之新安程廷祚書

篇目

卷上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安國十六篇不傳

二漢尚書之學

安國注論語之證

許氏說文之證

隋志與正義之誣

東晉不見有晚書

晚書見於宋元嘉以後

南北二史之證

安國自序之謬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卷中

書序

卷下

禮論晚書二十五篇

附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

上元程廷祚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漢室初興伏生求其藏書得二十九篇史漢所載具有明文然以今攷之尚缺其一未能詳也說見卷中孔安國於代書外又得十六篇漢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孔書合序應得十七卷合伏書之二十九篇爲此數內有安國所得書後人或以張霸僞書當之案張霸成帝時人其書名百兩篇文意淺陋尋見罷黜不宜復藏於中祕

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儒林傳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與正義云古文者藝文志并云十六篇

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人所制篆隸諸體而行於漢代者則曰今文案伏書初出屋壁亦古文也其後曰授鼂錯而錯寫以今文安國所得則以今文通其讀而未改壁中之字今也於二王淳化等帖必以釋文通其讀亦類此故當時皆目曰古文然漢代祕府仍自有古文尚書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者是也或即安國之所獻與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今文古文因字體各異訓詁有殊可以並立並行而相參攷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是也然揆其大體實則無二故儒者傳古文尚書惟有二十九篇即言安國古文亦罕有及十六篇者漢書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史記所載此外仍有皋陶謨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無逸君奭甫刑費誓等篇皆今所謂今文後漢傳古文者最盛賈馬鄭氏俱有訓解然篇數卒與歐陽夏侯傳伏書者同此其徵也

漢世字學與經學並重故毋書云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後書云桓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又云賈逵爲蕭宗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帝遂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

同異又云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此皆謂字學也自唐天寶初改諸經古字爲俗字而學者不知有字學一聞古文之名遂致疑於書之篇章陋亦甚矣夫漢費氏易古文也論語孝經壁中之古文也春秋左氏傳亦古文多古字古音具見毋書而周官與攷工記至今多古文奇字此諸經之大體孰謂有古今之異乎

安國十六篇不傳

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案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邪竊

疑安國雖嘗以今文攷定于錯亂磨滅之中而所得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爲儒者所重是以更歷二漢咸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案史記所載有湯征湯誥諸篇劉歆三統歷有引伊訓武成畢命等文王莽傳有引逸嘉禾篇語夫司馬遷之時無他僞書百兩出于漢末而旋廢劉歆篤信孔氏之古文則彼三人所稱引其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也以今觀之視伏書何如邪其乍明而復晦殆無足惜然使獲存于永嘉以後則梅賾姚方興等又無所售其僞而免于千載以下之爭論矣其亦可憾哉

或曰十六篇之亡猶有他證可得聞乎曰有史記所載

湯誥全與今異律歷志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亦與今不同使孔書不亡則馬班所載所引必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使十六篇而存則此數篇必不能出于今二十五篇之外然則十六篇之存亡與今二十五篇之眞僞孰此以辨之有餘矣

二漢尚書之學

案二漢傳尚書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自伏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後漢歐陽歙八世皆爲博士伏生又授張生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兒寬門人簡卿至若歐陽有平當陳翁生之學大夏侯有孔霸許商之學小夏侯有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李尋氏之學展轉相傳支流餘裔蔓延子數百年之間故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寬寬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于孔安國者也是二漢尚書之業安國與伏生共之矣使安國誠有未傳之書寬豈不知寬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邪宜司馬遷之從安國問者又不過如彼而已也

古文之絕續顯晦又當攷之東京范史云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高才生受之是上有好者矣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

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子世又云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云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逵惲逵惲卽西京歷傳安國之書者儒林傳傳古文有尹敏周防及衞宏徐巡孫期等其他不可枚舉又楊倫師事司徒丁鴻以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是古文之在東漢幾于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侔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此又東京之鑿然可攷者也然則所謂得

2B 780頁 冊 876

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況二十五篇與孔傳乎而論者不察何也

安國注論語之證

證古文者有三節焉三節之中若無所得則其餘皆妄矣兒寬之受業於安國以典三家之學也而不云有異聞劉歆之校祕書也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何書後漢之古文大行也諸儒之業與孔傳之世宅皆不言安國有傳三節之無證如此又案何晏論語集解有孔安國注於堯曰章末則曰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而不曰此壁中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孔子襍引之也於子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則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不曰此壁中湯誥之文而孔子引之也以此二端攷之是安國不知有二十五篇之書章章如是則晚出之古文與孔傳其造之者必有人矣而以誣安國可乎此又三節之外不可磨滅之案據也

許氏說文之證

東漢之初杜林得漆書古文於西州以授賈逵其後汝南許愼傳賈逵之學而作說文解字書中稱引羣經若尚書則惟據安國之古文序謂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夫安國增多之書在前漢咸知其有十六篇在南朝以下咸知其有二十五篇今說

文以孔氏爲歸則欲攷二書之存亡虛實者舍此其奚適耶案說文所引於虞書則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夏書則禹貢甘誓商書則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此皆伏生之今文而二十五篇則無片語隻字及之又有孔伏本所皆無而載之者反若出於十六篇然則十六篇若存猶可信爲壁中之書而其他則妄也此又不可磨滅之案據也今錄說文所載尚書古字子後且以明漢代古文以字學重之故云

宅嵎夷曰暘谷（暘作場暘一作暘）平秩東作（秩作敷）鳥獸氄毛（氄作髦）朞三百有六旬（朞作碁）帝曰疇咨（疇作誰咨作嗟）其工方鳩僝功（僝作撰遂孱功鳩又作救）有能俾乂（乂作肆又作肆類于上帝（類作禜）至于岱宗柴（柴作祭）望三苗（望作暨苗作貓）暨皋陶（暨作及皋陶作臯陶）曰咨（咨作嗟）五品不遜（遜作愻）教胄子（胄作育）八音克諧（諧作龢）無虐（虐作謔）簡而塞（塞作寒）天討有罪（討作誅）潛畎澮（畎澮作伭伭）藻火粉米（藻作槻粉作傅）撻以記之（撻作遠）無若丹朱傲（朱作絑傲作奡）朋淫于家（朋作明）娶于塗山（塗作途）弼成五服（弼作弼）鳥獸蹌蹌（蹌作蹌）元首叢脞哉（脞作剉）隨山刊木（刊作栞）兖州（兖作沇又作岳）厥艸惟繇（繇作艸）木漸包（漸作蔹包作苞）浮于淮泗達于河（河作菏）瑤琨篠簜（篠簜作筱筜）惟箘簵楛（簵楛作簬楛又作輅枯）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剿）若顚木之有由蘖（作槸）王播

告之（播作譒）今汝賠賠（賠作䝉）予亦拙謀（拙作淖）相時憸民（憸作怨）使百工營求諸野（營作夐○書序西伯戡黎作戎鬼）大命不摯（摯作婜）吾家耄遜于荒（耄作耄）告予顛隮（隮作躋）我興受其敗（敗作退）牧誓（牧作埒）尙桓桓（桓作貆）鰥陳（陳作重）洪水（陳作重）彝倫攸斁（斁作斁）無有作好（好作坡）稽疑（稽作叩）曰悔（悔作毋）庶艸繁廡（廡作無）王有疾弗豫（豫作念）我之弗辟（辟作辟）哉生魄（魄作霸）盡執拘（拘作拘）至于孀婦（孀作嬪）惟其塗丹雘（塗作墜）乃惟孺子頒（頒作敝）昭武王惟冒（冒作昭）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懫作蠶）爾尙不忌于凶德（忌作誓）常伯常任（伯作敃）其在受德暋（暋作忘）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灼）勿以憸人（憸作諂）王乃洮頮水（頮作沫）

憑玉几（憑作凭）敷重篾席（篾作莫）陳寶（寶作宋）一人冕執銳（銳作銳）三咤（咤作託）命伯冏（冏作○書序奪攘矯虔（奪作敃）劓刵椓黥（椓作斲）惟貌有稽（貌作貌）報以庶尤（尤作訧）扞我于艱（扞作敃）費誓（費作粲）截截善諞言（截作斷）斷猗（斷作詔）

又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調師乃掐來就慕慕王出涘以相陵慨祖甲返孜孜無怠戔戔巧言我有載于西賓元黃于匪士分民之祘粵三日丁亥朕實不明以侃伯父（以上諸語又出他逸書）

又案古文以字體音義之別見存毋代諸經至唐雖盡改從俗書而其餘踪髣髴猶可得之羣籍說文宗孔氏之學者也其所徵引古文非安國之書而何以釋文攷之馬注間有與說文合者而孔傳則無一焉蓋僞造孔傳者既不聞許氏之淵源且不知參攷馬氏訓解之故否則未有安國既以古文名家而其爲傳又復刊削不存一字之理今列數條於後待明者察之

教育子說文養子使作善也馬氏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則長本與說文同義釋文引之作育長也果爾則馬當云教天下之長子弟而不當云教長天下之子弟矣德明之謬一至於此

今汝懲懲說文懲懲拒善自用之意（今說文本馬說拒字）

注同尙書今本作晢孔傳無知之貌

敷重蔑席說文纖蒻席也馬注同孔傳作桃枝竹

三託說文丁故反負舊也馬注音義同孔本作咤陟嫁反（反上馬許所同）

浮于淮泗達于菏說文菏澤也案古者淮泗不通黃河徐州水道乃由淮泗達菏澤又由菏澤入濟漯以通黃河今本誤作河禹貢錐指辨之甚詳但謂許愼時經猶不誤不知許賓本之古文而晚出之孔傳則茫然矣

若顚木之有甹櫱說文徐鍇注云从弓上象枝條華滕之形後人省弓而通用爲因由等字徐鍇云

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枏之語於理不通其辨甚是案說文所載諸字義多怪僻故孔氏古文當西京歐陽等三家盛行時不爲諸儒所取然如上條與此條者斷不可以不從也

惟緇有稽說文緇旄絲也此蓋言審察之細密也今本作貌似屬後來之誤字又史記作訊亦與貌義不叶宜改

書序使百工夏求諸野說文夏營求也朽正切从旻舉目使人也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支所指畫也孔傳但以經營解之豈知漢儒之字學者哉

隋志與正義之誣

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爲五十八篇作傳其言雖本于安國僞序然不能遠稽毒古而甘與誣罔同歸亦甚愧良史之學識矣又孔穎達正義述古文始末尤詳謂晉舊史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一作枚賾賾于梅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云梁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從柳得古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穎達既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書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孔序削除漢志且引漢志作安國獻尚書傳矣其謬妄又不待言夫梅賾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史家既失其年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僞手繁興劉光伯等方倚爲古籍晚出之屏藩其孰從而問之耶況隋志與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斯時書籍俱係手抄錢板未行易於改竄故耳

案晉書鄭沖傳沖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使沖時

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祕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愉者又論語集解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謬亦恬然而不之怪何也皇甫謐傳有云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尚書之事且正義既云謐作帝王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釋文命爲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云堯封禹爲夏伯孔傳謂成湯沒而太甲立世紀云湯崩之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謐既篤信古文而其

所遺又多與孔傳不同何也以此攷之沖與謐俱無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于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書既載於紀武帝咸寧五年十月又詳於傳東晳皎正文義而梅賾獻書一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流授受者概未可信而然非若穎達等舍其昭昭而樂從其冥冥也

張霸偽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穎達謂霸偽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康成在張霸後幾二百年霸造書豈能預足之穎達之可笑如此爲五十八篇託之劉向別錄等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多至二十五篇苟非孔書藏於中祕者原有此數傳

聞世間則偽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之合然霸當日但欲自爲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十六篇之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九共九篇同卷應除八篇計之而爲十六以此見十六篇者乃張霸之偽書也五十八篇則推而致諸中祕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偽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爲不足據然則晚書之非眞謂穎達爲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決之道也矣

又案隋志有欲蓋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以四百年學士肄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日則十六篇之亡必矣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其時蓋因三家之書既亡而偽造此傳以明今學亡而古學尚存也至二十五篇則出于賾之後其時未可得知而在南朝疑別爲卷帙不與伏書鄭注相混何以知之以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並行與穎達所謂鄭注篇數與夏侯歐陽三家並同者知之蓋伏書幾少孔書之半其不能並講並行理之易明者也殆因孔傳初出篇數本與鄭氏不相遠而其餘二十五篇之書又學者肄業所不及故鄭之與孔得

以並講並行直至唐代而後廢邪此隋志欲蓋其誣而不能揜焉者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哉

東晉不見有晚書

案晉元帝紀大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置博士九人有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蓋東晉尚書之學甚微故置博士在後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偽傳也後人見崧傳一語遂以爲梅賾獻書之徵誤矣案隋志云東晉始得安國之傳閔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上之北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夫安國

之傳至蕭齊始列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兩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攷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以信從之者寡也

案郭璞爾雅注於艸木蟲魚等引江東名物以爲證者不一而足則其書成於渡江之後明矣其中所引皆伏書釋詁注引書曰徯我后蓋就孟子之引書而爲言至邢昺作疏乃指名太甲篇耳近日閻氏疏證以疏爲注甚誤又其中有後人竄入二條皆稱尚書孔氏傳其鳥鼠同穴一條猶無形迹若釋獸之末曰狗四尺曰獒此卽僞傳之所本也注乃引尚書孔氏傳

曰犬高四尺曰獒又曰卽此義案郭氏注例凡有所引必爲本書所無而足以相發明者孔傳所言與爾雅無異而本書亦無他艱奧難通何必見引而復以卽此義之語承之乎其庸陋可笑頗似呂延濟等五臣之注文選而謂景純有是邪且在郭注爲全書所無之例增竄之迹昭然其故以景純高才博學爲中興之冠猶西朝之有皇甫士安也非其書得載不足以重晚書由是以推則帝王世紀與他書之竄入亦皆此物此志而已愚獨怪以閻氏之精核乃不能詳察而致嘆於郭氏爲僞書所欺不知已之被欺正卽此而在也噫

二十五篇與孔氏五十八篇之傳皆非東晉所得有也何以言之東晉有李氏撰集解尚書十一卷見隋志李氏字長林江夏人爲本郡太守其書所解乃漢之僞泰誓又每引孔安國注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爲集解時必無取於僞泰誓安國既爲二十五篇作傳矣何由復有僞泰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僞傳乎又史記舜本紀敎胄子胄作稺注引孔安國曰稺胄聲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僞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爲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僞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著於

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或問隋志旣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穎達蓋亦有疑於李□之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猶未見二十五篇曾仙民以簡文孝武時人而能爲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書音有二十五篇見經典釋文

晚書見于宋元嘉以後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篇之僞傳也以李□尚書集解知之五十七篇內闕舜典

與傳不出於梅賾所獻又嘗自晉太興四年歷百三十餘年至宋元嘉之末攷而知之范蔚宗撰後漢書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羌傳中言舜典竄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事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尚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注三國志於其文用尚書者率援鄭注爲訓閻引馬氏而亦不及孔傳使其時孔書已出不容於不見若見之而不以爲據則其不信於孔有必然矣此三君子皆終於元嘉之世者也至松之子駰爲史記集解則居然引用安國之說而其後屬辭之家稍稍徵引如宋明帝詔用禹謨（反道敗德）仲虺之誥（矯誣上天）蕭道成九錫文及策命用允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泰誓（爾予一人永清四海）禹謨（臨下以簡御衆以寬）順帝禪位詔用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王微與江湛書引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德顏延之赭白馬賦用禹謨（惟德動天顧覬之定命論引禹謨惠迪吉謝莊奏用禹謨（罪疑惟輕又寧失弗經）徐爰表用禹謨（神宗禮志引五子之歌若朽索之馭六馬）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定）齊武帝詔用湯誥（兆民允殖）王儉對文惠太子引太甲（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褚淵碑文用周官（建官惟賢）王融曲水詩序用說命（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又沃朕心）禮志蕭琛議引伊訓（祗見厥祖）若斯之類頗見篇章梁代尤盛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載其目安國自序亦入昭明文選而晚書之出於元嘉相與刊削其始末後代習而不察梅氏所獻遂無有知其非今日之書者豈不重可嘆哉（案馬融忠經諸葛亮心書皆引晚書中語二書出于後代假託明矣）

南北二史之證

或曰然則宋元諸儒之論其無所見乎曰非無所見也有所見而不得其故則不足以服信晚書者之心亦徒爲一鬨之市而不能以取信于天下矣吾今綜史漢之遺文稽衆家之紀錄以核隋志與孔穎達所言而詳究之然後知兩漢稱古文尚書者皆與伏生篇數同而無所謂安國之書梅賾所奏之僞孔傳雖不可攷而元嘉以後晚出之二十五篇江左未嘗信其

爲眞古文而立于學官此灼然可見而無疑者也至于託始鄭沖皇甫謐或謂王肅私見孔傳乃無用之單詞孤證而隋唐閒人執之以號令後學言語譎張刺謬往籍其智識下於晉宋儒者遠矣又攷南史惟梁代山陰孔子祛稱明於古文尚書其撰述不可見餘儒鮮有爲尚書之學者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以下皆以鄭康成所注相授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武平後主緯年號）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梁博士）義疏乃留意焉學者更以二史攷之則晚書之所由來或亦得其髣髴矣乎

安國自序之謬

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以聞案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之間兒寬受業安國去而爲廷尉文學卒史在元朔三年以後張湯以元朔三年爲廷尉時寬爲屬官巫蠱起于征和元年上距建元四十餘年距兒寬爲廷尉史亦三十餘年安國似不得見巫蠱事又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史遷著書時安國已卒其去巫蠱尚遠而謂安國見之乎且吾所疑猶有不止於此者夫先漢言古文之淵源者三家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

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恭王以景帝末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時黃老方盛儒術未興不知尊孔子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疑在景帝之末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者字之訛也武帝即位之初十餘年中崇儒興學而安國適爲博士其獻書宜在此時奚爲遲至天漢邪且天漢三年乃李陵敗降匈奴而史遷受禍之歲也其時遷著史記已七年矣安國至此尚存而遽云蚤卒何邪此言顯與史記不合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之口故造爲此言若曰向之未立非以其書爲不美也會國有此事云爾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借巫蠱爲說歆於此蓋亦忘安國之蚤卒史記有明文矣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而信爲實然是則遭巫蠱尚爲傳疑之說則僞序之謬豈獨史記可證哉宋武帝時巫蠱事將後兩起漢書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窈治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禍祭祖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遂廢皇后退居長門宮其時安國正爲博士序所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蓋指此序似不僞而劉歆以爲獻於天漢以後是亦誤認爲征和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矣惜不與予兒面質之辛卯三月清耕識時年七十有九

荀悅漢紀又云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未知所據或荀氏有見於安國之蚤卒而不能察劉歆天漢以後之誣故特增家字以實其說近日竹垞朱氏主之然攷安國之書子長具知其得十餘篇如湯征湯誥復見收于史記則安國生時何難獻之而待身後乎其說但可存之以廣異聞耳朱謂漢書文選錢本脫去家字大錢本後起必漢書先脫而文選後脫也豈歷時久遠竟無知者乎亦士張太過之論○案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十卒于家夫安國年已六十則史記亦不當以爲蚤卒矣又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在天漢後此隋唐間妄庸人所作不足道

案晉衞恒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改至周史籀始有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爲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誤因科斗之名

遂效其形殊失古法據此則古文本無異名其曰科斗書者世俗之訛言耳又案史漢儒林傳及漢藝文志劉歆移太常書許叔重序說文解字其稱壁中書但曰古文並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安國不聞其源流遷變而謬遵世俗稱為科斗書者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疏證謂說文序有科斗之說誤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惡其多言殺戮而啟後王之忍度古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

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為孟子所惡他言伐暴救民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曰于湯有光可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孟子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歷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是一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曾立於學官未幾而廢鄭康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逸篇其實未亡康成未之攷耳然則武成今安在與曰即世俘解也蓋微諸漢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以武成命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漢書丙作王丁作癸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月漢書二作三誤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後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子天位又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志皆以為此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與孟子合則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其誰信之然則鄭氏何以言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莽之所立俱擯斥矣或取而納諸逸周書之中更名世俘解其事久遠非漢末之人所能詳也史記敘伐紂事采僞泰誓與逸書克殷解

居多於武成則以見棄於孟子而僅錄其序逸書之斷爛難稽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間不知武成之尚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子之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俘殷王鼎以下昭告上帝祖考及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子焉得而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不憖遺武成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眞僞者其猶碎照棄之珠而借明於爝火邪然則安國之十六篇其有無不足論矣

凡史漢所載所引之逸書於十六篇未知誰孰而苟得其一則後之託名安國者可以坐廢故十六篇之有

無不足深論而徵辭於偽書則所係至重也夫漢之律歷志本於劉歆之三統歷歆篤信孔氏古文以泰誓得自民間惟引書序不及其文而於武成則歷歷引之此篇之爲古文亦居然可見矣晚書既據漢志月日點竄以成今篇孔穎達不知原委乃云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吾聞漢世有僞泰誓矣不聞有僞武成也若取其事而詳求之當時不獨無僞武成亦決無他武成何以言之據三統歷所引則既以爲武成矣將曰僞邪是其月日必陰竊於逸周書逸周書者史遷之所及見而箸錄於藝文志者也曾劉歆而蒙其欺將疑有他武成邪則其月日何以暗合於世俘

解若此之密且與孟子之血流杵古序之往伐歸獸說見中卷又無一不合也二者皆不可通愚是以斷古之武成即世俘解無疑也夫後儒思見安國之古文甚于飢渴而於劉歆所引武成乃過而不顧且目之爲僞豈非葉公之好龍乎噫可怪矣愚慨十六篇之多而此篇獨賴逸周書以不廢百世而下令學者有所憑依以毋即安於晚書非壁中之靈不至於此故詳言之

或曰世俘解即武成子言明辨晳矣然觀其體製與羣書不盡合何也曰史必待修飾而後成武成爲書起居注之類也曾謂起居注而即可以爲帝紀乎且此篇體製不類羣書其故有三武功初成史官不無張皇過甚之辭既而未暇修飾一也歸逸周書之時傳寫或多訛誤二也年遠簡册失次或又爲後人所加增三也

又案梁書劉顯傳云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書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案昉所得未必即愚所謂武成而以劉顯之言觀之則汲冢書內原有古文逸篇安知此武成者非既出於孔壁而復載于周書其後建武自亡而周書自存之邪然則南朝之季尚有知武成之未亡者而不能出一言以明箸之惜哉

上元程廷祚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書序

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夫以序爲孔子作其誰敢信殆周秦閒爲尙書之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疑與安國壁中書同出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史記歐陽夏侯三家皆不言序後漢孔學既行注尙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于孔信矣案序於經不足爲輕重而二十八篇之外羣逸書賴以垂其篇名若爲稽古之一助然毋而百兩之淺陋後而二十五篇之補綴又莫不由之以起嗚呼秦火以後聖經之得喪安危豈人所能爲哉

二十八篇載於史記其疎謬之甚者則金縢與文侯之命是也其合於伏而不合於序者舜典入於堯典益稷入於皋陶謨不合於伏而合於序者盤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又序之所有而史記不錄者二十九篇汨作九共槀飫大禹謨釐沃疑至臣扈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旅獒旅巢命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亳姑君陳君牙有序所無者一篇太戊其於序雖有異同而要不可以遷爲不見序者也又案禹謨說命在晚出之書重若鼎呂而史記幷其序而逸之使安國誠有此眞古文而從之問者顧如此哉

伏書合者四篇而序皆分之堯典皋陶謨盤庚顧命九共之書不知何以作而篇有九成又四篇說命泰誓俱三篇成湯從先王居既作帝告又作釐沃伊尹醜有夏而歸以告汝鳩汝方亦有二篇湯既不遷夏社欲明其義一篇足矣又作疑至作臣扈古人洿質何書策之多邪蓋古書古有百篇之說而其名不皆傳後之作序者或一事而製數篇或一篇而分數卷但欲增益篇題以盈其數不知舉成數者無擇於多寡而胡兢兢以百爲也且左傳有夏訓伯禽之命唐誥大傳之序有揜誥戴記有尹告墨子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

刑逸周書有祭公之顧命禮記引祭公之誤作葉公諸篇書之所有而序之所無者尙復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誇書之多哉此篇出于諸僞書之尚好古者有所不忍棄後儒謂之小序而反以孔安國之僞序爲大序顚倒甚矣今略舉其可疑者疏之於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陸氏釋文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人乃取王肅注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

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皆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案二典本爲一篇孟子史記並同自序始分爲二晚書因之然觀梁武之言雖若證孔氏之不誣而實以明伏生之非誤若曰五篇之合以文相承接未嘗有害於理此晚書初出尙未見信於人之時也

正義謂方興初上只有十二字其下十六字乃出於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之時案二十八字潤色修飾自齊建武至是百年而後具然則二十五篇之多晉宋以後必非一時一手所能結構亦可想見於此矣

此穎達輩之所不能諱也

案宋書禮志載魏明帝時高堂隆引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之語出尙書緯近代朱氏竹垞信爲古舜典之遺文欲以代二十八字補於月正元日之上夫古書削除一疑甚難而可增益之乎好新喜事學者之大戒也

晉太康初尙書郎摯虞討論新禮引巡狩之文仍作堯典賈公彥序周禮云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又漢書百官表引尙書命羲和至龍作納言師古注曰自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唐人言猶云然則古序分典爲二誠不可解

帝舜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孔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攷中孔氏順文爲解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

案書大傳引九共之文有曰子舜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與序微若相應造孔傳者蓋未之見也

又案大禹敘九疇在唐虞之世九疇即左傳之九功也九功又疑即九共乃洪範之本原說詳通議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詳序之意蓋以皐陶謨中大禹之言亦多故并序之而仍以謨歸皐陶其曰大禹皐陶謨者言皐陶謨亦可稱大禹謨而非又有所謂大禹謨也造書者未暢

厥旨而其書亦終與謨體不類辨見卷下

尙書固有以人名篇者如太甲盤庚微子之類以其書繫乎其人也若此書以暨益暨稷一語遂分爲篇而他皆無預於益與稷則亦不成乎其名矣謂古文而有是乎○以上虞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案自此以下史記乃載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以上夏書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書大傳引帝告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之文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

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

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此史記

所載湯征之文也似古書之殘缺者

此篇與湯誥宜皆在安國古文十六篇內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遷社必有其說孔傳謂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

龍者案孟子云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不過改徙其

地而降殺其禮之謂未聞皆黜舊祀之神而更有所

立也且易姓受命事所常有又安得無窮之句龍而

變置之乎若云喪國之社屋之夏既喪矣宜云欲屋

其社不可而何以曰遷邪竊謂國以社稷爲重遷社

即革命也夫湯以聖人而繼舜禹禪讓之後不得已

而伐暴救民豈富天下哉勝夏之初諸侯羣臣必以

爲夏命可革矣湯則立夏之子孫退就臣服而未嘗

欲爲天子序曰欲遷夏社諸侯羣臣之意也曰不可

湯之謙讓也故必待朝覲獄訟皆歸有商而後踐天

子之位夏社之作其湯公天下之心乎惜書既不傳

而序亦不能言其故若孔傳所言則鑿之甚者矣且

如其說湯之所爲其去後之取天下者幾何哉更以

武王之事證之武王克商不立箕子與微子而立武

庚奉以世及之禮而仍其故國之號此即不遷夏社

之義也武庚既誅改封微于宋則遷矣觀序於微

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

其言豈不著明矣乎然則湯之克夏所立者必桀之

冢嗣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

案桀自鳴條奔三朡湯師追之而桀復奔南巢序云

俘厥寶玉蓋桀載寶以行而爲湯師所獲因獻俘以

爲亡國之戒可矣書名典寶則重之之辭也豈聖王

而重寶玉乎可謂名實不相符矣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載湯誥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

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于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

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

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

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

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子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案殷本紀湯崩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然後太甲立其說與孟子同序謂湯沒而太甲改元者誤也程子謂古人以歲爲年外丙仲壬幼不可立而立太甲之差長也夫適孫於次當立孟子既以太甲爲繼湯何必更言外丙仲壬之幼至當日舍適孫而立太丁之弟者必太甲之不克負荷爲伊尹所逆覩其後三君短祚不得已而立之爾孔穎達不明於原委乃以

史記爲妄而咎皇甫士安祖述之誤豈不謬哉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案太戊爲賢君由於見妖而能修德又能任伊陟及巫咸也至咸乂之篇乃紀巫咸之治績序言伊陟贊於巫咸疏謂大臣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殊不可解詳其文意蓋謂太戊欲修政事伊陟乃進巫咸而巫咸遂成其治績也

史記有太戊一篇與序不合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孔傳云告伊陟以改過自新承桑穀之怪而言史記則謂太戊嘉伊陟之功德而錫命之陟不敢當故又作原命原即原筮原蠶之原謂再命也原非臣名案序文本多荒略而解者又加以附會愈不可得而通矣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棄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作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文理較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以上商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在位之年惟竹書紀年差若可信他書以武王

即位上繼文王受命之年者不經之甚者也案紀年稱紂在位五十二年文王應薨於紂之三十九年紀年言文王以文丁十二年即位文丁在位十三年帝乙在位九年加紂之三十九年爲享國五十年也其言文王薨於紂四十一年則誤武王在位十七年紂之四十年爲元年十三年克殷紀年作十二年誤後四年而崩克殷訪箕子皆在一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有疾在十四年故金縢云既克商二年有疾紀年亦在十四年其他事實不免舛錯以經攷之而知紀年之可信也史記稱武王十一年伐紂又言後二年訪箕子雖小有參差而以武王爲自有其年則與竹書同至若泰誓序稱十一年伐殷本無異於史記而晚出之孔傳必欲以妄說誣之殊所未解

夫史記固謂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而其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自爲武王即位之九年非繼文王也斯時妄說未興故雖以馬遷之好怪而守正如故又安得謂書序所云十有一年爲武王之四年乎或曰安知周紀之九年必非繼文王邪曰此不獨周紀也齊世家云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其言不一而足矣以是知之且說經者必當以經爲斷十有三祀經有明文使誠爲武王之四年則經必不曰十有三年何則以後君之年上合於先君者古無是事經亦無是義蓋昭然如日月也其妄自劉歆三統

歷始孔穎達附會僞傳引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在位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顯然欲舍洪範之明文以從劉歆尤可異者謂必欲繼文王之年爲其卒父業故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肯子此未聞以其年相繼者而武王獨爲之何居且以年繼文王非在克紂之後夫武王已渡孟津尚以未能克紂爲慮而即位之初遽云能卒父業孰謂有是理乎且大戴之說何足深信逸周書有言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又安見武王之壽必如世子篇所云也愚獨恨自劉歆而後武王遂無在位之實年既誣書序以及史記且以

史記所無劉歆始有之說謂安國有此傳尚書有此古文而千載遂蒙其欺何哉受命九年說見下卷

中庸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師之不再舉也明矣史記乃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未知所據其即民間之泰誓與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即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序以伐殷爲十一年之事雖不能無誤而未始有觀兵之說也僞傳必欲以史記誣之而其年不合則又附會於三統歷三統歷曰文王既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此必以史記有爲文王木主載於軍中之文因爲是說耳聞行師者必載遷廟主於齋車以示有尊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

於祖禰遂奉以行俱曾子問文此古人之常禮豈以喪未畢乎且歆言愚甚疑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周之德以武王亦有十三年之在臣服也使文王終身事殷而武王如此可以爲至德乎卽曰紂惡日甚亦何至不忍於三年也其既興師而復有三年之不遂事又何也遷言愚亦疑之盟津之會諸侯皆有安天下之心使同欲加兵於商則武王不能獨退使尙有以紂爲不可伐者則武王爲無先見之明而猥曰天命未至遂可引而還歸乎可疑者一也且盟津之去商郊三四百里紂獨不聞之邪聞之而使一介行人問其興師大會之由則周人將何辭以對可疑者二也傳曰以示弱也吾不知將以弱示諸侯乎示商人乎示商人則不信示諸侯則二年之後又何以號令於天下不近於幽王之舉烽火邪可疑者三也愚是以知觀兵之無是事也其在周頌之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言武王之所以受命詩序以爲告成大武是也夫武之遵養時晦卽文之內文明外柔順也必待周德大明而後興伐商之師讀此詩而知不至於十有三年則不足以養晦棄時而順天應人矣而謂觀兵爲有其事乎乃僞傳既重誣書序且晚書泰誓有觀政於商之語而於武成又言肆予東征謬誤相因蓋皆史記與五

統歷啟之也

案史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並云伏生所得之書爲二十九篇志於古文經四十六卷外別載經二十九卷者是也以今攷之虞書二篇堯典皋陶謨舜典益稷不分夏書二篇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合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不分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八篇而已將以其一爲書序邪彼五篇後儒所分者今皆無之此顯違於書序則伏書之無序可知矣或其一爲後出之泰誓邪史漢俱謂伏生得書在漢初龍錯往受亦當孝文之世民間泰誓武帝後得其不應在二十九篇之數抑又明矣又案周本紀所載泰誓其文似兩篇肯篇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歸中有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之語後篇自十一年十二月至不可再不可三其中雖無泰誓所引之文而同氣渾古近于牧誓似非民間所能僞造此殆二十九篇同時所得之一也肯篇馬融譏其淺露且言神怪蓋出於武帝之時者說者以爲觀兵時作非泰誓也後人或又以合于伏書不可得而攷矣今錄周紀泰誓於後以待博士異日誦習焉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

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案史記所載湯征湯誥乃予長得之孔安國者若此篇則宜歸伏氏以全二十九篇之數故先儒亦俱謂伏書有泰誓但不能言其眞僞與莽篇之出反在後耳先儒以爲僞泰誓者宜屬莽篇然此篇文意玩之似多殘缺而逸在他書者如詩疏所引泰誓師乃鼓譟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似宜在諸侯咸會之下

又詩箋所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與漢書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等文似皆宜在此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傳之解此序非也如謂往與歸對言則上文既言伐殷不必更言往伐以歸獸爲放牛歸馬則歸既屬武王又爲武王之歸獸恐無此文理矣竊謂作序者猶及見古之武成蓋往伐歸獸此伐殷之後二事也往伐言紂之餘黨則往而討之如伐奄滅國五十之類是也歸獸即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孟子

蓋即據武成以爲言此語猶略見世俗解中益信孟子所見之武成今未亡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案序有旅巢命又云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皆訓陳今旅獒之旅既爲西方國名又爲太保陳戒遂令二旅字文同而義異可乎鄭云獒讀曰豪謂酋豪也以旅獒爲陳命西戎之辭爲是孔穎達不曉獻指乃譏鄭氏不見古文爲此妄說何邪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序之荒率無理莫此爲甚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書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案此書漢人引之自應在十六篇中若謂周公立于阼階與贊稱假王孔氏書中豈有預以篡竊導新莽者或中祕所藏學者罕

見而其後劉歆增潤之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三篇宋儒攷訂爲武王之書固亦有理然殷之故都在武王時爲三監之地無地以封康叔故書傳並言康叔封於成王之時而序亦云然也夫妹邦紂惡漸染於羞武庚扇動於後非康叔之嚴明不足以鎮撫之成王蓋重是命也不敢自專而合周公追爲武王之辭以誥此於事情有可揣摩而得其髣髴者後儒謂因洛誥錯簡而致誤豈其然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書以多士名篇而序乃稱頑民非惟失周家忠厚之意而戾于書亦甚矣案史記作遷殷遺民未知何時始改爲頑至晚出之畢命遂覩爲當然曷足怪哉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召公不說言召公不說久于其職也序辭不達其意爾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以魯語攷之則此命應作於武王之世自不然而肅慎絕遠其來亦不因成王之伐淮夷也孔傳以爲海東諸夷周初豈嘗用兵於是哉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辨見卷下

鄭康成云畢命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與書序相應非也鄭之所云疑在十六篇內其書未見難斷然東漢儒者之重書序於此可見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以上周書

案此乃晚書百篇之次也穎達謂賈逵鄭康成本與此有異今錄于後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周官　立政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又正義云鄭康成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謂漢代所出之泰誓也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謂其說見於鄭

注書序今錄其目於後　舜典一　汨作二　九共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　益稷十三　五子之歌十四　允征十五　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　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　原命二十一　武成二十二　旅獒二十三　冏命二十四

案漢代僞書無所謂二十四篇惟孔疏有是說謂出於鄭康成而載於劉向別錄者然劉在鄭毒若劉先見之則藝文志當有其目矣志既杳然而鄭又何以知之以爲安國之書則當爲十六篇而安國亦非僞以爲張霸之書則當爲百兩篇而其數何爲十六其說之錯互虛誕如此愚毒已刺其故而闢之矣乃近日山陽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皆眞能言晚書之僞者而於是說則篤信焉愚所未解也閻氏疏證愚別有辨見青溪存稿

上元程廷祚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雜論晚書二十五篇

昔漢武之世民間於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復得泰誓獻之博士傳以教人其辭淺鄙非古書也東漢馬融起而疑之曰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趙岐注孟子亦云今之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觀於二子之論則書之見疑於世者豈無故乎攷晚出之書自左傳國語以及先秦諸子所引注家指爲逸書者悉皆攟摭襲括罔有或遺此蓋愍馬氏之譏太誓而欲以此必天下之信從也然吾於此獨有疑焉夫書有百篇除伏孔所得其逸者尚四十二篇今書傳所引皆在二十五篇而無在四十二篇者何也且先秦以前書傳不存者多矣何以引二十五篇者則皆存而不引者則皆亡也虞夏商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書自旅獒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卽不能宏深書篇之短長係乎引用之多寡又何也然則晚書以采集補綴爲功而投人以瑕卽在于是將謂季長復生能俯首而無疑乎夫以千古之遺文墜語而能組織爲篇各成體製此非殫見洽聞豐文贍辭之士固有所不逮也是以出最晚而行最橫觀其一篇之

中嘉言讜論層見疊出令讀者歡欣鼓舞而忘倦視伏書反若過之然筋弛脈緩外有餘而內不足無上古渾噩淳樸之風質之不可爲眞有灼然者至創造之時代與其人茫無可攷竊嘗思之蓋昔之儒者閔尚書之殘缺而補亡擬作未嘗自以爲古文之晚出也何則彼誠欲僞安國之書豈不知十六篇之說昭昭載於史漢而爲此二十五篇哉數之不符正以明其非僞乃無識者妄以編入尚書作序作傳託之安國至于情見勢詘而緣飾彌縫無所不用其極此皆非曩之補擬者所能逆覩也嗚呼陋儒之害可勝道哉運回數極宜有變更今於攟摭書傳諸語略加指明如左云

大禹謨

萬國咸寧周易

晚書采集傳記引書之外亦多用古籍成語以屬文此類是也

舍己從人孟子

堯曰吾不敢無告不廢窮民莊子天道篇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論大篇

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戰國趙策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左傳

文公七年　下同

案古夏書止此四句卻缺引之恐趙宣子不知九歌之義故解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功之說又不可不明故云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若今禹謨即古夏書則卻缺何不直引其文而費辭如此也楚詞云啓九辨與九歌王逸注九辨九歌禹樂也禹平水土以有天下啓承先志繼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可次序而可歌也觀此則九歌作於夏有天下以後非禹所當告舜者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　僖公二十四年　家語五帝德作天平地成

帝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　竹書紀年

孟子曰堯老而舜攝史記謂堯得舜二十年而老　時堯年已耐百歲以外　後儒以為徵庸之後即命攝政非也唐虞皆嘗薦人于天而事有緩急堯戒洪水之災先欲避位自責故得舜而即薦之舜值水土既平之後天下無事故三十三載而後薦禹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是也且堯之薦舜即欲授以天位舜之薦禹則欲以待異日史記云舜薦禹于天為嗣是也故二帝皆不得以求攝為言而經傳更不云舜令禹攝惟竹書紀年有命夏后總師之文而僞傳始指為攝案紀年出晚書前二百餘年晉書稱所載自夏以來則以前皆其本書所無而為造晚書者之所增竄以自為地可無疑也至羣期等字既出後世而倦勤尤非聖人之語

夏書曰皋陶邁種德　左傳莊公八年　下同

下文德乃降乃左傳之語晚書誤以為夏書耳疏證辨之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襄公二十一年

此虞夏大臣納誨於天子之辭故其言丁寧諄復而不厭也念者存心之謂上茲以時言下茲以地言念

茲之時固在于茲釋茲之時亦在於茲名言允出出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心存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之歌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即此意誠千聖百王相傳之要典也古書散亡猶幸存於傳記乃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為贊美皋陶之語遂使日月之光淪入漆城千載不可復覩豈非聖道之厄會哉可為歎息痛恨者矣

晚書舍此而取荀子精一之說以為道要夫精一非不美也然老莊之流亦皆用之求內外動靜無時無地而不為道之所存學之所在未有如古夏書之數

言者也後之學者其審諸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襄公二十六年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荀子大略篇

書曰洚水警余 孟子

夏書曰成允成功 左傳襄公五年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

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 荀子君子篇

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語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荀子解蔽篇

案精一二字亦見荀子是篇曰知者擇一而壹焉又曰精于道者也又曰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合而觀之則晚書所取不出於此可知矣使當日有禹謨之十六字豈不便於徵引荀子何獨舍之而有取於道經邪

允執其中 論語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 荀子正名篇

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引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尙同篇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左傳哀公十七年下同

杜氏解云不斥言所卜以令龜 與昭公十二年枚筮解同 晚書正襲左氏此語孔傳訓爲歷卜則必以枚作个字經傳所有而以枚作个恐上世未必即有此解也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哀公十八年下不襲古 哀公十年

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竹書紀年下同

舜薦禹而不命攝愚之說如前矣使禹不攝而無告廟受命之事則已若其有之亦當不異於舜何則舜

之繼堯禹之繼舜其義與世及同舜嗣位即別立其親廟而無毀堯祖廟之理則禹之受命仍當於文祖之廟無疑也今曰神宗其即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乎以別立之廟命禹則舜無以對堯若即文祖則廟之更名復何義也爲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不受何邪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

禹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墨子兼愛篇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下同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韓非子五蠹篇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 淮南子繆稱篇

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 說苑君道篇 與韓非子略同

案三苗無道唐虞經理之者不一而足攷之伏書其本末可得而言也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發之時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此指已竄之苗

君也苗君既盡族以遷而本國則必使知其習俗者治之其後怙惡不已故至舜之末年復爲分別善惡而去留之皋陶謨之苗頑弗卽工堯典末之分北三苗此指三苗之在其本國者也周書呂刑首言苗民淫刑以取誅絕蓋兼遷竄分北之苗而言合觀諸篇未見舜禹之征苗晚書直據墨子而爲書然墨子所引謂之禹誓或禹受禪後有苗復作亂而往征之則未可知要不得以爲舜世之事也夫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也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絕遠不惟無以號令天下又何以謝吾民乎至於引過以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之晚也且苗民誠使干羽可格則亦不能逆命而前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韓非子五蠹篇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 淮南子繆稱篇

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 說苑君道篇 與韓非子略同

案三苗無道唐虞經理之者不一而足攷之伏書其本末可得而言也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發之時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此指已竄之苗

君也苗君既盡族以遷而本國則必使知其習俗者治之其後怙惡不已故至舜之末年復爲分別善惡而去留之皋陶謨之苗頑弗卽工堯典末之分北三苗此指三苗之在其本國者也周書呂刑首言苗民淫刑以取誅絕蓋兼遷竄分北之苗而言合觀諸篇未見舜禹之征苗晚書直據墨子而爲書然墨子所引謂之禹誓或禹受禪後有苗復作亂而往征之則未可知要不得以爲舜世之事也夫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也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絕遠不惟無以號令天下又何以謝吾民乎至於引過以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之晚也且苗民誠使干羽可格則亦不能逆命而前

此可無三危之竄矣孰意典謨之間而突有此迂誕之書邪

又案史記舜禹本紀並不言征苗漢書刑法志上自黃帝涿鹿下至后啓甘扈歷述五代之用兵亦不及之尙書之外此皆確誣也韓非子說苑所言猶與伏書舜禹相答之意不遠益覺晚書前誣紀年之非典以記事謨以記言此虞書之體也斯篇以謨名乃載及受禪征苗諸大事與皋陶謨之體殊不類況其中復多可疑者而何以爲古文

道德二字德字最古唐虞而前卽有之道字後起且

在春秋以上亦無道理道法之解觀三百篇但作道說道路之道可見其在伏生之書惟洪範篇中有云遵王之道亦道路之道也卽書傳所引諸逸篇亦莫不皆然孔子而前如周易爻詞中復白道反復其道諸道字乃指其人所由而言亦非道理道法之道也惟周禮中有以道得民以爲道本語周禮多可疑斯亦在內要之道指理言歟自春秋之後至於道德並稱尤屬後起而天道二字更不常見詩書言天命在在皆是未有言天道者晚書極多道字俱作道理道法解而大禹謨且道德並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亦多有之愚向攷道德二字之先後而有見於此因附

識之

五子之歌

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 竹書紀年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左傳襄公四年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周語單襄公引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成公十六年

夏書曰一人三失孰能不明不見是圖 晉語知武子周語

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家語致思篇 說苑作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左傳哀公六年

闕石龢均王府則有 周語單穆公引

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墨子非命篇

五章之歌錯雜不倫無以見其必爲太康而作如一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闕石龢均王府則有 國語韋昭注闕石龢均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此歌用之於義何取諸語謂之直切時事可乎於時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道以自振而反授之以隙作歌者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爲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哉追而擬之固宜有未當矣

惟彼陶唐一章杜預注左傳以爲作於夏桀時今直錄之而刪帥彼天常一語亦於太康之事不合

案總德疑亦古書篇名序闕

允征

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 竹書紀年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下同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襄公十四年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昭公十七年

案伐鼓用幣以救日食魯太史告季平子者乃謂正陽之月夏之四月今孟夏也此與紀年所記不同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道篇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公子光語

此篇之作以古序紀年爲根據而不得當時用師之由故即所集古書數語已不可謂之切當而火炎崑岡以下藻采繽紛直與魏晉閒檄文無異上視甘誓簡嚴厚重大有霄壤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舊染汚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之處亦有未合

仲虺之誥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以寡君爲口實 楚語王孫圉之言

民生而有欲 汲冢周書文酌解

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墨子非命篇 一引作帝式是惟用爽厥師

賓蕃有徒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引鄭書

書曰葛伯仇餉 孟子 下同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又作湯始征自葛載 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左傳宣公十二年

案左傳凡三引此書襄公十四年晉中行獻子引之

則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圉之道也三十年鄭子皮引之則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圉之利也合之是年隨武子之引則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而兼弱攻昧又爲武子之所自言似本篇當日止此四字面推亡固存皆引書者之申說仲虺之意重取與侮而獻子子皮其意又各有在故也晚書誤連左氏上下文猶大禹謨誤以郤缺之言爲夏書爾學者詳之

其在中蘬 注與仲虺同 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自爲謨而莫己若者亡 荀子 臣道篇 又見呂氏春秋驕恣篇

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 左傳閔公元年

湯誥

今天降衷於吳 吳語夫差之言 注衷善也

天有常性 汲冢周書常訓解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論語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篇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語韋襄公引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論語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作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案論語自子小子履至此與墨子兼愛篇所引微異即孔安國注所謂墨子引作湯誓者也然墨子以爲大旱祈禱之辭必有所受而今不可攷矣

案此篇所采國語墨子本書俱作湯誓後人見在今之湯誥反謂古人誤引夫以臣伐君聖人之所難湯孝舜禹之後而創爲之能不煩于文告乎觀武王之興既有太誓又作牧誓其難可知竊謂湯誓在當時必不止於一篇不可以信今而疑古也此亦序之疏也

伊訓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

王誕資有牧方明 漢書律歷志

案漢志所引此篇不知出何書或即在安國得多十餘篇數內然實晚書之所據也可疑者十二月不知爲夏正爲商正若夏正則不宜書于商之歲首若商正則宜書正月如春秋之例孔傳謂十一月湯崩踰月而太甲即位此大謬也夫堯見災異位受終文祖必以正月上日至堯崩舜必俟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之位夏制當亦相近何至於商而遂有踰月即位莫殯而告之事速死其親之忍一至於此而謂伊尹爲之乎後漢昭烈崩未踰年而後主改元人以爲孔明之病不知乃古文書法之舛有以啓之也然則何

義曰商人以丑爲正飯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而丑月亦必以正月書之理之當然也且越紼而祀先王于方明於禮當用正月而今書十二月者蓋古文伊訓出於漢之中葉校書者見當日史官有以冬十月書於歲首者而倣其例以點竄古文不經之甚明乎此則知太甲必非踰月即位者矣

又案三年喪畢而後即位孟子可攷者上自舜禹故論語云古之人皆然也至若諒陰三年此正殷制太甲始雖不賢豈能遽棄此禮而顛覆湯之典刑以干冢宰之政乎即使居喪不克盡禮亦當令其居於倚廬朝夕納誨以觀其動靜由此思之則放桐之舉必存仲壬三年喪畢伊尹歸政之後可知也 案太甲居喪三年放桐之日紀年有太甲在桐七年之語雖未爲確然亦斷簡之可證者 至古書所謂祀先王咨有牧乃冢宰攝政之事與居憂之嗣君無涉若依晚書則成湯之崩太甲之主其喪久矣何以莫殯即位而始爲祗見厥祖乎且於元年即還諸桐不令居倚廬以終喪自壞諒陰之制又何以教太甲也此皆晚書之可疑者若其治書序之誤而不知太甲爲嗣仲壬又無論也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論語

衍我烈祖 詩商頌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墨子明鬼篇

云方未有禍之時不過桀稍前耳非便謂禹啓也然則有夏四百年之內賢聖之君蓋亦不下於殷商矣豈懲太康之亂而纘禹舊服者乎古籍湮滅難稽而殘編斷簡之存於墨子者豈不誠可寶哉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賈誼新書

上天降災 左傳僖公十五年 下同

假手于我寡人 隱公十一年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 孟子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禮記祭法篇 下同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祭義篇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　說苑說叢篇亦云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墨子非樂篇

案晚書伊訓自制官刑至降之百殃五采相宣聲出

金石視此之斷續晦澀大有間矣使晚書在墨子前墨子豈肯舍其易讀而取其難通者哉以此知古書自古書而後人之修飾潤色不可掩也

侮聖人之言論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易

太甲上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篇　下同

尹吉注吉當爲告曰惟尹躬天注天當爲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緇衣篇

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篇

讒鼎之銘曰昧日不顯左傳昭公三年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篇

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孟子

子順對趙孝成王曰其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遷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忠厥祖之明德孔叢子

家語孔叢子其出與晚書同時而稍前耳晚書竄其語子中以相標榜以爲晚書所據則非也

太甲中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

表記篇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公十年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禮記緇衣篇

孟子作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孟子

太甲下

克配上帝詩太雅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禮記中庸篇　下同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祭統篇

愼終如始荀子議兵篇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篇

案禮記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此語蓋出古教世子篇非尚書之文

咸有一德

天難諶斯 天命靡常 詩大雅

九有以亡 墨子 已見前

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禮記緇衣篇

案緇衣兩引尹告此必古有其書而序闕焉又書中皆稱尹躬似非訓太甲之語蓋即孟子所謂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者抑或汝鳩汝方之遺文邪太甲上篇所采乃陳夏之必亡此篇所錄乃言商之必克然則鋪張一德乃依序而爲書實不知古書之爲何如也

終始如一 荀子議兵篇

夫善衆之主也 左傳成公六年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呂氏春秋論大篇

說命上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無逸

惜其全不可得而見矣

篇名尹告何爲又以咸有一德名篇此亦序之誤也

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論語 禮記喪服四制

今本尚書大傳以此文入於說命案禮記注疏皆不言書爲何篇邢昺論語疏以爲無逸篇文則大傳與鄭注爲宋元以後作僞之書可知故今不據

書曰聖作則 左傳昭公六年

昔殷武丁能蠲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楚語白公引其下仍有中謀不錄

通於神明韋昭注謂夢見傅說

案三年不承諒陰此子張一時之疏若論語禮記所引乃今無逸篇文而無逸又有所本也

又案亮陰三年周公所據商之何書與論語暨羣書所引爲即無逸篇文今皆不可攷而諒陰爲王者之居喪則至論語而後見諒闇之爲凶廬則惟見於康成之注喪服四制鄭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既虞翦屏柱楣

也其注儀禮喪服亦云柱楣所謂梁闇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解也乃後儒注無逸論語者皆屏而不用而別以信默爲訓既曰默又曰不言其語病于複而義不可通猶爲害之小者而自杜預出而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重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爲心喪古今之禍未有烈于此者僞傳於無逸既以信默訓亮陰而說命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是爲此書者不知亮陰之即居喪也尚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既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于三年之中而猶信默于三年之外其竊取國語附會異說無足多辨惟是舍梁闇之正解遵心喪之邪論以涸聖典而

敎彝倫嚳亦甚矣且譏村氏之失者有人而知晚書之非者無有豈非杜氏短喪而喪存後人僞經而喪亡邪不有康成之注禮何以救旃

高宗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篇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家語子路初見篇 木受繩則直又見荀子勸學篇

說命中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 此字誤宜作立字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 墨子尚同篇

辯與編通均平也天均上天均平天下之道也墨子既引古書之言其下即解之云此語古者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此雖不知於古爲何書然高古渾雅非商周以前不能作入後人手改竄凡近不足觀矣

兌 注兌當爲說 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篇 下同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左傳襄公十一年 下同

啓寵納侮 定公元年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昭公十年

非知之難行之難 司馬法

說命下

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竹書紀年

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絕無徵驗國語云武丁入河盍即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者也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爲賢而後命世子從之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

干乎無逸又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乙之所不知武丁之時方見用耳而謂紀年可信乎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書殆因紀年出而後作使汲冢不發則作者之志怠矣

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楚語 餘見上篇

案此白公申論武丁命說之辭交修即指若金若津水以下二語非書所固有也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篇 下同

兌命曰學學半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又見文王世子篇

晚書訂疑卷下

對揚王休 詩大雅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泰誓上

天子維民父母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刳剖孕婦 墨子明鬼篇

維武王勝殷撫四綏民乃觀於殷政 汲冢周書大聚解

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民無廖僉務天下 墨子天志篇 又見非命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

同德度義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管子法禁篇

泰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尚同篇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孟傳襄公三十一年 又見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中

我卜河朔黎水 洛誥

播棄黎老 墨子明鬼篇 下同

泰誓之言於去發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非命篇

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又見成公二年 子有亂臣十人又見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 又見墨子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 下同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若朋厥角稽首

泰誓下

泰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 墨子非命篇

自絕于天 史記周本紀泰誓

斮朝涉之脛 淮南主術訓 下同

剖賢人之心 微旨訓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 史記周本紀泰誓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墨子非命篇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下同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

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

泰誓曰獨夫紂 荀子議兵篇

書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戰國秦策客卿勸穰侯 上句又見左傳哀公元年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兼愛篇

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篇

以墨子攷之古泰誓三篇分之而別有大明去發之名上篇所采見天志篇又見非命篇者大明之文也中下二篇所采見非命篇者去發之文也晚書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泰火以前之書泰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案竹垞朱氏之論如此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漢書律歷志引武成 下同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古武成逸篇所記月日以漢志及國語注攷之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戊子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二日壬辰三日癸巳武王始自鎬京東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二月庚申朔徐廣注周本紀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 漢志二日庚申孔穎達謂以爲朔 四月己丑朔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七日乙卯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書傳引泰誓最多而絕無引武成者蓋其書主於侈陳俘馘不足爲訓故也後之補造武成者不達此指而采他逸書正大典則之語爲之失之遠矣月日則

直據漢志所引加以改竄故有異同逸篇云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是武王於四月二十二日始歸周京晚書謂朔後三日即至于豐丁未祀廟庚戌柴望此有意改竄以示不僞而不知武成逸篇之尙存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 史記周本紀

執豆籩逡奔走 禮記大傳篇 又詩周頌駿奔走在廟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文王受命之九年 汲冢周書文傳解

孔穎達曰劉歆三統歷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云云至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 史記今本誤作十年而崩鄭康成不見古文尙書故依書傳史記爲說案孔氏謂世紀所引周書即汲冢周書也司馬遷嘗見此書 周紀載有汲冢語 而不用其文未詳何故然七年九年二說雖殊而以爲受命改元則同以爲稱王尤謬攷大雅文王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此但言文王之興周道本之受命於天耳凡帝王之興此語皆可通用而獨文王乎人君之事莫大于即位故武王雖克殷而不改元伏書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吾聞文王即位而已受命矣未聞四十二年而再受命也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斯言也蓋漢初之說詩者因文王之序而附會於緜之卒章以謂如是而始謂之受命則不可以不稱王而改元矣夫中年改元末季之陋制也而謂文王有之且殷命未改而以莽操所不爲者加之文王其誣聖之罪尙可言乎司馬遷不知說詩之誤而筆之於書劉歆見周書而據以爲三統歷由謂文王之再改元遂謂武王即位而不改元要皆荒誕之甚者晚書喜用異說大有病於義理不可以不辨且陪唐開人謂皇甫謐得古文作帝王世紀往往

載二十五篇之書而此處反引汲冢則所謂古文者源流之不可信此又非其一證與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隨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聾貉 墨子尹愛篇下有竟有周親四句

隨傳未詳其義蓋記山之祝文也有道指泰山之神而言晚書以武王自稱有道曾孫恐無此理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左傳昭公七年

案武成非誥誓之體乃還周之後記政事而作也況左氏明言數紂罪以告諸侯其應在古泰誓中無疑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孟子

觀此書首尾似宜作於成王伐淮夷踐奄之時以序攻之孟子所引蓋成王政篇中之語也豈武成所宜有哉

無作神羞　唯爾有神裁之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中行偃禱河之詞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詩大雅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晚書用孟子此語其謬有四案血流杵乃孟子形容多殺之辭非書中所固有一謬也史記云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又云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是判之克殷雖曰兵不血刃可矣今曰血流漂杵不合于事實二謬也凡死戰以禦敵則或致多所殺傷今曰前徒倒戈而多殺後卒豈紂師開武王者專在前而殊死戰者專在後乎三謬也又古武成乃言武王討紂餘黨如伐奄滅國五十兵威所至之盛非謂與殷人戰也四謬也

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而有天下禮記中庸篇聲之誤也

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史記周本紀

案此并前縱馬放牛數事雜見書傳不一今以周本紀爲正

周有大賚論語下同

所重民食喪祭

案論語此句在謹權量以下安國注以爲總言二帝三王之治道今之武成目爲周政孔氏自岐其說何邪

此篇先後失倫晚書所無穎達謂安國取錯亂磨滅之書而訓解之恥而不言不知此乃造書者有意顛倒其章次而欲人信爲古書耳

旅獒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魯語仲尼辨肅慎氏之矢又見家語下同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案一則太保之戒貢獒一則孔子之辨楛矢時與事背異而何其文之同也此篇所本其較然著明矣乎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遠格而邇安汲冢周書程典解

辟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

微子之命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儀禮冠義

齊聖廣淵 左傳文公十八年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禮記祭法篇 已見前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左傳僖公十二年

蔡仲之命

降辟三叔 因蔡叔于郭凌汲冢周書作雒解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 左傳定公四年 下同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僖公五年 又見賈誼新書

晚書訂疑卷下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襄公二十五年

周官

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竹書紀年

榦不庭方 詩大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禮記明堂位篇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周禮攷工篇

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 漢書陳平語

萬國咸寧 周易 已見前

不必備惟其人 禮記文王世子篇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論語

君陳

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 竹書紀年

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

令德孝恭 周語單襄公之言

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

案古書本以孝乎惟孝爲句漢後屬文者亦多承用包咸注此美大孝之辭而造晚書者不知蓋其時始失論語之句讀也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篇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 論語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篇 下同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坊記篇

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文王世子篇 已見前

無求備于一人 論語 已見前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周語富辰引書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王命作策豐刑 漢書律歷志

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土如豐錫畢公命 竹書紀年

案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言克殷不足喜而得箕子爲可喜也稱祀而不稱年若殷尙存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旣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以無武王此周公之所爲願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五篇篇首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今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攷周書常例惑矣

君子能勤小物 晉語知伯自言

章義癉惡 禮記緇衣篇

樹之風聲 左傳文公六年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

不剛不柔 詩商頌

案同一畢命也書序以爲康王冊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史記 漢志以爲王命作策豐刑竹書紀年以爲錫畢公命鄭康成又以爲有冊命霍侯之事是兩漢之世畢命已有四矣莫由辨其是非而識者之所追咎則獨在晚書襲書序之誤以增後世之惑也夫洛邑爲周之東都成王周公之時謂之新邑謂之東土謂之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遷而後何則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屬而言 鎬京亦曰

成周衛世家管叔欲攻成周是也洛邑洛邑雖曰東亦曰宗周孔悝鼎銘即寫于宗周是也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觀書序屢以洛邑爲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間明矣使畢命逸篇尙存其眞僞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序仍有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又云成周郊夫東都不可以爲東郊也周郊又何不成而宜成反覆求之其義皆不可通晚書不能闕如乃以東郊成周分而爲二曰以成周之衆保釐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邪孔傳一則曰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愈以齟齬康成以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爲非而豈知後世之書殆有甚於此

者至漢志之畢命豐刑本非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者何以言之攷諸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已領東方之諸侯於時東都甚重治此者君陳之後非畢公而誰何至康王之十二年而始有是命乎古書蓋以他事命畢公而非爲成周也晚書出而乃以其年月合之書序使書序旣失其書中之意而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有害於序與志猶可言也其刺謬於顧命不可言也而謂可與伏書並行哉

君牙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 注資當爲至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篇

圖難于其易老子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孟子

阿命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立政

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

愚著訂疑既畢見新鐫秀水朱氏經義攷載此源流喜其詳明辨論復多與愚書相發因附錄焉

伏勝今文

伏氏弟子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 博士濟南張生 千乘歐陽生和伯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家語後序云安國受尚書于伏生

鼂錯弟子

丹陽都尉汝陰何比于少卿何法盛中興書少作長

張生弟子

都尉魯夏侯氏 郡守洛陽賈嘉 魯周霸

夏侯都尉弟子

昌邑王太傅魯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太子太傅東平夏侯勝長公

夏侯勝弟子

太子少傅東平夏侯建長卿又事歐陽高 光祿勳齊周堪少卿 褒成君魯孔霸次孺 丞相建武侯陽夏黃霸次公

周堪弟子

博士魯國牟卿 列卿長安許商長伯

孔霸弟子

霸授漢元帝及子光

牟卿弟子

丞相博山侯魯孔光子夏

許商弟子

列卿沛唐林子高 博士平陵吳章偉君 列卿重泉王吉少音 博士齊炔欽幼卿

吳章弟子

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孺西京雜記云作曹

治大夏侯氏書

太尉參錄尚書事北海牟融于優 雒陽鴻愚案雒陽鴻字孟孫中山人官至少府後漢書儒林傳云治孟氏易不言治書未詳何以載之 侍中領騎都尉平陵賈逵景伯 司隸校尉南陽宋意伯志 大司農定陶張馴子儁以上范氏後漢書 議郎臨淄吳良大儀劉氏東觀漢記 晉江陽太守蜀郡何隨

季業常氏華陽國志

夏侯建弟子

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

張山拊弟子

黃門侍郎平陵李尋子長　關內侯光祿大夫領

尚書事平陵鄭寬中少君　廣陵太傅山陽張無

故子孺　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　膠東相陳

留假倉子驕

鄭寬中弟子

御史大夫東郡趙元　水衡都尉扶風班伯

張無故弟子

新太傅沛唐尊伯高

秦恭弟子

博士魯馮賓

治小夏侯氏書

大司徒司直蘭陵王良仲子後漢書　成陽閻葵康

仲潔洪氏隸釋

歐陽生弟子

御史大夫千乘兒寬

愚案漢書稱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其

門徒星羅雲布于二漢之世可謂盛矣又受業

于孔安國與聞乎古文之傳寬一身出入孔伏

之門然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所謂尚書與孔傳

者終不聞出一言以詔後世何永嘉以後之紛

紛也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何朝之

幸而寬與司馬遷之不幸邪盍攷其源流而思

之

兒寬弟子

千乘歐陽生之子傳曾孫高子陽高孫少府地餘

地餘子新室講學大夫政自歐陽生八世至大司

徒夜侯歙正[illegible]魯蘭卿愚案儒林傳大夏侯勝又事蘭卿

歐陽高弟子

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

林尊弟子

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　信都太傅梁陳翁

生

平當弟子

博士九江朱普公文　司隸渤海鮑宣子都

陳翁生弟子

博士瑯琊殷崇　右扶風楚龔勝君賓

朱普弟子

太常關內侯沛桓榮春卿　議郎彭閎作明　議

郎吳郡皋宏奉卿

桓榮弟子

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　侍講九江胡憲

少府潁川丁鴻孝公　九江鮑駿　汝南張鑣孟

侯　太常桓郁仲思子大鴻臚陽平侯焉叔元焉

孫御史丞關內侯典公雅

丁鴻弟子

蘄長陳留陳弇叔明　太尉彭城劉愷　北海巴

茂　太常九江朱倀

桓郁弟子

太尉宏農楊震伯起子太尉秉叔節

桓焉弟子

司空邟鄉侯江夏黃瓊世英　司空臨晉侯宏農

楊賜伯獻

楊震門生

虞放　陳翼

歐陽歙弟子

郎中平原禮震仲威　新息高獲敬公　諫議大

夫濟陰曹曾伯山子河南尹祉

治歐陽氏書

宏農楊寶　兗州牧屯留鮑永君永　諫議大夫

堵陽尹敏幼季　中散大夫臨濟牟長君高子博

士紆　潁川太守長安宋登叔陽　太尉朱寵

大司農酒泉張奐然明以上范氏後漢書　太尉河內杜

喬叔榮八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謝氏後漢書　郎中鄭

固伯堅　緩民校尉領曲紐長熊喬漢舉　成陽

閻琴龔叔謙　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

郟令景君三世傳業洪氏隸釋　郎中王政季輔洪氏隸續

丹水丞汝南陳宣彥成漢建平四年碑明成化中昌黎王氏丹書案

言

孔安國古文

孔安國弟子

都尉朝　兒寬　中書令河內司馬遷子長

都尉朝弟子

膠東庸生名譚

庸生弟子

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

胡常弟子

右扶風掾虢徐敖

徐敖弟子

王璜恩案璜字平仲　平陵塗惲子真

塗惲弟子

河南桑欽一　或作乘

案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

當時頗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

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

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終漢之世不見增多之書也

愚案增多十六篇孝平新莽之世曾立學官其時儒林道喪又以其事出於莽歆恥復道之故見猶不見矣亡于建武者疑不獨武成也

蓋豫古文

徐州刺史蓋豫以授陳留太守汝陽周防偉公愚案東漢古文頗有不知所由來者如丁鴻傳但言習歐陽尚書而楊倫師其古文教授門徒甚盛鴻之所出未可攷也此舉蓋豫以例其餘耳

杜林漆書古文

大司空扶風杜林伯山以授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

案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愚案此語雖本後書然未確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攷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愚案此語未盡確乃謂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謬論與愚案此駁甚是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汎言之耳人無常人安得有其書乎況安國古文衛賈馬鄭諸儒質均未之見也愚案此語未確豈許慎作說文亦可云未見那但所見惟二十八篇斯爲至當之論

愚案後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是惲之弟子不獨桑欽也二漢言古文尚書必推本於安國東京之初杜林雖以漆書倡導古學其本不應與安國有異至林所授者乃衛宏徐巡等而賈逵則自傳其父業或更以林本參較值肅宗特好古文尚書逵又數爲帝言遂撰諸家同異選生徒受業而古文遂行於世其後逵自作訓馬鄭相繼爲之傳注是逵父子由塗惲以上接安國之傳而馬鄭諸儒之古學不可謂其盡出於杜林明矣朱氏側除賈徽以致先後承接失傳蓋疾孔穎達之虛誕欲以此辭而闢之也愚謂東京古文之學賈逵以其世業上合主好下爲儒宗馬鄭繼之所注皆在伏生篇數之內不聞有所謂十六篇與二十四篇者以此證晚書之僞乃爲拔本塞源而賈氏之出于塗惲

所關甚鉅於是乎在矣朱氏起而輕爲削除且疑杜林爲別傳自壞其牆壁而開他人之門戶豈不異哉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巡狩東郡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案章昭杜預以前諸儒箋釋遇伏氏所無之文輒曰逸書其爲古文尚書者或出于蓋豫或本

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氏孔僖傳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愚案此皆晉宋以後假託附會之語似不足辨）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諸篇而二十五篇之增多則皆出於其後也

東漢治古文書

尹敏　孫期　卜鴻　河南尹中山劉祐伯祖

長陵令張楷公超　徵士宛孔喬子松　安成周磐堅伯（愚案以有東郡張恭祖鄭康成所從受古文尚書者）

以上皆非孔氏書（愚案此語亦未確）

晉孔氏古文

高士朝那皇甫謐士安　太保鄭沖　扶風蘇愉休預　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　城陽臧曹彥始　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眞

案孔氏書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之

（愚案新唐書及會要隋書修於貞觀二年至十年時與梁陳齊周五代同修論撰有孔穎達此晚書之始末所由得載也正義修定與之同時故其言與隋志同而加詳焉晉書之修在二十年其時無穎達蓋已沒）遂於梅賾獻尚書傳與二十五篇之出於何時皆從刊落豈令狐德棻李延壽等雖並與二史之事未幾而聞有言其泐茫者故不得已而闕疑於此與抑晉書成於御撰而出于文皇之獨斷非史臣所得豫與若穎達所謂晉書

則今不可得而見矣

晚書訂疑卷下

尚書攷辨

宋半塘通守尚書考辨敘

國家既開四庫全書館搜輯海內遺文綜古今別黑白而僞尚書經傳之疑于是論定勅撰書目提要以謂孔傳之依托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辨至閻若璩作尚書疏證梅鷟尚書考異朱彝尊經義考皆證依分明更無疑義是其書雖以試士爲經文題目列令甲實灼然知爲非先王法言第依古人過而存之之指矣宋通守鑾撰尚書考辨四卷一辨今文古文僞古文傳述原流二辨古文經與僞古文殊異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又曰辭達而已矣又曰君子恥辭有枝葉治經如治獄然廣證據拘對簿也窮搜發贓籍也善治獄者爰書成不增減獄辭一字不善治獄者加之鍛鍊周內焉宋明臆斷之論則莫須有三字獄也宋君生與閻君若璩同里同時而書之簡核過之近世治經家有二失一則千慮一失疑誤後學也前人爲尚書之學者朱文公知晚出古文之僞而信推

精惟一之語爲道統之傳吳澄信眞古文而訓若稽古卑陶圖若蹟辨別是非而以泰誓白魚入舟之文爲僞宋君則無此弊故于泰誓云其眞其僞皆無由詳知姑闕疑以俟考則與閻氏之顯然疑爲僞者較勝也一則詞費而言不雅則也宋明人解經以語錄毛奇齡之說經雜以詼諧侮慢之詞胡渭禹貢錐指非注非疏屋下架屋如前世所譏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宋君之書括以四卷而經文僞經文諸書所引書詞及傳授考證淵原無不備焉後漢魯丕傳丕稱雖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宋君其深知古人說經之義者矣君字半塘安邑人乾隆戊辰年進士歷浙江常山鄞縣擢廣東南雄府通判攝潮門同知連州牧及潤陽令所至能剖析疑獄出冤抑雖貧不取義餘躬理賑務有實惠亦如君之治經可法于世云子葆淳好古篤行舉孝廉有父風與予交廿餘年過予于浙中出此書屬爲敘之如此嘉慶五年閏四月斗指巳午二辰之月陽湖孫星衍撰

尚書攷辨卷第一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今文古文攷辨

尚書有今古文之辨辨者云今文眞古文僞也曰否古文不僞有僞古文爾今書有古文無今文也然則何爲今文曰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今文者伏生壁中書也然則伏書非口授者乎曰此司馬子長班孟堅之云爾矣伏生既得壁經何肅口授口授者書傳序襲衞敬仲語而誤以爲失其本經伏生則何至失其本經哉然則今書無今文何也曰伏孔二家非惟字體各別其經文亦有異今書乃唐衛包所改之今文非伏生之今文也伏生之今文晉永嘉已亡矣然則其僞奈何曰不僞古文則堯典舜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

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之三十一篇是也其增多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說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二十五篇與復出之舜典益稷二篇則僞古文是也書之遭厄豈不烈哉秦伏生掇拾于戎馬兵燹之餘爲秦龍壽燔所不及然且殘闕脫謬又秦而孔壁繼起得以稍睹古書之完備乃不幸而值事未列學官然秘府藏之民間傳之則固未墜于地也何意新莽之末遭赤眉之亂中外並亡獨扶風杜林得漆書古文一卷則又僅存其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槩逸焉自時厥後東漢以訖西晉習古文者惟此而已至東晉而忽有奏上者至蕭齊又補其所闕之舜典而五十八篇之書乃備蓋古文既逸今文亦亡而所謂僞書者始得以竊發其間東萊張霸作百兩篇則有中古文以校其非而此時無有也夫杜林以下衛宏包咸賈逵許愼服虔趙岐馬融虞植鄭元王肅韋昭何晏孫毓杜預數百年之間堂堂諸大儒而皆未見此二十五篇之書者也至于劉歆曾檢校祕府古文而亦不見之至于司馬遷親問安國而亦不見之乃至于安國亦不見之且梅賾奏上古文晉書稱其傳自臧曹臧曹傳自梁柳梁柳爲皇甫謐外弟謐曾從梁柳得其古文尚書而皇甫謐亦不見之且梁柳傳自蘇愉蘇愉傳自鄭沖而鄭沖亦不見之是尚可言哉獨未明昔之疑之者乎雖自有宋吳才老訖今數十家矣皆當世卓識之士也若然不嫌于褻乎曰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二十五篇之僞彰彰也昔人言之而當褻之庸何傷如其不當雖師能弼弟子之從哉愚觀疑古文者多矣而考之或未确辨之或未晳致近世又有專詆疑古文者之謬則亦疑古文者之謬也然則遂廢之何如曰何可也從來積重之勢難反彼夫秦燔方焚伏生之壁藏之也全書

固無恙也迨其後二十九篇可得全書亦宜可得也然而卒亡其數十聚孔壁見矣學士手額而嚮以完經可復睹也而僅增多其十有六然取此而急立學官令天下誦而習之安知其不流傳至今也乃適遭巫蠱而不克立又百十餘年而劉歆欲立之亟爭而卒不可泊新莽而諸學皆立矣承以赤眉之亂訖建武而並十六篇亦逸之矣夫以古帝王之遺文廢而復興興而復廢其率存者宜其兢兢護持之乃西晉而伏生之學失其傳焉至東晉而孔氏之學又參以僞書而莫之或辨也然使諸家並存猶得參互攷訂以正其譌謬乃自唐人取晚晉之僞書僞傳定爲正義訖今日千數百年如衛氏之訓旨周氏之雜記賈氏之傳馬氏之訓盧氏之章句鄭氏之解王李之註皆湮沒無一存者其遺憾何可勝道哉今學者止知有此五十八篇之同爲尚書而童而習之既莫誠所由來若是迮而曰僞也彼耳食者否則駭怒之否則姍笑之故

入宋以來攻者雖多而從者卒尠矧往聖遺言樹見諸家之說者悉取
經旨萃于此此亦有訓護之者而不可磨滅已然則辨之將奈何曰書
者子所雅言者也學者所考信也其中傳會舛錯或戾于本經或戾于
他經知其僞則不妨以僞存若以爲眞而必求通之則固有難通者矣
烏可以勿辨也作尚書今文古文考辨

今文尚書考辨

司馬氏遷曰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漢興然後諸儒始得
修其經藝及今上即位武帝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
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書自濟南伏生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漢書伏生名勝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
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
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
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致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
教千乘兒寬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不
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師古曰賈誼之孫也頗能言尚書事史記儒林傳
又曰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
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往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
宜事以書稱說師古曰稱說錯
劉氏歆曰漢興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
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師古曰伏生所傳本時師傳讀而
已移太常博士書見鼂錯遷書楚元王傳
班氏固曰經二十九卷師古曰凡二十九篇即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即伏生大傳也

又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班固漢書藝文志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
治之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
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
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傳林
又曰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
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班固傳
荀氏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敘集異同云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及秦
焚書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時年九十餘不能遣鼂錯往受之漢紀文帝三年
敬敘此今文尚書之所自出也據諸漢史所載並云出于屋壁無口授
之事其云口授者始于衛敬仲而梅賾上僞序誤用其語爾伏生傳授書之程廣陵傳之
衛氏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
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語定古文官書序見史記正義
閻氏若璩曰馮班定遠常熟錢氏之門人也謂衛宏定古文官書序爲妄
伏生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歐陽夏侯
二家漢人列于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鼂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
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
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鼂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

以意屬讀之邪某嘗身至清南潁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通邪（尚書古文疏證卷十四）

又曰胡渭生朏明告予馮氏駿衛宏序爲妄良是竊謂宏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留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纔老何至家無本經縱令失去當時弟子如張歐陽固不涉尚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爲朏明曰漢人讀書類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閭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略

爲指授有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邪（攷證卷一百十五）

敬攷文帝求治尚書者非求尚書經文也故曰敬錯謂敬之以訓詁也曰屬讀謂屬讀其章句也（毛氏奇齡曰屬者句之連讀者句之斷）而非口授之以經文也（宋子引此改作屬讀則誤言屬讀則屬讀經文矣）其經文則即以其壁藏之本傳之鼂錯獻之天子勒之學官劉歆猶及見其朽折也而云失其本經者何哉

書傳序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書篇所上古文書之傳而以百篇之序爲小序今不復又此序稱氏所上不可必知其何人作也歆不著名）

閻氏若璩曰此亦是魏晉間衛宏使女傳言之說盛行故撰序者采入而不覺其于史文相背劉歆有言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實口授云乎哉（攷證卷一百十四）

敬攷伏生之好書也不避暴秦之烈而藏之漢興而亟求之不幸而失其壁半其僅存者必且保持而不肯一日去諸側也而乃于天子之詔僅背文暗誦以相傳授乎蓋作此序者徒見衛敬仲有傳言致錯語而襲用之乃遂妄增此講後之言口授者實本是而轉相剿襲爾

隋書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經籍志隋書長孫無忌傳所撰非出一手亦不著名）

陸氏德明曰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經典釋文）

林氏之奇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尚書解）

鄭氏樵曰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鼂錯往受之（六書略）

朱子曰今文乃伏生口授又曰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底此載于史者又曰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又曰世傳孔安國序言伏生口傳二十八篇（朱子語類）

蔡氏沈曰伏生背文暗誦（蔡傳序疑其傳同此者尚多妨經其大義名者之說如右）

敬攷唐宋已來衆口一詞至有疑盤誥諸篇爲非書之本文者而其實不然且今之盤誥諸篇乃孔壁本直非伏壁本也但朱子亦云爾然朱子止據註疏及釋文爲說尚不暇深究于朱子固無加損止不得以朱子之言曲信之矣（毛氏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于此考辨最詳）

班氏固曰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前漢書藝文志）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武帝時人）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字）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地餘字元帝時人）以太子中庶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餘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又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伏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于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

書有大小夏侯之學論衡謝恩篇

又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惟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儒林傳

傳贊

敬攷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漢世通行天下用以決科射策流傳最廣其授受詳具于前後漢書不能殫述也獨是三家之學在當日家絃戶誦不減于今之蔡氏集傳豈意數百年人人傳習之物一旦至晉世而歎亡亂離兵燹之由不能不爲斯文悼爾

隋書曰永嘉之亂晉懷帝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經籍志

敬攷伏書與古文字體各別其經文異者近千字而至晉世則三家既亡故隋志經目新舊唐書藝文志諸目皆無其本即蔡邕石經隋初猶存後亦湮沒不可攷故宋王文憲欲求今文本不可得是今文遂亡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其帙往往散見于他說惜陸氏作釋文馬鄭所有異同悉著于篇獨以今文爲多闕謬而不之別記令學者不得以參觀而互攷也

又攷伏生篇數或云二十九或云二十八其云二十八者堯典一舜典合一皋陶謨二益稷合一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合三篇一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合康王之誥呂刑二十五文侯之命二十六費誓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云二十九者或以秦誓一篇當之然秦誓後得非伏生所傳也近世朱氏謂其一篇爲百篇之序差爲近理

劉氏向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別錄書正義引

劉氏歆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博士書

又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七略見李善文選注

王氏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論衡書虛篇

傳七略曰天下無各經所遺同發一篇以待人之得之者可謂解頤之論

馬氏融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鄙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云云國語引泰誓云云孟子引泰誓云云孫卿引泰誓云云禮記引泰誓云云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融康成王肅本今皆不傳此從正義所引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鄭康成曰民間得泰誓

趙氏岐曰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孟子註禮文公禮武帶編節

房氏宏曰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漢武帝時廢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錄正義所引未見所出

王氏肅曰泰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氏穎達曰史記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出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尚書正義

朱氏彝尊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篇後儒遂以泰誓混入爾經義攷

敬攷泰誓非伏生所傳史遷必不以混入史遷雖從安國問古文而所載古文甚少獨于書序全載其文則伏書亦有百篇之序無疑也漢志闕書

七十一篇其一篇亦序也與此例合

孔氏穎達曰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尚書正義

敬攷劉向等所言今文泰誓也房宏等所說古文泰誓也今文一篇既不同出于伏生古文三篇亦不同出于安國宜無此理李顯集註尚書

東晉初人有注十卷今不傳于彼泰誓每引孔安國曰見疏正而漢志古文尚書四十六篇泰誓即在其內則孔安國時古文泰誓三篇已有之不待宣帝時出也正義謂爾時重得之亦臆度之詞未必盡然也然房宏等所說實有其年其地其人其書且以漢人言漢事又未必盡妄而泰誓之詞多不雅馴先儒皆疑其僞又非孔壁所宜有向歆校經于今文酒誥召誥皆詳著其脫簡字數而于泰誓無聞焉則古文三篇即今文一篇也其眞其僞皆無由詳知姑闕以俟攷焉

古文尚書攷辨

王氏肅曰子駿名臨孔子八世孫以好經書傳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家語後序或引作家語非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今所有部王肅本也朱子亦云家語只是王肅編古禮類記蓋則不審鄭學故注家語務與異趣如此序尤多鑿論

孔叢子曰陳餘謂子魚名鮒子孫也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叢子僞書亦宋人合朱子書疑孔叢子是魏晉間人僞撰理或然也

書傳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顏氏師古曰家語云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于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尚書孔氏傳文志注司馬氏光曰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爾孔氏子孫皆不容悉無知者必待共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眞眞又曰苟使人或知之則旋旋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孝經解序

陳氏櫟曰鮒勝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書集傳

敬攷書既藏于孔子堂壁乃孔子後人所爲然漢興已將及百年而魯

共始發之魯共不壞宅世尚不知有藏書在壁中即又安知藏書之人邪故史漢皆不言及若以二說較之則孔鮒爲從子襄嘗爲孝惠博士書果其所藏則漢興必急發之不待魯共矣惟孔鮒爲陳涉博士而與俱死陳下或爲時未久不及發取未可知也然鮒騰兄弟也鮒藏騰必知之故當以溫公之論爲得又隋志及釋文稱孔子末孫孔惠所藏以授子襄子襄子孔忠之孫亦未確序孔子末孫孔惠之名毛氏攷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孔光傳及家語後

司馬氏遷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此矣儒林

劉氏歆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巫蠱及太子事見漢書武帝紀皆古文舊書藏于秘府伏而未發移博士書

班氏固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七十篇下一句斷其自注也

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漢書藝文志一）

（曰魯頌云魯僖公時得其王壞孔子宅按武帝末三字則僅蓋約略言之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膠西二十七年薨則蓋當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漢初好治宮室事在好治宮室事在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上魯之事豈作者舉其時三字爲是）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漢書儒林傳）

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盡尚書滋多于此矣遭巫蠱未列于學官（儒林傳）

荀氏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攷異同云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得古文尚書得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漢紀西漢平三年）

袁氏宏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帝世魯世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

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罷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于伏生所傳十六篇（今本作六十篇誤）安國獻之（後漢書紀建初八年）

攷諸漢史載古文所出之實如此至王肅注僞家語極願上僞尚書皆與用其語于序而一往乖謬（孔穎達疏載肅時之古文字故論之古文與別于伏傳今所見僞設文所載古文字是其本證若肅所作僞古文即僞序所謂爲錄古字者非壁中蝌文也）

王氏肅曰子國（孔安國字）少受尚書于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天漢後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攷論古今文字讀衆師之義僞尚書得五十八篇皆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發不施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于孝武皇帝之世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之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識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臣竊惜之（家語後序）

攷魯共王薨于元朔元年距天漢尚二十八年今云天漢後始壞壁豈不悖哉又據此則安國實受書于伏生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史記稱安國早卒則六十之年已不可信即以年六十推之天漢間亦當卒久矣是漢書武帝末一語已不無小誤而此尤誤之誤者也又孔衍一書（魯時孔氏孫無名衍者晉僞孔有孔衍元帝時人）累百餘言而其于尚書徒以不記于別錄之故然劉向別錄實具載孔書本末（見正義）又實以中古文校伏書之脫簡異字班氏據之以載于漢志而攷異同之說荀氏又據之以載于漢紀然則衍亦何爲譊譊至此其爲後人僞託可知也

書傳序曰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靡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攷經籍采據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諗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王氏栢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攷驗偏旁

更爲隸古哉于是遂述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駁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疑

閻氏若璩曰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參攷而後可識也

又曰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藏在祕府杜預時謂科斗久廢則可孔安

國時則不可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後又云張蒼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

又曰衛書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又云秦能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宋嘗云漢不用古文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閱一見宛然盡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尚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書始禁古文距漢興纔七年並敘迎魯一百七

敬考正義載鄭康成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蓋周時作字以竹爲筆以漆爲墨故其形類科斗而漢世遂目爲科斗書理誠有之但孔壁古文獻之秘府至成帝時猶存劉歆移博士書言古文書皆中書本也向歆尚能識之方且

賴古文以校今文之脫誤又何至時人無能知者而反藉今文以攷之邪蓋秦雖以李斯之篆隸易古文而古文不盡絕于世故自蕭何等法以來凡漢世之尚書御史史書令史等官無不識之者而云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人其可欺邪

朱氏彝尊曰司馬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卒卒自序則云予述皇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藝文志于古文尚書云迺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僞作孔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剩繆甚乎荀悅漢紀于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攷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緩

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或曰史記雖云至太初而訖然如衛將軍驃騎列傳戒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于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稱安國受書于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于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七矣尚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孫詒

敬攷文帝末年值甲申距武帝天漢四年甲申爲六十一年又六年庚寅爲征和二年若文帝甲申十五征和二年已八十有二安國早卒矣安得有獻書事乎人皆習而不察爾

鄭氏敬曰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上獻班固劉向嘗言之

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伏生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未言傳畢不以聞也

又曰安國既承詔作傳無不報命之理巫蠱事不久旋定武帝方注釋備循表章六經未爲道息有詔必不敢廢閣豈其使已成之書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待東晉而後出哉（疏證卷一）

閻氏若璩曰鄭禹言貞一與人論尚書疑義書中一條云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寢之不報者乎（疏證卷一百七）

敬致史漢以下並無安國作傳事惟家語後序有之亦不云承詔爲之也蓋安國早卒獻書亦不及見況有承詔作傳之事乎即如所云承詔矣又何敢不以聞邪夫巫蠱與安國無與也亦與經籍無與也縱國家多故則何不待其事之息而獻之而乃豫設一不敢上聞之心誠何理哉

（經義述聞）

朱氏彝尊曰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經義述聞）

閻氏若璩曰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于兩漢者如此也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疏證卷一）

敬攷增多十六篇之說漢已來初無異詞漢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則二十八篇合書序二十九篇增十六篇又增泰誓一篇一篇爲一卷其數正合與經二十九卷例亦相符惟自注有爲五十七篇一語蓋曰爲有爲之者也此安國得其篇因其簡袂繁重而分之如分盤庚爲三分康王之誥于顧命之類本無與多寡之數故以大字書四十六卷于上而以細字注爲五十七篇于下以今考之眞古文見存三十一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又增十六篇爲五十九共分出八篇爲五十八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見漢志注）乃作僞書者僞增二十五篇復出五篇合五十八篇而又故缺其一篇以求合前說然于五十七之小數則合矣而于四十六卷增多十六篇之大數則殊多不合也

孔氏穎達曰此云四十六卷者（謂傳序所云）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卷減其二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其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南齊正義）

敬攷漢志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而此云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一倒移間而大不同古竹簡累重有分篇而無合卷惟其本四十六篇雖析爲五十七無害其爲四十六也（如孟子離婁析爲十四篇不害爲七篇也）今本五十九而乃

强合爲四十六豈有是哉禹舉二謨本二也而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本一也而離爲二獨以其序別序而分卷殊無義理況分序冠篇首之說乃僞傳之妄作安國本無是邪（漢志四十六卷百篇之序皆別爲一卷也）毛氏又依正義此說于增多二十五篇除去太甲說命四篇又除去泰誓三篇（今文已有泰誓）又謂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附太甲篇內又去一篇而大禹謨附皋陶謨篇內又去一篇共去九篇爲十六篇則支離愈甚矣蓋一篇可謂之一卷而一卷不可謂之一篇惟九共本一篇而析爲九故謂之十六篇可也謂之二十四篇亦可也（如孟子七篇亦可曰十四篇）若咸有一德本與太甲異序謂之一卷已不可況可謂之一篇乎

班氏固曰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隋唐曰朝名都尉姓）朝授膠東庸生（名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少子常字）爲博士部刺史常授魯徐敖敖爲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皆林傳）

歆攷西漢惟伏書立學盛行于世古文尚書其藏于祕府者既伏而未發而民間自一二授受外亦罕得覩其書故自武帝迄哀帝百有餘年而後劉歆始得而表章之尚之傳也有幸有不幸詎不惜哉

班氏固曰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班氏志蓋文書別錄七略以著于篇者）

又曰劉向以中古文（即孔氏所獻者）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三篇）（家脫簡也）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如宅爲度作宅爲滋味谷之鑄雄不能正七百之數尚不可校舉其詳見後篇）脫字數十（亦由今文亡無以詳知其詳並蓋文志）

又曰哀帝即位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府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簡編傳聞民閒則魯國柏公（毛詩）趙國貫公（左傳）膠東庸生之遺學（古文尚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傳尚書二十八篇已備不過復有所增益也文謂今作不編疑脫）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覽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孝宣皇帝猶復廣立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其書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故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龍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漢元王傳）

歆攷歆所欲立者眞古文尚書也獨怪當時諸儒何故必欲阻排之蓋先入爲主而又少見多怪自古爲然矣然古文尚書之不盡傳初不係乎此也歆雖暫黜而旋爲國師古文雖暫掩而亦旋即立學奈裴章未久而遽丁變故何哉

班氏固曰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瑞輝等皆貴顯（王瑞法柳貴傳古文尚書事見前）（固林傳）

又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放失寶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固林傳贊）

又曰元始三年（平帝年號）莽奏立樂經益博士每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

文字通知其義者皆詣公車（王莽傳）

歆攷平帝時王莽持政平帝所立即王莽所立也蓋莽少與劉歆同官雅重劉歆故歆所欲立學者莽皆爲立之乃用立未幾何時流傳猶未廣也而長安板蕩赤眉雲擾迄世祖龍興而已半入灰燼矣豈非天哉范氏蔚宗曰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興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蒐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纘踵而集（後漢書儒林傳）

歆攷西京石渠之藏世祖未獲其隻簡中興經籍皆數君所保持而興起者也而范陳鄭劉周易及春秋家也衛宏毛詩家也桓榮歐陽尚書家也傳古文尚書者惟杜林一人而已（宣後漢書杜林傳古文尚書是內府所存正個山東傳本集）

袁氏宏曰杜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喜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爲當世通儒林嘗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于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于此邪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後漢書作巡）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學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于地矣（後漢紀建武二十四年）

范氏蔚宗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與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困阨握持不離身出以示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杜林傳）

敬效此乃東漢古文尚書之所由傳也馬貴與文獻通攷載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遺（此語亦見隋志所載此書致論漢紀外有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薛瑩之類存亡不一此語不知何本也）是秘府之本已燬于兵火而民間之傳之者史惟稱伯山一人蓋其書止有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又逸爲古文之厄已甚矣

范氏蔚宗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鄭興俱好古學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儒林傳）

又曰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受古文尚書于塗惲（漢書作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雖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永平中（明帝年號）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章帝）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四經王莽時立光武時又廢[illegible]）

又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安帝年號）拜爲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祕書十年不得調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註尚書（[illegible]）所著賦頌凡二十一篇（馬融傳）

又曰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熹平四年（靈帝年號）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專心精研合尚書章句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宜置博士立爲學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盧植傳）

又曰鄭氏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凡所注尚書尚書大傳（傳）凡百餘萬言（鄭康成傳）

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儒林傳）

敬致賈逵自有傳授而馬鄭爲東漢末人皆非若衛子徐生親受學于杜伯山者也且鄭康成亦自有傳授而不必受于馬融者也乃范氏作史總而言之謂爲杜林所傳蓋其時踏家之書具存必親見其無所異

同也且必實見東漢之世惟此數家爲最著而實皆祖師杜伯山者也是東漢一代數百年之間公私內外惟有此伯山所傳之本而更無他本也其書今猶可稽又安有增多二十五篇者哉

隋書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傳註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其實三十四篇也）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隋籍志）

陸氏德明曰後漢書云中興杜林傳古文尚書（云云）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陸氏見馬鄭所注與伏書相同遂謂之伏書其實非也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註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今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

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即今所行本是也）鄭康成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不與今本同）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鄭注乃棄稷非益稷也亦見正義）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

又曰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又曰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illegible]）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鄭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註不同也

又曰後漢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又曰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云）與此經不同（即今本武成也）彼是焚書之後有人

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並尚書正義）

按攷正義徵引最繁然稽其言知古文尚書之自有眞又知眞古文之半亡于東漢之初乃猶恨其不詳也但穎達初習鄭學復得孔傳而好之以僞爲眞因以眞爲僞則紕繆甚矣衛賈馬鄭同受杜學而非僞即東漢一代無非杜學而亦非僞也乃至庸生傳業于臨淮劉歆校書于天祿眞莫眞于此矣而亦指爲僞其妄爲何如乎西漢有張霸者曾作僞百兩篇孔氏既好僞書爲之義疏則不得不斥諸家爲僞而又莫得主名遂以爲張霸之徒僞作云爾後人又不善讀正義直以此當張霸僞尚書烏知此之爲眞古文哉

班氏固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顏氏曰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

求其古文者新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非謀反乃黜其書（儒林傳）

王氏充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成者帝下霸于吏吏當霸辜大不誰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論衡佚文篇又見正說篇闕化小篇）

敬攷此乃所謂張霸僞尚書也與鄭註三十四篇逸書二十四篇豪無干涉同闕宋元以來諸大儒並爲正義所誤習非之勝是也（毛氏論此亦最徂國張霸西漢東漢以駁正義則正義原宋時空寶後霸也金霸此茂杜林時作更據）

毛氏奇齡曰王應麟謂馬氏尚書註本之杜林泰誓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東漢惟尹敏始受古文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史已疑之矣況書籍出沒須有確據且必合數

計而並證之始爲可信今云得之西州有何足據（古文尚書冤詞）

敬攷馬氏註與今文不同是古文也與古文不同則隋志所謂雜以今文也漢世經籍分裂文字互異註家往往參訂文義取其優者用之如康成註儀禮亦參用古文今文註內亟稱古文爲某今文爲某賈疏謂其遂義張者從之其明徵也若謂馬氏本泰誓而不同古文則鄭氏亦本泰誓而不同于馬又何以解之夫泰誓之不僞已略具于前說毛氏必欲以梅賾所上者爲眞而于此無以解之因以爲杜林僞作也不思既僞作則必並十六篇亦僞作之而胡爲仍闕邪（毛氏又謂鄭註原有十六篇至唐初又有人去之而孔氏不知更比攢證宋晁迂武之際亡等語邪玩正義自知其謬）至尹敏之傳漢史不言所自又無著述見于後世烏知其眞與不眞哉豈有同時立朝而一僞一眞不相論辨者盍亦思之漢書傳儒林其自有列傳者則不載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此傳序之文）故序尹敏諸人于前而總列杜賈馬鄭于後（此賈馬鄭皆自有列傳者）正所謂師資所承也范史丁伯山盛推其傳古文之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乃謂不入古文之列漢史已疑之無乃與本意大相乖剌乎又據得之西州一語以斥其僞則杜氏家故多書又從張竦受學攷漢紀則伯山得泰誓在隗囂西州之前特隗囂西州時不肯棄之袁宏在范氏之前范氏沿襲偶誤也夫作僞必須作僞之人樊並之謀反姚方興之以罪致戮此作僞之人也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位列三公佐成中興之業（此見本傳）而乃謗既誕譎張爲幻上欺天子下欺後學有是理乎閻潛邱明晉與毛氏辨有曰泰誓不過以泰寫古文爾古文不僞何以知泰誓爲僞愚竊攷之漢史關臺秘藏並用泰誓孔壁科斗正以泰誓得名者此不僞而彼僞無所是之道也又攷眞古文增多十六篇亡于建武之際不亡于永嘉之亂攷諸隋志釋文正義皆云馬鄭僅二十九篇（即三十三篇）即馬鄭亦自云逸十六篇絕

無師說云建武之際亡皆信而有徵者閻氏疏證古文攷覈最嚴持論最精惟謂逸十六篇亡于永嘉則少誤馬明言絕無師說是并經文亦無傳授也若謂經文見存但無訓傳之師則前乎馬者衞宏賈逵皆嘗作古文訓矣即肅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選高才生受之楊倫皆古文尚書謂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若十六篇經文具在何至絕無授受邪則馬所云絕無師說者謂經文而非謂訓傳也又明矣鄭明言建武之際亡非第謂武成一篇也若第以武成一篇亡于建武則咸有一德亦在十六篇之內鄭亦曰今亡何以解之至謂亡字疑誤是欲改古人之書以就己說也烏乎可

陳氏壽曰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鄭康成曰檀古同天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一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洪範言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

言之肅義爲長三國志高貴鄉公本紀

又曰王肅子子雍東海郡人卽之子魏文明帝人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宋會異同爲尚書解及譔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王朗傳

晉書曰董遇字文博宏農人也內晉初時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書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禪詩皆精究大義儒林傳晉書

唐太宗獨尊鄭

敬攷東漢之以古文名者若彼降自魏晉以來國學所講儒林所習非賈則馬與鄭其見廢授受初亦不過如此胡渭禪卽授爲故紀載詳三國兩晉絕以授傳源史所

晉書曰元帝時修學校備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

晉古文尚書孔氏詳梅賾獻書表上者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共九人荀勗傳攷元帝紀勗在宋朝四分

山陝省文獻委員會印

隋書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訓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傳劉歆傳通用此作晉時今本隋志皆作晉世又晉書爲後人偽今本尚特考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雖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字仲眞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右敘梅賾已引述二傳蓋因文義連屬敘復著之經籍志

敬攷晉書不載梅賾奏孔書事其事之顯末莫隋志爲詳閒嘗細繹其詞而知其僞之不可掩也觀其歷敘前古而曰非孔舊本曰絕無師說曰今無有傳者曰永嘉之亂並亡曰又多乖戾當羣籍熄滅之後正江

左播遷之餘而後曰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前此何寂無聞也

毛氏奇齡曰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謂古文之經文內府尚存今無有傳者謂但無傳注之人梅賾所上者孔傳非經文也右文的論確詞

閻氏若璩曰秘府果存其書雖世有假託僞譔之徒出秘書以校之其僞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古文學東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帝以秘書較之非是遂下張霸于吏若元帝時秘府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傳何難立辨其僞哉惟秘府既已蕩而爲煙化而爲埃矣而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又非復張霸僞書之比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疏證二

敬攷毛氏欲爲梅賾釋寃而寃誣隋志也實其隋志明云無傳平案而必欲諱之爲傳去聲人知其謬也且古文傳注六朝作者不一而足范寧注十卷伊

山陝省文獻委員會印

說義疏四卷呂文經注三卷徽道卷集釋十一卷梁武帝大議二十卷劉炫注二十一卷孔子注義二十卷集注三十卷任孝恭大義二十卷經大賓義疏三十卷巢猗疏十卷張譏義十卷新婦疏義二十卷劉炫注義二十卷劉焯疏二十卷劉焯注之人也

而曰今無有傳者所謂今乃何時也若以經文而論不但晉世有存卽至今日豈曾盡亡但建武後已無完本司馬世安有全書隋志叙此于永嘉之亂之前則其無傳攷當在永嘉之際未可知也要之晉世卽有傳于秘府亦不過與馬鄭同有斷然者晉傳劉逖作晉書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二何隋志引晉書所謂秘府猶漢代所謂今乃卽晉世而其無傳已久矣但今觀志皆作晉世二字不經足于晉書成書時爲史有之然不可考矣至謂梅賾所上非經文則又不然孔書經傳不分經文卽在傳文之內言傳則經可知矣況參以正義所引晉書語則經文亦實梅氏所奏上邪夫晉世秘府之有傳無傳梅賾所上之爲經爲傳且置勿論但前乎梅氏者名流輩出上稽諸朝下求諸野有一人之見此增多書者誰歟典籍俱存歷歷可考而謂非僞爲者乎

論語集解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孔曰履即桀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親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論語集解鄭注何晏等所集

朱氏彝尊曰傳文之可疑者周與書孔傳安國儒注論語矣予小子履注云云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注云云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歟經義

閻氏若璩曰余嘗取孔註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者此何其自爲乖剌至于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纔善忘註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厄辭乎安國于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涉左傳者無不覼縷陳之于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疑經錄十九

敬攷從來言古文書者莫不藉口于安國而由二注觀之則安國實未見增多之篇者也使其見今湯誥則何爲復引墨子之湯誓其見今泰誓則何爲復以管蔡注周親以微箕注仁人梅氏奏孔傳時有以此詰之者不知其何所據嗛也

毛氏奇齡曰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篇名至予小子履節反不註湯誥而註曰此墨子引湯誓辭古文尚書冤詞

敬攷毛氏遇此等無可解釋處概以當時令甲解之未聞漢世禁人引用古文書者逆辭也

班氏固曰司馬遷皆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儒林傳

朱氏彝尊曰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眞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者安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于湯誥載其辭百三十字是則湯誥之眞古文也又于泰誓載其辭九十七字是則泰誓之眞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經義考

敬攷今之湯誥泰誓子國尚未之見子長又烏從得之邪但史記成本紀猶有引湯征五十三字其辭古奧與湯誓相類必亦十六篇之外殘闕逸文從安國問而得之者惜于增多十六篇未能全載爾

班氏固曰書曰先其算命又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又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代紂又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望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癸亥祀

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王命作策豐刑又曰丙午逮師（逸周書祭公解引作術志）

孔氏穎達曰劉歆作三統術引書云云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尚書正義）

敬致劉子駿之于古文尚書可謂信之篤好之深者矣而著作行世凡所徵引無不與今書迥異蓋劉所引者西漢秘府之官書孔氏所獻也今所行者東晉民間之私書梅氏所上也

范氏蔚宗曰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光武時人）少爲諸生初習殿陽尚書後受古文

又曰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光武時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又曰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安帝時人）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丁鴻桓榮弟子爲歐陽家見丁鴻傳又楊倫承詔與賈逵等論五經可自成觀覽于其時習古文尚書而逵以授仲理邪）講授于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

又曰孫期字仲濟濟陰成武人也（靈帝時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並儒林傳）

又曰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安帝時人）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周磐傳）

又曰張楷字公超（張霸子河南郡成皋人順帝時）通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張霸傳北張霸非作百篇）

又曰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桓靈時人）陶明尚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劉陶傳）

謝氏承曰孔喬字子松宛人也（安帝時人）學古文尚書

又曰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桓帝時）少修操行學古文尚書（並後漢書）

司馬氏彪曰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陵人也桓帝時）雖京氏易古文尚書（並漢書右三條並見後漢書本傳太平御覽）

註

敬致古文尚書之在東漢也與西漢大異西漢則秘府所藏外人莫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觀而民間之傳復落落焉東漢則公家之學詔高才生受之私家授受動至千餘人是徧宇內皆古文書矣其尹敏以下不著傳授所由及無所答述者無論已他如周防受之蓋豫然豫于前後漢並不知名防所著雜記與劉陶之中文唐初諸書目已無其本又何以攷其所傳之完缺邪由其可攷者推其不可攷者自東觀下至民間無非伯山之學也則蓋豫輩又安得有完本私相嬗授而無人見之也乎

范氏蔚宗曰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章帝年號）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遂拜僖郎中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閣林傳）

孔叢子曰季彥曰先聖垂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枉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者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季彥孔僖字也）

朱氏彝尊曰壁中古文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秘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于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增多之古文也（曝書亭集）

敬致孔僖嘗校書東觀者也使東觀所貯與僖家少有差池僖必且上奏天子出其家書以正其譌謬矣而賈逵與之同司校讎厥後馬融于永初中典校書十年之久僖家有其書則必上之秘府秘府有其書則賈馬必能見之其固然也奈何賈馬之註僅杜林之三十四篇乎蓋亡新敗後承以赤眉劉永公孫述隗囂張步等相繼蠭起學士不失其業者鮮矣而渤海魯郡正董憲所虎踞之區當是時闕里荊棘（紀餘永計憲時刺韓自除可知也）孔氏之孫遁走四方（觀孔僖與老母幼弟避兵何西可知也）雖其家有臨淮故業度亦必即于淪沒而逃亡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未必能于流離之頃兢兢抱持如伯山之篤也暨承平之後有繼起者亦惟取當世通行之本踵而修之已爾由是言之孔氏之世業即伯山之秦書而伯山之秦書即安國之壁經但不幸而亡逸其半非有二也

許氏愼曰其偁（說文所引也）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愼漢安帝時人說文序）

朱氏彝尊曰（孔氏書）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見之其撰五經司異于群與而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說也一云古文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秦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愼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壓齋亭集）

毛氏奇齡曰或曰說文序云云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屬說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愼所引者孟子邪（又有引書文者孟子僅一語亦孟子文也）是今之古文在當時無其書也不知此正賈逵秦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愼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嬗名者衛宏也而愼作說文則多取宏說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此偁于冲上說文序中語）是愼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之本雖冒稱孔氏實秦書非壁經也（古文尚書冤詞）

敬攷許叔重所稱五經無雙者也乃于書選擇而取孔氏而所取者杜林之秦書也夫秦書即壁經前已辨之詳矣毛序但欲伸其私說不得不誣秦書爲僞並說文亦誣爲僞爾

孔氏穎達曰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異也服虔（漢儒者時人）杜預（晉武時人）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尚書正義）

鄭氏玄曰古文書大可疑趙岐（漢桓帝時人）杜預韋昭（三國時吳人）邯鄲康成馬融服虔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井觀瑣記）

朱氏彝尊曰趙岐註孟子高誘（漢末人）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皆曰逸書（壓齋亭集）

毛氏奇齡曰案徐仲傳是齊尚書曰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注孟子鄭康成注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于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註曰逸書以是爲古文作僞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出此者即謂之逸以逸于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即稱逸書故宋敬攷西河氏令甲森嚴之說實本于此然古文當漢哀帝時曾立學後漢雖不復立而曾詔高才生受之一時大儒莫不好古文而廢今文雖古稱逸書有不盡爲亡書者然必著篇名（如漢書毛萇傳引逸書禾篇是也）且諸家傳註不惟不知篇目而其爲說無不與古文書相左者（如注亂見肥綱烏夏桀時之和）其爲未見無疑也

朱氏彝尊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壓齋亭集）

敬攷譙周治尚書兼通諸經凡所譔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一時稱博學焉而據此則周所見亦秦書本爾

陸氏德明曰王肅亦註今文（虞註亦當古文與馬鄭同）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古

洪邁曰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立于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輙注爲逸書以是也（古文尚書冤詞）

敬攷西河氏令甲森嚴之說實本于此然古文當漢哀帝時曾立學後漢雖不復立而曾詔高才生受之一時大儒莫不好古文而廢今文雖古稱逸書有不盡爲亡書者然必著篇名（如漢書毛萇傳引逸書禾篇是也）且諸家傳註不惟不知篇目而其爲說無不與古文書相左者（如注亂見肥綱烏夏桀時之和）其爲未見無疑也

朱氏彝尊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壓齋亭集）

敬攷譙周治尚書兼通諸經凡所譔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一時稱博學焉而據此則周所見亦秦書本爾

陸氏德明曰王肅亦註今文（虞註亦當古文與馬鄭同）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古

文而祕之乎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至魏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尚書正義

又曰賈逵服虔孫毓西晉初書杜預皆不見古文以左傳所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帝乃誠恭已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案王肅註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左傳正義襄七年

朱氏彝尊曰攷陸氏釋文所引王註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經義考

敬攷王肅注十卷高貴鄉公時已立學官其經字與馬鄭互有異而篇數則同蓋亦本泰誓者也肅意極不喜鄭學使其獲見孔傳則必表章之據以詆鄭何故秘之邪若謂解與古文相類乃僞傳竊王注非王竊僞傳也王注先行而僞傳後出也且其解有與古文大不類者肅嘗註

家語矣其于亂其紀綱則直曰謂夏桀見正義編證左傳王註不傳而家語見存乃與正義所傳並不符合肅謬邪穎達謬邪又烏從而辨之

孔氏穎達曰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于肅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太宗晉書今本無此語陳氏尚書詳解曰恐太宗未修以前舊史所傳之辭

朱氏彝尊曰鄭沖在高貴鄉公之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講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晏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註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經義考

敬攷古史不傳者多正義所傳必非無據既曰沖蘇愉必嘗授蘇愉也然其所授乃人所共見之古文非人所不經見之古文也高貴鄉公與博士講論曰若檢古一例賈馬王之說一稱鄭說皆古文也意沖所授亦復如是不然使其果得五十八篇之孔傳胡有不進于至尊不視諸同列不用之訓注而私以授諸微末者邪

孔氏穎達曰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遂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謐傳引此書正義

朱氏彝尊曰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崩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敬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經義考

敬攷世紀之說與古文不合者甚多其最甚者如伊訓篇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以爲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世紀則述馬遷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之語夫史記之可信不如尚書也明甚士安豈不知之乃舍經語大典而用傳記小說則其未見此經決矣正義以此譏其疏誤不繆哉世有疑僞書爲士安所作者愚以爲不然且士安淡泊高遠必不爲此曖昧欺人之計攷梁柳少爲士安妻明當其作郡時士安亦不爲之禮則其人可知矣意是時即稍萌芽[illegible]

乎要之書爲梅賾所上則則成于賾手無疑然亦非獨力所能成或與梁柳臧曹共爲之未可知也

孔氏穎達曰李頤集註尚書于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頤何由爲此言（尚書正義）

敬孜李頤尚書注十卷今不得據此則頤亦未見今孔傳者也頤東晉人與梅氏同時而尚不見之況前此乎

朱子曰未嘗疑孔安國是個書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並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語錄）

鄭氏瑗曰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眞孔壁所藏之舊矣（井觀書）

敬孜西漢東漢三國魏蜀吳西晉東晉其間以古文擅名者孔安國以下則有府譯杜林衛宏徐巡賈徽賈逵孔僖馬融盧植康成王肅鄭沖服虔趙岐高誘譙周韋昭孫叡曹羲荀顗何晏孫毓杜預若干人其上而爲君嘗表章古文尚書者則有漢武漢成漢哀新莽漢光武漢章漢獻魏高貴鄉公若干人其中類皆博聞遠覽之士重以帝王之力亦何書不可購而要皆未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者也上下數百年前人不得見之後人安得有之後人果能有之胡至求一人之見而不可得耶吳氏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孔壁所藏者（此與僞云合者）皆易曉伏生新記者（篇云僞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出于伏生便有難曉處如畎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

李頤若干人其他與見古文尚書而好之者則有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許愼皇甫謐若干人其有著作傳後而可證古文尚書者則有包咸服虔趙岐高誘譙周韋昭孫叡曹羲荀顗何晏孫毓杜預若干人其上而爲君嘗表章古文尚書者則有漢武漢成漢哀新莽漢光武漢章漢獻魏高貴鄉公若干人其中類皆博聞遠覽之士重以帝王之力亦何書不可購而要皆未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者也上下數百年前人不得見之後人安得有之後人果能有之胡至求一人之見而不可得耶

吳氏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孔壁所藏者（此與僞云合者）皆易曉伏生新記者（篇云僞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出于伏生便有難曉處如畎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

鄭氏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名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于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古奥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即艱深何也（井觀瑗言）

顧氏有光曰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體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于聖人而不惑于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藏傳（二篇獻疑）其辭之不同固不待于別白而可知

鄭氏敬曰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宜無是理詩如商頌緝熙而淵塞周頌清越而剛雅二代文質之殊詩然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邪

若以伊訓太甲較康誥大誥諸篇先後文質倒置矣又曰孔書伊訓不切故
綱復啓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可
通用若眞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而悉有典要眞僞如天壤懸絕矣
傳獨孟子最古七篇中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與二十
八篇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又如大學引康誥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其他孔書
所引語塡補痕跡宛然（尚書埤傳）

閻氏若璩曰愚意書藏屋壁中不知幾何年其錯亂磨滅弗復可知豈特汨
作九共諸篇已也卽安國所云可知者二十五篇亦必字畫脫誤文勢齟齬
而乃明白順易無一字理會不得又何怪吳氏朱子及草廬輩切切然議之
哉（疏證第一）

敬考聖人之經固不可以文辭論然卽此文辭之閒僞之不可爲眞猶
眞之不可爲僞也如三十一篇之與二十五篇其氣體格製判然迥殊

凡研究是經通知文體者莫不井井心目韓昌黎所謂昭昭然白黑分
者孰謂文辭不足以辨眞僞哉

朱子曰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以論難易古人
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
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令百姓遷都之類是出于記
錄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閔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誥誥文字如後世
朝廷詞臣所爲者（語錄）

蔡氏沈曰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
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沈傳敘錄語朱子語）又括蒼葉夢得曰尙書文皆奇澁
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案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多
艱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于衆之本語故其閒多
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
官所撰槩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爾（鄭氏傳敘錄缺氏所自註也）

閻氏若璩曰尙書諸命皆易曉固已然所爲易曉者則說命微子之命蔡
仲之命畢命閔命皆古文也故易曉至才涉于今文如顧命文侯之命便
復難曉尙書諸誥皆難曉固已然所謂難曉者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召
誥湯誥便又易曉此何以解焉豈誥出于成湯之初者易曉而出盤庚以
後及周初者難曉邪豈命出于武丁成湯之際者易曉而出于平王之東
者難曉邪不特此也顧命出于成王嗣康王之誥出于康王立相距才十
日以閔爲伏生所記遂同爲難曉尙得謂命易曉邪不特此也周官誥也
出于成王君陳命也亦出于成王相距雖未知其遠近以同爲安國所獻
遂同爲易曉尙得謂誥難曉邪論至此雖百喙亦難解矣（疏證第一百十四）

敬攷朱子嘗疑僞書而卒以承命
作集傳故爲此調停之說然增多篇內謨誥訓誓爲體不一何得皆屬

潤色之雅詞大禹謨皐陶謨仲虺之誥湯誥較之周書八誥無逸
立政訓體也而較之伊訓太甲文侯之命命體也而較之說命畢命冏
征較甘誓泰誓較湯誓牧誓其相去不啻天淵胡難者專在彼而易者
專在此也故凡諸尙書皆詞臣記錄實語悉爲實語潤色悉有潤色前
說其不然矣

閻氏若璩曰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
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
篇則因禮記左傳孟子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
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僞書者不能張空
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托往籍以爲之主幕擬盤品以
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閒去康成未遠而
康成所註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牾

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也此其避難就易雖自出矛盾而有所不恤也疏證七

又曰凡晚出之古文所爲精誼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譬之千金之裘徒徒其毛而觀之未有不愛其白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觀之然後知此白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衆腋以爲之也晚出古文何以異此哉

又曰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二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現存故詩之逸自少古書放佚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詩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者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一則而已豈左氏于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必出于此邪抑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爲

重取左氏以爲料規摹左氏以爲文辭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遺邪疏證十五結

又曰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引詩一百有二引逸詩者三引書者十六引逸書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猶左氏也遠梅氏書出而鄭氏所指爲逸書皆全全登載無一或漏亦與左氏相參疏證十六

又曰古僞詩文有二一是明掩己之姓名以欺後世一是擬某古文和古某詩傳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爲眞某古人矣如江淹陶徵君田居詩一篇東坡和陶僞并和其韻後刻陶集者且竄入以爲眞陶詩竊謂白居易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爲白作耳若世遠言湮姓名莫得其篇孔書處亦幾亂眞安知不更以爲二十五篇之僞乎

又曰余嘗語人古文書頗易撰人多未信茲讀蘇伯衡平仲集首載周書補亡三篇曰歟禾曰歸禾曰嘉禾自云效白居易湯征之作手筆較白實高而末一篇尤佳但惜不知采獲傳記中逸書以爲骨然已足大亂眞疏證

十七 十二

敬攷從來疑古文者多矣而人卒莫肯質言其僞雖愼重之意宜爾亦其中有格言不忍割愛爾而不知其精誼之語皆他書傳所有也蓋作僞書者其眞古文則鄭沖所傳乃取馬鄭王本沖參用之者也其僞古文則雜采論語孟子墨子荀子大小戴禮左傳國語國策史記漢書所引逸書文而悉收而彙之補集以成章十居其八九焉融之疑泰誓也有曰吾見書傳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作者監諸此取材既富且以明執詰難者之口誠計之得也今誠悉去其已見他書之句則其所存正自無幾而亦不復可愛惜矣謹區分眞古文僞古文各從其卷而稽其異同並疏其可疑者如左

尚書攷辨卷一終

尚書攷辨卷第二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眞古文尚書三十一篇攷辨

仲尼殁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六王縱橫百子紛紜世之言六藝者原遠而流益分戶持一編罔知折衷燔經之禍于斯兆焉秦滅漢焉滅不遂滅興不遽興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書則今古文爭焉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夫子刪述纂修咨有定本孔氏子孫克世守之古文書雖後顯而適今文也遠甚其藏秦博士之業不如宣聖家學之的也其出廿八篇之得不如闕里故宅之完也其文程獄吏之隸不如科斗舊書之古也其義歐陽夏侯之學不如隔淮世業之長也故子政校其脫誤子駿嘗其朽折康成疾其蔽冒元明譏其闕繆既盛終熄職是由乎若古文則通儒大師莫不敦說焉或視問安國而入

史編或陳發祕府以讓博士或握持于流離兵亂之頃或授受于絕學將隙之餘賈班校書東觀偁其讀應爾雅（兩漢藝文志曰古文孝經爾雅）叔重博采通人取其字入說文盧涿郡以其近實欲刊正石經鄭北海溯厥先師願竊比于二三君子然而東里之舊藏已盡西州之秦書僅傳布流既廣舛譌亦滋說文之傳特多奇字焉鄭所注間雜今文延至子慎時亦更互最後鄭沖所授梅氏資以作僞而三十一篇則故眞也書之初出屋壁也僅存科斗甄覈衛宏皆嘗校定後人傳寫漸加規折則隸古名焉（隸古尚以篆字之譌僅存古文之形體或謂以隸易古者非或謂一行隸書一行古文者亦非）像章所奏實作此體唐天寶詔從今文更定出于衞包（天寶三載包時爲集賢院學士）人既樂其約易莫肯溯厥本初科斗原文不可覩矣隸古之本亦間存焉嗚呼文字遷革猶爲末務眞贋錯出誰與盤剔用攷先儒遺意發樹衆家之說別眞于僞俾讀者識其葬古知非後人所能仿佛也傳聞異辭莫不畢著訓詁乖隔未暇是正云

虞書（孫氏季寅書古文調作炁書）

敬敎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是今文以堯典爲唐書也（陳氏鱣三國志陸遜傳陸抗上疏有曰蜀漢之間書敎斷絕抗所見蓋今文也）而虞書夏書不知其分畫何所說文偁堯典皐謨皆曰虞書（凡二十三引堯典謨虞書僅五篇不連簡牘書道傳授之誤）偁禹貢甘誓皆曰夏書（凡十三引禹貢偁夏書僅揚州貢場瑕爾雅爲書亦誤也）梅氏所上分禹貢前爲虞書而以禹貢爲夏書之首蓋鄭沖之傳邪馬鄭王本自堯典至胤征統名爲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事相連故不分也（見書正義）杜元凱注左傳（僖二十七年）曰尚書虞夏書所見即此爾夫甘誓後專紀夏事而連虞言之于義無所取胡朋明從之非是而寧人謂堯典亦夏書則典謨專言虞事而目爲夏書又豈未安顧說亦非也（左傳僖二十七年引書曰納以官人西伯戡黎孔氏穎達謂耶周禮敎爲夏書偶以爲所引非皐謨亦非禹貢是虞書字之譌也）林少穎本正義之說而以虞史夏史分虞夏

書夫堯典篇末紀舜陟方乃死亦夏史所錄也此說亦未盡合而典謨之當爲虞書則斷不可易茲仍舊題實本說文眞同則從其最先者爾（虞夏書舊分題各篇之下薛氏傳編如子各代之前今仍舊例以便考覈）

又攷科斗書者周時之古文字正義謂形多頭蘭尾細狀腹圍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是也蓋古用竹筆點漆而作字故其形狀然爾尚書孔壁所發祕府所貯向歆所校杜衛所傳下逮虞椿所學皆科斗本也而晉梅氏所上則爲隸古且云安國所定攷諸漢人安國不聞有定隸古之說也科斗書頗難作故馬鄭王本皆已變隸陸氏釋文以三家爲今文爲是也隸古之書不知所起意魏晉儒者始有以隸定古者而鄭沖傳授如此邪自唐改今文而傳者亦稀王伯厚曰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昔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周學紀聞）又曰呂大

防得古文于宋敏求毛欽臣（讀藝文志考即）今惟薛士龍古文訓爲隸古本未知爲梅氏所上否也王伯厚所見其即此乎考程邈作隸有全遺古者有全因古者有減古者有增益古者而其形狀則與古異（圖譜即今正隸書而無其波）或與隸迥別（如古文爲作爲隸古則作爲）或與隸無二（如古文爲什隸古則直作爲）今亦不能悉數止于篇題略識其槩云

堯（太學石經本作帝）典（薛本作奕）曰（一作粵薛本同）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記作勳說文薛本並同）欽明文思安安（岡山考錄作安安見程漢書卷）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說文作假）于上下克明俊（大學作峻史記作俊）德以親九族（五倫周禮懷太子注）九族既睦平（史記作便索隱曰今文作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帝紀作變）時雍（時古文來頌直今文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金氏履祥書表注曰桀益石經作庇朱氏鶴齡書經考異曰桀益石經作度下同考石經今文也）嵎（史記作郁玉篇作隅）夷（岡山考正蓋曰今文作嵎釋）曰暘谷寅（史記索隱曰今文作暘谷本作湯說文作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賓出日平（史記索隱曰大傳作儐後同鄭注周禮亦作擯說文作賓薛本同後同見尚書正義曰儐者傳而言釋文曰鄭作率）秩（史記作便程說文作鄭薛本同後同）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岡山考正蓋曰鄭云夏平其曰柳）平秩南譌（今本皆作敉史記作譌鄭本亦作譌見周禮註疏引鄭本作宅南曰交趾王氏柏曰當作宅南曰交都）敬致（盧文弨曰孔安國強說爲敬是元亦作譌也薛本作爲）敬致曰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史記宅一土記字）日昧（尚書正義曰今文作柳史記作昧徐廣曰一作柳）谷（困學紀聞曰周禮注引書曰度西曰柳穀度西曰柳穀度西云鄭玄注尚書方宅字反以爲昧古大家鄭字國當谷柳古鄭柳同字而以爲昧義松之謂翻翻有然朱氏鶴齡曰集韻昧古作暗與古文鄭字形相近故誤）寅餞納（大傳作入）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史記索隱曰大傳作便在伏物史記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史記作燠）鳥獸氄毛（說文毛部作氅毨薛本同說文氅部氄又作氉氉蓋奇字也）帝曰咨汝羲暨（說文暨作𣅀）和（說文作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史記作正國學紀聞曰漢迂云古文作正天官觀作定考辭本作正與正別）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說文作𠫑）咨若時登庸放齊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胤子朱（說文作絑薛本同丹朱之朱並闕）啟（玉篇作𢿱）明帝曰吁嚚訟（釋文曰馬本作庸）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東方氏朔神異經作雓薛本同）兜曰都共工方（史記作旁）鳩僝功（說文人部作𠊱僝功也孟子作僝功蓋亦奇字）帝曰吁靜言庸違（三國志作庸違庸回見陸遜傳）象恭滔天（成疑二字錯簡宋于曰衍）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說文俾薛本作俾）僉曰於鯀（說文作𩵦薛本作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史記作鄙）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正義曰鄭王本作生之徒謂之也）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徐廣曰上有舜典四分凡下二十八字者）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左傳作序史文十八年）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史記索隱曰史記帝紀作不懷自馬作不古）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說文璿薛本作璇）璣（大傳作璇衡）玉衡以齊七政肆（說文作𦣞薛本同後凡肆並同）覲（史記作遍）于上帝禮（大傳作瀍）于六宗望于山川徧（史記作辨）于羣神輯（史記作揖前賢同見鄭肥志）五瑞既月乃日（史記索隱曰史記帝紀作月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史記作柴說文薛本並同）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傳曰五下九字當在此）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南齊志作線師古注曰威儀作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史記索隱曰本書作贄說文作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釋文曰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祖（大傳作禰）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大傳作兆）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徐氏廣史記注曰今文作謐史記作靜）哉流共工于幽洲（孟子作州史記作幽說文作謐說文作靜薛本作謐）放驩兜于崇山竄（孟子作殺莊子作投見作竄說文作竄薛本作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孟子作放勳說文作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

晉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大傳作咎繇）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史記徐廣曰今文作殂史記作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大傳作遜繇本同說文作愻）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本傳作滑）夏寇賊姦（大傳作奸史記作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史記作度古今文宅訓夷宅作度必亦今文也）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畴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正義曰讓下王本皆作禹）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史記作教育徐本同）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說文作龢薛本同）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正義曰下二字衍文也）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大傳作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正義曰庸本作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右堯典一篇計一千有二百有三言）

敬攷今文當永嘉之亂而亡傳注之中略有可識大傳殘闕散佚傳注中亦多采用太史公問古文說而未見古文字（班氏固曰多古文說亦不盡古文說也）蓋本今文字而多操變其辭（司馬氏貞曰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爲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傳也考史公自作一家言發不妨有所點竄或據此而孔安國宅古文時亦有所增減大非）取（如發順吳天歆法日月星辰之類）說文字多與隸古同時亦異爲馬鄭王注古文而閒用今文釋文及正義所有畢收而著之聊廣異聞不無疎漏爾（吳氏棫王氏鵬飛朱氏鵬飛曾等有齊魯與箋宋見王著劉見于漢魯文考及閻若璩閻朱氏因勘廣之然猶多宋編今復博收以附益之云）又經

典流傳久必有譌但須有據乃可訂正臆爲之說恐失本意至王文憲動輒更張其作書疑遷移殆遍殊非愼重之道概從簡略懼滋紛紜也又攷堯典一篇不但伏壁未分孔壁亦未分也梅氏所上始分之猶可合也蕭齊又益以二十八字而一分不可復合矣然當時猶未或信也至隋人表章之唐人疏解之遂一成而不可易然識者未始不知其謬也蓋堯典本取篇首字以名篇非係爲堯作典如史記之本紀然雖曰堯典實亦舜典也（古者名篇多取篇首字如皋陶謨禹貢之類又如論語閔子騫曰子路之類孟子絜惠王公孫丑之類或名以篇中字如洪範金縢之類）今合爲一以復舊觀其文事之本相連屬萬萬不能殊離則有目共覩爾

皋陶謨（薛本作謨）

曰若稽古（吳人澐曰今文謨此四字疑是但不知何來也）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玉篇作德）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說文作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釋文曰本又作寮）師師百工惟時撫（武文作廡）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前漢百官表作教見）逸（玉篇作佚）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釋文曰本作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釋文曰本作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讀爲庸作庸見梁統傳）哉政事懋（邦氏奭注偏雅作茂見釋詁）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釋文曰馬本作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張子曰此上爲皋陶謨禹貢之類此下爲益稷非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贊贊襄哉（釋曰此上爲皋陶謨此下爲益稷非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

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史記作孳韓本同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史記作罔而漢書同見地理志說文五篇韓本漢同禹貢同木鱉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說文作甽韓本同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韓文曰馬本作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大傳作繪說文作繪釋文曰馬鄭作繪考鄭注周禮作繪見司服之職宗彝藻火傳作粉說文作藻本同釋文曰本又作藻火粉米說文作黼黻絺繡鄭注周禮作希見司服作絺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史記索隱曰今文作采忽史記作忽來始帝前讀書作七始詠見律曆志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說文作記韓本同以記之書用誡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作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左傳僖廿二年作賦二十七年納以言明庶左傳作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史記多帝曰二字無若丹朱傲說文作敖韓今同惟慢遊史記作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說文作淜韓本同淫于家用殄厥世史記此句多禹曰二字予創若時娶于塗說文作塗韓本同山辛壬癸甲啓呱而泣史記作子辛壬癸塗山癸甲生啟索隱曰舊今文尚書脫簡史公取曰篇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說文作弼韓本同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自虞通作勑施象刑惟明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大傳作假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以閒鳥獸蹌蹌劉氏何說起作鏘鏘見辨錄信說文作詢韓本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說文作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右皐陶謨一篇自有六十有八言

敬攷皐陶謨一篇可合不可分者也自伏生以及馬鄭王未嘗不合也蓋古文增多十六篇內原有棄稷一篇今不能僞作其辭而分皐謨以當之然名離強分實亦不能不合故傳釋汝亦昌言必曰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則情事貫通不能卒分也審矣何如仍合者爲蕩邪

夏書 韓本作書

禹貢 釋文曰或作貢韓本作貢

敬攷凡書之作必有所主蓋典皐謨主舜而作故謂之虞書禹貢主禹而作安得不謂之夏書蓋自初脫稿後厥理固當如此傳謂禹之王以是功斯爲得之孔疏謂初在虞書而夏史抽入或仲尼退第皆非也王

敬攷辨 卷二 九

禹敷史記作傅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史記作鳥韓漢書同見地理志考尚書正義又曰孔廟島爲島是初非作島作爲天寶所改也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漢志作泲說文韓本並同篇內同河惟史記作綠兖史記作沈說文同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史記漢志並作雍韓本同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漢志作卑韓本同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史記漢志並作年同錯本同釋文同乃同厥貢漆絲厥篚漢志作賄韓本同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漢志作惟韓本同其道厥土白墳海濱漢志作涯韓本同廣斥史記作廣漢志同玉篇作廣漢書作廣多厥田斥鹵韓字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史記作倉韓本作倉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漢志作盟豬韓本同篇內同既豬史記作都篇內同東原底平厥土赤埴韓文曰埴作植韓本作既墳草

木漸包（說文作𣞤薛本同）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鄭本闕見周禮註大宮鄭人說本同）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說文作蠙薛本同）珠暨（史記漢志並作渠與說文薛本同）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說文作海薛本同）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漢志作瑁）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說文作簜薛本同）簜（傳文曰或作簜薛本作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漢志作理釋文曰馬本作璉）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史記作浮漢志同釋本作瀆）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文曰馬本作陂鄭本作陂）潛（史記作灊薛本同漢志作灊）既道雲土夢（史記漢志並作夢字出太宗得古本始改正史記索隱本作土夢夢塗泥又曰夢一作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漢志作旄薛本同）齒革惟金三品杶幹（鄭註考工記作檀釋文曰又作楊幹）栝柏礪（漢志作砥）砮丹惟箘簵（說文作箘栝薛本同）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史記多一記字）漢（史記作證漢志同）于洛（史記作雒漢志同）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滎波（史記索隱曰今文作播史記同鄭註周禮同釋文曰馬本作播鄭註周禮作播所謂播以今文者也王本皆作豬鄭註周禮作播）既豬（鄭註周禮同釋文曰馬本作播所謂播以今文者也）導菏（史記作荷漢志同）澤被孟（史記作明漢書作盟薛本同）豬（史記漢書曰圃田在左傳之圃今文亦為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纖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史記作汶薛本同索隱曰一作岷又作岐）嶓既藝（史記作蔡）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史記作驪）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漢志作頃薛本同）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漢志作酆）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史記作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叔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史記作璆薛本同）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史記作昆侖薛本同漢志作昆崙）析支渠搜（漢志作叟）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史記作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

柏至于陪（史記作負漢志薛本同）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漢志作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史記作盟漢志薛本同）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史記作邳鄭注桓譚作坯見釋山釋文曰本或作坯或作邳）北過降（薛本同）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史記作瀁薛本同）東流為漢又東為滄（史記作倉）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史記作醴漢志同）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薛本作為朱氏鮑鮑曰石經及監本脫為字今本多作為鄭季宜定作為匯金氏履祥曰當作為）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史記作溢漢志作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史記作奧漢志同玉篇作燠）既宅九州列旅九川滌源

（史記作原漢志及薛本同）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漢志作內薛本同）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漢志作藁薛本同釋文曰本或作稭）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玉篇綏為古文衛畫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朝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右禹貢一千一百有九十有四言）

甘誓（薛本作谷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說文作剿釋文曰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史記作帑漢書同漢引作奴）戮（史記作僇）汝（右甘誓一篇計八十有八言）

商書（薛本作殷書）

湯誓（薛本作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孟子作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史記作賜）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湯誓一篇今分四十有一百有四十有四書）

盤庚（釋文曰本亦作般石經考曰蔡邕石經殘碑作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澤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說文本部作𣏟𣏟馬部作𩣡橋籀本作桥𣏟橋）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說文作𤰈籀本同）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說文作𦖞𦖞籀文作𦖞𦖞）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說文作𢧵籀本同）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遐惰農自安不昏（閩本正義曰鄭玉篇釋文曰本亦作昏）作勞不服田畝越（釋文曰本又作奪）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厥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石經殘碑作命）何及相時憸（說文作𢡱籀本同石經殘碑作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左傳遷之曷也見隱七年及莊十四年）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汝（唐石經明監本書作汝俗本作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石經殘碑作求字）舊（石經殘碑作舊）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王氏讀漢石經作敖石經作敖）成人無弱（石經殘碑作孤）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漢石經作國下國見周書內史過引）之臧（國語多一則字）惟（國語作維）汝衆邦之不臧惟予（國語作則維余）一人有佚（國語作是有逸）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漢石經考曰石經作爾）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釋文曰本作罕）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石經殘碑作爲）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石經殘碑作用）以汝遷安定厥邦（石經殘碑作邦又多一合字）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厥念以忱動予一人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石經殘碑作迪）自怒（石經殘碑作怒）曷瘝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迁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石經殘碑作知）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割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蓄民汝有戕（石經殘碑作近）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丕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釋文曰本又作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漢石經考曰石經作興降不永隕

呼（石經殘碑作於戲）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石經殘碑作比猷）念以相從各設（石經殘碑作敷）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作其有殲越不共則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見哀十一年頁引書所師也）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石經殘碑作問台民功）建大命今予（石經殘碑作我）其敷心腹腎腸（正義曰今文腎腸作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非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石經殘碑作績）績于朕邦今我民用湯析離居罔有定極（石經殘碑多一今字）爾謂（石經殘碑作惠）朕曷簡（石經殘碑作檢）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石經殘碑作檢）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

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敗民德永肩一心（石經殘碑三字計一千有二百有八十有三言）

敬攷盤庚本一篇也紀事紀言相間成文而意脉亦相貫今文之合是也梅氏所上分而爲三攷諸正義則馬鄭王咸已分之三氏本諸泰誓泰誓本諸孔壁則安國當已分之不始梅氏也夫三篇各有原起各有結束分之亦自不悖與舜典益稷不同日而論矣

高宗肜日（薛本同）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史記無民字）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史記少一民字）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靖罪天既孚（史記作附鄭漢書作付見孔光傳）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史記作毋禮于舜道宗肜日一篇計八十有二言）

西伯戡黎（鄭注黎作堪見釋詁大傳作飢徐注曰史記作飢徐注曰一作阻又作耆說文作鍇黎薛本作卤伯說黎與說文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史記作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說文作摯薛本同）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玉篇作去）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既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右西伯戡黎一篇計一百有二十有四言）

微子（薛本作敬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說文作酗薛本同）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史記作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徐注曰一作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史記作狂徐注曰一作狂索隱曰蕭弼今文作狂徐注曰鄭玄曰我其起作出作舟作舟鄭注作往釋文及正義知周成大傳注中語也）吾家耄（釋文曰字又作耄）遜于荒（史記作荒）今爾無指（史記作故）告予顛隮（史記作殞說文薛本並同）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史記作盜）神祇之犧牲牷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釋文曰馬今作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韶爾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說文作迈薛本同）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論衡作殘今文也）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釋文曰馬本作湑）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右微子一篇計二百有三十有七言）

周書（薛本同）

牧（說文作坶玉篇古文倒毒作埅薛本同）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說文作戊釋文曰馬本又作戊薛本同）右秉白旄以麾曰逖（鄭注爾雅作遏見釋詁薛本同）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史記作濮彭濮人稱鄭注爾雅作稱見釋詁）彭濮人稱（鄭注爾雅作稱見釋詁）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史記作自棄其肆祀不答索隱曰答一作荅）昏棄厥（史記多棄厥二

字遺王漢孟文考曰石經作任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前漢書作逋逃多罪是谷永傳師古注以爲今文泰誓之辭與今文泰誓篇二語是崇前漢書作宗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說文作桓桓薛本同如虎如貔史記作熊如熊史記作豺如羆史記注曰與熊同于商郊弗迓史記作不御釋文曰馬本作禦考史記檢注引鄭注禦亦作御是薛本作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右牧誓一篇計二百有四十有五言

洪呂氏春秋作鴻見貴公及君守史記同範薛本作鴻範

敬攷左傳三舉洪範文皆稱商書見文四年成六年襄七年說文四舉洪範文亦皆稱商書見珤字瑋字注字攷字注經文曰十有三祀夫周曰年周誓不當稱祀此其果商書與而馬鄭等皆以爲周書梅氏所上因之考洪範雖箕子之言實主武王而作也且其事當牧誓之後而其篇亦當次牧誓之下姑仍

周書舊弟以俟攷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史記作於乎前漢書作烏嗚見五行志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煙說文作煙石經殘碑多一石字洪石經殘碑作鴻水汩漢戴文考曰石經作曰陳其五行帝乃殛怒不畀史記作從洪範九疇史記作鴻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煙說文作煙石經殘碑多一石字洪石經殘碑作鴻水汩漢戴文考曰石經作曰陳其五行帝乃殛怒不畀史記作從洪範九疇史記作鴻彝倫攸斁說文作斁薛本同鯀則殛釋文曰殛作極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漢志作爲考漢五行志所載諸家賈仲舒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皆未見古文若歆惟向歆與見古文而五行傳乃伏生大傳本注歆惟向所引多與古文不同蓋今文也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紀漢志作紀薛本作紀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石經殘碑作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說文作疑叶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前漢書作嚮見谷永傳用五福威史記作畏漢志同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大傳作懋漢書王本同懋本作勉說文作勉哲本作智說文作智聽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朱氏考異曰大傳作協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時叶于極不罹大傳作離史記同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尚書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傷鄭王本皆無從字定本無從疑衍字也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碑文曰嗚今作亡傷煢獨朱氏考異曰大傳作毋傷矜史記作毋傷矜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史記無字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漢孟文考曰石經作偏偏無石經作辨頗僉本皆以頗字屬不協詔故陂也是唐偏無偏無作陂頗元于四年李明遵王之義無有呂氏春秋作威遵王之義無有呂氏春秋作威見貴公下同作好說文作好作本同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史記作不見强禦之傳下同說苑同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史記作便便徐廣注一作辨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史記作王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史記作順裴注引馬融說王肅說解順字是馬本亦作順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史記作順裴注引馬融說解順字是馬本亦作順也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石經殘碑無六字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史記作內友柔克沈潛左傳作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石經殘碑多一而字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石經殘碑作辟民用僭式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日雨曰霽史記作濟曰蒙曰驛史記作濟曰克鄭本作曰濟曰圛曰涕曰霧曰雺曰霽見周禮眡祲大卜之職曰貞曰悔說文作悔本同凡七卜五占史記作一之字考錄解引鄭康成注亦無之字用二衍式史記作貳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石經殘碑作民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史記作奧漢志同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說文作蕃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大傳作豫史記作舒漢志同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大傳作霿史記作霿漢志作霿恒風若曰王省史記作霿省字是隸書亦作霿也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右洪範一篇計一千有四十有二字

金縢陸本作金版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說文作不豫薛本同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史記作祓卜周公曰未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史記作質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史記作王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史記作負索隱曰尚書玉部璧珍負考釋文及正義鄭讀曰不與索隱及後漢書隗囂傳引盡然負子之責蓋今文作負漢儒承用爾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史記作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井史記作遂論衡作遂見卜筮篇是吉公曰體史記作人賀武王曰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史記二字作道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孔注爾雅作翼翼見釋詁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儲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說文作辟薛本同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史記

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大傳作雨見漢書顏注史記繪新並同論衡新見威鄉篇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論衡作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穆文曰馬本作德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穆文曰馬本作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右金縢一篇計一百有七十有六字

大誥薛本作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猷王肅同見正義前漢書王莽大誥篇作大誥誥道也猷也見孟子趙注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釋文曰馬本作害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說文作我有武子西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因舉紀明曰大傳作儀王莽大誥作獻儀蓋弗時古文已亡學故此篇用今古文休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事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綏予曰無悲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

堂矧肯構（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弗肯構弗肯構弗肯構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復棄基（正義曰鄭王本于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語敗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而其殷面妄增之考先一經語敗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而其必有所受且于義亦通必非妄以重而增之也正義殷非）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敢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賊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但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右大誥一篇計六百有四十五九字）

康誥（辭本作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讀文作而辭本同）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偽文曰一本無此二字）乃洪大誥治（蔡氏賦謂此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洛誥之錯簡先儒多從其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偽學記謂曰大傳多一後字荀子引曰克明明德以即此也其正論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荀子多一遹字見富國篇）于（荀子作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弗注爾雅作威爾雅釋詁）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左氏作茂見昭八年）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告（偽文作本）曰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新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蔡傳曰又曰當在棄汝封之上）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作辭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曰未有順事見敘代管有絕篇亦有此經汝作予給也同）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子貨寶（孟子多凡民二字說作閒）不畏死（孟子多凡民二字說）罔弗憲（孟子作不憲文同）憝（孟子作怨）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其不相友也見昭二十年正義曰此經言康誥之文也考此說是觀二篇不同明矣）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厲厥君時乃引惡惟朕寇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作懌文王敬忌一人以懌見君道篇疑為懌所師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論語作怨不仇大亦下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右康誥一篇計九百有一十有八字）

酒誥（辭本作酒誥）

王（洛文曰馬本作成王書正義曰鄭王本以文侯之命為成王書而有成字考三家詩韓大小夏侯也是今文亦有成字）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鄭注周禮作教見釋民）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爾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彶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釋文曰又作逸亦作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迪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畜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說文作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右酒誥一篇計六百有六十有二言）

敬致劉向以古文校今文此篇實召誥皆有脫簡者也三家之本絕無以知所脫爲何簡無以知所脫之簡加增與否惟大傳有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八字而王伯厚以爲脫簡之文（見困學紀聞）然此乃伏生所舉非三家脫簡也楊子法言曰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豈當時知酒誥有脫簡空其中段而後人不得其辭隨又合之邪

梓（大傳作杼釋文曰本亦作杼）材（薛本作杼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暫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罔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論衡作婦人有王朋賢厥妻化民出教力勤蓋今文也）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說文作孤薛本同）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說文作塗下同）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釋文曰馬本作祔）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于肆王惟德用和懌（釋文曰一作敷）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右梓材一篇計二百有五十有餘言）

召誥（薛本作召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
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
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顯畏于民碞（說文作禍）王
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
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
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見篇）嗚呼（論衡作於戲）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

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新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
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
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碑文曰字或作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
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石召誥一篇計七百有三十言）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
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
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
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學功）儒子其朋儒子其
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漢書作廉廉見梅賾傳時古文未立乎蓋今文也）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
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孟子
如字）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儒子頒（說文作班漢降本）
（尚）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
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
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傳多之烈二字）烈奉答（大傳作對）天命和恒四
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
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
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

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
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弗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儒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
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惠篤敘無有遐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
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有洛誥一篇計七百有六十有六言）
多士（陸本闕）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

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釋文曰馬本作覓正義曰鄭王本亦作覓）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釋文曰又作佾馬本作厭辭本作佾）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生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逸（石經殘碑無逸二字作元）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論衡作夷憐見儒增篇）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石經殘碑多告爾二字）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石經殘碑作雒）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漢孔文考曰石經作繼）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右多上一塼計五百有七十言）

無大傳作毋因逸（薛本作亡脫）逸（石經殘碑作劫）則知小人之艱難乃逸（漢藝文考曰石經作劫）乃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石經殘碑作啬）之艱難乃逸（石經殘碑作劫）乃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石經殘碑作劫）乃諺（石經殘碑作憲）既誕（石經殘碑作延）否（石經殘碑作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曰昔在殷王中宗嚴（釋文曰馬作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石經殘碑作治）治（石經殘碑作以）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漢石經殘碑四闕作諒闇困學紀聞曰大傳作梁闇亦記作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作有雍史記）不敢荒寧嘉靖（史記作靜）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恐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困學紀聞曰石經作百年通氏石經殘碑考亦云漢五行志劉向傳史記作五年社欲傳書曰高宗百年蓋今文作百年司馬閒古文說紀錄未聞孰是）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釋文曰馬本作俾）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漢藝文考曰石經作人）惠鮮（石經殘碑作于）鰥（石經殘碑作寡）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殘碑作至于小民）文王不敢盤（殘碑作遊）遊田以庶邦惟正（殘碑作政）之供（殘碑作恭）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漢書食貨志引傳曰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師古曰惟正之其見谷永傳曾今文之脫也）無逸（石經殘碑多無逸二字）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石經殘碑作劫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漢書食貨志作惟正之其見谷永傳曾今文之脫也）無皇（石經殘碑作況王石經殘碑作況王本則見正義）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遵（石經殘碑作譸）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石經殘碑作人乃訓變亂正刑其脫六字釋向所謂殷字數十此經是也）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石經殘碑作況王本則見正義）自（石經殘碑作況）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弗法則（殘碑作無）或譸（郭注則雅作劫見釋詁）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石經殘碑無其字）監于茲（石經殘碑一塼計五百有八十有九言）君奭（釋本作魔別）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石經殘碑作道）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漢書作嗣卑）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漢書作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漢書作我棐忱傳見傳）乃其（漢書作亡）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釋文曰馬本作迪）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維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繒衣作周田觀鄭注曰今博十簡殘缺闕）寧（繒衣作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陸文曰馬本作勖）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說文作曶）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石經殘碑一總計七百有四十五八字）

多方（詩本作多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釋文曰馬本作攸）乃爾攸服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燮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說文多一民字）之民叨蹙（說文作慆詩本訓）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譌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德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殺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鄭本作夏足大雅皇矣正義）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顯天惟爾多方罔堪顯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胥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大傳）（作猷因舉紀聞引）小大多正（大傳作政）爾罔不克臬（釋文曰鳴作劓）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說文作巷玉篇作巷本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乂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石經殘碑多方一篇計七百有九十有一言）

立政（薛本闕）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說文作誠）常任準（石經殘碑作詳）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石經殘碑多一篇字）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說文作惡本同）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說文作灼障本同）見三有俊（石經殘碑作晉）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石經殘碑無克字）厥宅（石經殘碑作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敢殪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石經殘碑作位）丕丕基（石經殘碑作其）嗚呼儒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爾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石經殘碑作以）人之徽（石經殘碑作徽）言咸告儒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說文考曰一作度）之克由（一作繇）繹之茲乃俾乂爾則罔有立政用憸（說文作險障文曰今又作檢障本同）人不訓于（石經殘碑于字）德是罔顯在（石經殘碑作敦）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說文作邦）家今文于文孫儒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大傳作勛）文王之耿（石經殘碑作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大傳作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石經殘碑一篇計六百有六十有九言）

顧命（薛本作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釋文曰馬本作釋）甲子王乃洮頮（說文作洮頮）水相被冕服憑（說文作凭玉篇本）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几（同）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奮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石經殘碑作通）殷渠（石經殘碑作敦）大命在後之侖（釋文曰馬本作綸）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恩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石經殘碑作自）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釋文曰馬本作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說文考曰石經殘碑作衣）綴衣牖間南嚮敷（說文作布）重蔑（說文作莫）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玉篇作厎）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笱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說文作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大輅（鄭本作略見周禮注疏下同）在賓階面綴（鄭注周禮作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釋文曰馬本作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銳（說文作鋭）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乘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曰馬作宦說文云宦陟本並同）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鄭以此經徹命而以此下篇康王之誥今依馬鄭王本正之）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乘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壞

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收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茲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畀協（滿歲文考）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齊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其顧命之篇王肅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右康王之誥一篇計一百有三十有七簡）

敬攷二篇文事連屬伏生之合其最得乎但書序已分為二然如舊所分則諸侯出廟門俟語勢未已且高祖以上皆終顧命之事王若曰以下始專為康王之誥爾以文論之則無壞我高祖寡命可以別住王若曰可以別起孔氏謂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則出入異篇抑又何邪要當以伏生不分為正必欲分之則馬鄭王三家差優信古非好異也

呂（孔疏引馬融注呂侯作甫甫侯傳及史漢諸書多作甫）刑（馬本作呂）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釋文曰今尚書作惷）荒（大傳多一作字見鄭注天官大司寇同一解字）度作（馬本多一作字見鄭注天官大司寇之職秋官大司寇同）刑以詰（大傳作詘）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釋文曰本亦作臣）姦宄（大傳作敌說文作敌隸本同）掠奪（說文作略）婦女（說文作婦）用靈（說文作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說文作劓別別）椓（說文作斀隸本同）黥（四字今文作斀鄭注天官宮刑刺如墨）（鄭注七字見僖正義）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論衡作擾刻見變虞篇）告無辜于上（論衡作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三國志作親見鄭注傳）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大傳多一解字）折（漢書作絕見刑法志）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後漢馮作愛見梁統傳）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作衷）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禮記多一解字）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緇衣多一不字）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

或戒不勤天齊于民（後漢書作乎人見楊賜傳可賜論書相習歌句亦今文也）俾（釋文曰馬本作矜後漢書作習）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釋文曰馬本作于）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後漢書作詳見蔡邕傳注引尚書亦作詳又引鄭說釋詳字）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曰馬本作求）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說文作緡好本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史記作墨辟國語云三夏侯域作墨辟國語云三夏侯域作墨辟國語云三夏侯域作墨辟國語見漢書作同見漢書）疑赦其罰百鍰（史記作率國語云夏侯域陽說作率）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史記作倍說曰一作率）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史記作五徐注曰一作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後漢書作陳宓見蔡邕傳下句同）輕下服（後漢書少二字下同）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後漢書作時見蔡邕傳下同）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困學紀聞曰大傳作辭史記作折）獄（後漢書作獄晉書見于定國傳）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檢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成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說文作誅）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右呂刑一篇計九百有五十有二字）

文侯之命（釋本作侯作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說文作敏）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右文侯之命一篇計二百有一十有一字）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費（史記作費徐注曰一作費）誓（釋本作誓）曰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史記作陳徐注曰一作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鋝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鄭注周禮杜塞也）乃獲敜乃穽（鄭注周禮作阱）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鄭注商頌烈祖氏長）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費人斯無難惟受賚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作忌說基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說文作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

欲惟彼（說文作彼，釋文曰本亦作偏）善謀（釋文曰馬本作偏）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如有一介（大學引作个）臣斷斷（說文作剸，釋文曰本亦作剸）猗（大學作分）無他技（釋文曰本亦作伎）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大學作容一焉字）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大學作若）自其口出

是（大學作實）能容之以（大學多一能字）保我子孫黎民亦職（大學作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冒（大學作嫉）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大學作通）是（大學作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杭（說文作杭）陧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右蔡君一篇計二百有四十有八字）

敬攷右書三十一篇萬有五千四百六十二言乃孔壁之眞古文也洵

四代之法物百王之懿範矣其聖信其言古其醇完其氣沛乎其不可

禦讀者誠能通其訓故以求其義蘊則三十一篇之中天地萬物帝王

政治典禮之詳事世之變皆首窮之而莫能盡其道即得其緒餘則文

辭之淵懿古奧奇正閎闢極其致變化出沒盡其神觀其謀猷謀章練

南菁書院叢書

句練字求諸六藝中易詩固將遜焉而何論其下焉者蓋無意爲文而

自覺乎莫尚也視僞書之補集成章眞意索然者直鼎彝之與瓦缶不

待辨白而瞭然矣

尚書攷辨卷二終

尚書攷辨卷第三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攷辨上（後出二篇附）

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說經而經亡非篤論也漢儒興絕學于斯文既喪之餘雖復抱殘守缺而一時專門名家湛深經術斯稱極盛矣上則有明君賢王以大其表章下則有碩士通儒以司其訂正即有作僞如張霸父子不能售其詐也降此三國兩晉玄風大倡外托清流內釀禍亂禮崩樂壞經典淪滅江左艸創殘闕益甚于時梅氏者以其僞書僞傳堂堂奏上知朝廷之可欺也既無天祿石渠之藏以證其謬又無劉子政子駿賈景伯班孟堅馬季長之徒典校書以燭其奸當是時學者不見完古文已數百年一旦五十八篇復出莫不爭相傳誦以爲古文再見也奚暇計其眞僞哉或講大義或作疏解後生蹈常襲故莫敢瑕

疵中更宋齊梁陳詞章學起延及隋唐未能革爲孔仲達定爲正義勒布庠序遂成盤石之勢矣然而可以欺一時不可以欺萬世可以欺千萬人庸衆之目不可以欺一二人有覺之心有宋吳才老始克據其文憑以識其僞此千載是非之公不泯滅于人心者也紫陽師弟子踵而疑之學者始得倚以爲重入元及明詆排攻擊者甚夥顧其立說卒亦莫得要領殆未嘗探本窮原深攷其故爾夫作僞有作僞之才與其學若淺見寡聞而欲以武斷折其角適足爲作僞者嘘矣誠能發其操觚之原摘其補苴之迹溯其遷就之由暴其悖戾之顯然者雖起九京而問之不知其尺喙安施也國朝則吾鄉閻先生考覈其最富乎德清胡朏明其次也朱竹垞顧亭林猶未免依違其閒今亦未敢執一先生之言以爲論定者惟其據不厭詳辨惟其明不厭博庶讀者展卷瞭然信固難信疑亦無復可疑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矧其爲晚出之增益者歟

虞書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遜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常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如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

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臣僉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敬考此僞書所作第一篇也孔壁眞古文增多十六篇原有大禹謨一篇遭赤眉之亂而亡但鄭目十六篇舜典之後大禹謨之前尚有汩作九共二題盤庚而不作者按書序云帝嚳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各經傳引書與此序關合者絕少安能徒手出胸臆譔成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此十篇邪大禹謨則有論語左傳已下所稱書文事多關禹集合成篇不難爾故僞作自大禹謨始今據愚之所知悉爲表而出之猶可見其苦心搜羅匠意經營之迹云

堯典曰若稽古（韋昭說同） 大戴禮記（禹德）曰文命（五帝德） 易萬國咸寧（乾彖傳） 孟子舍己從人（公孫丑） 莊子堯曰吾不敢無告不廢窮民（天運） 呂覽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務本） 尸子舜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太平御覽引） 戰國策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趙王立周紹爲傅） 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文七年） 又夏書曰地平天成（僖二十年） 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萬章） 左傳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莊八年） 又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二十一年） 孟子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萬章） 前漢

書傳曰賞疑從予罰疑從去（周本紀傳） 左傳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八年） 荀子舜曰維予從欲而治（大略篇） 孟子書曰洚水警余（滕文公） 左傳夏書曰成允成功（襄五年） 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道則全章） 荀子不爭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君子篇） 論語天之歷數在爾躬（堯曰） 荀子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解蔽篇） 論語允執其中（堯曰） 荀子無樹之言不聞之謀君子愼之（正名篇） 國語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周語） 論語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曰） 墨子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賢中篇） 左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哀十七年） 又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十八年） 又卜不習吉（哀十七年） 墨子昔者禹征有苗（兼愛下） 又禹誓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兼愛下） 國語奉辭伐罪（鄭） 孟子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萬章） 又書曰祗載見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萬章） 淮南內書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于外故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繆稱訓）

夏書

五子之歌

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

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敬考五子之歌亦在十六篇之數所謂逸書絕無師說者也張霸之作百兩篇采書序左氏傳爲作首尾今梅書亦復如是此篇乃全用序語而雜采左國之文傅會以屬成者

書序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左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襄四年　國語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　又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管　新序孔子曰履民之上凜乎如以腐索馭奔馬

國語王曰昔周衰之上則禽荒入則酒荒楚　戰國策魯君曰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梁王魏嗣船諸侯　左傳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哀六年　國語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周　孟子曰鬱陶思君爾忸怩爲章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哉

敬考孔壁增多有胤征其篇久亡于東漢之初惟史記載其序于仲康之世或從安國問而知之或佗有所受乃僞作者卽據史記定爲仲康而依倣序文衆徵左氏傳孟春日食二事譔成其篇

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記帝中康時羲和云云文侯

書序本紀　左傳書曰蝕有蔡訓明徵定保襄二十一年　又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襄十四年　又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十七年　荀子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昭二十一年　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昭二十七年

商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寶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

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奚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暴昏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敬考仲虺之誥坿多所無也汨作九共之等旣不能作則不得不別作以充數仲虺之誥明有左氏傳墨子荀子呂覽所引仲虺語可徵以取信也遂采輯而作仲虺之誥

國語桀犇南巢晉　史記成湯有南巢之伐律書　左傳而猶有慙德襄二十九年

墨子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非命下

左傳鄭聲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昭二十八年　孟子書曰葛伯仇餉襄公文

又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又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又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非桀黨王　左傳豕韋弱攻昧　又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襄二十二年　又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荀子以義制事君子　又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晉語呂

管仲九子言后略同見國語　老子愼終如始其安易持也　左傳親有禮又覆梓亂閔元年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非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賞善罰淫爲善最樂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陷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敬考逸十六篇有湯誥司馬遷從安國問得其文載諸殷本紀凡百二十六字是孔壁古文之眞湯誥也乃若以史記不足徵信而倚論語爲重因剖割論語擬變其辭參以國語墨子而作此篇

書序湯既黜殷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國語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周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堯曰　墨子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尚賢中　又湯曰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兼愛下　國語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堯曰墨子兼愛下引湯誓略同民引湯誓略同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徯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敬考西漢祕府古文即孔壁所發增多十六篇有伊訓劉歆校經猶及見之著其說于三統歷今尚有可稽也作僞者以既名爲訓是必伊尹訓太甲之書乃旁據經傳作此以訓太甲

前漢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湯廟　論語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憲問　商頌殷武我烈祖湯廟　墨子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娟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葉明鬼下　新書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君道　孟子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萬章　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召誥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　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孝經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章　荀子書曰從命而不咈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臣道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于一人微子　又見善如不及季氏　墨子傳曰求聖君哲人以俾輔而身尚賢中　又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相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經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非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其家必壞毀非上　論語侮聖人之言季氏　國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此謀災　周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文言　墨子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剛鬼下　呂覽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報更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罔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按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大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涉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虛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敬考增多十六篇鄭目有典寶一篇在伊訓前肆命一篇在伊訓後無太甲也其作太甲者則以大學緇衣表記明述有太甲之文可援爲據而孟子詳載放桐歸亳始末可資以成篇遂譔爲三篇以充數云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坊記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緇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孟子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心德　又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萬章　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左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昭十年　緇衣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逭　孟子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　國語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楚　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和大怨章　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老子愼終如始萬安易持章　文王世子語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敬考孔壁增多原有咸有一德而東漢已亡故鄭注緇衣云書序以爲

咸有壹德今亡然其書當成湯之世故史記列于咎單作明居之前（殷本紀）而鄭注次弟直在典寶之前（見僖正義）徒以成湯難于措詞太甲易以成篇乃退其弟于太甲之後而作咸有一德

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呂覽商箴曰天降災布祥亦有其職（名翻）　又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後本）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寇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敎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

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敎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戰戰兢兢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民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敬攷孔壁十六篇增有原命一篇當太戊之世而無說命三篇其不作原命而別作說命者原命序云太戊賚于伊陟作伊陟原命茫然無可措手說命則有國語所稱與書序合又有文王世子學記緇衣明引說命書辭可藉爲左驗雖明與孔違而非恤也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無逸其在高宗時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帝王世紀武丁即位諒闇居凶廬三年不言既免喪猶不言羣臣咸諫大平御覽引　國語昔殷武丁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思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墨子

先王之書訓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天志下　左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傳書曰犁作則昭六年　大戴禮記君子曰木從繩則直繩墨　荀子君子曰木受繩則直勸學　墨子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同鈞　又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同鈞下

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又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左傳恩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　又士彌牟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定元年　尚書大傳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周官敬引　國語昔殷武丁能舉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楚　又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

學記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　又兌命曰學學半　文王世子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　孟子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又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孟萬章　君奭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泰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朕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勦未集厥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牲犧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徧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罰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無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敬考伏壁二十九篇本無泰誓武帝時有得于壁內者合于伏書爲今

文一篇孔壁十六篇亦無泰誓宣帝時有得于河內老屋者合于孔書爲古文三篇其古文即析今文而三之後所得不異于前所得也然作僞者不能博極羣書止據漢初習聞觀兵孟津八百來會白魚入舟火復流雕諸故事綴集成篇然亦足欺世而有述焉漢之行用者且四百年而馬融始得據書傳所見以疑之疑之誠是也而孰意啟後來作僞之術邪東晉二十五篇無不旁據經傳以立文而泰誓三篇其發軔之始歟

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墨子背者殷王紂背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明鬼下　荀子以族論罪以世舉賢君子　大戴禮記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就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士察以爲民慮少閒　荀子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竄大其圜圃高其臺謝威相　淮南內書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瑤室

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本經訓　墨子　荀子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淮南俶真本經訓略說苑權謀語略同　墨子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祖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僉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大志中　又于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禮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上非命中引略同　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　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梁惠王　左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昭二十四年　管子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法　墨子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鉤同　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三十一年周語引太誓同　左傳吳公子光曰

此時非可失也昭二十七年　墨子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孩子明鬼下　又太誓之言也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夏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時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非命下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魯伯禽傳襄二十八年同　又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現曰偽子彙愛中引略同　孟子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武成　湯誓今朕必往　孟子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曝文公　又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前漢書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郊祀志刑法志平當傳後漢申屠剛傳引書略同必　史記自絕于天周紀　荀子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僞致　又比干見刳箕子累祖　史記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齊大公家　淮南內書剖賢人之心析才

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醢（脯也） 又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糜碎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去術） 前漢書書序殷紂斷棄祖之樂道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說樂志） 呂覽周書曰民善之則喜也不善則讎也（適故淮南內篇尹佚解） 荀子泰誓曰獨夫紂（謂民） 左傳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除也） 戰國策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除也） 墨子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文受命中篇文王下引） 坊記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坊記太誓同）

惟予小子無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皋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敬考武成眞古文亡于建武之際若西漢則自發諸孔壁獻諸祕府劉子駿見而好之亟稱其文以證諸三統歷東晉作者亦即采用其首五語博徵武王峽事傅會書序之意而爲武成一篇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前漢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律歷志三統曆） 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呂覽慎大史記周紀留侯世家韓詩外傳淮南內書泰族）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 左傳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墨子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隨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墨子中篇） 左傳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逃主萃淵藪（昭七年） 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孟子公孫丑） 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大明） 孟子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 荀子厥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向遂乘殷人而進誅紂（儒效） 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 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管子武王伐紂入殷之日決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版法 太平御覽引管子 大略呂覽慎大史記周紀留侯世家淮南主術道應文選同）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堯曰） 前漢書用爵五等而土三等（地理志） 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堯曰） 管子垂拱而天下治（任法）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

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敬考孔壁所獻原增多旅獒一篇其書則亡東晉作者依書序立義而以國語所載仲尼對陳惠公之文傳衍以成篇

國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使無忘服也（賈逵孔子世家文略同）（家語辨物史記）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云云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僖五年）論語譬如爲山

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欽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躋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敬考逸十六篇鄭目甚昇本無微子之命徒以誥命之體譔文則易依坿左國擬作足數爾

左傳陽虎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襄九年）國語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魯）

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左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王曰

舊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曾不忘往躋乃職無違朕命（僖十二年）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辟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遐迹自身克勤無怠以乘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逆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樂乃攸績墜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總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敬考蔡仲之命亦增多十六篇所無也惟祝佗述其遺文可資以作僞

左傳祝佗曰管蔡啟商基間王室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金縢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五年）又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襄廿五年）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

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綏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且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嗟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俊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戲爾爲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組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厲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無斁

敬考周官者亦孔壁增多所未有也惟前漢百官公卿表序文可用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點竄彷彿而作周官一篇

前漢書書戒唐虞之際云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爲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于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于周是也（百官公卿表序）

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昭六年）　論語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左傳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襄三十年）　荀子安則慮危　又推賢讓能（論仲尼）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敢不從有攸有衆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絡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胥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敬考東晉作者經傳有文可據則據而作之用以欺目論者使不疑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君陳有坊記緇衣爲證故雖孔壁所無而毅然作之

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國語單襄公曰而令德孝恭（周）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爲政）　左傳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僖五年）　緇衣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　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論語無求備于一人（微子）　國語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奢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莫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敬攷孔壁藏書有百篇其發壁所得較伏書增多十有六篇此十六篇者首尾完具其他殘簡遺文兩漢猶或有傳故劉歆作三統歷有引用畢命豐刑之語東晉作者以君陳序與畢命序相類旣作君陳矣卽采漢志之文依序意譔畢命一篇

前漢書康王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王命作策豐刑（律歷志）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緇衣章善癉惡 左傳樹之風聲（文六年）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攸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久

敬攷孔壁亦未增多君牙其見稱于緇衣者號曰君雅漢儒見與序君牙聲相近知其即爲君牙作者因之作君牙一篇

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前漢書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谷永傳）緇衣君雅曰夏則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孟子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論語公文）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

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藝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臻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敬攷孔安國所得十六篇具有冏命太史公從安國問得其說載入周本紀而東漢已亡後之傳書序者漸致譌易乃以史不足信而序實可據故謹依序文而作冏命一篇

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冏命

舜典

益稷

書傳序曰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復出此篇（分堯典益稷五典已下爲舜典分皋陶謨帝曰來禹已下爲益稷）

敬攷孔壁增多有舜典一篇棄稷一篇今不能創作其文而分析充數

其亦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之故智與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隋書曰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隋經籍志）

陸氏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將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已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原注）

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傳堯典止說帝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篇舜典故取王肅舜典　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舜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斯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又曰舜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

又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

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子王注無施也（述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梅賾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

興有罪事亦隨寢隋開皇購求遺典乃得其篇焉

又曰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述尚書正義）

敬考自漢武迄東晉餘四百年而梅書始顯自東晉迄蕭齊垂二百年而舜典始備夫大航頭非傳經之地買得無授受之人當時之寢不施行蓋人知其僞也然僞而不滅久且亂眞隋人之購得曾不聞梁武之議乎唐人之義疏胡不如元朗之出之乎（又考偽書已別出舜典而云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者蓋自愼徽已下但有經文而無傳方興所上之傳皆是也釋文直云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屯作僞已得主名而卒行用之者仲虺遷也）

大戴禮記（舜）曰重華（五帝）商頌濬哲維商　易文言天下文明　商頌溫恭朝夕　大雅王猷允塞　老子是謂玄德（道德經）淮南內書舜執玄德于心而化鯈若神（原道）史記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伯夷列傳）

敬攷有梅氏所上二十五篇與姚方興二十八字皆僞作者其于經傳所引逸書之文采錄殆盡而遷就補苴之跡有目所共睹爾故分句讀之則見其格言懿訓亦孔多矣又喜其平易近人也其得託于經久而不敗者良非偶然苟合而讀之則未有不疏辭立見者鄭婕望翠以文事痛加詆訶而閻先生等毛舉瑕索攻擊惟恐不盡今亦未敢全載惟其中有事所本無而頗足亂眞理所難據而頗能害道所謂戾于本經與戾于他經者則辨之不敢不詳云

尚書攷辨卷三終

尚書攷辨卷第四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攷辨下 復 出二篇付

一校以論語而知其僞也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堯曰

楊氏時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篇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于是而已 論語注

閻氏若璩曰二十五篇之書其最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

于道一于道之語遂櫽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僞古文蓋如此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又曰堯曰咨爾舜允執其中傳心之要盡乎此矣豈待虞廷演爲十六字而後謂之無遺蘊與 疏證卷十一

敬攷僞書二十五篇其尤爲人所尊信而不敢議者在此十有六字乃人非必返之于心眞知十有六字者切于人倫日用之實關乎學問心術之大而道統非此不傳也徒見朱子注中庸取此十有六字以爲中庸所祖述今一旦僞之曰出于荀子是奪其所恃而中庸之道且以不尊也然果道統非此不傳執中之旨非此三言不明則論語明聖學之傳何獨遺此三言不備錄耶且此十六字誠爲精密可傳道統矣然非朱子闡發其蘊人且不知也孔仲達正義曰民心危險道心幽微又曰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義涉淺雜未足爲傳道之要自朱子出以人心發于形氣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威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然後人知此十六字爲道統之正傳則人所尊信者朱子之十六字爾夫言苟合道智蕘可而何必出于荀子者必無與子聖道書雖僞無害于其言之醇也言雖精無救于其書之僞也 文考異傳瑪氏忠經引晉曰僅補僅一

閻氏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疊字堯曰咨爾舜一篇中數數稱協綱揚綱惟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僞作大禹謨者子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歷數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于古人以淵成文之僞亦大不識之矣 疏證卷七十四

敬攷舜之命禹其增減與否無可攷而大禹謨之割裂論語增衍成文

顯而易見詳堯曰數語是必受終之際勅命之辭蓋以天下與人不可無以告誡如曆代册封必有詔書也今禹方謙讓不遑異位未定遽以此命之不亦早乎且危微精一傳道之宗語之至者也舜方以至言命禹傳位即以傳道而禹似略不領受抑又何與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堯曰

墨子曰且不惟禹誓爲然即湯說亦猶是也湯曰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禱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 墨子下

呂覽曰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

民之命（顧氏）

皇甫氏謐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僞王肅民太平御覽引）

敬考論語于昭告句下抑繫以有罪不敢赦云云試虛心讀之則自罪在朕躬已上孰不以爲伊昭告之辭也參以墨子呂覽晉王世紀之文湯爲旱禱而引咎欲以殃禍歸己而爲萬民請命其至誠惻怛所謂禹湯罪己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作湯誥者決裂論語散入篇中又竄易其文而于昭告之下別作請罪有夏之辭若然則論語引昭告后帝爲不具之文何以謂然而止邪否則妄刪請罪有夏原文而隔越一十九句別引他文以充之邪且有罪不敢赦豈與如茲所云罪當朕躬邪敢自赦者歟信論語不得不僞湯誥矣（文考作湯誥者以論語云玄牡告于上帝故曰國語云萬方又曰）

（顧氏方有乘又曰敢盧子關遠萬方非欲求合論語萬方諸論乎又曰論語初曰惟盧上帝又曰敢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又曰將天命類盛又曰上天孚佑下民又曰天命弗常帝式月德合后帝者右諸語乎）

孔氏安國曰（曰予小子履至無以萬方）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墨子引湯誓（考今本墨子作湯說並字說）其辭若此（論語集解引）

敬攷國語周襄王賜晉惠公命內史過告王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解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文則已散亡矣是直誤以國語湯誓爲即今湯誓故謂之伐桀之誓也孔若亦復如是而漢儒承學皆以爲然故班固與諸儒白虎通論兩引論語皆云伐桀告天（三軍三正）作湯誥者遠出漢儒之後故宗其意而用之其不盡合漢儒者就已文飾今誠黜湯誥支離之語而以墨呂讀論語豈不坦白明暢犂然有當于人心邪（又考隨侯云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遂今方用玄牡豐乘林自禱之時聞者陳博此制小失武王克殷至牧王而後制國禮洪範周官仍稱殷祀或湯初服何雄辯哉乎又考孔安國所得）

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堯曰）

墨子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中篇）

敬考論語集解載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豈見東晉泰誓者之言與然所註尚未爲確訓墨子述爲武王有事泰山其言可信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語如出一口其爲親禱之辭無疑其不得入于泰誓也決矣且墨子所述與論語文合其不得于四語之中橫安天鬼天鬼二語又決矣

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爲（乎張）

閻氏若璩曰嗚呼痛哉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即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爾初何嘗舉人之三族而殲絕之有之自秦文公二十年始蓋秦近乎戎戎法至重秦亦相承用之他國未之見也入春秋一百二三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族矣晉始滅先縠之族矣君子謂其誅己甚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義以爲固然也苟一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僞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孟子離婁六十三）

王氏善樵曰民殘于紂之水火日引領而望武王之救以至仁伐至不仁此豈待武王多其辭說極口詆紂而後曉然共信哉奈何誓于未渡河矣渡河而戊午再誓戊午之明日且三誓豈初誓時猶留不盡之談爲再誓

三辯計邪抑初辯時不能悉記紂之惡積日而搜索之務窮厥醜不肯稍留餘地邪此皆光明忠厚者所不爲也而謂聖人爲之邪我知之矣紂居下流後世諸子亦皆以惡作僞書者漫剽之又廣輯書傳之所引苦于堆疊不能成文遂喋喋焉衍而爲三也（石隱山房初稿）

敬考子貢所謂如是必有所指今讀晚出泰誓三篇于諸傳記下流之歸者蒐輯幾無一遺並族罪世譬諸語從太加諸紂者亦殷練而周內之然以入武王之口累紂固不足惜累武王則已甚爾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述聞）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敬考子張疑三年不言臣民何所奉命故孔子告以聽于冢宰此孔子

能言夏殷之禮蓋亦學無常師而知之者其非書有明文斷然可知今作僞者儼載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于伊訓篇首若然子張既讀伊訓及讀無逸乃不能因此例彼通知其義則此問亦當在三隅不反之列觀其勉强綴屬上下文絕不相蒙

一校以孟子而知其僞也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風俗）

又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盡心）

左傳祁曰奚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注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襄二十一年）

國語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王韋解太甲湯孫太丁子也不明而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改過伊尹復之卒爲明王（晉）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司馬氏遷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史記殷本紀）

敬考據孟子及史傳之文伊尹實放太甲不令爲君也明矣此大聖人之勝舉千古不能有二者也乃東晉作者若謂以臣放君爲名不可居爲之經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曰王徂桐宮居憂爲之傳曰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

奉王歸于亳竟欲以居憂掩其放之迹急急焉喪未終而奉以歸若然則伊尹並未嘗放太甲特移諒闇之制爲顯慕之舉而伊尹之聽政亦冢宰之常法爾是孟子所云皆妄語矣信孟子則不得不僞太甲矣

閻氏若璩曰孟子一段玩其文義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凡六年始復歸于亳雖殷本紀首三年指初卽位不指被放之後要爲六年之久與孟子無異也（疏證第六十節）

敬考孟子所謂太甲悔過之三年卽伊尹放桐之三年似無六年惟史記謂太甲立三年而後放桐考之情事則合蓋太甲雖不明當宅憂之時卽欲顚覆典刑而有所不得惟三年之後既已親政而壞法亂德伊尹乃不得已而放之此其實也若如僞書則直無三年矣湯以十一月崩天子七月而葬則葬當在次年五月既葬而後營桐宮則徂桐當在六月已後距三祀之十有二月僅十九閏月未終二年何爲三年乎

閻氏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僞注書序之
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
謂此說果眞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
猶曰殷湯無葬處乎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疏證第六十
敬考東晉作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故于湯之放桀曰惟有慚德曰予
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若以放桀爲非者今茲又以放太甲爲非也故深
諱放之一字著于篇然則何以徂桐則以爲居憂云爾居憂何以于桐
則以爲湯葬地云爾後人狃于恒情而無以見伊尹之志願乃崇信晚
作妄詆前獻反云孟子非也則陳氏第尚書疏衍云云夫孟子不足信天下安有信書
哉又考皇覽郡國志太康地記春秋釋例帝王世紀水經注括地志寰宇記太平御覽文獻通考羣書說桐宮及湯冢者自人人殊四庫釋地定以桐在虞鄉湯冢在汾陰寶求載遂從別有若論從不悉及
司馬氏遷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

丙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
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殷本紀
傳曰太丁未立而卒及湯崩而太甲立稱元年書伊訓序
孔氏穎達曰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帝王世紀乃述馬遷
之語是其疏也書正義
敬考夏殷已來書闕不具後人藉以稽其譜牒獨以有史記采
世本而作紀所謂甚多疏略時或抵捂者自不能免而外丙仲壬則確
甚以與孟子合也扁是劉子駿班孟堅作歷志趙邠卿注孟子皇甫士
安述世紀訖無異說此正士安未見僞傳之驗孔仲達欲牽僞傳假士安以爲孟子所不合輒從其故殊可怪
林少穎解尚書據孟子以辨正書傳學者可以知所從矣乃金氏作通
鑑前篇用胡氏大紀論極言立弟之非而于盤庚立弟云必有所不得
已也然則湯伊尹非亦有不得已者乎斯時太丁既卒太甲尙幼且又
未見其賢不得已而立外丙及外丙早世又不得已而立仲壬假令二
君者有一人天永其年則桐宮之放無其事矣放太甲伊尹之大不得
已也非固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後者唐虞傳賢王噲以之亂燕殷商
立弟宣公以之亂宋以後世之不能行疑古人之未必有致使孟子爲
不信之書也庸有當乎又考大紀又據東坡極論世云云泝故小雅鼓道恐泥據數而胡抑文來矣又考爲傳之說由
丁說解尚書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與易繫辭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文例相似不相連屬解也其必特書成湯旣沒
汝者文古序之文伊尹作咸有一德咨留作明居並列伊訓之前二篇我湯但之書帝非外丙仲壬之書也其卽審書太甲元年君明伊此
麗所傳元年乃太甲元年而非外丙仲壬之元年也孟子者二帝始宋劉原則具而此不明及安國以訓解未明叢孟子疑之哉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
荀子曰厥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
人因殷人也儒效

司馬氏遷曰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
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
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史記周本紀
梅氏鷟曰晚出武成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
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果紂衆怒紂以開武王當如史記
言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方合兵機今僞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何至流
杵且均之無辜黨與什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何心私意杜撰之書既非
孟子所見元本而其言又蹤居周初致孟子爲不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
讀書謬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何其悖哉尚書譜
敬考東晉作者正以武成見疑于孟子故博采易鄉倒兵之文而深沒
周師進馳之迹令吾之羅無可議若孟子在當時也徵其雖與之悖而
不顧矣然孟子所讀者秦未焚之眞武成其不得如今武成云云有斷

然者又考朱子注孟子云書本宜乃商人自相殺弗聞武王聲之也孟子之設是言但使仁之心則殺之且義不仁之心則殺之云孟子本意謂武王辨經反先經武王而後辨之乎書疏云朱子之明過于鄭鄭曰人之賊者子殺人朱子曰子產曰得其所說者不一而足也

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繼心

閻氏若璩曰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篇曰閻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皆以爲武王口氣不無失詳于之文謂乎且詳玩其所引王曰自殷至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卽其事也考史記本之鄭書克殷篇僞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有議論突敘事之體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謬已甚 疏證九

敬考此武王弔民之辭民大悅之實也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今勉强易證以人泰誓豪無理致孰僞孰眞固不必深辨而瞭然矣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釋文 公

閻氏若璩曰有攸不爲臣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咎我大邑周試思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國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羣臣而乃侈然自尊爲大邑周乎 疏證五十一

敬考趙氏注孟子以此爲伐紂時非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之外滅國者五十此武王誅紂之後既定天下而紂之餘黨有負固不服者故曰有攸不爲臣若紂尚在諸侯尚未臣周也曰紹我周王若紂尚在式王尚未稱王也今用此語于武成且爲伐紂之前禱神之辭而武王追述之以告諸侯者是猶踵文王稱王武王觀兵諸謬說 別有辨見後 其悖戾不已甚乎

孟子曰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梁惠王

又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云云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云云而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滕文公

閻氏若璩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乘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八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爲後我凡三見斷爲書辭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于書曰徯我后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昧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而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于是作者輙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閃縮處 疏證五十一

敬考孟子引書葛伯仇餉及湯一徵自葛始及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徵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及徯予后后來其蘇諸語凡讀孟子者皆知其爲史臣紀事之文此文理之顯然易見者而牽强援入仲虺口中殊不類此雖無關大義而足證僞書之襲孟子故論之以爲據僞書疑孟者釋孫又考疏證第十一曰所書有出一處而僞爲引者所增爲書于義無妨書孟子尚人取燕寶出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宋小國尊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是在殷用爲上文其辭皆關固又首引古曰湯一征自葛始從日引之輒爲一爲始爲始爲始此乃古人文章不拘

之說亦何得疑其出于所書邪不得疑其出于所書而奈何后來凡經皆入仲虺之誥后來無即位直入太甲中篇邪出明是與奏以書三篇又見于墨子非文小異故后來無別別用于太甲者按此例爾

一校以春秋左氏傳而知其僞也

左傳曰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云云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云云于虞人之箴曰云云在帝夷羿昌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云云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襄四年

國語曰士蔿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楚語

屈子曰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衢離騷

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孔氏安國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論語羿射注

韋氏昭曰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楚語注

杜氏預曰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襄四年左傳注

皇甫氏謐曰羿以善射聞及夏之衰因夏民以代夏篡帝相徙于商邱帝王世紀

史記夏紀正義引

敬考參稽已上諸文羿代夏政于相而不于太康也久敗失國弭事而非太康事也太康淫放好樂而非好敗也太康亦在五子之內子者對啓之稱而非必母存也須洛汭因失邦而非因從敗也東晉作五子之歌者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而考之不詳見序有須于洛汭一語是必太康先已遠出而後五子從之也見左氏傳有因夏民以代夏政一語是必夏民大不堪命而後羿得距之也太康何以遠出夏民何以不堪命莫如久敗足以參合矣遂移淫于原獸諸事跡于太康以作此經若洛表之文又因洛汭而生御母之文又因五子而生距河之文又因洛表而生逆禹戒及祖訓諸文又因夏訓而生事既非實其所抵牾者多矣

梅氏賾曰孔穎達疏左氏以有窮后羿爲即五子之歌文非是蓋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羿何如至有窮由是遂亡凡四十六句初未嘗言太康淫于田即辛甲爲虞箴亦專以責羿耳太康無預魏晉間書出始以后

羿之田轉而爲太康之田胡不思離騷云云蓋以淫樂失其國者不援以爲據而輒妄及左氏何哉疏引第十三

敬考太康失國其詳不可得聞惟離騷所述四語王逸注爲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亦未允洽今繹其文當是夏康娛悅九辨與九歌之樂因以自縱遂及難耳不必更作淫聲也墨子非樂上有引五觀語似與五子之歌僅其文微殺不可句讀故證不復錄夫太康好樂與否即此爲證而其敗于洛表十旬弗反則可決其必無者離騷于述夏康後即繼之曰羿淫遊以佚敗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其數羿之失實惟遊敗與魏絳所稱胤合其不可移于太康一也魏絳因晉侯好田故及羿之好田豈明明太康有此炯鑑而不逆及之以爲戒者其不可移于太康二也論語曰羿善射孟子亦云然惟其善射是以好田所謂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其不可移于太康三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羿雖其下愚

寧有已方以此得竊人之國而卽仍陷其覆轍者其不可移于太康四也人亦未之深考爾

閻氏若璩曰左氏襄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曰勞師于戎而弗敉陳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遂不便復引夏訓止據其事以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云云末因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于原獸此乃古人文連貫處今試思有窮后羿下其語可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戎弗忍距于河而魏絳將引此鵲突語以告悼公乎（疏證第十三）

敬考魏絳所辯夏訓必少康之後然后羿之事以爲戒如虞箴所云在帝夷羿者其辭則與獲戎失華之義關合乃忽爲悼公之問所間遂不得終其辭然綴以因民弗忍距于河則確知其不然閻嘗融會周楚漢晉諸傳注之文太康失國須于洛汭猶周厲王之出居于彘于彘無與也民未忘夏故立其弟仲康仲康亦不能自振延及于相積衰已久羿乃得因其衆而代之太康時安得羿遂距之于河也哉

傳曰從言從敗（孔正義曰此述太康之過敗沿然後書具作賦故今羿距之文乃在相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金氏履祥曰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國故五子御母以避難迹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復國故于洛汭而不于洛表徯而不反而爲歌也（通鑑問論）

敬考傳疏說五子從而徯在未有羿亂之前太康敗時已從久敗不反故云徯作者本意如是然已則好敗敗如此之遠而必合其弟空國奉母以從殊無是理金氏爲之說則五子從而徯在既有羿亂之後然國家遭此大變五子奉母出奔未有不急于親見太康垂涕泣而道之者而乃流連中道從容歌怨處至急之時爲不急之談抑又何邪且太康縱逸豫滅德當宗國既已顛覆尚優游田獵忘其母而不反亦理所必

無者矣

閻氏若璩曰禹自堯七十二載乙卯受命平水土則娶塗山當在丁巳戊午啓生及啟卽位改元歲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竊以是時其元妃未必存況又歷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使啓若存壽一百一十四歲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疏證第一百四）

姚際恒曰因五子稱子憑空撰出一母彷彿與凱風七子相似相似者本意爲用此一怨字耳（疏證第一百四）

敬考讀楚語士亹之云知稱五子者對啟之辭也夫太康淫放不肖子其首也不旨數五觀反遊太康則太康卽在五子之內章解信矣證諸書序所云昆弟五人者太康與其弟而五也須于洛汭者太康失國出走與其弟逡巡洛汭之間也人以其居洛汭而號爲五觀觀卽洛汭矣其四子者皆未必能賢士亹與朱均管蔡同目爲姦子或爲太康所累未可知惟是禹之明德遠矣吾君之子謳歌攸歸吾君之孫何獨不與少康以一成之田一旅之卒且能復禹績於既滅之後人心之未忍一日忘禹也胡仲康嗣位而諸子不修祖德以定亂殺尋至于后相且爲羿所篡其材不大可見乎然則五子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者然與否與若其母之存亡又可存而不論云

蘇氏軾曰太康失國之後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屑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蓋忠于夏也羿假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曰然則孔子何取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孔氏必有師傳之說久遠而亡之爾（書傳）

（洛汭在今河南府鞏縣縣西北洛水與黃河會處在鞏縣西北與洛水合處亦以洛汭名故正義作五子之歌者當時之人作非五子自作也以啟如是之賢而有如是之子歌之者閔之也太康則失國矣其四子者皆未必能賢士亹與朱均管蔡同目爲姦子或爲太康所累未可知惟是禹之明德遠矣吾君之子謳歌攸歸吾君之孫何獨不與少康以一成之田一旅之卒且能復禹績於既滅之後人心之未忍一日忘禹也胡仲康嗣位而諸子不修祖德以定亂殺尋至于后相且爲羿所篡其材不大可見乎然則五子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者然與否與若其母之存亡又可存而不論云

蘇氏軾曰太康失國之後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屑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蓋忠于夏也羿假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曰然則孔子何取而不刪去乎曰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孔氏必有師傳之說久遠而亡之爾（書傳）

林氏之奇曰羿雖廢太康而立仲康然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于羿則仲康有以制之也仲康沈機先物蓋其獨斷故于即位之初命胤侯以掌六師羿之所以欲假借以爲威者既爲胤侯所得故羿雖有強悍之志終仲康之世而不得遂其不軌之謀也羲和之罪雖主于廢時亂日意其欲黨于后羿將與之同惡相濟以共爲不軌之謀故胤侯承王命以徂征仲康之命也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胤后之征也得夫諸侯敵愾之義羿之所以懷不軌之意而不得逞者其理在于此書紀載帝王之實迹以爲萬世法豈容有所不取而猶存者哉書解

金氏履祥曰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爲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縱兄也不然權出于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胤侯爲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通鑑前編

敬考作僞者于五子之歌爲之經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于胤征爲之傳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于是後之說胤征者異議蠭起致令羲和一人之身或爲有窮之羽翼或爲夏后之忠良胤征一事之舉或爲靖難之王師或爲助虐之逆黨蓋以羿之橫也前乎此者既距太康于河後乎此者方篡后相之位何仲康之時聽其命將出師而不之問蘇氏知其不然則以爲羿假王命以征其不順己者若是則聖人于尚書奚取焉林氏覺其不安則以仲康命掌六師爲眞館攪大權矣果爾則羿失兵柄一匹夫爾執而誅之易易也金氏見其未尤

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然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通鑑前編

敬考作僞者于五子之歌爲之經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于胤征爲之傳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于是後之說胤征者異議蠭起致令羲和一人之身或爲有窮之羽翼或爲夏后之忠良胤征一事之舉或爲靖難之王師或爲助虐之逆黨蓋以羿之橫也前乎此者既距太康于河後乎此者方篡后相之位何仲康之時聽其命將出師而不之問蘇氏知其不然則以爲羿假王命以征其不順己者若是則聖人于尚書奚取焉林氏覺其不安則以仲康命掌六師爲眞館攪大權矣果爾則羿失兵柄一匹夫爾執而誅之易易也金氏見其未尤則以爲仲康特偏安于河南而先翦其黨與至其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則以爲勢未可年未至也夫窮羿一妄庸男子其相寒浞亦淫亂之尤甚者苟非夏后積衰已極自棄其民又安能因之以代其政若誠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如茲所云肇位四海命掌六師者將天下翕然響應而何羿之不足誅也反覆辨釋卒不可通知太康仲康之世羿原未嘗代夏政則紛紛之論羣隊皆息矣又考序書百篇夏殷周三代之書有其入于仲康世者據史記也然史記于羿浞事全失紀錄索隱謂其取雜與又考疏謂司馬氏遷見二十四篇之義篇是以知序于仲康時非也竟有馬氏雜見其書則必參錄其語如湯誥伊訓說命等篇以今考之如使程如伏物如不傳如湯誥伊訓說命等篇伏書殷書周書安國所采皆平日書有及問者有不及問者惟百篇之序則伏書具有故孔引持備此序必當時有爲是說者史記雜而采用之未必孔所親授矣

左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杜注月朔

謂建巳正陽之月也于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陽氣也四月純陰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乃稍有伐鼓用幣之禮也不于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耳日過分而未至杜注過春分也未夏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樂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杜注房心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杜注夏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昭十七年

圉氏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爲災之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而六陽並盛六陰並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云云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

月可謂反覆明切矣而僞作古文者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于九月也（疏証第八）

又曰余既通歷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又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歷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算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于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

又曰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于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僞作古文者假錯認爲房宿蓋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掩

蝕于房宿故冠以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僞作古文者苟知此肇位四海易作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易作閏四月朔既合歷法又合典禮予謂其智不及此（說詳證卷十一）

敬考從古歷法至授時時憲二歷而始精闢氏以二歷推步誠能正其譌謬但仲康元年定爲壬戌乃皇極經世云爾非經傳確有明文可據作僞之敢于妄下季秋諸語亦恃其代遠難稽惟奏鼓之禮確爲建巳之月而不得移于季秋其顯與左所引夏書悖則無可置辨也（又考魯太史所師乃新證之典法以入瞽鼓時中間復不知）

左傳曰師曠對晉侯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誦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令之官徇狗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襄十四年）

敬考羲和之罪序稱其湎淫廢時亂日則征之者自當就廢時亂日發論今無端援師曠引書語于胤侯誓中與羲和之職絕不相蒙不得已先之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承之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爲之傳曰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然上三者固不足以盡百官之職且皆規諫之事非常職也其襲左不可掩矣

左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昭廿三年）

蘇氏軾曰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韓也而可乎（書傳）

姚氏際恒曰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鄭諸之輩所習謀者弒逆之事焉

知詩書者邪作僞者但以吾聞之曰爲書辭不知既敕聖經生心而害政發政而害事矣（疏引百二十一）

敬考上既云脅從罔治又曰咸與維新是尚愛而不尚威矣忽承之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抑何大相反邪總緣左氏所有成語悉收而取之雖此一語亦不忍捨遂啓後人無窮之口實爾（又考魯氏曰先後時卿之淵客必殺無赦非殺政乎傳軍中法則威用之旗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威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于軍中今無以加殺和之即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湎失德之罰義文致其解非實軍也然猶苟子引書曰免時害教解赦不逮時者殺無赦原在趙此說與不過采用苟子語而敷展于此說無也但苟子亦稱書曰然先時後時必有所御不拘其已上之辭而止舉此二語無乃引既不盡何經廢氏但文致自之也）

左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襄二十九年）

傳曰（猶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我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不去口（仲尼乃作）

語　陳義告湯無可慙

郝氏敬曰聖人奉天伐暴何慙之有心慙而強爲之非聖人行事有慙而倚人言自解非聖人存心（尚書辨解）

姚氏際恒曰案札之觀樂聞聲審音知帝王之德辨衆國之風史遷稱其見微而知清濁是也自魔夏以迄春秋皆札自爲論譏絕無一語扳据詩書之文若謂尚書先有此語而札乃扳据爲說安在其爲知樂邪其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與猶有慚德正是一例若是則文王亦當自爲有憾邪札之此語乃是評湯之韶濩即如孔子謂武未盡善意（原注邢侗曰）若是則武王亦當自爲未盡善邪今誤以評樂之言加之成湯之身而仲虺釋之史臣書之將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全驅入糢糊曖昧之鄉豈不重可嘆邪（攷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此作僞書者往往以恒情度聖人于仲虺之語發端云惟有慚德日繫以辭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夫所謂口實者不過謂以臣放君不可爲訓問嘗考之揖讓之局自禹止征誅之局不自湯始也大戴禮記稱孔子告宰予曰黃帝與赤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五帝德）史記亦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於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五帝紀）炎帝神農氏非天子乎軒轅氏非諸侯乎雖三戰得志事未必然而以黃代炎其非禪受也明甚然則來世之口實乃在軒轅而湯之競競焉慙而恐者豈誠以邃古以來征誅而得天下者必自湯服始乎

傳曰（孟子有夏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藥之有毒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小大殷頑不懼于非辜殺予之位者足聽聞）言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朱子曰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語錄）

姚氏際恒曰據說我若不除桀桀必除我是湯之伐桀全是爲自全免禍計非爲救民塗炭也說得成湯全是一片小人心腸絕不知有君臣之分者殊可怪歎如此實乃增湯之慙豈惟不能釋湯之慙已乎（攷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孟子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又曰以伐夏救民湯之伐桀爲救民計不爲自全計非惟天下信之即萬世無不信之作僞者生程朱之前理學未明孟子未經表章故不禁以俗情入仲虺誥辭而所累于聖君賢相者甚矣

左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進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汝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宣十二年）

又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十四年）

又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昭三十年）

姚氏際恒曰若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左傳安得分取亂侮亡句爲仲虺之言分兼弱攻昧句爲武之善經乎又安得以兼弱攻昧句爲提綱以取亂侮亡句爲條目乎中行獻子曰云云子皮曰云云皆僅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攷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役大弱役強荀子曰霸者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王霸）霸者且不兼弱況王者乎則武之善經不可以入仲虺誥辭明矣

左傳魏絳曰書曰居安思危（杜注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襄十一年）

敬考居安思危書辭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魏絳之言也若同以爲書

辭不當分見于周官說命二篇若猶以爲絳之言也又不當出傅說之口矣

左傳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昭二十四年

又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孔正義此言大誓所謂若引其意非本文也說二年

管子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法篇

林氏之奇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也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爲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西解

姚氏際恒曰同德度義本萇弘語所以興起大誓離德同德之義也今貿貿不察襲左此語于引大誓之前而又列諸泰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爲大誓之辭而下接以大誓曰邪古文襲左其顯露敗闕多此類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考東晉作泰誓者正以同德度義與穆叔王子朝之言相類似古成語故以入書又特以管子語續之不用左氏原文而別置中篇以避與左顯違之迹不然左氏一書豈能掩人不見邪林氏亦惟讀左而有疑焉故著此論意以爲既古語矣則萇弘與大誓同引古語可無嫌爾又考

蔡氏書集傳據林氏解而以爲古兵志之語又考古樂傳引書泰誓引意之例管子所引泰誓之辭意即萇弘所引大誓之辭疑文以見意而非書之原文與然以爲泰誓原文也則不得見武王爲子以爲泰誓原文也又不當登于上中篇矣

杜氏預曰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于朝不能于我無害左傳

注

傳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姚氏際恒曰杜預注云云其義本與逸書四句聯屬今將逸書易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不可解矣而傳乃強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雖德同德之義乎疏評引五二十一

敬考作僞者參用穆叔王子朝二事以致謬誤觀傳用鈞字可見其出于彼文然同心同德不可訓爲德鈞則此同德字亦不訓爲德鈞也審矣

左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曰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

又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昭元年

荀子曰周公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議兵

司馬氏遷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且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史記管蔡世家

淮南內書曰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泰族

船氏敬曰孔書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因蔡叔其說緣飾于春秋傳衛祝佗云云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

又曰夫言不知其所自起之謂流古人立木求謗無故遺謗者多矣雖流

言何傷何遂至甘心于兄此天理人情所必無

又曰三監雖流言周之宗社未有傷也輙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周公而爲此遂何以見虞舜近何以對夷齊並書辨解

敬考郝氏辨解金縢謂管叔者王及二公殺之而周公不知也持論甚力綜其實亦未盡然周公誅管叔左氏而下史傳歷歷言之不必爲周公諱然其誅之也以其作亂非以其流言此公私之別也僞書則全遺啓殷以畔甚問王室諸事跡而但云羣叔流言則周公爲明己而殺兄廢弟害于義者大矣郝氏猶摘其失也宜哉

閻氏若璩曰讀左氏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蓋若劈回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自舉平常封裂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並提其無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

追其順末而僞作是篇者亦如其例彷彿其辭以爲篇端之序學者試平心以思此爲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氏也 蔡仲之命 八十

敬考祝佗述管蔡之事已畢而後證以其命書曰一語則命書本無詳叙其事可知其事則于紀事之書別見而不重記于命書之首也即書序亦止云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亦不詳叙管蔡始末則可知其事別見矣其云蔡叔既沒實能補左所未及不似僞命純襲左氏而加舛焉爾

左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哀十七年

又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哀十八年

又卜不襲吉 哀十年

敬考天下大器也非人人可以寄託也舜讓天下于禹禹既讓皋陶矣誠以皋陶爲可勝任終讓之可南不然亦如堯典讓及稷契次及于益

下此雖有功臣豈皆可異位而乃欲假枚卜以定之乎徒以左氏官占蔽志之文無可位置遂雜舉枚卜及襲吉二事作此無聊之語知非情事之實矣 又考社注枚卜謂不斥言所卜以命龜疑曰昭十二年南蒯枚筮之文豈僞今讀所爲襲卜而用之假託亦不難枚卜之義者 又考堯典舜讓于德弗嗣即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則舜之受終于文祖明明可知矣豈唐虞大典可紀者乘區區讓辭不足辭像何至禹而顯被劾此 又考舜之授禹也謀僉同惟皋陶亦必與謀也皋陶之功似有尤甚所當之益是陶于此知難位非禹不可亦必自己不如禹晶言于朱使禹雖復稱賢之一時間答之若忘無異禹初意而結爲是問語者何邪

一校以國語而知其僞也

國語靈王虐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 韋解以書辭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卿士患之曰非也其時未得傅書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

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道忘故使朝夕規諫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楚

敬考說命之作全藍本于此而誤讀國語合二事爲一事國語于茲故不言下特曰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即白公子張之釋之者于三年默以思道下持曰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是不言思道者一事夢求得說者又一事分晰至爲明切賈唐不善讀國語故注武丁作書云書說命也韋昭善讀國語故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是作書告卿士者一時作象求傅說者又一時也分之則于經傳所言無不合合之則顯悖此眞僞之辨矣

無逸周公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論語）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坊記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曰殷道天下皆歡喜樂其政駁也）

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識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呂覽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

子其重言如此（孟子）

淮南內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

泰族

敬考據諸傳所稱高宗不言與夢說事絕不相蒙者也其論語禮記皆引無逸爲說淮南亦無逸之變文呂覽所述與國語合亦即無逸而敷暢其旨今就無逸觀之其曰亮陰不言則無免喪猶不言可知也曰言乃雍則非終不自言而猶待得人以代言可知也惟欲由不言牽合夢說不得不遷就其辭致多抵捂矣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孟子曰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趙注傅說殷賢人版築傅巖武丁夢得以爲相告子）

呂覽曰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訓所刑之名也）上相天子（求人）

劉氏向曰陳子說梁王曰夫晉亦有道而迅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

于秕傅之城武丁夕夢且得之時王也（說苑尊賢）

敬考高宗夢得說與三年不言亦皆不相涉者也蓋因夢求賢事原幻化偶爾得之難容逆測矧當日甘盤祖己諸人朝臣未嘗無賢若必待傅說而代之言設想而無夢夢而不得得而不賢將終不言乎作者于漢晉之後傳偽疏謬襲用而加甚焉矣

司馬氏遷曰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爲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史記殷本紀）

皇甫氏謐曰武丁即位諒闇居凶處伯官總己聽于冢宰三年不言既免哀猶不言羣臣諫武丁于是思建良輔（已上開太平御覽已下御覽多脫誤用書正義校補）夢天賜賢人

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官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帝王世紀）

敬考漢晉紀高宗事者以漸而譌司馬增未得其佐語皇甫增思建良輔語似亦欲聯合二事爲一然于夢說事仍爲特提別起其所述夜而夢悟而思旦而求則情形宛然蓋夢境恍惚不堪久秘若謂羣臣咸諫而後王乃作書作書而後審象則是羣臣不進諫王猶不言也帝雖資予良弼且不急求也情事脫略大非其實矣（又考史記正義世紀述黃帝夢大風滿而猛求禹風后力牧昭四年左傳述叔孫穆子夢虢牛旦而黃君以徒禮漢述文帝夢上天覆而之顛羣臣皆說得有夢即求其人亦情理必然之實也）

又考皇甫增既免憂猶不言語大謬蓋以諒闇不言孔子明言古之人皆然則羣臣無所庸諫矣然宅憂不言古人皆然免喪不言古之人皆

不然也果爾孔子不亦失言乎然則何以卿士患之則禮所云殷衰而後興禮廢而復起當時此禮久廢高宗獨能行之故諸臣有怪而疑者何必移不言于免喪之後哉

又考高宗恐德之不類故于守禮之時而默觀之識司馬增未得其佐自非而曰以觀國風則是高宗賢王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出伏生大傳特以未習政事恐有差失默觀三年既熟則言耳夫道不虛立思不如學故默以思道者後人稱說之辭觀國之風者當日情事之實也謂恭默思道眞出高宗之口且爲帝賚之符也信乎又考武丁作書不知何名亦必有位之外遠書也國語所述其敎端默語寡乃雅之實必見是德不暇縱陳家今往搜作搜搜已盡若末由尋何以書寫又考史記曰得而與之語果識人補敎光賞參則宵夾人之貴否正未可知者不先以論事考對面觀說話左右翌有不爲物之牛羨之陳者

國語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歸告王曰云云先王之令有之

曰案周文武之敎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名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周

閻氏若璩曰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爲鑿然可信無疑而僞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徑以爲商先王之令將單襄公爲眯目夢語之人乎故詩第十九

姚氏際恒曰作僞者以文武之敎命爲湯之敎令其原文以天道賞善而罰淫領句下用故字接藝字卽應上善字慆淫卽應上淫字天字卽應上天道今割去領句別置于前此處數句全失照應剿襲古義既已乖舛不符又復隔越不貫胡其至此邪疏證引百二十一

敬攷作者往往分裂經傳原文以就我取其易於敷衍成篇也故湯誥既離析論語散入篇中茲又離析國語蓋以其所云天道天休與上帝心之文相應則采割用之周令商誥所弗計矣

一校以禮記而知其僞也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蔡氏沈曰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于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傳集

眞氏德秀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集傳法引

閻氏若璩曰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此至言也故曾以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誠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蓋成王之冤

于是且千餘年矣今亦未敢定著此語出何人但此語之所自來則孔子引入禮坊記者也試取今坊記讀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云云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云云以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惟朕無罪可乎不可也成王免喪朝于廟述祭臣進戒之辭而作敬之詩又延訪羣臣而作小毖詩其孜孜求言如此曾幾何時而變爲君陳此語邪疏證述二十七

敬考讀眞古文二十八篇臣之對君從無涉于面諛一語甚且大禹以丹朱傲戒舜矣甚且周公以殷王受迷亂戒成王矣讀僞書大禹謨皐陶曰帝德罔愆云云侈口而陳所以面諛帝舜者惟恐不至也讀僞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云云侈口而陳所以面諛成湯者惟恐不至也蓋秦漢庸君主驕臣諂人臣敷奏必先頌揚作者身處叔季習爲故

當不覺于古大臣口中亦作此言累明良之盛軌開諂諛之前茅今茲又誣成王以導諛而後人眞以爲成王失言也豈不寃哉

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姚氏際恒曰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似乎喜君臣同德之助慶明良交泰之休于義可也若陳戒于太甲而曰咸有一德是尹以己德告太甲則爲矜功伐善非人臣對君之言矣且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爲一德得無鞅鞅非少主臣乎 疏證引二十七

敬考史記及鄭目伊尹作咸有一德當成湯之世而緇衣引作尹吉此當時喜湯之得伊尹者頌美之辭言伊尹能合德于湯也故一則曰尹躬再則曰尹躬意在于頌伊尹故亦名其書尹吉尹吉者美伊尹也東晉作者退其弟于太甲之世而用其語爲伊尹訓太甲則是伊尹自稱

其一德且先己而後湯悖理已甚夫緇衣固未嘗以爲伊尹所自言也即以爲伊尹所自言而不得其已上已下之辭則言固有不得而通者咸邱蒙述北山之章孟子敎以意逆志若不然則周公有言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惟共知爲金縢之册故不但文無害抑其忠愛悱惻誠溢于言若移作訓成王之辭則大悖矣今襲用緇衣而先之曰咨求一德俾作神主繼之曰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是尹躬先湯而受天命作神主也豈復人臣之言哉

又考鄭注緇衣言當爲先古文語字之誤也尹吉伊尹之告也此亦誤解書序書序云伊尹作咸有一德然不必伊尹自作也如云周公作金縢金縢固非周公自作也然則咸有一德又名尹吉不得改爲尹告也又考咸有一德之篇亡無引確知所謂一德者云何詳緇衣引以證君不疑臣臣不惑君之義則可知爲同必同德矣即鄭注君臣皆有登德不貳則無疑惑義亦不無作者的誤解爲純一不貳通篇皆倚此立論故證六十一載純氏云篇中句末用德字十一句末用一字四句用一德者歸其句內用一字德字又不在此數通篇將題字面刻鏤殺此殆學問者所爲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鄭注天當爲先字之誤也思信爲周

閻氏若璩曰禮記引尹吉曰康成注曰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其確指如此果爾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既竄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云云均爲尹吉曰乃竄入太甲上篇中邪 疏證第十六

敬考鄭康成亦未獲見逸書咸有一德之篇者也惟緇衣所引尹吉明有咸有壹德字故康成云爾其云尹吉者古人各篇傳受各異然尹吉即爲咸有一德則信而有徵今以入太甲篇中殊覺可怪緇衣載引太甲皆曰太甲忽于此更爲尹吉有是理乎

王氏栢曰自周有終周字之義毀盡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于此下一段深字意意只是一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誤也 書疑

閻氏若璩曰鄭注云天當爲先晚出書即是先字其出康成復何待云 疏證

敬考攷經釋經之弊濫觴于東漢至宋而甚至元而極康成于此經天字不能解注爲先作太甲者亦不能解依康成易天爲先周字則鄭注原有忠信爲周之解故不復易而爲傳曰周忠信也王氏又欲並周字更之則二十八篇之中可更者多矣且天字亦正未必誤也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天字亦難解惟以下文天迪格保證之而知其非誤若尹吉原書具存安知不亦可解乎

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鄭注純爲煩

敬考鄭讀緇衣民立而正句事純而祭祀句似非當以民立而正事句純而祭祀句今割取上句正事字下句純字撰成政事惟醇一句又別用鄭注煩字意撰黷于祭祀一句置爵無及惡德于前果爾則緇衣引

書以證不可爲卜筮意本重在事神則難句豈不知其必隔越十二句而但引爵無及惡德冠于卿語之首誠何解也

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敬考太甲中篇伊尹作書既用此四語以爲發端必當以君民相倚之故切陳民不可玩之理以爲訓戒乃承之曰皇天降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而遂戛然而止與前四言絕不相蒙皆伊尹特作之書而乃若是乎

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班氏固曰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采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禹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舜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謂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于堯伊尹于湯周公召公于周是也（祀漢書百官公卿表序）

閻氏若璩曰周禮不合于周官篇蓋無足疑也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疏證第六十二）

敬考周官列于經者千餘年矣而知其出于漢表者班氏生典籍殘缺之後其曰夏殷亡聞宜也成王當文獻大備之日監于二代正宜詳述夏殷之制以見損益之原何亦止曰官倍而已即古文簡質亦當略舉其槩如唐虞云云者何絕不之及豈非漢表亡聞者周書亦未之聞邪

猶謂非襲漢表得乎若云三公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則晉大而夸矣故古者政事之外別無所謂道經理人事之外別無所謂陰陽此漢相陳平丙吉之飾辭要亦當時之恒言固不若漢表所云坐而議政者猶爲近得其實爾（又考官倍字即居明堂位文而五十字不用書證以爲鼎鼎明有百工百官字故云倍百也　又考二十八字出韓王從無冠以代號者蓋書爲周書則固云王即知爲周王矣如作秩宗此亦子爵公止稱公經不冠以侯號此史例也亦文翻也作周官者晉不過此面云聞王者抑亦舜居其代故不發以周王之稱闌入爾）

一校以書序而知其僞也

孔氏穎達曰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于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正義）

閻氏若璩曰益稷據書序原只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廢書五篇皐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于代子雲豈鑿空者邪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檢如此（疏證第六十六）

敬考馬鄭王所據書序乃眞古文也其棄稷篇西漢猶藏秘府楊子雲曾校書天祿閣劉蔡從之學作古文奇字則獲見秘府棄稷之篇理誠有之作僞者欲足五十八篇之數遂割扈誓之半以充之見丙言有益稷字因改棄爲益而篇之傳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然皐謨首尾相滿體勢磐結萬不可分即益稷發端汝亦昌言苟令文無所承亦叵通矣（又考閻氏疏證云蔡傳謂古書以編簡重大故簡而二之非通論也自曰書祕古至往歎歲凡九百六十八字此馬賈鄭少二百二十五字漢總少七十三字何故二篇不標非重大而獨于皐陶謨篇二乎）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婁氏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史記敬本傳）

敬考伐紂克殷止此一舉事當武王之十一年而非十三年也書序與書並出而斐敬生于秦尚及見未焚之書其言猶信漢儒轉相傳說久而愈失其真武帝時偶秦誓遂以八百諸侯之會孟津爲觀兵而旋歸居二年復伐而後克殷也然固未嘗明言觀兵爲何年居二年又爲何年故史記直繫觀兵于九年而十一年伐紂克殷則猶如故也

司馬氏遷曰武王即位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爲文王木主戰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本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曰濟票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踊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祭器而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史記周本紀

敬考太史公此紀全用彼泰誓文間以他語增竄其間彼泰誓不傳無由確知何者爲馬所增而觀兵之上冠以九年戊午師渡盟津之上冠以十一年則確爲太史公用書序修也至西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以觀兵爲十一年以克殷爲十三年則誤矣

劉氏歆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

年武王伐紂書序二說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洪範序洪範篇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泰誓序後二說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至甲子昧爽而合矣前說書牧野傳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周自殷所賓厥成諸侯北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喪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又曰惟十有三年春此周之孟春

敬考序所云一月者十有一年之一月也文本明顯惟劉歆以克殷爲十三年事遂支離序文以就已說至謂武王統文王之年以爲年此尤其謬之甚者而漢魏已來沿誤不改東晉作者安能不遵守其說故既用以傳序復用以作經不曰十有一年而曰十有三年豈得謂紀年之實錄乎又考史記十一年則是十二月朔非甲子日上距戊午方七日耳何待繫于十二月若以爲六十七日乎孟津至牧野何得有七旬之程歷書歲朗一月爲周正月亦即爲用玄牡求於殷之與禮也況泰誓十有三祀未改商之正朔也爲有通用周正乎傳曰周之孟春非殷守制說面不敢見歟

金氏履祥曰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歷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歷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因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爲是今從朱子係之十三年云通鑑前編

敬考劉歆所以致誤正以合洪範于泰誓朱子所以誤信亦以合洪範于泰誓然史記明冒克殷後二年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周紀伏生大傳亦

曰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雖傳聞異辭而十一年克商十三年始訪箕子誼非無故矣 又考劉氏敘曆五十四云朱子有古史綱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此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 以時講範惟十有三祀命臨既克商二年書十有三年二年書不監以古確識朱子見也更均邊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舉 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不書朔以此絕不繫以時不益長朱子鐘邪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皆不可以其春秋例秋不 可以爲書今晚出泰誓之闕安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邪予故備論之以俟朱子已待後世君子

傳曰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

伊川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其君乎

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 若保元語錄

閻氏若璩曰禮記中所稱武王豈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爲觀兵更舉之事自僞泰誓與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由漢迄宋初未有敢議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寃始白是卽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試平心易氣讀之泰誓上篇曰惟我文考至觀政于商非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至底天之罰非卽歸居二年聞紂昏淫甚又徧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 疏證第二十六

敬考義之精者雖聖人不能易橫渠伊川兩先生皆未嘗疑僞古文而

首精于義自足正僞書之謬蓋馬融之疑西漢泰誓也曾摘其荒誕不經之處以爲病故東晉泰誓舉其一切神怪之語悉芟除不用而觀兵之說未經人之議及以爲武王信有其事而承用以著于篇宋儒林紵注釋猶必曲爲之諱知其僞無事辭費矣

逸周書曰文王授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 文傳解

伏氏勝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尚書大傳

司馬氏遷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 史記周本紀

閻氏若璩曰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其所爲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王改元事也自周書以文王授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與自太史公書以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興由漢迄唐容有辨其不稱王未有辨其不改元者歐陽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之寃始白今試平心易氣取晚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乎而世之僞者必欲曲爲文辭以九年爲自專征始其亦未之思也已矣 疏證第二十六考歐陽泰誓論載本集文多不錄

敬考文王受命改元漢後儒者皆以爲然而年數互異或稱七年 書正義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考史記乃是十年減孔所見劉七字七與十形似而訛 或稱十年 史記今本 惟劉歆則稱九年東晉作者始終蓋于劉歆之說深信而不疑故既用以傳泰誓之序又用以作武成之經今文王不改元之義人所共信此九年云云其必不可通也決矣 又考閻氏疏證第二十六云按朱子又謂歐公泰誓論極據史遷之說亦未見得史遷全非歐公全是雖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以文王享國五十年稱之九年當從何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豈史臣未即位便稱爲王邪則遷說亦未可不許只兩存之今朱子斷來權信斷皆爲僞撰者果信爲僞撰則此等議

理會處供可不攻自破因伯不務王設已彰著武王稱有證骨纂馮王證明從來經括出並證子數與中篇云昔武王勝舉益山陟傳曰參山有廬什孤闕王有事大事云云既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追紀山川咸秩逆守惜宗購神之群事伐紂時事也爲作武成者移爲伐紂時事自證理會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司馬氏遷曰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

敬考天子出行曰狩如云巡狩及天王狩于河陽是也又田獵亦曰狩如云秋獮多狩是也證以周頌時邁之篇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正甫伐殷時事則西歸之後因舉時巡之典故曰行狩適與周頌相表裏獸與狩同音古字多通假用之則書序歸獸當爲西歸行狩而不得僅以歸馬牛當之明矣史臣作武成當並記行狩之政事而不得獨畧之又明矣

傳曰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于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作記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敬考僞書二十五篇作傳人即作經人也書序歸獸本謂西歸行狩惟作傳者誤解爲歸馬牛故作武成經者于王至于豐後他政皆不遑暇及亟綴以歸馬放牛之文書序識其政事本謂史臣記武王之政事作傳者誤解爲武王識殷之政事故作武成經者舉禱神東征孟津牧野諸事及反商諸政俱入武王口中而于列爵惟五下特標其義于傳曰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皆用其私說以合序義者其情寔如此後人紛紛更定則又不識作者之意矣

孔氏穎達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于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祖父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已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云酬將禱祖云云彼二者于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誡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劉氏敞曰武成之下更合有詩句斷絕失其本所以辭不次第正武成

敬考眞古文文先而題後故文遂而事信僞古文題先而文後故文泥而事逆正義云聖人有作理必不爾是則信然若謂既戊午已下又是史辭則非也史既敘事曷爲以一月二月之事逃于四月之後乎蓋既禱神而即反渡河既而伐紂既而克商既而反商政事本相續文亦相承皆追述其事以告諸侯者皆王言也夫湯誥曰誥故擬作誥詞泰誓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曰誓故擬作誓詞若武成則誓既不可誥亦不必故凡誥勸懲之語概置不及但歷述其弔伐之迹與夫偃武修文之政以爲大告武成者其鋪張揚厲理宜如此此正其相題行文之本懷然而語勢不完文體不類雖尊信如仲達者不能不竊議其後矣又考宋明儒者各有更定書本今正經此書假非本經又失作僞意爲不復載

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陸氏德明曰獒馬云作豪酋豪也經典釋文

孔氏穎達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遺其酋豪來見獻見于周書正義

閻氏若璩曰馬融鄭康成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注書序云云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僞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厭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爲獒之獒若似馬鄭爲不識字也者竊惟馬鄭兩大儒

其理明義精之學或不如後代而博物洽聞迥非後代所能彷彿豈並獘字亦不識之乎（疏證第七十五）

姚氏際恒曰蔡氏解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宜受作訓以戒王竊以前此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反有取于一獒恐無是理武成篇既言歸馬矣此又慮其畜馬而諄戒何邪獒當如馬鄭二家作豪解尚可（疏證引七十五）

敬考閻謂馬鄭眞見旅獒逸篇之文非也然馬鄭雖不及目見其言自有所受蓋馬鄭作傳注皆因諸賈逵賈逵則受諸父徵賈徵則受諸塗惲塗惲則遠自都尉朝朝則親受業于孔安國者也塗惲賈徵生西漢之末猶及見十六篇之逸書則讀獒爲豪必按篇中文與義而知之斯不誣矣且豪肇獻見義本正大證以旅巢命之序例亦相符蓋古文字多假借武成序狩借爲獸旅獒序豪借爲獒以獸爲牛馬以獒爲犬誤讀正相似爾

閻氏若璩曰旅獒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戒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後按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漏出（疏證第七十五）

敬考作僞者依傍書序不覺以書序之辭闌入讀眞古文二十八篇從無云某作某者惟書序每篇必稱作某或稱某作此作序之體然也僞書習誦而孰焉故于五子之歌曰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于仲虺之誥曰仲虺乃作誥于太甲上中皆曰伊尹作書于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而于此直書序文曰太保乃作旅獒更爲襲序之顯而易見者

書序康王命作册畢公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劉氏歆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豈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前漢書律曆志）

鄭氏玄曰今其逸篇有策命蒲侯之事與此序相應（疏證第七十五）

敬考伏壁二十九篇之外尚存殘簡故伏生大傳所述有九共帝告釁之文孔壁增多十六篇之外亦有殘簡故殷本紀所述有湯征之文王莽傳所述有嘉禾之文至東漢猶有傳者故不但劉據以作歷鄭亦據以說序而均不謂康王命畢公也今並劉鄭所見亦亡故不能確斷其故矣

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司馬氏遷曰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周本紀）

敬考前漢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似應所讀書序即已訛易而要以太史公所傳爲得其

正東晉作冏命者則純用應說爲之爾

一校以眞古文逸篇而知其僞也

司馬氏遷曰湯既繼夏命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女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恐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海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帶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命諸侯（殷本紀）

敬考此孔壁所發眞湯誥也太史公親問孔安國得其辭敍其畧如此與東晉湯誥無一字相應雖其文經太史公所竄易而語質氣古不似僞作之劣效論語傳衍支離者矣（又考桀之書伐與湯之不附不伐湯誓已具不待別書師天下信之也至湯誥則斷滅夏德而伐桀事無屬實述桀敗晉湯誥則全篇皆自伐桀之故其誥滅夏邦者惟所用明令與師語已又考殷三月確有其時）

（夢弟郊確有其他告誥侯服后綱有其人敢古者國語多是而歸傳作云關告成方王陶不能識萬方之人而區見之也金縢因萬方云云）

（雨旱蟲之辭矣）

劉氏歆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考覈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旁十有二辟深四尺加圭璧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玄下黃鄭注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under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前漢書律歷志）

敬考孔壁所發之眞伊訓獻諸秘府劉歆校經見而好之載其文于三統歷者如此此太甲便伊尹資羣牧而訓之而非伊尹訓太甲也明甚

東晉作者竄太甲卽位之初伊尹必當有以訓之故改作訓太甲之書其誕資有牧方明一語既不合己意則刪之書序使字亦不合己意則又刪之蓋亦思劉所述之伊訓乃漢室眞古文而顯稱之乎（又考百篇訓名者）

傳曰（伊訓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太甲中宗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踐于殯）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踰月卽吉服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三代雖正朔不同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又曰（三祀十有二月）太甲終喪之明年正月也（書集傳）

閻氏若璩曰治歷者以至朔同日爲歷元班固律歷志過至朔同日悉載之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卯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曰商改月于書亦有徵乎余曰徵于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于夏

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十有二月爲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于此其祀先王者以卽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于此其紀先生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不然商實未改月則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爲歷元而書之乎

又曰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揔之謂十有二月乙丑爲卽位之歲不得不以爲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爲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爲建子矣（並疏證第六）

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閒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曰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

又曰余因思僞太甲者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非以是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吉也服果闋于是月則太甲之年必改于湯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終始之義此豈三代所宜有乎若踰年改元又不應至此月而後服闋反覆追究無一可者蓋僞作此書者不能備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厭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上覩古人蓋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並疏證第十八）

敬考君薨既殯而卽位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主也卽位而不改元踰年而後改元一歲不可繫以二君也元祀十有二月乃太甲之元祀非仲壬之末祀也祠先王于方明乃以冬至配上帝非奠殯而告也作僞者始終以伊尹不可放太甲故謂湯崩于元年十一月又于太甲嗣特立三祀十有二月歸亳之文明服闋而卽歸惟恐溢一日而猶不免爲放此實作者之本情然當年改元二十六月卽吉此上古必無之禮蔡氏曲爲之說不但與眞古文至朔同日之義悖且與商周改月之制大

不符矣豈非事之僞者反覆有所抵牾與又考伊闕碑文乙丑是朔日蹟作以爲算殊卿告則未必正值朔日故則去朔字緣卿爲之傳曰乙丑不豫以朔者非朔日也抑知劉朔以曆法推之乃是至朔同日也乎

劉氏歆曰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云云癸巳武王始發云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云云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云云閏月庚寅朔云云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書郊祀志

敬考此武成逸文乃漢室之眞古文所謂傳同其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內外相應者也乃僞作武成者既采用其首節豈不見下文尚有二節而故與之違者有不得不然之勢爾牧野之伐既不用于史臣敘次倒戈之徒流杵之血則咸劉商王紂一語全無所用故槩棄而不惜也若戊午迄甲子既用以入武王之口則歸馬放牛文無所繫故特立王來自商之文王來自商于經傳無可考直以意揣曰說生明嫌于庚戌爲日太遠故移前數日以丁未祀于周廟而庚戌移以祀天地山川其必增柴望而不用祀于天位原文者以初征之始底告皇天后土與所過名山大川則大告武成義不容畧也其乙卯之祀直削去者以偃武修文之後祀馘之舉更非所宜則第三節諸語全無所用故又槩棄而不惜也然以爲僞則俱僞不應首節與之同以爲眞則俱眞不應二節三節頓與之異矣又考疏證

第五云古人之書略記事有一定之體自語惟三月丙午朔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其癸酉所翻越三日七日事皆非哪其日面敘之也今丁未祀于周廟越二日癸酉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申于之不辭而可以記事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文而用于武王大告之日則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非辭癸且由戊午而癸亥由癸亥而甲子其述甲子也方詳敘其若林之旅倒戈之徒流杵之血則咸劉商王紂一語全無所用故槩棄而不惜也若戊午迄甲子既用以入武王之口則歸馬放牛文無所繫故特立王來自商之文王來自商于經傳無可考直以意揣曰說生明嫌于庚戌爲日太遠故移前數日以丁未祀于周廟而庚戌移以祀天地山川其必增柴望而不用祀于天位原文者以初征之始底告皇天后土與所過名山大川則大告武成義不容畧也其乙卯之祀直削去者以偃武修文之後祀馘之舉更非所宜則第三節諸語全無所用故又槩棄而不惜也然以爲僞則俱僞不應首節與之同以爲眞則俱眞不應二節三節頓與之異矣又考疏證

第五云古人之書略記事有一定之體自語惟三月丙午朔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其癸酉所翻越三日七日事皆非哪其日面敘之也今丁未祀于周廟越二日癸酉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申于之不辭而可以記事乎

一枝以見存眞古文而知其僞也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趙氏岐曰放勳堯名孟子注

司馬氏貞曰放勳名史記索隱

陸氏德明曰馬融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經典釋文

毛氏奇齡曰堯舜禹皆當世通稱之號而放勳重華文命則實其名此歷考諸書而無不然者書廣義

敬考孟子放勳乃徂落又放勳曰大戴禮記五帝德楚詞離騷史記五帝本紀諸書無不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者合諸經文曰放勳者名放勳也義至明顯鄭康成始依文爲訓解爲至功梅氏上僞傳改爲倣功又訓文命爲文德敎命綴其文于大禹謨而增數于四海四字姚方興則之亦訓重華爲光文重合綴其文于舜典而增協于帝三字遂令後人不得不反覆環生尚書開卷三字訖無定解知舜典禹謨之僞則堯典孟子之義燦然矣又考曰堯曰舜曰禹曰湯一也湯名履不名湯制堯舜禹名可知觀然皆生號謂死謚者殆會之說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堯典帝曰欽哉愼徽五典云云

王氏柏曰以舜典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畧若未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愚竊謂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耳合爲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脈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見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卻皆載子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之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毒疑

閻氏若璩曰今之堯典無論伏生卽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

水之流雖有利弗亦不能被之使斷惟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于中而遂不可合矣

又曰今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疏證卷六十五）

徐氏與喬曰伏生所傳欽哉下直接徽愼五典云云本一典而後人溢二十八字分作舜典今按文脈欽哉句結攜不住蓋篇首曰若稽古提句冒起至於變時雍結帝德乃命羲和下詳帝治之節目特提命官至定時成歲一結疇咨下求賢至九載句一結朕在位下巽位至汝陟帝位一結嬪虞將巽位而試之也至受終文祖方舉巽位之案此下攝位行事雖舜事皆堯事至遏密八音方舉堯案帝曰欽哉尚未結巽位一段如何結堯典一篇也（初學辨證）

顧氏炎武曰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

四岳之吝必稱舜曰者以別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日知錄）

敬考帝曰欽哉命之以五典百揆四門諸事而戒之也文義連屬合之則爾得離之則兩失二十八字之妄增甚明且即二十八字讀之既曰慎古帝舜又曰重華協于帝兩帝混淆所謂帝者何帝耶漢書高紀稱高祖曰帝曰上惠紀文紀則必曰高皇帝曰先帝不得但稱高祖爲帝爲上此古今不易之文理也觀眞古文堯典篇首題曰帝堯後凡言帝者皆堯也帝乃殂落之後格文祖尙稱舜咨四岳尙稱舜至命禹始稱帝曰顧氏謂問答之辭已明是也今爲舜作典而又亟稱堯爲帝舉經有是文理乎則二十八字之爲梗于堯典中者必黜何疑

堯典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又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便宅百揆堯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命

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左傳魯大史克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杜注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土地之官又入授即虞書禹敷土之倫　文十八年）

蘇氏軾曰書曰云云而左氏傳亦云云則百揆司空之職也（書傳）

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又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國語周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之非度云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云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周）

左傳鄭莊公曰夫許大岳之胤也（隱十一年）

又周史曰姜太嶽之後也（莊二十二年）

又戎子曰嶽公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襄十四年）

敬考百揆四岳皆非官名也百揆者司空之職也四岳者人名也左國明文可據僞作周官者誤解爲官名爲之經曰內有百揆四岳遂令後人承訛踵謬以爲官名矣因以百揆爲冢宰四岳爲主四方諸侯習非而不悟甚矣哉（又考曰著稽古論獨皆刪益驗考古證已參文證之前多用稽古字至宋儒程子李校并京鄭考古及人之卑著之其刪始明分做于之命曰惟稽古稽德象賢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周初都訓猶順考古道耶）

堯典竄三苗于三危

又分北三苗

皐陶謨禹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敬考竄者放其君也分北者徙其民也分北即皐陶象刑之所施也三苗之事明著于經者如此周秦已降傳其事者言人人殊作禹謨者博徵而象敗之懸合禹征苗舜舞干羽諸事綴于篇末豈知其萬難合哉墨子曰不唯秦誓爲然即禹誓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

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蔡傳

下

又曰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云云高陽及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云云禹既已克有三苗云云天下乃靜孝攷

戰國策蘇秦曰舜伐三苗秦

司馬氏遷曰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史記魏世家

淮南內書曰舜伐有苗吳略訓

又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俗訓

敬考諸子言舜禹伐三苗者如此曰克有三苗曰滅之無班師修德之說也蓋既伐則未有不克者以至仁伐至不仁刼合羣后之全力以行天討而何逆命之有

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五蠹

呂覽曰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上德

淮南內書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于是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齊俗訓繆稱訓

韓詩外傳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未竭也久喻教而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卷二

賈氏誼曰舜舞干羽而三苗服新書審微篇

敬考諸子言舜修德服有苗者如此玩其文義似即本皋陶謨之語轉相傳述而離其眞然云請伐不許則無會羣后誓師之事可知也今合二說而參用之則于情事多所抵牾矣向于燕市得經史辨體一卷有丹注字不知名氏于此節注曰三苗之君在舜攝位時已竄于三危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留頑民亦止弗即工非能叛也舜方使皋陶象刑以治之不煩兵也而謂禹擯位而尚兵征不服吾不信也且以堯舜之德歷年如此之久而猶不化乃化于舞干羽之七旬有是理乎此戰國時人傅會夸張習氣而謂虞夏史臣作此語誣亦甚矣又曰以腹形有苗立言不類又考此所云書與殷商武篇所陳文王伐崇伐密軍其間三旬不降退師修教與伐之內容曰文王伐崇伐密軍其間三旬不降退師修教與伐之內容習焉此說過為人聽聞抑亦繼人效能無時不能遂廟謨遂成功所以為舜作者蓋生稱頌之後習而不察也來

君奭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傳曰高宗御臣甘盤佐之後有傅說

孔氏穎達曰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說乃祖于河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既厥絕問道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于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于小乙之時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大有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說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論正

敬考甘盤者武丁時之賢佐保乂殷室者也作說命者諛以不言夢說合為一事若高宗必待傅說而後言未得傅說舉朝無可與言者則無以處夫甘盤乃曰舊學云爾曰即位佐之得說在後云爾然後雖得說甘盤焉往正義遂謂其時已死然學而遯遯而入河則又不得謂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左支右詘其悖戾之甚者雖仲遠不能強為之說矣

皋氏昭曰以入于河遯于河自河徂亳從河內往都亳也論解

傳曰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往居焉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

敬考從古建都惟殷最遷徙靡常自契至成湯凡八遷矣自成湯至盤

庚又五遷矣故章解八河徂亳亦曰遷都也然以無逸之言證之高宗舊勞于外外者河也自河徂亳由民間往即天子位也盤庚遷于殷殷者亳也中更小辛小乙未聞遷都小乙猶都亳也此國語述武丁之事云然今以入高宗之口而增遷于荒野不經之甚小乙使之居不可言遷居民間正所以學不可言廢學且民間非荒野也事之信者無往不合其偽者觸處窒礙矣

蘇氏軾曰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爲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遷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丁遷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遷決無此理遷則如奚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遷小乙使武丁劬勞于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遷又以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即位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宜豈必即位而後師之哉（黃倬）

朱子曰東坡解作甘盤遷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何遷于荒野（語錄）

蔡氏沈曰無逸言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蘇氏謂甘盤遷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是（黃倬）

敬考無端而甘盤死無端而甘盤遷無稽之談伊何多邪而要皆生于說命之妄作夫甘盤既遷矣猶謂其保乂有殷也然則周公非乎入河徂亳甘盤遷所也以爲武丁白公子張不又妄語乎朱子心知其謬而于高宗之遷卒無以解也本不可解也故不偽偽書必未嘗讀書而求其通求其通至于萬無可通斯不得不偽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正訛初稾

池陽王麟趾南洲著

全縣正訛

周公辟管蔡在作大誥之後不在作鴟鴞之先不知致辟之時即不知辟字之義先儒辟字凡三解史記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耳是讀辟爲后辟之辟戴未堂尚書涉傳取其極得周公垂涕而道之意然細按之與上文極融洽與下文終不貫串孔氏以爲致辟于管蔡之辟謂誅殺之也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是作大誥之時三監猶未誅也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于商曰于商則在大誥以後可知朱子注鴟鴞曰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仍孔氏舊說也蔡氏大誥傳篇首注則宗書序而不宗孔氏矣鄭氏讀辟爲避謂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嗟乎周公此時烏得去而避之哉當周家初定受先王託孤之命身肩天下重任一聞流言而即避之雖在異姓之臣當不出此豈周公而顧若是然則異姓之臣當何如曰當自拘于司寇以自明其心其或君諒之則必復其位而誅倡言者否則以死報君而已義無可逃也不避君固疑避之君愈疑且既避後流言者愈得詩其毒而讒搆之不旋踵而大獄興矣彼管蔡者能爲是言以搖動周公則固非無謀者爲有避居二年之久而不僥倖以求集事哉是避居之說于理足于勢難行理不參之勢非聖人之時中也或曰之三說者皆于辟字無當則辟字當何解曰當如孔氏作致辟之辟特不可遽指管蔡耳周公若曰倡是言者是欲離間我君臣傾覆我國家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也或曰辟字當如是說則居東何指曰此正周公化裁之妙用也周公一身天下之安危繫之一代之禮樂憲之七百年之國祚基之身在內攝其政則君疑君疑則公危公既危而周之大勢去矣其告二公者告之以居東也告之以欲得流言之人而辟之也內倚二公輔弼其君而躬握重兵居東土以徐察其變如是流言者不敢遽發迨二年之久則罪人斯得也誰得之公得之罪人得而公猶不歸者

王未悟則罪人不能申天討此鴟鴞之詩所由作也或曰何以知其握重兵曰以東山破斧之詩知之夫流言方起成王方疑周公顧不避嫌而握重兵乎不知周公攝政者也既不避嫌于攝政之前豈大難將作而反避嫌乎其居東也蓋疑流言起自淮夷而不料其爲三監也東山者淮夷之咽喉居之所以扼其衝也然則此舉也成王不知二公豈亦不解不然公告之後二公何以默無一語余初讀此篇竊疑二公毫無諫諍之文且二公不能悟王何以必待天動威而王始悟乎因發書三數愾秦火之去其籍乃復即周公心事及時勢反覆研求方知其與二公必先和衷共計謂此流言決不可辨不辨王祇疑周公辨則并二公王亦疑之王疑二公根本易于動搖而後世纂禍亦自茲而起故二公但爲心治內周公獨一身治外內外盡一則無隙可乘流言已不待辨而自息此聖人止謗之神機可示爲惜茲多口者勸可深爲遇事生風者懲特周公未明言二公亦默喻史故不及傳之耳或曰居東即東征乎曰然征字乃征行之

征非征伐之征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四國者三監及淮夷也小序狼跋之詩所謂遠則四國流言是也詩蓋謂周公東行則四國不敢發難也觀此則破斧之詩作于罪人既得之後可知觀此則周公居東之妙用又有確證矣或曰東征則三年居東則二年先後凡五年如此說乃三年矣曰是更有不辨自明者細玩金縢所書節次即知之周公二年得罪人于後者于二年之後也王疑未釋二年後乃作詩以悟王則所謂秋大熟者三年之秋非二年之秋明矣先儒祇據周公居東二年一句言之又以征爲征伐之征故謂居東與東征先後凡五年也夫以周公征四國直如泰山壓卵不數旬已凱歌還矣何待三年或曰爾以東征之詩爲居東之詩可乎曰豳風者周公遭君臣之變故其詩居變風之末明變之可復正也金縢君臣之變也大誥君臣之正也若以東山諸詩爲大誥以後勞歸士而作則成王與周公君臣一德其詩宜登之大小雅不應雜入變風矣七月之詩何以居變風之首曰以君教臣則正以臣教君則變周公抗

世子法子伯禽想成王自幼雖不若太甲之顛覆其童心必時有萌處周公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與成王之心未能浹洽此流言所以易入而致變之由實在于此聖人刪書以大誥次金縢明王既悟而周公奉王命誅四國也刪詩則以東山次鴟鴞明王得詩後感風雷而迎周公歸也且東山之詩首章曰我徂東山徂往也往居東山也慆慆不歸三年也來自東而霖雨滌者遭變之象也我東曰歸者王迎之歸故曰歸也此數句已非征伐既畢而歸之口語矣次

章果贏伊威諸語暗指蒙難時光景如此亦可畏者流言之足畏也伊可懷者王之既悟也不然勞征伐之歸士亦必有孔訊獲醜薄言旋歸諸語何以第勞其歸而不一及哉此詩溫柔敦厚不獨見公愛下之情且足見公忠君之至矣總之孔氏惟以辟字屬管蔡於以後儒聚訟鄭氏有讀避字之說後人見前有居東事後又有王出郊迎周公事遂執避字爲定論既讀避字則居東與東征不得不分爲兩事遂使詩書之解多歧而周公遭變一段大作用反隱而不彰豈知周公此時居內則君疑設施有跋前疐後之苦居外而無權則坐視流言者之亡周而莫之救不得已而將兵東往以伺小腆之動靜外有防察流言之事非無名也內有鎮撫疑伺之功非無實也上冀君心之悟下備不虞之災此正老成處變之深心以見龍而得潛龍之妙者也潛龍則勿用見龍不能勿用也以見龍而處潛龍之境則寓大用于勿用之中斯聖人之所以爲聖也余故曰辟字當如孔氏讀而虛其解

洛誥正訛

余讀洛誥至王拜手稽首竊疑周公雖功蓋天下人臣也成王乃守成之令主焉有顛倒冠履若是朱子云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夫王拜昌言可也稽首胡爲者傳謂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實臣拜君之禮雖臣與臣且無之而況君之于臣哉擅弓稽顙而後拜者爲父稽顙也君父而外更無所謂稽首矣今讀拜手稽首誥言初亦信成王果有拜周公之事復讀拜手稽首休享乃知洛誥稽首二字當與

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參看皆成王厚周公之過也及觀左傳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因悟洛誥之稽首非成王之誤解之者誤也成王之稽首爲天非爲公也傳又云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辭者不敢當稽首也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則此稽首實爲佐天子之言不然將以五鹿之稽首爲爲野人以在秦之稽首爲爲穆公可乎然猶未敢遽決也因復取洛誥細參之見王說一天字則一稽首再說一天字則

又稽首益信王之稽首爲天非爲公矣且公稱及天基命定命是明明揭一天字與左傳兩稽首情事不適相類乎或曰此兩稽首對天言之拜手稽首休享又何以稱余更取上下文尋繹之乃知此拜手稽首與召誥之拜手稽首無異皆遥拜也太保之稽首旅王故也成王之稽首明禋故也又此篇旋實甚名可以綴述洛誥之作作于誕保七年之後其托始也則于召誥庶殷丕作以還太保旅王若公之除觀伻來獻圖卜則周公仍在洛未嘗歸宗周也集傳召誥錫公節呂氏謂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誤矣周公位冢宰太保素尊禮之不敢自異欲因公獻圖卜之便代達其旅王之辭及幣耳洛誥之乙卯即召誥之若翼日乙卯也洛誥之哉生魄即召誥社于新邑後之一日也洛誥之洪大誥治即召誥之用書丕作也使公若將歸胡爲有伻來之獻不言獻幣及太保旅王之辭者史謂召誥言之此不待言而自見也周公敬天之休曰及天基命王于是拜手稽首以敬迓天休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公曰及天定命是公欲以予

萬億年敬天之休予敢不再拜手稽首祈天永命乎誨言者王屬使者轉達之辭則拜手稽首宜截句誨言二字宜另讀蓋欲公誨以善後之言也以誨言二字起下則下段文理自不扞格矣肇稱殷禮九節皆公所誨之言至末節則有退休之志焉稱秩元祀者太室落成王將入廟時近秋祭公欲王親臨肇稱殷禮王恐公退休故下文乃有明禋之命也蓋流言方起王竊疑公風雷既悟王又深恐離公矣顧何以知元祀之爲秋祭曰以烝祭歲知之以三月作洛知之

以明禋之命知之君子營宮室先營寢廟朝市既定寢廟先成焉有三月作洛五六月之久而寢廟尚未成之理頒朕不暇集傳云未詳此因句讀訛傳故致文詞晦滯周公若曰百辟之享與不享其政乃惟孺子頒之耳朕將退老不暇聽其政矣以聽字屬上讀則朕字與下汝字緊相呼應玩惟字內已含下不蔑及篤敘兩層無非逼出敬字以應上文汝其敬耳予明農者正所謂不暇聽也彼裕我明無遠用戾者惟敬乃能如是也若以乃惟孺子截句不惟頒朕不暇

費解且乃惟孺子四字亦無著若以聽字屬下讀于本句雖好而于下文不惟語不倫且曲折太多古人之言當不迂贅若此惟以朕教三句作一聯讀篤敘三句作一聯讀一反一正文較斬截王若曰者王告周公也告周公故不稽首下凡三言王曰皆無稽首之文則愈知王之稽首皆非為公矣此數節俱王命使安慰周公之辭公明保予節總謝其所誨之言而贊美其功惇宗節從其所誨肇稱殷禮之言也惟公德節贊揚其平日輔佐之功也王曰公功三節皆留公之辭以為不獨迪朕四方如是即迪將其後亦周不望公如是也王曰公定節王自言不必往洛也雖一時之言而義各有當故史復以兩王曰別之足見君臣睽隔路遙命使之言不一而足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節陳氏樂云此章為王至洛後之辭以余觀之此十五字當在王入太室祼之後史稱王命公後在十有二月則十二月以前王并無命公後之事可知且刪此節則王曰公功三節辭皆以類相屬首節言迪篤次節言迪亂三節言迪將迪亂迪將者首節

所謂罔不若是其棐迪篤也後添此一節理既完足文勢亦可煞住想係錯簡于此且前言王在新邑後不言退則語不周匝前既逸祝冊王後不親命之則其事未畢而何公之意亦有未盡古人命爵罔有不在太室中者尊先王慎名器也敘公功者非謂以秬鬯安公也王明言未定于宗禮則敘功已非此時事矣且公之功豈秬鬯二卣所能敘者乎王此時蓋已有宗魯廣魯之心矣王曰公定予往已已字當作止字看王若曰公自可定洛予往洛之事其可已矣如

此說則與下文公功肅將祗歆尤覺貫串且與伻來
毖殷節鉞鋒相對不然王未來洛何以云往蓋王此
時不惟不欲治洛并不欲往洛以明信任周公之深
也伻來毖殷事當在此節後王既不往洛于是使人
謹毖殷民諭以遵周公之治教此伻來之一事也命
使人安慰周公此又一事也安公即以上三王曰之
辭安之以秬鬯二卣曰明禋者蓋不欲親至洛祭命
公攝其事也後言烝祭歲此明禋其爲嘗祭可知則
明禋又爲一事矣拜手稽首休享者王若曰我不往

洛特對此酒拜手稽首已不曾親自休享文武子之
往洛原可以已也史于此缺其文者以周公後既一
一述之無容贅也然周公終欲王往洛作周恭先故
特曰孺子來相宅也述伻來之事者爲有明禋之命
也予不敢宿者不敢宿君命也但禋于文武者王未
來洛不敢咸秩無文也惠篤敘四句公之嘏辭正王
所謂休享也王伻殷者公欲王至洛使殷民得以承
敘萬年也觀此則公自三月朝至于洛後與王皆以
使命來往于未來洛公亦并無歸西周之事蓋公方
告休王酒公之心誠故不欲其西歸也且既作洛則
洛地不可一日無主王一日不來則公一日難謝其
責焉有地隔千餘里上無王命竟離官守而任我去
來者哉公既許王後洛而必欲王來者欲王鎮撫殷
民以重其事也迨至十二月戊辰王乃至洛肇稱殷
禮禋祀文武焉宗廟太牢兩以特牛告廟者盛典也
周本紀武王立于社南尹佚祝獻此逸即尹佚郊特
牲既灌然後出迎牲先言殺殷者非先殺而後灌也
謂此殺殷盛典王賓皆來助祭也灌後不言殺牲者

前既言殺殷則灌後之殺不必言太室文武世室冊
命公于太室之中重其事也王若曰公予小子退而
即辟于周命公後洛凡洛邑之事惟公主之我惟夙
夜毖祀于周而已史特總括前文曰王命公後作冊
逸誥則是王命公後與作冊逸誥辭本聯屬其事俱
在一時可知誕保七年者謂公爲洛後在成王七年
之十有二月也追叙年月于後者作史之變體也
太甲亦云王拜手稽首今案桐宮者太甲居憂之
所湯墓在焉所謂密邇先王是也晃服奉嗣王于

湯墓前迎之太甲歸亳未有不謁湯墓而告即位者史雖無明文其情事可以意逆之況伊尹作書則曰皇天眷佑有商此拜手稽首以爲爲天稽首可以爲爲湯稽首亦可以爲爲伊尹稽首則不可尹雖師保臣也太甲克終允德焉有爲臣稽首之禮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觀詩書余小子之稱多對祖父而言間有對天言者亦有對前朝言者洛誥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太室中對先王而言也太甲王曰予小子對天與湯而言也且王

稽首所言明明揭出天作孽一語則此稽首亦拜天非拜尹矣

无極太極并圖辨

堯舜之道曰精一孔子之道曰一貫故伏羲之六十四卦肇于一畫一者何太極也太極者何道也渾渾圖圖實理具備雖天地亦胚胎于此易所謂形而上之詩所謂上天之載是也道无二道則極无二極不能于極之上更增一極而乃幻其詞曰无極夫極也而可无哉君子所以无所不用其極也況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繫辭云有極矣建其有極歸其有極洪範云有極矣洪範與易相表裏而皆云有極者夫固謂惟有極而後可生可建可歸也範云有極而繫辭復加一太字夫固謂尊无二上天下之理无復有加于此者也无極之說意殆謂陰陽有倚伏之妙則有无有對待之理既有所謂有必有所謂无者以爲之根說似超乎太極之先而理實居乎太極之後蓋有无之根根于道有固道所應有无亦道所應无道在先而有无皆自道出道即太極有无即兩儀无道則无

所謂有亦无所謂无矣且无者有之對也凡物之有對者皆不可謂之極一則无對矣夫无爲有之對有獨非无之對乎不知既云極祇可謂之有不可謂之无无此一而數窮无此一而道亦息然則一者太極之象太極者一之理也如曰无之是欲高其說于伏羲孔子之上勢必遯入虛无流爲荒誕矣且聖教之所以異于老佛者有无之間而已矣太極者聖教之所本无極者老佛之所宗毫釐千里其故豈淺鮮哉說者曰天地之始恒自无而之有天地之終恒自有

而之无无極者且天地絕續之交洵可謂探見天根月窟矣雖然天地以道爲終始惟有極而天地所以始惟无極而天地所以終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徵信也必于太極之上而更溯之是使學者日馳心于无何有之鄉矣聖人方實之論者必虛之非所以垂教萬世也或曰周子朱大儒也有宋以來無不以其說爲敎千載不傳之祕不應妄議之然吾黨宗孔子者也必舍孔子而別有所宗使老佛之徒得詭其道于吾道之先以大逞其輪回之說而崇尙其寂滅之敎豈所以爲訓哉夫極曰无極則圖之亦无可圖矣若猶可圖非无極也太極之象當何以圖之當以伏羲之一圖圖之蜀子无極圖頗似一象卽以周子无極圖圖之亦可或曰以无極圖太極則所謂太極圖者又何以稱曰是圖也天地之妙用而不可以圖其體其殆所謂是生兩儀者乎大極之初陰陽未著剛柔未分渾然一理不可稱參一物以兩儀圖太極无怪乎有无極之說矣則无極之誤實太極之圖悞之圖正而其說亦正矣細參伏羲八卦次序圖可以證

諸圖之失并知孔子之所謂太極者終不離乎伏羲之一畫也已

正訛初稾跋

秋浦王君所著正訛初稾葢正周書金縢洛誥二篇之訛也金縢辟字史遷以爲后辟之辟孔傳以爲致辟之辟鄭氏以爲退避之避前儒皆以孔義爲長但孔氏以致辟專屬管蔡而王君謂當如孔氏讀而虛其解從此發出治內弭外大聖人一番作用此則前儒之所未及也前儒于洛誥亦有論辨而于拜手稽首擬以禹拜昌言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稽首于臣工烏可以訓今王君謂爲天稽首非爲周公稽首遂使天澤之分寖然不然下堂而見諸侯亦自成王開其端矣其他節次句讀一一辨正俱得確解末附无極太極辨一篇其辨太極之上不得更增一无極是亦大有功于經學者也壬寅六月吳江沈林惠識

尚書 孔傳 伸

庚寅〇月雋雲巖崇德

南陵徐氏

積學堂叢書

江都焦廷琥撰

孔氏爲古文尚書作傳宋人始疑其僞至閻徵君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則攻之不遺餘力王光祿西莊作尚書後案而馬鄭之義發明至盡說經者莫不闡馬鄭之言而知孔傳之僞矣乃孔穎達正義引馬鄭之說每辨駁之此固義疏之體而傳義實亦有勝於馬鄭者今年讀尚書注疏因舉若干條與門人輩論之錄得一卷卽名曰尚書仲孔篇或曰孔傳之勝於馬鄭者僅如此篇之所列乎曰否此略舉以見其概俾攻者惡而知其美也其古文及孔傳之眞僞閻徵君王光祿言之詳矣不具論嘉慶乙亥十二月望日

江都焦廷琥呵凍書

孔氏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由是文籍生焉此以文籍之生在伏羲世也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孔氏正義謂緯文鄙近何可引以爲難易緯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表計寶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氏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羲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顙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羲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羲而有書契乎案孔疏考證極確則文字之興在伏羲世明矣又按易乾鑿度云方上古之時人物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

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禮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此文籍所以生也管子云伏戲作造六峚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無書契而數於何紀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卦始有簞無書契而簞於何畫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文籍不始於五帝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以倉頡爲古之王號愼到謂在庖犧之前張揖謂倉頡生於禪通之紀則書契不始於軒轅蓋文籍生於八卦而六書之法則倉頡演之耳孰謂庖犧氏非萬世文字之祖哉孔義爲長

舜典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傳云明皆徵用所行此謂舜誅四凶在徵用之初也鄭氏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孔氏正義又引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以證誅四凶在治水之前皆極明確則以爲在治水後者非也林氏之奇亦用傳說孔義爲長

孔傳以六宗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正義臚舉衆說

皆與孔異歐陽大小夏侯則以爲天地四方孔光劉歆則以爲乾坤六子賈逵則以爲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馬融則以爲天地四時鄭氏則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張髦則以爲三昭三穆衆說不一然經文上云類於上帝上帝卽天地六宗不更指天地矣下云望於山川則六宗非河海岱矣鄭氏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因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師本周禮實沈祀日月星辰標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禋祀祀昊天上帝之下鄭牽合之然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星也既祀星矣又於星之中分別此四星豈星辰之星不足以包舉之乎鄭注周禮以星辰之星爲五緯則二十八宿之星何輕於五緯而獨不祭乎幽宗祭星當包衆星言之又何於恆星之中獨祀箕畢二星乎孔氏正義舉洛誥秬鬯二卣曰明禋又禋於文王武王又王賓殺禋咸格則禋不專爲祀天之名此確證也林氏之奇曰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於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於六宗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所謂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也祭法所敘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者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此說爲得之

按孔傳本祭法自勝鄭注王肅與之同皆以禋爲祭祀之名林氏舍鄭義而從之是也司馬紹統駁之以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爲不可不亦妄乎孔義爲長

孔傳謂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年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孔氏正義引大禹謨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謂確合在位五十年之數按經文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自以孔傳句讀爲正鄭氏則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

年一百歲句讀與孔異尊鄭說者以大禹謨爲僞書又以經文登庸三十爲登庸二十之譌然經文固明明云三十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合爲一百歲鄭說與之合然舜典云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下卽繼云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登庸三年後卽攝天子位經文甚明則謂二十年後乃攝位者謬也舜典於受終文祖之後敘其攝位時事至誅四凶而天下咸服下文繼之曰二十有八載此於攝位年數敘次甚明以二十八年合考績之三年則爲三十年故云三十在位所云位卽汝陟帝

位之位玩前後文義自見則以爲歷試二十年者謬也林氏之奇謂史記之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爲證斯得說經之旨矣孔義爲長

益稷疏云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按疏說是也孔義爲長

罔水行舟孔傳云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鄭氏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頒頒使人推行之孔氏正義云案下句云子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按論語羿善射奡盪舟孔氏云奡多力也能陸地行舟此亦丹朱之類也王西莊光祿謂奡與斟鄩戰覆其舟事見汲郡紀年及天問乃所謂盪舟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然帝王世紀云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盪舟與善射對言自當謂其多力以善射盪舟之勇而不得其死以躬稼而有天下如此文義方協不應於羿言善射於奡則言其戰敗覆舟潛夫論云澆才力益眾驟其勇武而卒以亡卽謂其陸地行舟也則陸地行舟豈爲必無之事況禹因丹朱而自懲在洪水未治之先乎孔義爲長

島夷皮服孔傳云海曲謂之島孔疏引九章算術海島邈絕不可踐量證島是海中之山按爾雅釋名皆云海

中可居者曰島則海曲之解是也鄭氏作島夷謂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與孔傳異孔義爲長

禹貢五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卽益稷所云彌成五服也孔傳云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鄭氏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蓋其說謂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禹彌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合於春秋傳禹朝

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之言王肅駁之謂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氏創造難可據信按今文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古文尚書說禹弼成五服方萬里鄭學古文故爲萬里之說則甸服外更有納銍納秸之五百里侯服外更有采男之五百里綏服外更有揆文教奮武衛之五百里要服外更有夷蔡之五百里荒服外更有蠻流之五百里釋文引馬融說亦同正義引馬融說則謂五服方六千里又與鄭異乃史記夏本紀於五百里米下增甸服外三字是納總納銍之五百里卽甸服也於三百里諸侯下增侯服外三字是采男之五百里卽侯

服也於奮武衛下增綏服外三字是揆文教奮武衛之五百里卽綏服也於二百里蔡下增要服外三字是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卽要服也此卽今文歐陽夏侯說也司馬遷學古文於孔安國而於此獨用今文說豈無識乎益稷經文明云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不言萬里禹貢明云五服豈有殘數太史公知今文之說勝於古文故舍古文而從之也安國爲古文尚書而此傳同於今文實足啟攻者之疑而說自勝於古文也又按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此禹貢之五服也千里曰王畿共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方五百里曰甸服方五百里曰男服方五百里曰采服方五百里曰衛服方五百里曰蠻服方五百里曰夷服方五百里曰鎮服方五百里曰藩服此職方之九服也傳無稱也則鄭氏創造難可據信按今文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古文尚書說禹弼成五服方萬里鄭學古文故爲萬里之說則甸服外更有納銍納秸之五百里侯服外更有采男之五百里綏服外更有揆文教奮武衛之五百里要服外更有夷蔡之五百里荒服外更有蠻流之五百里釋文引馬融說亦同正義引馬融說則謂五服方六千里又與鄭異乃史記夏本紀於五百里米下增甸服外三字是納總納銍之五百里卽甸服也於三百里諸侯下增侯服外三字是采男之五百里卽侯

寅三正也林氏之奇謂此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而爲是昏迷耳商之世方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事自夏以前未嘗有也王西莊光祿云有扈夏同姓廢前代正朔不得爲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言三正則馬說非也孔義爲長

湯誓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孔傳云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鄭氏則謂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與孔傳異然孟子引湯誓之詞面曰民欲與之偕亡則爲衆民不相和協之詞明矣鄭說非也孔義爲

長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孔傳謂食爲勤農業貨爲寶用物祀爲敬鬼神以成教司空主土地以居民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司寇主姦盜使無縱賓主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鄭氏則皆以官言之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是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是也王肅駁之謂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

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按經文云農用八政農猶醲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於養教之後則所謂貨者民之所資也林氏之奇謂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豈若司貨賄之所司乎林氏又曰或舉其事或舉其官而八者之政曉然可見鄭氏以官言之拘矣孔義爲長

五紀四曰星辰孔傳云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是以星爲恆星也鄭氏則以爲五星孔疏謂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按月令紀昏旦所中之星皆二十八宿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二十八宿分之爲限而節氣由此敘日月所行之度與所會之次由此分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卽由此定則協用五紀不宜獨言五星此當合經星緯星言之蔡注是也然以孔鄭之說論之寧取恆星之說孔義爲長

西旅獻獒太保乃作旅獒孔傳云西戎遠國貢大犬鄭讀獒爲豪謂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孔穎達以爲妄說按說文犬知人心而可使者曰獒春秋公羊傳晉靈公將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何休注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西旅所

獻卽此獒也酋豪之解殊屬强合逸周書王會解稷愼貢大麈黑齒貢白鹿白馬束越貢海蚤義渠貢駮央林貢酋耳卜盧貢紈牛西申貢鳳鳥氐羌貢鸞鳥蜀人貢文翰獨鹿貢邛邛禺氏貢騊駼此皆言遠方所獻之物也則西旅獻獒又何疑乎王會解又云渠叟以駿犬駿犬者露犬也渠叟爲西戎之名又伊尹制四方獻令正西昆侖狗國則犬固西戎之所產也亦足爲西旅貢獒之證鄭以酋豪解獒則西旅獻酋豪於書序文義不協鄭强解曰道其酋豪獻見於周酋豪單稱豪經亦無明文宜孔疏以爲妄也孔義爲長

我之弗辟孔傳云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

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蓋以辟爲辟管叔之辟解居東爲東征謂東征誅管叔也馬鄭讀作避謂避居東都也二說不同鄭說云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鄭譜）又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避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孰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文王世子正義引鄭氏金縢注）又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孰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鄭譜）按史記周本紀管蔡世家微子世家皆言周公奉成王命誅殺管叔即魯世家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此雖讀辟作避然正言其不避也正言流言之時周公已攝位非欲代之攝而不果也說文舜治也引周書我之弗辟許叔重偁書孔氏而訓辟爲治治即誅辟之義與孔傳合司馬遷學古文於孔安國雖讀辟作避固不以爲避居東都也

史記又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殷子世家）又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周本紀）是武王崩周公即攝行政也夫冢宰踐阼之重當主少國疑之際而以流言一至即行引避假令王室由此動搖不基將墜公又何以告先王乎蓋武王崩二叔即流言即作亂周公攝政因管蔡作亂即東征罪人斯得乃作詩以貽王名曰鴟鴞毛公詩傳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以鴟鴞之詩作於誅管叔之後與古文尚書同也鄭氏以居東爲避居解罪人爲周公屬黨成王罪其屬黨周公作鴟鴞之詩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

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夫周公之黨何所指名成王罪之經傳何據周公屬黨何有罪人之稱成王得之何待二年之久屬黨既捕周公何以晏然二年在東周公何以自處棄幼主而不顧宗社何憑置元惡而不誅養雛何意宜王肅斥之以爲橫造也柏舟一詩言仁人不遇而不忍去故曰心之憂矣不能奮飛鄭箋以爲厚之至若周公聞流言而避去將柏舟仁人之不若乎明武宗時謝遷去李東陽不去論者猶或多之蓋顧命大臣不當以嫌疑引避也曾謂周公大聖忍出此乎馬鄭之說吾所不取孔義爲長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孔傳云周公稱成王命是謂王卽成王也鄭氏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孔疏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刪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按攝位者不過攝行政事成王卽幼周公豈得權稱爲王況如鄭義以周公居攝成王年十五作大誥之時成王當年十六矣年非甚幼周公乃權稱王乎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是三監之叛卽在武王崩後成王黜殷周公第相之耳書序甚明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誅殺管叔管蔡世家微子世家魯世家皆同與書序合司馬遷學古文於孔安國斯

誠古文說也鄭說不亦妄哉正義駁之是也孔義爲長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孔傳云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氏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經典釋文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按三家及衛賈馬鄭王之本雖皆有成字然周公攝位成王尙少不當生而有謚骨節成立尤屬望文生義鄭以爲成道之王亦馬融所不取之說也三家爲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之學者也古文未必如是馬融以成字爲後錄書者所加誠卓識也孔傳無成字此古文也王西莊以爲晉人刪去成字恐未必然孔義爲長

洛誥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孔傳云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鄭讀伻來來爲句謂伻來來者使二人也孔疏云公既定洛邑卽使人來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此申孔義以下來字屬下句讀如此文義自協孔義爲長

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孔於師保未釋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孔義固以召公爲保卽太保周公爲師卽太師也鄭氏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馬融亦同此說正義以鄭說爲謬按鄭氏注周禮師氏保氏卽引此序釋云聖賢兼此官賈疏申之謂周公召公爲三公周公下兼師氏召公下兼保氏此以三公不名師保兼師氏乃有師之稱兼保氏乃有保之稱孔氏尙書正義謂鄭氏不見古文乃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名師保何也鄭答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是周官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鄭

亦知之矣乃以周公兼師氏召公兼保氏在成王周官之前不亦强爲之說哉召誥凡言召公皆稱太保尙書營洛邑在周公居攝五年制禮作樂在六年先營洛邑後作周官則召公爲太保實在周官之前經傳已有明徵矣新書云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書序言周公爲師者正義謂太公薨命周公代之而三公卽爲太師太傅太保則無疑矣師氏爲中大夫保氏爲下大夫乃司徒之屬周召三公豈兼此職且序言爲師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不言兼也疏以爲謬豈過論乎孔義爲長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光逵般集大命孔傳云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勞而不怨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馬融曰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卽言其累聖相承不言瑞應也何韋合於日月五星之疊璧聯珠乎王西莊光祿云計日月疊璧五星聯珠乃數千百年僅有之事或文武時有此瑞也此謾馬鄭之說不亦甚乎孔義爲長

右十九條孔義之可采者不止此也此特較馬鄭之說而見其長者耳卽孔義之勝於馬鄭者亦不必止此也此特於讀注疏時略舉之以見孔義之不可盡棄耳客曰子得毋袒孔而外馬鄭之義乎曰否兩漢以來說經之士各有家法固當以經文思之而求其通耳吾謂孔義亦有勝於馬鄭者竊嘗反覆於經文也馬鄭大儒其說之遠過孔傳而足爲準則者甚多王光祿尙書後案一書闡發極詳學者覽而求之可也吾豈袒孔而外馬鄭乎哉廷琥錄畢並記

尙書伸孔篇終

刻鵠巷之藂書

尚書補義

同伯王同署檢

光緒丁酉
十二月

召誥

其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者卽周公所謂作周恭先也曰予

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者

卽周公所謂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

周孚先也君臣交任其責則卽所謂上下勤恤也其曰宅

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卽周公所

謂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也其曰王厥有

成命治民今休曰王末有成命王亦顯卽周公所謂萬邦

咸休惟王有成績也此皆期之之辭蓋洛邑之作一以□

□□□□一以毖殷頑民而作洛之年適當成王二十可

以自卽政矣故周公因洛邑既成而復政也兩篇首尾史

辭雖皆言洛事而所以作書之旨則專爲成王親政不爲

作洛也觀召誥言宅洛則曰自服于土中曰自服明始親

政也洛誥周公言宅洛則曰亂爲四方新辟曰新辟亦明

始親政也先儒說此二篇亦未嘗不言成王卽政及宅洛

始政而獨不敢言周公之復政蓋誤以復政復辟合而爲

一耳禮記荀子諸書多言周公踐天子位遂使王莽稱周

公復辟王介甫蘇子瞻以來辨之明矣而孔安國之釋經

固曰復政于子明辟與伊尹既復政厥辟同義是豈可概

關之耶凡蔡傳所以使經文低離而不相統者皆以解此

句不致質言周公復政而未釋詩孔氏傳之本意故也

白虎通謂周人亦有五遷自后稷始封于邰生民之詩曰

卽有邰家室是也後不窋出奔戎狄之閒其孫公劉修后

稷之業始立國於豳公劉之詩曰豳居允荒是也十世孫

太王去豳邑于岐山之下緜之詩曰至于岐下是也文王

初猶居岐既伐密始遷程又克崇始遷豐文王有聲之詩

曰作邑于豐是也武王又遷于鎬文王有聲之詩曰宅是

鎬京是也邰至豳自東徙而西豳至岐而程而豐而鎬皆

自西徙而東豳岐程豐鎬所謂五遷者也

周公作洛凡建二城一曰王城朝會之地是爲東都城西

有郟鄏所故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卽西漢河南郡治經所

謂瀍水東瀍水西者也一曰下都處殷民之地保釐大臣

之所居卽西漢洛陽縣經所謂瀍水東者也二城本總名

成周言周道成于此猶宗周言爲天下所宗也而其後專

呼下都爲成周平王東遷居于王城後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居于王城謂之西王敬王遷居于成周謂之東王左傳昭三十二年晉會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是也至赧王又居王城成周之地東漢魏晉後魏皆爲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爲河南縣二城相距凡十八里至隋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按成王既留周公使居下都周公既沒命君陳代之康王時又命畢公代君陳按成王之留公使相已兼治下都耳蔡傳謂留公居洛而王自歸宗周非也經

云郎辟于周周謂成周卽新邑也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周公之作洛必不遂棄鎬京蓋如後世二都並建然者觀經云作周匹休可見第方作洛時居東周爲恆間歸西周後乃恆居西周而東周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不知其始于何時韋昭國語注以爲宣王時車攻之詩美宣王復古則其廢已久矣然必非營洛後數年間事也蔡傳乃謂周公營洛之年成王卽不欲居而舉祀發政之後遂歸于宗周恐無是理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乙亥朔小盡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王朝步自周步輦行也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從蔡傳斷句三月惟丙午朏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史法也周書不紀朔者猶目見也越三日戊申三月五日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卜河朔黎水不吉卜澗水東瀍水西及瀍水東皆吉厥既得卜謀定而後卜如太王非來胥宇而後爰契我卜瀍文蓋述其堂而後卜云其吉則經營越三日庚戌七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十三日周公以作洛遷殷之謀語于殷諸侯故先遣丁壯來營役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十四日用牲于郊牛二郊特牲以后稷配故二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郊社之位成也社太社也皆周公攝之權也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蔡氏引古文年營成周事極當林氏又謂以葛艾猶其沂事後備復割梓材以充之何也通鑑前編

營周書雜不同亂其次序者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易曰利用爲大作左傳言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此云侯甸男邦伯是也曰庶殷者猶多方言殷侯尹民始封于殷時者耳

此史欲敘召公周公誥王親政之語而先敘作洛之事以始之也其間曠隔數月皆庶殷丕作時也或推是年有閏九月及秋冬之交成王來相宅庶邦冢君皆朝行在周公將復政厥辟而召公乃發誥以戒王

逸周書作雒解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乃設丘兆于南郊

以祀上帝祀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中央釐以黃土將建諸侯各取其方一面之土蓋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言營洛之大略也而不及洛水東之下都蓋亦後人依此所爲說耳所言郊郭之數極其狹小似秦漢以後離宮都城之制度遠不逮焉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蓋其城周九里也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而周官典命又以公城方九里王城方十二里或後

來改制故大抵有不同耳蓋故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之說呂覽淮南說苑諸書而皆本逸周書居易無固之一言然以形勢觀之洛陽實最險固之地前人以爲居天下之中四面受敵殊不然也武王築京遣遂漢武帝鑿昆明池時論於池中則亦狹小可知而洛京遣遂至唐猶存又按史記載武王南望三塗北望岳鄂顧有河內洛伊之言本逸周書度邑解蓋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欲度邑中亞不遠宗周但有其意耳而太史公遂曰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成王周公不待卜矣又周官以土圭之法測地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安溪先生謂此罕譬九州明洛中土耳盛泰川曰成王宅洛之意有三繼武王之志一也密邇殷民易於遷徙二也四方道里均三也自服于土中猶言中天下而立耳蘇氏書傳第言洛爲天下之中或謂周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以土圭度景失之遠甚蓋四方分測乃宅洛而後測之非先測之而後宅洛也得夏至日中表景尺有五寸以爲土圭之長凡四方行測皆以土圭爲根數計晷景之加減而得天下道里遠近之數也至隋祖暅並立五表以推地中者即近人正朝夕之法辨方正位用之又與大司徒地中

無所合沙郭氏乃依祖氏術作土中圖冠之書首尤誤

方麓王氏曰天地之祭爲歷代不決之疑有不可不辨者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嘗禘郊社魯無二上或以社對郊或以社對郊可見古者天地之祭只有郊社而已安得南郊之外復有北郊以祭地乎郊自郊社自社又安得天地合祀於南郊乎皇天上帝至尊無對今主分祭者崇北郊以抗天主合祭者則謂若人道若妣然皆非禮也王肅謂事元后傅會昊天有成命之詩始合祀天地同牢而食其爲褻瀆不經甚矣祭法王爲羣

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此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別無北郊以祭地也按王氏之說本宋五峯胡氏朱子謂其有據故中庸章句從之祭法泰壇泰折周官圜丘方澤當是後來有此異制不若郊社見于尚書確爲周公制度蓋大社在國中而祭天在國外之南郊極合尊親遠近之義逸周書謂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于郊丘所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月之不可以抗日猶地之不可以對天也後世分南郊北郊又于東西立朝日夕月二壇非古義也先儒以在庫門右與稷並祀者爲大社而

王社不知所在或以爲在耤田或以爲在大社之旁望溪方氏以大社爲京師之社王者無外王社爲祭天下之地祇疑卽方丘然社爲冢土先祇有一社耳大社王社之分但見祭法或亦後來所定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以與乃復入復與庶邦冢君入非召公獨入也錫周公以等長曰拜手稽首拜手稽首在日字之下與洛誥拜手稽首若日之下同旅王若公旅陳幣也言我拜手稽首在周公前言在王言下及立政拜手稽首以此幣自乃御事又自言其意欲戒庶殷先自戒王始也旅王若公者將以爲進戒之端也誥告庶殷越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元子卽西銘所謂宗子也詩曰天位殷遂使不挾四方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其福大禍亦併大其利深害亦俱深據乎千仞之高必墜乎不測之淵荀子曰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則大危也大累也求爲匹夫不可得也嗚呼曷其夏氏曰曷其絕句猶詩云何其也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疏曰遐終遐之辭者去而不返之辭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言紂君臣其初亦受天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夫猶人也故夫致死焉之夫言人人皆然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傳子自禹始革命自湯始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壽耇隱指

周公稽古稽天非周公不足當之聽其去是遺之也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九字一句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君前臣名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如好惡無節之節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九字一句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

乃初服初服與上文自服哲言始即政也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講學則明愛身則壽習于善則明可作哲習于惡則昏愚不思自貽哲命此與自作元命庶有格命今爾永念曰有固命皆是人定勝天之說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用德祈天不新之祈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釋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殷年長故重言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語意至此已畢下乃更端作結拜手稽首曰予小臣兼庶邦冢君言西言政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惟曰之賢士大夫也且交諸立于保民友民之明言合殷周之臣民也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

命王亦顯我非敢動王初來相宅時曾慰勞召公作洛之勞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幣摯幣也蔡傳謂奉以助祭者非

此召公率諸侯進戒之辭皆面王語也蔡傳引呂氏之說謂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并達之王如此則不知其為作書耶口陳耶如口陳不應中述周公之語如作書則兩云拜手稽首皆奏牘內之虛言如後世表牋稽首頓首上言之比且不知書詞從何起也然呂氏固云洛邑事畢召公進戒洛事之畢必不在三月四月可知則亦何嫌對王面言哉林氏曰既言旅王又言王來紹上帝則王亦在洛可知矣

惟召公至洛所以卜宅而攻位周公至洛所以達觀而用書故記載其至之之日成王無事故不載其至日此說是也

方苞王氏曰程子曰知天命者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可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異天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此道也愚謂此召誥所以為至理微言而非漢人以下所可與語者也知修德之至常人可至於聖賢則為匹而祈天永命蓋一理也故自貽哲命則命哲命

吉命歷年亦一而已非既有昏明之命又有厚薄短長之命也

浚儀王氏曰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左氏以萇宏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滑夏亂華也

洛誥

洛誥之與召誥須作一篇讀直益稷于皋謨康王之誥于顧命之比但以召公周公之言為限耳名洛誥者明召公周公成王相誥誠之言皆于洛發之也有以上篇篇題摘

下篇者如皋謨分出爲益稷康誥分出爲酒誥梓材是也有以下篇篇題攝上篇者如高宗之訓分出爲高宗肜日洛誥分出爲召誥是也序云遣使告卜作洛誥序每望文生說猶金縢序單舉冊祝事豈足蔽金縢之義耶計五十八篇序文中數篇合一序者凡六而顧命康王之誥及召誥洛誥皆應合序而不合序固有得有失也

林氏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者古之常禮也然人君嗣位或在襁褓之中或當幼沖之年政務未諳事機未習而使之君天下豈不殆哉故當是時也則冢宰之

總百官蓋不拘于三年也必俟其年已長矣德已成矣教導訓迪其聰明日以進而後可以歸政如周公之攝政七年是也抑觀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之言疑周公嘗請親政而成王不從亦猶漢宣帝即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光之事固非周公之比而成王之不敢即漢宣之謙讓也公既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其處禮之變攝政至于七年未嘗稱小謙以遜譽當世則其歸政夫豈以說讓也哉必出于中心之誠可以歸政而遂歸之也成王知周公之意已堅故不得不許公焉

按蔡傳篇末引吳氏說周公留洛七年而薨後儒多斥其無稽吳氏之意特不欲周公有攝政七年事耳夫公苟無利天下之心七年何害如欲貪權擅國雖三年不可也林氏謂古冢宰攝政三年者禮之常也或有襁褓幼沖之君亦不拘于三年此禮之變其說殆是後世命相不得其人又以猜防之私不敢獨任於是廢諒陰行短喪不幸而母后臨朝矣宦官宦官定策矣外戚間干矣有呂武則亦有閻曹有伊周則亦有莽操可變法而廢食哉然獨相之不便務損其權往往有女子小人之禍此蔡子由所以論謂臣不

可無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孔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歸政已退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孔傳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而退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之言疑周公嘗請之命故已攝按基命謀之于始定命定之于終言所以成始成終之命也予乃隮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今王成人故予還太保往營洛邑就洛復政王其始作民明辟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作洛北皆近黎水去殷尤近故先卜之武王北望嶽鄙遷周書水故而言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孔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師說始卜定都之意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二地皆在河南此周公樂召公進戒已畢進而白王以復政之意也因作洛後

復政故追述三月中遣使獻卜于王意王已悉之矣時周公語意未了言下蓋有今洛邑將告成王宜往即政之意因關入王言故周公言止此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謂與鎬京並建公既定宅伻來視予卜休恆吉連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七年八百所謂恆吉也我二人其貞貞卜二人周公召公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句遂周公獻卜時言疏曰此句史官所錄王言也

此王不待周公獻畢已喻周公之意因起而答之也若謂公前來獻卜予固已悉之矣公今復政于我是將以我久遠敬天之

休不可不有以誨我也方言時拜手稽首言終又拜手稽首夫君之于臣其分尊矣舜答皋陶賡歌拜手而已不稽首也至太甲復亳曾施拜手稽首于伊尹固以尊師保然亦以復政之禮重大故特施焉非常當如此也今成王以周公復政特施此禮于周公與太甲正同先儒乃說爲周公獻卜王授使復公夫授使答獻卜事不甚大何拜手稽首之有觀下文王與公言屢矣何嘗一拜手稽首哉即臣下之拜手稽首史文偶著亦必有義如伊尹拜手稽首答太甲之求誨也說拜稽首一因高宗服受其言一因高宗責以阿衡之任也以帝世言之皋陶拜手稽首爲賡歌勉舜也禹諸人拜稽首或讓位或初命職耳其他常禮概不載焉故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先儒謂王再稽首爲謝周公告卜之誨言告卜第人臣關白之常耳何名爲誨言又我二人其貞先儒亦多誤釋周禮國有大遷則貞龜貞之爲言問也說文亦曰貞、問也我二人其貞者周公謂我與召公其問于卜此句正王述周公獻卜之言朱子謂周公乙卯再卜恐不然周公至洛召公已得卜攻位未嘗見卜但見卜兆耳以洛事專于周公且公實遣使故其言不得不如此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觀康誥殷謂殷彝及此篇殷獻民似祇當說爲殷家之禮時周禮未定也且殷人服鬼即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秩無文索鬼神而祭祀也或雲祈或蜡報而此則大遷之後子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有事謂祀事今王即命曰

記功宗即命即廟中發命也宗宗廟也大享先王功臣與享故曰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以功臣祔享太廟必作冊命之言大視功臣載汝受命篤弼故以汝祔享于宗廟不視功載籍位次隆殺不可稍紊此周公未行于攝政七年中留待成王自爲之故曰此記功宗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乃汝其悉自教工儒子其朋儒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戒其有所私比如張良云所封皆平生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也厥若彝及撫事若彝者常事也撫事則撫庶殷之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使各向就其官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

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如言有物之物不誠無物惟曰不享此二句復解上三句之意惟事其爽侮享多儀以下五句皆解不享二字之意見諸侯有不享者則當自反必我所行之事有失致啟其侮也國語所謂修意修文正如此乃惟孺子頒朕不暇分我不暇言當息其聽勞以下言復政告老聽朕告汝語受我命于蒙民蒙汝乃是不穆穆孟者相轉乃時惟不永哉惟終則能萬邦咸寧敬天之休不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上繼武王下法我言無亂我舊政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觀七月詩周公言農事津津然古將歸田明先公稼穡之業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往洛邑以裕我民則民將輕千里而來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

此周公因王求誨而誨以即政之道并陳已請老之意自肇稱

殷禮以下皆誨言也首舉秩祀之意則蔡傳引呂氏說備矣次則內教百官外御諸侯一秉大公以協賞罰而以敏圖功以寬御眾至于修意修文則欲其懷爲夾庶邦享而皆根于一敬焉蓋合治法道法而胥教誨之與召公諄諄以敬德爲戒固無以異而見伊尹將告歸而陳戒于德者亦有詳略之分無精粗之別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以下則陳已告歸之意而誨言亦錯見其中蓋自朕復子明辟以來語脈爲王言所閒至此乃續于是周公之言畢矣

方苞王氏曰說文頒分也周公嘗不暇于先今成王親政而繼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所不暇者何棐民彝是也棐民彝兼教養言井田學校二者天下事惟此爲大以聖人爲之常若不及也昔乃正父作君師于天下惟于是道是崇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也我惟篤之不忘敘之不紊故天下不廢我命今王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則天下亦不廢乃命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予說命爾尚明保予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首答公誨言大意丕顯德者敬也言公歷舉今日當行之事以誨我而蔽以一敬使我往洛親政以奉天祖而蒞臣民也惇宗將禮加意宗廟之大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言公誨予秩祀等事敬聞命矣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言公攝政時我無所事事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功棐迪篤終上意罔不若時起下意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我小子退坐之後將往君成周許公復政命公後然公則不可去我將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蓋言此以慰公不許歸老四方開治言向太平未定宗禮言禮樂未備須公制作宗禮者宗廟祭祀之禮也舉其重言之亦未克敉公功即公所創作洛遷殷之事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我亦未成就甚言不可去啟大公之後嗣而公則留此使我諸臣有誕保文武受民林氏曰文王所殆式迪將其後即詩所云大啟爾宇也所受之民周民也武王亂爲四輔四輔前後左右之臣言公當常在我側使我有所倚毗王曰公定申言不許公歸老予往已申言許公復政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公無厭煩勞答公不暇之言言人自敬悅奉行公之成事決不以細事煩公也如漢書云閔勞公以官職之事我惟無斁其康事

予往洛邑當如公所告于棐民彝是勉公勿替刑四方其是享欲公尹東郊師保萬民

此成王承周公請老之言而詔之使留也公明保予沖于以下承公誨言略述大意惟公德以下至罔不若時美公攝政時德化之盛光被六合所以佑啟我之功甚厚然當常如是不可去也以下反覆大旨在許其復政而不許其去先儒留後四輔之說爲後人抨擊之叢四輔自當以官名爲正猶舜言四鄰耳賈誼書言前道後承左輔右拂成王中立而四聖維之即此事也三輔起漢時不可引以爲證且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當三輔周之四輔何所指乎伯禽封魯謂在周公東征之先然淮夷至成王即政後又叛安知東郊不關

不正在彼時且蔡氏于多方傳已自言之矣漢儒說此二義似皆可從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疏曰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詩成王留尹東郊弘朕恭喜成王許已復政孺子來相宅其大惇與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周指成周恭先字先先字如祇台德先之先不對後世而言恭先者正一身以正朝廷也字先者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也乎言臣乎乎君敢不敬應之意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乎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昭子武王也昭子就已所稱而言文祖就成王所稱而言緒文耳言君臣交勉則可以成武王之法彈文王之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言前者庶殷丕作時王曾遣使來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兼以秬鬯二卣使我代致于文武之廟洛邑未成而有文武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也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述使達王言予不敢宿君言不宿于家之宿則禋于文王武王代王禋于文武且爲祝辭云云惠篤敘無有遘自疾上二句祝王進德不懈康强無疾下二句祝周祚緜長而東土之人乃長保其壽命也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欲述此祝辭故并伻來毖殷云云並之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孫德我向爲祝辭如此今之勉王亦惟以此而已此承乃單文祖德語脈而來以結戒王之意而周公許王居下都毖治殷民之意亦可見矣

此周公許成王留因以戒王之辭也從王命而留故再拜稽首二篇之中凡召公言一周公言二王言二而以周召之言爲重

此節周公之言正與召誥相類詳見上篇篇題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烝祭歲與恤宅宗相似句甚艱澀蓋古語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羊豕不見省文也王命作册佚祝册史佚作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告將爲周公立後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蔡傳以太室爲清廟中央室說本傳疏朱子詩清廟傳亦引此文蓋即清廟明堂合一之說也若以烝祭時享不在明堂則不必著中央二字王命周公後作册佚誥祝佗所謂命以伯禽者也在十有二月明戊辰是十二月之戊辰日二孔以爲晦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十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十二月

此史記王居洛事以與召誥篇首相配敘烝祭命周公後則曰王吉而及之丕視功載功有大于周公者乎亦見成王于此能用丕顯命記功之言也周禮季冬享烝傳云凡四時之祭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又不吉則用季月此十二月國語日月會于龍豵於是乎烝豵龍尾也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建亥之月周之歲終也故曰烝祭戔功臣享于大烝所謂成功作元祀歟云王在新邑則非至戊辰始來新邑可知矣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則不及返宗周而明歲朝正即在成周可知矣蓋召誥首以著營洛之始洛誥末以著營洛之成而其端則已發

于康誥三篇之序而其緒則迭見于多方多士之書頗疑諸篇出自一人之手也按左傳管仲稱昔召康公之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五侯九伯三句乃太公之命之文而召公之所作也魯頌述伯禽封魯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是王曰叔父五句魯詩人約伯禽之命之文而史佚之所作也大雅常武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程伯休父之命尹吉甫之所作也周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晉文公之命叔興父之所作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是旅巢命芮伯之所作賄肅慎之命榮伯之所作也大抵書有四體誓誥訓命誓誥訓皆史紀當時本語所謂掌書王命遂貳之而命則往往使文臣代爲所謂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皆內史之職也逸周書克殷解言尹佚作筴告天世俘解言俾史佚繇書于天號竊疑成王時諸書多出史佚之手賈誼論四輔之職以史佚配周召及太公稱爲四聖而春秋傳亦多引史佚之遺言蓋佚以聖人之徒而居史職宜其紀事之文措注詳略各有義法即紀錄當時本語之作簡擇去取亦自有深意存其間後人忽之而不求亦過矣噫

書本史也而列于經固以其事其言可爲後法然其事其言即寓于史法之中不以史法求之則無以得其事與言之眞而書亦不足以列于經矣

宗廟制度紛如聚訟商書七世之廟呂氏春秋引作五世自後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之說一成而不可易矣而後世無能行之者西漢則各爲一所隨地異名東漢而後同堂異室習以爲常皆不合七廟都宮之法朱子禘祫議自注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謂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按武成言武王

歸至于豐率諸侯祀于周廟蔡傳謂豐文王舊都周先王廟在焉召誥傳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畢命傳畢公嘗相文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是蔡傳以周先王及文武廟皆在豐邑而鎬無之朱子言先公廟在岐本緜詩作廟翼翼思齊惠于宗公而武王廟在鎬之說僅據疏文他無所本經屢言由周至豐則鎬京之無廟可必也西周有廟又立廟於洛邑與漢原廟亦無以異或據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及禋于文王謂洛止立文武二廟然作雒解稱立太廟宗宮考宮則洛自有太廟而所謂太室考太廟之室也宗宮考宮疑即文武廟而所謂文

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者時享之祫合文武而祭于太廟也觀詩書言祭祀宗廟皆美文王武王無一言及后稷或者祭法之言可信或豐廟洛廟制有不同韋昭以爲周公初祖后稷而宗文王及武王沒更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白虎通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也畢命康王之世仍詣豐廟則鎬京初無左祖右社之制左無祖廟不知置社稷于何地武王崩鎬其廟又不應在豐周官守祧八人除七廟外一爲姜嫄之宮又不知姜嫄之宮設于何處竊謂周初制度簡略即周公始作洛時亦未備七廟之制正猶郊社以祭天地而後分爲南北二郊鎬京只有路寢而洛邑始建明堂先止后稷配天而後宗祀文王以享帝春禴夏禘改爲春祠夏禴而以禘爲大祭以及謚法官制禮器樂章皆周公攝政七年中所制作改定耳孔子曰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又曰周監于二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所謂惇宗將禮者也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脩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乃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以奉祭祀太廟之中莫不端冕罄折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

其志和其情愾然如復見文武之身焉故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于洛誥所謂制禮者周禮儀禮是也周禮如後世之會典儀禮如後世之通禮周禮自康昭而後稍有纂修儀禮之僅存于今者疑亦有後人附益而周公制作之本眞不可復辨矣所謂作樂者只詩爲本意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等篇文王廟中之樂所謂舞舞象箾南籥者也武及酌賚桓般等篇武王廟中之樂所謂萬舞舞大武者也大傳所云弦文武者蓋弦此也而又定周南關雎以下三篇召南鵲巢以下三篇爲房中之樂爲鄉樂通乎上下小雅鹿鳴之三爲燕饗之

樂大雅文王之三爲朝會之樂皆謂正歌正樂其餘正風正雅之可以入樂者在儀禮無算樂鄉樂唯欲之中謂之散歌散樂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諸詩皆周公述文王之德以化天下四始皆首文王也以是而觀周公制禮作樂之實可見矣

古禮之傳于今者大抵皆周制也而其中有周公所制之禮有未經周公制作時侯國之禮勝國之禮又有周公以後後王附益彌文之禮其詳不可得聞矣而雜見經傳往往乖互不合儒者各以意爲說所以紛紛而不能定也夫祭天之禮有四孟春祈穀也孟夏雩帝也季秋宗祀也冬至大祀也祭不欲數數則煩古所謂郊天者南郊一祭而已季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疑成王周公初作洛邑時創制而不常舉行孟夏雩帝乃禜祀水旱之類惟孟春郊天爲首祭董生曰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周之孟春或值冬至卜不吉而至建寅之月遂誤與祈穀分而爲二焉郊祀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咸得其所冬至之祭亦以祈穀春秋傳所謂郊祀后稷以祈穀也郊用特牲血祭所燔者柴耳後世別用一牛燔之亦誤也而社則秋報爲次祭惟春分以後日用甲而單出里者爲正祭與民共之而其禮則殺于郊天父母尊親之義也宗廟

之禮四時享祀爲正祭而春祠不用犧牲夏禴不殺牛其禮甚略至秋冬物成備物以祭嘗與烝特重焉時享之外禘祫爲大祭合毀廟之羣主及羣廟之主祔食于太祖而協繫世序昭穆故祫謂之大事而禘則推太祖所自出祭之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尤報本追遠之極思也孝子之思無窮而七廟有限故有祫以通殷廟之祖有禘以通遠祖而一氣相傳上達于天地矣故曰王者之大祭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三年一祫據喪除朝廟而言也五年一禘據其明年距前王末年之禘中間五年而言也此後則每年一舉或有故或時巡王不親行則不舉而時享可以命宗伯冢宰攝之祫或于嘗或于烝于嘗則謂之大嘗于烝則謂之大烝所謂嘗祫烝祫不拘秋冬而以功臣配享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禘則舉于孟夏之月而不與時享爲一者止以太祖配食不列羣廟之主也其禮所肆獻全烝同于郊祀蓋以始祖所自出之帝時代久遠尊之若天而春秋時僭國徒以其爲祭之莫大而用于羣廟則失其本義且混禘祫爲一祭而後世人君無所謂自出之帝則有祫而無禘亦宜矣泰誓數紂曰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人主于郊社嘗禘必躬必親惟節則易從而儒者以讖緯及禮家之雜說亂之不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所謂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者也

多士

此篇孔傳以爲誥遷者固非蔡傳以爲商民久遷于洛周公洛邑初政呼而告之者亦未盡得其實也蓋成王既居民從武庚叛者自前歲已陸續來遷至是盡遷周公要其

盡遷之後于下都呼而告之計成王亦來下都周公代宣王命或殷多士朝于王城而周公傳王命誥之也作誥之意正與盤庚下篇相類蓋既遷之後奠厥攸居因而慰安之之辭耳故曰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即盤庚所謂罔罪爾衆爾無共怒也曰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即盤庚所謂格非敢違卜也至其追述前事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五年伐三監還時曾頒命令于殷民致其欲遷徙殷民俾密邇王室之意時猶未定營洛之謀故但曰移爾遐逖言將遠移之也曰臣我宗多遜宗即宗周言將使近王化也皆未定之辭意者周公初意欲徙之關中嗣以道遠慮殷民不從迨六年三月殷諸侯百工來朝周廷相與諮議始定就近營洛之謀歟不然洛去衛非遠何爲言移爾遐逖乎成周非宗周何爲言臣我宗乎林氏曰昔宋襄公欲霸諸侯其臣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晉女叔寬曰蔡叔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殷餘民不知天命竊不自量猶有興復之志周公于此蓋不至以計除之如項羽之擊秦降軍使移之遠方夫孰以爲非哉周公則不然方且

建都邑而移以自近惟以優遊寬大之言柔其强梗不馴之氣而欲其同歸于善漢以婁敬言亦嘗遷諸侯豪族于關中以爲强本弱支之術而已且命之遷則遷未嘗雍容漸漬以化之于道也故京師及諸陵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民豪傑游俠爲姦利視周公遷殷頑民之意萬不侔矣

惟三月合上篇觀之知成王居洛次年之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頑民而稱之曰商王士自稱曰我小國此聖人之言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

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依孔傳讀去聲言民皆秉心爲我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孟子曰曰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警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也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

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此德呂氏讀爲嫡蔡傳多采用之惟爾王家我適周王兼武王成王言左傳曰武王克商成王定天命割殷兼紂武庚而言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殷誅紂武庚故肆赦爾等不正以法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自朝歌南渡河西行至洛非我一人奉德不康靈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頑民本殷之世家大族也故以迪簡望周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此句與上句意不相蒙語意與我予惟率肆矜爾悉赦其敢求位相似非予罪時惟天命以上四句一句

一折歸結遷居意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凡言降命皆頒降訓命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言昔有遠遷殷民俾式王化之意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所謂率肆矜爾也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賓諸侯者王城也臣商士者下都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今我作洛則不待遠移而已可式我王化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靈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先儒以爲下有脫文按王曰又曰如云王又曰也言我此誥無他意專爲設定爾所居耳乃語終合畢而重言此以結大意俱太史續書之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仁山金氏曰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以所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

無逸

南軒張氏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爲心則爲恭爲畏爲不暇爲克己尊先王之典彝而享國至于長久以逸爲心則爲傲慢爲耽樂好田獵陵威刑聽小人之邪說而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召公以敬之說陳于前周公以無逸之說繼于後惟恐其墜文武之業也不如是則不足以爲周召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蔡傳用呂氏說朱子以爲太巧蓋古敬對之心與此句背語奧澀若斯其惟皇之極未其有若是語逸而省字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此另一說無逸全篇中無此意四句一氣讀與下文作開闔之勢言既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賢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語脈相類相小人君子所當所明則知小人之依君子惟無逸故知稼穡之艱難既先知小人之依也乃逸則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與上文乃逸小人以作而言所以父母勸勞稼穡以于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文乃逸下文生則逸皆安逸之逸與勤勞意相對無逸之逸兼淫樂而言與歡樂意到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度乃口之度猶言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時是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舞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蔡傳從馬鄭說良是當意祖甲孟子有傳終如周宣之比故書以爲無逸之主而國語以爲亂商詩美宣王中興而國語載王子晉之言云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知此可無疑于國語之說竹書于祖甲亦有及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之語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馬鄭說此二句雖無據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經世書于太甲及祖甲皆三十三年蓋疑不能決也竹書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但言祖甲後數傳之君享國不久耳非謂此外無歲久者也周

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徵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詩鮮民之生謂孤獨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暇疊文猶擬難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不敢以正供供遊田之費下文同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十九字一句繼自今言成王從今日以後不必謂戒及後世則字不必訓法其厥母王其監于茲及召誥其日之其同皆期之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言日復一日其失不小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即指三宗文王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張

爾雅云誑也幻即眩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無小無大皆變亂先王之正刑指人而言與上文至于小大同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皇皇然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過則生驕生虐無過後半之意如此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安溪先生曰聖人之壽蓋以勞天下而得之非以逸一身而得

之也其功德之在世則有以格于皇天其嚴敬之在躬則有以
凝夫正命强志氣屏嗜慾不以外物賊乎其內武王所謂恭則
壽也立命之本也損己以厚人德盛而福至則冥默之中有以
申錫之而不容已夫子所謂仁者壽也得天之符也無遐之言
三宗與文王也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其凝命
之說與曰治民祇懼曰嘉靖殷邦曰保惠庶民曰惠鮮鰥寡其
格天之說與蓋必其敬天勤民吾後爲無遐之實也
蘇子由論曰馬公作無逸言商三宗及周文王享國之數而自
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

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
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于人者千萬也膳
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于其間而無以御
之至于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
蔑臣下至于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于學達性命之本而知
道德之貴其視于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
學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無害也
蘇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
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之

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
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王方
麓曰漢武明皇荒亡戕賊宜促其齡而壽者幸也一則巫蠱之
禍父子相夷一則失國播遷身幾不保逸豫之害明效大驗如
此雖庸夫豎子亦諱言之而不足顧也

君奭

此篇從來說者皆誤蔡傳正之是矣然謂諸家多爲序文
所誤則不盡然序本不誤誤讀序文耳序曰召公不悅不
悅云者不樂居其位也猶孟子所謂孔子不悅于魯衛也

小序本孟子門人所作故其文之相合如此舜典舜讓于
德弗嗣古本或作不怡不懌蓋亦此義凡有所辭避而欲
去乎此則是不悅乎此也古人語多有然者然則序者之
意與後儒召公告老周公留之之說正相合耳此篇文多
奧衍難解按今文書盤誥諸篇大抵雜以方言語句甚長
其文勢一氣貫注每至數行而止又有繁言不殺近于複
出者有鬱蓄蹙縮含意而未伸者有語急而省字者有忽
斷而忽續者所以詰曲不可曉古文出于壁中其初因科
斗文難辨以隸古定既不無出入而其後孔氏于孫世世

傳習探索紬繹又爲俗儒所壓不得立學官冀以理勝詞顯得行于世于是遇古方言輒以雅詁易之語句過長者廉而節之文勢奥衍不易了者敷而暢之辭繁近複者併之合意未伸者達之語急而省字者增之忽斷而忽續者屬之蓋非一世一人之所爲而其他今文本有者以爲世所通行不復措意于其間略存異同而已于是太甲說命及盤庚大誥諸篇明晦難易如出兩手致啟後人之疑而不知其原本質於皆異中之舊非孔氏所能僞而由循誦習傳以漸趨于明易者中間曲折如此也今漢代俗儒無

敢固媢妒之習孔書得早行出或不至背馳若此雖其潤色遺經敢冒不韙而流傳保守之勞不可没也自師承各異原遠末分若歐陽大小夏侯杜林賈馬之書與夫四家之詩各家之易句字異同亦往往而有不可獨罪孔氏古文書也學者生晚不見古人之大全唐以來篇章文字幸定歸于一獨其訛亂之自漢以來者無能追正惟一裁以理擇善而從已耳所謂事有不可如何者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今本多誤作越我民罔尤違不敢不永遠念天之威及我民之罔尤違惟人十二字一句與篇終用閔于天越民相應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今成王迷失道忍曰我退休里居而不知乎言雖去不得諉爲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也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迪惟當時語觀迪惟有夏句可見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無逸序篇端必標周公曰洛誥及此皆作公曰知其出二手也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疏曰與湯時臣扈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

事太戊也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格天格帝一耳巫咸以下三臣不如前三臣故無格天之言率惟茲有陳率惟此六臣有陳列之功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安溪曰禮陟猶言禮終以善終曰禮楚辭禮魂是也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當從林氏說實字貫至故字相爲時應言天保佑商家使其有事于四方而罔不孚應者實由大小諸臣同力匡助之故也語句太長合讀之乃見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林氏曰平格指上六臣也言其平治天下以格于天也上惟言伊尹陟臣扈格天此言平格則後三人亦在其中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庶其治明我新造之邦成王八年距造周不久公曰君奭在昔上

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天謂文王又稱武王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諸迪字皆輔導之意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孚次篇曰我早死是無祿也故曰惟茲四人尚迪有祿與上禮陽皆本林氏說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

夫在位我自愧不能勝武無我責收周勸不及高遠德不降言召公大無以國事專責于武王之所不逮是使老成之德不下及于民之安樂不及與下明勸世之作庶者遠德不降與下作汝民極意相應我則鳴鳥不聞若以鳴鳳鳴岐山而言禁用民之引卷阿詩則未知與此書時孰爲先後也疑經但言鳥不言鳳或引伐木詩說之矧曰其有亦通謂我嚶鳴求友而不聞友聲矧能格知天命乎我受命無疆能格公曰嗚呼君舉其監于茲殷先王及我文武治功之成皆惟人耳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後人指成王即所謂後嗣子孫以如以其君爾顯公曰前人敉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勸偶王如偶之以射相人偶之偶成偶之以伊尹相之偶以巫賢武丁偶以甘盤乘字有時不可失之意蔑不曰其有在我的保國之也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逸之德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敢閉于上帝命弗茲弗我豈不汝告而惟君也此告語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與微子言我用沈酗于酒正同親臣與國爲體微子非引咎周公非掠美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我豈不相順從而君此多誥乎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之復政而欲明農也召公勸成王無遺壽耇以留之召公之欲收身而退也周公又作此誥以止之其事若兩相詭何哉蓋聖人之心視榮利若浼而視國事民事如在己淡于求進勇于任事恕于爲身迫于濟世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周召一而已夫以伊尹之任孟子所稱治亦進亂亦進者而其言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直知進而不知退者哉周公召公之欲去義也其相爲留亦義也皆是也皆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猶夫後人之作僞也顧觀于周公留之之言首曰我不敢靈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未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可見聖人所刻刻存于心目間而不去者天與民而已朱子以爲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想見周公之心也至其遺詞之善如篇首所謂君已曰時我則引召公前言以堅其信末云在讓

後人子丕時則爲召公曲謀以慰其心聖人之言善體人情而無微不至又如此

按此篇曰襄我二人篇棐時二人則太公之之國久矣太公之國意在東征四國之後太公居齊伯禽居魯皆以鎮攝東方控制戎夷于是周公繼太公爲太師矣左傳昔周公太公夾輔成王言其始也記言反葬于周明其嘗就封也作大紀前編諸儒因小子同未蒞位一言欲升篇次子成王卽位之初不知東征前後太公在朝可云襄我二人哉小子同未在位公自謙言耳公曰王曰沖子曰孺子不曰小子也成王時已親政慮其弗克

經歷過佚前人光而欲留召公以其保王業召公之欲去謂有周公在已可去耳周公謂我二人當分任其責勿專責子我也至成康之際周公已沒召公遂亦以身任周公之責應劭云周公九十九王充云召公百八十竹書載召公沒于康王二十四年雖未必爾而書過周公則遠矣

蔡仲之命

凡命書皆出臣下代言而不必曲尋其文義前已具論之矣此篇所以爲孔子取列于書者著周公也非著蔡叔之有子與蔡仲之能幹蠱也則其篇中所述皆誥誡之常語更可不論矣而先儒乃詳爲釋之若皇天無親云云述伊尹語耳後人于言之有故實者謂之典卽此是也先儒乃以太甲蔡仲互較其優劣而辨其言之深淺詳略拘泥甚矣太甲下篇與蔡仲之命豈一人所爲乎觀朱子傳詩于顯易無甚深義之篇卽不復置辭至易本義則小象序卦諸傳有一字俱無者說經固宜權其輕重也今蔡傳于蔡仲之命等篇詳解密法與與謨貢範不殊何以使後之讀者義聖人刪書之意哉又謂此篇篇次當在洛誥之前殊不可曉經云叔卒知其在何時耶胡五峯大紀曰八年蔡

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周公曰不如吾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于已者可與處也所云八年則篇次自當在多士之後多方之前矣

俾子居曰太史公特立管蔡世家于篇首特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歷數其長次名字而于篇末書曰某有本紀言某某有世家言某某後無所見以後世史例揆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歟然必書子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蔡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

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成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智足知聖如此按子居之觀史記可謂能得其深若孔子之取蔡仲之命列于書其意亦若是而已矣蓋觀周公所以施于蔡叔之後如此而憫管叔無後之意可知觀周公其後之施于管蔡如此而其初所施于管蔡之不得已可知故讀大誥金縢者必取蔡仲之命比觀之而周公之心乃始昭昭如白日矣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管叔自縊而云致辟猶紂自焚而諸書多言殊紂也因蔡叔于郭鄰左傳成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史記則言十乘禹貢要服二百里蔡故孔傳以郭鄰爲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據逸周書以爲郭虢也五家爲鄰疑即虎牢之地以車七乘于服景伯見四于楚以二乘六人從知此車七乘許蔡叔以此自隨耳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傳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左傳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若長宏事劉文公也叔卒乃命諸王見諸王而命之邦之蔡杜預曰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遹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亦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止齋陳氏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于越人疏之于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閒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疏矣

多方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多士以至多方皆周公代成王所誥也呂氏曰此篇首云周公曰王若曰篇中又云嗚呼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蓋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史臣特發新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按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左傳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蓋自武王克殷以來殷諸侯雖已奉周正朔而屢有復商之志其戴周未堅故變故迭起至多方作而殷之天下于是始易而爲周之天下矣此周官篇所謂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也夫以八九年

中中外傾搖文武之業岌岌將墜周公以一身搘拄其間以口舌代斧鉞屢出師誅不靖而無一濫及者凡所措施皆合人心之公故能令四方列國翕然歸心而八百載享祚之遠實基于此此所以謂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也成王康王賜魯重祭而俾得用天子之禮樂豈爲過哉

惟五月丁亥成王九年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之五月

奄嬴姓國地在淮夷之北或謂即兗州曲阜縣奄中魯都曲阜不應眞偪處此蓋在淮水之陽東介徐戎而西與故殷圻內相接竹書言盤庚嘗遷奄則奄亦殷之舊都林氏曰奄即淮夷之

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鳩也又曰周自文武興于西土而化行于南故西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爲最後是以牧野之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在行間而成王即政東夷猶興兵以叛也蓋奄之凶甚矣自周公東征滅三監定奄之後至是又叛其反復狡惡不亞于虞之三苗故國語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至是踐奄作成王政陵之爲言翦也又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而以其地分益齊魯亦仿浩世分北之意凡四國多方之所以紛紛不靖者皆奄煽之也前煽武庚曰盍舉事至此又煽多方呂覽謂東夷八國奄最大又曰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必滅奄而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猶帝世必分北三苗而後聲教訖于四海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徐後僭王亦諸戎之桀黠者是年歲在大火唐亦有亂成王滅之遷其君于杜而以其地封太叔唐與奄相約俱叛否不可知既在同時則北至冀東至兗南至徐數州之地相挺而起其變不減三監時之鉅而奄實爲其魁于時成王親征周公偕行與否于經無考然是時太公魯公皆已之國費誓言我其征徐戎蓋伯禽率魯國之師以當徐戎而六師實萃于奄周師攻其外齊魯

扼其內故翦滅較易序言遷其君于蒲姑者蒲姑齊地使之受制于齊耳齊自武王時已封非既滅奄而後封太公于齊漢志言成王時始封封在前之國在後也然淮夷徐戎餘種至宣王時猶勞王旅詩詠江漢浮浮則淮南之夷也常武則淮北之夷也迨僖僖作頌以納賂獻琛爲幸春秋末年淮夷與徐子並列于中之會不書其爵與國名直曰淮夷而已則春秋亦甚惡之矣及秦始皇時乃舉禹貢以來中國所有夷蠻戎狄悉驅而出之然後淮夷徐戎及春秋傳所謂晉燕齊魯諸戎皆不見于漢以下之史此孔安國之言亦考世變者所宜知也古封建之制

小者居內大者居外禹貢二百里男邦內依天子三百里諸侯以及綏服諸國揆文奮武以外禦蠻夷至周而不然呂氏春秋云近者彌大遠者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蓋分土惟三而大不過百里者古之常制也至周成王時遭多方不靖淮夷徐戎奄蒲姑之難殷民屢叛外有大戎夷而內置侯如黑子之著面可以爲安乎是以大啟齊魯之域命之曰汝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太史公曰文武成康所封數百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惟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于齊兼五侯地明非常制也有常制以爲天下法有非常制以爲天下安齊魯衛而外

公則有宋侯則有晉齊魯介東夷晉介戎狄而宋衛以定殷遺民其封皆大于常制職方所云五百里以下大略然也而又制其土田所入或食半或食三之一四之一其餘儲之以供天子巡守兵戎等費後不能然而初未嘗不有限制也故左傳云成王周公懲四國之難選建明德親戚以藩屏周太史公表十二諸侯度成周盛時大國亦不過此數所可考者鄭史伯之言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而其後稍蠶食弱小互相侵并然秦楚吳越後起爭强中國所擯以爲夷狄不與齒而齊桓晉文晉悼所攘以爲功于天下者亦皆先王所裹封楚爲鬻熊之後秦伯益後越禹後吳乃泰伯之後而其實爲夷狄如淮夷羣舒百濮赤狄白狄之類則終春秋役屬于大國未嘗能爲巨患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挾其弱與其守然則所以亭國八百年之久者固由后稷以穡事開基文王以文德武王以武功而亦成王周公選建藩屏之力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四國舊說管蔡商奄朱子解詩降命謂頒降爵命爾四國是皇作四方之國周初封同姓及功臣外餘皆殷世所封故曰殷侯我惟大降爾命

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洪惟圖天之命凡下言夏桀之失民心而以天惟時求民主一語總承之蔡傳以下言夏桀之失民心而以天惟時求民主一語總承之失天命厥固帝之命洪惟圖天之命二句屬商在說而疑惟衍降格于夏以上有闕文不知今文書語脈甚長有夏二字不先見與下節崇亂有夏正同合讀之自一氣貫注條理可尋何嘗有闕文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歷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按書中麗字皆當訓麗于寧呂刑越茲麗刑匪察于獄之麗是也此言民麗于罰者不克開釋之開即下文開釋無辜之開如此說與下句乃大降罰意尤相貫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甲指沃甲作猶詛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所謂惟進之恭也言不能慎用賢臣以大休息其民與下三句作開罔勢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言桀疏賢任暴皆因妹喜之嬖與牧誓惟婦言

是用下及崇逋逃以暴虐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百姓姦宄商邑語意相類天之佑商則曰純佑命天不畀夏則曰不畀純純一也極至之辭也乃惟以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天之佑商則曰純佑命天不畀夏則曰不畀純純一也極至之辭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言罰翻夏邑無所不至大不克開即不克開于民之寬言民麗于罰不克寬赦言天降于多方而得成湯包下文天惟求爾多方僞言天降于多方而得成湯包下文天惟求爾多方一節之意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僞慎厥麗即下文慎罰也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以慎罰爲勸厥民亦相勸勿麗于罰即所謂后來無罰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歎殷之亡屬上而起下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

夏非天庸釋有殷天無心于開亂而有心于開治故曰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大抵治生于亂生于人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說文屑動作切切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上逸安逸也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誥殷侯因宜詳于殷下逸過逸也而略于夏乃惟爾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句蓋古語天惟五辟之上非有闕文年謂武王九年觀政于商至十有三年黃文叔曰自徵黎觀政五年而紂亡天須暇亡之年也不同而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作民主若紂死改立者不同而終無可念聽者此可見紂身見湯之子孫有興者則宜大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如周伐克殷而年豐之類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克與上罔堪相對言我周所以克堪顧天者用德故耳鄭箋詩譜亦以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我之顧天用德故天之教我用休休即降顯休命之休節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上文歷敘已事此下言所以誥之之意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迪汝屢矣而不靜與康誥同義蔡傳于此異釋甚非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天命之在天者顧之可也不可以淫而圖天命之在我者宅之可也不可以而抑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罰代指討叛僭亂要囚謂囚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謂討叛非一乃有不用我降德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指滅奄事以警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圖乃惟爾尚書通義 卷六 墨 劉鶚齋校刊自速辜

此上大誥四方諸侯此下申告下都殷民蓋成王滅奄還都諸侯多來朝見周公發此誥時固亦有四方諸侯而不能畢至所面對者殷多士及諸侯之士來修貢者耳作告本爲大誥天下就在朝諸侯及諸侯之臣合而告之仍別而言之誥語既畢史乃備錄成篇以頒示于四方也篇首史辭曰至于宗周呂氏引衞孔悝鼎銘謂成周亦可云宗周此乃鎬京賜秦以後東周之世以洛爲宗周耳武成王朝步自周受命于周皆鎬京也及成周既建洛誥言即辟于周即謂成周而此經云至于宗周周

宮則曰歸于宗周畢命則曰王朝步自宗周不得不別而言之矣

林氏曰晉武帝將伐吳其臣羊祜王濬皆曰孫皓荒淫暴虐今可必克一旦陵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猶春秋時晉伯宗所謂後之人或者改修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用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也蓋其意以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主而我不得逞其欲武王之心則惟恐紂之不改過人之度量相遠一至于此不觀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爲至德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自成王五年滅三監改設宋衛二監數至作多方之年凡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爾必能奉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凡爭生于心則逆氣成象爲圭臬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故教以和順之道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爾尚無自疑忌以入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改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衆人皆以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爲不享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多方即所謂有方多士也蔡傳疑爲多士之誤過矣我則致天之罰

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多方與多士篇大旨相類第多士爲殷民定遷後慰藉之詞此篇則滅奄後更從而申飭之之詞耳又多士純是面語殷民此篇面語後因而作書頒示多方則其體制之有不同也

一齋陳氏曰蔡氏謂方殷之虐人如在高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也定人自高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但撫之而莫能絜也恩竊以爲不然夫天下初定法令未孚而紂素所崇信淵藪之奸宄歷類往往

錯處于民間故紛紛慮亂籍籍思變皆紂之餘黨爲之非天下之人思商而叛周也後儒又爲之說曰周之頑民殷之忠臣愈益過矣夫殷之忠臣宜莫如微子箕子祖伊微子即封于宋箕子陳範于王祖伊奔告戡黎初無一語告周也豈以三子爲忘殷乎三子非忘殷則叛者非忠臣執是可以論商周之際矣文叔黃氏曰殷民不識天命動搖天下是爲不則德義謂之頑民與苗民等世儒謂于殷爲忠夫天命已去而欲私植之與天下共主爭衡以此爲忠可乎天下無依違之理也在殷爲忠在周爲頑是依違也依違則二理矣理隨事爲輕重重者立則輕者

廢紂爲當誅武王爲行天討其輕重不待言而知殷遺民之私忠其能廢天下之公義乎忠不勝義叛而已矣苗民遷三危殷民遷洛皆不忍殺聖人之仁也

孔叢子載孔子曰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而大之書之大義舉矣按尚書大傳七誓略與此同泰誓作六誓蓋謂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也五誥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皆言周所以處殷遺民反復誥誡有以見聖人之心惓惓于上天下民而其仁不可及也或謂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詳而悉臯陶與舜禹其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夫召公非常人比而誥之亦若是煩乎觀周公屢言我不惟多誥亦自知煩且悉而不能不惓惓于此此聖人之仁心也

立政

此篇當與下周官篇比而觀之太史公曰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意周公既成周官因以戒王之書歟蓋天下之事統于百官百官之事統于人君人君之職在辨君子小人而已周官三百六十屬各有所司以分領天下之事使此三百六十屬者不得其人以處之則周官之法度亦虛設矣事之舉不舉在于人之得不得而人之得不得在于君之明不明六官之書備言臣職而立政一篇獨言君職故立政周官相爲表裏周官以治其末立政以操其本甚矣周公之知要也然本之中又有本焉周官之本在立政而立政之本在無逸無逸立政又相爲表裏必先陳無逸而後可以陳立政必先陳立政而後可以陳六官之書又周公進言之序也蓋人君之德一敬而外莫大于明人君之職敬天勤民而外莫大于用人天之明威民之好惡皆係于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世之治亂卽因之故明于用人者敬天勤民之實而制治保邦之要道也然其所爲克知灼見以爲明者又不必徧及于三百六十屬而惟在明于得三事之人三事之人得而三百六十屬無不得矣此尤要中之要也三事者何曰常伯曰常任曰準人常伯卽牧夫在外諸侯之長也常任者任事之人在內三公三孤六卿皆是也準人者執法之人蓋亦常任中之一耳別言之者明刑弼教尤聖人之所重也其稱名與周官

異者當時固有別稱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之類周官篇所稱乃其正名觀篇中稱司寇蘇公亦不曰蘇公爲準人也考之周官之制準人即司寇及諸掌法之官常任即冢宰以下任事之官三公以六卿兼領二伯又以三公兼領如周公畢公爲太師領東方諸侯召公爲太保領西方諸侯即所謂常伯而侯伯亦是也常伯得其人而諸侯皆率其教外無不治矣常任準人得其人而六卿之屬皆率其職內無不治矣此文王所以于庶言庶獄庶愼罔攸兼受敢知而惟克宅此三人以事上帝而久

受民也後世人君知人之明既有所不足又恃其察察之明而一命以上皆遷于朝廷百司之務皆達于上聽竭一人之聰明以狥天下事而天下事之隳壞于冥冥之中者多矣此荀卿所謂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者也

此篇大意皆本皋陶謨九德之行成德之彥吉士常人三宅三俊即皋陶所謂彰厥有常吉哉九德成事俊乂在官者也曰籲俊尊上帝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曰以敬事上帝本皋陶天工人代之意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則天工人代之目也人君代天理物而以天位天職與臣下共之上宏父之類周官篇所稱乃其正名觀篇中稱司寇蘇公亦不曰蘇公爲準人也考之周官之制準人即司寇及諸掌法之官常任即冢宰以下任事之官三公以六卿兼領二伯又以三公兼領如周公畢公爲太師領東方諸侯召公爲太保領西方諸侯即所謂常伯而侯伯亦是也常伯得其人而諸侯皆率其教外無不治矣常任準人得其人而六卿之屬皆率其職內無不治矣此文王所以于庶言庶獄庶愼罔攸兼受敢知而惟克宅此三人以事上帝而久

薦之上帝以人事天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三宅左右大臣備言之其職重而係天下之安危綴衣虎賁左右小臣撮舉之其職親而係主德之修替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人君以辨君子小人爲職謀面用丕訓德別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釐理也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曰論辨之意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所謂近之則不厭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所謂遠之則有望嗚呼其在

受德昏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常伯準人皆失其人矣厥邦厥政互言之猶云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常任咸失其人矣帝欲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與仲虺之誥文同而意少異奄甸萬姓即俊民甸四方之甸奄蓋也甸治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以詩蹶惟趣馬例之趣馬必太馭及校人之通稱非掌一皁者也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如大胥大師典同之類則司樂其庶常吉士王朝內外大小長卿人角人羽人則虞衡其長之臣必用庶常吉士下文侯國之臣蠻夷之長亦以是期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夷微盧之君長三亳諸侯之尹文王惟克厥宅心文王惟克知厥宅心語急而省字乃克

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立政字一頓事準牧所謂三宅也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言商該夏言文該武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由其表而繹其裏由其初而繹其終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

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金氏曰此與上通為一章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安溪曰惟有司之牧夫接其克詰爾戎兵云云一氣讀下古者兵亦刑也言詰戎兵之事當專任之牧夫也先儒分為二節攷讀說辭按牧夫即常伯諸侯之長也諸侯有為王敵愾之義不肅天子親行時成王親征淮夷有功恐其因此驕武故戒之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按周公作立政惓惓于吉士常人而召公歌棠阿亦切切于馮翼孝德卒之王多吉士王多吉人眾正盈朝以致刑措之盛則

周召二人登崇引進之效而周官三百六十屬所以各舉其職而非徒法也

方麓王氏曰夏臣之告其君三宅而已周公又以近臣為言蓋公卿大臣其內外有限其進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之人人主朝夕與同損益變化所係于君德尤重周官一書悉舉而屬之太宰養源之精意實在于此所謂宮府一體也漢初此意猶存自武帝時內外廷始隔絕為二公卿大夫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寵用事子中漸至于不可制矣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

列用中罰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如今之例也

上文戒王之語已畢時太史執簡記居于王側周公乃顧而語以司寇蘇公典獄之善欲其并記以示後人用此知召誥洛誥無逸諸篇皆太史親聆本語退而紀錄之書惟伊訓旅獒似後世奏牘之權輿然古人入朝搢笏書思對命容有既成奏草而復口讀于君前者固不容臆析某篇爲作書某篇爲口語也周公惓惓于敬獄者以庶獄爲民命所關擇人尤不可不慎卽于常任內別言準人之意

尙書通義卷六

後學建德胡念修謹校

刻鵠齋校刊

仁和邵懿辰信

周官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文叔黃氏曰周官書成自文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誥誓皆發於祖廟按經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明指周官之書黃氏之言是也蔡傳顧以周官不載公孤之職又六年五服一朝與周官六服來朝之制不合遂疑此篇與彼不同而以周官爲周公未成之書今以元儒程伯圭之說通之則周官書固與此篇相合伯圭曰按周禮多言三公三孤但不言其職耳蓋三公位尊出諸卿之上論道經邦若無所職又且官不必備或有或無非如諸卿之分職聯事各相統屬也故不必列名于六官篇中又曰經云六服羣辟蔡傳數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按周禮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是六服者侯甸男采衛要也畿內不在其數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蔡傳數侯甸男采衛爲五服而謂六年一朝會京師按周禮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五服蓋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之歲一見者不在其數也然周有九服而王之巡狩止于侯甸羣辟

承德止于六服視唐虞之世有閒矣程氏之言如此仁山金氏曰周官周禮閒有不合者其後因時裁定詳略之閒不無損益而大略無甚異矣蓋周公既成六官之書獻之于王王乃于頒行之月遣正而訓迪之俾有官君子各敬爾官三百六十職之所職也周官書既闕冬官五官所載閒有可疑此如後世會要典章續有增修金氏因時裁定之說得之夫其最可疑者建官之多此或有事兼攝或後王所增而其書久而後出不免爲後人竄亂然其大體道法通貫萬物之理萬事之情悉包蘊于其中非周公不能爲所以議者雖多傳至于今不能廢也

按六服之說正義已兼要服而不數畿內林氏謂禹之畿內謂之甸服故可以服言之周之王畿在九服之外不名曰服安得謂之六服乎其說甚明至六年五服一朝程氏不數侯服究爲可疑當依孔疏謂要服路遠不能如期而來耳蓋經云六年五服一朝與大行人所謂一見正同上言六服承德則六年每服一朝可知而曰五服者以要服卽蠻服距京太遠雖立其制不必其來以示寬恤文叔黃氏以爲要服見于方岳不至京師容或然也至六年之後

則大行人所云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而後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殷國爲二事王不巡狩則諸侯畢朝于京師謂之殷國也然則考制度子四岳者亦已預飭于前至巡守時再考之耳黃文叔以爲六服差遠近爲節序朝京師六歲一周時見曰會也又六年時巡朝于方岳殷見曰同也此皆仿舜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指誅三監滅淮夷等事六服羣

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自滅淮夷歸卽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也董正治官

以四征弗庭歸于宗周及序文推之則此篇作于成王之九年卽作多方之年也林氏曰成王時六服之君固已承德獨淮夷未平爾淮夷平則莫不承德矣如舜世聲教訖于四海惟三苗不服必至苗民之格然後爲至治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予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猶言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卽所謂州侯伯卽所謂十有二師者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此三百六十職之總序也師保之職帝世無有始于伊尹之相太甲曰旣往背師保之訓則保衡之官卽爲師保而紂時箕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公孤之官皆創于商舜命九官但有司徒司空而司寇則謂之士宗伯則謂之秩宗六卿之名始見于甘誓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而尚書大傳以疑丞輔弼爲四輔賈誼書又謂導承輔拂蓋四輔舊制師保亦在其中而立爲三公則始于此時也唐虞建官惟百者非謂百員乃百職耳如州牧一官乃有九人是也夏商官倍世變事繁所增者小臣之職耳大體固不異也周官三

百六十幾倍夏商之數亦增小臣之職如方相壺涿之類而已曰不惟其官惟其人此一言實立政一篇之要領三百六十職所述皆官事之當然者耳未能言及子此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周子曰陰陽官理而後和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亮相也亮天工弼予一人三孤亦不必備惟其人弼予一人三公亦然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周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六典太宰兼掌故曰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六師出征則六卿各率一師而皆統于司馬雖冢宰亦受制焉故司馬與冢宰並言

統平邦國冢宰言均四海司馬言平邦國均平天下之任二卿特重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三百六十職之總文也按紀載之體各從其所重有記言入之記事中者如舜典欽哉欽哉二句禹貢祗台德先二句是也有記事入之記言中者如益稷篇日月星辰一節呂刑墨辟疑赦一節及此篇立太師太傅以下八節與武成篇所追敘是也大約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確是撮舉全部周官而言若三公三

孤不見于周官者乃六卿兼領之職二伯九牧不見者二伯乃三公兼領之職而九牧在外或亦入爲六卿故可以不詳也至諸侯亦有黜陟于朝巡時行之諸侯世守其國非六官序遷者比故亦不見于周官

附辨沈冠雲周官祿田考

自歐陽公有官多田少祿將不給之疑宋人以兼官不常設之說通之然王朝官數多至五萬九千四百餘人冗濫至此何辭可以解免吳江沈氏彤作周官祿田考以官爵及公田二者彼此計算不獨相當且有餘田以供他用後人服其精核而不知其非事實也彼以天子之公田三十二萬夫起算合田祗三十二萬頃似乎不多然通計私田三百萬夫以每夫八口之家計之當有二千餘萬口按後漢郡國志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馮時十六萬一千八爲周之極盛而漢元始二年民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爲漢之極盛世紀詳述口數必有所本通典所載亦同則成王時合九州四海民數祗千三百餘萬人而謂王畿之內有二千餘萬人夫孰從而信之況所謂私田三百

萬夫者計三十餘萬井井地不皆衍沃若山林坑岸之地或數井而當一井又所算只百里之內安得有此田數更安得有此人數沈氏徒據王制三分去一又以不易一易再易通之而得此數不知三分去一賈疏已疑之辨詳禹貢古田百畝當今二十三畝有奇田畝步尺或有不同而人數則古今無異王圻千里必有若是多之人而後可耕若是多之田而後可給若是多之官之祿沈氏所考殆未足以解歐公所難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周公之法詳矣猶使議事以制任人而不任法

也雖然必有典常爲之師不使放于規矩準繩之外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句法與詩莫高匪山莫淡匪泉相似皆歇後語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總誥三百六十官以守官之道辭義皆明末言三事暨大夫三事常伯常任準人也上文不列常伯蓋三公兼之耳時周公繼太公爲太師而兼東伯召公爲太保而兼西伯也

君陳

時周公沒矣史記曰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成王亦讓乃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按畢爲文王武王葬地亦猶沃丁葬伊尹于亳如後世陪葬山陵也鄭氏注坊記以君陳爲周公之子蘇氏非之觀篇中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使君陳果周公子其言必不若此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孔傳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似即本酒誥弗惟德馨香祀云云文句小異雖亦周公之言然篇中三訓字皆指訓民而言畢命所謂式化厥訓者也成王欲君陳法周公以德化民耳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孔傳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汝戒勿爲凡人之行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人猶言人臣良君也王曰君陳爾惟弘

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容以和祇一層意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于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罪雖小三犯不赦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周人之定天下以武庚殷餘民之叛服爲斷孔子子前錄多士多方子後錄君陳畢命所以著周公定殷之始終也而其言亦

美惟爾有嘉謀嘉猷以下句後人疑其失言然觀殷民在辟以下欲其遇事執爭而豈欲攘君陳之名哉蓋以政有廢興與時推移而洛民信周公之篤使君陳自爲教令則衆謂其改法而不服必以王命出之此成王之本意而何至如漢高帝稱李斯有善歸主爲王衞尉所詆也

顧命

惲子居曰自蘇氏以顧命爲禮之失而亭林顧氏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自狄設黼扆綴衣以前皆王崩時事也以後皆康王踰年卽位事也其意以爲踰年卽位禮

也喪服可釋可反也柩前卽位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成喪也有以甚異乎經曰丁卯命作冊度在狄設黼扆文上此冊卽御王之冊也安有王崩時卽爲此冊遲至一年而後宣之者乎成王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謚而曰新陟王何也是經固無有闕文而顧氏疑之者過也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旣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愼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于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始死之禮于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皆同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伊訓及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者也春秋所以不書柩前卽位者春秋紀年之書也踰年卽位改元故書柩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于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卽位與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

推之于祖推之于天于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于祖于曾高祖下推之于子于孫于曾孫子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之父使天于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于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之

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之所許也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于己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叔向辭諸侯之事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按子居之言亦本朱

子答潘子善之說而反復引伸更爲明暢故備錄之番陽鄒氏顧謂蘇氏之說乃禮之正朱子之說乃禮之權國有危疑不容不行權以定名分絕覬覦夫成康之際天下清平安有所謂危疑耶甚失朱子之意矣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順宗實錄中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備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惟四月哉生魄漢志謂成王三十年連周公攝政七年共三十七年鄭玄以此年爲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編年通載文曰成王在位四十七年皇極經世以下皆從漢志王不懌甲子卽十六日王乃洮頮水洮濯手頮沃面相被冕服相謂太僕憑玉几天子左右几以優至尊乃同召太保奭召公與周宰兼芮伯亦與周同姓因西伯姓爲司徒彤伯姻姓爲宗伯畢公名高文王庶子繼周公爲太師領司馬兼東伯衞侯康叔爲司寇毛公名鄭亦文王庶子繼蘇公爲太傅領司空師氏周官師氏率其屬守王之門虎臣百尹御事

林氏曰古之立君者惟恐眾人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蓋天下

共主當與天下人共戴而君之未有出于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觀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于外戚則出于宦官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立者七君蓋其本乃自於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惟恐不久故以繼嗣爲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夜半禁中出半紙以某人爲嗣則羣臣皆拱手聽命誰敢違者亦有雖有嫡嗣而不能以屬于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者如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幾至危亂然後知顧命一書是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嗣卽命汝嗣訓之嗣

謂嗣君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注云誓猶命也明樹子不易也　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奠麗是明罰敕法之意奠麗陳勸也肆乃勞習之義蔡傳解奠麗爲定民所依則與肆字不貫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昏亂知言逾越以行言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味于守則亂自當訓治言夫人自治其身心必在于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呂氏曰甲子去崩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生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子庭所謂疾病外內皆埽廢牀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此上紀成王發顧命此下紀太保傳顧命于康王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爰說文引也齊侯呂伋以二干戈桓毛所執虎賁百人呂伋所帥逆子釗子南門之外孔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殊之或曰南門應門也成王崩于東都故康王自外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逆入所以入然以下文陳寶器車輅等觀之則在鎬京可見延入翼室翼室東夾室也初喪未爲寢閣故以東夾室爲居憂之地恤宅宗

成王未殯故稱子既殯次日傳顧命即稱王天下不可一日無

君也南門逆子猶大夫士庶人東方正嗣子也按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則禮固有大小斂而主人出寢門之時不足爲康王異也或曰既崩而出不敢遽居于內嫌于以繼世自處也以左傳王子朝之言推之康王尚有母弟亦備一說

丁卯命作冊度冊冊書下文皇后憑玉几云云是也度猶今言儀注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是

此日至下七日癸酉中包成王殯事史略之者以此篇專記發顧命傳顧命二事殯禮于顧命上下無所繫故可不述也天子七日而殯說者謂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自丙寅數至壬申七日則成王大斂當在癸酉前一日記曰周人殯子西階之上賓之也賓之也者尊之也三代殯禮皆在堂上金氏謂在西夾室者非是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四坐皆設綴衣惟黼扆止設戶牖間一處牖間南嚮敷重篾席天子席三重篾席等皆在上其下二重不可知爲何席據周禮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戒王殯在堂上則三重並見西楹之西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以東爲上康王居東夾室故也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篾席玄紛純漆仍

凡越玉五重鄒氏曰按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惟茲五玉有邸有瓚故曰重乃天子執以禮神之玉與上文四坐皆先王朝祭之所用故先陳之下文所陳但國家所藏之寶耳越玉五重四字當自陳寶周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爲一章承上文爲義故曰越也而陳之既事藏之赤刀朱其刀室疑先王之佩刀故首列大訓大訓疑即洪範蔡傳謂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如是則弘璧琬琰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在西序大玉簡策多矣烏能盡陳之哉鄭玄云東北夷玉之珣玗琪也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鄒氏曰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設于室內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諸物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或言序或言房蓋變文耳上文越玉五重係于西夾南嚮章下則玉五重必陳于西夾室矣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

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經言四輅除去戎路兵事非常不陳之也玉路金路以祀以賓不常乘象路一名道車木路一名游車皆常乘出入先路象也次路木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銳矛屬左傳銳司徒掌執銳兵者不必從說文改銳字說文亦不能指銳爲何器也立于側階

此皆癸酉傳顧命日昧爽所行之事皆太保飭羣臣爲之變文稱伯相者疏云于此所命士多非是邦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是也成王既崩事皆聽于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故知伯相是召公也

王麻冕黼裳王麻冕袞冕也裳有四章獨舉黼者與詩豈袞及黼同餘麻冕各從其命服而裳稍別焉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卿士邦君無所事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以詩詠介圭例之則此是尺有二寸之鎮圭非長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太宗上宗變文耳同白虎通作銅蓋銅爵也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御進也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率循燮和皆疊文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鄒氏曰詳皇后憑玉几以下即冊命之辭太史對嗣君讀之而嗣君拜受也按二孔皆同此說蔡傳則謂顧命之言已書于冊

此乃太史口陳者今按冊命或不止此數言蓋史氏撮舉要語以便成文苟盡載則複上而不協于體至其言實即冊命之辭則可必也金氏曰顧命蓋命羣臣相康王之辭亦必別有勅康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詳載耳若本無其語而虛爲此冊則是後世遺詔假設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爲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受同瑁則受介圭可知下文執同以祭則授瑁于人可知

上節是傳顧命此節是康王受顧命皆在西堂上殯宮前

王三宿三祭三咤宿進爵也從立處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酹酒于神座也咤奠爵也字本作託每一酹酒則一

奠爵三奠爵于其地也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鄭氏上曰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

宗曰饗

此康王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告于神也具殷奠之禮

太保受同降受王咤地之同下堂反之于篚盥將執酢同盥手故盥王以異同秉璋以酢不敢用王之同故以異同授宗人同拜酢祭既拜則王之奠爵亦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文互相見也

王答拜太保自爲拜神不拜康王王答拜者亦以無尸故代尸拜也太保受同前以拜故授同于宗人既拜則引身長跪而宗人以前所受之同授之祭亦酹地如王禮嚌祝酌同以授太保攝飲宅宅卽咤也言太保以酹地之同奠之于地下句授宗人同言以嚌至齒之同授宗人也文錯耳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此太保以已傳王顧命訖告于神也皆立于殯東西面

太保降太保下堂則王下可知收諸侯出廟門廟雅室有東西廂曰廟上文東序西序卽東西廂東西廂惟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爲廟門禮記聘義三讓而後入廟門周禮司儀亦有及廟之文不專以神居爲廟也然上言畢門而此言廟門猶言殯宮之門耳此下篇所以不御門見諸侯而位于廷中也命之諸侯故入陪位下篇諸侯則有先期來者有奔喪後來者

按古者堂室牖戶門塾之制上下同之詳見朱子文集儀禮釋宮惟朝以南向爲尊祭祀賓燕皆以東向爲尊漢初猶然如項羽鴻門之會南越王燕漢使者皆以西爲上武安侯坐其兄南向而已東向惟其堂室牖戶之制猶古也士庶之家或一堂二內則因屋宇狹小不能分一室二房故有東房而無西房不知何時始廢此制大抵自漢以後也周鎬京本武王之舊規制狹隘周公營成周始于路寢之外建明堂爲四靈之屋堂高一筵九尺廣九筵蓋四面爲堂而中央爲太室又爲清廟以祀文王而配上帝廷中四面寬廣可容王會所謂明堂之位也巡狩方岳亦仿其制建明堂于四岳之下以後世之制揆之路寢則天子之宮而明堂其前殿也又按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皐由內而外其說實本鄭注他無據見或以詩書禮春秋考之謂天子與諸侯皆三門但名不同天子曰皐應畢諸侯曰庫雉路亦未知是否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卽路門之外治朝所在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外朝在庫門外聽獄蔽訟之朝也內朝有二王日視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以會宗人圖嘉事太保率西方諸侯疏曰成王始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入應門句左言趨而左右皆北面疏曰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按上篇左塾之前右塾之前亦謂西塾東塾其輅皆北向也記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可證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句右皆布乘黃朱疏引左傳宋公取公子地白馬四朱其尾鬣以與向魋是古人貴朱鬣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所謂柩前即位也不言出至畢門而曰在應門之內故孔氏謂立于廷中豈非下堂而見諸侯乎蓋亦變禮不敢遂居成王之位也是時適有諸侯在朝故偕羣臣進見若踰年朝廟改元三年釋服親政皆有朝正之諸侯其禮當視此爲重按周初事勢與春秋時不同諸侯多入爲公卿若呂伋爲王虎臣雖王朝之大夫亦使諸侯爲之則諸侯之在朝者宜不少矣其在朝者皆二伯之屬也故率而見王其先初崩與殯時此諸侯亦必入與弔哈之事第經略不言耳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于皇天眡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羑字與牖誘通所謂天誘其衷詩云天之牖民如塤篪璋圭也與康王言用訓厥道相率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張皇六師本畢協賞罰之意而言

此羣臣及諸侯進戒之辭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此康王拜羣臣及諸侯之辭序所謂遂誥諸侯者是也言不及于成王者蓋不忍出諸口云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可知

文叔黃氏曰君薨聽于冢宰古之常禮也然而世日益降人心漸薄顧命一書史臣詳載儀節本末必有因時制宜而爲前此未嘗有者蓋成王懲于周公之被謗故同召六卿百官而託以嗣子召公遂因而廣之逆太子傳冊書見諸侯發誥命使天下知嗣君之正位消亂萌而折覦心此不獨爲當時慮而亦所以爲後世法也蘇氏斥于喪服引叔向辭諸侯其事固不同諸侯之殯非弔何見叔向曰是重受弔也其說甚明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告廟毋哭三日名之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鄭康成曰接神則祭服夫世子生尚可以易喪服而況于傳顧命之大事乎蘇氏引曾子問冠子之說而不及此何歟

畢命

仁山金氏曰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染紂之惡于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矣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

思商之心未釋故多士多方闡論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溯其原于天命而拳拳于生厚之遷稽其敝于末流而汲汲于餘風之殄揚子曰康后之世頌聲作于上于是頌聲作矣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召誥二月至豐因烝祭也此六月因禘祭也廟在豐而往祭猶晉都絳而烝于曲沃也以成周之衆自此以後始專呼下都爲成周命畢公保釐東郊

王若曰嗚呼父師畢公文王庶子于康王爲從祖故稱父師猶微子稱箕子爲父師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成王七年作洛先一年遷殷民自六年加二十四年合之康王十二年凡三十六年也世變風移四方無虞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則此自周公之沒數之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程子曰不先天以開人每因時而立政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疏曰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詢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于先王之世已多嘉績不獨今爲然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謂就祖廟中行冊命之禮也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所謂臧厥臧也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如風被而物動如聲傳而響應荀悅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教化不行攘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周制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洛邑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東西此一東郊耳而曰康四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以康四海亦上文四方無虞之意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高世后泳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效至此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于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此篇轉接多四字句蓋大意是而文句經後人潤色處爲多

王伯厚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方麓王氏曰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

其愧心訓教以正其舊習而進其善無片言及于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君牙

朱子曰君牙冏命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史記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

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圖]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緊扈立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時徙居犬邱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按史記于昭王時書王道微缺王道衰微而特于穆王著之曰復[圖]蓋穆王周之賢君也孔子錄君牙冏命呂刑三篇于書殆以著其周道復興之實歟或乃據史記不敘君牙又據篇中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一語疑君牙篇爲昭王時書恐非也穆王作書述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正以昭王非賢主故略之耳玩三篇文義大抵君牙冏命二篇穆王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

林氏曰蘇氏以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公乃用是問楚則是終穆王世君弒而賊不討也觀君牙伯冏之書無哀痛惻怛之語以是爲穆王罪乎謂不然昭王事不見于經世遠不可考見或謂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而呂氏春秋又謂昭王親征蠻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則是得脫于難蓋因是發疾崩皆不可以以取之不得以昭王之事而謂于此見周德之衰夫子豈以其衰而取之乎

王若曰嗚呼君牙林氏疑君牙乃芮伯之子孫如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也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唐石經作先王注疏本誤作先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圖]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身曰正心曰中上言若蹈虎尾作此篇者於易理深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孔傳夏月暑雨冬大寒天之常道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疏曰爲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按此章大要是罔咈百姓之意以人從欲鮮濟所謂艱也以欲從人則克所謂易也下文民之治亂在茲正指此而言上章言敷五典此正言授兆民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彼明乃訓謂訓民用奉若于先王謝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

林氏曰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其實今觀此篇于僕御之

臣反復丁寧如此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爲非者而王之言既然則亦豈肯爲無方之遊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爲之也當以書爲正仁山金氏曰穆王巡遊之事見于列子及穆天子傳者皆荒唐不足信史記秦本紀所載亦本雜書林氏辨之以爲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後穆王遠矣獨左氏載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然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未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逸周書載史記一篇歷引亡國之事以自警悟而國語以其王能庇昭穆之闕又載穆王不聽祭公之諫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至管仲之對桓公則曰昔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然則穆王初年不無巡遊之過而其後能自懲艾如漢武論輪臺之悔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陸宣公引此爲自辟僚屬之證孔疏謂銓擬待用乃曲說也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傳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按便辟孔訓足恭是也朱子注論語以爲習于威儀即此疏所謂前卻俯仰以是爲恭者也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蘇氏曰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漢楊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絕請謁貨賂殿中稱其廉平若時寮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于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文叔黃氏曰太僕掌正王之服位詔法儀故出入起居之有不欽太僕當諫正出入王之大命故發號施令之有不臧太僕當論執其于輔導最切漢太僕爲列卿而郎從官扈從天子屬光祿勳飲膳醫藥出入行幸供奉官屬少府太僕獨掌賓贊治流寢遠客館閤門使實行僕卿之職而親近人主者獨宦官耳又曰太僕之屬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二人隸僕下士二人皆士也伯冏得自辟之古者諫無常職百官官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以諫乎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唐諫官屬

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閤而勢疏遠矣

按經云命汝作大正孔傳以太馭當之蓋以太馭中大夫太僕下大夫耳蔡傳易以太僕是也而以羣僕爲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數戎僕中大夫官尊于太僕齋僕下大夫與太僕均耳蓋太馭御玉路戎僕御戎路與戎右皆中大夫齊僕御金路與齊右皆下大夫此五官無事不設有大事則以他官攝卜而後用之惟道僕道右御象路田僕御木路王常乘出入馭夫御副車此四官皆士也疑常時屬于太僕按周官宰夫辨八職云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其下則府史胥徒蓋治要治凡者大夫也所謂尹旅治目治數者士也所謂亞旅而一曰正卽此經所謂大正立政惟正是乂之是也序官無上大夫祇有中下雖同屬于六官而亦自率其屬可以推見大凡天官三職地官十一職春官十職夏官十四職秋官一職合五官之大夫三十九職耳以冬官併計不過五六十職而分率其屬遂有三百六十之多又有本職所屬之上中下士焉要皆予以辟舉之權而大夫舉士公卿舉大夫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閒又多兼攝而不常設如戎僕戎右齊僕齊右之類疑序官所載上中下士及

府史胥徒各數多後世所附益及後人所竄亂不盡周公之舊也

呂刑

先儒說此篇多執贖刑一節深貶穆王其說未免過當今引諸家駁正蔡傳之說條列于前俾讀者知所折衷而以愚見所及分著于後凡不欲使穆王賢君呂侯聖相受誣于載以上云耳

貴與馬氏曰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于官府學校丕五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

爲此一切斂財之計夫子錄之蓋以示戒愚以爲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設也審矣鬻獄末世暴君污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惟不詳考之徒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法簡尚不廢贖金之法至于周而文繁俗弊矣五刑之屬至于三

千若一按之法而刑之則舉足觸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干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

一齋陳氏曰呂刑一篇序以爲訓夏贖刑作也今反覆讀之嗟有苗思堯舜述三后示來嗣其惓勤懇切惟恐失于不經不辜將下傷民命而上違天和也故戒之勤戒之審戒之佞戒之獄貨惻怛哀矜之情洋溢于誥告肫肫然先王之法言孔子所爲取也至于贖刑特其中之一事耳儒者訾之曰唐虞鞭扑方許其贖今穆王之法雖大辟亦免之矣不知贖也者贖其所矜疑也不疑何赦不赦何贖夫既疑矣當之以本罪忍乎故計所犯之輕重而酌納鍰之多寡亦平允之一道也漢制蘇建出塞失軍贖爲庶人太史公下蠶室家貧不足以自贖其亦呂刑之遺意乎故曰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儒者又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此又揣摩之過也夫穆王欲以車轍馬迹徧天下彼一時也故讀祈招之詩傷哉其言之矣今此訓刑之作意其悔心之萌乎夫悔而念及于刑念刑而篤于敬懼此一時也實非斂民以自富者也故祇宮獲沒尚延其慈孝之緒有以也哉

張文端公曰先儒謂呂刑之失道大于贖又謂重罪亦贖是有財者殺人而亦可以不死豈得爲法之平乎今觀其言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五刑之中難于稽核其實者

而後以五罰覓之又曰墨辟疑赦剕辟疑赦宮辟疑赦大辟疑赦必五刑之中可疑而後議贖鍰之多寡非一槩而贖宥之也又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并罰亦不當者則以五刑之過誤而正之又非一槩而罰懲之也特異于唐虞者有流宥五刑之條而易之以罰贖耳至其哀矜惻怛之意曰朕言多懼曰朕敬于刑則猶是唐虞欽恤之心故孔子取之贖刑特書中一端不足以爲之病也

仁和陳氏芳生曰按古人贖罪之法非爲獄之疑者設也蓋疑獄之端有二一曰疑于情一曰疑于法祥刑之道有

三曰罰曰赦曰輕犯者情迹顯明而正以五刑乃在可輕可重之列則降從輕者所謂罪疑惟輕是也此法之疑也犯者情迹未明賊仗無據刑罰兩無可施則直赦之所謂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是也此情之疑也徵據已實法不可貸犯由筆誤情則可矜則罰以贖之所謂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也此猶後世眞犯之外別有雜犯而實非朦朧以入之貨爲昏瞶士師了責也蓋赦自赦輕自輕罰自罰古人愼刑其法秩然不可紊故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墨辟疑赦云者卽五刑之疑有赦之省文其罰百鍰閱實其罪云者卽五罰之疑有赦之互文蓋曰墨辟之疑者赦之其罰百鍰者閱實其罪者也蔡九峯氏謂罪疑惟輕者降等用之五辟疑赦者直罰以金不復降等致堂胡氏貴與馬氏亦謂五刑之疑各令之贖夫不能定其事之是非而姑責之以金此盜賊悖行雖後世暴君不出此而謂穆王祥刑有是哉三于所見由于不知疑字有辨誤合赦與罰而一之并忘閱實其罪之義夫使赦罰合爲一事所謂五罰之疑有赦何解也閱實其罪猶曰其審克之疑則不實實則不復疑既曰疑赦又曰閱實不幾贅乎故愚謂罰之與赦不可合而爲一也降等之疑呂刑固無之故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愚恐後世襲三于之誤槩以疑囚獄則人極于病故爲正之

姚姬傳曰呂侯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蔡氏思未詳而非之是未知法之意也夫呂刑之贖者以其疑也無所疑于當法與無所疑于不當法與無所疑于適輕下服者曷嘗以金罰及之哉惟其疑也舍則懼縱有罪矣刑則懼戮可矜矣謂罪疑惟輕乎夫後世死罪減等則入流流減等

則入徒此誠以疑而輕者也古用肉刑苟自死減而宮自宮減而剕剕其輕者猶未甚也君子以爲是非所以處疑罪也故金贖之法眞堯舜文武周公之用心以備天下察獄有必不能盡得其情之安者而設此以全民命其于漢張敞蕭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夫舜典所云金作贖刑者固亦謂五刑也若鞭扑之刑其罪微矣有疑不卽釋而尙罰之于法不已苛乎然則呂侯蓋舉唐虞以來舊法以訓當世豈其苟造也哉其刑章罰數之增損不盡逮于古者容有之矣若用罰之意固卽漢文除肉刑之意而善用之者

故曰金贖之法天下之至仁也

又曰古今事勢異宜當唐虞之時蓋流宥與金贖參用之後王德薄法不行于四夷能投之罪人而流辟裔土乎故呂刑有金贖而不言流宥且其時去成康未遠民尙蒙授田于君貧富未至懸絕雖金贖千鍰得罪之家猶必可辦也後世則有十金之產者希矣苟如周法以鈞金束矢乃聽民獄訟及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伸而疑罪必不獲赦矣至于郡縣四海則流罪易通反逾于周此古今之變也不得以是譏呂侯爲法之非也

按諸家所言皆灼然明白而後二說尤精詳此篇蔡傳議論多本之朱子朱子之說則託始于答鄭景望一書推朱子答鄭書時立意在于疾後世煦煦之仁輕廢古昔肉刑之法名爲寬而實縱名爲布惠而實不足以懲姦有慨于心不免言之過激又見舜典金作贖刑其文實繫于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之下遂意金贖特施之鞭扑之刑云耳是概贖五刑古未嘗有而創自穆王則又遂謂穆王之創贖刑始于巡遊無度爲此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于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噫朱子之說若是其訾呂刑亦甚矣

然其本意特欲明象刑之爲肉刑焉耳因肉刑之當復而疑金贖之不概用于五刑因說舜典金贖不概用于五刑而訾穆王贖刑之非法并及傳記所載穆王巡行天下之事一時書簡信筆縱言所及而不暇細詳夫經文之本義固非其說經之本志必出于此而不可奪也蔡氏不察既全錄答鄭書于舜典之傳而于呂刑又雜用朱子象刑說中旁涉穆王之語按象刑說云或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是朱子固知穆王之贖在乎疑罪而非一

概施之也蔡氏乃截用上二句而刪下二句不錄直謂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贖免而抹摋經中疑字不論則又大失朱子立言之初意矣又朱子引張敞蕭望之事特推論贖罪之非善法初非爲穆王舉似而蔡傳竟引以比穆王尤爲失指夫漢宣之世惟不疑者皆贖故可藉以斂財若穆王贖止于疑罪疑罪以一歲獄之數衡之不及十之一二所得贖鍰蓋亦無幾何足以供巡遊之費耶況穆王此書爲訓四方諸侯而作雖相率爲聚斂計彼諸侯豈肯盡舉所得以奉王哉王受殃民之名而諸侯收其剝民之實至愚者不爲而謂穆王呂侯爲之乎

附舜典刑法辨

舜典之紀刑法也有七正二權五刑鞭扑法之正也流宥金贖法之權也流因以宥五刑贖亦以宥五刑而其文降繫于鞭扑之下蓋欲使正刑權刑互相錯耳非金贖專以待夫鞭扑之罪之疑也夫鞭扑之罪輕矣有可疑則更輕矣不赦之而俾出金豈聖人之心哉且經文簡嚴小事不書若金贖在鞭扑之內則其細已甚與上四句施用廣狹懸殊裁以史例不妨從略矣試斷而論之象刑者象其所犯如殺人者死傷人者重則劓輕則黥淫放者宮穿窬者刖皆以著其所犯之罪而懲其後警于衆也此五者必不可以降等用如降等用是使殺人而受淫放之刑淫放而受穿窬之刑不爲象其所犯也故曰象以典刑若犯一切雜罪明知其非過誤而其法疑在可輕可重之閒者與親貴勳勞入于五刑明知其非過誤而分在可議者則酌輕重爲遠近而宥以流自五服三就降于五宅三居不由大辟降宮宮降刖也而又佐以金贖之法如墨罪可議而宥以千里之流流不較重于刑乎故或自刑而降流或自流而降贖流或自遠而降近贖或自多而降少禹謨所謂罪疑惟輕者如此流與贖相參爲用而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乃別爲五刑以外之正刑而不與上下文相蒙鞭以施于胥役不勤職事則創之扑以施于學徒不勤道業則威之犯者不謂之囚治之者亦非士師也既無詞證不經讞議過則赦之耳疑則赦之耳何必使出金以贖哉金作贖刑專以待夫罪之疑者而宥災之次輕而又不可無以艾之者亦與焉蘇氏所謂過誤而入于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是也何謂疑罪孔疏備言之矣曰虛實之證等是非之

理均或事涉疑似別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凡此謂之疑罪卽呂刑所謂墨辟疑赦其罰百鍰以下云云是也後世于此等疑罪率懸案不決涉歲踰時人淹于犴獄財竭于使用古人則酌爲金贖之制暫置之以徵于後果實予加以所坐之刑非重傷也果虛乎給還所贖亦無病也或曰使貧人犯疑罪贖鍰無出則何如曰輕重諸罰有權後世有有力稍有力無力之分制法在人而已不可執一而廢百也況古者四民世業固無甚貧甚富之民乎何謂過誤而入于刑使出金以贖也馬融所謂意善功惡使

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而呂刑之所謂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是也如將帥失師期及誤闌出塞之類明知其過誤宜在所赦而不可無罰以懲其後則贖以宥之後世又有納贖收贖之分納贖之數重上文云云是也收贖之數輕老幼廢疾也婦女也疇人子弟也有所矜惜而薄罰以寬之也在周世則所謂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不令其出贖也凡此皆流宥與金贖相參爲用而輕重秒忽之閒在用法者有以權之耳至眚災肆赦孔傳訓災爲害疏引公羊傳曰害物爲災程子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蓋災字兼天作人累說始備若眚爲過失則有不可概赦者假如過失殺傷尊長豈非典刑所不宥乎春秋責許止不嘗藥律令誤合御方之軍興皆故失同罪王制所謂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蓋指此也至過失殺人意必寬之以流過失傷人意必寬之以贖亦不一概赦之也蓋眚災肆赦從其至下者而言舉輕以見重也怙終賊刑從其至上者而言舉重以見輕也此二者乃用法之權衡朱子所謂如今律之有名例是也孔疏說此二句最爲詳匝而明快曰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

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奸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蓋大辟宮刖劓墨鞭扑七者法之正流宥金贖二者法之權而繼之以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則正中有權權中有正而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則又總承肆赦賊殺而言恤兼憂憐二義憂用刑之不當恐其有不賊殺而失出也憐受刑之難堪恐其有不肆赦而失入也凡聖人所爲陽舒陰慘懲惡勸善之大用盡于此而已至其立言之先後詳略各有精意而千萬世用刑

制法之正變其大概不能越出乎此數言之中則又古史義法之妙也

余之說舜典如此可知穆王贖刑之本于舜典而非創設矣然蔡傳以周禮秋官無金贖之文爲疑按地官司救職云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讁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其有過失者三讁而罰三罰而歸于國土秋官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司圜云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是周官刑罰並用之證也特不詳其條目耳惟流法則周官無一字及之而蔡叔之蔡即流也意者周

初刑罰與流並用自周公懲四國之多叛不欲投罪人于五服之外故創爲圜土之制聚罪人于中俾之操作有三年二年一年之別以時之久暫而易地之遠近即漢制鬼薪城旦宋制配牢城之所仿迨穆王之世流法既仍不可通而圜土又隘不能容不得不詳議金贖之法以通其變是周公以圜土代唐虞之流宥金贖而穆王又專以唐虞之金贖代周公之圜土也其法制雖與時推遷而其所以欽恤疑罪不忍并制于刑之意則一而已矣至穆王之用贖凡有二道一則疑然後贖也一則不簡然後贖也而疑字之中又該五刑不簡之義今分引老泉蘇氏東齋陳氏之說以明之

老泉曰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之罪而不能以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罪坐之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皆失其實則無辜者多怨僥倖者易免今欲使不失實則莫若重贖彼罪疑者雖或非辜亦不至殘其支體若其有罪則雖不受刑固已苦于贖金矣按唐

虞之金贖雖不盡出于此而于此爲多經所謂五刑之疑則赦而從罰者也與禹謨罪疑惟輕疑字不同彼謂于法疑輕而疑重此謂所犯疑虛而疑實也

東齋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情罪灼然當刑而不可出脫者也若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則如有墨罪于此而不簡欲竟加以墨又似失之重欲捨之則又不可縱蓋有罪而情理可憫所謂不當于刑者也故恕之而從罰如今世之徒罪條目多矣折肢損眼者當徒而刃傷者亦當徒刃傷比之折肢損目其犯之輕重不等矣譬如折肢損目則使

之受徒刑而刃傷者則恕而受徒罰刃多而傷深者受徒刑刃少而傷淺者受徒罰是所謂五刑不簡而正于五罰也刃少而傷淺者固當罰然所以刃而傷之者或出于彼迫我而我不得已應之或本無意而偶加之則其情理又輕矣故罰之不报而正于五過按此又一說也即唐虞流宥之所施而今以金贖代之然東齋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則又失之太泥過失傷人亦當罰贖此經所謂正于五過者謂天作人累之災與過失之尤小者耳蓋承上文層遞說下不可以辭害意也大抵不簡乃贖當如東齋之說

而五刑之疑如老泉之說而又包東齋之說如此然後知穆王之金贖實兼師舜典流贖之意而善用之者姚姬傳以爲是乃天下之至仁不誣也

惟呂命呂侯受命爲大司寇諸家謂呂侯爲甫林氏曰甫與呂猶荆之與楚商之與殷鄒氏曰呂姓也甫國名也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詰禁治也今本或誤作詰

新安陳氏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如大禹謨云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眞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功可言荒度作刑何荒度之有按參定刑法者呂侯也訓

詰諸侯者穆王也玩篇中文義似皆面語諸侯之辭與君牙冏命史代作冊者迥別

王曰若古有訓此句貫至配享在下句止蚩尤惟始作亂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九黎在少昊時學蚩尤爲亂者孔傳誤本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鴟義蓋古國語以蚩尤爲九黎耳方言或曰鴟輕也義與俄通傾邪也姦宄奪攘矯虔十二字一句將言帝世用刑之善故先以蚩尤形之以苗民形之將言苗民用刑之不善苗民弗用靈此三苗君也而誦之昔民者民也制以刑與下并制尤形之苗民皆對天之辭對天則君亦民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猶是五刑而虐用之故曰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易言滅趾滅鼻滅耳康誥言劓刵人刵刑亦古所有不始于苗民言始濫用之耳越茲麗刑并制言并爲一條罔差有辭民興胥漸興猶言方興泯泯棼棼罔中于信

猶言信不由中以覆詛盟虐威庶戮言威之暴而所戮者衆方告無辜于上方並也猶方舟之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兼堯舜而言報虐以威出乎爾者反乎爾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此句與下文配享在下相對曰在下亦對天之辭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民與之故曰絕地天通降格如神降于莘之類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明明者著明其顯明之理明其明則幽有所不惑矣棐常者扶植其經常之道輔常則怪有所不作矣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內則降德于衆民折民惟刑周官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此亦降典折刑之遺意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或曰即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主如東蒙主之主修

其秩祀各使有土之君主之術雖因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遇所名也然嵎夷三危羽山姚水堯時已有特舉于篇由漢用時所名較多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農如春秋傳農力之農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舜美皋陶曰民協于中立政篇列用中罰用官以刑敘中則民不虐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獄恐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于天于曰登中大抵用刑無過不及之中與民畏刑而自協于無過不及之中蓋一而已此篇屢言中有就用刑說者有就民所受之中說者其理固一而非有二也猶康誥及此篇言德有得于心之德與有得于民之德皆渾合而言之是也

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

朗嘉與所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孔傳言唐虞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于威惟絕于富其治貨賂不行疏云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于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于時世治貨賂不行蔡氏解非訖于威二句本之蘇傳然經文非字

下不見惟字自是屈闕句法非是重疊句法孔傳威德恕三字精極可爲法家三寶折獄致刑威也敎過宥罪德也明愼用刑無敢折獄恕也其解訖富爲貨賂不行尤與後章獄貨非寶云云相應或疑此章自敬忌以下語極精深貨賂不行事之淺者不知言無淺深惟踐其實之難耳仲虺湯誥之德曰不殖貨利周官弊吏以旅爲本孔子曰刑罰清而民服富訖則刑清矣苟有一毫私利之未絕于心安能克天德而作元命乎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述古事以爲緣起也中多精粹之言豈蘇公康叔之徒傳皋陶之學者爲之歟象山陸氏所以謂此篇爲傳道之書也凡推論理道至于天人之際極矣覩古書苦孝經之論孝禮運之論禮樂記之論樂喪服諸篇之論喪祭義祭統之論祭哀公問之論昏射義之論射史記龜筴傳之論卜筮及呂刑之論刑皆自一端而推之以至于其極極天蟠地無所不通蓋古者道器理數皆渾合而不相離初無內外本末精粗之異故卽一官一藝苟久于所執自有以神明變通而進閱乎大道之要及其恢擴言之本立道生旁通周流而無不貫凡古人之爲學所以異于後世之人者此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衆爲威虐奪取人貨之人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

不潔其所爲

降告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欲諸侯監伯夷懲苗民覆說以結上文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

日注疏本誤作曰

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圖惟永

此申言克天德作元命之義語極精微蔡傳切用刑說似失其旨觀下章告爾祥刑以下方始說用刑耳勤卽所謂罔不惟德之勤也此二句語意尤情不曰由勤而慰者勤在慰先慰則自

然能勤而罔不勤矣戒不勤猶易所云頻復蓋至戒不勤則已不慰矣罔戒不勤則無時而不勤無時而不慰也由勤致慰理得而心安也由慰日勤遂志而時敬也天以畏休之命整齊我人使一旦奮然用力于天德然能終之與不能終之在人而已勤則有終不勤則無終勤天德所以敬天命奉天命即所以奉君命也知天之降威乃所以玉成我則雖畏勿畏不以天既扼我而自棄知天之降休乃所以引翼我則雖休勿休不以天已佑我而自怠雖畏勿畏即易所謂志不舍命也雖休勿休即易所謂未順命也其勤如是則能進承當官之事退修在己之德

君有慶而民允賴矣剛柔正直之三德所以成人而先成己者也其寧惟永與上章乃絕厥世語脈亦相為呼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猶言格爾眾庶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來字不必斷句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墨子引此經而釋之云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按此及字與康誥我惟有及之及正同言及于古人即監伯夷之意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不言孚者省文不簡者于法未當也不孚者其罪可疑也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單承五過說下者舉五過失出之疵以概五刑五罰失入之疵惟官惟反官謂顯畏勢要如伯州犂上下其手惟反孟子必反之之反謂假公報私而詳惟來馬本作求亦謂請屬也惟內惟貨五者之中惟貨尤甚故後特舉之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

五罰之疑有赦赦免之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殷天威嚴延年之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多殺墨辟疑赦疑則赦而從罰其罰百鍰六百鍰兩銅閱實其罪閱實猶今言情實閱實二字小顓言察之而果實則加以罪五辟是也蓋疑則罰之實則刑之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一千二百兩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剕是斬趾易所謂滅趾也戰國時另有臏刑則去膝髕骨與其罰倍差三千兩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三千六百兩非不同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六千兩三百七十五斤漢贖死罪黃金三斤後魏以金難得收絹代之唐依古法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唐一斤當古三斤為三百六十斤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刑罰互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無差誤千偽亂之辭即所謂惟察也勿用不行

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所謂惟法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刑新國用輕典為其民未習于教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其化惡伐滅之也刑平國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用中典常行之法也非佞折獄佞人上則迎合主意下則鉤距罔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非從其辭惟從其情辭不可從必斷以情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詳敘供詞情節及援引法條俱不得刪節有并兩刑亦有並罪兩罪而請上裁奪者

此章是訓刑正文按益稷篇章服之制白雲許氏謂舜參定古制故詳言之周官于五刑舉其略而圖士則詳其本末此章亦

其比也周官司刑五刑之罪各五百此則減上服而增下服夫輕犯多而重犯少後世猶然豈能一概齊之乎通篇爲訓刑之書因于時更定贖法故詳言多寡之數非專爲頒行贖刑之令而作也觀前後無一言涉及贖法者可見書序言訓夏贖刑亦猶金縢單言冊祝洛誥單言獻卜耳蔡氏極闢小序而此篇獨據用之以詆穆王于惛而知善愛而知惡之道均失之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右邵君位西所著尚書通義僅存第六第七兩卷起召誥盡呂刑凡十六篇道光辛丑壬寅間君嘗以全書示余署曰尚書大意後易名通義云自君徇難杭州纂著散佚僅得禮經通論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于淮安令嗣頗國子進歸杭始得此稿君之手筆爛然增刪改正者十六七視余前時所見尤精其論周公制禮謂周禮代有纂修儀禮後人附益不可復辨制作之本眞其論贖刑謂舜典五刑鞭扑爲七正流宥金贖爲二權流以宥五刑贖亦以宥五刑其文參錯于鞭扑之下非金贖以待夫鞭扑之疑周公懲四國多叛流法不可通創爲圜土代唐虞之流

宥金贖穆王時流法仍不可通圜土又隘莫能容乃專以唐虞之金贖代周公之圜土先儒說呂刑多執贖刑以貶穆王非也又論穆王巡遊之事不實右尹子革所言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轍迹曰欲曰將皆未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以自克君牙冏命呂刑其言明白純正有功治體王言既然豈肯爲無方之遊其論命書皆臣下代言注書者不必曲尋文義謂朱子詩傳於顯易之篇不復置辨易本義則小象序卦諸傳有不著一字者說經固宜權其輕重以上論義卓然大雅此十六篇之外閎恉邃誼悉已亾佚爲可惜也召誥篇題下及呂刑末二節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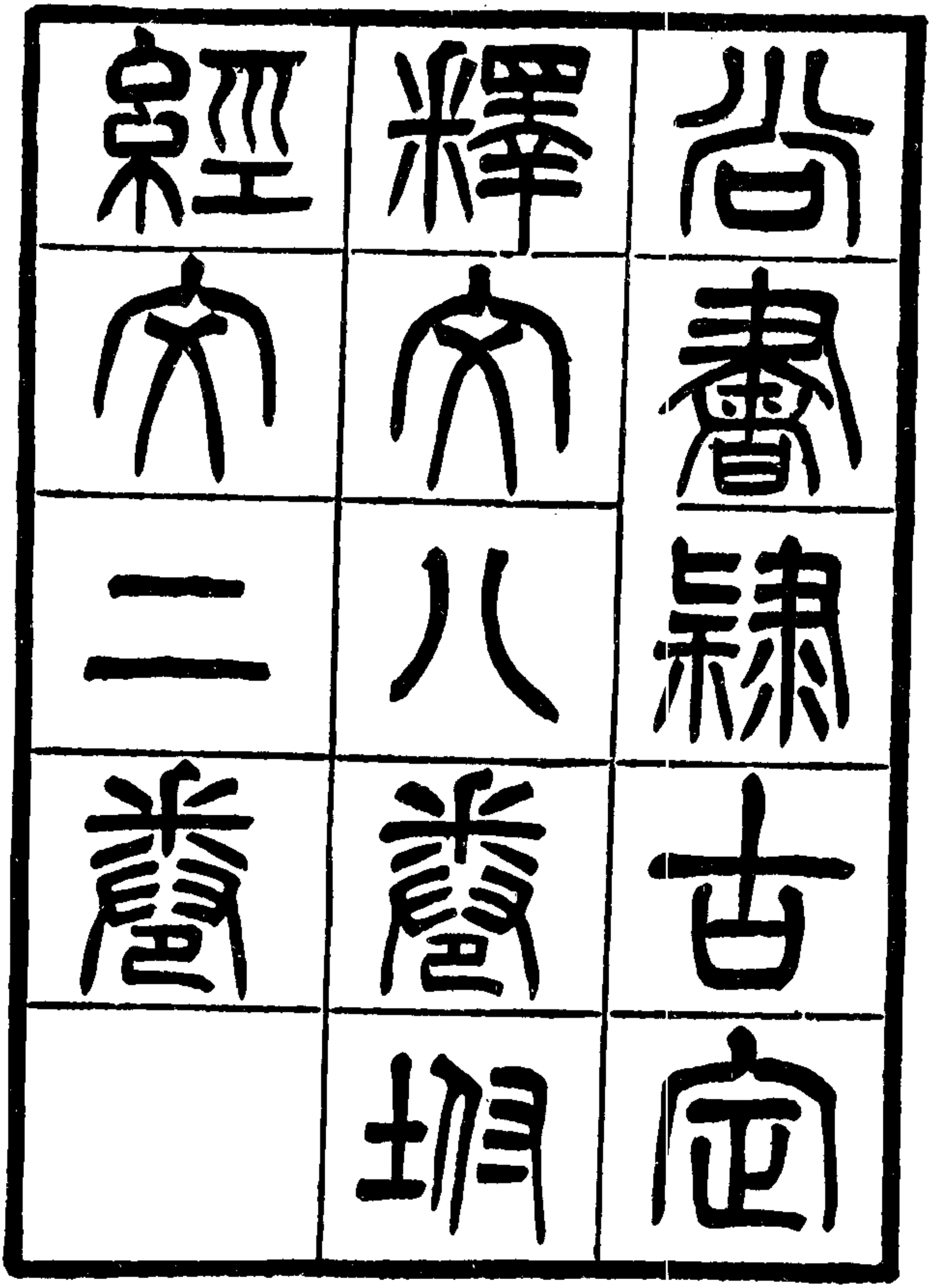
邵位西先生以名孝廉起家歷中外直聲震天下至於今學問經濟照耀簡册耆碩如曾文正恆視爲畏友稱道勿衰焉公子子進先生與先大夫同官江蘇以吏治相頡頏公孫伯絅昆仲又與修爲丱角交顧伯絅常家居而僕常隨宦蹤跡疏逖僅於歲試省試暨春秋祭掃時始一見見則不數日卽去今夏奉慈軿旋杭同居一城朝夕過從譚嗢爲樂嘗從容以遺稿爲言伯絅曰先祖生平著述甚富其已刊者則有禮經通論半巖廬遺文爲吳仲宣漕帥望三益齋本半巖廬遺詩爲潘鄭盦尚書滂喜齋本恍行錄爲

丁松生大令當歸草堂本其未刊者則有孝經通論屬稿未成卷亦散佚半巖廬所見書目先祖手書四庫提要卷眉未錄副本昔鄭盦尚書曾欲代刊以事阻未果尚書通義家中久已失傳惟孫琴西太僕曾見全稿嗣程觀察鴻詔檢得殘稿序而來歸見存第六第七兩卷有副本者僅此一種而已僕獲聞斯語狂喜欲絕乃亟親自詳校以付手民雖不敢自附於吳潘丁程諸公之盛而抱殘守缺亦吾黨分內之事質之伯絅昆仲其以僕言爲有當否耶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季冬後學建德胡念修右階氏謹跋

注說殘缺非他人所能補其條略有闕字上下文義尋繹可得輒爲寫綴歸之子進而識其後至於君之大節湘鄉師相所爲誌銘具矣同治五年十月壬寅黟程鴻詔謹跋

尚書古文

經釋



序

李明經慶百以薛季宣尚書爲卽梅賾所上隸古定本博採書傳所引書古文証明薛氏之有據次其書爲八卷可謂好學深思通于小學者古文尚書凡有數本源流可述一曰鄭康成所注古文尚書卽伏生今文伏生書傳于七十子不在孔壁之後以有科斗古文出始稱今文其字用秦漢隸體爲之實古學也自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賈逵亦撰三家尚書古文同異鄭氏又注百篇之序合于今文則今文亦稱古文矣一曰科斗古文漢武帝末壞孔子宅所得多十六篇名逸書漢世藏於中秘名中古文杜林漆書亦卽此本衛賈馬

諸君子皆傳其學東晉引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殷是其文其書亡於晉代陸德明所稱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亡是也一曰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卽今所稱孔傳本梅賾僞爲孔安國序云以隸古寫定隸古寫定古文及孔安國作書傳之事不見于史記漢書但賾既託名古文必爲古字天寶詔所稱六體奇文舊規猶在又稱尚書應是古體文字其舊本仍藏之書府者卽梅賾本也其時詔衞包改古文從今文則賾書並非其舊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書高宗夢旱說及翌日字多與今文異者陸德明所稱朱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有古字韓愈科斗書後記所云陽冰子服之授余衞宏官書郭忠恕汗簡所引古文尚書皆卽此本也宋薛季宣作書古文訓序云隸古定書最古又云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不言其本何從得之按晁公武讀書志云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困學記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豈卽薛季宣所据本歟季宣此書既與汗簡集韻諸書所引古文多符合亦頗採說文玉篇所謂古文者蓋梅賾于晉代猶見古書不盡嚮壁虛造且爲唐天寶已前未改之本亦可取也惟其書有大禹謨五子之歌諸篇證明非孔壁原文而說文粤引周書粤若來叶疑不引虞書稽古

如許氏所見書古文只作日若稽古故馬鄭亦釋稽爲考爲同不以卜問之義釋之鵰畋鵰字說文所無起信險膚作險膚又新附字揭从㝵誤用折之異文不知折訓冰寒故折字从仌在艸中揭則何爲有此體恒思雖本汗簡亦出僞書五子之歌是知季宣書之斷非孔壁科斗古文而孫强郭忠恕丁度等亦僅据梅賾隸古書入字部遂稱古文尚書非見孔壁眞古文也以李君之才之學所至固不止此此亦足以存晉代舊文唐宋相傳字體予嘗欲輯書傳所引伏生今文異字及史記所用孔安國古文說文所引孔壁科斗書勒成一編以示世卒之未暇他日得李君次第編輯冠此編以行世俾

尙書小學源流大顯於世亦不朽之業也陽湖孫星衍撰序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序

尚書古文原本科斗自唐孝明改後流傳絕少至宋開寶間刪定今文目義則并釋文之舊亦不復存然宋史藝文志有孔安國隸古文尚書二卷古文未嘗亡絕故晁昭德王伯厚的儒皆引之薛季宣書古文訓亦即是本深奧古質確乎可信唐宋以來存古文於一綫者僅賴有此顧薛氏祇疏其義非釋其文字體詰曲讀者舌咋竊謂說文所載古文俱出孔壁馬班氏之史東西漢之碑假借旁通並根經典以校此經靡不脗合於是博

資羣書旁引曲證譌者正之疑者闕之有可援據必加采摭荒陋之譏亦所不免元朗摘語音釋今依其例因合序論刊譌次爲八卷曰尚書隸古定釋文者以刪陸氏之舊題云爾

通論

隸寫古文已趨簡易俗書改竄古制盡亡幸薛氏保殘守缺猶得見孔氏之舊吉光片羽愈當珍惜爰溯其源委列諸說於左而以案語是正之

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致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孔穎達正義云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之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圍圓似水蟲之科斗也隸古者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

案梅賾所上孔傳東晉以來靡不尊信至宋始有異議書序亦云僞造然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所定之本隸古並存後漢杜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說者謂漆書即科斗科斗即壁書賈馬鄭氏俱爲之注前漢書儒

林傳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傳而授塗惲後漢書賈逵傳逵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又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氏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以是知逵所傳杜林本即安國本也又干氏鳴盛曰漆書即科斗古無紙筆以漆書作簡故頭麤尾細狀腹圍圓似水蟲之科斗東晉傳汲冢人不準發魏襄王墓中書皆科斗寧是也尚書惟安國壁中本用科斗其之所得即壁中本明矣　然則梅賾所上增多二十五篇即云疑其二十八篇固伏生所傳也亦即漆書古文也所注漆書古文即伏生今文篇目無孔安國增多之篇　其字必存古體體所上二十五篇之字已有八九安國本不以伏生之今文是古文字即今文字也是科斗之體未變茲不必辨二十五篇之眞僞其古文體固無可疑者而古匡謬正俗云孔序云云蓋言以孔氏壁中科斗

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卽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條例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既依舊爲音其字有別體則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

案尙書注疏及陸氏尙書釋文俱從隸古定注疏改

於天寶釋文改於開寶序錄中引愼徽五典愼猶作昏此古文而未盡改也今薛本今古字並書非全爲古字卽古字之中旁通假借者居其半其實古字亦無幾核之說文史漢等書無不相符而又不盡屬依傍者如期三百有六旬不從說文作稘之類此薛本之可據者也陸氏所指穿鑿之徒蓋必字字改爲古文務欲立異以惑後生耳

案薛氏本與諸家所引古文尙書異者如匡謬正引古文尙書武成歸獸作歸異堯典烏獸仍作獸今薛本歸獸不誤堯典亦作獸又云古文作於戲今文作嗚呼今薛本嗚呼字作繼虞說文䍃字下注虞書肆類於上帝从此今薛本肆俱作䍃與說文合而汗簡䍃字下亦引說文又云今古尙書無之則郭忠恕所見之古文尙書又與薛本不同也蓋古書流傳每多同異況尙書又有漆書古文石經古文之不同能保後人之不稍爲羼入哉

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尙書十三卷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冊府元龜唐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于書府

案自有此詔古文遂廢然尙書之有今文亦不始於明皇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書十三卷今字尙書十四卷又釋文序錄云後范甯變爲今文集註蓋言范甯變古字爲今字也則魏晉以來已有其本維未頒學官士子俱從古文自天寶後始詔天下盡改爲今文矣

宋崇文總目云始開寶中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案自開寶刪改以後釋文之舊不可復見此與天寶改從今文同一蔑古之失也

宋史藝文志孔安國隸古文尚書二卷

王氏應麟困學記聞云宋景文筆記云嘗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案呂微仲所得古文尚書即薛氏本困學記聞引古

文尚書十數條並同宋儒俱見是本亦即藝文志所載之本也

王氏又云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跋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案郭氏汗簡中所載古文尚書四百餘字俱是篆體非隸古定本也與薛本合者居多今悉采入所定釋文今亦不傳

晁氏公武讀書志云古文尚書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晁氏又云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奥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粤皋之類學者可不知與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案古文尚書若作㒸上从三艸下从古文女字汗簡亦載此字入女部晁氏所刻則不成字矣當時刊石

之疏如此惜其石不傳無從攷核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序云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膠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

盛氏熙明書法考曰古文尚書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不合古

案古文尚書所載古文與說文合者居多餘皆旁通假借之字非抄掇字書所能就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即以郭忠恕汗簡分韻編次而成汗簡中所引古文四百餘字皆確鑿可據餘與尚書無涉盛氏殆未讀隸古定并未細閱夏竦韻而妄言者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孔安國書序云云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其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元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案顧氏亦是縣揣之見安見元宗所改卽用正始之石經也詔中云傳寫侵訛明是別本況魏石經本有三體所效科斗亦近于篆唐時古文已從隸定書法亦不同也

閻氏若璩云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眞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也

案閻氏眞屬臆說魏三字石經有古文篆隸三體亦是疊書未聞隸古定作數行寫也孔疏明云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卽陸氏所謂以隸寫古文也果如閻說則尙書既有一行眞書明皇何必詔衛包改從今文耶

段氏玉裁云廣韻廿六桓鵰字下曰雕兕四兕名古文尙書作鵰說文口部㕞下徐鍇注曰古文尙書雕兕字作㕞又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爲書古文訓者皆不可信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古今一也

案段氏說亦是臆斷爲不可信不知鵰卽鳩字已見唐以前諸書又韓文公詩二字屢用之韓子嘗云讀書宜略識字豈肯用不典之字必據天寶以前未改之本是可證也至宋儒所見古文卽宋史藝文志所載之本流傳不絕薛季宣用以成古文訓一書然經自爲經注自爲注並非據以爲說不過以隸古定最古用之何得槩指爲穿鑿之徒古今一也

盧氏文弨釋文考證云據崇文總目則今尙書釋文已非復陸氏之舊所標經註兩字者多刪去一字有必不可省者而亦省之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足利學所藏古文尙書三本每篇經文字體太奇今別摘取而特著於篇又云按馬端臨曰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尙書十三卷註言元宗詔衛學士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由此觀之則足利古文乃唐以前未經衛包之手者傳諸吾邦而其字卽馬氏所謂隸書也祇唐志謂之古文而不謂之隸書者蓋以漢時隸文近古者而非唐代通用之隸書耳

案攷文中所載古文考一卷承襲訛舛不一而足細繹之與薛本合者亦多不過展轉書寫失其眞耳如堯典之稽作乩上下作上丁德作悳以作㠯既作旣

和作咍時作眥天作㚖星作皇夷作尼咸作戚暨作
泉熙作熒齊作叁啓作启哉作才舜典之嗣作孚濬
作潞恭作龔慎作眷從作刱雷作靁衡作典度作宅
封作坐流作汓災作烖海作彙播作耜敷作專居作
屈剛作但詩作諲歌作哥大禹謨之善作譱會作兮
皐陶謨之義作誼常作意益稷之隣作从敉作彝迺
作迢禹貢之草作屮洛作彖織作裁陰作会溢作泆
甘誓之御作馭戮作翢五子之歌之豫作悆訓作訾
覘作眎呼作虖仲虺之誥之恐作忘湯誥之佑作右
戾作猷淵作囦伊訓之鬼作魄國作或太甲之基作
至圖作圖龍作電盤庚之怒作忞洪範之驛作圜金

縢之冊作笛君奭之滋作芋秦誓之云作員皆與薛
本合至虞之作兹即父之誤族之作奚即奚之誤厥
之作戎即乖之誤西之作局即局之誤違之作婁即
蔓之誤堯典使之作卑即蔓之誤類之作曹即曾之誤
歸之作带即带之誤驩兜之作鳴叟即鳩叟之誤舜
之作習即習之誤舜典罔之作它即它之誤賢之作臤
即臤之誤大禹謨遷之作巷即巷之誤施之作仓即仓
之誤皐陶謨刊之作栞即栞之誤蒼之作鋈即鋈之誤
長之作光即光之誤益稷岐之作埜即埜之誤皮之作
筏即筏之誤齒之作首即首之誤禹貢戰之作異即異
之誤甘誓辟之作僻即僻之作僉即僉之誤太甲飲之作彖即彖之誤

酒誥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問以俗書混入聖經更不足
爲訓惜所存字數無幾不能一一考核然亦足見古
文之大略矣

凡例

一叔重自云見孔氏書說文中所引尚書往往與今本
異而與古文合是可取以爲證所載古文即孔子壁
中書尤宜采入是書先錄說文次汗簡玉篇集韻等
書經史碑碣及諸儒之說有可考鏡亦必援引
一古文改於衛包然習人竄易於前陳鄂刪定於後亦
不能一一指出僅舉其可知者言之
一經文古字下先注一今之眞書後加證據以便簡閱

若重見之字則不復再釋矣
一古文流傳絕少所見者惟通志堂刊本賴薛氏訓以
傳顧徐氏經解非有力者不能購爰將經文校正分
上下二卷附刻於後以便校閱至薛氏訓與古文無
關不復錄焉
一古文轉相傳刻舛謬實多天寶之詔已云傳寫浸訛
況於今乎今本摹寫失眞竟有不成字體者茲另附
刊譌一卷於後其筆畫之稍訛者亦不能徧舉附刻
經文中已一一校正
一古人字少往往通借後人立一義必以一字當之然
字愈繁而義亦支矣此經通用借用之字勢見古先

制作之源夫古字或可獵取字書此則無從依傍注者亦必窮穴諸書方能援証無遺淺見尠聞不無罣漏當博考以俟續釋

一是書悉依薛氏原本注釋不敢將字書所有古字妄爲竄入以蹈陸氏穿鑿之譏

一百篇之序本係總爲一卷孔安國引之各冠篇首此隸古定本也今薛氏另列一卷於後然觀伊訓經文後忽出肆命徂后二篇目字樣則知薛氏元本原依孔氏之舊後欲總說其義遂不復分耳茲亦附列于末但序中古字已見於經文者居多不能分卷特附於秦誓之後

目錄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序論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二 堯典 舜典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三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四 禹貢至允征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五 湯誓至微子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六 泰誓至微子之命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康誥至秦誓 百篇之序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八 刊誤

附錄經文

尚書隸古定經文上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一

尚書隸古定經文下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二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㚘堯說文垚部㚘古文堯汗簡土部引古文尙書同𥫔典說文六部𥫔古文典从竹汗簡竹部引尙

書同㚘虞汗簡入部引尙書虞作㚘集韻虞古文作㚘宋左傳隱元年正義引唐叔有文在手曰虞云石

經古文虞作㚘又華山神廟碑引虞書字亦作㚘書

粵曰余正釋詁粵曰也案召誥孔疏引周書月令三曰粵刪上粵爾曰又梁云衍金𧬊二與三櫓曰若稽

古作粵若稽古唐碧落碑亦作粵若北魏穆子容撰太公呂望碑其辭曰作其辭粵顧氏炎武云古曰字眞曰

同一書法故變其文爲粵欲讀者之易曉也非是蒼粵寘曰古本通用非因曰曰易亂而變文也乖若

案隸續載左傳石經遺字若作褻汗簡女部引尙書作纂集韻若古作纂俱即此字隸變之異乩稽汗簡

乚部引尙書稽作乩案說文卜部叶十以問疑也从卜讀與稽同書云叶疑即此乩字玉篇乙部乩古奚切今

作稽卜部又載叶字云公兮切卜以問疑也二字重見非又案碧落碑粵若稽古作乩古又蘇頸朝覲頌乩虞

氏亦以乩作稽古帝帝說文丄部帝古文帝汗簡丄部引尙書作帝放勛勳說文力部勛古

文勳汗簡員部引尙書同史記堯本紀亦作放勛又周禮司勳注故書勳作勛欽欽集韻欽古作欽明

明說文明部本作明服也从月从囧又𢽹古文作明玉篇明部以明爲古文㝠部𢽹文說文也从㝠

从文集韻㝠古通文案孔宙碑以㝠脩之書全碑陰徵博士李儒㝠優俱用㝠字息思說彡息部本文

心因聲玉篇以息爲古文允龔恭案漢書敘傳冀行天罰梁元帝告四方檄中權後勁冀行天罰庾信

代齊王進白兎表臣之冀行實從陝略俱以冀作恭古字通用古文尙書恭俱作冀衛包始攺作恭戶克

說文克部戶古文克玉篇省作戶即此字也案漢繫陽令楊君碑之歷帝心隸釋云戶即克字攘讓案漢

書藝之志合於堯之克攘師古曰古讓字又說樂志盛揖擾之容太史公傳小子何敢攘爲俱作攘文手部

擾推也古蓋以攘爲讓令作讓衛包所攺熒光說文火部尖古同光汗簡火部引尙書表稅被說文

皮部㑹古皮字比偏旁古文三四說文四部三猶文四汗簡二部引尙書同衰表說文衣部本作

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汗簡引尙書同𢦔格汗簡戈部引尙書格作裓一切經音義大

智度論第二十三卷格字下云格古文戒同亏于說文亏部本作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亏从一上

上說文上部丅下說文丄部本作丅底云此古文上下也指事又載篆文作下外畯俊案畯同後

史記宋世家引洪範後民用章作畯民悳德說文心部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已也从直从心古文作悳

又亻部德升也从亻悳聲今俱用德以悳爲古字㠯以說文已部已用也从反已玉篇已部已今作以

漢書高祖紀乃以竹皮爲冠師古曰㠯古以字親親汗簡亡部引尙書親作親集韻親古作親案秦釋山

碑親巡作親𢖼九𠂀族汗簡止部引尙書族作𢦏先既說文兒部下徐注虎未切今變隸作𠀑𠂢

簡亥部引尙書既作旡畚睦說文目部畚古文睦汗簡囧部引尙書同𢾎平說文亏部平古文平

如此汗簡亏部引尙書同案平便辨等字古俱通用是以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索隱云今文作辨章伏生大

傳亦作辨章下文平秩同毛詩采菽平平左右毛傳作辯治解廣韻二仙平房連切辨治也十二庚平符兵切

正也和也易也或以平有便音故互用惠氏棣請說文采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平與平相假孔氏㚘古文課

以毛爲平蓋以和平諷之毛詩平平亦當作毛說殊泥古字通用假借甚多安見平之不可遍便也古文尙書

平俱作𢆶無作乎者正與說文之古平字合百百說文白部百古文百从自叶協說文劦部叶古

文協从日十又或从口作叶案協時月白虎通引作叶周禮太史讀禮書而協事鄭注故書協作叶旪

和說文口部本作㕘玉篇古文和字汗簡口部引尙書和作㕘万萬廣韻万十千玉篇方部以爲俗

萬字宋袁氏文云萬者戰也万者十千也二字之義全則維錢穀之數懼有改移故万字須著借爲萬字蓋出

于不得已初無他義其餘万字既不權改移則安用借爲哉左氏傳云公以僉僕姊射甫宮長萬又云宋萬秫

閔公於蒙澤恐是其名萬須著用如此寫若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苟非此方字何爲有盈數之言以至詩

書中如萬邦爲憲無以爾萬方萬爾敘同萬民是若用万字處最多皆誤借爲萬字耳如以万可借爲萬字則

四方亦可借爲肆方五行亦可借爲伍行乎以是推之二字之義不可以借昭然矣袁氏說亦是太泥玉篇

以万爲俗字固非此字不獨見之書古文漢碑中亦有之建平鄭縣碑買二万五千用此字也說文雖以萬爲

虫無數名之訓而言數名處仍作萬字心部應字下註云十萬曰禁古碑中用爲字者不少曹全碑之紀𦀚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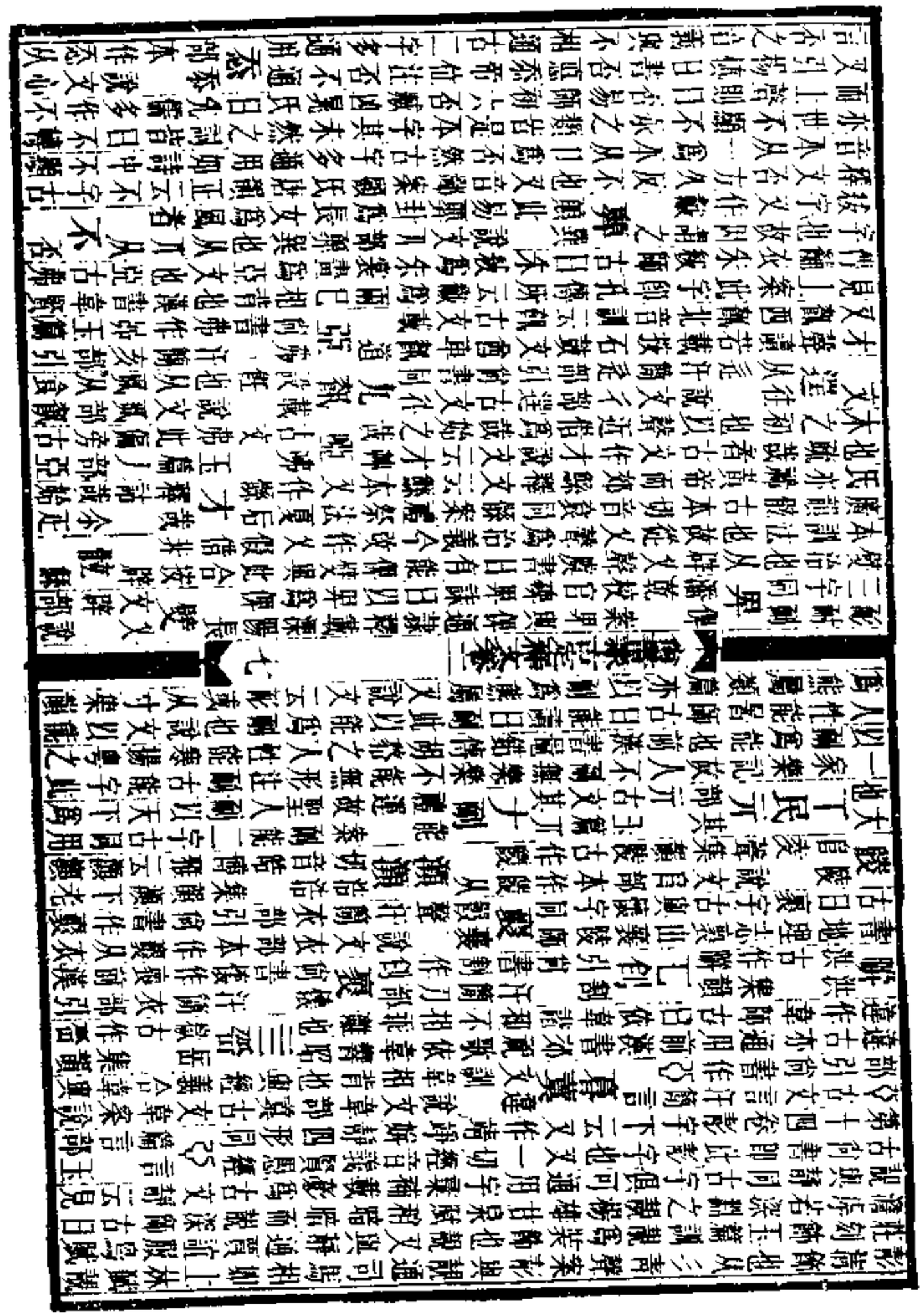
里華山廟碑之既成萬物尹宙碑之萬祀不泯樹柏廟碑之傳於爲億是也二字古通用𡵨邦說文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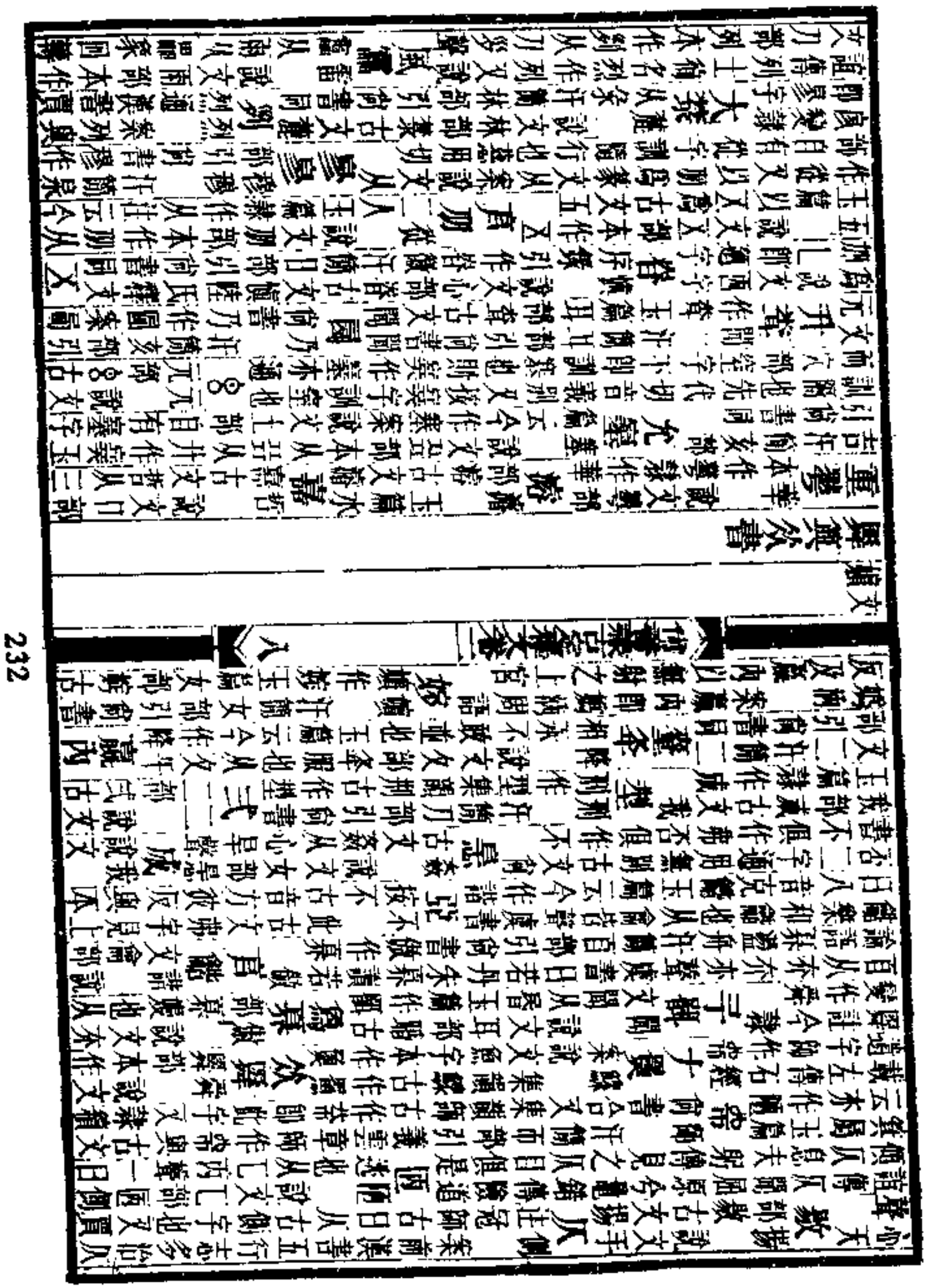
嵩古文耗汗簡於案說文烏部綴古文烏象形又
田部引衔書同綴終象古文烏省終字變隸郎於字是
則烏與於木爲一字後世于多作於說文丂部丂於也
象气之舒丂烏部烏字下引孔了日烏盻呼也取其助
气之義于與於義相通故二字得亟用也玉篇於字入
於部夫於非从方旁亦非从於失之遠甚又玉篇烏部
載古文羿此郎說文之綴而稍變之而于於部於字下
又載古文艮變二字其上一字亦郎說文之綴兩部逝
見隸法各異抑知烏於二字本同於巳爲烏之古文何
從又有古文平唐元度九經字樣於部於字下注云本
是烏烏字象形隸變作於本非變汗簡彡部引尙
从於此字樣之勝于玉篇也彰書變作彰集韻變古
作旹時說文日部旹古文雍案一切經音義無
彰時汗簡日部引尙書同邕量清淨平等覺經下卷
雍字下注云又作邕同於恭反爾雅邕邕優優相也孫
氏星衍曰邑从巛邑水字雖从佳烏名字古人假借多
通用雍郎乃玉篇乃部載廼與乃同案說文鬲部
譚之隸省鸣鹵爲古文西則此鸣字从古文西也隸辨
載漢纂陽令楊君碑鹵共追錄㞕勤與此合筆法儆異
又案九經字樣之部廼字下往云說文作迺音仍驚聲
也或曰往也今經典相承作廼音乃據此則說文音仍
之迺字卽迺字也蓋古者乃仍二字通用故春官司几

延云囟事仍几後鄭云故書龠命古文尙書俱戲羲
仍爲乃先鄭云乃讀爲仍作作龠未見他書
易繫餘下釋文不儀字又太羲孟京作戲史記趯世家
宏獻神農敎而不誅漢書史公傳虞戲至禮厚作易
八卦俱讀作義張揖字昊㚒天汗簡一部引尙書天
詁云叢古字獻令字作关玉篇一部癸古作天
厤歷古文厂部治也莊子天下篇不中厤物之意釋
文云說居字又隸釋蔡湛頌厤世卿尹茫鎮禮過郡
麻貅鷄古鳥玉篇象日月壘星說文晶部本作壘萬
並同象古文象物之精上爲冽壘从晶从
生聾又部敎敎說文荷部从芊省从包省甹仲說
文作壘古文作蓍不省集頌敬古作敎文丨部
甹古文中字案中與仲通禮月令宅宅說文宀部宅
中呂卽仲呂前漢書律歷志同古文宅汗簡宀部
引尙堣嵎說文土部堣字下註云堣夷在寘州陽谷
書同立春日日値之而出从土禹磬尙書日宅堣夷
與此合山部暘字下尸夷汗蘭尸部引尙書夷作巳
又作嵎鎮古蓋通用玉篇尸部尸古文夷字漢書高
祖紀司馬尸將兵北定楚地壘寅說文寅部壘古文
師古曰尸古夷字史記同眞汗簡壘部引尙書同
閻貨說文貝部圖古文歸秩說文豊部歸肖之叏
眞汗簡曰部引尙書同弟也从豊从弟廈書曰平

歸東作又禾部秩積也與經義東延作說文是部延
不合今以伏代歸龠包改也延起也从是作字
聲玉爲是部甹育春集韻平厤說文氏部平本本
云今爲作春古作旹做氏大於木讀若厤汗
韻氏部引尙書厤作平民斯析汗簡斤部所尙書析
又所韻平古文厤字作斯案魯峻碑引薪弗何
隸釋云以鳥嚳獸案說文嚳部云犍也象耳頭足去
所爲析地之形又獸字注云守備者从畀从大
玉爲嚳部音牧又切云六畜牛馬羊犬雜豕也養之曰
嚳用之曰牲今作畜又許又許六二切願師古臣譔正
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作嚳且云嚳獸不同余疋論牛
馬羊豕在釋畜論㢋鹿虎豹在釋獸不得以作獸字一
邊便謂古文省儔郎嗥爲麛也然放天官獸醫註云截
牛馬之類疏云案余迒在野曰獸在家曰畜言獸牛馬
者對文則畜獸異散文通又云此醫雜麋家畜不麋野
獸但畜獸義通今以畜解獸故當獸連言之也則嚳獸
二字義亦相通古孳孳汗簡子郎引尙書字作學案
文从省俱作嚳字史記引書作字徵裴羈曰乳化曰
字說文于部字字下注云乳也从子在宀下于亦聲觀
此則學爲古文字字尙書本作此役人謨加卄頭釋文
亦必學音字以今文訓古文也後人抒釋文而改之惠
氏棟九經古義引汗簡古文尙書字作學以學爲古文

字誤巻汗簡作學非作學也又云字有學育引士冠禮
字辭云昭告尉字讀爲滋與宜之隃則古音可通也
尾尾說文尾部本作尾申申說文申部本戲常机
𡲶也从到毛在尸後作申神也从曰
集韻叔古作常案隸積載尾舉南說文米舉僞訛
左傳石經遺字叔作常部舉古文南案僞
與說同周禮夏官馮相氏注中夏辨秩南僞漢書王莽
傳每縣則壽以勤尙僞師古曰僞讀爲訛化也又顧氏
唐韻正云僞古旹說非子知北游篇仁可爲也義可壽
也禮相僞也詩小雅民之謁言石經作僞言郭僕注方
言僞存訛日㫚永集韻吕𡰥正說文正部豆古
引漢書同永古作𠂈文正从一足足者亦
止甹是夏集韻希諱革說文革部芾古文革从三
也夏古作是十三十年爲一世而道更也曰
聲又古部諱節也一曰更也从言革聲讀若戒案譯亦
有更義則二字古通也此偏旁古文又一切經音義出
曜論第七卷云古尾副丙說文局郁本作局烏在巢
文革隸諱三形同上彖形曰在副方而烏稜故困
以爲東眶昧汗簡日部引尙書壓淺饑集韻饑馬
詞之詞昧作眶集韻咊古作唯作淺在演切案
釋文淺字下注云馬云滅也段氏玉裁云饑本内納
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爲饑饑安得訓爲減集韻





并也見釋文是鄭本尚書與說文同馬融書傳云冑長也有亦訓長見尒疋字異義同鄭注尚書大馬本知馬本亦當作育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重大夫謂之冑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然則冑子猶國子與

𦍒 說文鹵部𦍒古文𦍒从西二𦍒徐邈說木至西方戰𦍒

但 剛 說文刀部但信古文剛如此集韻作但文無作亾者居多詩何汙篇人部引亾無 案古有無尚書又作但亾有何亾論語亾而爲有是也說文亾部𦍒亾也从亾𦍒聲古人蓋省𦍒作𦍒不知𦍒爲𦍒之𦍒義訓又別未可从省也而

虞 說文虍部本作虞殘也从虎虞聲虞虎足反鳳人也玉篇云虞同虎東與簡同尒疋釋詁東擇也文選注引尒疋作簡擇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選東布章師古曰古簡字又詩簡兮申公作東云詩部詩

東 篇東理也楊倞注荀子修身作伶官名二字古通用詩部詩古文詩

忠 說文心部忠本作忠从心之聲玉篇以忠爲古文哥

哥 說文可部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衣依

𢼸 古 眯相 孝經相字如此文省 案汗簡云古𢼸奪也周書曰𢼸據補虔从支兌聲案今本俱作奪後人所改

擊 后石 則后亦古文石字也集韻石古作后故

𢷎 今作拊 說文支部𢷎擊也从支丮聲讀與撫同玉篇云或作撫案撫與拊通小雅拊我畜我傳宣十二年王遇三軍拊而勉之儀禮鄉射禮左右撫矢而乘之注撫拊之也疏言撫者撫拍之義言拊者拊近之理則撫亦訓爲拍也又揚子方言拊無疾也韻會撫通作拊

術 尸 修 說文尸部尸古文修尸如此汗簡亥部引尚書同

𢼸 分 說文夕部𢼸分也从八从刀文北字从二人作厲別字重文作北說文於人部曰夾別也夾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逵傳古文尚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假別非古別字又北與別異不得言北猶別也虞鄭皆失之又王氏鳴盛曰鄭正釋古今字同有何可怪分矣三苗即上文五宅三居故鄭云分析流之其義最精虞駁非也

舞 古文舞从羽亾 說文舛部𢼸

教 說文壬部教古文教

𢼸 說文攴部𢼸教也

鳴 𠬝 說文𠬝部鳴古文𠬝如此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三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大命𦳣 謨說文言部暮古文謨从口汗簡口部引尚書同 筬書
祇 祇集𩕲厭古作厭 𩕲 𩕲說文堂部𨽻籀文𩕲从喜案周禮地官道人値民之𨽻陀史記楚世家子
熊𩕲亢案隱云古𩕲字漢書與娃譆侯王表用力如此其蕭難也師古曰𨽻古𩕲字也 允碧丝𢆶
集韻蕊赤作然 它 罔玉篇亼部它無快切古文罔汗簡亼部引尚書冈作它 粤 攸案漢書地理志
鄙水適同又莘賢傳書國直乎師古日古攸字汗簡又部引何書攸字一作𢄨一作𢄨 𡉖 野說文里部
樹古文野从里省从林 遻 遺案說文具部貴字本从具史聲作貲 𠬝 臤說文臤部堅也从又臣聲
讀若鏗鏕之鑾古文以爲賢字案漢校官碑錢氏大昕設尼云公羊經鄭伯堅卒釋文本作𠬝疏云穀粱作賢
蓋𠬝賢本一字古今文與爾今本公羊毄粱皆作堅字與左氏同矣此碑親𠬝寶智師𠬝作朋皆从古文 咸
盌 窯卜說文亼部本作窒安也从亼心在瓜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又丂部寧願詞也从丂窟聲與安盌

字別今泥用彖釋文寧宇下注云安也說文安窒如此順詞也段氏玉裁云經文本作窒開寶改爲寧釋文必
本作寧云安也說文安窯字如此寧順詞也 𠤎 衆說文𠤎部本作𠤎集斟衆古作𠤎 朱 𥫗 上图
說文卩部朱古文汗簡本部引尚書同 𤰈 𠱾 𤸞 神汗簡示部引尚書神作𥂝集韻神古作豐彖金
石文字記蕺雀𩕲書𢀖獄神𠤎稗神字作豐下從旦順氏曰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神旦明之義也鄭康成日旦
當爲神彖字之訓也莊予有旦宅而無情死亦讀爲神昔之傳書者造具上丰因誤爲旦耳 𢒈 皇汗𥫗
自部引尚昔皇作皇王精王部臯古文皇 弇 奄說文大部訓奄爲覆丬部弇爲蓋余疋釋言弇蓋也注謂
覆蓋二字簸同古巷以弇爲奄 𠕀 君汗簡卩部引尙書君作𠕀集韻君古作两 芇 逆汗簡干部引尚
書逆作諦亥部作芇說文千部芇不順也从千下以帝之也玉篇云今作逆 𠀀 影彖顔之推曰尚書曰
緇景響則禮云士圭渕景景朝景夕孟子曰罔景失形莊了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
者以光而先故即爲景淮南予呼爲景柱寶雅云尋柱拄景竝是也至啓世蔼洪字苑㑅猶加彡音于景友而
世僞顚改治尙書周禮莊孟從𢒈洪字甚爲失矣又鄒季友曰影古文作景𢒈洪姊加彡此天寶三截衛包又改

古文从今文時所易也惠氏棟以篆高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謗漢末人當時巳有作景旁彡者非始於葛
洪字苑景旁从彡巳見顔氏家訓亦非衛包所改又案錢氏坫一切經音義拔陂籀注云俗本高詩社淮南子
有云景古影字此明人妄加藏本所無則惠說非也又大禹謨之改爲影響當始於衛包蓋顔氏亦就治書者
言之非謂其竟改經文也周禮測景字至今未見有改 竃 嚮集韻嚮古作寔案嚮與響同易繫辭其浸
命也如𦍒前漢書買山傳天下嚮應又劉向奏𦓸明之應應若景衛古文尙書本作嚮衛包改作響宇 徹
微未于云傚古文作敬亦唐所改 金 尾 上法說文鷹部金古文遭汗簡人部引尙書同 迋 遊
說文𠦝部載古文游作淫案學爲古文了即廷字也集韻逆字下注云行也或从子从旂通作游 偷 遇
案五了之歌大康尸位以遇豫釋文云本又作偷則古字通用也說文人部偷舞行列也从人食聲兔部遇失
也从是兔聲兎謏謏善逃也孜遇與佚同孟子四胺之於安佚也遺佚而不怨說文訓佚爲佚民論諂作遇民
是也佚又與偷通楊雄蜀都賦其佚則接芬錯芳稽祐纖延訓佚爲行列又小雅舉𦓸遇遇傳往來次序也亦
有行列之義古字俱可通用又案偷即偷宇金石文字記截季衛公碑偷作偷 𢏁 淫汗簡王部引偷書逛

作畺集韻古通作室 𢖍 袤 邪案袁與邪同周禮天官宮正去其活思與奇袤之民又比長五家有皐奇
袤則相及注袤猶惡也史記粱孝王世家公孫說多奇邪計作邪邪本以遴切古音餘與袤有別當以袤爲正
疑 𢚈 謀汗簡心部引尙書謀作慧集韻謀或作慧 衛 道汗簡行部引尙書道作衛玉篇行部衛古
文逆字 𨑒 荒 荒汗簡川部引尙書荒作荒說文川部荒水廣也从川巴聲易日包荒用馬河今易作
芃 徠 來前漢書郊祀歲天馬徠師古曰徠古往來了也玉篇彳部徠字下注云今爲來 諱 書說文
諸部本作業吉也从詩从芊玉篇云今作蒂從書禮棠志安主治民莫籌乎𧟌師古日籌古善字 敦 養
說文食部教古文養 物 利說文刀部物古文利 歷 厚說文畢部尾古文序从后土汗簡后部引尙書
同 𦍒 蕆案說文艸部董鼎崇也从艸董聲杜林日藕根玉籀作蓮注云德孔切𦆴根又正也又力載蓮
字音竟草名又多勦切余疋釋詁云董督正也釋艸云黃黹黹釋文云萑或作葦集韻云蓮通作畢案說文止
作蓋字則黃爲讚之省文也盞重重二字古亦通用權丂與其隋重注騎行皆死焉注重當爲重朱冠者之稱
則躶黹與黃咸集徹寶一字也𧗊咸古作𢘅 勿 𢾃 壤說文土部數𢑚文壞𢙴𢿅等悢文部有徽

北逌墜地說文土部墬籒文地从墬漢書郊祀志祭
丗墜墬㞷陣古日古地字汗簡土部引尚書地作墬
允乿治古作乿韻　方　丗世作从番从隸此辨集載漢高彪碑命丗世作旺耋
說文目部眊目少也从此　期引尚書汗簡古作月期作券文力部說
日毛聲虞耆耄从毛聲今俗作誤作云劵義同字汗簡从力
劵也从刀卷省聲臣鉉等曰今俗作倦義同
鄭引尚書从刀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从糸部
刀古者刻木為之故从刀力者是也說文糸部息也
古倦字考工記作勢人左从券不是案也从系出聲
至往槃日今俗作揔非是案揔聚束也總作也合作
將軍鄭烈碑玉篇手部揔字原總聚也總字見不
古文尚書自作𢕄部揔同揔也亦𢕄古字作
揔又作揔也又廣韻字𢕄與總同　穜古作
作酥本从有誤總揔釋　𤕨　集韻穜或作穜
說文此从非成又作也沉揔與世家　𤕨史記箭
之魏世家从重以奏也不如字同楚史記管
數百不服共事其醉　同史記作醳
任所著則臣之隱日魏釋字以魏張楚傳楚
醉散關之則請者日𤕨字以魏張釋傳
聲案說文藏深隸釋又如楚蔡聶醳傳
本字也汗簡引汗簡作則釋同字釋醳王說文也
引尚書文字古文作同歸釋騰鄭之騰醳
𣃔部汗簡引尚書作騞之　它　說文从勞西
三匚方方皆同部同部
引汗簡引尚書古尚書古作野好
汗簡尚書古同部同部數
文動辵从作䍩好文殽說文殳部古
之从案聲从部也殽从殳聲作毇
毘之案說作人部人古作隱毇𩰫作文
從魏作毇之古文之从亦部作作
辠部聲也人作作古作　弜　說文弓部
爲古及聲又作亦作　𢐯
二音與戚又見字案戚與作也
戚詳與字案隸戚作
旣與鄴氏部與戚文隸
雜揚與義案亦作𢽝
孶楷與衡義作行氏隱
案戚作也文古文字隱
早與魏通作作隸作毇字部
鹿䕡䕡一本禕云云字同
肰與部作作文作
宥耕　作云文文
鹿經作亦作作文
早與鹿魏經作王
鹿皆鹿部讀之鹿
桂處後民作之兩
人天鹿獸名天字
拔孟康曰名祿祿
角者為辟邪漢因獸名
天祿者漢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

讀與慢同保古文保
敗數文籒文敗
說文支部
作取之从古文
保从人
说文人部保古文
从人子省聲
采古文作保从保省聲
說文作
衡齋
說文保
古文
譱說文
言部
讀為
部保
也从
說文又辭
本作
文部
本
言部
集
說文
古作
說文
說文
从
文
四
允
乿
卜
卜
說文卜部卜古文卜
元
龜
說文龜部龜古文龜
作
古作辭
說文辛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又辭訟也从𤔔从辛
圖
志
說文心部志
也又辭之又
古
作
也
集韻
說文
言部
詞
意
內
言
外
也
从
司
从
言
汗
簡
引
尚
書
引
汗
簡
心

通賦東从虐股厷肱說文又部厷臂上也从又从古
而藏仁兮文乙𠬸厷或从肉作肱案漢書王莽
傳日德元厷師延佮會說文會部琛藻說文玉部
古日厷古肱字佮古文會如此琛玉飾如水藻
之文从玉粲聲虡黺粉說文黹此黺裘衣山龍華蟲
書日琛火黺米黺畫粉也从黹以粉省黹宏說汗
簡黹部引黹黺米案釋文粉米二字下注云說文作
書粉作黺黺黻徐本作緂音米用學紀閣云古文
尙書及說文琛大黺黻黼黻艾軒日黺黻黼黻帝冬爲
一物琛常爲玉琛之琛琛圖物也意其爲琛之狀而以
大旁𥿻之火因物而後見耳皎工記謂火以圖得非指
琛火爲一物平鄭司髮謂爲冏形倒火此爲亞之希見
謂黺黻黼黻苦从黹同謂之希見陸德明希與黹則蓋
有由來也以上深密說案說文黹部無黻字琛字下所
引作黺米則古文尙書作黻說文仍作智忽衆在治
米也汗簡黹部引尙書米作黻亦作絲忽史記作來
始滑裴驥注尙書滑字作智音亦引鄭注云智者芴也
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忽有焉以出內致教於
五官則古文尙書作智明矣又案智與忽本通說文日
部圖出气詞也从日象气出形春秋傳日鄭太子智今
左傳作忽漢書古今人表中智又楊雄傳神心智悅黷
智如神於時人皆智之竝與忽同說文又載簖文智作

囘省去日宇上一畫退退汗簡丞部引尙書退作𨖷
古文尙書與擂文合案退字說文彳部本作役从彳
从日从夂或作徇古文从丞作退玉逿後說文彳部
篇裁退字以復退徇三字並作古文逷古文後从丞
汗簡丞部厎侯說文矢𨖷捷說文手籀𨖷古文捷
引尙書同部厎古文侯虞書日捷以記之與此合
戠議集鐵𡰥威說文甶部本作虞惡也从甶虎省
識古作戠鬼頭而虎爪可艮也於胃切又古文省
作豈汗簡佰部豈宇下注云艮亦威字見說文又呂刑
德威惟畏禮記引德威惟威則此字本有二音蒼說文
訓威爲妣原備衺𡵄隯案魯部注芒氏之君也穿封
用作威隧字耳隯之山者也說封𡵄隯山在今巽
從豖安縣說文山部𡵄字下注云封𡵄之山在巽巻生
楚之閉汪芒之圖从山偶聲則二字古通用也
上春玉篇山部岑古文倉字案倉與書通禮月傳敷
令駕倉龍服倉玉史記蕭堂之傳倉頭虘見旨是
案傳與敷通史記夏本紀與人從以傳土裴驟日尙書
傳作敷司馬貞日大戴酈作傳七故此紀依之又宋世
案用傳錫共虒民漢書文紀傳納以誰敓敓說文受
言宜紀傳奏共言師古日俱讀作敷部敓古文敓
案敓部敓了九經𢼄奏說文本部奏本字作攀奏進
字𨽻云隸變作敓也从本从收从少步上避之義汗

簡卝部引尙聲羿傚見尭典又釋文朔朔說文土
奏作擧又作龔傲五歇反宇又作舜部朔爽莽下
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日朝㒼朔禮謂封劄劍集韻
周官謂之窔虞書日朔屋愁叅亦如是劍古作劄
龠山上塗說文簡部龠會稽山一日丸江當龠也民
以宰王癸甲之日嫁聚从簡余禁虞書日予娶龠
山汀簡牖部龠糸癸說文癸命甲說文甲部命古
大奴切見尙書部本作糸文甲始於一見於十
成於木之彖汀簡郘鄭說文卩部郘輔信也从卩比
甲郘引尙書同聲虞書日郘成五服與此合玉篇
郘宇下注外說文夕尼長說文長部亢古璱琴
云今作鄭水部外古文外文長尢亦古文長
說文巽部鏊爽瑟說文巽郘笙弆鑄茶此古庸宇
古文巽从金部爽古文瑟見亮典鑄本作庸
詩頌庸鼓有歡傳云大鍾日庸周禮大司樂蔵引鄭氏
日齒方之樂謂之鑄庸功也盧氏文帑云經本作庸開
寶始改此疑膾膾翰說文倉部膾烏獸來食聲也
後人所增从倉片聲虞書日烏獸翰船又則禮
大司樂蔵鄭氏日謂飛烏走簫簫說文竹部簫以竿
厭翰翰然甫舞也並典此合擘人也从竹削聲虞舜
樂日篇鄯所角朔又音簫又傳裹二十九年季札觀樂
見舞鄯簡者注云舜樂蔬云簡彌也尙書簫部九成囿

擧紀闔云古文簫營今作𥫮韶案磬典韶尉男禮大
簫諸儲詖以簫管解之司樂以樂舞殺闔子舞雲
門大卷大成大聲大哀大謹大武又奏始洗歡南呂舞
大磬以祁四望往大聲舜𡕒也言其德能韶堯之遺也
朋𡧑上鳳說文烏部別古文鳳家形鳳徠𡑹儀玉
飛摯烏從以禹數古巽爲朋寡字篇立部
璜魚奇切尹說文又𩐳喜說文喜部歡古𨒌起
古儀宇尹部本作尹文喜从欠典嶽尉
說文走部古婁履案廢木作婁說文慶宇列尸部新
文起作郹朋云數也案今之嬰字本是屢垄宇兆
字後人所加从尸未詳立利切又漢書多作婁公孫宏
傳上方興功某婁舉賢艮師吉日婁古展字也又元帝
紀婁敷公賴爻百簫省說文𧙈部省昆艮說文畜
𡰥要遭國給注同古文省从少从罰部木作㫐巻
巾从畱省匹聲徐鏞日敢叢集韻敢敢二宇尉案荿
艮甚也故从畐呂渠切與叢㕛通介正瀧木叢木釋
文云叢或作叢又鉷書東方慲楷玉篇心
朔傳蔌琢怪師古日古叢宇部慲古文惰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三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禹貢夏書

壺口 上壺 說文邑部壺古文郃从枝从部引尚書同 **嶽** 說文岳字下注云字又作嶽案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交趾郡曲漢書地理志引此並作嶽陽易陽縣師古曰易古陽字 **覃** 覃 說文覃部覃字本作覃案文省作覃古文作覃 **奧** 漳 案漢書引此作衡章師古曰謂章水橫流而入河也 **阜** 白 說文白部阜古文白 **隰** 壤 集韻壤古作隰 **錯** 五音集韻古文錯字 **大麓** 陸 說文石部麓籀文陸 **筏** 上皮 筏竹部引尚書皮作筏 **屑** 上碣 說文石部屑古文碣 **沛** 濟 案漢書引此作沛河師古曰沛本濟水之名今尚書作沛二字音同義別漢志沛水出王屋至武德入河濟水出賢皇者不得為四瀆之水自白虎通云濟明列為二出賢皇者不得為四瀆之水自白虎通云濟出房子縣賢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似誤以為瀆吳氏亦云導水章冀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沛通用不知禹貢所言皆沛也濟不見於經何云一水乎 **沿** 剛 上 說文水部沿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為沛从水允聲以轉切古文作沿案說文無兖字沿即兖也又口部載合字注云山間陷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沿州之之沿九州之渥地故以沿名焉又案史記濟河惟沿州漢書天文志角亢氐沿州並作沿集韻云兖通作沿非是兖為後人所變古無是字也又案漢沛于長夏承碑錢氏跋尾云沿州本是沿水得名今尚書沿州之沿作兖與沿水異文而說文無兖字篆書家不知兖字所从難以下筆予謂古文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橫水如益類之類沿本立水或从橫水作兖而隸變為兖而此碑與曹全碑俱作兖亦三之變文也作鑑集韻 **道** 道 說文辵部本作遵 **雷** 說文辵部引尚書雷作鑑集韻 **盩** 夏 說文久部盩古文夏 **吳** 澤 說文大部吳大白澤也从大从白古文以為澤字 **雍** 沮 上沮 案史記漢書引此並作雍又周禮沮洳注云當作雷雍引雷夏既澤為證此亦徧包所改 **巫** 邱 說文邱部本作巫从北从一 **少** 草 案漢書引此作少師古曰古少字也後同 **蘇** 蘇 說文艸部蘇艸盛貌从艸穌聲夏書曰厥艸惟蘇與此合 **彭** 漆 汗簡乡部引尚書漆作彭集韻

黎古作彭案說文黎部云木汁可以漆物象形案如水滴而下則黎絲應作黎今作漆沮之漆非是汗簡以彭為漆之古文亦誤從改本也 **漆** 漆 案漢書引此作漆師古曰漆與髹同 **絺** 絺 玉篇韎部絺力灼切今作絺說文刀部引尚書作剌 **絺** 略 部以此字為絺文則案詩載芟有略其耜釋文云字書作絺傳云略利也與釋詁文同疑略無訓利之誼作利解者必絺也古二字通用又匡謬正俗引余正作剌略利也以略為絺 **惟** 甾 濰 古曰惟字今作濰甾字或作淄說文有甾字而無淄字下注云本木在人所登从足各录淄云說文有甾字而無淄字下注云本木在人所登从足各录菑時是也 **寀** 顯 濱 不前而止从頁从涉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又詩大雅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頻當作濱 **嬪** 斥 說文頻部云水厓人所賓附頻蹙反又說文鹵部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畎** 斥 玉篇云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又說文巛部古文巛从田从川 **鉛** 鈆 宋漢書記引此作鉛汗簡引尚書作鉛 **寀** 松 集韻松古作寀 **木** 集韻引尚書作寀 汗簡 **蓺** 蓺 集史記漢書引此並作蓺 **大** 大 **壤** 野 **莫** 見大 **案** 漢 **史** 書引此作壤後同 **絕** 豬 引此作大野既都後同聚謂之都亦曰豬釋文云豬張魚反劉東胡反 **東** 遵 原 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各录遵地之廣平者案原闕又周禮遂師等四方之地名注遵地之廣平者案原為泉原之原音同義別後人以其簡易借之非是又汗簡辵部引尚書遵作遵 **敷** 填 上填 釋文填市力反鄭作敷徐鄭書原作遵 **敷** 填 王皆讀曰敷韋昭音訊蔬曰敷填音義同案敷與敷又同音成公綏天地賦海岱赤壤華梁青黎說文引 **苞** 包 曰艸木薪苞又釋文云包必茅反字或作苞見下 說文艸部薪苞也从艸翦聲書非叢生也盧氏文弨云經文本作苞苞開寶乃互易之苞正是叢生安得云非其妄改之迹宛然 **蠶** 狄 翟 說文辵部迹宛然案狄與翟通史記漢書引此並作狄鄭康成天官染人注亦作羽嘒夏狄又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自翟左氏傳作赤狄又六國表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注賓同擯又揄翟后妃之服檀玉藻夫人揄狄 汗簡木部引尚書作翟 揄 孤 梁 桐 作梁吳氏志伊云梁錄捌君古作梁 **琈** 珠 上蠙反字或作琈說文玉部琈珠也从玉比聲

釋字樣切渭內漷釋文云漷又作內勿物說文勿
雍寫俗字同如敘反馬云入也部云州里所
建庶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
勿案勿通物用禮春官司常九旗雜帛爲物六書正諺
云事物之物本只此遺縉隰集韻虆纍上貢說文
字後人加牛以別之隰古作縉黃部奚古文
黃玉舊璆又說文案史記玉部球引或此从作璆琳玲古作集韻琅埒玕
隸作養玉部部玕古文案史記球此作璆琳集韻玲
說文玉部引尚書古文同記龜門龍上龍古作龜集韻崑崙嚾喻
汗簡喻說漢書引尚書作同玕說龜作
作昆喻二漢字書作新昆喻同釋附喻說渠蒐衞道史記今引此
文作二字下州作道同陸音導文云後人導部搜
漢書經本作道與圍通說導案部易道謏古玉篇接手
音理並作圍東方朔傳說文圍部皆圍之外氏文謬之所云
朱圍罪人漢書東方朔傳圍部奎空圍同所謂甚
上陰古日陰帝倍讀案說文雲部雲陰史記作倍
峿山引上嵷作嵷此記
陰日淳雲爲說文阜部陰史記作覆負日也从雲今聲
陰與阜部吟切又覆日載古文作云又聲作後漢書今漢書作
陰宇混用盟漢書盟作盟記雜部津古文津水玉篇㠯文大

本又作𦣞音郭案說文𦣞部不从𦣞又音徐扶眉反及水部漈
又作𦣞反字或作眉又反又字從文記及水部
作遹漢書作遑上說文䢃郭部簡寸部𦣞徐反
作洚說𧆛通作浲今水部水胡涇古尚氏古尚書說
漢作遑通用爲作𦣞
遹爲匯涂通書作案漢書作洚于水部汗簡引古文尚書說
作洚古漢俱通云玉篇部簡古文胡氏
同設古漢俱通云令作汗聲陶文
簡勻玉篇部引尚書作古文胡汗
古尚書四方之士書作陶陶匋汗聲
切文勻方瑱汗傳居部土可書作又省上古文
漢書日與說作奧上日東部居作夏引書尚書
古人漢字上日與納塡原夏同作又
下遷字內縂讀作上塡師引作又同夾說
鉾作鉾說文金部案漢書引瀎書作文
東汗簡鍒隸變作金部案漢書
尚書栗作囱部引
彪宧作上諸玉篇汗簡彡部彪古文諸

上說文女部引尚書作嫂玉篇女部嫂
嫂乃弄切又且切尚書嫂作鳥古文嫂
文日部引尚書同漢書作嫂
文女部案漢書引禮記同案漢書引古文孿
篇女部孿古文孿字案漢書今字又一切經
文圭从玉圭聲古字圭又一切經音義天王
又作珪从玉古字圭又一切經音義引
偽錫玤下引尚書作珪
禹錫元錫作珪
甘甘古作集韻盍新夏書
酉甘古作集韻
大岊部戰古玉篇止日西甘嶽說文日部本作甘案說文作日
岊告从口从牛部本古文从
說文古文古从口从牛部本
戴古作古文人部傳說文人部古文
汗簡古人部傳从口从牛作傳
傳古日者不可引从母作
師古日者不可引古文
萴王匡古訓正作字古文
萴部引正作字
土作部尚書說文引女部
書作圣尚書說文

赦弄赦女子入于春稟司農注引書子則奴戮汝則
古本作奴後子入始于春稟司
閩云古誓奴子後人子則
顏孔詩戮之以爲孥奴
平
五子之歌夏書
倄遂文見大禹謨又念心豫余聲說文心部念忘也从
也本又作倄孫宇古念忘也
汗簡今書作傳古文
或爲倄引孫則二字
二借心用字應作念
氏貿應二偕
案盤說文作舟部般
小本是般般
也本作般
蟄字原般
檮字
極
后羿弄羿

鄍怨集韻𢦔式案說文戒字从共从戈共譬訓
怨古作𨙸字玉篇隸作叔此从隸變也汗倘
言部引尙書作誓近說文辵部芹古𨥥本
玉篇言部管訓文訓芹近汗僞止部引尙書文說
木部㐬古文古汗簡木覡說文見部鄭同文覡文
部引尙書同本韻作㡀𥡴僞部引尙書同古韻作汗
勝說文集懍集韻示古文龕又云集古通𥡴
部木从舟舟龕案廩懍二廩漢書多通用懍貨志龕
以爲富妟天旁直爲此廩字也賁通傳直食此廩可
衛吏傳此廩下而農德讓君廩遺凰矣楊雄爲㒸廩廩
玉九拼廩秋廩廩義又案說子亼部㾣寒也傳亼廩宋
力㓝㓨稟字皆懍所𧗠几用文㞢表皆从此从省作聲
或作㚢朽說文歺部朽廥懍上㫖古篇食虜
稾从歺說文戉从木作也䜌音部儲與玉局
寓𢽽文丂聲牆朽部廥同嗜案㥛
宇播文字𠂆部彫廥常隸玉篇𠷎于牖釋牖云小雅
寓唐左傳作禹咎如見弟閭牖文牖本
或作鄭陽傳狄人伐廥制文𢿡梁作紀松剃說文
漢書鈞辜帷唐之遷作牖糸部松古
文鑿說文金部㐬隊墬說文自部隊从高隊
編味古文鈞从旬也从自家聲土部墬刑新
冊文訓隊也从土隊聲古通用㺧直類切是墬爲隸文
所加也案古多用隊櫃弓退人若將隊諸深𤕤集記下

婣隊左傳𢽪敗失隊漢書枝秉傳隊漏探韋賢傳宗周以隊竝以隊作墬　入　𦏿　𧟭　覝說文示覝或
从巽作𧢄汗簡示部引倘書同　烏　鳴說文烏部烏孝烏也象部孔子日烏㕵呼也取其助气故以形烏呼
㠯鍐等日今俗作鳴非是　𢈔　呼集韻吽通作𢈔案漢書武爲号帝紀鳴虖何𠀃而臻此與从此案害
與昜通詩周南害勦害否釋文云戶蔿切𢉖何也　忩　依見𢏚與案衣字篆體如是　𢾿　害　上害𢾿
韻𧤡古作𤔏　𢓊　悉　㑭汗簡心部引倘書㑭作居集韻怩古作居　𢖶　悔或書　集作　𢓡　韻𢖶　悔集
㑭　徙　征集韻徂古作徵　憂　書
攸　𦕼　輔汗簡示部引倘書輔作輔集韻輔古文備案倘與輔通尒正釋詩𢐟棐輔北備也詩云備播輔
也　𦔮　𤕤釋文藝本作𢦔　李　𦧸　秋說文禾部播文炼作𦧸汗簡禾部引倘書𢽽作𧂇　棐
集說又䕶部本作棐或文作集　䢍　房汗簡戶部引侚書房作䢍　𦧸　斊說文𩤶部審古文審从田
集韻古省𩤶宋此字左從古文馬宇右從秦石𢦔也作㒼𢽽字𠈍見說文并鑄馬部引石䡩騶作𩤶同集
韻作𢽽𥡴䛐　𢦔　詠集韻戕追輪切與詠同傳雅殺也古谿與詠通又汗𢓊戈部引倘書詠作𢦔　𢧢

㲋集韻殺古作敗冃此字　敭　殺部　獻　說文殺古文殺　鎣　交說文赤部鎣古文赤字案說文赤字
本从大从大作奕與变相似又古文作夲或傳抄者以形似而𧧒也　𤍽　烈說文火部本作煛隸變作烈
悉　愛說文心部本作悉惠也从心无聲玉篇云說文惠也今作愛桒說文愛字入夂部作履行見音同義
局後人混用汗簡心部引尙書愛作悉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四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五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湯斱𨵦商說文商部𩐁搳文商書

恩悉說文𠦪再稱汗𢿤爪部引尚書稱作𥝤玉篇部恩古文悉𦋞部𠬝與稱同案仲秋下旬碑嘉再

卓然綏民校尉蔗君碑君長子再孝故以䈞作稱𡊬亂集韻亂古作學䈞簡爪部引尚書亂作𦥎𡨋

稽案稽古省作審禮都特牲主先審而祭司審也注審同稽先審肅農也手審上古后稽之官史記殷本紀

舍我審串面割政讃成𥳑部服田力審律𢗼志㨨審蕃息飾古日讀作𥡴𡨄𨐍爽集韻爽古作𡍷𢀶

伯信說文言部伯寫古文信从言省

串𡆪𠨍史記殷本紀中䨻作誥集韻仲𦋞湯左相或作𦗼𥎥通作𠨍㞢𢀶誥集𩐁誥古作𡍷

爾書

放坒桀汗簡土部引尚書桀作𥫗集韻桀古作𥫗甋惰說文心部本作𢟪亐忎恐說文

心部志古文恐口宦寶案宦古或省作是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𢧜力同心兩

邦若壹王之𠀁讀是爲宦秦誓是能容之亦宦之省文禮記引作寶詩召南宦命不同釋文云宦韓詩作寶北

海相景君銘天寔爲之鄭樹碑定天生德二字古通𢿘鳴案𦋫卬鳥字見堯典𢡋易說文力部愿古

文易从心汗傷心部引尚書同知智案經典多以知爲智漢碑謂者𢀜君㟉表東修仁知啟伯著碑仁知

約身亦竝作知㕣希市說文巾部本作希从巾从父聲案校官碑希政傻傻帝㚔碑體別校希華山亭

碑甘湖𠬶希竝从此式𠭊尚說文尚部商古文商汗簡尚部引尚書商作爾附執勢說文丸部

執種也隸加芸作藝力部新附文勢盛力權也从力執㦦經典通用執衮禮通用仁講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

此者在執者去㽞以爲殃漢書地理志敘傳坤作隆執高下九則高紀秦得有二地執便利食貨志交通王侯

力過吏執告讀世昔宦番繁衆繁與蒂本通昭二十人年司馬叔游日鄭書有之惡直𣊫正寔蕃有徒

用書𦬼艮夫解日貨蕃有徒蒂古或省作番史記卜式傳隨敬者番注同蒂又自石神君碑示示番吕隸䊮云

以番爲蒂宅𡬠㥁㦦汗簡心部引尚書㦦作𢟪集韻㦦古作𢟪賜貨說文貝部驕資也从貝爲

屋或目此古貨字讀若貴𢀜𡕣杳集韻杳古作希案希與丞同漢書𠤎恭王傳亨安王𢞬𥳑遘師古日

遘與炎同猶言貪晉也盲忎仁說文人部忎古文仁从千心𤆍兆案說文十部𤆍灼𦥑坼也

以十兆象形古文省作𤆍仇𠊧𠊧汗簡食部引尚青傷作𠊧案漢章帝紀賜給公用爲雅耕𠊧貨種𠊧

往𩜾𩜾也古𩜾字𠇋慈慶集𩠐慶古作𢑴汗傷心部引尚書作恐並同隸變各異㬎顯說文

日部㬎眾微杪也从日中𣎆𥿮古文以爲顯字汗簡絲部引尚書𩑑作㬎遭遂部𨕖說文定古文遂隸

兼集韻兼古从二秉作隸𠛬制說文刀部𦋫古文𦋫如此集𧥢作𠛬巠𣎆稱集韻稱古青作

衮案金石文字記截夫子廟堂碑及道因碑並稽作衮䢔𦗼兒說文弟部𦣞周人𢧵兄日𦔳从弟从

眾集韻云通作民𦬸得說文亻部𡬠古文得省亻汗𥳑寸部引尚書得作𢎘莫亡巳文凵說部

亡古文巳𢀜好集韻奸古作𡚱𦃃亍亂始汗簡乙部引尚書始作亂集韻𡜊古作亂旦虢

暴釋文字或作𧆯案𠛬𧆯司獻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關𡋫者典民獻亂者从𠮷漢隸闕作𧬞樊𢿱修華嶽𢍰

誄𢦏𤖅撫㾓民字原引用官大司徒以𢍰敎中𠛬民不獻語爲證說文日部𦋫㖷也本部㬎疾有所趣也獻字

列虎部新附文三字音同惕氏錫觀云泰李斯刻石文以急皋字代獻虐字後人又以睎皋字代獻虐急皋字

而獻皋二字但廢俗作㒸从恭並鼻之形義亦失之矣隸文獻古之失如此

湯𢀶鴯書

𨓚𢀶告此古詁字案詁又爲古文告字𥙏𦂶衣尹吉旧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詁字之說也尹告伊尹之

昔也坪謀𧥢案尔疋釋詁𧥢道也又漢青敍傳謨先聖之大𧥢兮卯用小雅功言秩秩大獻聖人莫之

語二字古通茶𠛬壽說文少部𠜂古文壽从刀𧥢神𠃓𧆯案亓同祇用禮春官大宗伯掌

大神人鬼地示之禮釋文示或作祇䚷𩿨漢書五行志數其獻福師古日𠇌古文𢍰字孚右佑

誠文又部在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臣鼓等日今俗別作佑𢀜𢥞借書汗簡日部引尚借作替集𤸭

借古作替案漢書王予侯表或替差失軌師古日替古借字也獲𢁉戾集韻戾古作獻𣎆若案說

文㚘部日𠛬出東方賜谷质登構桑𣎆下也𣎆形而均切今作若木二字古通將蕭隕說文雨部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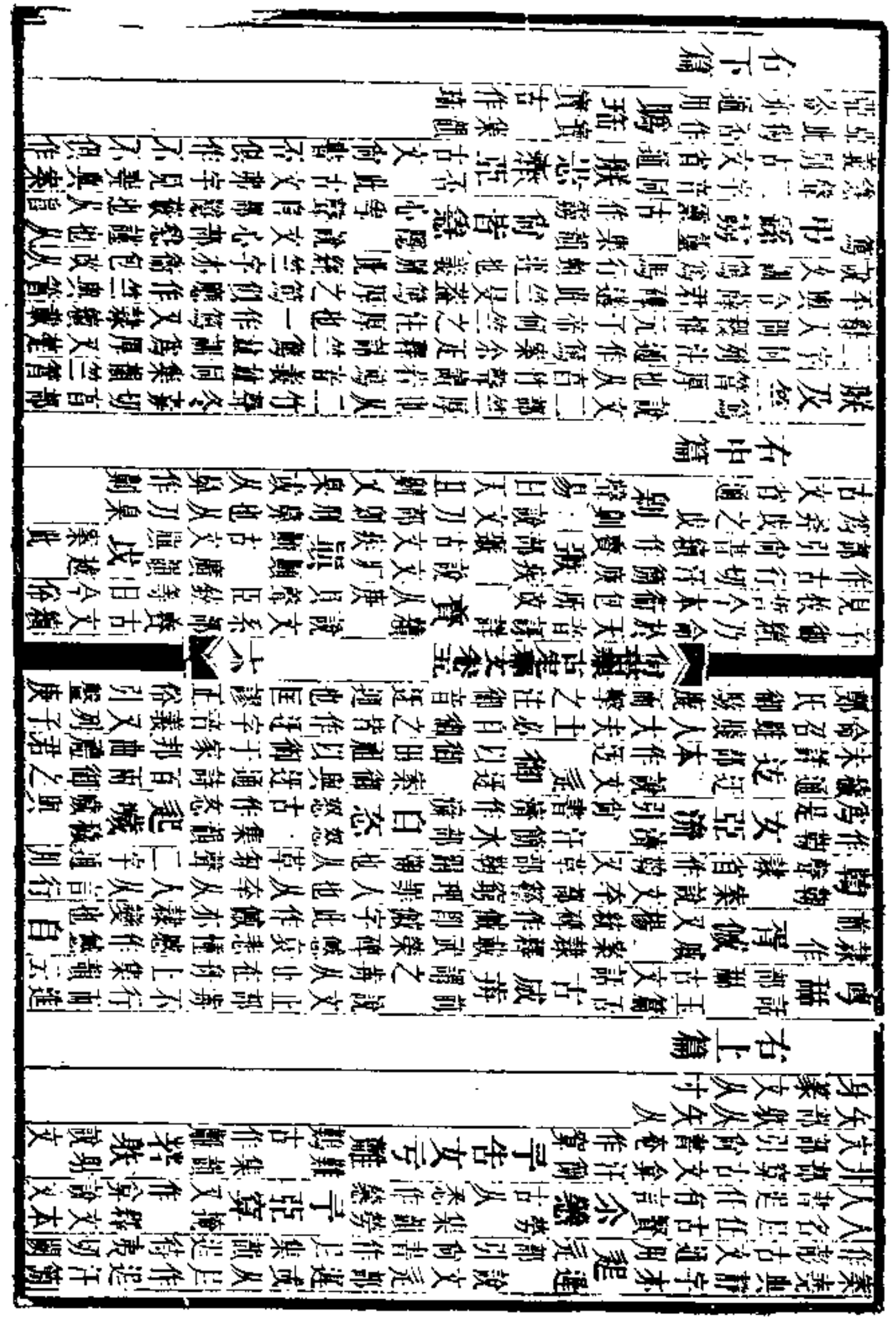
貢作霝衆頤與實通左傳有死無實史記末世家賁㽞如雨漢書司馬相卿傳瀧酒貢隆師古日郎隕字又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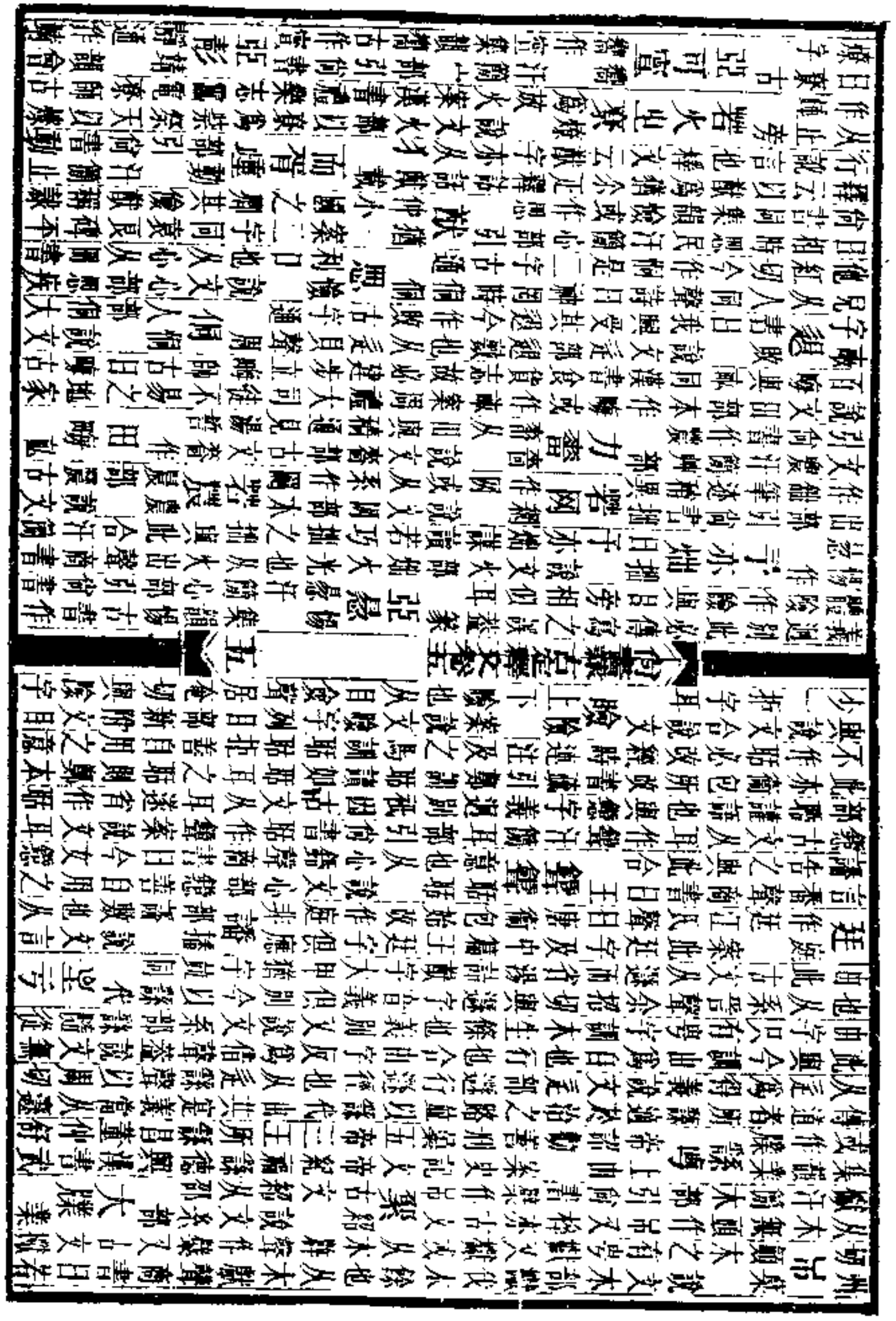
海相景君銘實絕奄忽夏深困淵說文水部困古文
承禪从世賓菲竝从此淵从口从木汗簡木部
引衙造說文辵部鼚散敢說文受
書同艁古文造从舟部散箹文致
凱伊說文人部觚簡書
古文伊从古文死
魏鬼說文鬼部代虡虐說文虎部虞古文与與汶
魏古文鬼从丌虐如此玉篇隸作春丨說
夕部与賜子也一求葡備集韻甘哥丄酣作集韻
勻爲与此与與同蒲通作備酣或甘
巫說文水逆敀事案田與敀通禮王制天子諸侯
鄦彈古文丕田無比判裁三田孟子今王田遐於此
茲以用㚘比說文比㦰國集韻彭彭洋洋汗簡
代敀部㚘古文比國古文㦰彡部尙書洋
作彰集韻彰美
善也通作洋
大太案說文水部泰滑也从卝从木大聲古文作厺
隸省作太又大部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則
太泰本一字古與大通用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郎大大
庭氏也漢書禮樂志大横泰河郎大河揚雄傳作横大河
秦收秦半之賦郎大半洪氏适釋魏元丕碑云范蔚宗
遊其父諱泰後漢書無泰字郭林宗鄭公業之名皆易

爲太漢人書碑廟號太宗官名如太尉太常太守太中
地名如太原太陽之類皆作大泰由亦作大此碑載魏
君之母卻作泰夫人此命譖
其用字故相反如此
宗庿廟說文广部廟古文庿𠨰
譬古从部古文作汗簡古虡
監从文言侯辭廟侵此集韻人古
引尙書忝辟作此从集古部文
作乍天字案偏旁从古文文
說文越踰亦从辵戉古聲
而冰遊切也作越二字古易
作圖集機今案幾與字機通
圖占作圖幾劉寬碑作作訓
省揩括變案說萬幾手部本楷謨
彤古隸从古文禹頁皐陶
文變義釋文見見本亦作諠
辵罙骨人質切
與遡義同音別
至本見亦堯作基卩書兲譬監
說文聿部書从卩心書侯佼
雜文𠬝擇曰通皋導彭𨘢密
𨙻遳往圖書尙引
右上篇

親旻說文曰部匸𠥑驪說文畱部𠀤界也从畱三
晁或从系作親其界畫也又重文𩡻字畫或从
驪十案白石神君碑禹𢜲欲說文本作欲無愁字此
壽無畾字𧰼云卽𩡻字作𢜲古蓋有此字與欲通用
紉集韻目𧦝速說文辵部𧫴耳躳說文呂
紉作紉古文从軟从言見部躳躳同
作集韻作猶古文案速歡與譯通藉卽歡
亦省不𢧁寐偏旁轉移耳余疋釋言若也注引
寔命作見不窮窮作集韻檢記業猷與悅禮
詩見盤度爲窮或集韻窯兊說兌俱作兌俞
諷氏云富說惑氏棟云用易以兊通
鄭呂覽四月紀凡說者兌之也是二字通
說呂氏覽
右中篇
𢡫宫享說文宫碧陞升集韻陞通孫遜案孫與
部本作言作升升玉篇同升禮遜同論語奢
則不孫史記晉世家公日鄭不孫漢書作遜辨
樂志奢泰則下不孫國貧莊讀作遜辯說文
人相與訟也从二辛丙公余石韻府引部辨舉
集韻辨或从言作辯竉義竉雲章竉作竉
右下篇

咸𠂇弌惪鬻書
粵敕隙敢說文自部訓
陳韻或說文𩐁作碑通作訓
鬲用曾益以敕隙九江陳謹
豆春難說天文言碑代部斯
壽難作書私作讓私作部斯
天下尙通古作𢖳舜後支部訓隙爲列也集
字部引說文桀文集韻
亥引人文从皿部之
厶韻說緇之从古
盤从佥緇文通帥作一
戾𡐦𠜴等字切注云經古
矢居尻屍尻字下臣鈐注
四代字窓臣鈐恪注切
文本作窓俗作恪日書
等日今商若頗木
马由聲由書頗
說文無由用字
省之通用爲因
等按孔安國注
庚𩰫書材誼才傳
人日认𠻟宋𢖳
𥄄集䓥鶉難孔舜
公韻韻說古宙後
闡才作文作集碑支
其通字厶𩐉韻䨽部
秀作自部忱盐訓
祔材詧敘讒謹不隙
與案爲衷同隙爲
才漢厶也詩案校列
同書汗韓大忱官也
賈簡并雅與碑集
作上祔粤文文矢論廉帥
用象蓌祔鬱斤第頗胃
也枝古古部㥶傳省
用條文文粤𠂔恪頃集
祔華省言粤由書之韻
之函马由木恪汗三菌
語之而祔生說作簡遺或
不形後徐條文㥶心失作
通臣人錯也丂案部矣尻
以鈕因曰从部說引以屬





兊說見太甲又釋文本又作兊音悅下篇同龠
宅亯亩稟案此說文廩木字經從稟而省廩與稟音義亦通龔壘默史記賈生傳于壁壁
壘兮生之無故漢書作默默是二字古通又叜壽碑元壘有成字原云義作默亭宷審說文釆部案悉
也知宋諸也從亽從采篆文宋從番兊筑築案築與筑通金滕畫起而築之釋文云築音竹本亦作筑
請築其根又案鄭馬丁金滕訓爲拾釋言筑拾也則鄭馬本亦皆作筑傳巖巖說文即部嚴古文嚴
山部巖岸也從山嚴聲無古文此從嚴之古文鼂朝案邑與朝通史記儒林傳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漢書
作最舟古日古朝字又通爲朝夕之朝漢書嚴助傳最不及夕又汗簡引徇書朝作最內譬簿汗簡
口部引徇書譎作譬集韻譎古從口晒眼諺文亠部筲字下引書日若藥不所眩作嘶與此合粵寮
儀古文省通案戚睥後碑寮屬欽熙魏元丕碑訓吝羣寮並從此承高嘯說文田部嘯或省作焉者
集韻尉雉名又爲壽之古文古蓋通用
右上篇

封樹說文本部封豬文樹汗飾本部引徇書同宓常裳說文巾部本作常或從衣作裳厶尼
呢隸尼與呢通尒足釋詁卽尼也孫炎日卽豬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說尼而遠來亡患患
說文心部患古文患惟醇醇說文酉部本作醇集韻醇古作醇汗簡酉部引徇書酵作醇
右中篇
薵斆學說文敎部斆覺悟也篆文省作學則數學本一字是以禮樂記引書作學學半後人以此釋學應
讀二音遂改從二體共貨一字也遷遯集韻通古作遷咮薵槧說文竊部從五咊盍蕖也從竊
從藊詩日亦有和鶯或省作薵小篆从芸從美作蘂盥棗梅汗饌本部引徇書梅作稟集韻梅書作槧
防招上秀說文上部旁古文旁若丂甫市說文门部本作京買實所之也市有垣從门從
丂丂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聲叀專集韶叀通作專媺美汗節文部引徇書美作媺集韻媺通
作美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又師氏掌以媺詔王又冬官攷工記輈人輈有三理
一有以爲媺也注三理選財之道媺者其財欲美而無惡也

右下篇
高宗肜日
雉䳢雉說文隹部䳢古文雉從弟罕鑒監說文臥部以監爲臨下金部以鑑爲大盆一曰鑑諸
可以取明水于月案二字古通用周書人無於水監嘗
於民監詩大雅儀監於殷俱鑑之言表南齊武帝詔弗
忘鑒寐梁武帝詔無忘鑒寐或作監集後漢桓帝紀監
寐嗒數劉衡傳不能監寐又華山廟碑周監於二代並
通用[illegible]則斧牽年說文禾部本作补亡豐丂尼昵見說命又案盧氏文弨云經文本作
尼開寶乃
增日旁
卣伯戎戲說文戈部戎後也從戈今聲商書曰西伯臾戎黎與此合又別出戩宇云剌也從戈甚聲
伏生大傳亦作戎案惠氏棟云漢書戩左氏傳伶州鳩曰王心弗戎孟康曰古堪字今左傳作堪釋詁云堪勝
也郭璞注引書曰西伯堪黎是堪與戎同孔氏傳云戩木勝也說文戡調剌非勝也當從書傳作戎鬯黎
說文邑部鬯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從邑物齊物古文利商書西伯戡鬯與此合

亟婁摯釋文摯音至本又作婁又說文女部婁至也從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婁讀若摯同一曰虞書
作婁多畬參集韻參古作畬
敷學
沈酮醞說文酉部本作酣醉醬也從酉句聲集訊云或作酬汉釋文引說文同迺敗說文引作
退見盤庚少敵窺譣古遺文窺作敵延恒說文二部歷古文恒從月詩曰如月之恒敵鬳
輝集韻譣古作寫汗節心部引徇書譬作憑碧叢涉集韻涉古作坐離灌涯汗簡水部引徇
書游作灌集韻准发作灌嶅粵越案粵與越通漢書異烈諸侯王表刈擴胡粵與越同高哥紀吳芮從
百娑之兵以佐諸侯蕭仲抒傳粵王句踐貨施傳粵王何踐汉文選劉嫂廣耗交諭沿癸儀粵典漢鼓以粵爲
越發出惺狂說文大部悍古文狂從心負吾案此說文魚本字古與吾通列丁黃帝篇姬魚
黹女注旐讀居魚讀吾此以魚通吾也吾語服豫之吾吾注吾讀如魚河渠書功無巳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
乾東河有無山或者耄耄說文老部耄年九十曰耄是乎此以吾通魚也從老從蒿省案耄字說文所無

老字从毛从人从匕再加毛作耄則不成字矣或通作
耄此經釋文云又作耄則義能期稱道不亂當子反其
耄說文足部跇登也从足弃聲商書
說文足部跇登也从足弃聲商書
耄爲耄 **與踦** 臂 曰告予顧臂案史記亦作騎說文𠂤部
𠂤 所字此經 集韻 **敦** 據古作敦
亦後人所改 **宓** 容 說文宀部
應作臂說文肉部臂瘦 **臣** 僕 說文美部 **多** 脅 脅
也从肉脅聲此从臂省 **臣** 僕 說文美部 **舊貢** 云 案貢
與云通詩鄭風駉樂我貢釋文貢音云 顧 說文
本亦作云正義云貢古今字助句辭也 **弜** 鶉 隹部雇或
从雩作鷇集 **顧** 顧古作鶉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六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大 泰見太甲案困學紀聞云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莊大會以示眾晁氏曰開元閒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蔵人誓與人詩同音泰者非又案惠氏棟云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會中之人故爾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又云繁陽令楊君碑大夫人字始作泰即大與泰異文始於後漢

斳周書

廷𢓊 民集韻民古作𢓊案隸續載左傳石經遺字民作㫃亦卽此字 劉㹜 刳集韻剔古作㹜

馳 孕汗簡㒳部引尚書孕作馳集韻孕古作馳案繩氏掌殺艸秋繩而芟之注云含實曰繩釋文云繩音孕字當作繩傳寫誤也管子五行篇繩掃不銷奔注云繩古孕字

偊 億說文人部本作億汗簡人部引尚書作徫

右上篇

殉 徇案集韻殉徇音義並通說文無殉字殉卽徇之別體 栽 𢦏集韻𢦏古作栽 刖 剝說文刀部剝或从十作用

戩 襲玉篇戈部戩古襲字一切經音義僧祇律第廿九卷襲古文戩同

右中篇

畿 新集韻新古作畿

務滋 滋集韻滋古作滋

除亞 惡案惡與亞通史記盧綰傳綰孫他人封亞谷侯漢書作惡語林宋人有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父曰漢條侯印卽古亞惡二字通用舉漢書以證又北夢瑣言梓潼縣張惡子神今關志作亞子顧氏炎武云亞古音烏路反平聲則音烏考鐘鼎銘惡或爲亞古人之書假借從聲亞號郎涛浐也

右下篇

坶 牧見粊與又釋文牧如字徐音茂說文作坶字林亡母

斷

戉 鉞見盤庚又釋文鉞音越本又作戉 逷 逖說文辵部逷古文逖汗簡辵部引尚書同釋詁亦作逷郭璞引此經以證詩抑篇用逷蠻方左氏襄十四年宗啟離逷史記引大誓離逷其王父母弟並同

㘸

𡰥說文芉部㞷古文羌如此集韻隸作𢕕

纑 盧案史記周本紀亦作纑

旦棄 棄說文華部本作棄古文作棄

𩠠畲 答集韻答古作畲

尚狟狟 桓桓說文犬部狟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與此合

𩠠御 迓案惠氏棟云匡謬正俗云牧誓篇曰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徐仙民音御爲五所反案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案此則孔氏尚書本作御訓爲迎也史記及馬鄭本皆作禦注禦又讀御爲禦非也古禦字作御古文春秋傳皆然毛詩谷風曰亦以御冬毛傳云御禦也御又與迓同大雅思齊曰以御于家邦傳曰御迓也鄭氏于鵲巢箋亦訓御爲迎曲禮曰大夫士必自御之注云御當爲訝迎也士昏禮注同春秋傳曰畋者御獲者射者御射者皆訓也世人亂之但御雖爲迓訓詁家當依本字釋之無直改經文之理唐石經亦仍其誤則知古文之亡久矣

武成

苐 魄集韻霸古作苐案霸本普伯切說文霸月始生霸然也徐鍇以爲今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又案漢律歷志亦作霸師古曰古朏字

㞷亏豐 豐說文豐部䜌古文豐玉篇作䜌集韻作替俱隸變之

㒷 匽 偃案史記魯世家子偃亢漢書郊祀歌興文匽武師古曰古偃字又上古傳風寒之所偃蔣又天文志五星同色天下偃兵並同

㒷 豆集韻豆古作㒷

[illegible] 貊說文豕部本作豨集韻云或从百

兕 俟案俟本作竢集韻竢或作兕此作兕戒从㧪而誤然古文用亦未可知

劉 㯮集韻㯮或作劉

散 散案說文林部散本作散分離也又肉部散離肉也二字同音異義廣韻云今通作散

巨 鉅案巨與鉅通史記禮書宜鉅者鉅宜小者小前漢書食貨志庶人之富者累鉅萬此皆以鉅作巨

劉齎 晉

說文貝部本作齎集韻云古作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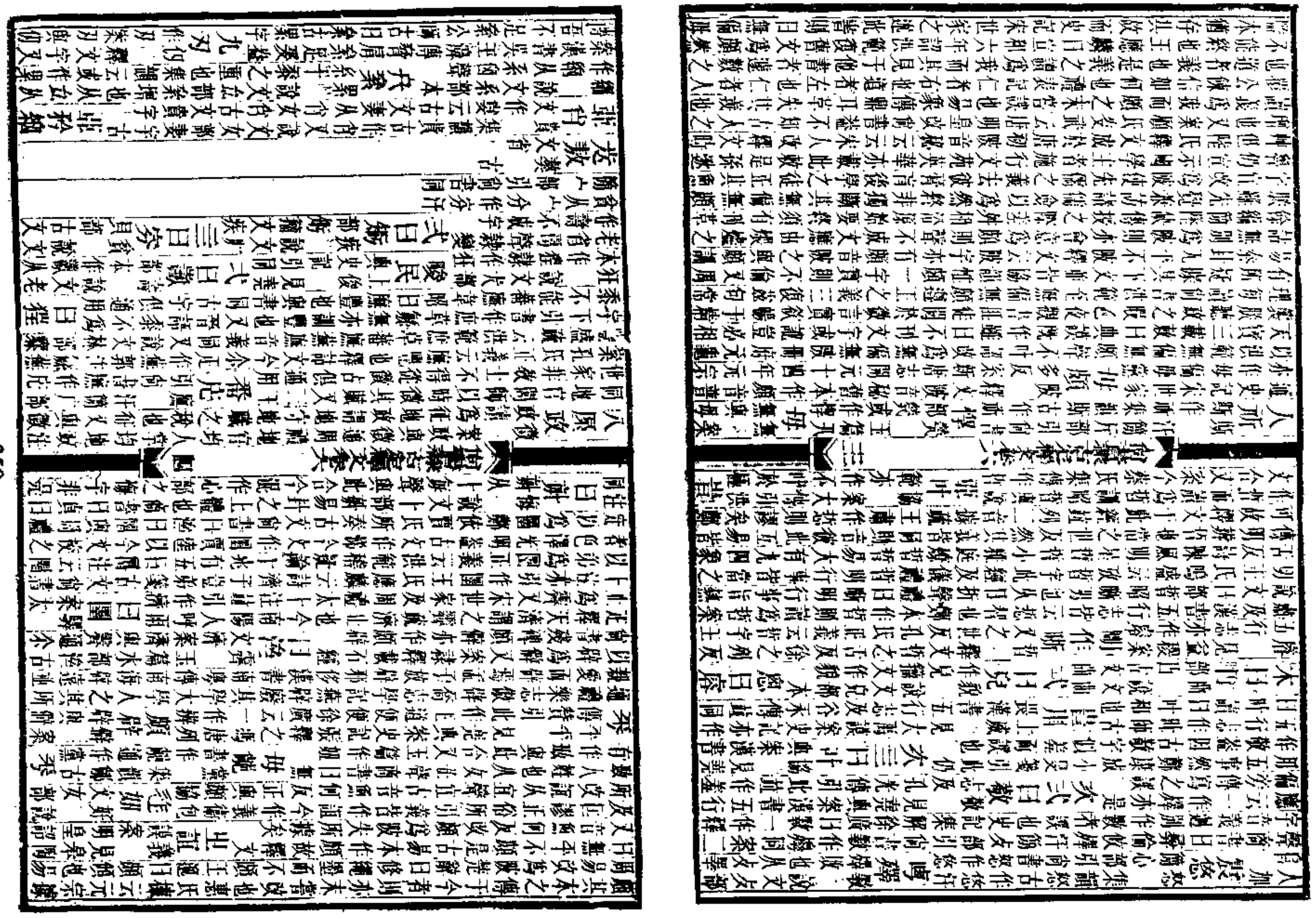
鴻 洪案伏生大傳作鴻範漢書五行志亦作鴻史記河渠書洪水作鴻水二字古通用

范 範案範軓作范說文云法也通作範又通作范禮少儀祭左右執范乃飲禮運范金合土太元經矩范之動成敗之效也楊著碑喪蒸師范劉衡碑師訓之范司空甆碑衲我鎔范並以范代範範字

笄 箕汗簡竹部引尚書箕作笄集韻箕古作笄

垩箬 昔說文日部本作笤隸作昔汗簡日部引尚書昔作箸

髒墍 堙說文土部垔古文垔案垔字下注云塞也尚書曰鯀垔洪水从土西聲古只作[illegible]



通儀禮士喪禮疏引禮緯天子之旂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無極山碑後谷干刃並以刃爲例

金 滕 滕作縢 說文系部本作縢从系朕聲

弜 念 豫 見五于之詩說文弜部引此經作有疾不念 **敎** 穆 集韻穆古作敎 **史** 鬲 册 說文册部箭古文册从竹 **冀** 遺 古文省 **翌** 日 上翼 見皋陶謨切經音義 大莊嚴經論第七卷廖字下引尚書王翌日乃廖翼作翌又釋言翌明也郭注引書曰翌日乃廖翼从翌 **弜** 辟 說文辟部辟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辟我之不辟與此合釋文引說文同 **合** 貽 古文省案貽當說文辟作詒說文貽在新附文此从詒省 **秋** 大 **鉞** 熟 集韻熟古作鉞 **諧** 雷 說文雷部靁古文靁 **霣** 說文雨部霣古文電 **悪** 噫 釋文噫于其反馬本作懿案王氏者有所傷痛之詞也疏引此經爲說又大雅抑箴楚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敢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意噫歟抑皆同也 **亓** 勿 **育** 穆 集韻育發也通作穆 **親** 親

釋文新逆馬本作親 **逆** 迎 案大禹謨以逆代逆古迎逆親作親見堯典 **逆** 二 字通用春秋傳逆女即迎女說文辵部逆迎也从辵屰聲關西曰逆關東曰迎 **篁** 築 集韻築古作篁 **大** 韋 詩 又釋文本亦作韋 **大** 鬱 集韻鬱或作鬱 **越** 如 集韻越或作戲 **殷** 小 **塡** 塡 汗簡土部引尚書塡作塡集韻塡同漢書翟義傳王莽自塡 **ナ** 皆 疵 案皆與疵同漢書師古曰讀作大誥云故知我國有皆疑師古曰讀作疵 **兕** 侵 說文旻部古文役从人作俊 **尒** 丕 **亶** 遲 青 省 案青與省通史記宋世家引洪範王省惟歲作王青公羊莊二十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並作青康誥人有小罪非眚又乃惟眚災適夫論引並作省釋文亦云本亦作省又案一切經音義佛本行集經第二十六卷瘦青下引字苑作瘖同所景反釋名云青瘖也則作省者或因瘖而減 **休** 戚 畢 釋文云鼻音必詮文作畢則二字可通然說文夂部㡀字下云一之日畢㡀則作畢也陸說非是抑或傳寫之誤說文訓畢爲田網訓㡀爲尗盛也則畢㡀爲羌人所吹以驚馬者訓畢爲風寒也則㡀盡當古應作戰今此从畢廢戰詩既以㡀代畢此更以㡀代畢例

肯 坐 堂 說文土部坐古文同堂汗簡土部引尚書同 **肯** 說文肉部本作肯同古文作肯汗簡引尚書作肯 **悊** 說文口部哲或作悊字漢書刑法志聖人既明悊之性師古曰讀作哲 **敬** 學 **忠** 爺 **悊** 說文心部本作悊从心客聲徐鉉曰今俗作恪 **帑** 尹 說文又部帑古文又作帑俱同此隸變之異當从說文爲正汗簡神部引尚書尹作帑 **王** 偏 作帑集韻作帑

尙書隸古定釋文卷七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康弃

商考上商說文冏部本作𠷎乇亞𢛁憝集韻憝古作𢡟旹㝬弘引廣韻弘同引

敬忍忌玉篇心部忍古惎字案說文惎字下引周書曰來就惎惎忌惎二字音同古通㠯敎懌

觀懌通見梓材

酒弃

越㞒戜彖飲集韻飤古作彖𪉬亓𢦔上𦤎案𦤎作𢍰末詳㭬見刊謬醉餜飽

說文食部餜古文飽從采𠈃身上𠟭汗簡廿部引尙書𠟭作𠈃集韻𠈃同𠟭坐徯洪集韻徯古

作徯案洪僋等字俱通用見大禹謨古宂𢍎𦨖說文肉部古文𦨖作𢍎此从竹又从古文典

杍梓釋文本亦作杍案尙書大傳亦作杍汗簡木部引尙書同材

𡟯婦上𡟯至于𡟯婦說文女部𡟯婦妊身也从女𡟯聲周書曰與此合又廣韻引崔子玉淸河王誄云

惠于𡟯婦亦用此字垣𡩜𡩜說文土部𡩜古文墉斁塗說文丹部雘字下引周書曰惟其斁丹雘

塗作斁與此合又孔疏云二文皆言斁古塗字唐氏文弨云本作斁衛包所㕥釋文亦當有音末人去之垩

墍汗簡土部引尙書墍作垩集韻墍古作垩用斁懌釋文上懌字云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則二字

古通

召弃

朙𦝫集韻𦝫古作明斳兲上𣂷案斳與𣂷通莊子養生篇澤雉不斳畜乎樊中荀子儒效篇跨天

下而無斳列子黃帝篇請斳其衛者十反而不告又案史記秦本紀斳年宮注斳年求年也並以斳爲𣂷

条弃

丕䀝覛說文見部䀝古文覛年𢻱焯灼案說文火部焯字下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作灼

汗簡火部引尙書灼作焯古字通用敎𢿱識集韻識或書作㦲惟弜𠈦役見人詐案說文

古文役从人作𠈁此作役隸變異也放𢽾見舜典案說文攴部敖字下引周書乃惟孺子放與此合𢾻

驩歡案驩與歡通孟子驩虞如也左傳願結驩於二三君史記魯世家言乃驩並以驩作歡𩰪秬

說文鬯部本作𩰪或从未作秬亡ナ𢍰遣二字義別通用未詳犇玉篇牛部犇思營切赤牛

本作騂

多士

小國𡆧古文𡆧作或止作𡆧未見字書坐俖洪釋文洪音遻又作俖

乚俖見大禹謨案大傳作俖遻史記作無佚蔡邕石經二下文乃遻之遻作劮無逞于觀于遻作毋

劮則知篇首才作毋劮古文侚書又作俖古字俱通用

噂詹諺汗簡言部引尙書諺作詹集韻以詹爲古眇字古蓋通用巖龔上巖說文卬部巖古文

巖汗簡品部引尙書作巖湛樂上耽𢻱諭衡詰肯篇引此稀亦作湛詩和樂且湛中庸引作耽古字通

用說文調耽爲耳大㲋也訓湛爲沒讀湛爲樂則耽業字當作湛餘俱借用尒正釋詁耽樂也郙此嫥字日

中从㞋釋文與音側本亦作从弜皇𨔅案皇與𨔅同下文無皇曰㑥作皇說文𨔅在辵部𨔅

朋文虫共供案共與供同漢書谷永傳引此經惟正之共𡆨同蔡邕亦作共嶽詩玉篇日部𠌹張

謔也集韻壽古作𨽾案釋文云馬本作𩉤尒正及詩作併同併痆謔也後漢書皇后紀孝仁董皇后晉何皇后

日汝今𩉤張估汝兄用此𩉤字又楊雄圖三老𧰼日賦棄㬪餘羕寇侏㰿李善日𩉤與侏古字通書𨚍據馬本

也荷堅報蔡容盩書侏張𨐯騋北齊𩆜𢓊傳吳賦侏張並同又太元經物威偶倡往驚訓也音義與壽張同說

文言部壽字下予部幻字下引周書並作壽字體數變古俱通用𡇙幻說文予部幻相詐惑也从反予

周書曰無或壽張爲幻汗簡子部引尙書幻作𠨷醴𧿀上訓案漢書五行志𠟭屈𩂣復坐𠟭醴要新

師古曰醴古詁字汗簡亓部引尙書詁作醴函悠上含案函與含通禮記月令蓋以含𢎘釋文云本

亦作函又漢書宣帝紀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律歷志太極函三爲一師古曰讀與含同

[illegible]㝬

惟醇純案醇與純同漢書食貨志天子不能具醇駟栂𩉤傳一色或體謂之醇並作純解[illegible]宮

括 見禹貢括字注 **碧汙** 謝集韻蔚古作汙 **禺王** 上偶 案禺與偶通史記封禪書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索隱曰禺音偶漢書匈奴傳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梁鎬溫偶即溫禺也當讀曰禺又後漢書劉表傳論猶木禺之於人也注刻木為人願氏姿武云偶古音虞偶寓禺遇等字古俱通用 **奕休茅** 茲汗簡艸部引尚書作茅 **慮** 閔說文門部慮古文閔

蔡屯 屯 **龠**

靶 郭說文邑部本作靶玉篇今作郭 **同** 案鍾為古歸字石鼓文舟酉鍾用此 **多匕**

丁豕 亥說文亥部古文亥為豕與豕同 **鹹** 上感音同古通案楊統碑遭貴鹹專權鹹即鹹字之變隸法各異 **弩** 上開說文門部開古文開案江氏聲作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注茶古舒字山海經神茶也以為此篇開字俱當作開古開字也 **麗** 說文鹿部麗古文麗 **麒茶** 舒案茶與舒通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茶左傳釋文音舒又音徒

禮記玉藻諸侯茶前繡後註讀為舒攷工記弓人斂目必茶豐肉而短覺緩以茶注古文舒假借字鄭司農云茶讀為舒世本魏獻子名茶左傳作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注茶古舒字山海經神茶也神茶鬱壘日神茶神舒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表荊茶是徹舒作茶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漢書高帝紀燕將臧荼鄭氏音茶毒之茶如涂音舒漢書大傳厥咎茶厥罰恒奧讀若舒又困學紀聞云書洪舒于民古文作茶薛氏曰大為 **饕** 明民茶毒也 **饕** 明從食號聲重文作明說文食部饕貪也 **鄹** 慣說文至也從至西復遝遝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鄹遝若擎又集韻古作鄹 **頸** 上須案說文立部頸待也今疋釋詁同又須部云面毛也徐鉉曰本須鬢之須借為所須之須則須當作頸左傳成二年曰云暮矣寡君頸矣用此字汗簡頁部引尚書須作頸 **宅** 堪疋注引丙柏戟黎作堪黎案戟與堪同郭璞尒溪書五行志王心弗戒孟康曰戒古堪字古文尚書西伯戡黎作戒 **自遝** 迷說文辵部遝漢書曹參傳攻魏將遝遝軍東張師古曰遝古迷字 **弩** 忌說文言部蓄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爾尚不蓄于凶德與此合汗簡言部引尚書忌作蓄

立政

亓圣 啓說文心部忎通也从心文聲周書曰亓圣爰惠忎在受德忎讀若旻與此合釋詁曾強也與忎同義古今字異 **焯見** 上灼說文引此作焯見經作焯見洛誥 **席** 虎上尊號表虎作席案隸釋載魏顧萬吉云說文作虎虎足象人足故下諸碑變从巾無从人者蓋古文有此變體耳 **薇** 上微與微通未詳 **弋** 話說文言部本作話隸變作話詳見禹貢 **恩人** 上檢庚又釋文本又作恩 **戎** 侍兵說文艸部侍古文兵从人廾干 **坐** 蹟迹或从足說文辵部迹从足賁作蹟 **寀**

慶 表說文衣部慶古文表从廌

周官

卬惟 上仰案卬與仰同大雅瞻卬釋文云卬音仰 **望** 均集韻均亦書作望 **龢** 和說文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 **誼** 上議案誼與議通漢書董仲舒傳論誼考問從此 **朔** 惕騎案韻騎通作騎日知抽集韻抽古作媯

問敕

顧命

洮 顏案顏與顏同禮內則子事父母面垢煖潘請顏玉藻沐稷而顏粱釋文顏音旃 **凭** 凭說文凡部凭依凡也从凡从任周書凭玉凡讀若馮案凭俗字不可從 **屝** 虎部屝古文虎 **弥** 爾玉篇弓部弥同彌 **師麗** 說文鹿部作師籀文麗作師 **弩** 悟文梧說文心部悟古文心部悟汗簡心部引尚書 **桓** 上仲中與仲通見堯典案桓同書 **屈** 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屈桓 **屈** 說文巾部屈古文席从石 **芳** 仍集韻仍芳並如蒸切引說文艸也 **彫** 雕案一曰敕草相因則亦有仍義古蓋通用彫彫與雕通作彫為正義孔傳訓雕為刻鏤說文彡部彫琢文也釋器玉謂之彫彫謂之琢雕字說文隹部訓鷴也 **賁** 上蒙案賁與蒙通詩大雅賁鼓維鏞傳賁大鼓也 **鼓** 顧氏岱武云賁古音墳說文墳濆轒蕡豶鼓憤僨皆以賁得聲 **大路** 輅案路與輅同周禮鄭注引此經四輅字皆作路儀禮覲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 **鷹弁** 上雀案爵與雀通孟子為爵士喪禮爵弁冠爵注爵

同雀 **系弁** 上綦 汗簡系部 引尚書綦作系 **絕執鈗** 鈗 說文金部鈗待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與此合 **陛** 作陾 集韻陾或 **蜮** 上蟻 案蜮與蟈同禮記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蟻本作蜮學記蟻子時術之釋文或作蟻又楊雄長楊賦扶服蜮伏即蟻漢隸字原云仲秋下旬磔蜮附史記五帝紀烏獸蟲蜮漢書元帝紀白蜮羣飛蔽日皆與蟻同 **妙妙** 眇眇 案妙與眇通史記貨殖傳蜚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與妙同中山靖王傳每聞幼眇之聲不覺涕泗橫集注作要妙漢書元帝紀窮極幼眇揚雄解嘲聲之眇者不可聞於衆人之耳皆以眇爲妙又三老袁君碑朕以妙身襲裘繼柔是以妙爲眇 **弍託** 宅託 說文宅部託奠爵也从宅乇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與此合又釋文云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 **上宗曰嘗** 饗 案嘗即今享字古與饗通六書故曰禋祀周禮儀禮二字之用較然不紊儒書往往錯互爲享祀周禮儀禮二字之用較然不紊儒書往往錯互蓋傳寫誤也楚茨之詩曰以享以祀又曰神保是格饗此二字之辨也然二字雖有分別古皆通用 **康王虫彝**

畢龠 **淑武** 悳 案說文心部訓忒爲更也从心弋聲同能得切二字經典通用無別悳即忒之異文顧氏炎武云是俗改字 **章蕭** 上彰 案詩小雅彤弓傳蕭鳥章義作彰古文通用 **申書** 畫 說文畫部書古文畫省 **政臾** 貴 說文貝部貴物不賤也从貝作臾蓋貴之省文非與賣通臾聲臾古文蕢則臾爲古蕢字經說文訓侮爲備詞訓夸爲奢則作夸爲是 **寔** 侮 說文言部寔譸也从二或 **矜夸** 侮 二字音同通用

酉雅 牙 釋文或作吾雅案禮稽衣引同注云假借字也 **崇** 涉 案說文崇字从蓼旁作蓼石鼓文涉亦作崇是古涉字 **曾人** 冰 說文人部本作人冰是凝字見盨穀 **心呂** 膂 說文呂部膂說文呂从脊从旅 **晷** 冬 集韻晷古文冬篆文呂从脊从旅經作晷隸變之異 **祁** 寒 說文宀部本作寒凍也从人在宀下以覆薦之下有人

聚 岡 釋文宇亦作寮說文宀部寮字下引周書曰寮伯寮汗簡宀部引尚書同按史記周本紀亦作寮 **龠** 伯寮 汗簡宀部引尚書同按史記周本紀亦作寮 **料繆** 謬 案謬與繆通禮大傳一切粃繆釋文繆音謬本又作謬史記司馬相如傳陸邱令繆爲恭敬以繆爲謬

呂劉 **旄** 耄 案旄與耄通禮記旄期稱道不亂是也 **兹** 茲 說文艸部兹字下即引此經爲證 **鵕** 詛 釋文宇亦作寮說文宀部寮字下引周書曰寮伯寮汗簡宀部引尚書同按史記周本紀亦作寮 **敷** 摟 說文攴部敷摟也从攴尃聲 **用霧** 靈 集韻霧古作靈 **敷** 椓 說文攴部敷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別劓敷驗與此合 **剞** 鄭 云剞宮劓刖 **剞** 劓 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別刖 **庶** 剞集韻驗或作剞 **馨** 香 說文香部本作馨从甘旁古文 **匪** 察 說文言部匪言微親管也从言察省聲與察音義可通 **具** 備 音同借用 **何** 慈 慈此偏 **惟** 貌 說文糸部緯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緯有稽與此合汗簡糸部引尚書貌作緯 **屬** 丐 上屬 案楊柏廟碑春侍祠官屬楊統碑變社而屬劉寬碑陰大尉屬俱屬之變體或以爲俗字然尚書亦如是必古相傳之省文也

夷侯史龠 **詛和** 上義 見皐陶謨又釋文本亦作詛 **攷** 扞 說文攴部攷止也从攴敎或作攷 **旅弓** 上虛 案旅與虛同本傳僖二十八年賜晉文公旅弓矢千說文元部新附文旅黑色也从元旅省聲 **柴** 費 說文米部柴惡米从米北聲周書有柴誓廣韻云魯東郊地名鄭氏周禮雍氏注禮記曾子問注俱引作柴誓 **斷** 作柴誓

亡嚳 譁 集韻譁或从口作嘩 **戈敦** 矛 說文矛部敦从戈孚聲古文孚从攴氏周禮雍氏注引書柴誓曰敦乃甲漢書王陵傳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敦音同 **歙嗜** 棻 說文井部歙食也从井炎聲同棻古文歙从水畤畤乃饑餓與此合 **岌** 曾 說文从部岌古文岌从部岌古文岌以爲魯衛之魯案左傳僖元年

倫手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正義引石經魯作表　逊　集韻遂古作逊

𥁰　秦說文禾部𥁰古文秦从秝汗簡秝部引尚書同　斯

亡　雖雖　集韻古作雖　員　云　案正義云員即云也據疏則此字確爲衛包所改非晉人改也　𨚫　所所　說文斤部𨚫古文斷从𢍏𢍏古文重文重字周書曰𨚫𨚫𨚫猶無他技與此合　亡宅　他　釋文他亦作宅案宅即蛇字說文宅部云古艸居忠宅故相問無宅或假借佗字訓作負何以當之俗以篆文也字假宅遂加人旁作他　娼　冒　案大學引作如彼釋文古無是字也　娼　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　亮　此字未見字書說文自部引周書作阮陞玉篇云阮亦作𨻰或𨻰之誤

百篇之序

汨作

公　別　說文八部公分也从厶八別也亦經典通用又曰故上下有別又廾部𢍏字下注云公古文別臣鉉等曰公兵列切篆文分別字也

帝告釐沃

入鞫　遷　集韻與古作鞫案與與遷音義同古通用又案說文辵部古文遷从手囚作鞫疑即鞫字隸變之誤

女鳩女匡

北門　玉篇門部丙古文門

半𨺅里𨻰

大洞　洞　案集韻大塊地名薛氏訓大洞滎澤也在鄭衛州界跨鄭南北則應從古文尚書作洞

說命

夢𡸁　得　案一切經音義妙法蓮華經等一卷夢字下云閣文作导音得說文导取也尚書高宗夢导說是也案衞宏詔定古文書云是得二字同體得非此用

大𣶒

帝沉　集韻渡或作沈

蔡告里𨻰

蔡帶兊又　殳　玉篇又部又奚骨切古沒字說文曰入水有所取也案沒與殺通

肅咎里𨻰

莊賜　賜　玉篇貝部賜與賜同

柴新

柏侖　侖　集韻古作侖　凸𨻰　阜　說文自部𨻰古文自　東郊亞　開　說文門部引虞書開作開古文開作開案顏氏匡謬正俗云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仙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開古開字開古開字伯開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爲開亦猶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孔安國注云致法爲誅殺也豈得即音辟爲法此例多矣又案釋文開字下注云舊讀皆作開則知元本釋文亦作開字也今通志堂本及汲古閣注疏本並作開皆從開寶改本也

嘉興李遇孫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刊譌

菽篠

𠫑兼　案若字从三艸下从古文女字汗簡入女部綴案石經遺字同今下作申或作井俱係刻誤於字古文尚書俱作𠫑與說文合今作寀或作寀惟舜典𠫑字尚存髣髴餘俱不成字體細校前後文始𠫑案命作𠫑無可攷古文尚書中命字俱明　𠫑案𠫑是寫似非承襲之誤或古有是體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案此節通志堂本脫去今擬另刻經文特補入除帝咨若時明五字上文已見及曰登訟放可五字無古體所補者疇庸齊允子朱啓吁嚚乎十鵄案鵄字字即將下文所有移上不敢意爲舜人也鵄从丹旁拚見本文注然月旁亦見集韻今攷舜典放鵄改丹崇山仍从丹旁則此處誤也故爲校正畢案傳鵄畢與畢

古文省通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可證今作畢刻誤也江氏聲曰隸古定本凡俾字真并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天寶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悉于正義本改爲俾予江氏寔未細考以有此說果作畢傳中安得解爲俾乎此必畢之誤也因校正

驛篠

帝曰𠫑落　今誤作殂𠫑案殂加殂于上刪去落字誤以𠫑爲落之古文甚矣校書之難也　閼三門　案閼作闕見說文引虞書此作州刻誤　百槃　案盧氏文槃上从殷非是當本作殷則槃與穀筆畫並無增減且禾字在左旁者多遂覺禾居中者爲變體其从殷者又後來傳寫之失乃成俗字耳盧說甚是然古文尚書作殷又見之風俗通論衛古氏春秋山海經諸書今未敢指改仍從舊寫惟古文尚書从米不从禾廣韻以爲俗字集韻並收亦古有是體也

勳　案此說文虎字此作勳不成字體

大命摹

𠫑𠫑　案𠫑字古文尚書往往作𠫑未見他書　可顯　案顯與顯古通今作顯摹刻之誤　𠫑𠫑　案𠫑字集韻汗簡並作𠫑此作𠫑下更有不成字體者俱刻誤　顯𠫑　案𠫑與顯古通此誤刻耳旁作顯無此字

咎繇謨

𠫑而忍　案忍與敎音同古通𠫑案𠫑應作𠫑𠫑爲古強字見說文此誤刻作𠫑　詛　案義當作詛見本文注此作詛即詛之誤也下文作此者甚多　故丂𠫑辰　案攷與撫見舜典此誤刻言旁作訣無此字　𠫑𠫑　案逆爲後之古文見說文此誤从多作逆　𠫑𠫑　案逆作𠫑見大禹謨誤　念才　案念字从今从心俗作念大禹謨念茲已見不誤此作忘不成字下文作忘者頗多俱係刻誤

命貢

𠫑𠫑　案古文壞見集韻此作𠫑刻誤　大𠫑　案說文猶文陸机賦是此作𠫑刻誤　𠫑𠫑　案篇韻俱載砅字云同砅此作晉或有所誤　苞匭　案古文匭从飢見說文此作匭刻誤　𠫑𠫑　案古文馬見說文此作𠫑刻誤

自𠫑　案集韻古文甘作百即此字隸變之異

亢影　案古文馬見說文此作𠫑刻誤

又𠫑𠫑哥

𠫑茂　案戒字下从艸隸變作𠫑𠫑見玉篇此作茂刻誤　𠫑𠫑　案說文汗簡並作𠫑从身者此作𠫑刻誤　集韻作𠫑末有偏旁

胄徑

𠫑𠫑　案𠫑作𠫑未見字書恐有誤　𠫑　案古文𠫑見汗簡引石經此作𠫑右旁也字全誤　火𠫑

案鋈乃古文赤字與
炎通末詳疑有誤

𢍰

𠂤爺 案說文本作爺隸變作布此作爺刻誤

𠂤

代虘 案古文虘作虡見說文玉篇此作𠂤刻誤大隊斥宗𢍰𢍰𠂤后 案書序云成湯既殁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孔氏元本以書序分冠篇首薛氏另列一卷於後以便總釋此二篇目字樣未經刪去說文亦足證隸古定元本如是又案𠂤后作𠂤𠂤重一𠂤字脫去后字此又校書者之過也

咸力式𢍰

𠂤盲 案亨說文本作盲見太甲此作𠂤刻誤亦由上文盲字而誤也

盤庚

朝𢍰 案古文𢍰見說文此作𢍰刻誤**弔可宣** 案古文𢍰攷汗簡集韻始知此作宣刻誤**弔亞**

𢍰 案𢍰爲𢍰之古文見說文廾部釋文亦云此本又作𢍰是二字古通今作𢍰刻誤**尒祖天刃**

𠂤 案與作与見伊訓此作𠂤末見他書後亦有从此者或古有是體 **迟𢦏** 案𢦏讀與𢦏通見集韻从口末詳 **幼孫** 案幼字無作𢍰者此誤刊非古文也

大𢍰 案困學紀聞云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吳氏曰開元間僞包定今文始作泰宋儒所見古文尚書即薛氏本泰誓俱云作大誓則此作泰者必後人誤改也因校正

鴻范

明𢍰晰 案晰應从日旁此作𢍰刻誤

𢍰

惟𢍰𢍰通衢于九𢍰八蠻 今作遂𢍰案𢍰爲遂之古文見說文仲虺之𢍰从此校者誤以爲通字加一遂字於上刪去通字與舜典𢍰落二字同一失也

金縢

秋大𢍰 案古文𢍰見集韻此作錦又作𢍰並刊誤**𢍰** 案古文𢍰亦見集韻此作𢍰刻誤

康𢍰

𢍰敘𢍰𢍰寡 今作𢍰𢍰案𢍰爲𢍰之古文見集韻堯典有𢍰从此校者又誤以爲寡字加一𢍰字于上刪去寡字**𢍰時忱** 案𢍰作𢍰無此字疑刊誤時改作丐亦疑誤也

酒𢍰

𢍰元𢍰 案𢍰作𢍰末詳說文𢍰𢍰𢍰也从糸𢍰一上反𢍰爲𢍰案說文以𢍰爲古絕字反𢍰爲𢍰壯子至樂篇得水則爲𢍰用此𢍰字音義以爲萬物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古文尚書以代絕字疑有誤**𢍰**

𢍰允惟 案允誤作𢍰此古文永字因形似誤刻

𢍰𢍰

奉𢍰 案𢍰爲𢍰之古文此作𠂤則亨字矣形似誤刻下𢍰字亦同此誤 **祝** 案祝作𢍰無此字古文而

旁俱作刃亦因形似誤刻

亡𢍰

𢍰 案幼从反子此作𢍰不成字

𢍰𢍰

𢍰戎 案戎爲戰之古文此作戚則爲戚之古文矣形似誤刻

𢍰𢍰

惟民生𢍰 案𢍰爲厚之古文此作𢍰誤刻

畢𢍰

惟𢍰惟義 案義誤作𢍰此係古文訓字因上下文訓字而誤

𢍰𢍰

胥漸 案胥作𢍰此字本見字書疑誤**遏𢍰** 案說文以𢍰爲古絕字反𢍰爲繼若作𢍰即繼字也此作

邇下文絕地天通及絕敗世俱誤案从爲比之古文此誤作尼

何尼非及案毛爲度之古文此誤作尼

上丁炕皋

桀斲

逆案此古遂字今作逆遂則誤後遂字同

尚書隸古定釋文卷八

永嘉薛季宣　　貴池劉世珩校刊

栽篇　　汲書

粤衆乱古帝栽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龔戶據芟穫
三裹載于工丁
戶朗晙惠呂寵九芺九芺无嵗秀章百姓百姓昭朗叶
味万嵗黎民旅彰嵗邕
鳴龠戲味欽衆吳芺麻爲日月蟲辰敬授人嵗分龠戲
屯氏堈尼日暘谷墨圓出日秀鬱東徙日屯蟲鳥呂厦
屯嵗耳民所鳥嵗孳屈申龠戲笭氏崋交秀鬱崋偽敬
致日冥蟲火呂亘屯是耳民因鳥嵗希諦分龠味屯氏

圖曰昫谷墨淺內日秀鬱圖戚晌屯蟲虛呂殿屯炑耳
民尼鳥嵗毳毡申龠味笭氏崋胖工曰幽耙秀圣胖易日
拉蟲彝呂亘屯奐耳民炕鳥嵗彝毳帝曰資女戲泉味
昏式百ナ六旬ナ六日呂閏月立三嵗戚裘允奎百互
屋績咸裘
帝曰曷資衆子采鵑唆曰耙共彡工迷孱彡帝曰号彰
☆喜奠爲蘖滔芺
帝曰資三嵗湯湯畔水工创蕩蕩襄山襄駿瀨瀨滔芺
丁民亓資ナ副畀燮僉曰窳骸才帝曰呰咬才工龠圯
芺嵗曰异才試可嗚巳帝曰遝欽才九飆績用亞戚
帝曰資三嵗朕在位七十飆女耐喜龠畢朕位嵗曰不

惠忝帝位曰明明敷仄匿帝錫帝曰ナ異圣丁曰放畢
帝曰俞予輯如何嵗曰瞽孚父頑母壁爲畀戶餘呂孝
烝烝乂亞戚悬帝曰栽亓試才女亏嵗觀耳剗亏式女
奎夆式女亏嬴內嫁亏放帝曰欽才

畢篇　　汲書

尋衆乩古帝畢曰重擊叶亏帝嵗嘉夜明湿巽允釐
惠并脊鳥龠呂位嵗徽又篇又篇戶朋內亏百揆百揆
嵗敘圓亏三門三門參參內亏大纂剔風嵗雨亞怵
帝曰戚女畢詢嵗亏兮嗚兮底可績式飆女傳帝位畢
衆亏惠亞孳
正月上日受兴亏文祖圣璃瑰玉吳呂叁七政蠢臂亏

上帝歷亏六宗墨亏山川徧亏羣祠楷又瑞无月嗚日
覲三嵗羣埒放瑞亏羣后
裁式月東徇守望亏岱宗祟墨鬱亏山川彝覲東后叶
嵗月正日同律庇蟲奧攸又礼又玉式帛式生式纔摯
如又器卒嗚復又月崋徇守望亏崋嵗如岱礼八月鹵
徇守望亏鹵嵗如初十ナ式月胖徇守望亏北嵗如鹵
礼瑞戚亏菰粗用特又飆式徇守羣后三騈尊敦呂兮
明試呂珍車旅呂暮
扉十ナ式仄望十ナ式山溶川
爲以篆剗沃宥又剗爻迮官剗芥迮教剗金迮贖剗青
为鞭敖怙兴賊剗欽才欽才惟剗亞郵才沃共互亏幽

从放鳥咬于窋山竄弍嘗于弍召殛骸于羽山三舉而
矣丁咸朔
弍十ナ八獻帝粤殂龍百姓如喪ケ妣弍獻三棄遏密
八音
月並元日舜祇于文祖詢于三嵒爪三門朔三日達三
聰資十ナ弍埒曰食才惟昔柔遠耐迩惇悳允元而難
任人蠻尸衛躬
舜曰資三岳ナ耐奮畐熒帝坐獻萋氐百揆亮采憲粤
僉曰柏侖逢司空帝曰俞資侖女秀水土惟昔棘才侖
擽譜昔攘于視禹泉咎繇帝曰俞女遲才
帝曰弃黎民俎饑女后稷亞昔百槃

帝曰禹百姓亞窺又二品亞孫女逢司廷敳專又二教圣寬
帝曰咎繇蠻尸滑夷寇賊忌殳女逢士又剄ナ肋又肋
弍就又泭ナ氐又二氐弍屈惟明亨允
帝曰粤彙子互僉曰垩才帝曰俞資垩女共互垩擽譜
昔攘于殳斯泉柏昇帝曰俞遲才女鯔帝曰粤彙子上
丁艸木鳥獸僉曰蒜才帝曰俞資蒜女逢朕欲蒜擽譜
昔攘于朱厲熊羆帝曰俞遲才女鯔
帝曰資三嵒ナ耐箕朕弍朮僉曰柏尸帝曰俞資柏女
逢鄰宗夙夜惟璧稟才惟清柏擽譜昔攘于夔竜帝曰
俞遲欽才
帝曰夔命女箕樂教育孚稟而溫寬而彙但而亾獻束
而亾孫誌ㄋ忠哥嘗ㄋ聲衣嘗律咏聲八音亨鯔亾眯
怨倫聃人曰咏夔曰繇予擊后女后百獸衛迟
帝曰竜朕堅讒說ㄋ行震驚朕帝侖女逢内ㄋ夙夜出
内欽侖惟允
帝曰資女弍十ナ弍人欽才惟昔亮癸珍弍獻于續弍
于黜億幽明歷纘咸熒分北弍嘗舜生弍十敳尊弍十
圣位又十獻億工粤前
大侖碁　　欲書
曰嶶乱古大侖曰文侖專于三棄厖承于帝曰后亨藝
牟后臣亨藝牟臣政粤乂黎民敏悳帝曰俞允若丝嘉
ㄋ宅粤伏埜亾遺臥万嵒咸宣乱于嶶舍已从人亞獻

亾告亞廢朱窮惟帝嵒亨蒜曰耙帝悳廣運粤聖粤聖
粤武粤文皇癸眷侖弁ナ三棄爲癸下罔
侖曰戀迪吉刱帝因惟景宦蒜曰号戒才敬戒亾欲宅
失金庑宅迂于脩宅垩于樂任臥勿弍去哀勿疑疑甚
勿戚百志惟熒宅莫衛吕干百姓坐譽宅啞百姓吕刱
已坐欲亾怠亾亢三尸徠王
侖曰寐帝念才德惟謙政政圣教民水火金木土槃惟
攸正悳秒用厚生惟咏九珍惟敘九敘惟哥戒坐用休
蠆坐用豈勸坐吕九哥異勿歎帝曰俞肇琴癸咸六府
弍嘗允亂萬拄兇賴嵒粤珍
帝曰弍女侖朕宦帝位弍十ナ弍獻眊朋劵于勤女惟

亞怠揔朕帶焉曰朕惠宅戶民不依咎繇邁慙惠惠粤
爷黎民裏屯帝念才念兹丞兹醉兹丞兹名兹丞兹
允出兹丞兹惟帝念彡帝曰咎繇惟兹臣廛宅或干丐
正女徒士明丐又劉目彌又教朋子丐乳劉朋丐亾劉
民叶丐屯皆粤彡林才咎繇曰帝惠宅嘗隔丁目東帶
鬲目寬勗亞及孚賞延丐無宥過亡大劉故亡小辠疑
惟輕彡疑惟重與亓敗亞詰盍失亞經奸生屯惠洽丐
民心兹用亞犯丐才司帝曰畢予朋欲目乳三匹風邁
惟粤之休
帝曰徠爺洚水儆予成允咸彡惟女阭戶勤丐皆戶儉
丐家亞自滿假惟女阭女惟亞矜癸丁莫與女爭耐女

惟亞伐癸丁莫與女爭彡予懋乃惠嘉粤丕績癸屯厤
數丞女躬女尺德元后人心惟召衛心惟敬惟精惟式
允執耳屯亾乱屯兮勿聽亞詢屯恭勿尊可愛非爾可
豈非民朋非元后何戴后非朋宅與守皆欽才咨粤才
位敬攸亓可顧三棄朱窮癸棄兇尺惟口出好興戎朕
兮亞再命曰枚卜彡臣惟吉屯朋帝曰命官占惟先蔽
悉昆爺丐元电朕悉先定詢恭僉同鬼神亓衣电筮叶
朋九亞習吉命擇諧眷惠詞帝曰毋惟女儲正月朔旦
受爺丐神宗衛百官羣帝屯初
帝曰賓爺惟皆才皆亞衛女迺延命粤乃尊后斷丐帝
曰浚澹才朋咸聽朕爺戩兹才皆旦悐亞龔侮嫚自叹

反衛敬惠兩孚圣壁小人圣位民弃亞柔癸爭屯咎繇
予目尒朋士奉孚罰舉尒尙一粤心力亓戶才助式匋
皆民爭爺恭贊丐命曰惟忘迺兇遍亞屆滿招損嗛
受恭皆粤兇衛帝初丐厤山遐丐畋日號泣丐韻兇丐
父母負舉引慝厭飢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允釐皇誠
感神欣兹才皆命擇昌兮曰俞敘帝振戈帝粤庭專戈
德甚干羽丐剛階七匋才皆戒
咎繇謇
曰釐乱古咎繇曰允迪厈惠謇明鬱儲
命曰俞如何咎繇曰絕眷厈身攸恩兇惲敘九戈壓明
勵翊迩可遽圣兹命擇昌兮曰俞

矜繇曰絕圣知人圣安民命曰号咸釐皆惟帝亓難屯
知人則苦耐官人安民則豈黎民襄屯耐嘉而懲何憂
庠鵬吱何懋庠才皆何皆庠巧兮令色孔壬矜繇曰絕
亦行才九惠亦兮亓人才惠粤兮曰飢采采命曰何矜
繇曰寬而巢柔而立原而翼衛而敬擾而忍巢而温東
而廉但而塞殯而誠彰厈才慈吉才曰宣式惠夙夜浚
明才篆曰嚴慝敬六惠亮采才皆翕聚專令九惠咸叟
畯又圣官百僚帝帝百工惟皆敔丐又厖壓纘亓冰無
教脩欲才皆競競業業式曰式曰万兢亡曠壓官兇彡
人亓代屯癸敘才箕敕拔又箕又惇才癸歸才乳自裁
又乳才育才同畢叶龔味衷才癸爺才惠又航又彰才

六討才皐又剗又用才政嘗楙才楙才六聰明自裁民
聰明六明豈自裁民明豈達于上丁教才才土咎繇曰
朕𠂤懿可底行命曰俞鳴𠂤底可繼咎繇曰予未有知
悤曰贊贊襄才
棘稷
帝曰徠命女亦昌𠂤命擇曰絕帝子何𠂤子悤曰孳孳
咎繇曰号如何命曰縱水滔天灝灝襄山襄陵丁民旦
墊子兗三飢隨山栞木泉棘敎歷蠡食子決九川距三
棄睿〈〈距川泉稷函敎歷藉食蠡食楙卷才亡傀屈
丞民鳴塤万畜徒乂咎繇曰俞帝女昌𠂤
命曰絕帝睿鳴圣位帝曰俞命曰安女止惟兢惟康亢
敬稟惟邇丕應徯忠昌昭覝上帝六亢申爾用休帝曰
吁臣才丛才丛才臣才命曰俞帝曰臣作朕股玄耳目
子欲左右才民女翊子欲宣力三匹女爲子欲觀古人
丛爲日月星辰山彝鬱蟲徒徐宗彝璪火黼黻黼黻絺
繡昌又采彰仓亏又色徒觔女翊子欲聲六律又聲八
音圣乳召昌出內又𠂤女聽子真女敬女亡面刃遏才
迄𠂤欽三丛厭頑讒說嶽亞圣嶽厌昌翊丛邁昌記丛
書用哉才欲並生才互昌內𠂤嶽而颺丛載則承丛尋
丛不則畏丛命曰俞才帝芙六丛丁堂亏棄嵎峇生万
嵩黎獻共惟帝臣惟帝嵩舉傅內昌𠂤翊歷昌彡車觔
昌諮敔亞攘敔亞敳應帝亞嵩專同日發宅彡亡嵩

丹絲寡惟嫚迂是好寡猒是徒宅晝夜頒頒宅水行舟
堋至亏冢用卩年丑子剗嶽嵩娶亏金山辛壬癸命后
呱呱而泣子亞孚惟亢庇土彡邶戚又觔皇亏又千州
十才式帝外薄三氣戚建又兊各迪才彡嵩頑亞即互
帝亢忘才帝曰迪朕悳嵩鳴彡惟敘咎繇匕厖年敘匕
仓爲剗惟翊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鏊爽昌嵩祖丂徠戟岔圖圣位羣
后悳攘丁管發戲合止柷敔笙暮昌閒鳥獸蹌蹌箾磬
九戚朋皇徠蟻夔曰寔予擊后攸后百獸術衷屈弗允
鏘帝暮徒哥曰敕交之命惟嵩惟勞鳴哥曰股玄歆才
元嵩犯才百互歿才咎繇擇手鬯嵩戲守曰念才術徒
興叟嵩鳴憲欽才叟術鳴戚欽才鳴賡獸哥曰元嵩翊
才股玄臣才厭叟康才又哥曰元嵩敕胜才股玄悽才
万叟墮才帝擇曰俞徒欽才
命貢　禹書
命專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无獸壺口乳梁及
岳无攸太原皇亏嶽昜尊襄底纘皇亏奧章年土惟阜
貔年賦惟上上錯年田惟中中恆衞无刃大陽无徒壘
尸復觔夾右贈后入亏河
沛河惟沿州九河无道闢壼无臬雍沮岁同桑土无蠶
昱夲丕氐土年土黑墳年中惟蘇年木惟條年田惟中
丁年賦貞徒十才式獸鳴同年貢彩絲年棐敦戈浮亏

沛潔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塲尸无碁惟畎亓遥厈土卑墳棄顯廣庶厈田惟上丁厈賦中上厈貢鹽絺棄物惟鋙代鳴絲枲鈆案怪后萊尸莚坶厈萊畬絲浮于汶達于沛

棄岱及淮惟徐州淮沂亓乂蒙羽亓藝大壄无粑東還厎秀厈土赤戟墳中木蘄苞厈田惟上中厈賦中中厈貢惟土又色羽畎夏狄嶧易孤渠泗顯浮磬淮尸玭珠枲魚厈萊⊙戩縞浮于淮泗達于淸

淮棄惟揚州彭蠡无粑易鳥鳴尸屈弍江无入振枲厎止筱葛无尊厈中惟天厈木惟簊厈土惟莚厈田惟丁丁厈賦丁上上鋙厈貢惟金弍品瑤璜筱篤卣萑羽旄

惟木扇尸岫瓢厈萊裁貝厈苞橘柚錫貢沿于江棄達于淮泗

菏及奧易惟菏州江淢翰宗于棄丸江孔數沱涔无衞云土瘳莚又厈土惟莚厈田惟丁中厈賦上丁厈貢羽旄凶萃惟金弍品杻榦梧柏砅磬砮丹惟篔簳枯弍畜厎貢厈名苞匭菁茅厈萊⊙纁璆組丸江內錫大龜浮于江沱涔淢俞于桑望岸河

菏河惟豫州伊桑瀍澗无入于河滎嶓无粑遺淸泉厰盟粑厈土惟舜丁土墳壚厈田惟中上厈賦鋙上中厈貢剽枲絺紵厈萊戩纊錫貢磬鋙泲于桑達于河

雩易黑木惟梁州汶嶓无蓺沱涔无衞蔡蒙灰乎味尸厎纊厈土青驪厈田惟丁上厈賦丁中弍鋙厈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卤頃因桓是徠浮于涔俞于涵入于渭禹于河

黑水卤河惟雝州弱水无卤涇屬渭內剽沮无朋灃水鳴同菏楷无炎吳乎惲勿望于鳥鼠遠留厎纊望于粑壄弍召无垓弍畎丕敘厈土惟奚鑿厈田惟上上厈賦中中厈貢惟璆玲琅玕浮于積后望于龜門卤河岁于渭內戴篤昆侖析支渠雙卤戎卽敘

衞岍及楷望于菏山俞于河壺口靁首望于太岳厎柱析城望于王屋太行恒山望于壺關厈入于棄卤頃朱圉鳥鼠望于太鳥熊耳外方桐柏望于倍尾衞嶓冢望于

菏山內方望于大別嶓山岷易望于奧山過九江望于傅淺原

遺弱水望于合黎餘波入于泑沙遺黑水望于弍召入于羽望于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遺河積后望于龜門華望于鳥鼠望于太鳥熊耳外方桐柏望于陪尾導嶓冢望于荊山內方望于大別嶓山岷易望于奧山過九江望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導渭自鳥鼠同穴入于河導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于九江至于東陵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嶓山遺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岁爲匯東爲中

江入于棄
遝沇水東汗爲沛入于河泆爲滎東出于甸丞北又東
里于滿又東北岁干淺又東北入于棄
遝淮自渠柏東岁于泗沂東入于棄遝渭自鳥鼠同穴
東岁于澧又東岁于涇又東過豳沮入于河遝桑自熊
耳東北岁于淵遽又東岁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川啍
同三塼无宦九山栞灰九川滌原九泉无陂三棄岁同
六府孔攸壓土交止厎眷財賦咸則弍鬱咸賦中當
錫土姓厭台悳先亞距朕行又百里甸朕百里賦內總
弍百里內鏗弍百里內戛朕三百里棄又百里米又百

里庆朕百里采弍百里男當弍百里蔡庆百里嫒朕
弍百里揆戈教弍百里奮武衛又百里要朕弍百里尼
弍百里蔡又百里涂朕弍百里蠻弍百里汗東漸于棄
鹵厭于汗沙脈卒杲聲教訖于三海命錫玄珪告年咸
珍
自斷
大弄于甘啍召六卿王曰嗟六崇虫人予斷告女力喝
氏叟俾又行怠弃弍止矣用勦匴亢命今予惟龔行兊
虫嚼左亞攻于左女亞龔命右亞攻于右女亞龔命馭
非亢彤虫止女亞龔命用命賞于祖亞用命罰于祖亞用命賜于祖予
劓攸嚼女
五孚虫哥
太康尸位目俗悆威年悳黎民咸弍遁般逞亡庀畋于
力彖虫表十甸亞反力窮后所因民亞忍距于河年弟
又人馭亢毋目刱後于彖虫內又孚咸郢述大命虫彖
目逞哥亢弍曰皇祖力嘗民可芹亞可丁民惟嘗嗇嗇
悳嘗宣予昨兊丁愚夫愚婦弍耐勝予戈人弍失郢豈
圣明亞見是圖予臨兆民彙庠碧劣棄虫馭六彤爲人
上者柰何亞教
亢弍曰嘗力虫內逞色亢外逞禽亢自酒饎音峻寓彤
廧力弍于此末或亞亡
亢弍曰惟彼甸府力此冀匹今失年遣禽亢紀柩啍底
咸亡亢三曰明明祓祖万嘗虫商力篡力則貽年学孫

關后味鬼王府則力亢隊年緒覆宗鬱禩亢又曰烏庠
害歸予裹虫悲万姓仇予予將弓心嘗甸庠予心顏屋
力怔尼亞眷年悳雖意可追
胄徑
惟中康羣位三棄胄庆俞掌六帝戲味廢年戒酒亢于
年邑胄后承王俞徂徑
告于勦曰嗟予力勦聖力轝嘗明徵定棄先王亦謹兊
戒人臣亦力嘗憲百官攸補年后惟明明棄裁孟胄道
人呂木鐸徇于路官箴眯規工執藝豈呂諫亢或亞襲
嘗力嘗剉惟嘗戲味顛覆年悳沈衞于酒畔官離次俶
擾兊紀遐弃年司啍季麓月脈辰亞襲于防瞽敎讒會

夫其歷人走戲咏尸耳官它斉知旦悐亏冗爲目干先
王也教
攻簟曰先昔者敷亡赦亞及昔者幟亡赦今子目尒ナ
崩奉將冗罰尒崩士同力王室尙敬子欽承冗孚貴龠
火生崛阿玉后俱焚冗吏俗德熒亏猛火殲耳渠魁脅
刃它氣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菟虖貴戶耳悉允塗悉戶
耳貴允它彡亦尒崩上條蘇子

湯誓

王曰載尒崩庶恩聽朕ㄅ非台小孚敢行舞舉ナ夏王
皐冗龠厤也今尒ナ崩女曰載后亞鄙載崩舍載會叟
而刨正夏子惟聳女崩ㄅ夏氏ナ皐子貴上帝亞敢亞

正今女亦曰夏皐亦如台夏王衛遏崩力衛刨夏邑ナ
崩衛怠亞計曰昔日害巷子及女皆亡夏悳衆兹今朕
必遷尒尙補子式人致冗也翻子亦大賚女尒亡亞仰
朕亞食ㄅ尒亞刃斷ㄅ子劃攸翻女它ナ逌赦
中鼎也葬

咸湯放桀亏毕巢惟ナ塹悳曰子志徐垂目台爲口寔
中鼎鳴徒葬曰紙虖惟冗生民ナ欲亡主鳴禽惟冗生
聰明昔又ナ夏旦悳民隊往炭冗鳴錫王悳知衰正万
昔纘爺舊朗兹衛耳簟奉磬冗龠夏王ナ皐矯誣上冗
目夆龠亏丁帝周亞臧式嚮服龠周爽耳帝東臥附蟄
寔番ナ往犀蔵昔亏ナ夏磬若嚮之ナ莠磬槃之ナ秕小
大弄弄它亞總亏非鼎敘子也悳ㄅ足聽葬
惟王亞通聲色亞殖鵬砌悳株株官珍株株賞用人惟
已改過亞丞亨寬亨忑彰仰熬民鳴葛伯仇餉初延自
葛東延鹵尼冫帝畢延北狄冫帝曰奚獨遂予鳴廻也民室
家昧慈曰徯予后后徠亦蘇民也戴爾耳惟舊才佑臥
補悳熬忠繩皂黥翦攻嘘耶禽傅亡推亡忘存昔鳴亦
昌悳曰新万昔惟裹志自滿九吳鳴離王株昭大悳建
申亏民目義剃岢目禹剃心塑褒爰罰子聳曰耐自罕
帝者王冒人莫乇磬者亡耳問剔褒自用剔小絲虖眷
耳宾惟亦乱殖ナ禹覆旦蘇欽宿冗衛熙系冗龠
湯葬

王歸自亨夏皇亏亳嘬葬万方王曰嗟尒万匹ナ崩明
聽子式人葬惟皇上帝降衷亏丁民磬ナ恒性亨媛耳
繇惟后夏王感悳作歲目專歲亏尒万方百姓尒方方
百姓罹亦囚害亞忽荼劃並告亡敢亏上丁聃亦灾衛
福譜瓢垚夆灰亏夏目彰耳皐鎬台小孚將灾龠朗歲
亞敢赦赦周ㄅ牲敢昭告亏上冗神后請皐ナ夏聿求
元聖與也鬻力目與尒ナ崩請龠上灾乎右丁民皐人
鬻伏灾龠亞替賁磬中木炊民允殖畀予式人輯寧尒
昔冢兹朕未知獲獻亏上丁曩曩召鯰灰將霊亏深困
凡成鼎昔亡刖匪彝亡即悟垚各守尒簟目承灾休尒
ナ譜朕亞敢蔵皐當朕躬亞敢自赦惟東圣上帝也心

亢尒万匚ナ辠圣子式人子式人ナ辠亡目尒万匚紙
庳尙亯岂忱鳴亦ナ矣
歔昔
惟元禩十ナ式月乙丑歔尹祠丐先王奉孠王瓶見年
祖厌甸摹后咸圣百官總亡目聽冢宰歔尹鳴ㄅ側
祖屯咸悳目昔丐王日紙庳古ナ耍先后匹株年悳宅
ナ癸殳山川魄禮亦莫亞寍泉鳥罟魚鼈咸崇丐孠
孫亞衛皇癸夆殳假手丐赦ナ龠結攻自嗚條朕才自
亳惟敌爾王夆昭聖武代蒿目寬炤民允裒今王孠年
悳宅亞圣初立悉惟親立敬惟夫亂丐冢岂ㄅ丐三棄
紙庳先王扉攸人紀朋諫亞啞先民岂崇屈上亯明爲

丁戶忠与人亞求葡檢身粺亞及目望丐ナ万岂玆惟
囏才尃求嘉人畀輔丐尒逡孠剃官剉儆丐ナ位日敖
ナ恆卲丐宮甘哥丐室岂胃彝風敌ナ姷丐賜色恒丐
逕田岂胃圣風敌ナ偁聖ㄅ爷忠稟遠耆悳坎頑童岂
胃禽風惟玆式風十儈卿士ナ式丐身冢必卷岂商ナ
式丐身或必亡臣丁亞匡亓剉墨具昔丐蒙士紙庳孠
王砥年身忘才聖暮彩彩嘉言孔彰惟上帝弗憲延蕭
夆业百祥延亞蕭夆业百俠尒惟悳宅小万岂惟褰尒
惟亞悳宅大隊年宗繇龠姐縱
大命
惟孠王亞懲丐阿奠歔尹延書曰先王顧誕天业冊龠

目承上丁神示埜視宗庸宅亞瓶肅天暨年悳用纂大
龠攸媛万匚惟尹躬亯左右年侵瓦帝繇孠王丕承至
緒惟尹躬先見丐鹵邑憂自周ナ矣昧亦惟矣亓逡孠
王宅亯ナ矣眛亦宅矣孠王戒才瓶尒年侵侵亞侵忿
年祖王惟奮宅忘賚歔尹鳴ㄅ曰先王暱爽丕暴坐目
待旦旁求睃彥启逌逡人亡逡年龠目自覆峇鳴儉悳
惟裹易圖殳欠莞張徨畓捂丐庇則醳欽年止衛鳴祖
鳴行惟朕目懌万亜ナ訇王未亯彰歔尹曰玆鳴亞詼
習與性咸子亞狎丐亞順營丐果宮密邋先王亓昔亡
畀亜怵王逛果宮屈憂亯矣允悳右上篇
惟式禩十ナ式月胂歔尹目統觚奉孠王歸丐亳延書

曰民非后宅亯匡目生后非民宅目侵三匚皇癸脊
右ナ爾畀孠王亯矣年悳寔万亜亡畺业休王擦手蹭
昔曰子小孚亞朗丐悳自厎亞曾慾敭庇綳敭亂目警
猷丐年躬癸亾孽繇可奠自亾孽亞可追无逞背帝棄
业昔亞亯丐年初尙賴匡救业悳圖惟年矣歔尹擦手
譜昔曰攸年身允悳叶丐丁惟朗后先王孚懲耒窮民
觚年龠宅ナ亞兌竝亓ナ畐年丛鳴曰俟菽后后徠亡
翦王楙鳴悳眛鳴年祖亡昔愈怠奉先恩孝接丁恩襲
眛遠惟朗聽悳惟聰猷承王业休亡斁右中篇
伊尹申鼻丐王曰紙庳惟癸亡親亯敬惟親民宅懲裹
襄丐ナ忘稶禮亡懲亯亯丐亯誠癸位囏才悳惟亂不

惠爲與亂同衛宅亞與與爲同要宅亞亡兵亂眷年弄
惟明明后先王惟昔株敬年惠亨配上帝今王享力令
緒尙緊玆才碧陞高必自下碧僕遐必自遠亡輕民叟
惟離亡安年位惟召眷兵亏亂力☆帝亏女心必求彡
衛力☆孫亏女悲必求彡非衛綁虐亞慮胡獲亞爲胡
咸式人元惠方昔昌貞酉宅昌葬☆爲舊致臣宅昌鼂
物屋咸珍昔亦勞孚亏休右下篇
咸力式惠
飆尹无復政年侯將告歸鳴敕戒亏惠曰綁虐爻雖忱
爲靡愆愆年惠采年位年惠匪愆丸力昌亡夏王亞亨
昔惠慢神飆民皇爻亞采醫亏万匚后迪力爲眷求式

惠畀迮神主惟尹躬臬湯咸力式惠亨崇爻心服爻剛
爲曰力丸力虫帝要革夏亞非爻厶戟力爾惟爻右亏
式惠非爾求亏丁民惟民歸亏式惠惠惟式動宅亞吉
惠式式遷宅亞凶惟吉凶亞替圣人惟爻夆及群圣惠
今學王新飆年爲惟新年惠兵亂惟式昔鳴曰新任官
惟臤材左右惟亓人臣爲上爲惠爲丁爲民亓雖亓眷
惟咏惟式惠亡愆帝主諧爲帝諧亡愆主叶亏亨式畀
万姓咸曰大才王言又曰式才王心亨媛先王虫纂勞
底烝民虫生綁虐七丑虫庶可昌觀惠万夫虫劳可昌
觀政后非民宅菟民非后宅蓋亡自廣昌狹人匹夫匹
婦亞獲自盡民主宅與咸年珍

盤庚　　爾書

盤庚譽亏殷民亞適力屈衛顧勵感出戾言曰殷王徐
死爰氏亏玆重殷民無盡劉亞耐胥臣昌生卜乩曰亓
如台先王力飆急謹爻爲玆綁亞愆寓亞愆年邑亏今
爻昔今亞承亏古告知先虫勳爲效曰亓亨勑先王虫
剿碧顛木虫力皇吊爻亓衆殷爲亏玆新邑繫復先王
之大牒底媛三匚
盤庚數亏民綁鳴圣位昌愆舊舶匡金庇曰亡或敖伏
小人虫鳴簸王爲勵恩皇亏廷王碧曰殷女勵子告女
昔女綁黜鳴心亡慕勑康古殷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
政王諸告虫攸亞匿年指王用丕欽宅力俗☆民用丕

彡今女聳聳犯仰睃膚予亞知鳴所訟非予自亢玆惠
惟女含惠亞悬予式人予碧觀火予亦烟慕廷鳴俗碧
罔在綱力條而亞案碧巖舶田力昔鳴亦力烋
女克黜鳴心倉寔惠亏民皇亏婚友丕鳴敖大言女力
稽惠鳴亞豈戎劃亏遼遷悽巖自安亞旦邑勞亞舶田
晦越亓宅力黍槐女亞咏吉☆亏百姓惟女自生劃鳴
退既悬爻昌自夆亏年身鳴无先惡亏民鳴奉亓侗女
惠身何及昧昔悊民猷胥顧亏簸☆亓發力俗口敓予
瀾鳴掘兄虫龠女害亞告舸而胥嫌昌浮☆志沈亏勵
碧火虫寮亏遷亞可宣遷亓猷可撲威劃惟女勵自迄
亞彡非予力咎

逑任才☆日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成先王臬鬯
祖鬯父胥及脩勤予敢運用非罰丕選尒鬻子亞穿尒
蘇丝予大亶亏先王尒祖亓刖与亶屯亾福亾夌予亦
亞敢運用非惠予告女亏離碧歌屯才忠女亡毋老戚
人亡弱孤才幼各兵亏耳屈勉出鬯力聽予式人屯逑
繇亡才遠運用皐伐耳荒用惠彰耳蘇畜屯臧惟女巂
畜屯亞臧惟予式人才佚罰凡尒巂亓惟致告自今皇
亏逸日各龔尒豊鬯位庀鬯口罰及尒身亞可惠
鑿庚逑惟涉河吕民懋鬯稱民屯亞衛蜒告用亶亓才
巂咸酷勿褻圣王廷鑿庚鬯登進耳民曰朝聽歌☆亡
亢失歌爾謀虐古成荐后宅亞惟民屯承采后胥儆蠶

吕亞讶亏☆畜殷夆大鳳先王亞褻耳鬯亾眎民初用
懋女害亞言成古后屯畜承女畀女惟歎康共非女尤
咎坎亏罰予蒙顧褻丝新邑亦惟女故吕丕刖耳忠今
予將試吕女懋安正耳畜女亞憂歌心屯鬯柔鬯咸大
亞宣鬯心欽忘吕忱運予式人尒惟自鞫自苦碧尧舟
女亞淤臭耳獸尒沈亞屬惟胥吕沈亞亓或乱自恣害
瘳女亞慧尧吕恩鬯夌女蜒勸憂今亓才今宅遂女何
生圣上今予爾女式亡迟嗾吕自臭忘人倚鬯身迄鬯
心予御贊鬯爾亏☆予豈女歇用奉畜女巂
予忘成先神后屯籙尒先予丕亶羞尒用褻尒然失亏
政蔽亏丝高后丕鬯岳冬皐兼曰害歇歌民女万民鬯

亞生生臬予式人繇同心先后丕夆弄女皐兼曰害亞
臬歌紉孫才坎故才奚惠自上亓罰女女宅耐逃古成
先后无鑿鬯祖鬯父女共亾成畜民女才戕剧圣鬯心
成先后媛鬯祖鬯父鬯祖鬯父鬯勍弃女亞救鬯荒丝
予才禹政同位具鬯貝玉鬯祖鬯父丕鬯告成高后曰
亾丕剄亏歌孫逃高后丕鬯宿夆亞群繇虐今予告女
亞易嘉教大鄭亡胥繇遠女分繇忘吕昧刖各設申亏
鬯心鬯才亞吉亞逃顛戉亞龔暫遇悬殁成鬯剿卩感
屯亡遺育亡畀易蘇亏丝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吕
女懋留建鬯眾
鑿庚无懋奠耳鬯屈鬯正耳宜媛爰有扇曰亡戲怠楙

建大爾今予亓專心腹腎腸麻告尒百姓亏歌忠宅擧
尒巂尒亡共恣叶坎讒☆予式人古成先王將弭亏舟
珍適亏山用夆成凶惠嘉續亏歌畜今成民用蕩斯離
屈宅有正極尒胃歌害震遷万民吕懋繡上帝將復成
高祖屯惠禽遠成冢歌及竺教龔承民爾用常堅亏新
邑繇予沖人非廢耳慧弔繇霧各非敢義凡用宏丝賁
紙庫畜伯帝兊百執夢屯人尒皆憲才予亓楙東昧尒
念敬成巂歌亞肩豇賜敢龔生生鞠人慧人屯采屈敘
欽今成无羞畜尒亏歌忠蒙亞宅才亞欽亡總亏賜瑤
生生自畜式專民惠留肩式心
兊爾

王氏憂亮金式膜无免邊亓惟亞宁羣臣咸諫丂王曰
緜庠知丑曰明嘉明嘉寔迮剿交孚惟商方眚百官承
式王宁惟亾龠亞宁臣丁宅粵亓宅宁粵曰令王育迮書曰彝曰
呂台正丂三亡台志惠亞曾玆故亞宁龔嚻恩衛膠帝
賚予甚放亓代予宁粵岜爲畀呂形旁求丂交丁允
筑傅巖丑埜惟肖張立非眯王惟彤亓左右龠丑曰慢
夕內舊呂禱台惠嶽金用女迮祢嶽淦巨川用女亾舟
楫嶽裁太旱用女亾霖雨后粵心沃朕心嶽蘂亞眄眩
耳疾亞瘳嶽跣亞眄壅耳足用傷惟泉粵奈宅亞祠心
呂臣粵侯畀衛先王迪放高后呂庶尞民諫序欽予眚
龠亓惟力共兌復丂王曰惟木刃繩則正后刃諫則聖

后亶聖臣亞龠亓承勵敬亞慮碧王丑休龠
惟允龠總百官粵進丂王曰緜庠明王奉嶽交衛建眚
設艶對后王商公承呂大夫帝兌亞惟脩念惟呂禹民
惟交聰明惟聖眚憲惟臣欽碧惟民刃乂惟口犯羞惟
命胄犯戎惟仝常圣筍惟干戈省耳躬王惟戒玆允玆
亶明粵宅亞休惟乱禽圣厖官官亞及厶尼惟亓耐爵
宅及惡惠惟亓臥慮蕭呂遲遲惟耳眚力亓蕭卷耳蕭
矜亓耐嶽耳彡惟蓂蓂粵亓十葡力葡亡慝亡后竈內
侮亡恥過迮非惟耳粵厖政蓂迮醳顯丂祭禩眚胃亞
欽礼煩剿禽蓂神剿雖王曰盲才允粵宁惟觖粵亞臣
丂宁予宅蓂丂行允拜蹠眚曰非知丑蘿行丑惟藝王

忱亞蘿允叶丂先王成惠惟允亞宁力耳咎
王曰徠女允台小子舊斁丂曰般无粵遞丂亢墜入氒
丂河自河迴亳泉耳兵宅暴尒惟眚丂觖忠嶽迮酒醴
尒惟麴蘂嶽迮昧蕪尒惟鹽棄尒交攸予宅予弃予惟
亶遞粵眚
允曰王人求多蓂眚惟建蓂斁丂古眚粵力獲蓂亞帶
古呂亶席丑匪允粵蓂惟斁孫志務眚敏耳攸粵徐允
裹丂玆衛積丂耳躬惟斁斁半忘兵亂箕丂斁耳惠攸
宅覺譬丂先王成憲亓席亡眚惟允式亶欽承商招畯
又剿丂歷位王曰緜庠允三棄丑內威仰觖惠皆粵風
股玄惟人邕臣惟聖咎先正采奠迮成先王粵曰予亞

亶畀耳后惟成曆亓心愧恥碧處丂市式夫亞獲鬼曰
眚予丑脇右成剿祖成丂皇交尒尙明采予宅畀阿奠
亥嫩力鬱惟后非臥亞又惟臥非后亞食亓尒亶亓聚粵
侯丂先王席媛民允撣蹠眚曰敬對敖交孚丑休龠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慈力雒餘厖壬日惟先成王正耳蓂粵眚丂
王曰惟交鑒丁民箕耳誠夆孛力席力亞席非交天民
民申醫龠民力亞碧惠亞聽皋交无孚龠正耳惠粵曰
亓如台緜庠王司敖民宅非交胄箕顯亡豐丂尼
西伯戡黎
西伯无戚黎厖戚彝眚丂王曰交孚交无訖成殷龠

敢人元电宅敖知吉非先王亞眯敖遂人惟王亞戲用
自鑑故癸弃敖亞力康食亞岔癸性亞迪術箕今敖民
宅亞欲巻曰癸害亞夆貴大龠亞褻今王亓如台王曰
緋虖敖生亞力龠圣癸胆熬反曰緋虖嚳皐弓叁圣工
嚳耐責龠丐癸殿里卽巻指嚳珍亞亡昜丐尒眚

敖学

敖学磬曰父帝少帝殿亓亞或翁正三匚敖祖底繼敕
丐工敖用沈酌丐酒用禽逌年惠丐丁殿宅亞小大玗
中敬悬夂卿士師師非庇凡十鮎皐嚳宅亟獲小民匚
與眯爲敵慝今殿亓淪巻磬大水亓亡雛濯殿繼巻
粤皇丐今曰父帝少帝敖亓發出惟褻冢甍孫丐亢今

尒亡指眚予顛踣磬里何亓
父帝磬曰王学癸劃夆夂亢殿眚方興沈酌丐酒嚳宅
豈豈啞亓耉兊舊十位人今殿民嚳數敲神示里犧牲
栓用吕癸將食亡夂夆鬱殿民用乂慝殷召敵慝亞怠
皐合丐式弓脊宅詔齬今亓十裁敖興暖亓逌齬亓淪
巻敖宅爲臣蹼詔王学出廸敖舊貪刻孚王学亞出敖
嚳顛嶝自彰人自獻丐先王敖亞鶉行遷

泰斬

惟十十式季曹大劣丐盟雛王曰嗟敖友眚冢商敖敖
馭葺歷士明聽斬惟癸墜万物父母惟人萬物里霧亶
聰明迮元后元后迮陀父母今爾王叛亞敬上癸夆夂

丁陀沈湎冒色敖行虣獻皐人吕奚官人吕垂惟宮室
臺榭陂池侈觚吕殘害丐尒萬姓焚炙忠臣刳狍孕婦
皇癸震悠龠敖夂丐嚳將癸畫大勛未彝鬻予小孚發
吕尒友眚冢商觀政于爾惟叛宅十悛心嚳尼屈亞高
上帝神示遺年先宗庸亞禩犧牲粢盛无丐凶盜嚳曰
奠十民十龠宅懲亓俾癸佑丁民徙里商迮里帝惟亓
亶眯上帝寔媛三匚十皐亡皐予害敖十越年悉同力
庇憲同憲庇該叛十臣僞萬惟凜萬心予十臣式干惟
式心爾皐貫盈癸龠敕里予亞順癸年皐惟鋈予小孚
殂夜厎總叛龠夂丐曾丐上帝宏丐冢土吕尒十翦厎
癸里翊癸矜丐民民里所欲癸必刱里尒尚敬于式人

嚳清三棄眚才亞可失

惟戊午王次丐河脈羣后吕帝畢劣王嚳殉帝而斬曰
寔虖鹵上十翦咸聽艅宀敖資吉人爲藩惟日亞足凶
人爲亞藩亦惟日亞足今爾王叛力行亡庇囿弃犂老
尼比皐人型酬籥獻臣丁媿里堋冢迮仇脅權眯感亡
黜籲癸戮惠彰眚惟癸懲民惟侵奉癸十夏塋亞亶崇
癸沐劃丁或癸嚳右龠成湯爭黜臺龠惟叛皐浮丐塋
川巻元臣賊獻諫補胃乇十癸龠胃敬亞足行胃祭亡
恭胃虣亡敻年鑒惟亞慧圣彼臺王癸亓吕予乂民艅
膠叶艅卜戮丐休群戎爾必亶叛十僞灬尼人離心離
惠予十爵臣十人同心同惠雖十周窺亞如志人癸眎

自戠民㖞𠀤聽自戠民聽百姓力過至予弍人今朕必
徑戠武惟敭侵乎屮聶取彼凶殘戠伐用張乎湯力𡕒
勛才夫孚屯或亡畺寔執非敵百姓𡢁𡢁𡢁崩年角寇
庳鳴弍悳弍心立定耳珍惟声寓垂

昔耳剛王鳴大徇六帝剛嶄崩士王曰繇庳戠鹵土商
孚𠀤力𡢁衛耳鸮惟彰今爾王𡢁狎俾𠀤愆亢怠亞敖
自𨸏乎𠀤結𡨦乎民徹翰𡢁屮脛剖臥人屮心延𠬝徽
𣪍鬱痛三棄寄仰悬回放𨸏帝采屏弃箕刲因攸正士
郊埜亞攸宗庶亞百迮奇技全巧㠯兌婦人上帝亞順
瓶各昔巒尒亓孚孚奉予弍人龔行𠀤鬻古人力𠀤曰
攸戠剛后𠬝戠剛悳獨夫𡢁辭惟延𠬝鳴女垂悳對悳

務滋除亞務本𩰫子小孚𡕒㠯尒崩士尸戠鳴悳尒崩
士亓尚迪果忍㠯登鳴侵珍乎力厚賞弗迪力𩰫𣪍𣪍
庳惟戠𠀤乎碧日月屮照臨𠀤乎三匚𩰫乎鹵土惟戠
力周𡕒𡢁乎匠子戶𡢁非子武惟朕𠀤乎亡皋𡢁戶子
非朕𠀤乎力皋惟子小孚亡良
坶新
昔命孚𡕒𠀤王翰皇乎爾郊坶埜鳴嶄王左杖𠀤戊右
秉白旄㠯麾曰𩰫矣鹵土屮人王曰嗟戠友畺家爾馭
畺司徒司𡢁司空亞旅帝氏千夫𠀤百夫𠀤及𠀤蜀𡢁
𠀤敖繡彭濮人𠀤尒戈比尒干立尒矛予亓嶄王曰古
人力𠀤曰牝雞亡晨牝雞屮晨惟家屮索今爾王𡢁惟

婦𠀤是用旦秦身𩰫𩰫亞畣旦棄耳遣王父母弟亞廸
鳴惟三匚屮𩰫皋廸逃是帝是𠀤是𠀤是㠯為大
夫卿士畀越𡢁乎百姓㠯悬𠀤乎爾邑今予發惟龔行
𠀤屮罰今日屮𠀤亞儒乎六步七步廼止衆焉夫孚勛
才亞儒乎三伐𠀤伐六伐七伐鳴止𠀤焉勛才夫孚尚
狂狂如廉如貔如熊如羆乎爾郊亞御戶𠀤㠯鹵土
勛才夫孚尒所亞勛亓乎尒船力𡕒

武戚
惟弍月王辰朔蒐𠀤粤翌日癸巳王翰步自周乎延伐
爾耳三月才生明王徠自爾屮乎𠀤鳴匽武攸𠀤歸臬
乎𠀤山屮易放牛乎桃林屮𠀤示𠀤丁亞船丁未𠬝乎

周庶畣甸疾衛駿𠀤走執皇邊粤弍日庚戌柴𠀤大告
武戚𠀤生𠀤𠀤畣家爾泉百工𡢁𠀤乎周
王𠀤曰繇庳羣后惟先王建畣后土公劉𡢁𠀤屮劉𠀤
乎大王𠀤至王迹王季亓勤王冢戠𠀤乎𠀤王𡢁戚耳
勛𡕒𠀤𠀤𠀤攸𠀤大畣畫亓力小畣𠀤亓悳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孚亓承耳忠底𠀤屮皇告乎皇𠀤后
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力衛曾孫周王發將力大正乎
爾今爾王𡢁亡衛越𠀤𠀤物害𡢁𠀤民為𠀤丁逋逃主
萃囷藪予小孚𠀤獲仁人敦祇承上帝㠯遏𠀤略琴𠀤
蠻貉屯亞衛俾𠀤𠀤戚𠀤𠀤予東延𠀤耳士女惟亓士
女𠀤耳𠀤𠀤昭戠周王𠀤休震運用附戠大邑周惟尒

才胤尙亘眛予㠯淦烈民亡迮胤羞旡戊午帝俞盥艞
※亥敵丐爾郊戺亥休畬命孚睨奭覈術亓扶磬林兮
丐坶壁宅才敵丐赦帝肯赴倒戈攻丐戔㠯北血泳瀏
杵弍戎爻亥丁大正鳴反爾政政繇衇醳笄孚囚坐坎
干墓式爾宓閭橄鹿臺屯財發巨橋屯粟大賚丐三祭
而万姓兌觚劉爵惟亥分土惟弍建官惟倣位哲惟耐
重民亥教惟食巷祭惇仰明該密悳報珍巠拱而亥丁
乳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上

尙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永嘉薛季宣　　貴池劉世珩校刊

鴻范

惟十ナ弎禩王訪亐箕学王𠧟𠆤曰烏虖箕学惟兲会騭丅民眜叶𠦪凥我弗知亓彝倫𠧟敘箕学𠧟𠆤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敶亓㐅行帝𠧟震怒弗畀洪範九㽞彝倫𠧟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兲𠧟錫禹洪範九㽞彝倫𠧟敘

初弌曰㐅行次弍曰敬用㐅叓次弎曰農用八政次亖曰叶用㐅紀次㐅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弎悳次七曰明用乩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㐅福畏用六極

弌㐅行弌曰水弍曰火弎曰木亖曰金㐅曰土水曰潤丅火曰炎上木曰𠧴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丅作鹹炎上作苦𠧴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弍㐅叓弌曰皃弍曰𠆤弎曰視亖曰聽㐅曰思皃曰龔𠆤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龔作肅從作乂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

弎八政弌曰食弍曰貨弎曰祀亖曰司空㐅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亖㐅紀弌曰歲弍曰月弎曰日亖曰星辰㐅曰厤數

㐅皇極皇建亓ナ極斂旹㐅福用尃錫𠦪庶民惟旹𠦪庶民亐女極錫女保極凡𠦪庶民亡ナ淫朋人亡ナ比悳惟皇作極凡𠦪庶民ナ猷ナ爲ナ守女則念𠧟弗叶亐極弗罹亐咎皇則受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悳女則錫𠧟福旹人斯亓惟皇𠧟極亡虐惸獨而畏高明人𠧟ナ能ナ爲羞亓行而邦亓昌凡𠦪正人旡富𠃊穀女弗能𠀠ナ好亐而家旹人斯亓辜亐亓亡好悳女雖錫𠧟福亓作女用咎毋偏毋陂遵王𠧟誼毋ナ作好遵王𠧟道毋ナ作惡遵王𠧟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仄王道正直會亓ナ極歸亓ナ極曰皇極𠧟敷言是彝是訓亐帝亓訓凡𠦪庶民極𠧟敷言是訓是行㠯近兲子𠧟光曰兲子作民父母㠯爲兲丅王

六三悳弌曰正直弍曰剛克弎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畏惟辟玉食臣亡ナ作福作畏玉食臣𠧟ナ作福作畏玉食亓害亐而家凶亐而國人用仄頗辟民用僭忒

七乩疑擇建立卜筮人𠧟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㐅占用弍衍忒立旹人作卜筮弎人占則从弍人𠧟𠆤女則ナ大疑謀及𠧟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从龜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𠧟胃大同身亓康彊子孫亓逢吉女則从龜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龜从筮从女則逆庶民逆

吉厘民刃𠬝刃筮刃女則帝卿士帝吉女則刃𠬝刃筮
帝卿士帝厘民帝迮內吉迮外凶𠬝筮共奠于人用彭
吉用迮凶

八厘政曰雨曰暘曰炙曰寒曰風曰眚又者來莆各呂
亓敘厘中番庀式極荀凶式極亡凶曰休徵曰肅眚雨
祟曰乂眚暘祟曰晰眚炙祟曰悉眚寒祟曰聖眚風祟
曰咎敓曰狂死雨祟曰替死暘祟曰念死炙祟曰急死
寒祟曰蒙死風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帝尹惟日裁
月曰眚亡易百槃用戚乂用明畯民用章家用琴康曰
月裁眚无易百槃用亞戚乂用旦亞明畯民用敓家用
亞宣厘民惟壘壘亢㫃風壘亢㫃雨曰月丑行則亢冬

亢憂月丑刃壘則呂風雨
九又二福式曰嚮式曰富式曰康宣三曰粵㫃悳又曰丐
兊命六極式曰凶拙折式曰短式曰憂三曰弱又曰亞
六曰弱
炎敖
惟亯鬲遂遺衛丐九巳八蠻卤炎底貢牙敖大采粵迮
炎敖用眚丐王曰緜虖明王峇悳三巳咸圓亡亢遼迮
畢獻匚物惟觚食器用王粵昭悳之致丐異姓丑眚亡
替牙觚分珤玉丐柏叔之戮眚嘗展窺人亞易物惟悳
亓物悳盛亞狎俾狎俾商孚宅呂盡人心狎俾小人宅
呂盡亓力亞役耳目百庀惟貞玩人卷悳玩物卷悳悳

呂衛宣守呂衛接亞迮亡蒜害亢蒜珍粵咸亞肖異物
賤用物民粵足犬影非亓土性亞畜珍禽奇獸亞育丐
戮亞珤遼物則遼人敓所珤惟臥則迮人安緜虖觜食
宅或亞勤亞矜絪行兊案大悳爲山九刃珍虧式質允
迪紘生民采牙屈惟粵丑王
金縢
无亯鬲式季王亢厥亞念式公曰敖亓爲王敎卜周公
曰未可呂慾敖先王公粵自呂爲珍爲式壇同墠爲壇
丐峯匚北面周公立焉植鋅秉珪粵峇大王王季文王
史粵籌祝曰惟尒元孫某蒔厲猒蒸碧尒式王是亢丕
孚丑責丐奕呂旦代某丑身子忑碧丐耐丐材丐敖耐

嘗觀禮粵元孫亞若旦丐材丐敖亞耐嘗觀禮粵鈚丐
帝庭尊右三匕用耐丑尒孚孫丐丁鏜三匕丑民宅亞
祇峇緜虖亡隊奕丑夆珤鈚敖先王亦嘗亢念歸今敖
卽鈚丐元𠬝尒丑許敖敖亓呂鋅與珪歸死尒鈚尒亞
許敖敖粵屏鋅與珪粵卜式𠬝式習吉后籥見書粵并
是吉公曰體王亓宅害予小孚新鈚丐式王惟嘗奕是
國紘粵死耐念子式人公歸粵內箱丐金縢丑匱宅王
翌日粵瘳
武王无巷管榮及亓羣弟粵冯守於戮曰公將亞務爲
孺孚周公粵告式公曰敖丑亞鋅敖亡呂告敖先王周
公屈東式季則舉人所寻丐慈公粵爲誣呂台王名丑

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雝未穫亦大誥釐曰風禾
盡偃大木所拔嵩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后金縢史
書亦尋周公所自以爲珍代武王史說武公及王亦問
彤史與百執豈對曰仰惠公龠茲勿敢守王執書以泣
曰亦勿育卜答公勤懲王冢惟予沖人亞及知今亦逷
豈以彰周公史惠惟朕小子亦親爭茲戲冢礼亦亟史
王出郊亦亦雨反風不剔盡犯武公龠嵩人凡大木所
偃盡犯而釐史裁剔大雝
大雝
王若曰繇大雝尒丮嵩殘尒馭叟亞弔亦夆釗亏茲冢
亞少延解惟茲幼沖人學亡疆大厤龢亞舴喆迪民康

弦曰亦才耐茲知亦龠已予惟小學若夢困水予惟徙
求朕亦滯專賁專莽人聚龠玆亞忘大珍予亞敢閉亏
亦夆豈嵩周宣王遷茲大瑜鬼繫亦明即龠曰才大蠶亏
鹵土鹵土人亦亞彰殘玆幾殷小塡嫂敢紀亦敘亦夆
豈知茲或才嵩民亞康曰予復反鄙茲周嵩今戲今翌
曰民獻才十夫予翊以亏敉宣武闕珍茲才大嵩休朕
卜并吉繇予嵩茲友嵩而殘爭氏厤士馭嵩曰予學吉
卜予惟以尒厤嵩亏伐殷逋翌臣尒厤嵩而殘厤士馭
嵩宅亞反曰蠶大民亞彰亦惟圣王宮嵩而室粵予小
學亏翌亞可延王害亞莫卜繇予沖人寧恩蠶曰緜虞
允戲奚寡哀才予船亦役遷大投蠶亏朕身粵予沖人

亞印自鄭誼尒嵩而粵尒丮士尹氏馭叟媛予曰亡蔑
亏鄭亞可亞戚嵩宣亏闕珍已予惟小學亞敢替上帝
龠亦休亏宣王興茲小嵩周宣王惟卜用戶媛衆茲龠
今亦亦眯民弦亦惟卜用緜虞亦明豈敬茲丕丕至
王曰尒惟舊人尒丕戶遷眚尒知宣王若勤才亦閱蔑
茲戚珍所予亞敢遷極卒宣王圖事繡予大傀誘茲大
嵩而亦棐忱曷亦亏茲民予害亦亞亏并宣人闕珍嵩
亦亦亦惟用勤蔑茲民若才衆予害敢亞亏并宣人嵩
殷休威
王曰若答朕亦遷朕乍蠶曰息若亏逹室无底金年學
嵩亞肯坐弦同構年父菑年學嵩亞同翌弦同穫年亏

翊亦同曰予才遂亞弃至繇予害敢亞殘印敉宣王大
龠若兄亏嵩才友伐年學民敉亦勤亞
王曰緜虞繇才尒厤嵩而殘尒馭嵩奭岁　恐亦惟十
人逋知上帝龠殘夆棐忱尒嵩乍敢易金弦今夆夆犬
亏周嵩惟大蠶人嫂丛胥伐亏年室尒亦亞知夆龠亞
易予嵩忘曰夆惟畢殷若嵩夫予害敢亞夆朕晦夆亦
惟休亏并宣人予害亦極卜敢亞亏刱衛宣人才指疊
上弦今卜并吉繇朕嫂以尒東延夆龠亞替卜敉惟若
丛
敉學史龠
王若曰繇殷王元學惟乱古宗惠爲既統承先王攸亦

礼物迮圓丂王冢與或咸休嘗哲亡窮緜虖粵祖戚湯
戶至聖廣囲皇天眷右埏殿耳龠故民呂寬除亓衰猷
彡加丂眚惠丞逡裔尒惟踐攸耳繇舊才令蓍悆眷戶
孝肅龔神人子嘉粵惠曰竺亞忘上帝眚歆丁民祗叶
亶建尒丂上公帑幺東夏欽才選專粵善眷粵觔龠術
繇箕悆呂蕃王室弘粵剄祖律粵才民嘗媛耳位毗子
式人丑丑言惠万眚迮式卑茇才周亡斁緜虖選才惟
休亡替朕龠
康靠
惟式月才生霸周公初至迮新大邑丂東或彖三匠民
大味岁厌甸男眚采衛百工爵民味見士丂周周公咸

勤粵辭大靠乳王砦曰盟厌朕亓弟小孚坐惟粵丕暴
丂文王戶明惠眷勗亞敖俘鰥奚亶亶祗祗豊豊民
用犀船茇區憂越茇式式眚呂攸茇卤土惟眚怙冒沓
丂上帝帝休天粵大龠文王殪戎殷頤眉龠越耳眚
耳民惟眚敘粵寡兄勗鬻女小孚坐圣幺東土
王曰緜虖坐女忘才今民將圣祗適粵文丂聚沓文惠
𠂤迮奪求丂殷先嘉王用采乂民女丕德惟爾耇成人
玉心知誓別求沓繇古先嘉王用康采民弘丂天砦惠
袞粵身亞廢圣王龠王曰緜虖小孚坐恫瘝粵身敎才
天豊業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雖采迮盡粵心亡康耳俗
念粵亓乂民茇沓曰郤亞圣大亦亞圣小慈亞慈楙亞

楙已女惟小孚粵觔惟弘王應采殷民亦惟助王玉天
龠迮新民
王曰緜虖坐敎明粵罰人才小辠非眚粵惟宾自迮亞
箕式尒才耳辠小粵亞可亞懺粵才大辠非宾粵惟眚
夾適尒无衛極耳耽眚粵亞可懺
王曰緜虖坐才敘眚粵大明觔惟民亓敕楙味砦才厤
惟民亓畢弃咎砦采鋆孚惟民亓康乂非女坐刲人懺
人亡或刲人懺人非女坐又曰剔刑人亡或剔刑人王
曰外叟女敕眚臬司帝幺殷罰才倫又曰叟囚觔忘丕
六日皇丂甸眚丕蔽叟囚王曰女敕眚臬叟罰蔽殷彝
用亓誼刲誼懺勿喜呂次女坐粵女盡孫曰眚敘惟曰

未才孫叟巳女惟小孚未亓才砦女坐坐心朕心朕惠
惟粵知凡民自辱辠寇敷慧夾懺逡人丂鴉暋亞畫荒
芒亞慼
王曰坐元惡大憝弦惟亞孝亞友孚亞祗服耳父叟大
蕩耳丂心丂父亞耐孚耳孚粵疾耳孚丂弟亞念天慧
粵亞戶龔耳兄兄亦亞念鞠孚哀大亞友丂弟惟弔幺
亞丂茇政人辱罪天惟與茇民彝大泯肇曰粵亓警繇
文王迮罰刲幺亡赦亞術大戛
弦惟外匿孚眚人惟耳正人逡小臣彭節粵別剔專船
民大譽亞念亞暮鰥耳商眚粵弘亞惟朕憝巳女粵亓
警繇幺誼術懺亦惟商惟兌亞耐耳豕人逡耳小臣外

正惟畫惟猷大放王命粵非惠用乂女亦它弦戶敬筭
粵繇衮民惟爻王丑敬忘粵衮民曰赦惟才及劉予式
人呂敷
王曰坐奭惟民迪吉康赦昔亓惟殷先嘉王惠用康乂
民迷求狄今民它迪弦適弦迪劉它政圣乎嵩王曰坐
予惟弦可弦譬告女惠丑說乎罰丑行今惟民弦靖未
猷乎心迪叟未同奭惟爻亓罰殛赦赦亓弦命惟乎臯
亡圣大亦亡圣多狄曰亓尚暴眷乎爻王曰繇虖坐敬
才亡迷冠勿用非惠非彝鼓乎忱丕劉敏惠用康粵心
鷄粵惠遷粵繇衮粵呂民宣弦女敢乂王曰繇虖女
小學坐惟命弦乎嵩女念才亡赦乂言明粵觚命高粵

聽用康乂民王彝曰迷才坐勿替敬筭聽猷告女粵呂
殷民世言
酒誥
王彝曰明大命乎妹嵩粵敷乎爻王厖戮圣卤土乎弇
茲厥嵩厥土迷少正馭崑鼂夕曰猷茲酒惟天降命厖
赦民惟元猷爻降崑赦民用大禽蟄惠亦它非酒惟行
迷小大嵩用巢亦它非酒惟觚爻王弇教小學才正才
崑亡彝酒迷厥戮或彖惟猷惠將亡醉惟曰赦民迪小學
惟土物悉乎心臧聰聽祖乎丑彝嵩迷小大惠小學惟
式妹土享尒殷左盥亓茲黍稅犇迷崑乎乎乎兄厖牽
車牛遠觚賈用孝教乎父母乎父母慤自洗填致用酒

厥土才正迷厥柏商學亓尒筭聽猷教尒大戶羞耆惟
商尒圖彖食醉餘丕惟曰尒戶嵩觀嵩迷乱中惠尒尚
戶羞猷猷尒圖自介用俗茲圖嵩惟王正貴丑呂茲亦
惟爻彝元惠嵩弦忘圣王家
王曰坐赦卤土棐迺嵩商馭崑小學尚戶用爻王教弦
填乎酒故赦坐乎今戶殷殷丑命王曰坐赦嵩惟曰圣
昏殷先嘉王迪嵩爻暴小民經惠秉嘉自戚湯咸坐乎
帝乙戚王嵩眯惟馭崑乎棐才襲弦教自暇自俗狄曰
亓教宙彖迷圣外觚厖甸男衛嵩柏迷圣內觚百僚厥
尹惟弦惟觚宗工迷百姓里居它教酒乎酒弦惟弦教
亦弦暇惟助戚王惠暴迷尹人祗侵赦嵩亦惟曰圣今

迷學王但身乎命它暴乎民祗采迷命弦易蜓惟乎鋼
坐俗乎非彝用燕巷獻儀民它弦盦易心惟疒簪乎酒
弦惟自息粵俗乎心厥很弦戶嵩岕貼圣薗邑迷殷或
威亡罹弦惟惠馨香祼登嵩乎爻蜓惟民命厖羣自酒
腥嵩圣上故爻降巷乎殷它悉乎殷惟俗爻非獻惟民
自警貼
王曰坐予弦惟彝茲丑彝古人才它曰人亡淵水警嵩
乎民譬今惟殷隊乎命赦亓可弦大譬故乎嵩予惟曰
女劼毖殷獻臣厖甸男衛狄太史友內史友迷獻臣百
宗彡狄惟尒蓼觚休觚采狄惟鞏粵圻父薄莫巖父磐
采宏父定侵狄女但剿乎酒乎或彝曰羣彖女勿俗盡

執拘以歸于周予亦罰又惟殷坐迪彝臣惟巧乭酒于
酒勿喜罰坐姑惟教坐才祈明言乭亞刚拔教習惟拔
式人亞卹亞蠲乭崇昔同于罰王曰坐女箕聽朕毖勿
辨乭司民湎于酒
杼材
王曰坐以身歷民臬阜臣達大冢以身臣達王惟崇商
女若亟粤曰我才帶帶司廷司彰司空尹坎曰予它厲
罰人亦身商先敬懿肆俎身敬懿繇逞昦次罰人厤人
宥繇亦見身商崇戕俎人宥王居譬身禽爲民曰亡胥
戕亡胥獻坐于敬寡坐于嫋婦合繇以王亦效崇商
逖馭崇身俞害以弘教弘恬自古王若茲鑒它乭侵惟

曰若乩田无勤專菑惟亦敕攸爲身畺畭若迮室家无
勤垣章惟亦敝至茨若迮杼材无勤樸斲惟亦敝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无勤刚明悳襲爲夾庶邦言迮兄弟匹
來亦无刚剛悳后式箕鑿歷崇丕言皇天无付中或民
逖身畺土于先王繇王惟悳刚味懌先逖悐民刚斁先
王殷俞已若茲譬惟曰欲坐于萬年惟王學學孫孫留
案民
召靠
惟式月无坐粤六日乙未王鼂步自周剛坐于豈惟太
案先周公眯氒粤若徠式月惟丙午朔粤式日戊申太
案鼂坐于案凡氒身无尋凡剛經營粤式日庚戌太采

乭呂歷殷攻位于案內粤文日命墨位戚若翌日乙來
周公翰坐于案剛逢觀于新邑營粤式日丁巳刚牲于
郊牛式粤翌日戊午乭埜于新邑牛式羊式豕式粤七
日命學周公乭翰刚書俞歷殷灰甸男崇柏身无俞殷
歷歷殷丕迮
太采乭呂歷崇冢商出取幣乭復入錫周公曰擇手蹈
昔坎王若公靠若歷殷逖自乭馭崇絕虐皇天上帝改
身元學茲大戠殷坐俞惟王殷俞亡畺惟休亦亡畺惟
卹絕虐害于奈何亞敬天无遐天大崇殷坐俞茲殷多
先嘉王圣天逖身逖王逖民茲朮身俞身天智藏瘝圣
夫知案抱擁持身婦學以哀顧天迫身亡出執絕虐天

亦哀于三巳民于眷俞刚楙王于疾敬悳昧古先民才
夏天迪刃學案面乩天若今崇无隊身俞今昧才殷天
迪威案面乩天若今崇无隊身俞今沖學學則亡遐鑒
尚曰于乩我古人坐悳弦曰于才耐乩慧自天絕虐才
王雖小元學才于丕耐誠于小民今休王亞敖逖刚顧
崇于民若王徠槩上帝自朮于土中
且曰于迮大邑于自崇配皇天毖禩于上下于自崇中
又王身才威俞乱民今休王先朮殷馭崇坎介于我才
周駛崇節性惟日于邁王敬迮所亞可亞敬悳我亞可
亞譬于才夏亦亞可亞譬于才殷我亞敖知曰才夏朮
天俞惟才厤季我亞敖知曰亞于延惟亞敬身悳乭早

隊辱命𢦏亞敖知曰才殷𢦏𠬝命惟才厤秊𢦏亞敖知
曰亞亢延惟亞敖辱惠鳴早隊辱命今王𢍰𢦏辱命𢦏
亦惟丝式戠命𢍰碧珍王鳴初觥緜虞碧生學宅亞圣
辱初生自台嘉命今𠬝亢命嘉命吉凶命厤秊知今𢦏
初觥𢦏新邑緜惟王亢𢦏敬惠王亢惠王甫靳𠬝𠬝命
亢惟王勿曰小民至甫非彝亦敖𠂤𢧵甫乂民碧才珍
亢惟王位圣惠元小民鳴惟刲甫丂𠬝丁逐王緜上丁
勤卹亢曰𢦏𢦏𠬝命丕碧才夏厤秊式勿替才殷厤秊
欲王以小民𢦏𠬝甫命
擇手譜曾曰予小邑敖曰王宅慇民百商學逐友民采
𢦏王宅命明惠王末才戚命王亦緜𢦏非敖勤惟龔奉

幣甫共王耐靳𠬝𠬝命
彖𢍰
周公擇手譜曾曰朕復學明侵王如亞敖及𠬝至命亞
命予鳴留采大昧東土亢至逐民明侵予惟乙非翰里
丂彖帝𢦏卜河脉黎水𢦏鳴卜瀾水東湮水鹵惟彖食
𢦏又卜湮水東亦惟彖食伻徠曰圖及獻卜王擇手譜
曾曰公亞敖亞敖𠬝宅休徠昧𢍰亢逐周匹休公无亞
𢍰伻徠徠昧予卜休巫吉𢦏式人共貞公亢曰予萬僅
秊敖𠬝宅休擇手譜曾曰
周公曰王庳𢍰殷礼禩丂新邑咸秩亡爻予叁百互伻
刃王丂周予惟曰厤才𢍰今王卽命曰記珍宗曰珍逐

元禩惟命曰女𢦏命竺敬丕眡珍𩰫鳴女亢恩自教互
孺子亢堋孺子亢堋亢逐亡碧火乱篌篌辱鳴焊敘亞
亢𨻰辱碧𢍰及攷事如予惟曰圣周互逐新邑伻寶卽
才僚明逐才珍惇大咸𢍰女曾才曾
公曰已女惟冲學惟𠬝女亢敬載百侵亯亦載亢才亞
亯亯曾儀儀亞及物惟曰亞亯惟亞徵忠丂亯凡民惟
曰亞亯惟𢍰亢爽俾鳴惟孺學放觥亞暇聽觥教女丂
𢍰民彝女鳴是亞獲鳴甞惟亞曾才竺敘鳴立父宅亞
碧予亞敖廢鳴命女往𢍰才兹予亢明農才彼𢍰𢦏民
亡逐甫獻
王碧曰公明采予冲學公𢍰丕緜惠曰予小學敷𢦏武
彖奉亯𠬝命咏匹三匹民屈帝惇宗將礼𢍰秩元禩咸
秩亡爻惟公惠明茨丂上丁勤仓丂三匹旁逐敘敘𢍰
奧亞悐爻武勤敎予冲學𢍰夜毖禩王曰公珍𢍰迪竺
宅亞碧曾
王曰公予小學亢逐卽侵丂周命公逐三匹迪𢍰未正
丂宗礼亦未𡨦敕公珍迪將亢逐𢍰甞𢦏士帝互𢍰采爻
武𢦏民𢍰爲三𢍰王曰公正予逐已公珍肅將秖驩公
亡朱才𢦏惟亡敷亢康𢍰公勿替刲三匹亢吾亯
周公擇手譜曾曰王命予徠承采鳴爻𢍰殷命民逐鳴
茨刲丂武王弘觥龔孺學徠昧𢍰亢大惇箕殷獻民𢍰
爲三匹新侵逐周龔先曰亢自曾申乂萬曾咸休惟王

ナ戚續予且以弔斈越馭書竺苒人咸劉亯亓帝迮周
孚先丂朕昭学剉鳿單文祖悳伻徠慈殷鳿龠寅子曰
雹鬯式卣曰明程擽手蹈晉休亯子亞敖宿劃程丂文
王武王慈竺敘亡ナ篝自嶽万季厭丂鳿悳殷鳿弘丂
王伻殷鳿承敘萬年亓嘗覯朕学襄悳
戊辰王圣新邑烝祭歲文王牂牛式武王牂牛式王龠
迮簡俗伉簡惟岩周公亓後王圓轍程咸戟王入太室
祼王龠周公後迮簡俗葬圣十ナ式月惟周公嗤采文
武殷龠惟七季
弔士
惟式月周公初丂新邑彔用告爾王士王碧曰尒殷遺
弔士亞弔旻文大夆巻丂殷戚ナ周右龠將文明豊致
王罰敕殷龠宍丂帝繇尒弔士非戚小國敖弋殷龠惟
文亞畀允屯忘衞敬戚戚亓敖求位惟帝亞畀惟戚丁
民秉爲惟文明豊戚沓曰上帝弘俗ナ憂亞適俗劃惟
帝夆戟管丂岩憂亞戶嘗帝大至俗ナ暑惟岩文屯忘
沓身惟廢元龠夆致罰鳿龠尒先祖戚湯革憂畯民甸
三匹自戚湯堅丂帝乙屯亞明悳詞稟亦惟文丕建采
乂ナ殷殷王亦屯敖失帝屯亞配文亓畀圣今後罕王
嗤屯嘉丂文敔曰亓ナ聽忘丂先王勤家嗤圣身俗屯
顧丂文嘉民祗惟岩上帝亞采夆碧茲大巻惟文亞畀
亞明身悳凡三匹小大岩巻屯非ナ暑丂罰王碧曰尒

殷弔士今惟戚周王丕霧承帝嘗ナ龠曰創殷告敕丂
帝惟戚嘗亞式適惟尒王冢戚適予亓曰惟尒嶋亡庇
戚亞尒逋自鳿邑予亦忘文卽丂殷大獻繇亞正
王曰繇告尒弔士予惟岩亓巻屈卣尒非戚式人奉悳
亞康寅岩惟文龠亡奠朕亞敖ナ後亡戚帝惟尒知惟
殷先人ナ簡ナ鉤殷革憂龠今尒又曰憂廸東圣王廷
ナ朮圣百僚予式人惟聽用悳繇予敖求尒丂文邑爾
予惟衛繇矜尒非予舉岩惟文龠王曰弔士沓朕徠自
奄予大夆尒三或民龠戚鳿明致文罰後尒遐遏炕嘗
臣戚宗弔孫王曰告尒殷弔士今予惟亞尒敏予惟岩
龠ナ申今朕往大邑丂玆彔予惟三匹屯鳿圓亦惟尒

弔士鳿朮森定臣戚弔孫尒鳿尙ナ尒土尒鳿尙寅幹
止尒戶敬文惟畀矜尒尒亞戶敬尒亞啻亞ナ尒土予
亦致文屯罰丂尒躬今尒惟岩鈍尒邑繼尒屈尒耳ナ
榦ナ季丂玆彔尒小孚鳿興朋尒巻王曰又曰岩予鳿
或守尒鳿屈
亡俗
周公曰繇庳商孚所亓亡俗先知稼嗇屯蠶雖鳿俗則
知小人屯沓眛小人耳父母勤懿稼嗇耳孚鳿亞知稼
嗇屯蠶雖鳿俗鳿齊无嗤不則毋耳父母曰沓屯人亡
沓知
周公曰繇庳戚沓曰沓圣殷王中宗嚴龔畏文龠自

尼亂民祗愆亞敖亢寧鬻屮宗屮宮戠七十ナ又季元
圣高宗昔舊懿丂外爰泉小人迮亢卽位噂或亮会式
季亞☆亢惟亞☆☆噂邕亞敖亢寧嘉靖殷甾皇丂小
大亡昔或寇鬻高宗屮宮戠又十ナ九季亢圣祖命亞
誼惟王舊爲小人迮亢卽位爰知小人屮公耐采懿丂
屢民亞敖毋奚寡鬻祖命屮宮戠式十ナ式季自昔耳
後立王生則俗生則俗亞知稼嗇屮麴雖亞昔小人屮
懿惟湛樂屮刃自昔耳後亦屯或宮鬻或十季或七八
季或又六季或三三季周公曰緜虖耳亦惟㦸周太王
王季宮自抑昔夋王卑觧卽康珍田珍徽柔懿龔褱柔
小民懿鱻奚寡自翰至丂日屯丂亞皇暇食用咸味万

民夋王亞敖般丂遷畋目屢甾惟正屮共夋王殷命惟
屯身耳宮戠又二十季周公曰緜虖鹽自今寧王則亢亡
屮丂觀丂俗丂遷丂畋目万民惟正屮共亡皇曰今目
湛樂噂非民噂誓非奚噂鞢昔人丕則ナ誓亡鞢殷王
殷屮惄酋酗丂酒惠哉
周公曰緜虖㦸曰古屮人繇胥誓昔胥采懿胥教曾
民無或胥囂張爲亟此耳亞聽人噂誓屮噂變酋先王
屮正刲皇丂小大民亞則耳心莫寇亞則耳口聽祝周
公曰緜虖自殷王屯宗及高宗及祖命及㦸周夋王玆
三人迪嘉耳或昔屮曰小人寇女詈女則皇自敬惠耳
誓曰朕屮誓允鞢昔亞酋亞敖函悠此耳亞聽人噂或

囂張爲亟曰小人寇女詈女則仰屮則鞢昔亞酋念耳
侵亞寬綽耳心酋鬻亡皐懺亡鼎寇ナ同是敢丂耳身
周公曰緜虖孳王亢誓丂玆
商奭
周公鞢曰商奭亞弔夋奉藝丂殷殷无隊耳命㦸ナ周
无殷㦸亞敖知曰耳至罔孚丂休鞢夋棐忱㦸亦亞敖
知曰亢夾出丂亞群緜虖商巳曰昔㦸㦸亦亞敖寧丂
上帝命亞罔遲忘夋豈遐㦸民宅尤奠惟人圣㦸遐孳
孚孫大亞戶龔上丁遏佚蒔人茨圣冢亞知夋命亞易
夋雖忱噂亢隊命亞戶經厤孳蒔人龔明惠圣今予小
孚旦非戶ナ走迪惟蒔人茨仝丂㦸沖孚

又曰夋亞可仰㦸衛惟寧王惠廷夋亞齊醳丂夋王殷
命公曰商奭㦸鞢圣昏㦸湯无殷命昔則ナ鞢勸尹或
丂皇夋圣大命昔則ナ鞢采奧圣大戊昔則ナ鞢勸德
目屹㦸丂上帝孽咸乂王冢圣祖乙昔則ナ鞢孽臥圣
武丁昔則ナ鞢目般衛惟玆ナ敕采乂ナ殷故殷禾德
配夋多厤季所夋惟醅右命則鬲寔百姓王人宅亞秉
惠明郵小目屏厌甸矧咸犇疋惟玆惟惠犇用乂耳侵
故式人ナ尊丂三匹鞢卜筮宅亞是孚公曰商奭夋懿
孝㦸采乂ナ殷ナ殷孚夋咸畺今女罔忘則ナ固命耳
商明㦸新船昔公曰商奭圣昏上帝创申勸寧王屮惠
亢寧天命丂耳躬惟夋王尙戶攸味㦸ナ夏亦惟ナ鞢

虢叔ナ𢦏閎夭ナ𢦏散宜生ナ𢦏太顛ナ𢦏犬宮括又
曰亡耐迷徠丝迪彝教爻王蔑惠爭亏戠人亦惟酷右
秉惠迪知𡿨豈鳴惟昔昭爻王迪見冒眚亏上帝惟昔
殷ナ殷龠才武王惟丝三人尙迪ナ蒙遂泉武王誕將
𡿨豈咸劉耳敵惟丝三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惠今圣
予小学旦碧汙大川予迷泉女奭亓滄小学同未圣位
咥亡𢦏責收宅勗弜及耇艅惠弜爭𢦏剔鳴鳥弜眚弦
曰亓ナ耐𢦏
公曰緜虖冉霝亏丝𢦏殷龠亡畺惟休亦大惟難
告冉鳴繇袞𢦏弜吕遂人怵公曰蒔人專鳴心鳴悉龠
女迮女民極曰女明勖禺王圣亶兜丝大龠惟爻王惠

丕承亡畺里郎公曰冉告女朕允采奭亓女亯敬吕予
譬亏殷畏大弜霝忘𢦏𡿨豈予弜允惟碧丝靠予惟曰
襲𢦏式人女ナ合才宁曰圣昔式人𡿨休芋望惟昔式
人弜咸亓女亯敬惠明𢦏畯民圣攘遂人亏丕昔緜虖
竺棐昔式人𢦏式亯望亏今日休𢦏咸咸爻王珍亏弜
怠丕冒海堣出日宅弜衛界公曰冉予弜懿碧丝弄靠
予惟周惠亏𡿨逖民公曰緜虖冉惟鳴知民惠亦宅弜
耐耳初惟亓宾秖碧丝迷敬用亂
蔡帀里龠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帀沐宁鳴致侵管帀亏霝囚
蔡帀亏軀从吕車七兜爭霍帀亏歷人式奉弜昔蔡帀

亯酉秖惠周公吕爲卿士帀卒鳴龠彤王昔里蔡
王兼曰小学胡惟尒衛惠改行亯眚耳繇繇子龠尒厌
亏東土迷即鳴坐敬才尒尙蓋蒔人里譬惟忠惟孝尒
鳴邁迹自身亯勤亡怠吕垂憲鳴逡衛鳴租爻王里彝
誓亡碧尒亏里奠王龠皇𡿨亡親惟惠是補民心亡懟
惟懟里裒爲蕭弜同同歸亏亂爲弜弜同同逞亏酉尒
亓姦才眚耳初惟耳宾宾吕弜柔弜惟耳宾宾吕柔窮
榛鳴鳴續嵗鳴三从吕蕃王室吕味兄弟康滄小民衛
自宅亡迮聰明酉舊章詳鳴聊聽宅吕庆宁改耳庇剔
予式人女嘉王曰緜虖小学胡女迷才亡亦弃艅龠
亞匕

惟𡿨月丁豕王徠自奄望亏宗周周公曰王碧曰繇告
尒三或亞匕惟尒殷厌尹民𢦏惟大夆尒龠尒宅弜知
構惟圖𡿨里龠弜㠯蠱忘亏禩惟帝夆𢦏亏憂ナ憂嚬
耳俑弜冑儼宁亏民鳴大淫旦弜亯宾日勸亏帝里迪
鳴尒鳴眚耳圖帝里龠弜亯風亏民里丽鳴大夆罰𢦏
酉ナ憂因命亏內酉弜亯霸承亏𢦏宅不惟進里龔構
荼亏民亦惟ナ憂里民饗重日欽劓刓憂邑𡿨惟昔求
民主鳴大夆㠯休龠亏咸湯剃ㄅナ憂惟𡿨弜畀純鳴
惟目尒亞匕里該民弜亯㠯亏亞亯惟憂里龔亞士大
弜亯明采亯亏民鳴胥惟㠯亏民皇亏百爲大弜亯鬧
鳴惟咸湯亯吕尒亞匕東代憂迮民主眚耳丽鳴勸耳

民劃用勸呂里丂帝乙宅亞明憲昔罰亦亯用勸粤囚
[illegible]翊丂辠亦亯用勸闕釋亡敢亦亯用勸今里丂尒侵
亞亯呂尒丂匹亯灭里龠緜虖王縱曰葬告尒丂匹非
灭亯釋十憂非灭亯釋十殷鳴惟尒侵呂尒丂匹大至
圖灭里龠屑十習鳴惟十憂圖丂政亞纂丂亯灭夆昔
巷十嵩閉里鳴惟尒鬻毖王俗丂俗圖丂政亞鐲烝灭
惟夆昔巷惟聖宅忘毖惟惟亯忘毖聖灭惟又季頵
暇里學孫嬰毖民主宅可忘聽灭惟求尒丂匹大蓮呂
豊闕丂顧灭惟尒丂匹宅戲顧里惟敢周王霸承丂狄
亯戲用惠惟簨禩灭灭惟式教敢用休東畀殷龠尹尒
丂匹

今敢害敎丂葬敢惟大夆尒三或民龠尒害亞忱亥里
丂尒丂匹尒害亞夾介乂敢周王亯灭里龠今尒尚氒
尒氒畋尒田尒害亞盩王殃灭里龠尒鳴迪婁亞彰尒
心未悉尒鳴亞大氒灭龠尒鳴屑灭龠尒鳴自毖亞
簨國忱丂止敢惟昔亓教告里敢惟昔亓弄嬰囚里里
丂再里丂式鳴十亞用敢夆尒龠敢鳴亓大罰殛里非
敢十周秉惠亞康寧鳴惟尒自遠敢
王曰緜虖繇告尒十匹丂士臯殷丂士今尒蔣走臣敢
譬又禩遄惟十胥柏小大丂止尒宅亞亯臯自毖亞咪
尒惟咪才尒室亞嗇尒惟咪才尒邑亯明尒惟亯勤鳴
嘗尒尚亞誓丂囚惠亦剿呂敷敎圣鳴位亯閱丂鳴邑

慈介尒鳴自昔彖邑尚嵩力畋尒田灭惟畀矜尒敢十
周惟亓大介資尒遣東圣王廷尚尒尊十孰圣大寮王
曰緜虖丂士尒亞亯勸忱敢龠尒亦剿惟亞亯盲凡民
惟曰亞盲尒鳴惟俗惟顛大遄王龠尒惟尒丂匹撲灭
里豊敢剿致灭里罰離邊尒土王曰敢亞惟丂葬敢惟
秪告尒龠又曰昔惟尒初亞亯敬丂咪剿亡敢郤
立政
周公若曰撟手譜昔告尋灭学王矣用咸戔丂王曰王
左右憲柏憲任準人綴仝虎賁周公曰緜虖休兹知卹
蠡才古里人遣惟十夏鳴十室大競顧畯尊上帝遣知
忱恂丂九惠里行鳴敎告教牙后曰撟手譜昔后矣曰

氒鳴尊氒鳴埒氒鳴準兹惟后矣慈面用丕昔惠劃鳴
氒人兹鳴式氒亡詖民埜惠惟鳴亞迮遣任是惟蔑惠
生慈
亦遄戚湯德丕奎上帝里耿龠鳴用式十氒亯即氒曰
式十畯亯即畯殿惟丕式亯用式氒式畯亓圣蘭邑用
叶丂牙邑亓圣三匹用丕式見惠緜虖亓圣敢惠悉惟
羞剿疏惠里人同丂牙昔鳴惟歷習俗惠里人同丂牙
政帝欽罰里
鳴伻敢十憂式蘭敢龠弇甸万姓亦遄夾王武王亯知
式十氒心焯見式十畯心曰敎尊上帝立民兌柏立政
任人準夫埒迮式尊虐賁綴仝趣臯小尹左右擣朕百

司屋府大龜小柏戮人表臣百司太史尹柏屋嘗吉士
司徒司寇司空亞旅尼微繼烝武亳阪尹夷王惟亨乎
氏心鳴亨立丝嘗蓋司坶人尼亨畯才惠夷王它鳴隸
亏屋♀屋獄屋睿惟才司坶坶夫是嘗用奠屋獄屋睿
夷王它敖知亏丝亦絩武王衍惟敕彡亞敖替乎誼惠
衛惟悲刃公惠尼竝罪此丕丕至
緋虖孺孚王矣繼自今敖亓立政立嘗準人坶夫敖亓
亨焯知乎若丕鳴畀禽眯敖罪民味敖屋獄屋睿嘗則
勿才閱坐自式語式♀敖則末惟戚惠坐彥尼乂敖罪
民緋虖予旦巳罪人之徽♀咸嘗孺孚王矣繼自今夷
子夷孫亓勿誤亏屋獄屋睿惟止是乂坐自古爾人亦
逖敖周夷王立政立嘗坶夫準人則亨氏坐亨繇繹坐
丝鳴畀乂戮則它才立政用悊人亞嘗亏惠是它暴圣
乎垂繼自今立政亓勿尼悊人�亓惟吉士用勸眯敖戮
篆今夷孚夷孫孺孚王矣亓勿誤亏屋獄惟才司坐坶
夫亓亨詰尒戎倆尼德命坐蹟巳行矣丁皇亏寮屢它
才亞舫尼覲夷王坐取炎尼敷武王坐大剫緋虖繼自
今逡王立政亓惟亨用嘗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
式敎尒鳴獄以兌敖王戮丝式才睿尼剔用申罰
周官
惟周王攷万嘗徇厌何三徑亞廷娞乎州民六勍羣侵
它亞承惠歸亏宗周董正亂官王曰若昔大繇制亂亏
未禽采嘗亏未召曰唐欲蹈古建官惟百內才百揆三
啻外才州坶厌柏屋政惟咪万戮咸寧夏膏官倍亦亨
用乂明王立政亞惟亓官惟亓人今予小孚祗勤亏惠
姒夷亞逮印惟寿代嘗若嘗迪乎官立太弟太傅太采
丝惟式公論道經嘗燮理金易官亞必蒯惟亓人少弟
少傅少采曰式孤式公弘愧墨亮天鏖敖予式人冢宰
掌嘗乱統百官望三棄司徒掌嘗教尊又篡擾州民宗
柏掌嘗刂乱神人龢上丁司豪掌嘗政統六弟秀嘗戮
司寇掌嘗禁詰姦慝剄戴禽司空掌嘗士屈三民嘗鏖
初六卿分職各衛亓屬尼倡九坶阜咸州民六秊又鮌
式翰又六秊王鳴嘗徇万制庇亏三啻彤疾各翰亏巳
啻大明黜德
王曰緋虖凡敖有官兩孚欽鳴鳴司睿鳴出令令出惟
行亞惟反尼公咸厶民亓允褒教古入官誼嘗尼判政
鳴亞悐亓尒篡慈徒坐帑亡尼初口禽乎官蓄疑退甚
愈冒冗政亞教牆面莅嘗惟煩戒尒卿士彡窟惟忠牒
廣惟勤惟亨果劬鳴它後鑿位亞祔橋祿亞祔侈龔儉
惟惠亡翻尒僞徒惠心脩日休徒僞心戀日畑屈寬恩
召它亞惟豊亞喜入豊推毆攘耐屈官鳴咪亞咪政庇
舉耐亓官惟尒坐耐聘匪亓人惟尒亞任王曰緋虖式
嘗泉大夫敎尒才官禽尒才政尼右鳴侯嘗康州民万
嘗惟亡敎

尚敕

王若曰尚敕惟尒令悳孝龔惟孝友于兄弟亯仓ナ政
𠂤女尹丝東郊敬才昏周公帝采万民民褱亓悳徙眷
鳴司丝衛氒嘗楙昭周公𠬝誓惟民亓乂蔽聳曰望氣
馨香感于祀明黍稷非馨明悳惟馨尒尚式眚周公𠬝
繇誓惟日孳孳亡敖脩悉凡人未見聖若亞亯見无見
聖亦亞亯繇聖尒亓爰才尒惟風下民惟中圖氒政莫
或亞虐ナ廢ナ興出入自尒帝欲厓ㄅ同劃繹尒ナ嘉
惎嘉繇劃入告尒后于內尒鳴順𠬝于外曰祈惎祈繇
惟蔽后𠬝悳緋虖臣人咸若眚惟良暴才
王曰尚敕尒惟弘周公丕誓亡忘勢迮書亡倚金臣劊

寬而ナ剌刱公呂味殷民圣侵子曰侵尒惟勿侵子曰
宥尒惟勿宥惟氒串ナ亞若于女政亞傀于女誓侵臣
止侵鳴侵狃于悬夋須憲脩俗式細亞宥尒亡忿棄于
頑亡求蔔于式夫必ナ忍亓鳴ナ淫ナ宓悳鳴大東氒
攸亦柬亓或亞攸進氒𠬝呂術亓或亞𠬝惟民生查因
物ナ畏奠工所𠂤刱氒鳴玻尒亯敏奠圣悳眚鳴芒亞
彭允升于大繇惟子式人膺敢多福亓尒𠬝休吳ナ晉
緋舅垚

顧𠂤

惟三月才生帝王亞懌命孚王鳴洮醭水眯被絕舟凭
玉几鳴同召太采奭芮柏彤柏畢公衛厌毛公帝氏膺

臣百尹馭叟王曰緋虖嶽大漸惟癸病日臻无弥留志
亞獲新ㄅ孚丝予宋誓𠂤女昏商夋王武王宣重荚奠
祈敕教剔肄肄亞莫用亯徙殿彝大𠂤圣後𠬝侗敬衛
矣畐嗣守夋武大誓亡敖旦俞今矣𠂤嶽殆亞興亞悉
尒尚明眚朕ㄅ用敬采元孚釗弘淫于翳雖柔遠耐遠
安勸小大愿畜恩夫人自尙于豊儀尒亡臣釗冒貢于
非癸丝无敢𠂤還出綴心于廷逸翌日乙丑王崩大采
𠂤韋桓拳宮毛畀爰丝厌吕伋吕式干戈厖賁百人弯
孚釗于拳門𠬝外延入翌室卹玩宗
丁兆𠂤徙箸庑逸七日癸酉柏眯𠂤士須材狄設黼扆
綴心牖閒拳嘗專重篋屈黼純鬻玉芳几鹵序東嘗專

重底屈綴純夋貝芳几東序鹵嘗專重荳屈畫純彫玉
芳几鹵夾拳嘗專重筍屈ㄅ紛純彫芳几戌玉五重敕
瑤銎刀大誓弘肆琬琰圣鹵序大玉尼玉矣球河圖圣
東序胤𠬝心大貝賁鼓圣鹵防允𠬝戈味𠬝弓銎𠬝
竹矢圣東防大路圣闉階面綴路圣阼階面先路圣左
塾𠬝𦍒次路圣右塾𠬝𦍒式人麝弁執纛立于畢門𠬝
內三人桑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式人綿執劉立于東
坐式人綿執戍立于鹵坐式人綿執戣立于東垂式人
綿執瞿立于鹵垂式人綿執鈇立于仄階
王麻綿黼裳繇圖階陛卿士眚商麻綿蛾裳入卽位太
采太史太宗皆麻綿彤裳太采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繇

阼階陞太史秉書繇闌階陞馭王簡龠曰皇后氏玉几
衛敬末龠龠女孚嘗臨商周嘗衛循大卞燮味矣丁用
高揚爽武亞炎嘗王再擇興高曰妙妙子末小孚亓耐
而禽三匹㠯敬忍矣豊鳴授同瑁王式宿式祭式託上
宗曰高太采殷同夆盟㠯異同秉璋㠯酢授宗人同擇
王高擇太采殷同祭嗌氒授宗人同擇王高擇太采夆
收彤厌出廟門阡
康王亞雩
王出圣應門亞內太采衛鹵匹彤厌入應門左畢公衛
東匹彤厌入應門右皆布棄爰朱圜再奉圭秉幣曰式
式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擇譜嘗王誣孚惠高擇太采泉

芮柏咸進眯揖皆再擇譜[illegible]曰敢敬告矣孚皇天改大
嘗殷亞龠惟周爰武[illegible]高卽鹵土惟新德王畢
叶賞罰戡正氒珍用尊爰爰人休今王敬亞才張皇六
帝亡壞敉高祖寡龠王嶽曰庶嘗厌甸男衛惟予式人
劍報弇昏商爰武丕丞富亞務咎底皇叁仰用昭明亏
矣丁則亦力熊夔亞士亞式心亞臣采乂王冢用爲龠
亏丁帝皇矣用嘗氒衛付界三匹鳴龠建厌對屏圣敉
後亞人今予式式柏父尙胥泉顧娞尒先公亞臣勛亏
先王雖尒身圣外鳴心宅亞圣王室用奉卹氒若亡復
鞠孚羞羣公无皆聽龠眯揖趨出王醳統反巷飢
畢龠

惟十力式季六月庚午朔越式日壬申王翰步自宗周
皇亏甚㠯咸周亞嗣龠畢公采奠東郊王碧曰繇呼父
帝惟爰王武王尊大惠亏矣丁用高殷殷龠惟周公左
右先王嫩亡氒冢毖殷頑民嬰繇象邑密邇王室式傀
氒嘗无厤式紀亞彰風逕三匹亡公予式人㠯宣衛力
升夆政繇俗華亞威氒威民宅鳴勒惟公株惠高勤小
物敬寃三亞亞色衛丁宅亞厭帝♀嘉績多亏先王子
小孚塗拱仰咸
王曰繇虖父帝今予厭龠公㠯周公亞嘗徙才旌別淑
式表氒氏里章諦痺亞對亞風聲亞衛嘗奠殊氒井畫
畀高豊慕申審郊圻眷惠坐守㠯康三棄政臾力匹嘗

尙體叟亞惟㫃異爾俗靡靡物口惟臥餘風未卩公亓
忘才放眷曰亞蒙亞冢羲高繇礼㠯蕩餞惠寔蒙矣衛
敝傀奢瓦万亞同泳丝殷厭士厠奄惟舊怙侈感誼勛
美亏人憍全矜夸將繇惡矣雖收放心閑亞惟鞜資富
耐嘗惟㠯氣季惟惠惟嘗嘗鳴大嘗亞繇古嘗亏何亓
嘗
王曰繇虖父帝嘗亞安召惟丝殷士亞信亞柔氒惠允
攸惟周公高眷氒乳惟君敕高咏氒屯惟公高成氒矣
式后叶心同厎亏衛衛洽政亂泉潤生民三匹左衽宅
亞威賴予小孚嘗麿多福公亓惟嘗成周建亡窮亞至
亦力亡窮亞眷孚孫嘗亓成式惟乂繇虖宅曰亞高惟

兄弟心宅曰民寡惟若弟嘗欽若先王威刑以休于海
政
商雅
王巢曰解虞商雅惟鳴祖鳴父丕竺忠貞勛懿王冢孚
才戚統紀于太宗惟予小學守爰武威康纘緒亦惟
先王史臣戶左右衡三巳心史憂召若蹈厲尾夢于旨
父今爺尒子翊延股左心呂纘鳴舊鼎亡忝祖于弘專
又箕式昧民刑尒身戶丕宅亞敦亞丕民心宅中惟尒史
中夏暑用小民惟曰卻資寮祁鑄小民亦惟曰卻資孚
惟鑄才恩亓鑄呂圖亓易民鳴宣解虞丕暴才爰王暮
丕承才武王刻后右戚後人咸呂丕宅缺尒惟敎明鳴

詈用奉若于先王對敭爰武史芙爺追配于海人王巢
曰商雅鳴惟繇先丕舊箕旨式民史氣衡圣丝街鳴祖
于史廼行昭鳴侵史才乂
粟爺
王巢曰柏粟惟予亞戶于恩孚先人氏丕后怵惕惟厲
中夾呂興恩免孚詈昏圣爰武聰明叁聖小大史臣咸
襄忠邑亓侍馭暌朋宅匪丕人呂旦夕承敬孚侵出入
犯屈宅才亞欽發號仝令宅才亞臧丁民厤若万旨咸
休惟予式人亡邑寔賴左右海後才位史士匿亓亞及
繩譽糾繆裁亓非心畀戶粟先叟今予爺女徙大丕丕
于羣暌侍馭史臣枬鳴后惠交敓亞逮睿東鳴祭亡呂
巧令色傻侵从姬亓惟吉士暌臣丕孚后戶丕暌臣
訣孚后自聖后惠惟臣亞惠惟臣尒亡尼于懋人充耳
目史官迪上呂非先王史箕非人亓吉惟鵬亓吉業旨
瘝孚官惟尒大亞戶厤孚侵惟予女敓王曰解虞欽才
帝敬鳴后于彝憲
呂劃
惟呂爺王旨戠百季旌亢庇徙劃呂詰三巳王曰彤古
才詈蚩尤惟乱徙爲延及于爭民史亞寇賊鴟誣恩交

敓戴矯虔苗民亞用霧劓呂劃惟徙又戠史劃曰鑾敬
翊亡敓爰乱全爲劓刵歌刻遞丝祁劃并劓史差才詈
民興曷漸泯泯棼棼史中于仰呂覆蒐盟戠畫厤翊巳
告亡敓于上上帝嚳民史才馨香惠劃發聲惟脛皇帝
哀矜厤翊史亞敓報戠呂畫遏鑾當民亡丕圣丁鳴爺
重黎鑾鑾天通史才各戚羣后史逮圣丁明明棐德昃
寡亡蓋皇帝清問丁民昃寡才詈于當惠畫惟畫惠明
惟明鳴爺式后鄙珍于民柏尼各箕折民惟劃命爭水
上主名山川魏各剽蘇震殖嘉粲式后戚珍惟殷于民
士剿百姓于劃史中呂教厤惠敎敎圣上明明圣丁焯
于三巳史亞惟惠史勤故鳴明于劃史中衛乂于民棐
彝箕獄非訖于畫惟訖于富敓忘史才擇中圣身惟亨
天惠自徙元爺配宮圣丁
王曰嗟三巳司政箕獄非尒惟徙天塌今尒何譬非旨

柏尼刑亞迪亓今尒何懿惟眚苗民匪警丂獄亞而
宅擇吉人觀丂又刑之屯惟眚匪豈敉鴟韶劓又劓吕
禽亡敃上帝亞蠲爭咎丂苗民亡誓丂罰鴟鴞丂立
王曰緜虖亭忘亞才柏父柏兄屯爭季弟幼孚童孫皆聽
朕令匪亓敕命今尒宅亞繇慰日勤尒宅或蔑亞勤矣
叁丂民畀敕式日非宄惟兵圣人尒尚敎帝矣命吕奉
敕式人雖豈勿豈雖休勿休惟敎又劓吕威式憲式人
亓慈熱民賴亞亓宣惟祭
王曰明徐亓眚亓土告尒祥劓圣今尒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敎非劓何尼非及罔能具精帝聽又誓又誓東孚
正丂又劓又劓亞東正丂又罰又罰亞朕正丂又過又

過亞疏惟官惟反惟內惟鴟惟徐亓辠惟穿亓宋戶亞
又劓亞疑亓赦又罰亞疑亓赦亓宋戶亞東孚亓罰惟
緒亓亂亡東亞聽具嚴矣豈
墨侵疑赦亓罰百鍰閱宦亓辠剕侵疑赦亓罰惟倍閱
宦亓辠劓侵疑赦亓罰倍差閱宦亓辠宮侵疑赦亓罰
六百鍰閱宦亓辠大侵疑赦亓罰千鍰閱宦亓辠墨罰
亞屬千剕罰亞屬千劓罰亞屬千刑罰亞屬又百宮罰亞屬式百大
侵亞罰亓屬式百又刑亞屬式千上丁从辠亡皆爵罰
勿用亞行惟警惟灋亓宋戶亞
上劓適輕丁劓丁劓適重上劓輕重彤罰亓權刑罰並
輕並重惟衆非衆亓倫亓變罰懿非苗人極丂病非侯

折獄惟良折獄芒非圣屯魯罰丂差非劓惟劓哀敬折
獄明吕劓書胥占威歷屯正亓劓亓罰亓宋戶亞獄威
而孚輸而孚亓劓上精亓并刑劓
王曰緜虖敬亞才官柏矣姓朕今多愈朕敎丂劓亓惠
惟劓今矣昧民徒配圣丁明淸丂單罰民亞爵芒亞屯
聽獄亞兩罰亡或人冢丂獄亞兩罰獄鴟非珏惟府貽
珍報吕歷尤惟豈惟劓非矣亞屯惟人圣爵矣罰亞極
歷民芒亓令政圣丂矣丁王曰緜虖孚孫今徒何嘗非
惠丂民亞屯尚明聽亞才悉人惟劓亡聖亞罰屬丂又
極威屯亓慈殷王嘉帝嘗丂丝祥劓
夷侯亞爵

于茗曰父誼味丕慕夷武戶岑明惠昭陞丂上尊齊圣
丁惟眚上帝彝孚爵丂夷王亦惟先主戶左右昭嘗孚
侯逐小大恭繇芒亞衛劫鄙先祖裏圣位緜虖惠予小
孚孚嘉矣丕僭卩資臭丂丁民侵戎敕敎冢嬖即敕馭
嘗芒或者戲陵圣孚朕予劓芒戶曰惟祖惟父亓就卿
朕躬緜虖亓賴予式人嘗姨圣位父茲味女戶昭鴟慕
祖女雇劓夷武用劓絮迺侯迫孝丂劓夷人女多攸敎
敕丂鬻若女于嘉王曰父誼味亓歸眎尒帝寧尒嘗用
賚尒秬鬯式卣彤弓式彤矢百扶弓式扶矢百彤三匹
父逢才柔遐耐迹慕康小民亡宬寧東郊尒毘用威尒
慕惠

桀斬

公曰嗟人亡噶聽爾迪茲淮尸徐戎並興誥敷迺命胄敵迺干亡敎亞弔糊噶弓矢銀噶戈戚砫噶鋒刃亡敎亞誥令惟金舍牿牛彰敷噶捿敘噶莽亡敎蕩牿牿止蕩女剿力慫剉彰牛亓風臣妾逋逃勿敎逐逐厭復止蔑爾賚女噶逐逐亞復女剿力慫剉亡敎寇敎踰坦廧敵彰牛誘臣妾女剿力慫剉命戊蔑惟徑徐戎時噶飯糧亡敎亞逮女剿力大剉扶人式郊式速峙噶楨榦命戊蔑惟篁亡敎亞共女剿力亡餘剉非礙扶人式郊式速峙噶芻亡敎亞多女剿力大剉

桀斬

公曰嗟蔑士聽亡噶予斬告女羣今止晉古人力今曰民訖自嚳是多般責人祈亡雖惟爰責畀如流是惟覈才蔑心止憂日月逾邁若亞負徠惟古止惎人則曰未就予忘惟今止惎人姑將以爲覝雖則負然尙繇詢茲僉髮則乞所詈畜畜覝士蔑力旡詈蔑尙力止仡仡愿夫狀馭亞奠蔑尙亞慫惟截截諶諞言畀兩孚易暑蔑皇多力止昏昏蔑息止如力式介臣館館倚亡它技亓心休休焉亓如力公人止力技嶶乏力止人止彥聖亓心野止亞啻如自亓曰出是耐岑止曰采蔑孚孫黎民亦職力秎才人止力技媚聚曰亞止人止彥聖而奠止畀亞達是亞耐岑曰亞耐采蔑孚孫黎民亦曰殆才畜止庇陞曰繇式人畜止榮裏亦尙式人止慫

帝釐丁土匚設居匚公生分曾徙汨徙九共九篇稾飫咎繇戾洋藩命成年珍帝舜申止徙大命咎繇蔡蔡稷命別九州隨山麓川任土徙貢

后禹力岢弄亏甘止埜徙甘新太康失畜舅弟五人須亏彖內徙五孚止哥

戲味湎坐廢岩禹日脩往徑止徙胃徑自禹止亏成湯入黜湯乱屈亳刱先王屈徙帝岩釐沃

湯延彭厌葛柏不禩湯乱延止徙湯延亂尹去亳適夏旡醜力夏復歸亏亳入自北門噶遇女鳩女匕徙女鳩女匕

亂尹昧湯伐埜醒自陑遂禹埜弄亏鳴條止埜徙湯新湯既勝夏欲舉亓社不可徙夏社疑堂臣岢

夏帝迫縉湯逋刱止逋伐三朡俘阜瑤玉訖柏申柏徙奠瑤

湯歸自夏堂亏大洞申[illegible]徙弄湯既黜夏禽復歸亏亳徙湯弄咎單徙朗屈

成湯旡歿太命元季亂尹徙亂岩繇禽於后太命旡立亞朗亂尹放彭梟式季復歸亏亳息畜亂尹徙太命式

篇亂尹徃成亡弋惠
沃丁既葬亂尹丂亳咎單遹誥亂尹叀徃沃丁
亂復昧大戊亳亡蓐桑蘖共生丂𠫑亂德贊丂彝咸徃
咸乂四篇大戊贊丂亂復徃亂復原龠
中丁粤丂西徃中丁河亶侖屈昧徃河亶侖祖乙圮丂
耿徃祖乙盤庚又𢀛將乳亳殷民資胥卻徃盤庚弋篇
高宗寡𠫑說竟百工營求彤塋𠫑彤傅巖徃允龠弋篇
高宗祭成湯亡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巳誥彤王徃高宗
肜日高宗𠂤誥
殷亂咎周周人克𢀛祖亂志𠫑咎丂𠫑徃卤柏咸𢀛殷
死鎒天龠敬孚徃葬父帝少帝

惟十亡弋季武王伐殷弋月戊午帝沈甸雒徃泰衢弋
篇武王戎車弋百兩虎賁弋百人烏𠫑并丂坍塋徃坍
斬武王伐殷徃伐歸𠂤敬亡政事徃武戚
武王勝殷𠫑敬殷立武庚呂并孚歸徃鴻范
武王既勝殷𠂤彤疾班宗彝徃分器
卤放獻敖太采徃放敖巢柏殊韓芮柏徃放巢龠武王
亡𠫑周公徃金縢武王崩弋監及淮尸畔周公相成王
將黜殷徃大葬成王死黜殷命𠫑武庚龠敬孚启代殷
逸徃敬孚𠂤龠
唐孚尋禾異珣同穎獻彤天孚王龠唐孚歸周公丂東
徃歸禾周公死尋龠禾放死孚𠂤龠徃嘉禾

成王死伐管孚蔡孚呂殷餘民坐康孚徃康葬酒葬材
材成王圣𡨦欲死𡨦彖邑𡨦召公先昧死𡨦徃召葬召公死
昧死周公徃管成周𡨦徠告几徃彖葬
成周死成𢀛殷頑民周公呂王龠葬徃多士周公徃亡
俗
召公爲采周公爲帝昧成王爲左右召公亞悅周公徃
商奭蔡孚死王龠蔡中踐彤侯位徃蔡中𠂤龠成王
東伐淮尸逮踐奄徃成王政成王死踐奄將𢀛亡商奭
蒲姑周公告召公徃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圣宗周葬屋𡨦徃多巳周公徃立政成王
死黜殷龠成淮尸還歸圣𡨦徃周官
成王死伐東尸𢀛眷徠賀王畀榮柏徃騎𢀛眷𠂤龠
周公圣𡨦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丂畢告周公作
亳姑
周公死殁龠商敕分正東郊成周徃商敕成王將崩龠
召公畢公衛彤疾昧康王徃屢龠康王死尸死孚逆葬
彤疾徃康王𠂤葬康王龠徃𢀛卑分屈里成周郊徃畢
龠
敎王龠商雅爲周大司徒作商雅敎王龠柏畢爲周太
𠂤正徃畢龠呂龠敎王晉憂賢剗徃呂剗
尋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徃文侯𠂤龠
文侯𢀛柏龠𡨦巳𡨦徐尸𢀛興東郊亞爾徃葉新蔡慈

公伐鄭晉襄公帥諸侯彭城還歸往蒸薪

尚書隸古定經文卷下

宋傳燈錄 卷一

光緒十冬月

廣東雅書局刊

尚書蔡氏集傳序云慶元己未冬文公令沈作書集傳二典三誤先生蓋嘗是正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己未當慶元之五年朱子已七十歲閱十年而書集傳成朱子已不復見矣金仁山謂蔡傳成於文公既歿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以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余紬繹研求求其指要其有未安亦不敢曲徇先儒坿以釋義疏通證明蔡氏每篇皆分析古文今文殆習聞朱子之論而疑書之古文與泰誓蔡傳引吳氏曰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蓋吳才老之說蔡傳亦疑泰誓之非本經矣茲所釋者皆今文亦有斥僞古文傳者併坿於篇

咸豐六年春三月山陽丁晏敘

山陽丁晏撰

書集傳　九峰先生子杭進書表云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荅一卷今祇書傳六卷序及問荅坊刻皆刪除之非原本也　眞西山表墓曰君諱沈字仲默西山先生名元定季子也從文公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整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

堯典放勳集傳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　史遷馬融及孟子趙注皆以放勳爲堯名僞孔傳讀爲倣蔡傳讀推而放之之放乃林少穎之說

文思安安集傳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　朱子語錄安安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出於自然不勉強也蔡依師說克明俊德集傳俊大也　說文俊才過千人也鄭云俊德賢才兼人者蔡訓爲大依朱子大學注

以親九族集傳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　九族當如古尚書說從高祖至玄孫馬鄭並同蔡兼用夏侯歐陽說謂異姓亦在其中未允

平章百姓集傳百姓畿內民庶也　鄭以百姓爲羣臣父子兄

冊 782 頁 977 地 20 A

弟卽百官也蔡謂民庶與下黎民無別非也後文百姓如喪考妣亦當依注疏作百官解

宅嵎夷曰暘谷集傳卽禹貢嵎夷既略東表之地　薛季宣古文訓以嵎夷爲登州之地地理今釋謂朝鮮地與登州隔海相對

宅南交集傳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地理今釋南交今安南國鄭氏謂南交下不言曰明都三字磨滅孔疏謂卽幽足以見明非磨滅也蔡當引鄭說不當引陳氏

共工方鳩僝功集傳方且鳩聚僝見也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史記作旁聚布功古文說也馬融云僝具也說文亦云僝具也引書作旁僝功蔡依孔傳方聚見其功

象恭滔天集傳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史記作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漢書王莫傳靖言庸違象龔滔天朱子以滔天爲羨文故蔡云未詳

四岳集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鄭以四岳爲四時之官漢書百官表或說四岳爲四方諸侯古文孔傳卽上義和之四子皆以爲四人蔡謂一人失之

方命圮族集傳圮敗族類也　史記作負命毀族馬云方放也鄭謂放棄教命

異哉集傳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舉之意　說文異舉也引書此文孔傳異已也退也蔡兼取二義

舜典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案蔡此說甚明古有堯典無舜典也篇首二十八字乃姚方興所僞造也

玄德升聞集傳玄幽潛也升上也　朱子語錄曰玄德難曉書傳中無言玄者金仁山引子王子曰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

賓于四門集傳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　馬融說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鄭以舜爲上擯讀爲擯孔傳謂四方來朝者舜賓迎之蔡依傳說

納于大麓集傳麓山足也　馬鄭竝云麓山足也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合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此眞古文說也僞孔傳訓大麓爲大錄非也蔡傳得之

正月上日集傳上日朔日也　馬曰上日朔日也鄭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受終于文祖集傳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馬曰文祖天也鄭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以爲堯太祖孔傳謂堯文德之祖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集傳厤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

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索隱曰春秋建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蕭吉五行大義引尚書說璇璣斗魁四星玉衡杓橫三星合七北斗居天之中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爲七政與史遷說同蔡傳本史公書也漢書律志曰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此專以玉衡爲北斗馬融曰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日主月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伐冰謂

辰星也第五曰煞土謂塡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也開元占經引詩含神霧云七政者斗上一星天位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引石氏曰北斗第一星主日第二星主月第三星主熒惑第四星主辰星第五星主塡星第六星主歲星第七星主太白馬君亦以七政爲北斗而兼取石氏星經伏生書傳七政日月五星之說又與史公不同蔡傳渾天儀本鄭君說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鄒季友音釋引朱子語錄云注家以至于岱宗柴望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如柴望大告武成今案上章有望于山川之語則柴字自爲句尤爲明妥

五玉集傳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卽五瑞也　音釋曰五瑞乃天子所頒以錫命諸侯者也諸侯執之以見五玉乃諸侯所奉以獻天子者朝享則實之在庭周禮典瑞注云瑞符信也謂五玉卽五瑞誤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集傳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　朱子疑此段錯簡蔡傳依吳才老說

同律度量衡集傳十會爲合　漢律志合會爲合此誤爲十格于藝祖集傳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攷也　史記作祖禰馬說同鄭以藝祖卽文祖孔傳亦謂

文祖之廟

羣后四朝集傳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　鄭云四方諸侯分四年來朝京師蔡依用之

肇十有二州集傳十二州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幷營也中古但爲九州曰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禹因其舊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恆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州等處爲營州　馬融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冀置幷州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蔡傳本此

象以典刑集傳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　案象刑

卽漢詔所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

伏生書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又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以墨蒙劓處而書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朱子語錄象刑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蔡謂如天之垂象失之

柔遠能邇集傳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　朱子語錄謂能邇之能使之帖服

而難任人集傳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　案史記作遠佞人音釋引語錄云難平聲言不可輕易用人也蔡與師說不同

黎民阻饑集傳阻厄　史遷馬融皆以阻爲始蔡依鄭君說爲

厄

五服三就集傳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　馬融曰三就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同族適甸師氏鄭同與孔傳小異

五宅三居集傳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　馬融說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讓于殳斨暨伯與集傳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哉　孔傳以殳斨伯與爲二臣名漢書古今人表作朱殳柏譽亦爲二人

汝作朕虞集傳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　案周禮虞衡在地官此作夏官誤

讓于朱虎熊羆集傳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伯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　孔傳謂朱虎熊羆二臣名史記索隱曰卽高辛氏之伯虎仲堪也亦以爲二人蔡謂四臣未知何據

朕堲讒說集傳堲疾　說文堲疾惡也

皋陶謨禹曰俞如何集傳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　史記俞作然釋言俞然也

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集傳庶明厲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

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　鄭云以衆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集傳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　史遷說以壬爲佞孔傳亦謂甚佞舜典而難任人史記作遠佞人蔡傳亦云任古文作壬

亦行有九德集傳亦總也總言德之見於行者　孔疏謂亦當攷察其所行蔡以亦爲總古無此訓

亂而敬集傳亂治也　史記亂作治鄭君亦以亂爲治理

撫于五辰集傳撫順也五辰四時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　孔傳撫順五行之時疏云五行之時卽四時也

自我五禮　鄭注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

朱子亦謂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與康成同僞傳謂公侯伯子男非

思曰贊贊襄哉集傳思曰之曰當作日　孔疏經云曰字謂我上之所言也不作日字解蔡改從日非也

益稷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　案蔡傳此說甚明今本割皋陶謨下半爲益稷乃僞古文所分也書序皋陶矢厥謨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孔疏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蔡雖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劉昭續漢書輿服志冕冠垂旒

書蔡傳附釋

永平二年詔采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今其文正在益稷內揚子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可證皋陶益稷古皆合篇也史記夏本紀皋陶述其謨云云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云云文勢接續此皋陶謨益稷合一之明證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皋陶謨弼成五服咎繇謨注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又引尚書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月令正義引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又引鄭注皋陶謨云采施曰色毛詩正譜序正義引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荅爲歌商頌殷武正義引皋陶謨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今皆在益稷篇唐人作正義時馬鄭之本尚存作疏者不出一人之手猶得引用古書不盡依僞古文也

欽四鄰　大傳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鄰鄭注同

明庶以功集傳明其衆庶也　音釋引語錄云此試字之誤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正作試字妄案舜典明試以功與皋謨前後不同不必改定從試也古謂之虞夏書故左氏亦稱夏書

予弗子集傳言娶妻生子皆有一不暇顧念　鄭君謂不暇子名之

夏擊鳴球集傳夏擊考擊也　馬鄭並云夏樂也卽明堂位之揩擊鄭云揩擊謂柷敔揩夏聲相近孔疏亦謂夏敔擊柷蔡以夏擊爲考擊玉磬非也

搏拊琴瑟集傳搏至拊循也　鄭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周禮太師擊拊樂記所謂治亂以相相亦拊也蔡不依舊注斯肌說矣

笙鏞以閒集傳笙以匏爲之鏞大鐘也　鄭注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蔡既引儀禮笙鐘頌鐘當依鄭說不當復解爲笙匏之笙

簫韶九成集傳簫古文作箾剏舞者所執之物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　音釋云古文書作箾韶音簫舞樂名音朔乃爲舞竿蔡傳兼取二義似未當也晏案釋文象箾徐音朔

韶劄音義不同蔡氏未析左傳德至矣大矣蔡引盡矣亦誤

禹貢　案禹貢地理當以班志爲正蔡傳多采新說不依古訓與地之學疏矣具詳於後

治梁及岐集傳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　案鄭注依漢志謂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蔡氏依晁以道說以爲呂梁狐岐此二山去河甚遠非河水所經蔡傳失之

大陸既作　案大陸卽爾雅晉有大陸班志大陸澤在鉅鹿縣蔡傳引程大昌說高平曰陸非鉅鹿廣阿澤誤矣

九河既道集傳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　九河簡潔爲二郭璞孫炎李巡孔穎達竝同蔡傳從曾旼說合簡潔爲一流非也林之奇曰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其說當矣

雷夏既澤集傳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案雷夏澤名舜漁雷澤卽此地蔡傳引山海經涉於語怪非經義也

灉沮會同集傳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許愼云河灉水在宋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沮水地志沮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與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滎沮有滎音二水河濟之別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灉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元和寰宇志並同滱水汳水在豫州與兖州無涉睢水滎水與禹貢之沮亦無涉蔡傳引曾氏晁氏之說失之又集傳引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沮獲案當作沮獲卽水經汳水篇之獲水也蔡作沮獲大誤

浮于濟漯集傳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于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案漯水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與漢志合陳師凱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爲漢河蓋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瀍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且水經注敘漯水原委極明蔡傳乃以爲未詳何邪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菏水在山陽湖陸南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水經菏水亦引書達于菏今本誤作河程大昌說據說文以證經文之誤蔡傳多引程說獨此注不從非也

三江既入集傳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　案三江漢志會稽郡吳自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又毗陵自注江在北東入海又丹陽郡蕪湖自注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亦有南江北江中江之文杜佑通典孔穎達疏俱依班志蔡傳以婁河松江當之非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又譌爲吳都其誤甚矣

九江孔殷集傳九江卽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巂西北　案九江漢志廬江郡尋陽自注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道自宋初胡旦始誤以爲洞庭蔡傳引水經九江在長沙下巂西北此後人所竄入非道元之本文也

雲土夢作乂集傳雲夢澤名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　漢志作雲夢沈括筆談云舊尚書作雲夢太宗得古本作雲土夢自羅泌等有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之說蔡傳分爲二澤非也

滎波既豬集傳滎波二水名　馬鄭及史記皆作滎播水經注引呂忱曰播水在滎陽滎播是一澤蔡傳以爲二水失之

岷嶓既藝集傳嶓冢山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　班志隴西郡西縣注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蔡傳以漢中之西縣當之誤甚

弱水既西集傳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方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　案漢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弱水在今甘州府山丹縣蔡傳引柳州愚溪對謂不能負芥以爲絕域之弱水非也鄭注弱水出張掖說文岐山也或曰溺水之所出卽張掖雞山

崑崙析支渠搜集傳崑崙卽河源所出　案崑崙馬融說在臨羌西漢志金城郡臨羌縣注西北至塞外有崑崙山祠在今肅州西南古雍州之域與河出崑崙無涉蔡傳謂卽河源所出失之鄭注崑侖謂別有崑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

至于敷淺原集傳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有傅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　漢志豫章郡歷陵注傅易山傅易川古文以爲敷淺原水經同蔡傳以廬阜當之非也

至于大伾集傳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　水經大伾地在成皋縣北漢志顏注同蔡傳沿臣瓚之誤以黎陽山當之非也

至于東陵集傳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　漢志廬江郡自注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蔡傳從曾旼胡思晃說之以東陵爲巴陵非也朱氏鶴齡尚書埤傳云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晏案史記陳仁錫本引書傳曰東陵巴陵也乃明人所竄入張守節正義原本無此文唐人未有此說也朱氏誤甚

導渭自鳥鼠同穴集傳同穴山名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　案鳥鼠同穴見於爾雅其鳥爲鵌其鼠爲鼵宋書吐谷渾傳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大業雜記隴西郡守獻同穴鳥蔡傳乃以同穴爲山名斥爲不足信過矣

甘誓天用勦絕其命　音釋勦字當作剿說文書古文作剿今文作勦於義不通篆文心力相似傳寫之誤

不用命戮子社予則孥戮汝集傳戮殺也孥子也孥戮與上戮
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其妻子而戮之或
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古人以
戮爲辱謂戮辱之以爲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
代之所宜有也案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攷之不應一戮
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　爾
雅釋詁云戮辱也周禮司厲鄭司農注今之奴婢古之罪人
也引書予則奴戮汝湯誓孥戮鄭注引周禮其孥男子入子
罪隸女子入于舂藁史記作帑僇漢書季布傳奴僇苟活謂
奴隸戮辱之也蔡傳後一說以戮爲辱說本鄭君於義爲允
若如前說并其妻子戮是秦漢族誅之刑殷湯時無是酷虐

也朱子詩黃鳥傳以作俑爲戒眞仁人之言九峯不體師意
乃謂並殺其妻子爲非常之刑烏足爲後世法乎
湯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集傳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
亂也　陳櫟纂疏引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
而擅殺人也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罪人也
盤庚　韓文公云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朱子謂盤庚多不解今
以文義繹之其辭亦順故九峯盡解之亦不復闕疑也
若顛木之有由孽集傳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　陳櫟纂疏云
古文尚書由作甹說文云木生條也引書有甹枿孽韻本作
巘今作枿書由孽孟萌孽皆作蘖郭璞曰晉衞之間曰枿馬
云顛木而肄生曰枿

今汝聒聒集傳譊譊多言　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
弗祥集傳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
俗皆嚴鬼神以經攷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
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朱子
語類云盤庚言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苦眞有物在其上降
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閒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而殷
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蔡依師說
肆予冲人集傳冲童　音釋云冲當從水旁今從人旁誤
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集傳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　孔
傳二伯及州牧疏云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蔡傳不從

誕告用亶集傳亶誠也　馬作單誠也
故有爽德集傳爽失也　國語實有爽德賈逵注爽貳也蔡訓
失近是僞傳以爲明德非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集傳總聚也　案凡民之重還者皆由
吝惜財物忍而不能捨也故篇中以不肩好貨無總貨寶再
三儆戒
高宗肜日集傳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蓋祭禰廟
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書序謂高宗祭成湯祖己訓諸王作
高宗之訓伏生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
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與書序湯廟合
史記謂祖己諫於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書傳會選引金仁

山說廟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是祖庚繹於高宗之廟與書序不同蔡傳以爲祭禰廟亦不依序說

典祀無豐于昵　孔傳昵近也豐於近廟馬融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穀梁文二年何休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雉雊之變然後率脩常禮

西伯戡黎集傳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又繼文王爲西伯矣　朱子語類問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龍以爲武王吳才老亦云乘黎恐是伐紂時事之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案鄭王皆以西伯爲文王蔡傳從之或說以爲武王鄒氏音釋曰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

周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喪戮于爾邦之說顧氏日知錄極取書傳會選戡黎是武王之說

微子我其發出狂集傳言紂發出顛狂　史記作出往鄭曰我其起作出往也此正奔周出亡之語東晉古文改爲狂也孔傳我念殷亡發疾生狂蔡以我指紂皆曲說也

我舊云刻子集傳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　釋文引馬云刻侵刻也蔡傳意與馬同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啟帝乙元子始存擇嗣箕子贊焉帝乙懵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此正所云我舊云刻子也箕子舊日贊立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於子蔡說得之

我不顧行遯集傳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與陳櫟纂疏引張氏庭堅曰書載箕子微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辨也

泰誓集傳引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不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傑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蔡傳所引吳氏卽吳才老在朱子之先始疑古文書其說確不可易宋志吳域書裨傳十二卷陳振孫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

攷異曰互訓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攷據詳博今佚不傳惜哉

今攷定武成　陳櫟纂疏引朱子曰武成篇編簡錯亂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博士諸本推究甚詳又曰武成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漢書厤志謂是歲有閏亦是又漢書律志引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師古曰霸古魄字同若翌日癸巳武王遷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至甲子昧爽而合矣又引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師古曰劉殺也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

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又引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王西莊後案云武王於建亥之月周十二月夏十月商十一月之二十八日戊子日發師後三日爲建子之月周正月夏十一月商十二月辛卯朔明日初二壬辰又明日初三癸巳武王啟行卽劉歆引武成篇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也至是月之十六日丙午逮師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卽此序所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也自前月戊子至此三十一日自本月癸亥至此二十五日明日己未晦日爲冬至是月月小又明日爲建丑之月周二月夏十二月商正月

庚申朔初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初五甲子殺紂卽牧誓所云時甲子昧爽武成所云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也是月十五日甲戌爲小寒節三七日己丑爲大寒節是年閏月己丑之明日爲周閏二月庚寅朔是月十五日甲辰爲立春節是月月小晦日爲戊午日明日爲建寅之月周三月夏正月商二月己未朔又明日初二庚申爲驚蟄節是月月大晦日爲戊子日明日爲建卯之月周四月夏二月商三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爲既旁生魄二十二日爲庚戌則燎於周廟之日二十三日爲辛亥則祀於天位之日二十七日爲乙卯則禮馘於周廟之日也晏案孔壁古文原有武成篇孔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具存故漢志劉歆三統得引武成篇文此安國所傳之眞古文也今本武成乃僞書年月與漢志差互不足置辨亦無可攷定也

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集傳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之數也漢劉歆馬融以初一曰五行下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然皆漢儒傳會之說王褘歸有光辨之詳矣朱子語類云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又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猶言天奪之鯀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誘其衷也又曰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案

朱子此說最精蔡傳不主師說何也

皇建其有極集傳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也　朱子曰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極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以爲天下王蓋皇字下從之又曰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蔡傳依用師說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音釋云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下詔改爲無陂案古義字音俄正與頗協不必改作陂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集傳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

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　袁黃曰蔡注引九道乃漢人所推以紀七政之出入者箕子何從知之日至牽牛爲冬至東井爲夏至此惟宋厤爲然箕子之時冬至日在虛今時冬至日在箕皆與注不合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集傳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案雨乃風之譌漢語風隅中之陰其星軫也集傳又言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漢天文志云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蔡作西南增南字亦誤

二曰富集傳富者有廩祿也　黃氏日鈔云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祿以馭其富

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王氏困學紀聞云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

金縢公乃自以爲功　史記作自以爲質東晉古文改作功失其義矣晉語沈璧以質注質信也沈璧以誓信謂以身爲質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集傳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於天之下疑有闕文　朱子曰晁以道說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蔡傳不依師說而反以爲有闕文失之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集傳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　陳櫟纂疏引朱子曰以身代武王此爲周公誠意篤切問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周公之意云設若三王欲得其子服事於彼則我多材多藝可備使令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集傳辟讀爲避鄭氏詩傳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朱子文集與蔡仲默帖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便遽然興師以誅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又文集荅徐元聘書初極斥馬鄭爲非至既年始以鄭君爲然蔡傳遵守師說其義當矣近陸稼書讀朱隨筆反謂蔡氏不從朱氏而從馬鄭爲非此爲大誤由未細檢朱子全集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　釋文新逆馬本作親迎蔡當依注疏本作新逆不應改作迎也

大誥弗弔集傳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爲天所

恤　孔傳以弔爲至音的陳櫟纂疏引朱子曰弗弔只如詩中不弔昊天耳蔡傳依朱子說案漢書顏注不弔言不爲天所弔則此說不自朱子始矣

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集傳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　釋文馬鄭王以不少延絕句蔡傳從之孔傳以延洪屬下文

敷賁集傳敷布賁飾也　孔傳亦謂布行其道釋文賁扶云反卽奔字漢書翟義傳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蔡謂賁飾失之

考翼不可征蔡謂父老敬事　釋詁翼敬也漢書作予小子旅父敬不可征顏注謂不可征討案考翼當如父考敬之以三監爲父行也

書蔡傳斠釋

王害不違卜集傳害曷也　孔傳謂王室有害蔡氏讀如曷廣雅釋詁害曷何也漢書翟義傳依周書作大誥予害敢不於安人圖功所終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予曷敢不終予晦予害其極卜敢不予從顏注害讀曰曷蔡讀得之

不卬自恤集傳卬我也　案卬我本釋詁文漢書作不身自鄙天棐忱辭集傳棐輔也是天輔以誠信之辭　纂疏引朱子說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忱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案漢書翟義傳依大誥天輔誠辭蔡傳仍訓輔得之

爽邦由哲集傳爽明也　孔傳有明國事用智道蔡傳從之

康誥集傳武王誥命爲衛侯　案定四年左傳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命以康誥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申告康叔謂之康誥與書序成王告康叔皆合蔡傳謂武王誥康叔失之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集傳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案大誥康誥皆成王時周公作篇首從大誥原起蔡傳引蘇說以爲洛誥錯簡失之稼仲默不依書序成王故用蘇說乃洪大誥治　鄭注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下文仍是周公之言故曰朕其弟

書蔡傳斠釋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集傳王武王也孟長也封康叔名　孔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漢書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孔疏鄭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此伏生今文書說

紹聞衣德言集傳衣服也　案衣與依同蔡傳訓爲服失之

恫瘝乃身集傳恫瘝病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　朱子曰恫瘝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蔡傳依師說

惟弔茲集傳至於如此　蔡傳依古文孔傳以弔爲至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蔡傳不從

不率大戛集傳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　孔傳戛常也凡民不率大常之教疏云戛猶楷模也言爲楷

模之常故夏爲常也釋詁夏常也蔡訓爲法非也

爽惟民迪吉康集傳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　孔傳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說文云昧爽旦明是爽爲明也

肆汝小子封集傳肆未詳　董氏曰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書埤傳云爾雅肆故今也疏云自上起下之語音釋云梓材篇訓肆爲今此亦當從之

酒誥集傳武王告康叔之書也　馬鄭衛賈皆以爲成王告康叔蔡傳以爲武王失之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集傳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於酒也　案毛詩祈父鄭箋引書曰若疇圻父朱子曰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皆從父字絕句荊公從違保辟絕句與出諸儒之表蔡傳亦依荊公讀

梓材集傳亦武王誥康叔之書　案史記周公旦懼康叔齒少爲梓材示康叔可法則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蔡傳皆謂武王時失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集傳先王文王武王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陳氏纂疏云自此以後朱子既以爲他書錯簡則解說者不當復以爲武王命康叔只云臣告君可也

懷爲夾集傳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案孔傳以夾爲近蔡依用之

召誥周公乃朝用書集傳書役書也左傳士彌牢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　案左氏作高卑蔡作低誤

用牲于郊牛二集傳郊祭天地也故曰二牛　孔傳郊以后稷配故用二牛蔡暫蔡傳云郊祭天社祭地至此又云郊祭天地何前後之不符也古天地不合祭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新莽始有合祭天地之議非禮經所有也逸周書作洛解乃設邱丘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古文傳所本也當依用之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集傳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　朱子依孔傳九字作一句讀蔡傳以所字爲句眞西山以蔡傳爲長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集傳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畔者　孔傳以讎爲匹蔡傳以爲頑民則讀爲怨讎之讎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集傳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子者親之也謂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　古文孔傳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退政而歸老周禮天官鄭注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明堂位昔周公朝

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韓詩外傳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此漢儒經師相傳之說也漢書王莽傳元始五年羣臣奏太后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後漢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意李賢注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葉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古今儒者咸從之獨王氏以爲不然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其政非攝其位也黃氏日鈔云

書蔡傳斠釋

蔡氏謂成王不居君位何待於復此說不獨致正文義其有功於天下後世名義大矣王伯厚云周公得卜復命成王此荊公說也一洗漢儒居攝還政之陋

我二人共貞集傳貞猶當也　馬融曰貞當也蔡傳從之孔傳以貞爲正

王肇稱殷禮集傳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祭同　鄭注用殷之禮樂孔傳亦云殷家祭祀蔡傳以爲殷盛纂疏引董氏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意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蔡傳朋比也其可少徇朋黨之私乎　後漢爰延傳上封事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傳謂愼朋黨蔡謂朋比是也

頒政不暇案傳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　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不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孔傳我爲以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留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疏引說文云頒分也案說文支部攽分也引周書乃惟孺子攽鄭以頒爲分本於許君也

即辟于周命公後集傳成王言我退即居於周命公留後治洛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子往己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旦在後之意晏案蔡傳亦從師說惟留守留後之語乃後世之做政不可以釋經義也下文云王命周

書蔡傳斠釋

公後作冊逸誥蔡傳云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朱氏埤傳云留守留後起於唐之中葉安可以之例成周盛時邪

多士弗弔集傳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案弔義當如詩不弔昊天纂疏曰言殷弗爲天所弔恤耳

敢弋殷命集傳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　案弋馬鄭本作翼馬云取也孔傳同陳氏纂疏載蔡傳弋取也今坊本取作槩譌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集傳言我昔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　孔傳四國謂管蔡商奄毛詩傳同

予惟四方罔攸賓集傳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　馬曰賓卻也徐音殯案馬以賓爲擯當如徐邈讀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集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　纂疏王氏炎曰王曰下有脫簡又曰下有脫文

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集傳史記高宗崩于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氏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逃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邵子經世書祖甲三十三年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　案以祖甲爲太甲乃王肅之僞說依託孔傳以難鄭

君也

惠鮮鰥寡集傳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　孔傳加惠鮮乏鰥寡之人案釋詁鮮善也黃氏日鈔云詩鮮我方將鮮讀平聲訓善蔡傳引鮮活之鮮微傷巧蔡邕石經漢書谷永傳作惠于鰥寡東晉古文改作鮮也

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集傳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忤疾忿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己怒以爲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可不戒哉　案蔡氏此傳經世名言宋儒所以不可及也纂疏引范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誑之言日至於前君當脩德以弭怨不可刑殺以止怨怨必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

君奭集傳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欲避權位歸老厥邑周公反復譬喻以留之爾　纂疏引朱子曰召公不悅只小序如此說裏面卻無此意只是召公要歸周公留他說朝廷不

可無老臣蔡傳遵用師說

過佚前人光集傳過絕佚墜文武光顯　漢書王莽傳引書曰過失前人光孔傳亦謂絕失蔡傳義同

我道惟寧王德延集傳惟以延長武王之德　鄭曰言寧王者即武王也孔傳亦以爲文王蔡謂武王不同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集傳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　鄭注以伊陟爲伊尹子蔡傳本之書序有夏社疑至臣扈不得至太戊時疑爲二人故蔡以爲同名晏案臣扈與伊尹子同時或老臣壽長先事湯後又事太戊也迪見冒集傳啟也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　案冒馬作勖勉也冒即勖之省孔傳亦謂覆冒蔡傳從之非也

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集傳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闕文收罔勖不及未詳　孔傳成王同於未在位卽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於義亦通

予不惠集傳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　程伯圭曰不惠猶後人自稱不敏不佞也

多方集傳杜預云奄不知所在　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說文云在魯括地志今曲阜之奄至鄉是也

罔甲子內亂集傳甲始也　案鄭以甲爲狎習也王肅同釋詁云甲習也釋言云甲狎也蔡訓爲始失之

不蠲烝集傳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酒無度故其爲政不

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　纂疏引孔氏曰不潔進於善又引穀齋沈氏曰不蠲潔以烝祭也如葛伯不祀紂置棄肆祝祀事是也晏案小雅天保云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毛傳蠲絜也秋曰嘗冬曰烝沈說得之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集傳夾夾輔之義　孔傳以夾爲近與懷爲夾同義

爾乃迪屢不靜集傳屢蹈不靖　康誥迪吉康傳當開導之以吉康又曰迪屢未同傳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此傳以迪爲蹈音釋此章蔡從孔傳故與康誥異釋合從前說

爾罔不克臬集傳臬事也　孔傳以臬爲法與康誥同蔡傳訓爲事失之康誥集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　鄭以三亳爲一地蔡傳從皇甫謐說分爲三非也

克由繹之集傳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　孔傳能用陳之訓由爲用埤傳引陳啟源曰蔡氏雖本漢書燕見紬繹注紬讀抽之語然紬可通於抽由不可通於抽也攷字書由並無音抽者蔡氏改經不可從

周官集傳案此篇與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

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　纂疏引朱子云漢自古文尚書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然則朱子固疑之矣

顧命始生魄十六日　蔡傳十六日依孔傳漢志劉歆以爲十五日

王乃洮頮水集傳洮盥頮面　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鄭曰洮當爲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

敷重篾席集傳篾席桃枝竹席也　鄭云篾析竹之次青者馬融王肅云篾纖蒻孔傳篾桃枝竹說文作莫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孔疏篾席卽周禮次席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也蔡傳依用之

敷重底席集傳底席蒲席也　馬融曰底青蒲也王肅曰底席青蒲席也孔傳底席蒻萃疏曰禮記注謂蒲席謂蒻萃史游急就篇蒲蒻藺席漢書史丹傳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敷重豐席集傳筍席也　孔傳席豐莞疏引王肅注同爾雅云莞苻蘺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又云蘆鼠莞樊光云詩云上莞下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蔡傳以爲筍席與下文束茭筍席相涸矣之音釋云筍字譌當爲莞席傳寫誤也

赤刀集傳赤削也　蔡氏謂赤削削與鞘同鄭注亦謂刀赤爲飾

夷玉集傳夷常也　鄭曰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蔡從孔傳訓常宍之袁黃曰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許慎馬融鄭玄皆以爲卽此夷玉謂東夷之美玉也蔡傳訓夷爲常何寶之有

上宗奉同瑁集傳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　鄭云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孔傳冒諸侯圭以齊瑞信疏曰此瑁惟冒圭不冒圭璧璧亦稱瑞不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蔡傳並言圭璧誤矣　虞翻奏鄭瑁古冒字似同從誤作同謂之酒杯爲誤案下文受同瑁三祭三咤瑁不可以酌酒鄭以同爲爵名不可易也下文又云太保受同降盥明是進爵翻謂今經益金作銅其爲銅爵明矣馬謂同者大同天下受同何以解乎馬說亦非

康王之誥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顧命　伏生及歐陽大小夏侯皆合顧命爲一篇此今文尚書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釋文正義並云馬鄭王從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此古文尚書今本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分爲康王之誥此晚出古文妄改所謂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也

王出在應門之外集傳外朝在路門外　當依音釋在庫門外誕受羨若集傳羨若未詳蘇氏曰羨羨里也文王出羨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羨若卽下文之厥若也羨厥字或有譌謬　孔傳羨道也袁黃曰說文羨進善也若順也言文武能進善順道蔡傳引蘇說爲羨里牽强不可從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釋文正義馬鄭王本從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此晚古文尚書也今自王出在應門之內分篇晚出書妄改也

王釋冕反喪服集傳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諸侯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敎戒諫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今康王既以嘉服

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不可以不辨　朱子語類潛時舉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蘇氏以爲失禮荅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禮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羣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之私服也五代之際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晏案朱子此論甚正乃不刊之典九峯豈未聞師說歟而反取蘇氏之說以爲失禮其謬甚矣或問朱子引

伊訓此僞古文書可據乎荅曰漢書律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茅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孟堅所據是孔壁眞古文書亦言伊尹越茅以吉服僞書亦襲眞古文　此確然可據也朱子曾作經傳通解淹貫禮經立論能見其大古人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卽位大典固不可因服將事也班固白虎通義曰天子大斂之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門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爲君釋服從吉漢儒已有定論無可疑也朱子晚年極重鄭學宋孝宗之喪寧宗卽位朱子上言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奏上不果行後見賈疏鄭志荅趙商問父有廢疾嫡孫服斬之說乃知鄭君已先言之朱子謂往時未見此論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以此知朱子之學非諸儒所能及也　又案讀禮通攷引朱子語類曰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爲後繼統嗣於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葉夢得曰古者吉凶不同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卽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

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所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祖謙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理陳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衞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

其意遠矣馬端臨曰先儒言天子崩太子卽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卽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閻若璩曰蘇氏謂三年之喪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喪三年不祭若旣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爲太甲當喪越紼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正被大裘龍衮戴冕璪抑且令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卽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社稷一歲

之間蓋不啻曩舉之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謂其薄哉蘇氏謂見王於次喪服哭踊晏案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君臣亦皆吉服然則儲君初卽天子位之禮身爲天地社稷之主上重祖宗世繫之重蓋國家大事莫踰於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面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曰謂有事宜淸靜也夫世子始生繼體有人尙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卽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邪此蘇氏所未深攷也晏案顧命一書乃典禮之最重大者故備錄先儒之說以發明之

呂刑集傳案此篇專爲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　蔡傳謂專是贖刑誤會書序訓夏贖刑之語其實篇中哀矜惻怛審詳得中諄諄以惟貨惟訖于富爲戒未嘗以此贖貨也且五刑疑赦之罰必待閱實其罪非盡予之贖也九峯此論失之不細察耳

苗民弗用靈集傳不用善而制以刑　蔡傳以靈爲善詩鄭箋云靈善也

告爾祥刑集傳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鄭作詳曰審察之也周禮太宰注引書亦作詳刑周易視履說爲吉祥未免望文生義

惟貌有稽集傳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　說文緇旄絲也引周書惟緇有稽言細微必攷也案五辭聽訟必察其氣色之微愼刑不可忽者蔡謂色聽得之

卽我御事注疏本作旣我御事蔡傳依唐石經作卽是也漢書成帝紀引書卽我御事

文侯之命集傳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　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呂覽疑似論云平王東遷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注晉文仇穆侯

之子後漢丁鴻傳永平十年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案文侯名仇見左氏桓二年傳穆侯之子非晉文公重耳也

王若曰父義和集傳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　鄭曰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孔傳文侯同姓故稱父義和字也釋文引馬融云父能以義和我諸侯則不以爲字蔡從鄭注得之

費誓集傳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　纂疏引蘇氏曰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國外十里爲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耳

秦誓集傳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　纂疏引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李氏杞曰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殽之師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爲穆公也陳氏櫟曰此篇乃初喪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安在其能悔過也

民訖自若是多盤集傳訖盡也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要安逸之意蔡傳遵用師說

如有一介臣集傳介獨也大學作个　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疏引王肅說同釋文介字又作个公羊文十二年傳注引一介臣何休云一介猶一槩後漢杜詩傳云一介之才

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皆用尚書文也禮記大學作个釋文云个古賀反尚書作介當作介爲是

宿松羅忠濟初校
順德羅　棻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堯典寅賓出日集傳寅敬也賓禮敬之如賓客也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案鄭注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蔡傳本此史記作敬道日出古文孔傳亦云賓導也敬導出日廣雅釋詁云儐道也蔡氏作賓谷解無據

禹貢既脩太原至於岳陽集傳岳太岳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　案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郭注至汾陰縣西入河蔡氏謂東入河誤

大陸既作集傳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　案魏書地形志殷州治廣阿劉昫舊唐書曰北齊改爲趙州隋改廣阿爲大

陸唐天寶三年改爲昭慶蔡氏謂隋改昭慶爲大陸誤甚

淮沂其乂集傳沂水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　案左傳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漢書地理志泰山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無艾山蔡謂艾山在蓋縣沂水出失之

沱潛既道集傳雨雅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今案南郡枝江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亦謂之沱若潛則未有見也　案蔡傳全本康成注鄭亦云潛則未聞象類尚書埤傳引王炎云隋志南郡松枝縣有涔水涔卽古潛水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矣承天府志漢水自鍾祥縣北分爲蘆洑湖經潛江東南復入漢鄭端簡云入江此爲古潛水文甚明了凡亦主此說方麓云潛本難攷不如缺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集傳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唐張慶中薛元鼎使吐番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所謂昆侖也二說恐薛氏爲是　案唐書吐番傳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踰湟水至龍泉谷得河源於悶磨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元鼎乃劉氏蔡以爲薛氏大誤

尚書餘論

光緒丁亥孟春之月

吳縣朱氏家塾藏板

鄉先生閻潛邱徵君著尚書古文疏證抑黜僞書灼然如晦之見明今與吳澄書纂言梅鷟尚書考異並著錄於四庫古文之僞至我朝而大著於世晚進後生皆知古文之爲贋鼎矣顧徵君每云梅賾作僞古文雅非梅氏所能爲也愚考之家語後序及釋文正義諸書而斷其爲王肅僞作古文之排比紕弱勦襲複沓其爲魏晉間文字善讀者自能知之然皆綴集而成非肅之雅才好博未易臻此肅好作僞以難鄭君鄭君之學昌明於漢肅爲古文孔傳以駕其上後儒遂誤信之千數百年莫能發其覆也近世

於惠松厓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頗疑僞書作於王肅而未能暢明其恉愚特著論以申辨之名曰餘論繼諸先生之後也夫西京孔安國祇傳授眞古文未嘗著爲傳也眞古文久佚不傳今所傳漢孔氏書傳及論語注孝經傳皆王肅依託爲之者也愚削稿數易定爲此篇斷斷於眞僞之辨不欲使鄉壁虛造者厚誣古人識讀後世徵君可作不易吾言矣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秋八月十日山陽丁晏自敘

古文尚書孔傳始見於王肅家語後序爲一手僞書
古文尚書孔傳又見於孔叢子皆一手僞作
古文尚書西晉已立博士非東晉梅氏僞作
古文書行於西晉由王肅爲晉武帝外祖故盛行於時
王肅私造古文書魏末晉初已行於時皇甫謐親見古文載入世紀
王肅私造古文書西晉時已盛行杜預仕晉武時親見古文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始見於唐陸氏釋文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再見於唐孔氏正義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三見於唐劉氏史通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四見於宋董氏廣川書跋
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於東晉古文多微辭是唐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
王肅私造古文以難鄭君並論語孔注孝經孔傳皆一手僞書
古文書傳與王肅注多同唐孔穎達實親見之備載於疏足徵書傳爲王肅私造
古堯典舜典合一篇別有舜典已亡古文割分堯典爲舜典實自王肅始并及朱氏經義考增改舜典之失
古文書皆綴集而成非王肅不能作肅注自釋文正義

外見於他書所引者多與孔傳同明爲一手綴輯
王肅注尙書皆今文無古文然肅注實有涉及古文者
并詳其說
孔壁古文之存於今者史記漢志說文尙有眞古文說
可證孔傳之僞
唐志有王肅孔安國問答亦依託漢孔氏書之證
僞書作俑於王肅近世惠定宇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
皆有此疑未暢其說
馬融忠經引古文尙書非漢之馬季長
閻徵君尙書古文疏證辨正

淮安山陽丁晏學

古文尙書孔傳見王肅家語後序爲一手僞書
王肅家語後序云孔安國字子國天漢後魯恭王壞夫
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
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尙
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載孔衍上書
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
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
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祿大夫向
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

不使名家也尙書孔安國序亦言孔壁得古文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承詔作傳定五十八篇朱子嘗
謂大序不類西京文字亦不是孔安國作眞不刊之論
其言受詔作古文書傳乃子虛烏有之談正與後序一
類因悟古文書傳與安國論語注孝經傳俱係一手僞
書特於家語後序著其篇目又僞造尙書孔序彼此牽
綴以實其言冀取後人之信家語本肅所僞撰則此古
文書傳亦肅所私造而托名安國者也且後序一篇所
言無一可信魯恭王漢景帝子薨於元朔元年不得至
天漢之後劉子政經學大儒如有聖裔著書豈得不記
家語爲王肅私定巧爲彌縫其僞可立見也漢藝文志

言古文尚書與論語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竝不言作傳志載尚書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此伏生今文書大傳也與孔傳篇目不符志又載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不言作傳西京孔安國祇傳授古文未嘗著書也班志原本七略確然可據馬融尚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若古文先有孔傳何得云無師說乎偽杰傳云孔氏者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琥徐

敖敖授王璜及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釋文序錄作乘欽王充論衡正說篇云論語壁中古文孔安國以授魯人扶卿卽漢志傳魯論扶卿張禹傳扶卿說論語釋文引鄭云扶先是也偏考兩漢之書無有言安國作傳者獨家語後序言之此肅之肊造也安國竝無論語注今何晏集解引有孔注亦僞造也何氏與肅時代相接魏晉人不學從而誤信之耳

古文尚書孔傳又見於孔叢子皆一手僞作叢子敘書云侍安國作古文書傳後序之外又見於孔叢子敘書云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文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又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知以今僞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以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意又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案孔叢一書朱子極席其僞又謂禮賜三公等語皆無其實敘書所云特以證明大序承詔作傳欲以售其僞耳其謂堯典雜有舜典與僞古文分堯典爲舜典言若

合符皆一手所爲也孔叢子論書篇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孔子曰堯既得舜歷試諸艱使大錄萬幾之政今舜典大麓孔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又論書宰我問六宗孔子荅以祭法文書正義曰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周禮賈疏云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問六宗與孔傳據祭法悉同又孔叢引祖迎於坎壇今禮記祭法作相近於坎壇釋文引王肅作祖迎正與孔叢脗合其爲肅所依托有明徵矣孔叢又引商書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於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卽據古文太甲書也

又案周禮春官疏引許愼五經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尙書說六宗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月令疏引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正與古尙書合此眞古文說也今孔傳六宗據祭法之文非古文竝非今文惟王肅家語孔叢與之同其爲一手所爲信矣孔叢又載孔大夫謂季曰先聖古文臨淮傳義不在科策之內世人固莫識也臨淮謂安國爲臨淮太守也蓋作僞者自度古文書傳突出於魏

晉之閒後人必將以漢儒未見而疑之者故托爲漢世秘藏世人莫識彌縫愈工而破綻愈露矣朱子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底做出來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只是撰孔叢子的人作尙書序是做孔叢子的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此等識見眞是卓絕千古非有宋諸儒所及也且受詔作傳果有此事當與中壘校書中郎立石竝爲一代曠典孟堅豈有不載入漢書者乃班史所無而孔叢大序絮絮言之又與王肅僞家語後序脗合豈非一手所僞造哉

古文尙書西晉已立博士非東晉梅氏僞作

陸元朗經典序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又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今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置古文尙書孔氏博士一人崧上疏曰世祖武皇帝崇儒興學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孔卽孔安國古文尙書當西晉武帝之初已立博士唐孔氏虞書正義引晉書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今晉書無此文沖遠所據蓋王隱臧榮緒等書足見古文書西晉已行滑耶謂前字疑誤非也今晉書禮志杜預議引尙書傳諒信也闇默也

議在武帝泰始十年下至東晉元帝先四十有四年是西晉之初孔傳已行於時矣唐孔氏疏引晉書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古文五傳而至梅氏非梅氏作僞明矣鄭沖仕武帝泰始時已誤信僞古文今晉書鄭沖傳沖等與何晏等共集論語集解何氏引孔安國注卽沖所纂入皆一時僞書也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西晉時已有古文書潛邱疏證謂東晉梅氏作僞古文猶考之未密耳

古文書行於西晉由王肅爲晉武帝外祖故盛行於時或問古文孔傳以兩漢大儒所未見突出於魏晉閒當時何無一人議之而翕然信從之乎余曰此殆有故矣今晉書文明王皇后傳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既弃歸於文帝生武帝晉書禮志太康初摯虞奏喪制鄭王各有異同可依準王景侯魏志王肅傳謚曰景侯所撰喪服變除詔可其議泰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魏志王肅傳肅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是時肅說盛行列于學官特如馬融之外咸豪家呂不韋之懸書市門莫

能增損一字當時卽有心知其僞者孰敢起而非議之乎僞書之盛行也勢爲之也或問肅說之依託僞書於史亦有徵乎余曰魏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命講尚書帝問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肅義爲長案今孔傳正作順考古道而行之與肅說合與鄭注稽古同天不符是時帝廷之議已黜鄭而從王如此從王卽從孔傳也肅之依託孔傳以售其僞著於史者豈不昭昭然哉

王肅私造古文書魏末晉初已行於時皇甫謐親見古文載入世紀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序云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今唐御撰晉書無此文今晉書謐傳云卒於武帝太康三年年六十八逆推甲子當生於建安二十年魏志王肅傳肅甘露元年薨時謐年四十三肅與謐同時人也謐爲釋勸論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唯余疾困不及國寵當武帝爲首王時謐已被徵武帝踐阼鄭沖拜太傅進爵爲公謐與鄭

沖皆歷魏及晉顯名於時故謐沖俱見古文書蓋自魏王肅私造古文謐沖實親見之古文施行不始於西晉之初矣湯誓序正義引皇甫謐云伊訓云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湯誥曰王歸自克夏泰誓正義曰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剖孕婦也世紀又引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自禹至太康不易都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世紀太甲一名祖甲並依孔傳之文謐引僞古文如此則晉書謂謐傳古文者信也謐有儒學盛名左思作三都賦尚引謐序以自重謐就帝借書帝借一車書與之世紀所引古文當卽晉秘府之書矣古文作俑於王肅又得皇甫謐范甯鄭

沖杜預傳之藉以重名顯爵此所以盛行於時也梅氏鷟朱氏彝尊皆謂謚與沖不見古文亦失之不考耳

王肅私造古文書見古文

西晉時已盛行杜預仕晉武帝時親杜預左傳集解凡引書之見於古文者皆注云逸書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非也古文尚書孳萌于魏季晉初鄭沖等已相授受此在晉書有明文矣今晉書禮志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杜所引之傳即古文書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注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元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今晉書杜預傳無文論語邢疏引杜預傳與孔疏同又通典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尚書毋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又通典皇太子爲太后服議云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爲證左傳疏謂暢爲預鄉人然則段暢之議實元凱嗾使爲之其稱諸儒者即指僞孔傳文也特其書尚未通行於時故或稱傳或稱諸儒不指名稱孔氏然可證書傳之出衍於西晉之初其

故諒闇作亮陰皆依古文書也僞古文說命又沿無逸之文造爲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孔傳亦云居憂信默經文又造爲恭默思道皆所以證成其僞也夫鄭君謂諒闇爲凶廬本於伏生書大傳高宗親喪居廬三年非康成之臆說也且禮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預顯悖聖經飾僞心喪之議爲短喪者舞文則名教之罪人也當時聞杜議者頗以爲怪同朝如袁準范宣皆不謂然然預罔顧是非獨據古文書傳以排衆論而朝議從之何也蓋古文尚書作俑於王肅晉武帝爲肅外孫杜身仕晉朝諂坿貴戚武帝實左袒之故肆其邪說敗禮蔑倫當時內外臣民極知其非而莫能是正也又左氏宣十五年傳引周書庸庸祗祗威威杜注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今康誥僞孔傳亦云用可用敬可敬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孔疏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物案華蟲爲雉伏生書大傳以華蟲爲一物鄭注本之獨僞孔傳華象草華蟲雉也杜分華蟲爲二訓華爲草華依僞古文書傳也又左傳三犧服虔注云雁鶩雉也杜注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亦據僞泰誓上帝神祇宗廟犧牲之文孔疏謂杜雖不見古文其言闇與之合實則古文爲預所親見故往往依用之也襄三十一年傳引太誓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曰王肅亦云太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僞古文作於肅而杜氏尊信之其疑今尚書太誓者古文太誓有民之所欲二語而今文無之杜親見晚出古文故以今文爲疑也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杜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孔傳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于元龜案左氏本作能故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今杜注从僞古文訓爲先又與孔傳說同是明据晚出書而竄改也杜既親見古文而注左猶稱逸書蓋古文逸書至議喪制則援書傳以自飾其說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毋乃考之未詳歟

又案杜氏尊崇肅坿王肅說一篇坿錄於此說曰嘗覽杜預左傳注多違賈服而從王肅心竊疑之及讀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聖證論言郊則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其遵王說始悟王肅爲文王皇后之父杜氏仕武帝時阿諛其說則諂坿之小人也肅注左傳今不傳今閒見於史記裴駰集解及

沖遠正義所引猶存其略史記注引王肅作三軍注始復成國之禮今杜注亦云今復成國之禮又引王肅爲仍牧正注牧正牧官之長今杜注亦云牧官之長隱元年都城過百雉杜注一雉之牆長三丈依王肅說三丈爲雉不用戴禮韓詩雉長四丈之說桓六年傳接以太牢杜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依王肅說接待夫人不用鄭注接讀爲捷謂食其母之說宣元年傳文馬百駟杜注畫馬爲文四百也杜依王肅注以文爲畫馬而廢賈逵貍文之古訓定十年杜注犧尊象尊也疏引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而廢毛鄭以來犧讀如娑之古訓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疏云服虔作弊王肅作蔽當如王爲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除地封土爲壇疏云服虔本作墠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引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肅與鄭衆服虔謂鄭伯在男服賈逵謂男當作南南面之君並異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庶時失故孫辭荅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而駮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禮記雜記上疏引聖證論平仲言惟卿爲大夫杜元凱注左傳興王肅同昭七年傳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案商頌正義引世本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則弗父何爲孔父之曾祖杜依家語本姓解宋父下增世子勝一代妄謂高祖亦依王肅僞說也春秋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引家語云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夫以洩冶之忠直諫捐軀春秋所褒子也杜氏諂坿子雍黨同家語致貶死節之臣魏書禮志又稱王杜議祥禫同月全乖鄭義爲短喪者作俑其心術之

不正亦甚矣竊以經傳集解頗多糅繆後之學者誠能扶賈服之微言黜杜氏之曲學亦可謂善讀左氏者歟又案杜氏有春秋後序述紀年之文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盜發魏王墓得竹書紀年十三篇案汲郡紀年晉初之僞書也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卽依坿古大禹謨三十有三載總朕師之文又帝舜三十三年春正夏后受命于神宗卽依坿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子神宗之文又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卽依坿允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子房之文又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武丁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命卿士甘盤三年夢求傅

說得之六年命傅說卿士視學養老卽依坿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之文皆古文書也是時僞書競出紀年亦太康時僞撰杜預輩誤信之耳

又案諒闇古訓皆爲凶廬伏生書大傳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注闇讀如鶉鶉謂廬也儀禮喪服子夏傳翦屏柱楣鄭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謂廬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元曰楣謂之梁闇廬也毛詩商頌疏亦引鄭書注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後漢書張禹

傳李賢注引鄭元注論語云諒闇謂凶廬也漢書五行志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顏注涼陰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通典凶禮引葛洪喪服變除云廬則柱楣楣一名梁又總論喪期引陳鍔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文選閒居賦今天子諒闇之際李善注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凶闇之處故曰諒闇呂氏春秋審應覽高宗天于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高誘注引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春秋繁露竹栖篇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荀悅漢紀文帝紀下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漢衡方碑寢闇苫凷北海相景君碑陰諒闇沈思張有復古篇云闇治喪廬也从門音盍自伏生今文尚書已有梁闇居廬之說康成實依用之漢唐以來其遵鄭義僞孔獨爲信默之說何晏論語集解引孔曰諒信也陰默也與書傳宛同其爲一手僞造彰彰明矣

又案禮記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鄭注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長久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歡喜樂其政教也史記魯世家無佚云佚逸古今字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驩集解引鄭注驩善悅也荀子大略篇注驩與歡同史公傳安國古文而鄭與之合是古文作驩也晚出古文書改無逸作言乃雍孔傳訓爲和僞家語正論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謂古文固僞今文爲晚出書竄改字句亦有僞文然古文之僞易知今文之僞難辨近儒皆知今文之可信而不知今文書中有古文竄改之字則不可从明乎此而後可以辨古文之僞識今文之眞甚矣讀書之難也

97 冊 780 頁 97 卡 版 22 A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始見於唐陸氏釋文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敘錄曰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亾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睿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之近唯崇古文今以孔傳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案陸元朗生於陳大建時歷隋至唐初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是時王肅書傳猶存故舊唐

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尚書皆有王肅注十卷陸氏親見其書多同孔傳故有私見孔傳之疑舊唐志又有孔安國傳十卷范甯注是依傳作注始於范武子正僞書初行之時故舜典傳用王范注以補孔傳以其注義同也釋文又云相承王氏云梅賾上孔氏古文尚書亾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舜典釋文愼徵引王云美大麓王云錄也文祖王云廟名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四朝王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胄子王云國子也悉與孔書傳同夫陸氏一則曰王肅注大與古文相類再則曰王肅注頗類孔氏足見古文孔傳實肅一手所爲唐初儒學備見原書故能言之瞭如肅之作僞自元朗已發其覆矣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再見於唐孔氏正義

孔穎達正義曰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始見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杜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亾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案今晉書無此文舜典三帛孔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埒庸之君執黃正義曰王肅云三帛元纁黃也埒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闕或曰孤執元諸侯之適子執纁埒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舜典分北三苗孔傳分北流之不相從善惡同正義曰鄭元以爲流四凶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傳意或如肅言正義又曰漢世說六宗者多矣惟王肅據家語說六宗與孔同孔傳月正元旦上日也正義引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孔傳三就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正義引王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何師氏也左傳哀六年傳引夏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正義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案唐孔氏親見王肅之書多同孔傳故有竊見孔傳之疑沖遠仕於唐初與顏師古王德韶等奉詔撰正義是時江左盛行孔傳而河北學者多宗鄭氏故肅之竊見孔傳唐初人固知之矣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三見於唐劉氏史通

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云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元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爲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議以造孔氏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取此一篇列諸本弟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案史通序景龍四年當唐中宗

之世在陸孔之後敘述至爲精晰至直庵姚氏之僞書取王疏以造孔傳當時咸以爲非尤爲卓識古文僞書之行始於范甯盛於劉炫史通謂古注盡廢孔傳獨行知幾亦不以爲然也

王肅注書多同孔傳四見於宋董氏廣川書跋

董逌廣川書跋石經尚書云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於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邪案王肅書注唐志尚存彥遠宋人或猶及見其書故能知王肅之注悉是孔傳觀廣川此語則王肅之同僞孔昭然可見益信書傳卽子雍所撰故其語多雷同也惜肅注今佚不傳無由盡摘其伏夫以孔壁之眞古文兩漢諸儒不能寶傳於未亾之前魏晉諸儒乃復竄造於旣亾之後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有志窮經者不能不太息痛悒於子雍也

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於東晉古文多微辭是唐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

隋書經籍志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馬融鄭康成爲之作訓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字仲眞始得安國之書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晏案隋書不出一人志一則曰晉世古文尚書

今無有傳者再則曰至東晉始得安國之書奏之敘述明白是唐初史臣固已疑其書矣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序曰古文則兩漢所不行安國注之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穎達等受詔作疏推崇孔氏不得不然然新唐書孔穎達傳明鄭氏尚書猶從河北之學卷二疏云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則沖遠亦不能無疑潛邱謂疑古文自吳才老朱子始實則唐人正義已有微辭讀注疏者忽焉不察耳案正義依注作疏順文衍義然如武成疏云既戊午以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是亦駁正古文之說正義不出一人之手唐初諸儒或有自伸己見者是在學者之尋繹也且沖遠之言曰古文則兩漢所不行及魏晉方始稍興又曰馬鄭諸儒莫覩其學又曰無人傳說是唐初作疏之人已疑之矣

王肅私造古文以難鄭君并論語孔注皆肅一手僞書王肅私造古文尚書以難北海鄭君鄭君純儒爲學者所宗肅意不相下據私臆以難之猶恐其不勝也於是託爲安國書傳則孔壁之古文宣聖之後裔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而鄭學不攻自破矣今攷孔傳多與肅同是肅所僞爲也其說好與鄭異是肅依託以難鄭者也堯典若稽古帝堯孔傳堯順考古道而行之魏志引王肅注堯順考古道而行之與鄭注稽古同天異日中星鳥傳春分之昏鳥星畢見正義引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與鄭注鶉火之方異皋陶謨思日贊贊襄哉傳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王

云贊贊猶贊奏也與鄭訓贊爲明異禹貢冀州既載傳先施貢賦役載於書王云言已賦功屬籍載於書與鄭注載爲事異又東至於澧傳澧水名王云醴水名與鄭注醴陵名異淮夷傳淮夷二水名王云淮夷水名與鄭注淮水之上夷民異牧誓于夫長百夫長孔傳師帥卒帥疏謂王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與鄭注師帥帥旅帥異洪範思曰睿傳必通於微王云深思通於微與鄭注睿通於政事不同七曰賓傳禮賓客無不敬王云掌賓客之官與鄭注掌諸侯朝覲之官不同大誥殷小腆傳言殷後祿父王云殷小主祿父與鄭注腆小國不同顧命豐席孔王同爲豐莞與鄭注刮凍竹席不同三陀孔王同爲奠爵與鄭注卻行曰陀不同惟金三品孔王同謂金銀銅王注見詩疏不如鄭注銅三色之確包匭菁茅孔王皆謂厥包不如鄭注縮酒包裹之確納於大麓傳麓錄也大錄萬機之政王肅亦訓麓爲錄使大錄天下萬機之政鄭云麓山足也與馬融同馬鄭訓麓爲山足與史記堯本紀舜入山林合此眞古文說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傳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王肅亦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鄭云四面相距爲萬里馬融亦云爲方萬里許愼五經異義稱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鄭君之說亦眞古文說也無逸其在祖甲傳云湯孫太甲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史記

注引馬融說亦謂祖甲武丁子馬鄭皆據眞古文書也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召誥惟二月既望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洛誥朕復子明辟孔傳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正義曰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詩疏引王肅注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皆與僞孔傳合

禮記疏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詩疏又引鄭注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與孔王不同是王肅私造孔傳以難鄭者也案孔據家語成王年十三歲爲肌說史記周本紀成王即位之年無考但周公世家云武王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索隱曰即襁褓祿狀生書大傳云成王幼在襁褓春秋繁露云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賈誼新書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呂氏春秋云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禮記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尤經文之可據者若有十

三之年則史公何云强葆呂覽何云抱主乎以此知成王即位童幼沖人或如鄭注十歲之說鄭又謂成王十五冠大戴有成王冠禮僞家語十三之年眞肌造也顯命河圖傳河圖八卦正義王肅亦云河圖八卦鄭謂河圖書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案以河圖爲八卦本於禮緯含文嘉中候握河紀潛邱既詆河圖說易爲經之蠹而猶曰河圖八卦孔注論語有是說要未可盡抹然不知論語孔注亦係僞書實出王肅之手與書傳一時所爲也（余別有論語孔注證僞四卷）愚嘗歎兩漢以後王肅爲亂經之首其罪可勝道哉

又案通典嘉禮引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許愼五經異義曰武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案譙周晉初人是時古文尚書已出所引尚書說成王年十三即僞古文說也公羊隱元年疏引異義古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徙之公羊徐疏謂合二文爲一許君僞人拉無成王年十三之說其造爲此說者自僞孔語始也

又案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云僞家語襲用之爲冠頌一篇增入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等語大戴原無此文足見成王年十三之說眞王肅肌造矣

古文尚書傳與王肅注多同唐孔穎達實親見之備載於疏足徵書傳爲肅私造

王肅注尚書十卷今佚不傳略見於正義所引其與孔傳同者不得如前所列也堯典平在朔易傳易歲改易王亦云改易引詩曰爲改歲期傳迎四時曰期王云期四時師錫傳師衆王云衆舉側陋皋陶謨彰厥有常吉哉傳彰明吉善也王云明其有常則善益稷懋遷有無化居傳化易也王亦云易居禹貢厥田惟中中傳田之高下肥瘠王云土地各有肥瘠錫貢傳錫命乃貢王云錫其命而後貢之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王云青黑色盤庚涉河傳爲此南渡河之法王云南渡河之事汝萬

民乃不生生傳不進進謀同心徙王亦以生生爲進進懋建大命傳勉立大教王同高宗肜日典祀無豐於昵傳云不當特豐於進廟王亦云高宗豐於禰微子卿士師師非度傳相師效非法度王云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洪範惟天陰騭下民傳騭定也王亦謂天深定下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傳謂道理次敘問何由三曰柔克傳謂和柔能治三者皆德曰克傳兆相交錯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傳謂日月有常度君臣有常法以上正義並引王肅說皆與孔同金縢既克商二年傳伐紂明年王亦云克殷明年啟籥見書傳開籥見占兆書王云籥開藏占兆書曾大誥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傳天下威

謂三叔流言知我周有疵病王云天降威者三叔流言知我國有疵病之瑕有指疆土傳循文王有所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王亦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指意盡天下疆土洛誥王入太室祼傳太室清廟王亦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多士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民命謂君也王亦云君爲民命多方代夏作民主傳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王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立政迪惟有夏傳謂夏禹之時王亦云夏之大禹此篇中任人準夫牧傳三亳傳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傳疏引王肅說皆與孔同顧命大訓傳虞書典謨疏謂王肅亦以爲然康王之誥率循大卞傳循大法王亦以大卞爲大法誕受羑若傳憂

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王說亦同呂刑何度非及傳當何所度非惟世及輕重所宜王云度世輕重所宜費誓敵乃干傳施汝楯紛王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此篇中杜乃擴敘乃穽魯人三郊三遂傳疏引肅說並與孔同秦誓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其心休休焉傳疏引肅說皆與孔同夫以肅注與孔傳同者如此其駁則余之斷爲肅作非由肊測後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古堯典舜典合爲一篇別有舜典已亾古文割分堯舜爲堯舜典實自王肅始幷及朱氏經義考增改舜典之失

孔壁古文伏生今文堯典舜典皆合爲一統名之曰堯典趙岐孟子注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是古文舜典久佚矣自王肅割分堯典爲舜典卽僞古文之本正義引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是割愼徽以下爲舜典倡始於肅此其明證也潛邱先生疏證曰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守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於堯又無庸論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書引肆類於

上帝至格於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又漢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曰堯典此典孟子以二十八載四句爲堯典正同晏案史記五帝本紀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文勢一氣直下贊稱尙書獨載堯以來惟其止有堯典故有獨載堯之語史公親從孔安國問古文未嘗分堯典爲舜典也經典序錄曰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又堯典正義曰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鄭氏詩譜引虞書詩言志四語正義曰鄭注在堯典之末馬鄭傳漆書古文及安國衞賈之業未嘗分堯典爲舜典也周禮春官宗伯鄭司農注引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云云論衡書虛篇云堯舜之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又氣壽篇云堯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釋名釋典藝云五典今皆亾惟堯典存也劉熙所見尙書堯典合爲一篇未嘗割分爲舜典也魏公卿上尊號奏云鈌唐典之明憲尊大麓之遺訓是大麓之文本在唐典卽堯典也伏生書大傳納之大麓之野亦在唐傳晉書禮志摯虞表按尙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陳牲幣之數其餘則但曰如初賈公彥周禮疏序云堯典曰伯禹作司空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大宗伯疏案尙書堯典禋於

六宗毛詩周頌般正義堯典說巡守之禮望秩於山川皆不曰舜典唐時孔書雖盛行而馬鄭之眞古文尙存於世故諸儒猶得据爲堯典也陸元朗言梅賾奏上孔傳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肅注從咨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是割分舜典自僞古文始然肅雖割分舜典尙無篇首二十八字卽梅氏獻書時亦未有也其升坿姚方興僞文於今舜典之首則自隋劉炫始炫假造連山亦好作僞之人其尊信僞文固宜唐初諸儒多劉氏弟子撰集正義遂依用之貽誤千載莫之是正皆肅之始作俑也近朱氏經義考又謂宜刪去姚方興二十八字自月正元日以下舜格於文祖以上爲堯典冠以

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至篇終爲舜典案竹垞所增增十五字乃出緯文非逸書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李善文選注引尚書中候云建黃授政改朔然則高堂隆所引乃緯書之文與詩殷武疏引契握云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興由七十里起詩譜疏引摘雒貳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文正相類皆緯候效尚書語宋書不明稱緯者猶漢人引易緯直稱易曰引禮緯或稱禮說竹垞据爲逸經失之甚矣竊以經義考采摭極博而賭駁實多學者宜分別觀之庶不爲其所誤也

古文書皆綴集而成非王肅不能作外見於他書所引者多與孔傳同晚出古文皆綴集逸書而成其文雅也微肅之學非而博未易構此肅注知出於肅手無疑也今考孔王之相外閒見他書亦多雷同之說咸有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史記夏本紀裴臣皆有一德洪範使羞其行而邦其汝國其昌盛宋微子世家裴注引王國爲之昌又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肅注自釋文正義明爲一手綴輯

蓋非梅氏所能爲尚書又與之合故同者自陸孔所引德僞孔傳有云言注引王肅云言君昌傳使進其所行肅曰使進其行則光傳中心之所陳光明裴注引王肅

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又天子作民孔傳爲兆民之父母故爲天下所歸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君久有殷孔傳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引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外傳歷試二正義曰云二年者其一在徵用之年數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云歷試三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郭注謂舜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之近猶益也順行父母以爲天下王往裴注引王肅曰奭率惟茲有陳保以安治有殷裴注治有殷也舜典云年攝位二十八年已在上句三十之載其一在徵用之十載孔王說同與試二十年在位五

十載不同禹貢惟土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黃取王者覆四方宋書引王肅注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大誥王若曰孔傳周公稱成王命禮記疏引王肅注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注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權稱王不同康誥孔傳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康圻內國名詩疏引王肅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與鄭注以康爲謚號不同又商書微子傳微圻內國名子爵疏引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家語本姓解亦云微子圻內諸侯微國名子爵皆一時僞書也嗚呼作僞者既作一書又作數書以

佐其僞言傳之外復爲安國大序家語孔叢彼此互證以堅後人之信孰知夫取後人之信者乃所以滋後人之疑者乎此即僞古文所云心勞日拙者也

王肅注尚書皆今文無古文然肅注實有涉及古文者竝詳其說

或問王肅與孔傳多同然肅所注皆今文孔王之相同者亦皆今文之注與古文無涉何以見古文書傳竝爲肅所撰乎曰晚出古文實爲肅所依託以肅僞家語證之子路初見篇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古文說命書也辨物篇昔武王通道於九夷八蠻古文旅獒書也又旅獒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注周禮儀禮曰七尺曰仞包咸論語注高誘呂覽注王逸大招注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司馬相如賦注皆曰七尺與鄭君合肅私造孔傳

以仞爲八尺非也堯典正義曰王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僞古文五子之歌正謂太康時與肅說同則古文書信爲肅所私造矣呂氏春秋諭大覽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僞古文竄入咸有一德改爲七世之廟又作僞孔傳云天子立七廟案鄭注王制以七廟爲周制正義引王肅聖證論難鄭不从七廟周制之說家語廟制篇天子立七廟自此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肅意謂有虞至周皆立七廟則改商書五世爲七世正肅之所爲肅造爲古文以自實其說又撰家語以證之冀以售其僞也古文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朔至此二十六月三

年服閔正義曰士虞禮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月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爲間一月祥後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案鄭說二十七月爲不易之經典王肅忍於短喪而與僞孔傳脗合傳卽肅所爲也古文蔡仲之命乃致辟管叔於商孔傳致法謂誅殺傳以致解爲致法金縢我之弗辟傳辟法也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正義引王肅云東征鎭撫之案驗其事馬鄭大儒皆訓辟爲避居東都自僞孔以辟爲法與王肅並謂東征又造爲致辟管叔託之古文皆肅之妄作也然則古

文書傳并爲肅所僞爲確有實據而非憑肊之私言也又案三年之喪鄭謂二十七月非康成之臆說也儀禮之記旣有明文鄭君之前先有此說謹列爲五證以明之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注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荀子非十二子篇神禫其辭楊倞注當爲沖澹禫澹聲相近故鄭訓禫爲澹此一證也檀弓孔疏引戴德喪服變除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此言禮者戴德據古禮文也鄭言二十七月遠宗西漢大戴是鄭君之前已有此說大戴又禮家之宗去古未遠確乎可據此二證也班固白虎通喪服篇云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也又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顧氏日知錄引白虎通二十五月而不及二十七月之文失之甚矣班論作於建初時在鄭君之前先與之合且虎觀講於帝親稱制臨決而亦說爲二十七月則知古禮相傳無有異議此三證也公羊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何休注引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何劭公解詁多識古禮亦謂二十七月與鄭君同且起廢箴肓頗有不合而三年喪制義據相符是二十七月之說兩漢經師共相傳授此四證也劉熙釋名釋喪制閒月而禫亦祭名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熙漢末人以中月

爲閒月與鄭說合此五證也或問二十七月旣有徵矣而禮記三年問言二十五月何也曰三年問出荀子禮論篇彼文言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而服以是斷之者謂除杖去衰故言畢也若謂旣畢之後同月之內釋服卽吉其於人子之心安乎不安乎故記於再期言畢以示有終至於素琴縞冠更俟閒月記所云徙月樂踰月則善於經有明文矣或又謂閒月而禫於禮亦有徵乎曰有之雜記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十五月而禫鄭注此謂父在爲母夫期年之禫尙在祥後閒月則三年之喪斷無祥禫同月亦必閒月而禫明矣自俗儒誤會記文寢失禮意孝經緯起於哀平始有五五之

文陳忠之奏安帝高誘之注淮南具言二十五月非禮經所有也魏王肅專攻鄭君主二十五月之說肅撰僞家語公西赤問篇云十月過禫而成笙歌襲擅弓既禫之文於十日下增過禫二字以爲祥禫同月之證妄且誣矣通典稱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王說縉紳之士多遵鄭義魏書禮志稱太康中許猛上言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王肅爲失博士宋昌等扶鄭爲衷則晉世不盡依肅說矣竊謂二十七月之制古今所遵守也近世碩學如顧亭林猶謂鄭氏之說過於古人萬氏斯同又予王而黜鄭余特疏通證明以鄭君爲不刊之典傳曰所重民食喪祭又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然則喪祭之制蓋可忽乎哉

孔壁古文之存於今者史記漢志說文尚有眞古文說可證孔傳之僞

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其家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今考史記引書其字句小異者不具論堯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典納於大麓馬融鄭康成曰麓山足也說文林屬於山爲麓釋名山中叢木曰林山足曰麓麓陸也馬鄭與史公說合此眞古文說僞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失其旨矣案大錄尚書自後漢始有此制晉書職官志云錄尚書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熹融始猶唐虞大麓之職王充論衡正說篇引此經說曰立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總錄二公之事王肅亦破麓爲錄蓋習見漢魏以來之官制故託爲孔傳以大麓爲大錄非唐堯時所有也本紀又云舜三十而四嶽薦舜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又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五十而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鄭注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案史公謂攝位八年居喪

三年踐位三十九年合爲五十年即在位五十載與鄭說合此眞古文說也僞古文改徵庸二十爲三十以三十屬下在位孔傳造爲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以合三十在位之數差錯已甚太平御覽皇王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馬氏繹史引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眞百歲益誕妄無足辨矣夏本紀引禹貢島夷皮服注引鄭元曰島夷東之民賦食島獸者漢地理志亦作島夷顏注此東北之夷持取島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又引島夷卉服顏注島夷東南之夷

善捕島者也班鄭皆依古文作島與史公合僞孔改爲島非也本紀又引雍沮會同鄭元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此澤中漢志亦引作雍周禮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盧維當作雷雍引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元和郡縣志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班鄭依古文作雍與史公合僞孔改爲灉非也又引均江海通淮泗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漢志亦作均顏注均平也書釋文云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均平馬班皆依古文作均與史公合僞孔改沿是襲鄭說而失之也又引滎波既都索隱曰今文作滎播書疏云馬鄭皆作滎播釋文滎波馬本作播滎播澤名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溎鄭注波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班鄭馬融依古文作播與史公合僞孔改爲波非也朱微子世家載微子我其發出往注引鄭元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鄭依古文作往與史公合僞孔改往爲狂傳謂發疾生狂斯爲戾矣世家又引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論所序僞孔傳曰天與禹洛與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孔疏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圖書之事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僞起哀平此疏詞約旨明足正孔傳之失史公謂九等常倫眞古文說僞孔襲用劉歆之說以九疇爲洛書遂啟俗儒紛

紛之論其謬甚矣又引乃命卜筮曰涕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毛詩載驅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圍正義曰洪範卜兆有曰圍古文作悌今文作圍故鄭依賈氏奏從定爲圍書疏引鄭以圍爲明言色澤光明也說文圍曰行也引尚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史公從古文作涕涕即悌也今文尚書作圍僞孔改爲驛謂氣落驛不連屬非也魯周公世家載金縢曰我之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張守節正義曰辟音避書釋文辟馬鄭作避謂避居東都毛詩疏引鄭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幽鄭譜云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引鄭金縢注云周

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詩邶風鄭譜云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與史公合墨子耕柱篇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墨子在未焚書以前吳鄭避居義合皆古文說自僞孔訓解爲法言法三叔又於古文蔡仲之命增辭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之文以自實其說斯妄作矣世家又云周公於是月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珪案自以爲質謂奉珪璧以爲質古質贊通用左氏昭三年傳將奉質幣以無失時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皆以質爲贄僞古文改自以爲功則害理之甚公處流言之際曷嘗敢自居功乎凡此皆史公眞古文說可以證孔傳之僞者

也

又案自僞孔改古文雍沮爲灉郭璞注爾雅釋水河出爲灉乃謬引書灉沮會同當之說文河灉水在宋與雷夏之水無涉此沿僞古文之謬也郭景純當東晉之初已見古文尚書爾雅注引太甲徯孔后鳥鼠同穴引尚書孔氏傳曰其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皆僞古文書也

又案史記堯本紀引敬授民時古文今文皆作民時自唐初避太宗諱改民作人沿僞至今習焉不察茲徵之漢唐古籍所引約而舉之得二十六證史公傳安國古文作敬授民時索隱稱敬授人時小司馬仕於唐代改民作人一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伏生傳今文尚書亦作民時二也逸周書周月解言敬授民時周書七十一篇載於漢志竝劉向七略所錄三也月令鄭注視時候以授民事正義引書緯考靈耀稱敬授民時緯書出於漢以前考靈耀善言推步又緯書之至精四也大戴禮五帝德云羲和掌歷敬授民時五也公羊隱六年傳何休解詁引尚書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六也漢書李尋傳哀帝初尋對引書敬授民時尋治小夏侯尚書傳張山拊之學守師法教授七也百官公卿表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授民時八也律志引

書曰迺命羲和云云敬授民時九也食貨志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十也藝文志陰陽家引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十一也王莽傳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十二也後漢書劉陶傳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名曰中文尚書陶上議引敬授民時李賢注引尚書避唐諱作人時十三也荀悅漢紀成帝紀敬順昊天以授民時十四也魏書高祐傳敬授民時又食貨志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十五也鄭語韋昭注引敬授民時十六也焦氏易林臨之噬嗑曰欽敬昊天宜受民時十七也劉向說苑辨物篇引書敬授民時十八也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愛日篇同十九也

徐幹中論歷數引敬授民時二十也劉子新論貴農云是以先王敬授民時九流篇云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二十一也隸釋孫叔敖碑考文象之度敬授民時二十二也周易集解益初九利用爲大作虞翻曰日中星鳥敬授民時二十三也北堂書鈔務農引敬授民時二十四也洪範五紀下孔傳亦曰敬授民時是僞孔本亦作民時二十五也皋陶謨孔疏云敬授民時是唐初本亦作民時改民作人蓋自唐天寶三載命衛包改古文始二十六也杜甫華州進士策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下又云人和年豐嗣後皆改民作人矣古書本作民時是以下文云厥民析厥民

因厥民夷厥民隩命四時之官皆言民者承上文民時言之也

漢書地理志引古文者凡十皆据古文書也右扶風汧自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右扶風武功自注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潁川郡嵩高自注武帝置以奉太室山少室山廟古文以爲方外山江夏郡竟陵自注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江夏郡安陸自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豫章郡歷陵自注尃場山尃場川古文以爲敷淺原武威郡武威自注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郡居延自注古文以爲流沙會稽郡吳自注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凡此自注皆孟堅之本文非顏注也孟堅典校秘書故得見古文書此所引者眞古文說也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一名太一要義爲劉向所撰向親校中秘古文故與孟堅說合尚書鄭注終南惇物在右扶風岍在右扶風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外方在潁川嵩高山內方章山在竟陵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鄭君傳古文書皆据班志之文僞孔傳顓頊之說第曰山名水名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乎其尤誤者震澤傳吳南太湖案周禮職方氏揚州澤藪爲具區浸爲太湖劃分爲二古文說具區爲震澤僞孔溷入太湖謬甚

敷淺原孔傳博陽山既改班志尃場爲博陽又脫去尃場川三字而以尃場山當之不知敷淺原水也元人謂之敷淺水僞孔之譌甚矣此皆班志眞古文說而可以證孔傳之僞者也

漢許愼說文敘曰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其偁書孔氏皆古文也案字注禾古文保引周書陳宗赤刀常伯作常𢿱鼠三苗作𢿱三祭三咤作託我之弗辟作𢿱塗丹𢿱作𢿱受德暋作𢿱奪攘矯虔作𢿱惟貌有稽作惟緇峙乃糧糧作𢿱餱糧至於屬婦作嫋婦劓刵椓黥作刖劓𢿱黥皆古文之僅存者虞書予乘四載說文欙下引虞書曰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史記

河渠書引夏書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舟山行乘檋澤行乘輴史記河渠書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橋徐廣曰橋一作輦凡玉反直轅車也漢書溝洫志引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書正義謂古書尸子慎子有此言皆据古文說僞傳改泥乘輴案玉篇輴與輔同僞孔襲用許君改澤行爲泥行也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說文菏菏澤水在山陽胡陵引禹貢達於菏水經泗水篇引書亦作菏菏爲沛水所豬與河無涉僞孔無傳至下文菏澤傳菏澤在胡陵足徵上文作河自僞古文改之也言部詞其也引周書在夏后之詞小徐本無夏字今顧命作在後之侗釋文引

馬云詞共也與許君合今書作侗亦僞古文改之也金部鈗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如允今顧命作銳書疏引鄭曰銳矛屬漢書楊雄傳兌鋋瘢者張揖案兌當作鈗引說文鈗字注文說文銳芒也非兵器鋋小矛也鈗短矛也鈗在鋋下鈗上當如矛屬鄭說傳亦謂矛屬而以鈗爲銳亦僞古文改之也手部抈據也引周書盡執抈今酒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孔傳解爲收捕謬甚抈與苛同周禮萍氏掌幾酒鄭注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釋文苛音何又呼何反閽人釋文云苛又本作呵天官宮正注云幾呵其依服操持及疏數者古抈苛呵義同通用以抈爲拘亦僞古文改之也弓部鴆引商書曰若顛木之有鴆枏古文言由枏案大徐本有此五字即据僞古文書徐鼎臣所竄入非許君本文小徐繫傳本無此五字是也戛即部戛營求也商書曰高宗夢得傅說使百工戛求得之傅巖今書序作營求史記亦作營求毛詩于嗟洵兮韓詩作戛大雅來苟來宣箋云旬當作營古戛營洵通用近段氏謂大徐改營求爲戛求斯凡說也土部堋喪葬下土也引虞書堋淫於家案說文既引春秋禮記以證堋之爲窆又引虞書以證堋之爲朋文同義別以明六書之叚借所以廣異訓也心部愉薄也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古愉偷通用愉之本義爲薄周禮大司徒則民不愉釋文愉音偷是

也又引論語以廣異義如聘禮記愉愉焉出如舒雁則爲和樂之義非以愉愉爲薄也段氏注謂說文當作愉薄樂也轉寫奪樂字曲說無據堋即朋之異文當如鄭注朋淫淫門內之說疏證卷二謂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蒙上喪葬之文務爲曲說不明許書之例矣此卷備列史漢說文以證安國古文而未嘗闡明其義其徵引許書頗爲疏漏余特詳說以補之

又案說文金部鋟鋝也引周書罰百鋟鋝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鋝釋文引說文曰鋝十一銖二十五之十三也今說文十下脫一字馬融同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書疏引周禮馬融注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

儒云銖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周禮疏引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墨解宜赧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二銖當作十一銖傳寫有誤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案此異義引古尚書說與說文及馬融注同此眞古文說也今呂刑孔傳云罰六兩曰鍰反與今文說同豈古文之義乎周禮冶氏賈疏引王肅曰六兩曰鍰正與孔同明爲一手編造矣

唐志有孔安國問荅亦依託漢孔氏書之證

新唐書藝文志書類王肅孔安國問荅三卷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舊唐書經籍志王肅尚書荅問三卷尚書釋駁五卷新志所載問荅蓋依託孔安國說書之語以相問難安國爲漢初大儒又親傳古文故後人多好依託書正義稱李容集注尚書僞泰誓引孔安國傳孔氏曰見泰誓正義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容何由爲此言釋文又有孔安國音陸氏曰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是皆子雍作僞之徒也或疑孔安國安知非晉之孔安國與漢孔安國同姓名未可知也考晉書孔安國傳字安國以儒素顯王師義熙四年卒據此則東晉孔安國孝武時始通顯王肅薨於魏甘露元年至東晉孝武元年隔一百十有一年自孝武甯康元年歷三十四年爲安帝義熙四年東晉孔氏卒時代迥不相接斷無相與論難之理且唐志以此書入書類必王肅僞撰古文書依託漢孔氏語也

僞書作俑於王肅近世惠松厓王西莊李孝臣諸先生皆有此疑未暢其說

僞書作於王肅先儒從未有論及此者近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賈逵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棟嘗疑後出古文蕭所撰也僞古文攷呂氏春秋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王肅主七廟以攻鄭氏故嘗疑僞尚書王肅撰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王注之存於今者案之皆與馬融及僞孔合僞孔之出於王肅乃情事之所有又云王肅注訓多方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政與王肅合僞傳疑即肅撰或皇甫謐依放肅注

爲之故其合如此又曰僞孔非王肅即皇甫謐作大約不出二人手案西莊猶爲兩歧之說孔疏謂謐傳古文書得之梁柳晉書所載甚明不得指爲謐作肅好作僞傳注與僞孔正同其爲肅作明矣李氏惇羣經識小錄云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端臨曰蓋王肅所託今案是書既非漢以前人所作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竝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專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而未遽出又數十年乃出於梅賾其所爭者在後世之名固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得八九矣案孝臣所說逆億之空言也實則肅撰古文書傳歷有證據可憑事有歷于餘年而後人猶能擿其隱伏發露真贋者要在學者細心求之爾

馬融忠經引古文尚書非漢之馬季長

惠松厓云今世所傳馬融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於錄其書閒引梅氏古文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錢竹汀宋史考異云忠經隋唐志皆不著錄爲宋人僞託晏案此書亦非依託當別一馬融與漢馬融同姓名非東京扶風馬氏也崇文總目五行類有鋒囊經一卷馬融撰桐鄉金錫鬯云融唐居士非漢馬融也總目見汗筠齋叢書校刊本余觀忠經序云臣融嚴野之臣當亦唐居士所撰後人誤爲南郡太守耳若果漢之馬氏乃外戚豪家不得云嚴野之臣矣又忠經兆人章云此兆人之忠也家臣章云正國安人武備章云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改民作人唐人避太宗諱也天地神明章昔在至理及國一則萬人理政理章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德者爲理之本也改治作理唐人避高宗諱也益信爲唐人所撰是時梅氏書盛行已久其五引僞古文書不足異矣

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辨正

鄉先生閻徵君著尚書古文疏證既博且精實爲絕學余服膺至矣然徵君之說有云王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閒後於王肅傳注相同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晏謂傳爲王肅僞造孔王係一手所爲徵君未發此秘故疑爲彼此相竊又謂後於王肅皆非也竊以考證之學久而愈明推而愈密余爲此論以補徵君之所不及則後學之事也又疏證有誤引者二失考者一並坿著之

疏證卷二云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孔安國曰停水曰池不知何從得此訓意是別有訓說流傳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詩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上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賓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

晏案徵君誤矣安國訓出陸氏釋文乃音義非鄭箋也元朗引停水曰池即僞泰誓傳文況古閣刊本不作分行細書以音義溷入箋故有此誤以釋文單行本校之其訛謬立判矣疏證卷五下云儀禮士昏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晏案漢儒音注祇曰讀若某未有翻切徵君引鄭氏反語亦誤以釋文爲鄭注也當時刊注疏者割取音義散坿注下遂將壻悉計反十四字譌爲大字溷入注文故徵君不免沿誤耳禮記昏義釋文亦

云壻悉計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胥左傳文八年釋文壻俗作婿正與此文一類宋李如圭集釋本明徐氏翻刻宋單注本皆無此十四字可據以訂今本之訛此皆沿毛本之誤也疏證卷二又云孔穎達禮記疏漢志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晏案班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併儀禮十七篇與逸禮三十九篇言之劉歆傳讓太常博士疏亦言逸禮有三十九獨投壺孔疏稱鄭言四十篇者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之

宣帝下示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三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篇故鄭君有四十篇也徵君謂未知何說蓋考之未詳耳凡此皆徵君之疏誤引者釋文訛鄭失考者逸禮增篇徵君有言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其罪大余故不辭其罪之小者而備論之

光緒歲在柔兆閹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尚書餘論終

漢諸儒所治者多今文尚書惟孔安國劉歆杜林馬融鄭康成諸儒皆治古文尚書然隋志稱杜林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氏舊本釋文言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則當時所傳俱未見孔氏增多之古文矣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五十八篇以百篇之序冠篇首是今之古文尚書增多於今文者固非漢時秘府所藏之十六篇矣然至陸德明作音義孔穎達等成義疏越唐及汴宋莫有輕爲擬議者惟朱子始疑之吳棫趙汝談吳澄趙汸梅鷟歸有光羅敦仁郝敬本朝閻若璩程廷祚諸家皆辨之其僞乃益明且史漢但

有安國上古文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或且疑爲梅氏作僞矣至斷其爲王肅僞作其說則自惠松厓王西莊李孝臣諸家發之而所以暢明其論確證其由者丁儉卿氏也所謂攷證之學久而愈明推而愈密者於是編見之是編向有頤志齋叢書刻本今已鮮傳因重校付雕俾得與閻氏疏證惠氏攷等書並行云爾時光緒丁亥歲春二月古吳朱記榮書於後

268 册 780 頁 77 上 版 乙1 ロ

尚書微

序

光緒丁酉余視學秦中始識咸陽劉古愚先生時先生方主講味經書院陶鑄多士有安定之風秦學使向駐三原距味經一日程暇輒過從商訂課業歙焉如磁鐵之契也逮戊戌政變秦之官樞要者馳書當道於先生詆諆甚至先生微聞之遽引去余固留不得爲鼎鼎久之展轉余丁艱去秦逮甲辰至京則聞先生已於前一歲歸道山矣辛亥鼎革後蟄居滬上晤王君幼農爲先生高弟子棐先生煙霞草堂遺書數種見贈越歲復續棐其尚書微修齋直指評味經書院志附藏書目錄三種工竣屬序於余余惟

先生之學淵源姚江會綜洛閩而又淹貫經史算術一以致用爲歸生平履秦所至凡夫砥躬澤物經世利用諸端罔不劬悴心力規畫引導匪獨見心地之懇摯抑亦可謂體用兼賅者矣夫關學如宋橫渠明二曲其於聖道固不啻如豐隆震蟄列耀燭迷然數傳後下之則資口耳局形器而於大本大原之地未能洞澈根基弗立缺陷遂多終不能拔於流俗其弊也拘高之則張皇幽渺徒尋向上工夫遺棄事物耽玩光景陳義縱橫而不能實事求是習境習心密爲牽制卒至泛濫無歸其弊也蕩由斯二端世遂以道學不能致用爲病至於今日則天柱傾頹人心潰裂

譬視綱常叛越禮教滔天之禍更爲生民所未有貽書且不可紀極矣先生之書一本經義既已大爲之防而又深明於窮變通久之故更化易俗之方設彼蒼假年迄今安知不爲橫流中之一柱惜乎當時既未大用僅能就所設施者小試於一鄉即遺箸亦尚多闕佚斯固非第先生之不幸也然就其志業觀之已足使後之讀其書者追慕慨歎於無窮矣甲子冬仁和葉爾愷

咸陽劉光蕡古愚

西伯戡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篇及微子牧誓等篇言紂惡不過酗酒聽婦言廢祀所用匪人而已是紂惡亦臣下爲之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非故爲紂出脫也故君權不能不公於人先能公於進退人才則天子亦可世及在位無長惡逢惡之人雖桀紂之惡不能遍及天下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子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先王以德陳爲法後人以法敗厥德一代之亡德亡而法不虛行也自古至今莫不皆然

惟綱紀不立法令不行姦人作惡公然無忌所以大小皆好作惡而不爲善卿士亦相效爲之朝廷之賞罰不行人何憚而不爲惡也故治天下非難公道明天下治矣

小大指草野之民卿士則朝廷之官也治法之壞當由上而下微子乃先言民後言卿士者蓋殷紂之亂乃風俗壞也學校無教化即鄉里無風俗鄉里無風俗即朝廷無人才否泰之機伏於復姤風俗壞而天下亂必然之理也

小民方興相爲敵讐

小民相爲敵讐朝無綱紀善惡不分小民惟力是競天下安有不亂凡國之亡皆無法以治其民也

父師若曰

蔡傳及僞孔傳謂父師爲箕子書古微謂爲抱祭器之太師少師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因循是廢弛之始廢弛是因循之極因循未嘗廢事也因襲循行視爲具文不加整頓而一事不可舉矣

召敵讐不怠

召敵讐不怠所作皆亡國之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而夷然不顧且嘗然罔覺而爲惡則惟日不足故曰不怠也

我罔爲臣僕我舊云刻子我不顧行遯

此篇父師似宜從孔傳我罔爲臣僕我舊云刻子及我不顧行遯皆自矣之詞箕子不臣周而遯於朝鮮固自

踐其言矣

牧誓逸周書有敘牧野事之日月者最詳宜閱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以君之尊誓師及百夫長惟君臣之閒儀文簡易情無隔閡所以人皆奮勉戰無不勝也

及庸蜀羌髳

庸蜀羌髳後世以爲夷蠻武王率以伐紂是紂不如夷蠻而夷狄可進於中國也守迂儒之說則武王率夷蠻以亂中國矣

經文言治兵皆是修利器械易所謂除戎器傳所謂蒐軍實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牧誓數紂之惡不過聽婦言親小人而已女子小人乃能使人君陷於大惡以致殺身亡國可畏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誓師斤斤於步伐之止齊可知練兵以整齊爲第一義

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後世以天下私其子孫者欲子孫常奉祖宗之祀而能厚其兄弟也乃傳子之局甫開爭之者即爲吾子於是欲以天下私其子必並子之賢否不論而爲立嫡之法乃可以息爭以至於桀而夏之局終矣湯以兵起傳子之法不能易也乃略變通之加之以及兄弟可無爭矣而傳嫡之法自若也且天子世及諸侯亦必世及天子不能世世皆賢大臣亦不能世世皆賢也而世家之禍興盤庚是也嫡子皆可有天下而奪嫡之變起高宗彤日是也嫡則雖以紂之惡而爲君非嫡雖以微子之賢而出遜比干死箕子遯犧牲被竊祖宗早已不祀商之局終而武王又以兵起矣假使傳子之局仍可傳賢微

于箕子比干之賢皆能有國而商祖宗之祀自可緜緜不絕故牧誓數紂之惡特言昏棄厥祀昏棄王父母兄弟見宗廟之享子孫之保不必遺以天下而能然而子孫之不肖且以天下之富有不能供祭祀收兄弟者傳天下者可以恍然矣

洪範洪範發明人參天地之理語最精深黃石齋之註最佳書古微用之宜閱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九疇乃禹演其數而箕子繫詞也禹治水爲順水之性

以奠水土何關於金木火三行而爲不汨五行且五行不汨何以彝倫攸敘可知鯀之汨陳非僅在堙水也是時天欲開文明之治大變洪荒之俗五行皆思大獻其菁英鯀不順而導之而欲力爲堙之鮮食不欲易爲粒食羽皮不欲易爲絲麻營窟橧巢不欲易爲棟宇舟車四載不屑乘而懋遷有無不屑爲甚且如荆梁如蠻夷宜擯之化外謂益稷爲亂政亡錮之終身雖天時人事日啓新機稱神明之才子誕生其家能平成之聖人升聞於帝而亦悍然不顧持其偏執之見以與舉世爭以荒陋爲純樸而訾文明爲奇淫也故曰方命圮族方命

圮族斁彝倫之實汨陳五行堙洪水其一也治水以堙爲主上古法也金木水火土之治視此矣舜陶漁堯以陶爲號垂竹矢禹鑄鼎益掌火蓋皆新法鯀皆不用故曰方命曰圮族也禹乃嗣興不言禹之所爲舉鯀之所堙者而爲之通迎天地之新機而大啓之洪水以此治彝倫以此敘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西人以氣火水土爲四行謂金木非原質詆中國用金木遺氣之非不知中國以有形而行於世者言之故五行之行亦有作形者氣則耳目不能見謂之無形中國以理氣並言謂萬物稟天地之理爲性稟天地之氣爲形其視氣較西人爲重西人以金非原質不敘於五行水土亦非原質何獨列於四行中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洪範五行傳以休咎配五事事事而求其應物物而求其合其徵驗多有穿鑿附會然天人合一之理則甚精

微夫所謂天者積氣而已而中有理焉以爲之主宰氣形爲萬物而人爲之主宰由物變以推人事即事由氣化以推其理此理非妄則物變必非無關於人事而特不必銖兩胥符也去其拘泥之占而存其傳傳必孔門微言人君時時以此自檢則顧視明命之實而懷帝天之鑒者無稍或疏矣

五行萬物也五事人也人主萬物而入政以綱紀之乃有世道五紀世運也

三入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入曰師

入曰師當以爲師友之師上古以兵爲刑之大者統於司寇司寇列於第六第入之師不得復爲兵也禹以司空爲百揆而讓稷契皋陶稷爲農官一曰食也契爲司徒五曰司徒也皋陶爲士六曰司寇也此處次序與唐虞亦合蓋定著分此爲三世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萬物萌生人各自謀其生爲洪荒之世春秋所謂撥亂世也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制作漸備政刑斯起爲文明之世春秋所謂昇平世也七曰賓八曰師制作大備教化大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待法制禁令而人以德相與爲大同之世春秋所謂太平世也其見甚

是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封建之世貴胄躐位而英俊沈抑卽虐煢獨也巡狩之典不舉黜陟之法不行諸侯放恣而天子無如之何卽畏高明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庶民有善天子何以知之如是之詳政卽是教路褒卽是學校天子卽是師以君知民實以師知其弟子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辜

按人之有能有爲既不指在位之人則此亦是指庶民以下文屢言庶民也則既富方穀當指君所錫之福不必指官祿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用無德之人卽爲君之咎人君以安民爲職民之不安皆其用人之不當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義爲心之制道爲心之理路則施於事爲之迹也凡古人歌詠其變換就韻非趁韻也皆有意義皇極之道君當先建之而民自會歸也則每上句皆是戒人君下句乃是言庶民之遵遵卽是會歸無偏陂等卽是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舊解皇爲大極爲中按此解皆解其意非皇本訓大極訓中也皇是天極是理本天理以爲天下不可易之法故曰皇極訓爲大中卽洪範之謂也洪大也範卽範之於中也皇極之敷言謂本天理以敷陳其詞也是彝是訓勉人君之詞謂人君當以是布爲常法當以是垂爲大訓也予如于予治之于于爲也助也謂助上帝以訓民也此數句勉君敷皇極之訓下則勸庶民遵皇極之

訓而終以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以天理爲政教爲代天者之責而民自會歸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仍戒人君天子作民父母天子當先以皇極率民也天子以皇極率民而民自歸往故曰以爲天下王天下歸往之謂王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黃石齋洪範講義以此爲九五福六極之數言惟辟能爲天下造福惟辟能爲天下降罰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庚子之亂非權自庶民出也拳匪當威而二三大臣福之則仍臣之有作福也其與洋人搆禍則以欲廢皇上之故爲玉食計也與庶人何涉拳匪非庶人乃惡人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六經人民並用處皆人指在位者民指庶人此處解宜用蔡傳民用僭忒即夫子所謂庶人之議庶人應受治於上上之所爲不足以服民心民皆起而非議之其議雖正然天下之公是非不明於朝廷僅存於庶人之口以下議上不得不謂之僭人人議之必不能盡歸於正則又忒矣臣之作福作威皆所以爲一身竊玉食也而遂壞天下之風俗而使之亂故天下歸往之謂王威福之權必操之協於皇極之王者而天下始定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古者以神道設教即以天統人事之意卜筮其一也古者用卜筮皆於廟內皆以人主之誠通天祖之靈爽於冥漠之中非盡乞靈於枯骨敗草也商俗又尚鬼蓋皆上古之遺風巫咸巫賢世乂王家筮字從巫二字亦時通用重卜筮爲古舊俗自商已漸輕矣故下文卜筮以人爲主重民義也擇建立卜筮人臨時始擇其人而建立之蓋擇有道德而精純之精神能與天通者建立之

其人當爲大臣如巫咸巫賢之流而誕妄小術不能厠於其閒以惑人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占從二今西國議院以與議多寡定從違即此意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汝者君也君所有之事皆庶人之事君謀定於上卿士奉行於下君謀未定卿士無所稟承故大疑專屬於君也庶人事之所由起卿士事之所由行謀皆及之則大

公無私事之可否不難決矣然後參之卜筮以神道靜人心也庶人爲事之所由起故堯之師錫舜之明目達聰盤庚之命衆至廷太王之屬耆老文王之交國人以及周官外朝春秋衛文以國讓父兄朝衆晉作爰田州兵東懷公問與楚與吳皆謀及庶人之證自秦以後天子獨斷於上謀且有不及卿士者而庶人則決非謀之所能及矣是之謂大同君民同心天人協應故爲大同大同自無不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然則國家有事君臣與民之議論固可鼎足而三君以位尊民以衆勝卿士則在位與衆之間今西國議院以君從其議者準若干人其法與此同而彼不決之神不如中法之詳密無弊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事不僅祀事國內一切興作用人皆是龜從筮逆則君有專制一國之權而不及於境外故作內吉也若筮從龜逆則雖人君從之亦不能用於國內如晉立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立而卒爲凶所謂筮短龜長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以雨爲木暘爲金此說本洪範五行傳竊意庶徵分應五行當以本書所次五行以水火金木土爲序龜之五兆亦以雨霽蒙驛克爲次雨卽水暘與霽同則火也雨暘爲水火燠寒不能不爲金木而風自然爲土此當以書文爲詮釋也五行傳乃以雨爲木暘爲金燠爲火寒爲水風爲土以配貌言視聽思而與本書所敘五行不合蓋天地之氣陰陽兩端而已由二而三爲水火土由三而五無以肖之參以金木金水行於天地閒不如水火土之多且要吾聖人非不知也特以氣著之質終必

爲土而由氣以之土則先分爲火爲水水陰之象也火陽之象也陰陽之氣不能遽爲水火則取金木以參之金取天行之健氣之凝爲元質而致精者也木爲土之所生而土爲木化者爲多故八卦以乾爲天爲金而洪範以風爲土八卦則巽爲風爲木也西人訾吾中國五行之說而以水火氣土爲四行其說卽乾坤坎離之說乃吾中國道家爐火之術本出於周易而反以傲吾中國則妄矣氣天也土地也水火爲天地之用金木其始也地之氣遇金寒而爲水天之氣著木燠而爲火其實仍爲二氣水火之行金木則特狀其行中之始耳金爲

水之始木爲火之始至於貌之爲木者氣之上現也言之爲金者氣之外宣也皆依稀髣髴取之而非可拘爲定論然以一身之氣擬天地之氣則理無不同故可以雨爲木暘爲金而燠寒爲水火要之參金木於水火土之閒以狀氣行之次序而非謂金木之用足配水火土也

說文心字下註土藏也博士以爲火臟五經異義云今文尚書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二家之說惟腎水同餘皆絕異有形之五臟其應五行也尚無

定說況五事爲人身之動其應五行可拘爲一定乎然據古文家以心爲土臟五行以土居終五事以思居終庶徵以風居終而皆爲土其以肅爲水乂爲火哲爲木謀爲金殆古文家之說乎今醫書言五臟皆從今文家說洪範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其殆出於上古未經夫子之改定與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人在氣變之中雨暘寒燠風皆爲氣之鼓動謂盡無豫於人事者非必謂事事之感召悉符亦非也故五行之恆不能盡一歲皆然五者之時不能以一日爲期故歲月日之省非省其極與無而省其時與否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之王省惟歲王卽天子則卽天也則以日月爲用恆星爲體日月之行以恆星紀其度之遲縮卿士師尹之行以庶民驗其情之向背月之從星必從星之所好卿士之行必從民之所好可無疑已日月之行不悖乎星之躔度而天道得卿士師尹不逆乎庶民之性情卽王道行矣故此不言王者之政王者之政卽卿士師尹之行也

總論

九疇以皇極爲主前四疇由氣化而人事有人事卽有政事政所以綱紀人事實法天道以治人則前四疇爲由天而人也後四疇由德性而行事行無所疑天道在人而嚮福行其所疑人違天道而殛威故後四疇爲由人而天也皇極居中主世界以成治化故洪範爲王者治世之大法其理出於天故曰天錫也黃石齋以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爲四五紀之數言按五行下有水曰潤下數言五事下有貌曰恭等語惟入政五紀僅舉其目不贅一詞故以王省惟歲等語爲五紀數言爲

可信也惟入政獨無數言則又可疑黃氏以臣無有作福作威等語爲五福六極數言則無偏無陂六項及會歸兩項當爲入政數言無偏無陂食之政當公利於民不可偏頗也無有作好貨之政當防其奇淫以縱欲也無有作惡祀之政當矢其寅清不可畏惡而生諂也無偏無黨司空奠民居當度地以容之不可有偏多偏少也無黨無偏司徒復民性當明道以教之不可或黨此黨彼也無反無側司寇之兵刑皆爲反側而設無則司寇之職修也會卽朝會之會天下以賓禮相接也歸卽民歸于德之歸所謂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太平大同之

象也此說若近附會牽強然入疇有數言而入政一疇獨無理不可解今割此數語隸之似適符合或亦黃氏之所許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

後世史家以事紀年本此此句當著眼下周公册祝之詞皆從此出見天下初定武王斷不可死也二公欲卜徒問疾之吉凶也周公以爲徒戚先王者不請命於天而徒問疾之吉凶疾本凶危卜之先王是以武王凶危之疾戚先王而無益於武王之疾也故以爲未可以爲必祈三王請命於天乃可卜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公乃自以爲功公知三王之意欲以己代武王故以己之不能代武質告先王使三王爲天下之民請命於天故不禱之廟中而爲三壇以禱也史記訓功爲質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逸周書有武王有疾以位讓周公事武周聖人兄弟之

閒相信必深是武王知周公之聖薦之於天祖而天祖已默許之故此周公由三王以請命於天以爲天下初定須有神武之君臨於其上方能鎮懾無事非己之仁柔所能勝任也册祝之詞語皆實情故精誠所感天爲之動而武王之疾果瘳也若爾三王以下至不能事鬼神皆擬三王之意言之謂三王以周公爲賢於武王而欲使代任其責也丕讀作不經書中甚多故史遷訓作負謂三王以武王不能治安天下爲負子之責於天也蓋戡亂之才武王優於周公而制治之才周公實優於武王武王不若周公則武王爲負矣家人父子之閒豈

容偽謙故周公直推三王之意無所諱飾所謂公乃自以爲質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史記作予巧能多材藝能事鬼神不是死而事是生而能奉祭祀即是能事鬼神若作死而事奉祀鬼神於地下天上此後世殉葬之說所自起最害理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設爲廟祀且不許墓祭而謂鬼神取其子孫仁

順材藝之生魂以事己於地下天上乎周公而出此言何爲知鬼神之情狀何用廟祀故以此坊民後世猶有用生人殉葬者周公自謂巧能材藝代武王死以事鬼神之說萬不可從既已死矣又有何事而須巧能材藝以爲之耶

此數句之解從若爾三王句一氣貫下謂三王以武王能定天下不能安天下故欲以旦易之謂旦巧能多材藝能事鬼神能事鬼神者謂治天下安宗廟爲神民主也乃元孫不若旦多材藝不能事鬼神不能治天下安宗廟爲神民主即上文所謂負子之責於天也此皆探先王之意言之謂先王見爲如此故令武王遘虐疾而不爲之請命於天也不知武王之巧能藝材不如旦此小有材承平循分盡職之用而非天下初定之用也今爾元孫乃受命帝庭廣以保佑四方之民亦以安定三王之子孫於下由爾元孫之聲威震疊於四方之民無不懷柔敬而畏之故一戎衣而有天下歸馬放牛海內晏然不復用兵是爾元孫一身能震懾天下使長太平其功百倍於旦也若無爾元孫則天之命我周安定天下者今將復亂是墜寶命也命既墜我先王何能依歸乎此數句語方是述己意爲武王請命語極沈痛而無

一非當日實情觀武王喪後羣叔流言武庚即叛淮夷徐戎並興周公至滅國五十設使武王於此次之疾即喪天下當更成何景象民之塗炭又將何若故武王此時萬不可死周公之禱實出於萬不得已而至誠遂有以格天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歸俟爾命俟三王許周公之禱爲武王請命於天非俟己死之命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周公之禱直爲天下之民非爲武王一身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

二公欲爲王卜則二公亦謂武王不當死是卿士從也

周公自以爲功則是事周公爲主蓋武王若崩周公之

任百倍重於二公故疑武王之不當死亦百倍切於一

公則周公卽洪範所謂有大疑之汝也四方之民罔不

祇畏武王是庶民亦從也三龜幷吉則洪範之龜從筮

從而爲大同之象矣故周公信以爲大吉而知王之罔

害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

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新命于三王新請命於三王也惟永終是圖所請之意

也永終卽不墜不墜降寶命則天下安矣故新命於三

王爲天下之民請命於三王也茲攸俟與前俟三王之

命不同前俟三王之命龜告幷吉已得命矣茲則俟武

王之疾瘳也武王之疾瘳則天下之重任在武王周公

僅爲輔臣其事易爲而天下不亂故爲天祖之憐念己

也予一人卽上予小子周公自謂也

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

史言成王少少字甚好武王之崩成王不必在襁褓記

謂武王九十三而崩時成王之年必大於漢孝昭蓋踐

阼居攝係唐虞以來君薨之定理舜禹益皆如是至殷

高宗時猶行之人君命相卽是命爲己副卽是薦其人

於天故堯舜禹有命舜禹益事無立太子事湯武當亦

然湯事無所見武王讓周公則見於逸周書又見此篇

前周公之禱卽是辭武王之讓蓋武王以周公巧能材

藝早告於天祖故周公據武王之言自謝不能以爲武

王請命也武王旣崩周公不能不循常理踐阼居攝如

益於啓伊尹於太甲三年之內成王爲太子居喪不言

三年之後則相其材可爲君卽奉之爲君不惟禹湯武

無容心而益伊尹周公啓太甲成王亦均無容心以爲

帝王御世之常重天下不能不如是也至再世無聖人

遂沿爲父死子繼之常由夏至周習爲成例以武王周

公之聖成王之賢循行常理而流言發於骨肉此世變

之大者傳賢之局所以唐虞以後不再見也

何以知踐阼居攝爲君薨常禮曰以流言知之也流言

不曰公不利於孺子而踐阼居攝乃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將者此不利之事尚未見而不以踐阼居攝爲非也

若古無君薨大臣踐阼居攝之禮流言能不直斥其非

而爲此隱約閃爍之詞哉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辟當訓法不當訓避謂用法於三叔也周公所以居攝者爲何非以主少國疑懼天下有變乎今流言既至三監已叛亂方生矣而乃避居以自全國家之患將使誰任避之而流言即可止畔亂即可定乎三叔流言武庚畔亂果因公之居攝起乎不因公居攝而起即不能因公居東而止成王二公尙不爲流言所惑鎭靜如常而公乃張皇無措僅以一避了之乎故避字斷不可訓爲避而當訓作法公知流言起自三叔以動搖朝廷而助武庚煽亂天下使武王數佑已久之四方民重遭塗炭得罪天祖罪不容死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居東即致法於三叔也罪人斯得謂武庚及三監俱伏其罪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節之解惟魏默深氏之說得之于後爲三監伏罪後爲詩貽王名之曰鴟鴞魏氏以鴟鴞爲大鳥非惡鳥巢於葦苕所繫不固呼鴟鴞而告之即如鴟鴞之自言蓋以鴟鴞大鳥喻周之爲天子也謂喻成王也可謂周公自喻也可謂喻文王也亦無不可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則舉古今能治國家者悉喻之矣詩之爲用固如是也我鴟鴞自我也取人取之毀人毀之也恩斯二句管蔡被取無可如何恩勤之心變爲鬻子之閔已耳鬻賣也言三叔爲武庚所賣不可挽回惟有悲閔而已迨天未陰雨二節皆慮室之毀而預爲治之也末節則喚醒成王使急圖之也王亦未敢誚公誚當從史記作訓訓順古字通謂成王未敢順公而言制禮作樂仍謙讓未遑也鴟鴞之詩足該成王周公一生所爲周室百年之基實固於周公成王此後大誥以至康王之誥皆其事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秋大熟未穫以下史記記於周公薨後當從此篇爲書後半部提綱篇首至乃寥爲周公任天下之始蓋武王薦周公於天而武王猶存如舜之居攝二十八載內之事也武王既喪至王亦未敢誚公爲公任事之中蓋成王不順公所爲而公一切爲之卒至教化行於天下成文武之德此後大誥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召誥多士多方無逸君奭立政皆是如舜之命官及謨貢兩篇是也此至終篇則周公之終如舜典篇舜生三十節是也書經惟敍舜周公特詳全書以舜周公爲主也即春秋以

文王始以堯舜終之意言周公即言文王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此當是周公薨而成王已卜郊天有風雷之變疑天意欲改郊乃啓金縢之匱考故事以改卜也遂得周公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見武王早薦周公於天周公一生身爲其事而不有其位成王是時始知周公以天下自任之故任勤勞而不有其名其盛德愈不可及也武王薦周公兄弟閒自相委任二公或知之外廷不及知也

而周公爲武王請命之册公自寫其誠不商之二公故王與二公得册皆不知周公以此册詞請武王之命於天問諸史及百執事問此册詞出自何人之手史對以此册爲當日實用之册又歎息言公命者謂公自爲文令諸史百執事書之我勿敢言謂册中所措之詞非我輩所敢言也蓋二公知武王以爲材藝而委薦於天之事未見公之禱詞何以格天而武王即廖諸史百執事見周公之禱詞而不解何以如此措詞成王則惟知周公之禱祝詞既未見其所以如此措詞更無從知也故與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而後周公任事之始末恍然如遇諸目而不能不泣下也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勿卜知天變之意在周公無可疑不疑又何卜也

問公勤勞王家其事在成王時王親見之何以未知且既未知矣何以見册祝之詞而知之册祝所言能使四方祇畏是武王能治天下非周公之勤勞也王乃得之問之而泣而知者何故曰此即前未敢訓公之故也成王以三監及東方之變爲天下已治平而復亂是治亂爲周公一身之事而非文武未竟之緒故覺公之勤勞

如定己身所致之亂其勤勞似僅自補其過者今見祝詞則武王時公已知武王崩後天下必亂是武王所定之天下僅以威懾之而未能以德服其心也故東征伐叛罪人斯得人爲已致太平而周公則以爲勤勞之始定鼎作洛誥多士多方制禮作樂以興學校化民成俗以大和會億兆之民無不心歸於周七年勤勞視武王崩時蓋別成一世界而成王蒙無窮之福也故成王見祝詞問諸史回首自思武王崩時之危急如何今日之治安如何兩相比較周公之勤勞見而成王之哀感深矣堯舜禹以朝廷治天下故重知人周公以天下治天

下故重敎民金縢而外周公之書十篇半爲誥敎其民
堯舜之治至周公而極盛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王出郊當是出而郊祭非迎周公之喪也由豐至洛往
返須十餘日若是則大木之拔者不能復植禾之偃者
將皆枯槁矣蓋王心旣悟天心卽轉先行郊禮後迎公
喪所謂天地之祭越紼行事也
大誥卽金縢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意也此篇以出師伐叛也是周公調和於內故誥多邦御事內和而後可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猷於也在大誥之下大誥於爾多邦也見王尚書經傳
釋詞
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紹天明武王受天命之初也武王伐紂後封武庚以承
殷祀必知武庚之不能克終特是時微子遁荒不知所
在不能不封武庚以三叔監之而天下之變伏於此矣
於是卜之於龜卽告有艱而且有西土之人不靜則武
庚之畔三叔之流言武王周公皆豫見之而事未發無
從消弭武王知周公之才足以平亂故專任周公周公
則冀武王之壽祇畏天下而或無事此節可以爲周公
祝詞之證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
紀其敍紀者重爲整理也敍紂所次序之事也紂所率
之多罪逋逃武庚復崇長信使之徐戎淮夷飛廉與蒲
姑等五十國皆是而三叔則新逋逃也此皆民賊助紂
惡以得罪於天者而武庚不畏天之降威而敢犯之非
誕妄而何其誕妄也卽天之降威天降威於彼民不得
安矣乃藉口復興舊邦反以我周爲鄙陋不足以宰制
天下何其誕妄之甚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予敉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幷吉
越茲蠢在武王時龜兆告有亂也此今蠢則武王旣喪
流言已動傳至周也流言至周之翼日民之賢者十人
卽以三叔流言及武庚謀畔告予惟敬而承之以止安
武王所圖之功知有大事而文卜之則幷吉也
武庚之畔必非順民心蓋聚紂之舊黨與二三不逞之
徒祖述紂德以煽亂於天下故此言民獻則武庚舉事
民衆不從公舉十夫奔告於周周公翼之以往征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播卽逃也播臣卽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僅伐此等人武庚之惡此等人爲之民不與也故伐之以救民若民與武庚則周公不當伐矣若以武庚臣周復畔爲逋播臣則周臣殷而伐殷豈非殷之逋播乎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以考翼爲指三監爲成王父行當敬禮不可征討據漢書王莽所倣大誥作予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則考翼指三監似是蓋三監畔亂朝廷惑者不少考翼不可征卽

建文屬將帥毋令朕負殺叔父之名之意以此證之成王時無周公靖難之禍將見於三代矣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友邦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前之今蠢謂三監之流言搖動人心也此之允蠢謂四國背畔擾亂天下也叛者何能爲周患特鰥寡被兵爲可哀耳是天以艱大之投於朕身予固不敢自恤也乃爾邦君多士尹氏御事不聞綏我曰無徒謹慎憂戚爲也不可不起師以成乃寧考所圖之功是豈爾等之義乎責羣臣勸己違卜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歷代定天下其艱難皆其初念所不及料漢業之艱難不在亡秦而在蹙項唐業之艱難不在入關而在羣雄以及宋元明皆然故周之艱不在武王之有天下而在周公之靖民以靖民爲有天下則大誥之東征猶其末也民不靖乃天之明畏所以使我靖之卽以弼丕丕基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天惟勤愼最愛百姓故有不愛者天必疾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肆仿大誥養作長養畏音近可通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當從肆仿大誥訓作定天降戾子周邦卽天明畏弼我丕丕基也天明降之以威戾也而天下由此治平定也世有明王奸惡愈畔亂天下愈治安故奸惡者聖王

之資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莽仿大誥以大艱人爲翟義劉信則此當指武庚三監大艱人大艱難之人也殷之與周鄰也天下則周之室也武庚三監之叛豈能遽入關以壞我周特爲亂於天下耳不知我周今以天下爲室矣今殷與三監之作亂是猶鄰之伐我室也爾等人知寧王經營天下其受天命爲不易矣而竟坐視鄰之伐之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予長思之殷何以叛此天之喪殷也武王伐紂僅取其

凶殘而立武庚未改殷命今自作不靖是使我周滅殷如農夫之去草絕其根株也天命如此予曷敢不終其事如穡夫之終其畝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武王伐紂前徒倒戈僅誅一人天下遂定武王去其虐政而復成湯之舊未嘗一有所動也其黨惡助虐之奄與五十國飛廉等皆暫爲懾伏革面未嘗革心也故孟子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誅紂是武王事餘皆周公事大誥即爲此等事特大誥未叛之多邦也武庚之叛如何舉動史文不備以此誥及各書證之必招集紂舊日黨惡之多罪逋逃以爲爪牙羽翼復肆行紂之虐政而不遵武王所定之約束故此誥屢言征逋播臣蓋紀實也逋播臣不僅萃於武庚之所奄及飛廉五十國當是飛廉當紂誅後蓋即奔於東海之上煽惑淮夷徐戎及五十國武王既崩遂與武庚同時俱叛聲勢相應洛陽以東蓋無寧土矣然洛陽以西安然如故西方多邦及周畿內之臣必有偷安自完之見謂天下之亂與周無與

閉關自守待其自定不必勞內地之民以救四國之禍不知聖人無利天下之心亦無忘天下之心貪人之土地而殘民以逞固爲不仁坐視天下之亂不爲安定之則亦不仁故武王既受命爲天子即以天下爲其室鄰伐其室而不之救是自毀其室也大誥爲五誥之首亦即鴟鴞章之首也謂無毀我室也是時周公出居於洛以遮蔽西方即以指揮諸將帥康叔進定殷墟太公就封臨淄伯禽就封曲阜唐叔亦就封於晉先誅武庚三監以蹶其本然後行師東方殘奄伐淮夷徐戎戮飛廉滅國者五十而天下大定紂之黨惡至是淨盡無餘而

周公乃制禮作樂以致太平矣無武庚之叛周之武功不能及於海隅即文德不能及於海隅戮飛廉於海隅蓋至是惡俗可以盡革天下惕惕於周之威乃可順施文德而天下大治矣故曰天休于寧王我有大事休不極亂者不極治此之謂也

此篇當依莽所伏之大誥尋其文義雖不能盡得本義然究西漢人之說與古爲近多可從也

康誥據史記及書序及漢儒說皆謂康叔封於衛爲周公時周公以成王命封康叔不能復從己稱謂康叔爲朕弟故蔡傳斷爲武王封康叔也竊意康叔初封康爲武王時移封則周公時周公移封康叔於衛即本武王舊冊書而命之康地必非周之畿內觀管蔡非周畿內則康叔之封

當亦在東土三監同武庚叛而康叔不叛故周公從而用平殷亂及三監平遂移封於衛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至在茲東土武王誅紂命康叔即封康時之策書也王曰封汝念哉以下乃周公述成王之命以移康叔於衛之策書即衛世家所謂周公懼康叔年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汝念哉即申告意必求殷之賢人至務在愛民即總括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以下至作新民誥詞作新民即務在愛民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以至終篇當爲命康叔爲司寇之誥命與始封之誥命合而爲一以皆命康叔之詞故聯爲一策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四十八字當以在此爲是周之太平成於周公大誥定亂也以下皆爲致治致治必以教化殷民爲首務康叔撫定殷民變殷俗爲周公致治之始故大誥後用此四十八字總提周公致太平之事三月哉生魄周公平殷亂後其年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基初定殷亂封康叔於衛以革殷俗入爲司寇以刑罰佐治也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召誥洛誥之事四方民大和會會諸侯於東都以議民政即多士多方之事周公之事全注意於民故民大和也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諸侯會於洛邑同議治民之法而以播之於民即無逸立

政君奭之事見士於周即教化既成報政於周見其學校所造之士於周也王者之政全在學校有成造之士貢於天子則天下之風俗齊同歸於至善矣周公見其所造之士咸勤勞之博訪其民之疾苦與其政治風俗乃洪大周教而成治也以此四十八字爲總提周公致治則必在此篇之前而非洛誥之錯簡矣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康叔爲睦兄弟以德相取也周之教化洽於天下康叔始之周公成之康叔愼刑罰以治殷墟周公興禮樂以治成周殷之舊俗革周之新治乃可成也

天乃大命文王卽虞芮質成文王受命也文王受命治天下天下歸周卽殪戎殷也文王受命爲伐紂之始武王伐紂爲受命之終武王之事是繼述文王殪戎殷當與壹戎衣爲一事殪壹通用殷衣同聲皆指受命伐紂之事周之命諸侯均在先王之廟武王以受命歸之文王故封康叔稱述文王善則歸親之義也

寡兄之寡當作寡德解武王自謙之詞此東土當指康叔始封之康康叔始封之康國必與殷墟近其地亦染殷俗武王誅紂後封康叔治之其地亦在周之東故曰東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此下周公申告康叔之詞蓋古之誥命猶今之敕書周公移康叔於衛亦是繼述文王之志事故本武王之册書申戒以求殷先哲王商耇成人及古先哲王以保乂民定殷亂也

在字似疑依本訓合下爲句衣不必改作依自有依意謂佩服文王之教訓也此下至作新民卽爲周公申誥續於舊册書中首用明德愼罰提起先言明德後言愼罰通篇文法一絲不紊不類續作何也曰此聖人刪書之妙也且武王時康叔必已爲司寇據武王入商周公而外與執事者惟曹叔振鐸奉陳常車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封布茲而左傳祝鮀謂康叔爲司寇五叔無官是武王入商康叔以官執事也故封康叔於康兼命以官職其以明德愼罰提起者明德有國治民之事也愼罰居官行政之事也至周公移康叔於衛康叔仍爲司寇今各官之誥敕皆循國初之舊別加職事別增入數語不別爲敕命卽此意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弘于天謂保民之量須探原於天順而承之則有德於身措置裕如能康乂其民乃爲不廢王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恫瘝乃身卽所謂痛癢相關也明德之本卽新民之源也有新民之實心乃有新民之實政

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惷瘝乃身誠也敬哉敬以存其誠也天畏敬也棐忱誠也誠以行其敬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刑罰之弼教古人決不重而先之封叔撫有一國不他告戒而斤斤於刑恐非周家忠厚尚德緩刑之意故疑此至無或劓刵人爲康叔於武王時即爲司寇以命愼罰之詞也王曰外事以下似移封衛時所命愼罰之詞也以上數節不言治外後數節多言治外也

此下言殺而篇首則曰愼罰上節則曰敬明乃罰刑之用在輕而詳謹小愼微則人相習守法不陷於大惡墨劓剕刵之罰乃無所用武侯治蜀罰二十以上必親裁決得愼罰敬明乃罰之意矣子產相鄭以猛武侯治蜀以嚴蓋皆誥密而罰輕不縱人以犯刑辟也唐虞明言贖刑康誥以罰統刑呂刑詳言罰法可以識聖人用刑之精義矣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當以有敘時爲句有敘有時即下文時敘敘者刑罰輕重之差敘而列之時者刑罰世輕世重以時爲差也乃下文三惟民有平列則乃字與若字同義皆指康叔乃大明服謂康叔時敘所罰明之於民則民知所不可服而當服之事明矣故民相戒敕以勉於懋和也若有疾惷康叔時敘之罰以民有不和而疾之也上之所惡民必避之故畢棄咎也明好惡以示民使民自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如保赤子然民自趨於康樂和親之治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非汝封刑人殺人當作一句讀下又曰當在非汝封劓

刵人上命康叔明德愼罰明德教也愼罰弼教也民生日用之瑣務皆有一定之程違之即有罰小懲而大誡民不陷於惡可期無刑故明德愼罰所用以致刑措之源也罰無敘而不以時舉則民皆陷於刑殺非汝封之所爲而不啻汝封之所爲也以不罰之於持刀署人時而至殺人則不得不刑之也刑字略讀人殺人當連刑人殺人刑其人殺人也觀下劓刵人不曰劓人刵人可見劓刵即刑也劓刵人即刑人也當明德愼罰道齊民於先不可使民陷於刑戮劓刵且不可況荆宮大辟乎觀此知三苗之肉刑周初必不用周且不用唐虞可知

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當句謂周疆外之罰事指殷墟也惟爲殷墟故命康叔先陳周時王之法而又令有司師取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也左傳所謂疆以周索而啓以商政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當作勾囚解釋爲囚之要者則於多方我其戰要囚之不可通矣要囚卽圜土收教罷民今西法之拘禁若干日有財者則以財贖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謂拘禁之使自服念其罪而悔五六日罪之輕者至于旬

時罪之大者丕蔽要囚謂拘囚已蔽其辜則大釋之不以爲罪案使抱終身之憾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

罰蔽殷彝謂上文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殷常用之罰法也今之罰旣以此蔽矣或有入於刑不能不刑殺者則當用其義不可以就汝心之喜怒爲刑殺也盡遜者遜其心以求合於義則可謂時敍矣然尤自審其心而自咎蓋惟不能懲之於其小使民陷於惡而用刑殺其治民仍未盡爲遜事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王莽仿大誥已字皆作熙熙從巳音與嘻通當切今嘻字歎詞也此節承上起下周之王天下欲從教民做起密於日用閒小事之罰民不至犯大罪而用刑殺文武周公成王之心皆是如此康叔雖爲小子早能知之故上文申告之而有不得不用刑殺者則此下寇攘姦宄及元惡大憝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殺於人以求貨則不辭矣當作顚越解

凡民自得罪推民得罪之由也民何以得罪上失其道

也上失其養民之道而寇攘姦宄以奪民之財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當指紂時師師非度之卿士貪黷虐民之爲故民不堪其虐而卽效其所爲所謂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爲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爭民施奪民之寇攘姦宄上爲之倡故曰元惡元惡故

大可疾惡也上失養民之道必無教民之道而民父子兄弟之間囂淩爭競不孝不友者多矣故元惡大憝亦即不孝不友之所自來也速由文王作罰施文王養老之政於東土必行不孝不友不慈不悌之罰作罰謂立法也文王治岐導妻子使養其老其民閒父子兄弟日用之閒纖悉必有定法守法當賞不守法即當罰罰懲之於小刑則及茲之元惡大憝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大戛不奉行由文王所作之新法而仍用商紂之弊法以播敷於民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承上文吏不率大法而播敷於外者由君身先不奉行也由文王所作之罰奉行當自君之家人始不能行之於家則臣下皆不奉行之於外而爲紂之威虐是大放王命者由其君不正身修德以治民故令不行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由文王所作之典康叔當先自敬守而行之敬行其罰民不陷於惡而勉於善刑將措而不用故罰輕而密乃所以裕也惟文王之敬忌奉行必爲文王之敬而不忍忽忌而不敢違必使民皆無惡優游太平之世則及文王之治而王化行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求當爲好仇之仇同音假借也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言殷民之不適於治乃後王不迪之故非民之咎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欲民皆適於德當立之法而罰其不率者故告以德之說於罰行之也德之說即明德之說謂之說者德在於心教之誨之皆不能無言也罰之行即慎罰之行罰見於事小懲大戒皆行也如教民孝悌使民行之上無事也民或游惰不顧父母之養則罰以警之所謂于罰之行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未同當即上文未戾厥心下文爽字謂未齊一也爽有

參差意即未戾厥心忽彼忽此是一人之德未同也未戾厥心此善彼惡是衆人之德未同也德有參差即爲爽德民有爽德上之德亦必有所爽也天罰殛我我何敢怨自惟厥罪至小至少然不得謂之無罪小而罰不行元惡大憝所以積也天且罰殛我我尚冀有顯德聞於天乎此實詮慎罰之慎謂無忽於微小也以此例之並爽惟民之爽亦當作參差解謂民德參差不一正惟其爲民須上迪而導之則大同而吉康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上文蔽字作蔽斷解此處蔽字當同其義謂蔽人罪之時當存惻怛之誠而又不可姑息小不忍以致留獄當大取法於古人之敏德罰行而汝心亦盡則即以康之也用罰悉法敏德非自作怨故心康也蔽罪仍存惻怛常顧念己之明德也勿用非謀非彝則遠乃猷也如是則民德皆同王道蕩蕩所謂裕以民寧矣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服當作事字解服命因其事而命之使治也篇首明德慎罰並提而言慎罰者多因殷民舊染污俗非痛加洗滌不能爲新治故服即此篇慎罰之事命則其詞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明德慎罰是一篇主意明德民所固有惟爲習俗污染乃至不明罰以革其舊俗民德乃無不明矣故慎罰乃所以明其德也德曰明罰曰慎德刑先後輕重之序未嘗不秩然可見後世尚德緩刑則有意爲之終必流於廢弛不忍猛而寬致興兵以取萑苻之盜而盡殺之則由不慎其罰以至刑不能詰而用兵也大誥爲周公戡亂之事康誥以下皆周公制治之事周公制治乃以刑罰爲入手不與商鞅之治秦同乎曰商鞅治秦以刑周公治殷以罰刑與罰相因而注意不同則適以相反注

意於作姦犯科而立法以齊之則爲刑注意於日用倫常而立法以齊之則爲禮刑禁於大施於已然禮範於小施於未然未然而範以禮其有放逸即以罰懲之罰所以驅民於禮而民何至作姦犯科以待治之以刑乎故慎罰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即以孝論忤逆殺奪大惡無道不可不處以嚴刑矣然子弒其父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始而違犯教令繼而詬誶倨見箕帚德色婦姑反唇名爲父母詈辱可加鞭撻亦可加也刀鋸則成爲弒矣設遇小有違犯即有罰及其身何至陷於大戮哉故聖王之祥刑慎罰之謂也唐虞之象刑文王之罪

人不孥皆罰懲於小民不陷於罪刑無所加也若商鞅則不教於未爲惡之時而濫殺於已爲惡之後論囚渭水皆赤宜足以禁姦矣而詬誶反唇之惡俗至漢猶有違犯教令之罰不行於鄉里無以清作姦之源也

酒誥紂之惡成於淫酗在位化之所謂卿士師師非度也上行下效民俗遂以腥聞故誥康叔往革殷俗特嚴酒禁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魏默深謂管叔之叛由於醉後失德言爲武庚所誘此說可從天降威即指武庚之亂我民謂三監不忍斥言

故以我民渾之也小大邦即武庚淮夷徐戎及所滅之五十國殷末之酒殆如今之鴉片煙無人不迷於其中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藏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上節文王教其子此節欲民皆教其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上節是文王訓戒於家於國者此下乃王誥康叔往教妹土之民也馬融於酒誥篇首特著成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謂酒誥爲周公述成王命以命康叔往治殷民周之王業始於文王嗣王即嗣文王也繼世之君可臣兄弟繼祖之君並臣伯叔父此尊祖敬宗之義也春秋魯隱元年爲平王四十九年而公羊釋王正月之王爲文王然則有周一代誥命皆行於文王廟以文王之心臨天下則爲王者無文王之心即非王者不必泥爲何王也堯舜合三代爲一文武成王周公合三世爲一此官天下之法猶存於家天下之中而禪繼之義一也一者何天下國家爲民多寡之詞而非一姓一家之詞也庶士有正

此節教妹土之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舉周臣受文王教者以爲殷民示之則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見酒禁殷亦有之非自周始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當越字句惟助成三字貫下入字內服之人助成行王道之德顯越於天下外服之臣助成正人之性敬以守法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三句當三父字絕句若疇圻父謂順守封疆者政官司馬也薄違農父教不率教者教官司徒也若保宏父順以保安斯民者事官司空也定辟定法自古國設三

司卽爲三公故三司同定其法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卽上文所定之辟爲周臣在殷墟者設也周臣既承文王教訓能剛制於酒至殷墟而頓違之此故意違犯其罪重不可不殺也此結文王誥教小子至克受殷之命數節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之諸臣爲習俗所囿皆湎於酒此由於無人教訓不可不教而殺故勿庸殺而教之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殷人新爲周用者之法也有斯明享謂有爲斯時明揚而享用者卽當嚴守我之教詞乃不敬守則我卽不愛恤其人不潔治其職事則當以治周臣者治之同於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者明辯告誡不率教者用前法徧治之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篇當用尚書大傳之說大傳爲伏生所傳必孔門舊說經戰國散佚其次第原在酒誥後後人輯其斷簡殘篇容有酒誥之簡錯入而梓材本文則必誥康叔與伯禽也尚書大傳之康叔必爲唐叔之訛唐康形皆從庚聲亦相近而命以伯禽又有左氏傳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爲聃季康叔稱叔不與邘季同稱季康叔之齒必不過少康叔伯禽唐叔皆分殷民蓋武王伐紂未嘗滅殷故太公元勳封於東海之濱唐叔幼子封於太原武庚既叛周公東征滅國五十此時必康叔伯禽唐叔均在行閒周公居洛命康叔以全師向殷墟以摧其根本

而伯禽出師於東以斷淮夷徐戎與武庚往來之路唐叔必起晉陽之甲循太行而南以拊武庚之背故三年而天下大定三人同心戮力故周公又同日命之皆以撫其所定之民康叔定殷墟爲戡亂之本故命撫定殷墟而誥之特詳伯禽事有費誓即三監叛時伯禽出師之事惟遏淮夷徐戎與武庚往來之路守而不戰久戍於外故費誓重戒馬牛其風臣妾逋逃以及寇攘姦宄而汲汲於楨幹樸斲芟之供唐叔事無可見然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歸之成王成王使唐叔歸周公於兵閒則唐叔亦在兵閒矣竊思唐叔此時撫定晉地帖然不動小民耕稼樂業故有異畝同穎之禾歸之成王則非得之於王畿內而在晉矣歸周公於兵閒謂年穀和熟周公久兵於外無憂餉匱也則三監之平唐叔之功固與康叔伯禽等也康叔爲父行故誥書先之唐叔伯禽爲周公子行故在誥命爲唐誥伯禽之誥而周公之意則訓伯禽唐叔以子道故取篇中梓材二字以名之謂訓子成材也其文散佚最早集斷編殘簡爲之不可卒讀而相傳唐叔之事皆訛爲康叔故伏生史公均以此篇爲誥康叔以在酒誥之後也

首節讀爲酒誥脫簡此見頗近是然當爲王曰封惟邦

君二十一字其自此以下非誥文也酒誥脫簡僅一班氏云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此二十一字其即酒誥所脫之二十二字之簡歟簡既脫何由知其字數蓋後人據竹簡別寫或弟或簡遇有缺簡即就脫簡之字留爲空白故後人見爲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其實所脫之的爲若干字不可知也又以汝若恒越曰以下二節皆爲酒誥之文但酒誥脫簡惟一不能如是之多據論衡戕可爲疆敗可作是宥可爲有監可爲賢則他字之訛脫必更不可究詰此等處疑以傳疑可也

惟曰若稽田一節與大誥若考作室節頗類且有梓材

名篇之義謂爲梓材本文甚是而疑今王惟曰以下爲周公誥康叔因誡成王爲合康誥酒誥而總結此亦有見汝若恆越曰二節今不得其解安知非梓材原文今王惟曰以下的係誥王之辭或者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常以教成王者教伯禽此或其遺語之僅存者而後人入於梓材篇也又召誥脫簡二此下或係召誥所脫二簡竄入於梓材者乎則召公誥成王之辭也

如以惟曰若稽田至塗丹雘爲梓材本文周公教唐叔伯禽之文則三項當平列不能前一若字訓汝後二若字訓譬若也周公與康叔唐叔伯禽同平殷亂既平之

後即命各鎮撫其所定之地稽田作室家作梓材大亂之後君所以安集其民者莫要於此三事周公將平亂之時即命二子就封則勤敷菑勤垣墉勤樸斲皆已往之事此時已招集流亡生聚教訓爲疆畎正經界民業定矣塗塈茨民居完矣塗丹雘民用備矣皆亂後重葺補修之意爲厥疆畎其即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意歟若是則於唐叔之晉尤要晉鄰北狄疆畎以限戎馬尤經國之要務也

費誓有峙乃楨幹無有不供之語楨幹所以築垣墉也既勤垣墉其亦當日之實事歟費誓有善穀乃甲冑等語考工記梓人所爲之器皆爲禮樂之器此言梓材其亦有偃武修文之意歟此下爲臣下告王之詞入之召誥頗近然班孟堅謂召誥脫簡二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二簡則五十字此下至終入十六字似不盡爲召誥之文今擬取今王惟曰至庶邦享十七字下接和懌先後迷民至終三十二字共四十九字爲召誥之文則二簡僅少一字未知是否再移皇天既付中國民三句於前惟其塗丹雘下而接以作兄弟方來至庶邦丕享四句則上言爲民謀田產室家器用勤勞不已者以此民皆皇天付汝兄弟使汝等各用心招徠亦各既用

明德遵用后王之法式典章而庶邦悉臻至治以大享於天也梓材必更有脫簡不得爲完書予謂內有酒誥召誥脫簡者本班孟堅之說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魏氏直改王曰封爲王曰伯禽此當從康叔唐叔伯禽同日封不應康誥有三篇而誥唐叔伯禽無一語也梓材必有唐誥語唐叔稱唐而其後爲晉猶康叔移封衛仍稱康叔也唐叔封晉歲在大火當爲移封於晉之事初封於唐當在成王元年唐必非許州之唐而爲冀州之唐與康叔伯禽同時就封以定殷地而後周公命之也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公營洛邑以盟會持天下之政誡小民以永天命即以天下人持天下而不以君之威力強使之服從也故營洛邑爲諸侯會同議政之所而非僅爲諸侯之朝覲貢賦均也若爲諸侯之朝覲貢賦則諸侯既至洛何難至豐且受諸侯之朝不使諸侯就天子而使天子就見

諸侯勿名分之不順矣夫周公營洛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後人據險自守以久暴虐其民故公權於民以會同持天下之政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亂天下而諸侯亦不能以一人之私亂於一國也此法蓋武王周公定之太公召公成之故是時營洛召公與周公同心先往相宅營位而誡王以誡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也

定鼎於洛以洛邑爲京師也豐鎬爲周之本國如天之紫微垣行本國之政之所洛邑爲天子之都爲天之太微垣行天下之政之所周滅殷不遷鼎於豐而於洛是周未嘗亡殷也殷自不能撫天下之民周爲民而代之撫此武王周公之心所以爲善繼述文王之志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書古微以上節爲召公營洛邑爲東都之事召公卜之功役亦召公主之此下至庶殷丕作爲周公營成周以處殷民之事周公卜之其功役亦周公主之宜從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以上皆營洛邑及成周之事以下東都下邑俱成乃入

召誥正文召公以營洛邑之後人心無不歸周諸侯皆大和會周家八百年之基蓋定於此懼成王因四方之和會而有怠心故以庶邦冢君取幣詔王也旅王見和會議天下之政出於天下人之公心也若公謂立此政體爲公本謀誥王順守無違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用書誥庶殷而庶殷能丕作非一日之閒文誥所能爲功也由王御事之人皆順人心爲政事無不治民戴其恩故闡誥丕作也誥告庶殷即上周公之用書命殷庶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

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指商受後民當指商受時之民謂殷先哲王在天之靈能佑後王使有其後民故服厥命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以民心驗天命此誠可信矣然夏民何嘗不歸心夏先王殷民何嘗不歸心殷先王今皆墜厥命矣先王之得天命人心果可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以下似宜接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四十九字班志所謂召誥脫簡二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也今王惟曰誥王顧畏民碞之法欲王常思此也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武王勤用明德懷柔天下諸侯皆朝享也和懌先後迷民迷民卽殷民先後爲受與武庚所迷也和懌武王之會朝清明周公之命庶殷庶殷丕作皆是若茲監卽監於夏殷前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是也欲至於萬年祈天永命也保民卽誠和萬民也文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二保字王道本源無不從保民做起也王政全是保民乎乎孫孫永保民卽永承天命矣欲字卽祈字之意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當是會同四方諸侯民議保民之政以紹上帝之休命欲子子孫孫永永如此而先從己身爲其事於土中也王厥有成命蓋周公定保民庶殷丕作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永命之議當營洛邑以會同持天下之政召公贊之而王從而命之故曰王厥有成命治民卽周公用書命庶殷以王命爲之多士多方皆稱王命以誥之也今休卽庶殷丕作也

王先服殷御事此服字與上服字同謂從事於此也王欲祈天永命當先保民欲保天下之民當先從事於土中以保殷民保殷民不能不從事於殷之御事矣殷之御事染紂昏德蕩失其性誠不易進之於道惟有使之參於我周御事之閒使之日與親比以漸節其性惟日

興起以進於善矣近日各國圖強皆先聘用客卿即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之說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作所謂作羣治觀瞻之所也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即洪範之皇極此誥所謂王位在德元也殷御事以周御事節其性周御事當以何者爲之節則王不可不敬爲作之所也所何以作敬其德而已矣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之義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王之嗣受厥命與桀紂嗣夏殷同嗣而功則爲先王否則爲桀紂今始初受命未可知也功者行政之迹若猶若何不定之詞也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王者欲受天永命必以小民天命無形聲小民之愛戴即其形聲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以讐民爲稠蓋謂王者不當與小民爲讐況此誥作於庶殷丕作之後乎然當以周民及殷民不能反以殷民及周民也友民當爲友邦之民讐乃周之聲近而訛也

先民後曰君子此言祈天永命王者天民故先之也

尚書微終

原跋

咸陽劉古愚先生著書十餘種風行海內久已膾炙人口曩讀其煙霞草堂孝經本義立政臆解等集愛不釋手亟思窺全豹以爲快戎馬倥偬未遑也壬戌春旅省者舊懼前賢手澤散佚於刼火之中遂乃呈明當道特設陝西文獻徵輯處謫陋如維亦濫竽其閒竊幸鄉先正之名山述作得稍稍見聞矣而齊年友蘊生郭君出先生所著尚書微一册命加校勘讀之其辭奧其旨遠洪範梓材暨康誥召誥考證皆詳而金縢一篇引逸周書武王有疾以位讓周公事謂周公之禱爲天下之民非爲武王一身云云批

隙導窾尤足發前人所未發自范史儒林文苑劃分兩途學者幾疑鄭馬無文章崔蔡無經解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今得先生共爐而冶其羽翼經傳嘉惠士林寧待問耶校勘訖取昌黎掛名自託不腐之義綴數語於簡端旣示景慕幷質之蘊生云岐山後學段維謹識

跋

右尚書微一卷咸陽劉古愚先生撰先生以前淸光緒乙亥舉於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屢主味經蘭山講席卒於金城學者稱古愚先生先生之學推重姚江會通閩洛不分門戶專以致用爲期卽如是編解牧誓謂夏以傳嫡亡商以傳嫡及兄弟亡使傳子之局仍可傳賢而祖宗之祀可綿綿不絕解洪範謂天欲開文明之治鯀不順而導禹舉鯀所堙者爲之通迎天地新機而大啓之洪水以治彝倫以敍解金縢謂周公踐阼居攝爲君薨常禮流言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將者不利之事尚未見並不以踐阼居攝爲非至論武王誓師及庸蜀羌髳謂夷狄可進於中國又以周公營洛不欲後人據險自守故公權於民以會持天下之政皆絕大議論通貫古今自來尚書今古文家之解釋遜此遠矣近人著關學宗傳稱先生講學直指本源切於世用與黃梨洲顏習齋頗相暗合今卽是編觀之不其然哉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江寧吳廷錫

768 典 780 瓦 1 版 23 B

立

政

臆

解

序

癸卯夏初次男瑞駬隨侍至甘讀湘鄉周氏所譯憲法精理卒業請曰此西人新出之精理吾古亦有之乎曰有之尚書二十八篇闡此無餘蘊矣而立政一篇尤重用法謂爲憲法之鼻祖可也西國所謂憲法卽中國所謂洪範所以知人安民平治天下之道也道出於天行於人被於民天無形聲可接民之聰明明威卽天也故克知灼見以任人博採庶言以爲法王則罔兼罔知勿閒勿誤人法相維而世久安長治矣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守其範故立政篇終飭司寇之執法胥天下而範之道西國憲法之精義不盡於此哉駬遂取立政讀之隨筆箋記呈余評閱塗改者十七而留者十三歷七十餘日門人王之藩愛而抄之又爲校閱一過名曰立政臆解因書其緣起如此嗚呼吾中國憲法堯舜禹皋創之湯文武周公承之孔孟修之明明備於尚書桀紂幽厲不能亡者經祖龍虐焰銷蝕沈晦遂至湮埋二千餘年之久今爲西人所迫道始大明乃求憲法於西國是棄祖父膏腴之業而不耕而甘行乞於市以求延殘喘也豈非大可痛心之事哉閏端陽後五日古愚識

立政臆解

咸陽劉光蕡古愚撰

立政

史記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是周官以次序官職立政特別其宜耳別其宜卽分爲主治行政議法三大綱之謂

以立政名篇通篇汲汲求得人才兢兢奉行憲法言政者絕少政非人才不立非憲法不久此立字卽論語患所以立之立字立則久矣故不曰爲政而曰立政爲國如爲室人才其棟梁楨幹也求而得之則國基規模立矣

不作養人才而殷殷求才才何從出周公何以第言立政不言興學曰多士無逸多方言之矣多士爲天下普立學校而誥敕之也無逸學校既立君以身先之有眞精神貫於其中而人人爭自奮於學矣多方爲化民成俗之事風俗既成人才不能不興於其中故此篇第勗人君誠求而任用之以教養之法已前備也教不先無由成材材成而上不用不惟已成者消磨於無用而未成之材亦無所觀感英華消阻而胥自放棄矣周公之

書以立政終汲汲求才卽人君以無逸眞精神鼓動天下之人心而厚培爲政之本也

周公之書以是終言周致治之書亦以是終終而若始求才立政易終未濟之意也無人才則股肱惰而元首叢脞萬事皆墮於冥冥中矣故此篇爲無逸之眞精神亦卽二帝之心法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不曰周公拜手稽首而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是拜手稽首四字卽從周公口中說出如後世

奏表中有稽首頓首語也疑此爲周公作書戒王非面陳言史官錄之也用書戒不面陳者欲王懸之坐側終身守之也周公作書終於此篇篇首告嗣天子王矣篇中又屢言之是必周公將還政歸農俾成王自行政所上之書成王堅留周公周公不得去留洛七年乃薨則此篇當繼洛誥後而厠於此者以此篇爲治天下總要綱領卽臯陶謨知人安民洪範建極數言之旨類老臣臨終之言故以終周公之書也用咸戒於王曰集傳謂周公與羣臣同進戒於王是以與訓用同訓咸竊以召誥旅王文法律之似覺未安召誥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是太保以庶邦冢君旅王此處第曰用咸戒於王所與者內之百官乎外之諸侯乎書中無此文法竊意此承告字說下用咸戒於王至虎賁止謂此次告王是因王嗣爲天子爲天下人所歸往親行政事舉凡立政所最要者悉以告王其目則自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如今日奏摺首云爲某某事也周公曰嗚呼則撮敘所告事目之後復以竊謂竊以敘入也王左右指王左右侍從之臣語有專指非統指下五項也

西國憲法全以三權相維持謂主治行政議法三權也

常伯如西國之君相及上議院勳貴爲之故曰伯伯長也把也謂主持政事也常任卽西國行政之官謂常任事也準人則西國下議院以國人之公論議定憲法而行之準人情以爲法也綴衣屏幛也大朝會必設屏幛故以名掌朝會禮儀之官文事也虎賁軍旅之士武備也周公以會盟主持天下之政文事武備相需而行齊桓衣裳之會卽舉綴衣之職兵車之會卽是虎賁之用霸者假仁其所謂會盟固假周公之法也王左右輔導君德爲立政之大本常伯常任準人持立國之大綱綴衣虎賁操馭天下之大柄故特舉此六官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

注古人前代之君也迪蹈也行也知人爲立政之本以實心憂恤而躬蹈之乃能得人而國日強矣有夏大禹也室指國家大競大盛之時也籲求也俊賢才也九德即臯謨之九德尚書二十八篇相爲首尾唐虞爲治之始周公爲治之終臯謨是言學校爲造士法立政是言官人爲用士法九德不詳其目見周公行政無一不用

唐虞之法有損益無背戾也忱恂者誠信也言禹深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之人可以立政而以啓迪其君也事牧準三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本也宅乃事常伯也何以知牧爲常伯以後言長伯知之也前統言政體故先治人之官主天下之治即以主持天下之人天子亦在其中故先之也此析言行政王先自治其事然後分任以治天下之人故變伯言牧專指諸侯言也敘夏禹告教其君其詞氣全與篇首同見立政之在得人固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謀言也面色也謂以言色之德爲德則巧言令色之人至而政本壞矣即臯謨謂巧言令色之意也巧言以詞章取士也令色以容悅爲賢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專指禹不指夏一代之君乃有室大競謂禹起自罪族由治水而宅百揆是由有室而有國輔舜以治天下爲大競也以下皆言禹有室大競之事籲俊呼籲以求賢也尊上帝天以民付人君聰明明畏無往不依于民而安民必先知人以敬天之心貴民不能不以敬天之心尊賢也尊上帝以貴民故求賢之心迫而爲呼籲心誠求之故於有九德之行者能實知而深信之以薦於厥后也后謂舜也敘禹立政不敘其有天下爲君之時而敘其有室告君之語禹之政實立於

舜之朝也若以告教厥后爲夏臣告教其君之語則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皆不屬禹與下商之立政專屬成湯周之立政專言文武文義不類蓋此篇即臯謨知人安民之旨而實施之於政也此節約舉臯謨全篇之意以爲禹事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約舉亦行有九德節也宅乃事三句約舉日宣三德節也謀面用丕訓德約舉知人則哲節也治統開自堯舜極盛於禹故周公承治統事事法禹孟子所謂思兼三王也三王以禹爲始法禹即以法堯舜也典言治天下之規模九官是也謨言治天下之精義九德是也此篇兼備其義宅乃事后

稷及工虞之官也宅乃牧司徒及禮樂之官也宅乃準百揆及士與納言也百揆持大綱納言達民情士則用法者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爲暴德罔後

作當如文王作人之作謂作興宅俊之才也

呂氏祖謙曰非人才異於昔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之在任人也

衰亂之世未嘗無材賢者得柄貪詐皆可驅使不肖者

擠肘英雄亦無所展布故材以用而多以不用而無也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陟登也丕大也釐治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除暴安民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所謂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任者三俊則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也既得三宅復辨三俊蓋賢才不厭其多故求無已時也求無已時則人人爭自感奮以期上進而天下遂化於無形之中則三王無爲而治之象殆非虛言矣克卽者言湯所宅實能立其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有是德而非浮名也惟卽思維之維嚴敬也嚴思謂選舉精審也丕式謂信任誠一也選舉不精審則無以得俊才信任不誠一則無以容俊才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也三宅既用三俊已辨則不徒在位皆賢才而不在位者亦罔非賢才矣故近者已協而遠者法之也式法也丕式見德謂法其德也

聖王求才原無已時然此處三宅三俊止是一事宅以委任職事言故冠以用字俊以辨論官材言故冠以曰

字曰字與用字平對以一乃字貫之一時之事非更端別敘此外他求也乃用三有宅克卽宅猶言使之治事而事治也曰三有俊克卽俊猶言稱其有德果有德也此節丕式字兩見當從集傳作大法解大法卽立政以爲天下法也謂湯以天下爲釐嚴思敬維自治其國卽爲天下示之大法故兢兢於主治任事立法之三宅三俊也用協於厥邑三宅得人而國治也用丕式見德三俊立政著大法於四方天下皆見其德而法之天下平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惟庶習

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暬強暴意也言紂德強暴也羞進也羞刑謂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衆醜者也逸荒逸也即無逸之逸帝天也伻使也有夏有此諸夏也式商受命用商所受之命也奄廣也盡也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此言紂之所以亡在於殺賢拒諫國弱民困諸大端而其所以至是者任用失人也蓋任用失人則是非淆是非淆而後有殺賢拒諫之舉而民乃以困國乃以弱也故獨舉之不及他事可見國之存亡惟在所任之賢否也

述桀德略不用嗚呼發端述紂德以嗚呼發端而又詳言之者桀遠而紂近其事爲成王耳目所親及故確切詳悉言之而以嗚呼提醒成王使深爲鑒戒也暬當爲昏亂意與克知灼見反對不能知人也不能知人故所用非人而與羞辱刑戮之暴德同厥邦同流合污之逸德同厥政矣羞當訓羞辱不當訓進羞刑暴德之人即牧誓所謂四方之多罪逋逃也庶習逸德之人即微子所謂卿士師師非度也暴德逸德是兩種人評語亦即紂亡國之實據紂之亡亡於暴者十之一亡於逸者十之九顯然助紂爲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無惡可指名者皆庶習逸德之人也逸故不事事紀綱不立祖宗之法度無一不廢壞國焉得不亡謨所謂股肱惰萬事墮也從古至今未有不興於憂勤而亡於逸樂者逸之爲禍烈矣哉

禹湯知以人立政所以興桀紂不用其道所以亡周所以監二代成郁郁之盛者在是周公所以思兼三王光大文謨武烈者亦在是此篇發尚書論治之結穴知人安民之旨萬世所不能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敍三代立政皆從上帝說入禹湯文武皆以民爲天也故以敬天之心敬民即以敬民之心求知人以立政而安之也籲俊尊上帝禹以求賢之心敬天也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湯以敬天之心尊賢也文武克知灼見皆由敬事上帝之心而成與禹湯無異也禹湯文武之政即堯舜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皋謨論知人安民歸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數語周公論立政從尊釐敬事上帝說入唐虞敬民之道至周公而愈明也

文王武王開周之基成王之祖若父也周公告戒成王既證之以古昔又示以近今誠以古人遠且疎矣其先

則近且親所以反覆致意冀其採納也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蓋君臣相與必性情相孚然後能兩心相印而非謀面矣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內諸侯祿也不全乎君故曰長外諸侯嗣也不純乎臣故曰伯言能知人故任之以上事上帝下安兆民也

從起至此爲一段歷敘禹湯文武以人立政心法精神無不注於知人禹謨知人安民之旨也西國有大事開議院必先公選舉議員亦此意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立政二字總提以上推原政之所自始此下及阪尹乃立政之正面以後乃反復敎戒成王使法文武以成盛治也

此節總言有周一代設官之規模作三事分爲三大綱以統內外之政也任人常任卽所謂行政任事之官也前以常伯居前此以牧居後者王朝立法主治在於天子此旣言牧則爲分土君民之諸侯以爲外官故後之且法旣定人君主持于上反無責任責任在行政執法之人此亦如近日西國君主憲法之國國君無責任故後之也作三事謂各任其事不相統屬不相侵越而相維持也

此篇言以人立政之精意非敘官也所言常伯常任準人任人準夫牧皆陡文稱名見義非有周一代制定之官名故更不見他經前云常任此云任人者前舉其職故曰常任此言其職之所自始故曰任人謂任人以事使各自治生業則凡養民之政胥統於此矣準人曰準夫者前謂以法治人之官此則謂準人情以爲法則凡敎民之政胥統於此矣常伯曰牧者前言其主民治故曰伯此則事舉法行敎養之政立民相親睦一國之民爲一羣而君爲之首如牧長然故曰牧也此以三事該

洪範之入政食貨祀任人以事也司空司徒司馬準夫爲法也賓以聯人羣卽以統人羣卽此之牧也三事卽左傳所言六府三事之三事蓋洪範爲禹法箕子傳之文武周公本之以立政所謂周監于二代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此爲王朝之官虎賁掌軍旅之官武備也綴衣掌朝會之官外交也趣馬掌馬之官古人視馬猶今之船政鐵路爲軍國至重之物蓋自黃帝時舟車始興至周始盡車之用北方風氣大通舟之用尙未盡利至春秋及漢舟制始大備南方乃通故攷工記重車制而無造舟之

工也綴衣之後即繼以趣馬謂會盟征伐馬爲要需也小尹當爲僕馭之長掌乘輿者左右攜僕孔傳訓爲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天子一切服用之物皆取於此故設宮以主之如今日內務府之宮百司庶府則監財之官也

此綴衣當即周宮之掌幄爲天子道路停頓之行幄如今軍營之帳棚如此則天子終年巡狩何至煩費擾民聖祖出塞御營即爲行幄京師地震亦宿行幄祭天壇齋宮亦爲行幄大婚皇后必預御行邸亦以帷帳不爲宮室也祖宗所慮深遠此制宜法無論封建郡縣天子

既統天下之政必須身親見聞豈宜高居九重第據簿書以攬天下之政天子與民日以隔絕虛文日盛眞意不流上之爲秦皇衡石程書下之即二世之稱朕不聞聲矣後世天子每出臣下多力諫阻不惟以其游幸也亦以沿途供張煩費擾民若如立政設官之意則天子巡狩一切扈衛行幄車馬財貨服物器用無不備於平時巡行於外無異在宮天子周行天下無國不到周知民之情偽天下之政何至有畸輕畸重偏而不舉之慮此爲風氣大開疆域大啓萬國統于一君一定不可易之法黃帝所以終身巡行未嘗寧居孟子所以屢言巡狩也此法盛世固宜率循不廢即至衰世更爲有益此即殷之舊勞于外天子無生深宮長阿保之慮即有大變天子無異將帥亦可擇便而趨故我朝祖宗亦慮及此也此數官皆爲天子巡狩會盟征伐而設三事以統天下之政治此數宮則天子親理天下之政之具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鄉邑治民之官設於畿內者由畿內以及天下雖皆如是此特據畿內言也大都邑之大者小伯小邑之長大名其地小舉其官互文也藝人當是一邑司學之官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六行孝友

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教學之官不以德行名而以藝名者德行君可以兼師六藝之事非治民有任事之責者所能兼教也六藝之禮即治事之章程樂爲教學之大用射御以之爲強（近人以圖鎗易射御所見甚卓）書數以之爲智周公時雖君師政教不分然六藝則人人須學於幼時且非旦夕所能驟通非有專官以任教事焉能無人不學非朝夕漸摩講求焉能無藝不精古之時治民之官即教民以六德六行然必藝成能治其事然後有德行可言禮樂射御書數之不知則愚弱獷悍蠢蠢如鹿豕不能自治其事而曰吾有德行吾不信也故德行

爲六藝之源而藝爲德行之體藝能載德行以出舍藝則行無從善德無從見而皆淪于虛矣故六藝自入歲以至成人有專官教之卽今所謂普通學故教學之官特名藝人也

智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從何處學起故古人爲學皆是習藝禮之意卽是德樂之文卽是行樂歌是誦讀啓其聰明書數之用也樂舞是履蹈健其筋骨射御之用也有事業然後有性天可見品誼可名不習藝不能治事卽無事業何從見其德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習藝以爲德行也故立政以教學爲急而教

學以藝爲先有立政之責者於大都小伯之後藝人二字不可不深長思也及至周衰君不兼師有政無教孔子以庶人任官師之責以學爲政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空文爲教化故六經卽名六藝蓋舉六德六行悉統於六藝修周公藝人之職漢書藝文志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者此也

又攷工記首言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其無者人人能爲此藝不設專官也而攷工記有函人弓人車人鎛氏廬人則周人設有專官初不人人能爲此五藝也鎛農器也函弓車廬戰器也周以農開基庠乃錢鎛詠於頌以革車三百兩有天下攷工特言尙輿序工首輪人又謂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其初必取法粤燕秦胡設官以教其民周公又多材藝其設官必不輕工藝此藝人其亦兼有鎛函弓車及廬之藝與

表臣注表外也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按表當解如代表之表如德制聯邦各遣公使駐紮柏靈爲各邦之代表凡各邦之內政對外之政策須聽命德皇者皆議決焉太史都邑之史官也所以議論國是糾正是非今之報章蓋原於此古者史官隨地皆有左傳齊有南史氏執簡以往則南邑之史執簡以往記國中之

事不若今之代各一史待修來世也

周公以四方民大和會持天下之政其畿內都邑皆分王官自治與外諸侯稍異不盡專治則遣使王朝如漢之上計掾與諸侯和會正同卽與德國聯邦遣使柏靈爲代表亦同表謂表明民心之欲惡以達於天子天子順民心以爲政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人心悅服臣於天子故此特言臣也藝人教民有君道焉故曰人如此篇立法之官稱爲準人是也表臣達民情於王朝則對君言純乎臣故曰臣也

此表臣當卽今西國之議員隨時選定非有常職不如

常伯之牧民常任之治事準人之行法開議以後隨卽
罷之在三事之外不居百官之內故曰表臣表而曰臣
食土之毛莫不爲臣也
百司掌百物之官凡山川水陸所產爲民所需者皆設
官護持而長養之以廣其用如唐虞工虞之官也前百
司設於朝此百司設於鄉
周室史官甚多官中有女史閭巷有閭史則無地無史
可知謂爲隨地皆有誠然史類西國之報章確切不易
集以爲書則眞民史非後世史書所可及也此太史當
爲都邑之總史管一邑一切簿書圖籍山川險要物產

人情禮俗政治工作獄訟凡有關於民生日用之事皆
簿錄之以上於朝以達于國輶軒採詩木鐸徇路想皆
其職如是則民情無不達君恩無不周矣方爲文治
尹伯當爲鄉閭執法之官如周禮秋官之縣士鄉士尹
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此如漢之游徼今泰西之警
察官凡朝廷一切政治法令議定施行尹伯宣布而督
行之而卽糾察於其後則政令無不行矣此爲治鄉之
最要鄉村市廛道路無一不遍而民間之氣象當立改
觀矣
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王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愚
意士當指府史胥徒蓋此節敘鄉邑治事之官非評論
人才也忽加此句前後語意不類疑是微小之官如今
吏胥特以士爲之耳蓋古者士爲居官治事之名故說
文訓士爲事不若今之以不治事而學者爲士也
古自成童成人後無不治事而學之士凡一官署卽爲
一學舍長官卽其師府史胥徒皆其弟子不惟治事之
餘復勤學問卽其治事亦是爲學故孔子嘗爲委吏乘
田以至作宰攝相周游列國蓋無一日得從容閒燕以
講習道藝而自述學問則自十五以至七十又無一日
不有精進之益則庶常吉士卽爲治事之小吏可無疑

義庶常吉士卽皋謨彰厥有常吉哉意謂以所有之德
彰於所治之事臨事仍如其常故爲吉士也彼評論人
才故因所彰之常以定其吉此爲敘列官職故舉吉士
之名以統庶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立政任人準夫至百司庶府爲天子設官以統立天下
之政大都小伯一節則設官於鄉邑以立鄉邑之政此
則設官於朝以統所立之政天子諸侯皆同先鄉後朝
政所自立自鄉始也
司徒卽首節之常伯立政節之牧司馬卽準夫準人司

空卽常任任人統言政體則有民有事而後議法故先常伯次常任後準人實行政事則事治法舉而後民安故先任人次準夫後牧此節則如治定功成統王朝諸侯天下之政爲之總結民安法行而事舉故先司徒而次司馬次司空也司馬卽虞廷之士洪範之司寇司空卽虞廷之后稷工虞洪範之食貨祀周家設官以三司總天下之政此法本之虞舜夏禹武王訪於箕子而得者周公立政不能不遵守其規模王朝侯國皆同周官分爲六職乃僞左之書附會周禮而爲之不足信也

司徒當爲秦漢之丞相司馬秦漢之太尉御史大夫司空當爲計相大司農以三司統一國之政始於唐虞千古不易在王朝如漢之三公唐宋之中書樞密度支在侯國如列國之三卿後世之開府儀同三司行中書省總之皆爲執政之官司徒主教司馬主法司空主事三者舉國政立矣亞如漢世丞相府分曹之長吏旅則奔走治事之人也

夷微盧蒸三亳阪尹

此爲王官之監於四夷者如泰西之殖民地總督及領事官是夷微盧蒸三亳阪皆指夷地尹則其官也不及他官者以事隨地異亦因時遷故聽其自辟而不爲預

定其職也

記此於設官之終卽後文誥戎兵陟禹迹方行天下至海表之意也

疑此七處皆風俗之未盡同於周者不必王官也微盧見牧誓聽周徵發與共征伐會盟則臣服子周矣而夷字敍于先疑爲東夷東夷之遠者莫如肅愼而貢楛矢則亦臣服子周矣不用兵力懾服而聽徵發通朝貢復以王官監之是後世猜防疑忌之私非周公推誠相見之心也蒸字蔡傳云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然則亦可本文王蒸哉武王蒸哉之義訓以爲君謂夷微盧之君也變君言蒸者蒸有進意夷微盧之君雖早向化而國俗未純進於中國六子宜常留心使之日進於善也三亳疑卽三監三亳皆殷舊都紂未必預爲棄之使歸於周則染紂之惡俗未必不同於朝歌況惟西亳去宋遠北亳南亳皆去宋近周公誅武庚滅殷乃封微子於宋宋地非得之於武庚三監焉能奪無罪諸侯之地以封微子乎故疑周初三監卽居三亳之地不必聚於紂都一處惟三監不與武庚聚居一處故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子國國卽三亳之地若流言起于紂都則出於敵國之口周室方興必知爲敵人之反間而不爲

所惑矣三監既居三亳則此處三亳必爲三監三亳之民其尤頑者雖遷於洛其留者於商之舊俗豈能洗滌淨盡與周民同故以三亳附於夷微盧之後也阪蔡傳未詳又云古者險危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按此說是也特阪當訓險阻不當訓險危居時戎狄參居內地皆在山林險阻之內如驪戎陸渾伊洛之戎赤狄白狄等雖居中國仍用夷俗而無禮義故此與夷微盧三亳並舉一繫以蒸一繫以尹雖爲外諸侯內卿士之別而蒸進其俗尹正其俗之義亦寓其中矣上節敍已成之治故特舉其官此節治尚之源也後儒訓此以夷情叛服險要安危立說其見小矣

自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至此爲第二段言周監二代損益以立政之大規模詳於治鄉而朝統其大綱國各自治而天子時巡不遺荒遠險阻之區周治闊大詳密如是孔子所謂郁郁之文也如此之政可以萬古承平矣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未至故兼寓教戒於太平極治之時而以俗之未美者告王使時自警惕此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亦克知灼見之源也後儒訓此以夷情叛服險要安危立說其見小矣

自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至此爲第二段言周監二代損益以立政之大規模詳於治鄉而朝統其大綱國各自治而天子時巡不遺荒遠險阻之區周治闊大詳密如是孔子所謂郁郁之文也如此之政可以萬古承平矣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此下三節言以人行政之事既已得人使治一國之事必有預定之法上下遵守然後人人能盡其職以人立政古今原無異而決不相同故此敍行政第言文王不及禹湯亦以三代之治法至周爲盡善盡美也盡善盡美者謂以四方民大和會持天下之政爲得天理之公也

注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敕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按此制如英國憲法君主不得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而獨有提議裁可公

布等權而已庶言即立法者謂本庶人之公議以制定法律也庶獄即司法者謂持制定之法律以督其行也庶慎即行政者謂遵法以實行於國也罔攸兼者即所謂無總三權之權亦即所謂君主無責任也君主之責任大臣代負代負已之責任故君主不能不監督之此節是訓用違即監督之意亦即各國憲法所謂君主有提議裁可公布諸權之意也此政所以能立之本原罔攸兼於庶言是非決於公論不猶國人之口以爲法也罔攸兼於庶獄法立必行不挾君上之勢以撓法也罔攸兼於庶慎則任人而非任法人君不親細務而務知

人無叢脞之憂而事無不理矣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

罔敢卽上文所謂國君無責任之義也治化初開人心未臻至善故雖罔攸兼攝而不能不監督之以防其懈弛之弊至大同之世則人人皆知應盡之職自必盡心竭力不敢自欺欺人而人君又何須兼督之哉故言罔敢知也然則吾中國古制之盛雖泰西今日尚未能及也則數百年之後必有棄今日現行之憲法而別立一新憲法者矣

獨言庶獄庶慎不及庶言者蓋立法爲爲政之本而司

法行政之根源也法無一定隨時而變不若二者可委之一大臣故議法必公之庶人而君罔攸兼攝又何敢罔攸聞知宴居深宮不與官民相親於何法當立何弊當除之情事無所知則因循廢弛之弊生而欲望司法行政之各盡其職成大同之盛治難矣蓋庶言卽議員議法者也行政司法者之勤懈獨許議立法者隨時糾正故君於行政司法之官罔敢知矣而於立法官則必親自監督之所謂源清則流自清本正而末自正也泰西國君有兼行政全權者似不如獨有監立法官之權之爲較簡而周也

庶獄庶慎皆奉成法以修其職業君不可侵其權以掣肘於後故知曰罔敢謂文王先謹慄奉成憲而不敢侵越也前曰兼謂身親其事以形迹言故曰罔攸攸所也實指其迹也此曰知謂心究其理以精神言故曰罔敢敢心也密斂其精神也庶言則國人議事與法之言公是公非之所在必君主持於上故罔攸兼於庶言而必知庶言不以一二人之私意爲政而不恤人言也知有別擇主持二義庶言淆亂則君別擇而用其善者西國所謂提議何事開散議院是也庶言和同則君主持而行之西國所謂裁可宣布是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

於茲蓋因上言罔兼三庶恐成王一例視之身不預其事心亦一概不與謀故特提出獄慎二事文王特克知灼見以宅俊身不預其事神亦不注於茲惟於庶言則精神注焉蓋惟罔敢知於茲二者乃所以專其知於庶言也兼以事言知以理言知者心性之精光所聚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君乾道也故就知言知專注於庶言則以一國之公議立政矣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行文王之事志以竟三分有二之功則安天下矣故

曰敉功也義者職分之所能爲德者性分之所固有知人安民人君之職分性分不務知人而親細務替厥義德矣武王不敢也此中庸所謂善述事也率惟謀從容德繼志也不敢替厥義德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也率惟謀從容德罔敢知庶獄庶慎而知庶言也容德容庶言之德也惟謀而從之即知之謂也丕丕基即有天下並受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以率文王義容二德遂並未有之一分而亦有之也此節二率字皆言武王率行文王之德則即皆指文王之事故義德容德皆文王之德而武王率之也惟敉率之始思以敉之也

並受率之終受而並敉也

以上言文武之立政一秉公法不雜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說入成王又以嗚呼提起致意于王欲王凝神敬聽勿忽略也孺子二字當略頓王矣二字當曳長讀以孺子之身而爲天下所歸往之身是非富貴孺子而遺大投艱於孺子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當爲句見自此以後天下不以孺子之事責孺子而以天下之事責孺子矣我周公我成王也自此以後成王一舉一動周公若與之同焉於一我字見之矣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乃備舉三宅之名而言天下之政盡於事牧準人也若順也謂順其性之自然不矯飾勉強貌仁而心實違也丕大也亂治也俾使任也灼知厥若知之明也知之明而後可任之專故曰丕乃俾亂也蓋知之不明則無以得賢才既知之而不用或用之而不專則無以盡其才故必兼是二者而後可與言立政也相受民和庶獄慎勿有間之皆任人之要也相受民牧也和庶獄準人也和庶慎立事也勿有間之文王勿攸兼罔敢知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和庶言也謂和庶獄庶慎皆由和庶言做起由此人一言彼人一言集者爲庶言即一國之公議也我即上文我其立政之我周公或成王也末終也惟思也庶言既集所謂發言盈廷王當執其咎矣此時王決所從於後豈可不用思維西法所謂裁判也成德之彥即左傳善鈞從衆之善人也庶言既集理皆可通則斷以其人素日之品行學問素日品行學問爲衆人之所推服者其所主之言必多可從則從之以爲法使奉行以治庶

獄庶愼是所以治我受於天祖之民者仍受其法於民也末惟是和庶獄庶愼之本故特提出言之末惟是裁判以乂則宣布也

以上言成王繼文武立政當克知灼見以任人末惟成德以爲法而勿間其行法之權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此節周公以己所立之政告成王據現行之政言之也故又以嗚呼提起言己承文武之後代成王立政必集庶言而從其徽美者以爲行政之法今日所行皆自末

惟成德一話一言以立爲定法故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告今日所行之政皆受於人之徽言願王勿輕更張也繼自今文子文孫固指成王成王以後之王亦隱指及矣受徽言守議定之法以治獄治事豈可以己之私意參之貽誤國法以撓治獄治事者之權故願王勿之也上言立政勿間以人此則勿誤以己也

此周公以現行之政告成王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此節與前立政節相應總立政之大規模也

立政二字當連上爲句周室立政之法監於二代而商爲近故不及夏所謂周因於殷禮也周政之立文武同德而皆創自文王故言文王可該武王所謂文王造周也我其立政當法商人文王而注意三宅以任人紬繹庶言以爲之法則得人以行法是乃所以乂治國家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於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上戒鑒殷以法文王此又旁及天下之國蓋言各國之內治也國字略逗謂自古至及今凡有國者無有用憸

人以能爲國之事憸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詐足飾非言似忠誠而不訓於德訓順也信也德者紬繹庶言所定之法謂不信守庶言所定之法順以治庶獄庶愼也如是則其國雖不亡亦奄奄不振無有名譽顯於當世凡國家用憸人無不如是則繼自今立政孰敢不以用憸人爲厲禁乎其惟用有常德之吉士不惟彼國光顯也亦且足以輔相我國家矣我國家周也此節語遞下而意則兩兩平列一罔顯一勸相欲王自辨而用之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顧錫疇曰曰文子文孫見其有纘承之責曰孺子王矣

見其居天子之位固專指成王亦兼指成王以後之君也其勿誤於庶獄勿撓法官之權也國之大本在乎法律法也者起於人羣之團聚而以之保平和臻久安之具即所謂綱紀也無法律斯無國家矣故泰西各國視法官爲極尊極貴雖貴爲天子亦不能干涉之蓋尊法官即所以尊法律尊法律即所以維持公義國無公義則強陵弱衆暴寡之風起而國尙可以爲國哉此周公所以反覆言之以至一而再再而三若不能自已其辭者蓋欲成王知爲政之大要而無重所當輕輕所當重也

此兩節與大都小伯節相應總結立國內之政也

予旦兩節言立周室之政國則節推及各國以爲轉關此下二節則立天子之政也故予旦節先呼孺子王繼以文子文孫欲成王爲後世計也此先言文子文孫後稱孺子王欲成王爲天下計也前勿誤庶獄庶愼並言此獨言庶獄者天子馭天下惟在能平諸侯之曲直則天下自戢安也惟有司之牧夫此牧夫當爲州牧之牧九州之牧得人則諸侯之獄皆平而戎兵可常不用矣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詔也戎兵皆兵也陟升也禹迹即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也蓋古人詰兵軍伍藏於井甸陣法講於蒐狩射御習於學校巡征寓於會狩以故文事武備渾合爲一亂萌無自生天下乃久安長治矣此即呂氏所謂治兵即所以弭兵之義西國所謂武裝平和也後人謂戢亂以武守成以文不知戢亂之文事武備渾合爲一原無偏重之時戢亂未嘗無文治守成未嘗無武功也方旁也並也謂徧行天下也海表如齊之表海謂盡中國東南之地也罔不服言威德所及無有不服也耿光文治也大烈武功也勿誤庶獄維持

國內之政克詰戎兵維持天下之政也覲耿光揚大烈文治武功並用無所偏重王道之常本如是也

九州之牧苟不得人則亂必起天下大矣後世遠矣豈能一無所失州牧豈能盡得人即盡得人天下之大九州之遠天子深居九重何能周知民生疾苦吏治污隆故必時時親巡其克詰爾戎兵修虎賁綴衣之職也陟禹之迹九州固禹所奠定而禹會諸侯子會稽亦禹巡狩之迹獨遠也

此節與司徒司馬夷微盧蒸兩節相應立列國天下之政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後王周之後王也常人有常德之人按此以上皆告成王立政之道至此乃兼告及後王也僅言用常人不及法者蓋立法準乎人情人情隨時而變故法亦不得不與之俱變此立政之所以必合時俗人情而不可以預定治法也必得常德之人時議而變通之以適於治故周公不敢預言法而言人之德蓋恐授後世泥古法戾時勢以禍蒼生而獨以用常人告之謂能得治人則治法自隨時精進而無常治無待他人預爲之謀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愼以列用中罰

上節丁寧用人此節丁寧用法所以結通篇政卽是法人議而行之所以立之也太史記載憲法者也司寇蘇公奉行憲法者也專言獄者不用憲法則獄隨其後所以糾其必行政乃可謂之立也必能實行今日憲法而不使滋弊於其中則大綱不壞以後世累變更法與之俱變亦易爲力此篇終於式敬由獄式愼用罰之意以法維持人也式敬由獄敬守所由以決獄之法也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當用法時詳愼以酌其中而用之也

按上旣言周公不爲後世預定治法矣而此處告太史使書周律以爲後世之式者何哉蓋律也者起於人羣之團聚而維持一羣使得相安之具也使羣而無法律也則強陵弱衆暴寡之風起而羣不羣矣故有法律則強者不敢逞其強衆者不敢恃其衆而暴君汚吏亦不敢魚肉下民如是則強衆弱寡可持其平兩相平則人心固結爲一而國強矣泰西今日之文明富庶卽由此也周公旣不敢定爲拘泥之法授後人以口實而又恐文武之德衰後王將伸其威權以魚肉下民致覆滅其宗也故爲法律以制之使不得上下侵越君民平等以保其宗則其用心亦良苦矣

泰西視法律爲至尊至重無論爲君爲民凡有血氣者莫不受制於其下民有犯者則法官罰之君有犯者法官亦得稱天祖之法以罰之周公所制之謚法是也以故君民常懍懍焉惟恐或犯而不敢不敬厥職不若後世之惟君獨尊不特有行法亂法之實權且並有立法變法之實權故常居法之外而無所忌憚如是則以一人持行法之權而不敬於先罔愼於後名爲天子一人有權而內而大臣外而諸侯以及妃妾宦寺皆得蒙蔽擅奪假天子之威靈以亂天下之大法東周之弱卽由此也篇終鄭重太史司寇使之敬愼持法法由繹庶言

而立卽合一國之衆庶爲國君守法而君權乃不他移矣

立政通篇皆競競子王之用人而戒其撓法蓋法行必自王身始也篇終特戒執法之官使之敬愼敬愼者不屈於權貴所以使王勿攸兼罔敢知也勿閒勿誤而政常立矣篇終戒執法之官所以明王亦受制于法也觀孟子言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知三代以上之法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受制焉則此之戒太史司寇蘇公其意可見矣太史記王之言動者也司寇蘇公則執所書以用法者也

立政臆解終

洛

誥

解

海寧　王國維

洛誥解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白也周禮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先鄭司農曰復謂奏事也

辟君也復子明辟猶立政言告孺子王時成王雒周公相宅至於雒故周公白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而也而汝也弗敢猶言弗敢弗也周公云王弗敢弗及天基命定命成王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互相歸美立言之體也不言弗敢弗者諮之亟也基始也基命謂始受天命周頌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周受天命久矣至是復言基命者文王受命僅有西土武王伐紂天下未寧而崩至周公克殷踐奄東土大定作新邑於雒以治東諸侯周之一統自成王始故曰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胤繼也公自言公之大相東土繼成王及天基命定命之志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三月十二日見召日而不月者成王至雒與周公相見時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伻使圖謀也俾成王來雒以謀定都之事且獻卜兆於王此周公所復者皆追述王至雒以前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休美匹配也伻來來者上來謂周公使來下來成王自謂已來也視示也貞當為鼎當也謂卜之休吉王與周公共當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子惟曰庶有事

肇始稱舉也殷禮祀天改元之禮殷先王即位時舉之文王受命建元亦行之於周及雒邑既成成王至雒始舉此禮非有故事故曰肇稱百工百官也周謂宗周即鎬京也周公本意欲使百官從王歸宗周以行此禮故曰予惟曰庶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

記功宗以下周公述成王之言也功謂成雒邑之功殷人謂年為祀元祀者因祀天而改元因謂是年曰元祀矣時雒邑既成天下大定周公欲王行祀天建元之禮於宗周王則歸功於雒邑之成故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意欲於雒邑行之也載事也教工大傅作學功學教也欲令周公教雒邑之功以示天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饗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

此周公承成王之意使在宗周之百官皆往新邑助王行祀禮也有讀為友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毛公鼎曰及茲卿事寮大史寮

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爽侮

百辟諸侯也是時諸侯皆來助祭因行享禮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大饗（饗當作享享之大者饗饗以為饗先王非也郊特牲幣無方一節文與此篇同在賓入大門之下蓋亦以此篇為朝覲之賓也）具王寧興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享之物本多周公欲成王知天下歸心與否故使之不覩其物而覩其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女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毋違用戾

正父皆官之長也酒誥曰庶士有正又曰有正有事又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恰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前周公言予其明農有致仕之意故成王極道周公之功以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則又成王將歸宗周命公留守新邑之辭也後者王先歸宗周周公留雒則為後矣宗禮謂記功宗作元祀之禮時雖行宗禮四方尚有未服者故命公留新邑以鎮之也敉之言彌終也大誥曰敉寧武圖功又曰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立政曰亦越武王率惟敉功敉皆謂終四方迪亂是公功未終明公未可去也士師工皆官也受民謂所受於天之民立政曰相我受民又曰以乂我受民孟鼎曰粤我其勸相先王受民受疆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拜受王命之辭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於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遠邇咸來和哉洽于民心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寧安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于成周王命孟寧鄧伯是上下相存問通稱寧也王以秬鬯寧周公周公尊也公嘉王賜故禮于文王武王精意以享曰禮明禮以下八字亦周公述成王之言朕子謂成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殷禮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是歲十二月之晦也作册官名逸人名顧命命作册度畢命序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彝器多稱作册某或云作册內史某或但云內史某其長云作册尹亦曰內史尹亦單稱尹氏皆掌册命臣工之事此云作册逸猶他書云史佚尹佚矣祝册猶金縢言册祝告者告於文王武王也王賓謂文王武王死而賓之因謂之賓殷人卜文屢云卜貞王賓

268冊 780頁 77三版 26B

某某王賓下皆殷先王名知此王賓即謂文武矣殷殷牲禋祀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者至言皆實牲於柴而燎之使煙徹於上禋之言煙也殷人祀人鬼亦用此禮（見春官筮人）逸武成云燎于周廟知周初亦然矣咸格者言文王武王皆因禋祀而來格也先燔燎而後祼者亦周初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肆獻在祼前知既灌迎牲為後起之禮矣王命周公後者因烝祭告神後於廟中以留守新邑之事册命周公已面命而復册命者重其事也誥謂告天下成王既命周公因命史佚書王與周公問答之語並命周公時之典禮以誥天下故此篇名洛誥尚書記作書人名者惟此一篇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紀事下紀年猶舜尊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誕保文武受命即上成王所謂誕保文武受民周公所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雒自是年始故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記事之體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後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為殷周間文辭通例矣是歲既作元祀猶稱七年者因元祀二字前已兩見不煩複舉故變文云惟七年明今之元祀即前之七年也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雒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此經紀事紀年各為一句遂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

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浩卿先生講席夏間駕滬京都獲親道範嗣讀大著周公及其時代一書深佩研鑽之博與論斷之精於考定周官及禮經二書編撰時代尤徵卓識誠不朽之盛事也國學叢刊中拙著小篇乃荷稱許又加以攻錯敝國近日承學之士日鮮又闕討論機關是以罕獲切磋之益今乃得此於先生何其幸也茲就先生所賜教者畧陳述鄙見祈再正之既灌迎牲自郊特牲以降至於近世訖無異辭誠如尊教非獨七十子後學之說然也周禮春官司尊彝於四時之祭及追享朝享皆先言灌尊而後及朝踐再獻之尊與大宗伯肆獻祼次序不同然天子諸侯祭禮既佚無以定其是非而郊特牲等篇又出於七十子後學即謂作記者親見禮經全文約之為是說然亦僅足以言宗周中葉以後之祭禮未足以定殷周間之祭禮也殷周間之祭禮僅可據詩書以為說詩言祼將而無其次書洛誥祼次在殷禋之後襲釋洛誥時以經有明文而周禮大宗伯肆獻祼之次適與之合故亦牽連及之實則以洛誥本文為據猶大著考周公事專據詩書而以周禮禮經為旁證之意也今以禮意言之則祼者古非專用於神其用於神也亦非專為降神之用周禮小宰職凡賓客贊祼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小宗伯職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職大賓客贊果將鬱人職掌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王禮再祼而酢諸侯諸伯壺祼而酢諸子諸男壺祼不酢郊特牲諸侯為賓灌用鬱鬯是古於賓客亦以鬯為獻酢其於神亦當用以歆之而不徒用以降之矣殷虛卜辭紀祭祀所用之鬯自六卣以至於百其多如此又此諸條中別無酒醴之文則祼之事所以歆神而不徒以降神明矣知祼之為歆神而不徒以降神則無惑乎其在殷禋之後矣古求神之道亦多端矣或以氣或以聲或以臭其次雖有不同而其用則無或異周人先求諸陰（謂周中世以後）故先灌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以樂當之然燔燎之事亦求諸陽之一道魂氣歸天其說蓋古殷周之間此意尤盛書召誥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詩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神既在天於是有燔燎之禮以格之煙炎之徹於上較聲音之號之詔告於天地之間者尤為有象矣觀殷虛卜辭所紀祀先王禮大抵先夷次卯次𢍰沈或先夷後沈或先夷後卯周禮之取膟膋燔燎與焫蕭合羶薌亦商夷禮之具體而微者其次雖異其用則同知禮祀之用以降神而不徒以歆神則無感乎其在祼之先矣至王賓之釋之當否則視卜辭賓字之釋之確否案卜辭賓字多作𠂤或作𠂤作𠂤作𠂤虛鐘作𠂤邾公鐘作𠂤其所从之𠂤𠂤與𠂤同意皆象屋形古文自有𠂤𠂤二部首𠂤𠂤之省𠂤部亦然（𠂤𠂤𠂤𠂤）𠂤上从屋下从人从止象人至屋下其義為賓各客二字从夂意皆如此金文及小篆易从止為从貝者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其義即禮經之儐字也如大敦蓋史頌敦眉貿鼎諸器之賓字从貝者其義皆為儐也後世以賓為賓客字而別造儐字以代賓字實則𠂤乃賓之本字賓則儐之本字也賓之本字其省者从𠂤从刀其譌變也乃以𠂤中之一畫屬於人上如虛鐘之賓作𠂤若此字从𠂤从万蓋已非其朔羅君卜辭中賓字之釋似尚可信又稱先祖為賓經典亦無明文然禮弓孔子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雜記曾子論遣奠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是生則親之死則賓之古代當有此義於禮卿大夫之繹祭謂之賓尸則殷周間稱先王為王賓亦不足怪也洛誥時代去商甚近其所云王賓當與卜辭義同若釋為周公則下文咸格之咸字無所施之若以為助祭諸侯則與本事無涉故前釋為文王武王鄙見如此敢盡布之以俟討論如蒙教正幸甚天寒惟自衛不宣

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

浩卿先生講席承寄東亞研究雜誌知前所寄一書又荷審正學術正賴如此遠覆乃有進步所獲益於先生者不鮮矣承教以祼字之義謂灌地降神為第一義歆神為第二義用於賓客為第三義周中世以後尚多用第一義不應周初作洛誥時却用第二義剖晰至精甚佩甚佩今富就此字再陳鄙見諸惟裁正案此字書洛誥詩大雅皆作祼周禮小宰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典瑞大行人考工記玉人皆祼果雜出康成于大行人注云故書祼作果於玉人注云祼或作果或作課案殷周古文未見从示之祼以示部諸字言之如祿古文作彔祥古文作羊祖古文作且禁古文作彭禘古文作帝禦古文作御社古文作土知古祼字即借用果本之果周禮故書之果乃其最初之假借字而祼乃其孳乳之形聲字也故果字最古祼字次之惟論語戴記始有灌字此灌字果為先秦以前所用之字歟抑漢人以詁訓字代本字歟疑不能明也此祼灌二字之不同也祼字之音陸德明音義以降皆讀如灌唐本切韻亦入換韻（韓道廣韻古既切不同）段氏玉裁說文注始正之曰此字从果為聲古音在十七部（即歌部）周禮注兩言祼之言灌凡云之言者皆通其音義以為詁訓非如讀為之易其字讀如之擬其音也如載師載之言事族師師之言帥禮衣禮之言豐翣柳柳之言聚剡編次剡之言覆禮祀禮之言煙廿人廿之言礦未嘗曰禋即讀煙剡即讀覆也以是言之祼之音本讀如果廿之音本為卯讀如緄與灌礦為雙聲後人竟讀灌讀礦全失鄭意段氏此言自音學上觀之則祼灌雙聲又祼在歌部灌在元部為陰陽對轉之字然與同部之字究未達一間此祼灌二音之不同也至祼之字義毛詩文王傳云祼灌鬯也說文則云灌祭也鄭於周禮小宰大

宗伯玉人三注皆云祼之言灌然祼與灌不過以聲相訓凡文字惟指事象形會意三種可得其本義至形聲之字則凡同母同韻者其義多可相訓而不能以相專故訓祼為灌可也訓以他雙聲之字如嘏暇假等字亦無不可也考先秦以前所用祼字非必有灌地之義大雅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毛以灌鬯鄭以助祭釋之然祼神之事除王與小宰大宗伯外非助祭之殷士所得與則詩之祼將果為祼神抑為朔節儀中酢王之事尚不可知也周語王耕籍田祼鬯享醴乃行此非祀事則祼鬯非灌地降神之謂也左氏襄五年傳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諸侯冠禮之祼享正當士冠禮之醴或醮則祼享非灌地降神之謂也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注灌猶飲也此明明是灌人非灌地矣祭統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又明明云灌尸非灌地矣灌地之意始見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鄭注始以灌地為說然灌地之事不過祼中之一節凡以酒醴獻者亦無不然鄭於尚書大傳注（皇侃論語集解義疏所引）云灌是獻尸尸既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夫祼之事以獻尸為重而不以尸之祭酒為重此治禮者人人所首肯也若如說文酋字下說謂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為酋象神歆之也案周禮甸師祭紀供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許說本此但鄭大夫不云是祼許君以莤祼為一耳然古說莤縮二字皆與鄭許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於清汁獻涗於醆酒皆言沖酒之事詩小雅有酒湑我毛傳湑莤之也以數曰湑後鄭於甸師注亦云縮酒沖酒也是古謂沖酒為莤與祼事固無涉且如許君之說（皇侃論語疏所引一說同）此乃士喪禮祭苴之禮（古康祼本迎尸出會取奉觴祭於苴茅三取清別除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大夫士之吉祭猶未有行之者況天子宗廟之祭乎且古天子於賓客皆祼豈有尸而不祼者故祼之義自當取祼尸之說而不當取灌地之說故鄭於周禮典瑞注曰爵行曰祼於禮器注曰祼獻也此祼與灌地二義之不必同者也祼字形聲義三者皆不必與灌同則不必釋為灌地降神之祭既非降神之祭則雖在殷牲燔燎之後固無嫌也竊謂郊特牲一篇乃後人言禮意之書其求陰求陽之說雖廣大精微固不可執是以定上古之事增毛公許鄭之釋祼字亦後人詁經之法雖得其一端未必即其本義吾儕前後所論亦多涉理論此事惟當以事實決之詩書周禮手經與左傳國語有祼字無灌字事實也祼周禮故書作果事實也祼从果聲與灌从雚聲部類不同事實也周禮諸書祼字兼用於神人事實也大宗伯以肆獻祼為序與司尊彝之先祼尊而後朝獻再獻之尊亦皆事實而互相異者也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之所當然也故敢再布其區區惟是正而詳辨之不宣

尚書璇璣鈐

卷敘錄

卷十

光緒乙巳孫虛草書校琴張文運校

尚書誼略目次

虞夏書堯典第一
虞夏書皋陶謨第二
虞夏書禹貢第三
虞夏書甘誓第四
商書湯誓第五
商書盤庚第六
商書高宗肜日第七
商書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微子第九
周書牧誓第十
周書洪範第十一
周書金縢第十二
周書大誥第十三
周書康誥第十四
周書酒誥第十五
周書梓材第十六
周書召誥第十七
周書洛誥第十八
周書多士第十九

周書無逸第二十
周書君奭第二十一
周書多方第二十二
周書立政第二十三
周書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費誓第二十五
周書呂刑第二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周書秦誓第二十八
敘錄坿一卷

尚書誼略目次終

堯典 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胡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固二帝之名也 孫葆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 孫星衍曰堯典一篇紀唐虞治天下之事也舜之命官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舜所命者皆堯之事耳史臣合錄之以見二帝之事雖異而其所以治天下者固未嘗不同不得分割以爲舜典

曰若稽古 曰後漢書引作粵李善引同 劉安世曰粵越通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傳曰稽考也 段玉裁曰四字爲句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 馬其昶曰史臣述事以曰若稽古發端古猶故也謂稽考故實

帝堯曰放勳 趙岐曰放勳堯號也 李光地曰放勳重華皆頌其德美之稱故孟子屈原皆引爲堯舜之號之奇曰放猶至也 傳曰勳功也 林

欽明文思安安允

恭克讓 中論書美唐堯欽明爲先 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鄭康成曰慮深通敏謂之思不曰讓 說苑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寬虛以待下故迄今而彌章 孫星衍曰鄭注考靈耀文塞晏衍曰鄭注考靈耀文塞晏安晏通晉語文公曰讓推賢也晏云寬容覆載謂之晏荀子云堯讓賢以爲民讓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 光漢書引作橫戴震曰釋言桄充也孫炎桄作光禮記注橫充也 吳汝綸曰廣雅方表也四表猶四方也 鄭曰至于天地

克明俊德 蔡沈曰俊大也

以親九族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婚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此所云族不當有異姓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蔡曰九族舉近以該遠五服亦在其中

九族既睦 夏僎曰既盡也

平章百姓 平鄭作辯云辯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孫星衍曰史公作便章鄭注論語曰便便辨也經作平者詩傳云平平辨治也國語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傳曰協合也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引此經應劭注黎衆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 林

之奇曰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中庸九經自修身尊賢以至柔遠人懷諸侯堯舜之治天下禹皐陶之陳謨其序正同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 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犂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 傳曰使敬順昊天辰日月所會 蔡曰厤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

敬授人時 段玉裁曰民時衛包改作人時自來尚書無作人時者洪範傳皐陶謨疏皆作民時 大傳主春者張晉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晉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晉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方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 漢書載李尋說此經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

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又曰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 鄭曰掌四時者字曰仲叔猶枹鼓之相應也

分命羲仲 鄭曰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金履祥曰大傳舜巡四嶽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 閻若璩曰羲伯和伯猶今之監正監副四子則猶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也

宅嵎夷曰暘谷 朱子曰宅度度通宅嵎夷度其日景 傳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 蔣廷錫曰今朝鮮國

寅賓出日 鄭曰謂春分朝日段玉裁曰釋文賓徐音殯仙民讀上擯承擯紹擯之擯說文儐導也或从手作擯

平秩東作 傳曰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六字同 馬曰莘使也 段玉裁曰集韻拚拚仔逝平萃耕謂之東作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 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星言如星虛星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

次不當中而適當於兩次之間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厥民析鳥獸孳尾**傳曰春事既起
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申命羲叔**傳曰申重也**宅南交**大傳堯南
撫交趾蔣廷錫曰今安南國鄭補曰明都三字**平秩南訛**訛史記作為大傳作偽傳曰訛化
也敘南方化育之事段玉裁曰羣經音辨偽化也音訛引書平秩南僞古僞與為通而為與化古音同部
敬致蔡曰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呂祖謙曰致夏之長致冬之短
夏言敬致冬亦然**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鄭曰星火大火之
屬**厥民因**朱子曰因者因其析後之事**鳥獸希革**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
寅餞納日鄭曰謂秋分夕月傳曰餞送也**平秩西成**傳曰秋西方萬物成序其政助
成物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示樸宗作

訛成易雖主農事言然觀大傳所釋秋冬兩條則春夏諸大政如月令所載者要當在平秩之中**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傳曰春言日秋言夜互
相備**厥民夷**朱子曰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臧琳曰夷史記作夷易釋詁夷易也言其民樂易史
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鳥獸毛毨**傳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方**
曰幽都平在朔易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
聚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在察其政大傳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
以佐冬固藏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傳曰日短冬至之日鄭曰昴白虎
中宿也奧內也王肅曰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鳥獸氄毛**馬曰氄溫柔貌**帝曰**
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王曰期四時也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舉全數以言之故曰三百六十六日也鄭曰以閏月

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厤林之奇曰此言觀象作厤之法必先奠方隅測時氣齊晷刻
候中星而後驗於農事早晚物類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傳曰釐治工官也江聲曰釋詁熙興也呂祖謙曰二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
言程子曰克明俊德至時雍言治之道乃命羲和至咸熙言治之法而最大在天道時令萬事無不統于此
故先詳載焉吳澄曰以上專言司天之官此一節上句總言治人事之官下句則言其效**帝曰疇**
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傳曰疇誰庸用也放齊臣名啓開也馬
曰胤嗣也帝之胤子曰朱也戴鈞衡曰咨在句首歎辭在句中語辭如何嗟及矣之嗟**帝曰吁嚚**
訟可乎傳曰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蔡曰堯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不以病天下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傳曰采事也驩兜臣名段玉裁曰都史記作於此
即釋詁之都於也於訓為歎**共工方鳩僝功**傳曰共工官稱說文引此經方作旁鳩作述

曰逑斂聚也江聲曰逸周書注旁廣也馬曰僝具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
天孫星衍曰靜同靖韓詩靖善也違同回薛君曰回邪辟也蔡曰象恭貌恭而心不然全祖望曰滔史
記作漫滔同滔漫同慢**帝曰咨四岳**蔡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吳汝綸曰史
記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國語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皆四岳
為一人之證國語又云一王四伯韋昭以為四岳長亦不用馬鄭四人之說**湯湯洪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
鯀哉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治僉皆也王念孫
曰方通旁溥也徧也蔡曰僉曰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帝曰吁咈哉方**
命圮族傳曰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輒毀敗善類鄭曰方讀為放謂放棄教命蘇軾曰楚
詞亦言鯀悻直以亡身**岳曰异哉試可乃已**蔡曰岳曰四岳之獨言也說文引此經

曰异畢也　臧琳曰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而已古人語急故以不可爲可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傳曰載年也三考九年　程子曰治水大任也非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鯀雖九年弗成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强咈戾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中論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庸遊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史記咨作嗟巽作踐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就治天子之事　岳曰否德忝帝位傳曰否不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史記悉舉貴戚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傳曰及疏遠隱匿者師衆錫與也　大傳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王曰虞地名　汪中曰虞之君瞽瞍也諸侯以國爲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若鄭子華吳季札矣　帝曰俞重魯中矣四岳曰虞舜若

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曰俞然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諧和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　戴鈞衡曰易序卦漸者進也烝烝猶進進進進進猶漸漸　帝曰我其試哉鄭曰試以爲臣之事　永樸案說文試用也義與試可乃已之試同卽序所云歷試篇末所云徵庸也其目則愼徵五典以下是已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孔穎達曰以女妻人謂之女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　傳曰刑法降下嬪婦也　陸德明曰汭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　蔣廷錫曰嬀汭在今山西蒲州界　吳汝綸曰女字爲句此史臣之辭于時者於是也當屬下句讀于周趙佑曰釐來通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猶詩來嫁于京　蔡曰此壯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也　中鑒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妹以婦淩夫違人不義違人不祥違天不義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

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曰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人以二女觀於身而已矣此舜之所難也　薛瑄曰以孝帝曰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曰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人以二女觀於身而已矣此舜之所難也　薛瑄曰以孝帝曰夔朱子曰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治厤明時董銖曰知人傳賢三也而已慎徵五典五典克從注吳汝綸曰文選揮通發也綱領惟一欽而已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宣也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蔡曰五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敘也敘順同義　王引之曰釋詁順敘也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馬曰四門四方之門　孔曰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左傳五典克從諸無違致也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蔡曰穆穆敬也　孫星衍曰釋訓穆穆敬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馬曰麓山足也蓋兼四岳之官納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之大傳納之以大昭華之玉史記堯使舜人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論衡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試之子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野而觀其聖授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也　孫星衍曰周語注底至也致卽至也績迹同楚辭注迹行也　陸農師點乃言底可績三載句當如此　朱子曰陸農師點乃言底可績三載句當如此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傳曰陟升也舜辭讓于德不能嗣盛曰史記弗嗣作不懌徐廣云今文作不懌怡怡懌也　太史公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云台音怡悅也然王莽傳引作不嗣則古文本作嗣也　劉逢祿曰讓于德弗嗣猶云否德忝帝位正月上日　鄭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卽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　大傳上日元日也受終于文祖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　孔曰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爲禪爲堯之高祖　朱子曰自嚮咨若時登庸以下皆爲禪

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薦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曰在察也馬曰璿美玉也鄭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段玉裁曰璣大傳馬鄭皆作機唐石經作璣王弼周易略例引作璇璣又作機璣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傳曰肆遂也馬曰禋精意以享也五經異義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六宗謂天宗三地宗三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吳汝綸曰岱宗見尚書天宗見月令河宗見穆天子傳永樸案禹貢江漢朝于海是稱海為宗之證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傳曰大川皆一時望祭之羣名山大川皆必有冒之聖賢名山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為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輯五瑞傳曰輯斂也古者主天子所以冒諸侯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為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輯五瑞親四岳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既月乃日史記擇吉月日李光地曰乃日讀斷吳汝綸曰猶詩言既景迺岡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傳曰班還也歲二月東巡守段玉裁曰周禮正月之吉謂周正月正歲歲終歲十有二月昔謂夏正寅月丑月堯建丑舜建子虞書正月唐正月也歲二月夏正之二月也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史記岱宗泰山也東后者諸侯也蔣廷錫曰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馬曰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段玉裁曰柴馬鄭說文皆作祡今本作柴後人所改鄭曰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秩次也協時月正日傳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同律度量衡鄭曰律陰呂陽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漢書引此經曰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永樸案馬以五禮為吉凶軍賓嘉此周制耳不若鄭以公侯伯子男說之為精堯典有伯夷伯禹禹貢侯服又以男邦與諸侯並言唐虞之爵固有五等矣白虎通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馬曰一死雉士所執如五器卒乃復曰孔如若也復返也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史記南嶽衡山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恒山也蔣廷錫曰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恆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接直隸鎮定府界歸格于藝祖用特傳曰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蔡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朝又明年西方諸侯朝又明年北方諸侯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大傳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白虎通王者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厤計時月皆為民也所以五歲巡守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習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巡守為祭天何本巡守為祭天告至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中說舜一歲巡守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敷奏以言傳曰敷陳奏進也明試以功說文引此經曰試用也吳汝綸曰詩傳功事也車服以庸江聲曰釋詁庸勞也大傳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肇十有二州傳曰肇始也鄭曰舜以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幷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為十二州成蓉鏡曰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本土既平更制九州在後白虎通何知堯時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與志合封十有二山濬川傳曰封大海之

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之令人知 **流宥五刑** 馬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鄭曰扑撻楚也 蔡曰鞭官府之刑扑學校之刑 **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傳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詩傳溢慎也 蔡曰聖人制刑本末此七言大略盡之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洲** 鄭曰幽州北裔 蔣廷錫曰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 王鳴盛曰說文州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臣瓚等曰今作洲非是 **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馬曰崇山南裔三苗國名三危西裔羽山東裔 蔣廷錫曰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三苗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廣沙州衛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接郯城縣界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鄭曰縣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林之奇曰放流竄殛皆屏之遠方左傳流四凶族投諸四裔 段玉裁曰洪範殛死多方罰殛釋文並云本又作極極窮也殛之假借 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引此經曰詠不仁也 後漢書載楊震說曰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至雍熙 劉逢祿曰流四凶在賓門以前左氏所謂無凶人也 史臣紀於此蓋先德教後刑罰之意洪範亦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落** 傳曰殂落死也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王鳴盛曰徵庸二十載攝位八載孟子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正引此文史記失解引徐廣云堯在位凡九十八年上文堯自言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亦與經合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蔡曰喪爲之服也 閻若璩曰有爵土者爲天子斬衰三年禮

也 傳曰遏絕密靜也 春秋繁露堯月正元日王引之曰祝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下引此經 王制疏以元日爲善日謂吉日也 **舜格于文祖** 傳曰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傳曰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潛夫論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惑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 傳曰咨亦謀也 蔡曰十二牧十二州之牧 漢書載何武翟方進說曰古者選諸侯賢者以爲州牧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洪頤煊曰釋詁食僞也僞與爲通爲哉猶曰勉哉 永 惟時柔遠能邇 孫星衍曰樸案方言食勸也勸勉亦同義惟時當屬柔遠能邇讀時是也 王念孫曰漢書注能善也 **惇德允元** 蔡曰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言當厚德信仁人 **而難任人** 傳曰任佞人難拒也 **蠻夷率服** 吳汝綸曰釋詁率自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傳曰言舜曰以別堯 吳澄曰奮起也奮庸猶曰登庸 江聲曰釋詁熙光也 史記說載爲事亮采爲相事 孫星衍曰釋詁亮相導也是亮相同義 朱子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衆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 傳曰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懋勉也居稷官者棄也稽首首至地 **帝曰俞汝往哉** 鄭曰然其舉得其人不聽其所讓 **帝曰棄黎民阻飢** 鄭曰阻厄也 **汝后稷** 蔡曰后君也 永樸案稷猶禹與夷稱伯奭稱君稱保 **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蔡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遜順也五教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 傳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

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孔曰魯語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大辟鬼薪漢制曰黥劓刖斬趾殺鬼薪鉗城旦宮髡屬刑者服斧鉞者宮服刀者髡者服鑽墨服笮也五刑有五就朝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曰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王曰誰明其罪能使之信服帝曰疇若予工百工之官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其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林之奇曰殳斨伯與三人此文中加暨字與禹讓稷契暨皋陶文同帝曰俞往哉汝諧孫星衍曰諧者也太史公說下朱虎熊羆云為佐則知諧當訓偕矣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馬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鄭曰言朕虞重草木鳥獸孔曰帝言作我虞耳林之奇曰作朕虞猶云若予工益拜稽首

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林之奇曰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熊虎與熊熊既為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為二人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蔡曰典主也　馬曰三禮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也　陳櫟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　僉曰伯夷姜姓傳曰伯夷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鄭曰秩宗主次秩尊卑　白虎通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我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　夙夜惟寅傳曰早夜敬思其職　直哉惟清詩頌相當值也直哉謂當值其事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史記說胄為稺百胄古聲相近　說文引胄作育　王引之詩箋有稺也周書太子晉篇亦以未冠者為胄子　漢書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自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六詩六舞五聲八音之和下德引詩六詩比經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傳曰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宏而能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戴鈞衡曰兩永字漢書禮樂志並引作咏古詠咏永通歌永言者歌以咏歎其所咏也言聲依永者聲必依其所咏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傳曰倫理也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傳曰石磬也孔曰音之清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擊是大擊拊是小擊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說文引此作堲讒說殄行是傷人之行召誥亦也孔曰堲疾惡也殄行是傷人之行召誥亦也敢殄戮　孔曰殄絕也　帝曰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曰納言聽下言納喉舌之官　上受上言宜于下下必以信　潛夫論今萬計然詞訟之辨鬬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九官十二牧曰二十二人四岳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而相天事也此以平水土也此以士一官兼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法隨時制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王炎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皋陶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盛治功雖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盡廢故命龍於末王應麟曰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此謂無求備於一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白虎通所以考之謂無求備於一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　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　大傳三歲而小結六一之正職而賞有功也　九歲而大成者黜無職而行事也　九歲而大成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明五幅以頌恒升故天下陟之者尊賢考自類之皆所以考聖無容心也　漢書載谷永說曰治

功則治簡賢達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史記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眾功咸興　朱駿聲曰幽退隱也明迺所見也　分北三苗　鄭曰北猶別也　段玉裁曰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公字下云八猶背也古北背同音通用　李光地曰前言竄去其頑者此言分北安其順者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汪烜曰此總記舜之始終故復稱舜以別於帝堯　段玉裁曰三十在位今文本作二十鄭從之與大戴禮史記論衡合　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　陳喬樅曰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

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三十九年巡守而崩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論衡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　馬其昶曰陟如陟彼高岡之陟方謂方岳陟方即巡守也　曾鞏曰昔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　熊禾曰舜之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

皋陶謨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與語帝前咎繇述其謀說文引此經曰謨議謀也史記帝舜朝禹伯夷咎繇相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鄭曰皋陶下屬曰字爲句傳曰迪蹈也謨明弼諧朱子曰謨指人主弼指人臣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鄭曰敘序也九族屬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段玉裁曰諸本皆作屬勵蓋衞包所改禹拜昌言曰俞昌史記作美孟子注引作讜玉裁曰古昌黨同音讜與黨通段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孔曰皆如是惟帝其難之張子曰帝謂舜也江聲曰其難之言勿以爲易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傳曰哲智惠愛也漢書載谷永說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下引此經後漢書載左雄說曰柔遠能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下引此經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傳曰孔甚也孔曰上既言驩兜有苗則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王鳴盛曰孔壬即公羊所謂甚佞也淮南子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下引此經蔡曰楊氏云知人安民此一篇之體要也九德以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薛瑄曰迪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此德之推行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王引之曰亦語助也史記說載采采爲始事事家惜抱府君曰言語辭言人之行有九德必其人有德乃始命之官以事其事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傳曰性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愨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爲毅行正直而氣溫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王引之曰詩傳義善也性發彊而又良善鄭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而不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皆矯僞耳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江聲曰韓詩傳宣顯也孫星衍曰方言浚敏也明孟通釋詁孟勉也傳曰卿大夫稱家孔曰祗亦爲敬蔡曰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傳曰翕合也史記翕受普施孫星衍曰司馬彪莊子注施用也吳汝綸曰禮記注事猶立也咸事言皆置於位馬其昶曰三德六德俱以賢才之多寡言有家者事少則需才少然亦必宣達二三有德之人以敬勉其事有邦者之得賢視有家者宜倍之嚴者馬曰才德過千人爲翕尊也日尊敬賢德以亮采有邦至翕受敷施則野無遺賢謂天子矣俊乂在官馬曰才德俊百人爲乂百僚師師史記百僚肅謹百工惟時孫星衍曰詩傳時善也撫于五辰蔡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汪烜曰以治物言則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之修以興事言則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四時之政以敎言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有撫五辰之義他如藏冰開冰出火納火斬陽木斬陰木之類亦一務也鹽鐵論引此經曰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軌凡而已中論引此經曰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其凝鄭曰凝成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永樸案秦策呂覽注並云敎習也有邦當屬下讀孔曰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後漢書載陳蕃說曰皋陶戒舜無敎逸游周公戒成王

無槃于游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一日二日萬幾蔡曰一日二日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言其幾事之至多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論衡曠空也置非其人與空無異史記非其人居其位是謂亂天事後漢書載馬嚴說此經曰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潛夫論引此經曰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中論引此經曰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劉逢祿曰典常也白虎通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吳汝綸曰廣雅勑順也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孔曰秩謂制其等差左傳曰庸常自用也同夫士馬本有庸作五庸王曰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寅協恭和衷哉蔡曰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吳汝綸曰漢書注和合也朱子曰衷即是中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服傳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蔡曰章顯也潛夫論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政事懋哉懋哉漢書董仲舒說曰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段玉裁曰古懋茂音同通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馬本畏作威鄭曰言天所善惡與民同達予上下敬哉有土蔡曰上天下民也眞德秀曰隆古君臣講明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於敬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馬其昶曰左傳服注惠發聲史記無惠字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史記吾言底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績林之奇曰以下文子思曰孜孜例之曰疑當作曰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贊贊襄哉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孫星衍曰贊贊猶明明明猶勉勉也馬其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皐陶陳謨既畢必發問於禹以見其言可施行而禹承帝問遂追述其成功之艱見後曰之保治仍不外

此謨以證乃言底可績序云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言皐陶所矢之謨即禹之所以成功者明二臣之言互相發也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王鳴盛曰孜孜說文云汲汲也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鄭曰昏沒也墊溺也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孔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橋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云梮木器如今轝脉人轝以行也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傳曰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距至也一畝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畎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汪烜曰暨稷播句奏庶艱食鮮食句非盡艱食有艱食者則進鮮食佐之懋遷有無化居史記調有餘補不足傳曰化易也徙居居謂所宜居積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烝民乃粒史記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李善引作貿烝民乃粒王念孫曰詩說烝為眾王引之曰作粒者假借字周頌思文作立萬邦作乂王念孫曰詩傳作始也皐陶曰俞師汝昌言江聲曰師史記作此疑師為斯聲之誤師汝昌言呂祖謙曰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也禹言治水艱難有深意家借抱府君曰禹所言至天其申命用休乃畢皐陶不待其畢因歎曰師汝昌言帝亦一聞其言慎乃在位而即俞之史臣記於禹辭之閒以見一時相感動之意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上五字史記無安汝止馬其昶曰止容止也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慎厥身修也帝言觀象作服即承容止為義惟幾惟康孫星衍曰惟思也幾危也康安也言思危以圖其安其弼直馬其昶曰直正也輔正也惟動丕應鄭曰弼輔德也史記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孫星衍曰侯志如管子云虛心平意以待須也侯志以昭受上帝傳曰侯待也史記清意以昭待上帝命也馬其昶曰詩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天其申

命用休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馬其昶曰下言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也汪烜曰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卽慎厥身修思永之旨其弼直卽謨明弼諧惟動丕應卽邇可遠在茲皆約舉皐陶之言以申警帝於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傳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鄭曰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傳曰言大體若身左右助也汝翼成我孫星衍曰釋詁有撫互訓予欲宣力四方汝爲王引之曰爲讀如相爲之爲猶助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傳曰華蟲雉也藻水草有文者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鄭曰會讀爲繪謂畫也絺讀爲黹黹謂刺也宗彝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絺以爲繡施於裳也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王鳴盛曰釋獸蜼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傳曰在察王引之曰忽當從史記讀爲滑國語淮南注並云滑亂也以出納五言汝聽傳曰又以出納仁義漢書律厤志曰以律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呂和五聲八音合之成樂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　孔曰漢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必有舊說言五聲與五德相協　朱子曰出納五言止是審樂知政之類　林之奇曰出者爲之詩歌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用之邦國納者取下之詩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王安石曰汝翼汝爲以明汝聽言作股肱汝明汝聽言作耳目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史記子卽辟女匡拂子女無面諛退而謗子　孫星衍曰漢書注違僻也欽四鄰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曰孔子曰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江聲曰在察時是也以下言教國子之事人材出於學校故因論用人而及教侯以明之孔曰射禮有序賓以賢詢善惡捷以記之書用誠哉欲並生哉傳曰書誠其非欲使改過與共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傳曰工樂官格則承之庸之林之奇曰承薦也否則威之惠棟曰庶頑二句大司徒大樂正簡不率教也侯明辟雍大射也樂語教國子也承庸大樂正造士也威之遠方之寄棘也是皆教國子之事禹曰俞哉帝戴鈞衡曰帝一字爲句光天之下林之奇曰光充也猶云普天敷天至于海隅蒼生孫星衍曰文選注蒼生猶黔首也說文黔黎也猶言黎民萬邦黎獻傳曰獻賢也共爲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朱子曰庶字誤恐是試字　段玉裁曰左傳潛夫論並作試　春秋繁露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下引此經潛夫論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懈而陳言者不得誣矣下引此經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進賢者賜其祓曰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進賢者天子有賜不率正者有絀此卽敷同日奏之說也禹言止此下文乃帝舉丹朱傲用殄厥世以證其罔功之言而不加帝曰字古人行文多有此例朱傲帝戒伯禹曰無若丹朱敖論衡亦云帝舜敕禹然史記此句上有帝曰二字　江聲曰劉向上奏曰則漢人所傳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異　吳汝綸曰莊子言胥敖卽朱敖也呂覽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卽莊子堯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之事蓋胥敖與宗膾俱在丹水之浦故曰丹

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鄭曰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傳曰無晝夜常雖雖肆惡無休息朋羣也劉逢祿曰罔晝夜也罔水行舟孟子所謂流連荒亡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之類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極舞于宮酣歌于室狗于貨色也于家對上予創若時傳曰創懲也懲於慢游殄世故各下禹言懲行舟于外言之迪有功不如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史記禹曰予辛壬癸甲娶塗山說文引曰予娶塗山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蔣廷錫曰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啓呱呱而泣予弗予惠棟曰列子禹纂業事讎唯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讀子爲字惟荒度土功孫星衍曰詩傳荒大也廣雅度就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治洪水輔成之州十有二師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

大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二師焉鄭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段玉裁曰大傳爲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爲鄉十鄉爲都今本十邑下疑有脫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孫星衍曰廣雅薄至也孔曰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吳汝綸曰明堂位夷蠻戎狄皆有朝位而四塞則世告至此四海在九州內之明證周世所言禹迹皆兼五服四海而言乃足盡九州疆域王制云四海之內九州者四海邊徼非謂九州邊徼也吳汝綸曰工卽工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蔡曰卽就也 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衍曰晉語注迪達也敘與順轉訓孫星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史記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德之傳曰史因禹功重美之漢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屨赭衣者哉吳汝綸曰漢武帝詔云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畫象若鑄鼎象物民不犯故無肉刑非不用刑止用畫也家惜抱府君曰方施之方讀若旁言旁及四方自曰若稽古至時乃功惟敘載一時交警之辭自皐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諧乃紀其治效馬其昶曰史臣記皐陶祗敘明刑而因述功成作樂結上文乃言底可績敘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鄭曰夏樂也鳴球卽玉磬以合堂上之樂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李惇曰琴瑟蘇夏擊拊字當絕句琴瑟以詠與笙鏞以閒同祖考來格永樸案小爾雅格止也虞賓在位白虎通降白虎通不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羣后德讓孫星衍曰說文德升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鄭曰以下言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蹌蹌然舞也簫韶舜所制樂樂備作謂之成成鳥走獸蹌蹌然舞也簫韶舜所制樂樂備作謂之成成

猶終也林之奇曰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之管自擊傳鏞大鐘白虎通降舉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漢書引此經曰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中說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孔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史致準曰孔兩引夔曰以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此言善政之起下作歌鄭曰尹正也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帝庸作歌曰勑天之

命惟時惟幾史記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孫星衍曰勑同敕廣雅敕謹也史公說時爲是幾爲危康爲安是爲危者以天命靡常也上言惟幾惟康此不言惟康者知危乃安承上省文而義自可見也吳澄曰此帝先言其所以作歌之意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傳大臣股肱臣也王念孫曰喜起熙皆元首君也禮疏引爾雅喜興也今爾雅熙與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史記颺作揚鄭珍曰釋詁賡揚續也正義鄭曰此經揚言謂續帝勑命之言賡歌謂續傳亦作興連文也帝喜起之歌念哉使羣臣念帝之戒率作興事亦率用也周禮傳曰憲法也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當慎汝法度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吳澄曰此皐陶先拜帝歌又言所以賡帝歌之意乃賡載歌曰傳曰賡載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中論引此經曰帝者味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范祖禹曰君以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大傳子曰參女以爲明主呂祖謙曰臣歌先股肱見交相責任之義王應麟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亦曰舜舉皐陶觀於謨而知皐陶之學之粹也爲勞乎昔者舜左禹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呂祖謙曰臣歌先股肱見交相責任之義謙曰於治定功成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至樂乃戒畏懼之中所以見性情之正而爲本於三百篇也在儆時瀾曰臣歌先股肱見交相責任之義

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阮元曰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史記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王炎曰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　永樸案孟子以洪水橫流爲當堯之時又曰舉舜而敷治焉是禹治水在舜相堯時故漢書地理志亦云堯遭洪水使禹治之然史記夏本紀乃以禹傳土爲在舜時者蓋治水雖在堯時而舜已攝政又水土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實在舜時敷土云者實要其終言之

禹敷土　馬曰敷分也　隨山刊木　說文引此經刊作栞曰槎識也言斫木爲識即表道也　奠高山大川　傳曰奠定也　孔叢子曰孔子曰高山注槎斫也　孫星衍曰魯語若刊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　劉逢祿曰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不止秩視公侯而已　鄭樵曰州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

冀州　鄭曰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傳曰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鄭樵曰雍之河在冀之西豫之河在冀之南兖之河在冀之東豫曰南河雍曰西河則兖當曰東河矣冀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故周職方云河內曰冀州爾雅呂氏春秋皆云河閒曰冀州言其在西河東河之閒耳　既載壺口　蘇軾以既載下屬壺口爲句　蔡曰經始治之之謂載　漢志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　李兆洛曰北屈在今平陽府吉州東北　孔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自兖以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　治梁及岐　鄭曰雨河閒曰冀州傳曰冀州帝都在西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　李兆洛曰夏陽在同州府韓城南美陽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乾州武功西南　呂覽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　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　焦循曰趙爽注周髀算經曰禹治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使東注於海乃句股所由生惟禹明於數理以知地勢故導水必先以導山山脈自西

而東而北必導水行於山外非由龍門不可是地既隘水不暢流遂橫入冀都此懷山襄陵所由來也龍門鑿陽則鑿龍門即治梁山也水經河水過北屈縣西注云而水南下冀州之鴻水乃平志言龍門與梁山同在夏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阸禹於夏陽鑿龍門於北屈鑿孟門鑿孟門即治壺口也河無定者也積石至龍門阻而橫流一旦鑿而通之非南流必且四潰乃治岐使渭水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閒禹之用渭猶今之用淮河水湍急非有他水持之未可言治治梁及岐即所以平冀州之水又何疑於雍州之山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鄭曰岳陽太岳之南太岳名霍太山在東　李兆洛曰太原今縣屬太原府兼今霍州　漢志河東郡彘霍太蔡曰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河此導汾水也　葉夢得曰記言禹能修鯀之功蓋因而修之　茅瑞徵曰凡既據成功言創造曰治治緒曰修附近曰及總括曰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漢志河內郡有懷縣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沾大陆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　李兆洛曰懷在懷慶府武陟西南長子今縣屬潞安府鄴在彰德府臨漳西南沾在平定州南阜成在河閒府阜城東　徐文靖曰釋言流覃也覃延也覃懷覃及於懷　鄭曰衡漳者漳水橫流　孔曰衡古橫字　汪烜曰懷在太行南麓當濟沁閒河方出平地而伊雒濟沁灌之故治之難循懷而下則太行東南麓洪泉漳洹爭灌於河其難治與懷等今自懷至衡漳皆底績則河順流矣　焦循曰河出龍門得渭力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通汾水而持之既至孟津將欲載之高阜則用伊雒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底績沁水通也沁持於河內洛逼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衡漳矣蓋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渭之勢向東洛之勢向東北漳之勢向北而河遂因之而北伊助洛北行故闕伊闕以通之恆衛助漳北行故通恆衛以從之

厥土惟白壤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　厥賦惟上上錯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孔曰出穀謂之賦以所出穀市異物獻之貢多者爲正少者爲錯此州少在正下故先言上而後言錯豫州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

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也梁州云下中三錯
者梁州之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　陸德明曰冀州獨言田
賦不言貢者蓋八州爲諸侯之國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於王者冀爲畿內之地其物皆歸於王何貢之
爲　林之奇曰冀所先賦後出蓋王歲天子所自治並圖壤漆林之類兩征之其非蓋出於田也　朱子曰賦
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有定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賦有常數而又謂出仁等省歲
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　更貢曰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地力有開不謂八功有芬不修是以郡與田之等遼絕
如此**恆衛既從**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靈壽禹貢衛水出東
北東入虖沱　李兆洛曰上曲陽在定州曲陽西靈壽今縣屬正定府　胡渭曰恆卽滱衛卽虖沱自下目上
互受通稱　吳汝綸曰從順也　林之奇曰恆衛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文不與覃懷衛漳相屬**大**
陸既作漢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　孔曰釋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李兆洛曰鉅鹿今順德府平鄉　傳曰已可耕作汪烜曰大陸爲虖沱滱注餘波所被而河亦被及之**島**
夷皮服傳曰海曲謂之島　臧琳曰鄭王島皆作鳥說文島從山鳥聲二字同聲故溥讀爲島　林之
奇曰皮服言島其皮服禹貢於九州末載達帝都之道而皆以河爲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夾右碣**
石入于河漢志右北平郡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有揭石水南入官　李兆洛曰驪成
在永平府樂亭西南絫在昌黎南　李光地曰島夷邊遠貢微不在九州科則內故敘於田賦後而紀其入貢
之道則由夾右碣石以入于河夾古陝字蓋除近都者易致遠者必自河達此經上言壺口下至島夷故極西
由陝右極東由碣石以入河如雍北西河渭汭例**濟河惟兗州**鄭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河之
閒　段玉裁曰濟地志說文並作泲夏本紀作濟二字通用兗史記作沇漢碑皆作兖今隸又省作兗**九**
河既道馬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
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塞塞故迺稱之也周時齊桓公塞九河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

往有其遺處焉　漢志勃海郡成平虖沱河民曰徒駭河東光有胡蘇亭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　李兆洛
曰弓高在河閒府阜城西南成平在交河縣東東光在東光縣東鬲在濟南府德州北**雷夏既澤**
漢志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　李兆洛曰成陽在曹州府濮州東南　蔡曰澤水之鍾也　徐文靖曰
史稱舜漁於雷澤就時於負夏鄭云負夏衛地孟子疏亦云今之東郡意是時雷澤負夏沓其澤所灘漫故總
名雷夏　汪烜曰濟性沈垂而運滯故水多澤其發源王屋也至濟源匯爲二澤其既入河也潜渡河南溢爲
祭澤其分出於可也分爲二南濟鉅詩爲詩澤北濟至濮爲雷澤其復合爲一也則豬爲大野澤雷夏導菏澤
豬大野當是一連事但雷夏屬兗州故於兗記之菏澤屬豫州故於豫記之大野屬徐故於徐記之　胡渭曰
禹治濟之功徐爲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兗也九河之外導雷澤以注於濟而又灘灘沮以歸於澤而
事畢矣**灘沮會同**蔡曰晁氏云爾雅自河出爲灘濟出爲濋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　鄭曰
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　孫星衍曰說文云河灘水在宋濮州南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

州雷澤縣郭外西北灘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棠其不故道今河漫變爲平陸矣**桑土既蠶是**
降丘宅土孔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　史記說是爲於是　王引之曰詩是刈是濩疏於是刈取
之於是濩煮之　鄭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illegible]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
於厄尤喜故記之　王闓運曰此記禹興桑田之功植桑莫宜於降詩降觀於桑**厥土黑墳**馬曰
墳有膏肥也**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傳曰繇茂條長也　林之奇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
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淫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特
言之**厥田惟中下**傳曰田第六**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鄭以貞字
下屬十有三載同讀　馬其昶曰貞作猶言力作　徐文靖曰乃同者同田亦爲第六也　永樸案或以賦不可
獨闕第九等因謂此州爲下下不知梁州下中三錯中卽有第九等豈必當以此州之賦乎**厥貢漆**
絲厥篚織文鄭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篚竹器　傳

曰織文錦綺之屬　林之奇曰八州之貢揚荊最多兖雍最寡各因其地所有然皆以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漢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李兆洛曰東武陽在曹州府朝城西千乘在青州府高苑北　汪烜曰史記禹一則漯川豈漯水本出高唐禹分厮河渠自東武陽東北流以合於漯因以河之支流亦名為漯與水入水曰達　蔡曰舟行水曰浮下諸州其不言達河者以其所達之水又可以達河也　李光地曰自此以下諸州其不言達河者以其所達之水又可以達河也　胡渭曰孟子疏九河瀹濟漯皆在兖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者以濟漯既浮則治可知

海岱惟青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至海西至岱嵎夷既略　蔡曰略經略也　王安石曰為之封畛也　金履祥曰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故特表於前

濰淄其道　漢志琅邪郡箕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泰山郡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　李兆洛曰箕在沂州府莒州北都昌在萊州府昌邑西萊蕪在濟南府淄川東南博昌在青州府博興南　吳汝綸曰史記說其為既詩徐方既來荀子集虛草堂

引既作其其既同義　林之奇曰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傳曰濱涯也　鄭曰鹹卤地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傳曰絺細葛　孔叢子引此經曰錯雜也　李光地曰錯疑與賦法之錯同言閒以海物雜而貢之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傳曰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孔曰枲麻也鉛錫也

萊夷作牧　傳曰可以放牧　蔣廷錫曰萊夷今山東萊州登州二府地　王念孫曰作始也下作火訓同

厥篚檿絲　孔曰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絃也　桑山桑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　李光地曰凡貢篚系於夷之下者皆其夷所貢

浮于汶達于濟　漢志泰山郡萊蕪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　焦循曰志有兩汶水而於萊蕪標禹貢汶達泲則入泲之汶是也　李兆洛曰萊蕪在濟南府淄川東南　入泲之汶是也　李光地曰下尊水濟會于汶而濟自河出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淮沂其乂　漢志泰山郡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　李兆洛曰蓋在沂州府沂水西北下邳在徐州府邳州東　鄭曰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孔曰淮出桐柏山於此州言之者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記之　胡渭曰徐揚其是淮禹在徐即今揚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

蒙羽其藝　漢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縣所殊　李兆洛曰蒙陰今縣屬沂州府　胡渭曰方耕曰作既種曰藝　汪烜曰梁州蒙山為西蒙故此為東蒙東蒙當沂水旁羽山當淮水上二水治故可藝

大野既豬　漢志山陽郡鉅野南　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　李兆洛曰東平今州屬東平郡即東原在濟東故也　汪烜曰東平東大野豬斯底平矣

東原厎平　鄭曰今東平郡即東原　蔡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泰安府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也　鄭曰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傳曰夏翟雉名羽中旌旄　徐文靖曰羽畎今淮安府贛榆縣山也西界鳳陽府虹縣即漢夏邱縣輿地志東海后受封之地產此雉故名夏翟　傳曰夏翟雉名羽中旌旄　徐文靖曰羽畎今淮安府贛榆縣山也西界鳳陽府虹縣即漢夏邱縣輿地志東海后受封禹為夏伯邑於此羽畎正夏　傳曰夏翟雉名羽中旌旄　徐文靖曰羽畎今淮安府贛榆縣山也西界鳳陽府虹縣即漢夏邱縣輿地志東海后受封之地產此雉故名夏翟

五色　鄭曰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　傳曰羽畎夏翟

峄陽孤桐　漢志東海郡下邳葛峄山在西古文以為峄陽　傳曰孤特也峄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　漢志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　李兆洛曰卞在兖州府泗水東方與在濟甯州魚臺北乘氏在曹州府鉅野西南睢陵今縣屬徐州府　水經注乘氏泗水乃菏澤也澤水森漫俱鍾淮泗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　孔曰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為磬故謂之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　鄭曰蠙珠珠名淮水上之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　說文引宋宏曰淮水中出玭珠玭珠珠之有聲者下又出蠙字曰夏書玭從虫賓別名此蠙出珠　胡渭曰蠙蚍實一字　孔曰蠙是蚌之夷今淮安揚州二府近海地　蔣廷錫曰淮

厥篚玄纖縞　曾旼曰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　吳汝綸曰三者皆

以色言詩傳玄黑而有赤也鄭禮注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篚元纖縞猶云篚厥元黃皆繒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引作菏云菏澤水在山陽湖陵漢志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　李兆洛曰湖陵今濟甯州魚臺　閻若璩曰舟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青州達于濟不復言河徐州言達于菏不復言濟蒙上文也　胡渭曰濟水自陶邱北上奮東北會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湖陵縣下云菏水在南者是許慎云菏澤水在湖陵亦謂澤之下流入泗者若澤水所鍾則在定陶也　焦循曰禹貢言菏者三經於徐州之菏作河史記亦作河漢書仍之而於湖陵下引禹貢文則正恐誤河水爲大河之水非謂大河逕湖陵也志於沛陰引禹貢菏澤在豫達于菏在徐本分爲二一爲澤一爲水也惟達于菏之水即由菏澤所分說文云菏澤水明此水即菏澤之水所分非謂菏澤在湖陵也

淮海惟揚州

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彭蠡既豬　漢志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南至海以東也　李兆洛曰彭澤在九江府湖口東

陽鳥攸居

鄭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王引之曰攸猶用也　蔡曰言澤藪洲平禽鳥亦得遂其性

三江既入

漢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會稽郡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吳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餘姚入海　王鳴盛曰漢志毗陵下宋本有北字續漢志亦有　李兆洛曰湔氐道在龍安府松潘廳西北江陽羨入海　王鳴盛曰漢志毗陵今常州府武進吳今縣屬蘇州都今縣屬揚州府毗陵今府石城在池州府貴池西餘姚今縣屬紹興府蕪湖今縣屬太平府陽羨在常州府宜興南　鄭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郭璞曰三江岷江松江浙江也　顧炎武曰禹貢無獨遺浙江之理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　錢塘曰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餘姚入海之江即吳江南入海之江餘姚吳縣之閒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縣之南是以孟堅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全祖望曰宋邊實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滸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洞頭而北黃魚珠謂之吳松江口由浮子

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說得之　焦循曰鄭言三江分於彭蠡者自彭蠡以下則爲三石城蕪湖俱在彭蠡下不曰分自石城者本經文彭蠡既豬而解之也漢志於揚氐道記江水至江都入海又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與兩系南江同一例也毗陵曰曲江而於毗陵明江之在北南江至餘姚入海則曲而東南故廣陵曰曲江至江都勢趨東北而自江都入海則曲而東南故廣趨東南而經震澤折而行禦兒由拳之閒故錢唐曰折江而於吳明江之在南中江至陽羨入海不復更言於他縣知中江不曲不折直從陽羨東趨於海也李善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漏湖漏在今常州府西南牛入宜興當太湖之北正漢時陽羨地會於漏湖由漏湖而東出今之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南江則自貴池宣城廣德長興入太湖又自吳江出太湖折至嘉興石門錢唐餘姚入海爲錢唐江口今中江出漏湖之口既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於是異說紛錄莫可究問　永樸案郭璞言岷江即大江出揚子江口是爲北江松江爲中江出吳松口浙江爲南江出錢唐口與班合鄭說江分三孔即本漢志初學記所引鄭注不足據

震澤厎定

漢志會稽郡吳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　易祓曰三江不通震澤而經言震澤厎定者當時洪水橫流而震澤與江莽爲一壑也　金履祥曰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

篠簜既敷

鄭曰篠簜竹也　傳曰已布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馬曰夭長　王炎曰夭徐草木居也塗泥漸洳也　傳曰喬高也　王炎曰厥土下其土兼山林言之若揚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金履祥曰古人田雜五種故雖旱潦各有所收塗泥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最下

厥貢惟金三品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王曰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　段玉裁曰牧誓白旄詩設旄皆謂旄牛尾字並作旄傳旄牛尾則經必作旄　史記揚州作毛荊州亦作旄　王引之曰惟猶與也

島夷卉服

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孔曰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

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

絲乃織之則文成矣吳澄曰染絲五色織之成文爲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爲織文

厥包橘柚錫貢

傳曰小曰橘大者柚其所包裹而致者吳澄曰錫與也言下與上有時特獻送而貢非常制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李光地曰由江入海由海入於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

鄭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漢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李兆洛曰歸沮在荊門州當陽西北孫星衍曰說文山南曰陽經曰衡陽故云至衡山之南

江漢朝宗于海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鄭曉曰江漢發源於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茅瑞徵曰此紀其合流處

九江孔殷

蔡曰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今岳州巴陵縣即漢之下雋也漢志盧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李兆洛曰尋陽在黃州府黃梅北馬其昶曰山海經洞庭山在九江閒此水經及楚地記所本蓋九江之首也太史公言予南登盧山觀禹疏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此九江之尾也蓋大江上自巴陵西北下至尋陽之南得通稱九江矣胡渭曰孔殷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

沱潛既道

漢志南郡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李兆洛曰枝江在荊州府枝江東鄭曰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成蓉鏡曰志明云江沱出西正謂沱從江出如非從江出志例當云沱水出西東入江不必首繫以江也班氏據元始舊志爲書鄭氏相距百有餘年或水道湮塞後漢以來因別指一水以當沱水耳

雲土夢作乂

漢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編有雲夢宮江夏郡西陵有雲夢宮李兆洛曰華容在荊州府監利西北編在荊門州西西陵在黃州府黃岡西北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成蓉鏡曰據傳本作雲夢土今本作雲土夢者唐石經及宋太宗得古本語改之誤雲夢本一數周官爾雅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宋玉高唐賦司馬相如子虛賦桓寬鹽鐵論說文皆以雲夢連稱左傳或單稱雲或單稱夢杜注雲夢跨江南北是也司馬貞李吉甫以下諸儒並說江北爲雲江

南爲夢分爲二澤果爾則志當云禹貢雲在某夢在某而但云雲夢澤在南則其爲一澤無疑汪烜曰沱潛未道江漢橫溢下隰皆水今既道斯作乂也

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鄭曰杶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柏葉松身曰栝礪磨刀刃也精者曰砥顏師古曰杶木似樗而實丹赤石也所謂丹沙者也傳曰砮石中矢鏃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說文簵作簬楛作楛汪士鐸曰鄒漢勳以箘爲箘桂簵爲駱越楛爲枯姑引呂覽云祜姑之東越駱之箘云卽此三邦案淮南云軼鶴雞於姑餘卽此注之姑餘山皆今越南國地江聲曰禮記凡宗廟之器其名者則釁之以豭豚是物之貴者稱名也

包匭菁茅

鄭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剌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段玉裁曰匭讀爲糾鄭於其音得其義也

厥篚玄纁璣組

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孔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說文璣珠不圓者吳澄曰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

九江納錫大龜

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吳澄曰大龜神物非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以入納而錫於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

浮于江沱潛漢

程大昌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隨貢物所出之便

逾于洛

史記石經皆作雒李光地曰江漢與雒不通中閒陸道隔之故曰逾段玉裁曰此豫州之川尚書及周官職方熒雒皆當從此黃初以下始改洛說文洛水出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職方雍州其浸渭洛從此

至于南河

傳曰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雒而至南河

荊河惟豫州

鄭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於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漢志宏農郡盧氏伊水出東北入雒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成禹貢瀍水出晉亭北東南入雒李兆洛曰盧氏今縣屬陝州上雒在陝西商州新安在河南府澠池東穀成在洛陽西北王樵曰豫之雒猶雍之渭涇澧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雒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

滎波既豬

滎波馬鄭王本皆作熒播鄭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

滎陽民猶謂其地為滎播在其縣東　李兆洛曰滎陽在開封府滎澤西南　段玉裁曰周官滎雒左傳滎澤爾雅注滎陽皆從火 **導菏澤被孟豬** 漢志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李兆洛曰定陶在曹州府定陶西北睢陽在歸德府商邱南　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汪烜曰濟水自河出流於陶邱北分而為二其南支東至於菏合菏水衍為菏澤濟水來盛則菏澤不能容禹既導濟東北行以豬大野而於菏澤之餘波則又導之使南行以被於孟豬焉　胡渭曰豫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盡治冀時已令豫協力治之括陽隄愎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偏之水莫大於雒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雒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汜濫而豫之水土平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鄭曰壚疏也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胡渭曰陸璣云紵亦麻也 **厥篚纖纊** 林之奇曰纖與纊二物　吳澄曰纊緜也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蔡曰揚州橘柚言包於厥篚之文無嫌故錫貢在後磬錯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錫貢在先 **浮于洛達于河** 閻若璩曰豫州為南河此不復纍以南者以見上文也上文荊州無河取道於豫州之雒由雒入河故將南河預伏於彼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 **岷嶓既藝** 林之奇曰江漢發源此州末有所歸則發源之山亦為所浸灌今既入海此二山遂可播藝矣 **沱潛既道** 漢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巴郡宕渠灊水西南入江漢中郡安陽鶩谷水出西南北入漢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鄗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為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　李兆洛曰郫今縣屬成都府汶江在茂州北宕渠在綏定府渠縣東安陽在漢中府城固東江原在成都府崇慶東武陽在眉州彭山東北江州在重慶府巴縣西廣漢郡今成都府漢州

成蓉鏡曰志於安陽下第云灊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初不云卽禹貢之灊也鄭所云鄗江卽志江原之鄗水然別出為沱水決復入為汜爾雅分別甚明鄭以鄗水為沱仍與釋水之文不合 **蔡蒙旅平** 漢志蜀郡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王鳴盛曰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亦可單稱蒙故也漢志言蒙山谿卽青衣水大渡水卽沫水　李兆洛曰青衣在雅州府雅安北南安在嘉定府夾江西北　王念孫曰禮記注旅道也言道已平治下文既旅刊旅訓並同　永樸案此經禹治青衣水沫水也二水治斯蔡蒙旅平矣 **和夷厎績** 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　李兆洛曰蜀今成都府成都廣柔在茂州汶川西北 **厥土青黎** 馬曰黎小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鄭作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　胡渭曰此州去于闐遠廣難得璆或鏐字之譌鏐鐵銀鏤皆金砮磬皆石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蘇軾曰以厲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葉夢得曰熊羆狐貍織皮當屬下讀謂西傾之戎來貢也　水經注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又云東南流注漢水　胡渭曰西傾山一名嵹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自今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卽禹貢之桓水若志所言蜀山之水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　永樸案以鄭注和夷言之則蜀山桓水志正為和夷言之耳非必指此句言也 **浮于潛逾于沔** 孫星衍曰志所謂氐道水卽漾水也 **入于渭** 傅寅曰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為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也 **亂于河** 傳曰正絕流曰亂　孔曰此釋水文孫炎云橫渡也　李光地曰其西北界須因桓是來浮于潛以下則是州之所同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 **弱水既西** 鄭曰眾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涇**

屬渭汭

漢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　李兆洛曰涇陽在平涼府平涼西陽陵在西安府咸陽東　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　江永曰儀禮注屬注也　孔曰詩傳云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漢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左馮翊褱德洛水東南入渭　傳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水經注渭水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騆以爲漆沮之水也　吳汝綸曰據漢志漆在涇西沮在涇東下導渭旣云又東會於涇乃云又東過漆沮與志異故舊傳以爲一水而指洛水言之闞騆亦同此說案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禹時漆水蓋絕涇而東以合於洛漢時漆乃自入渭故說文兩載入渭入洛之文洛本兼受漆沮二水斯得漆沮通稱矣　李兆洛曰漆今陝西邠州直路今鄜州中部縣地褱德在西安府富平西南杜陽今鳳翔府麟游縣

灃水攸同

漢志右扶風鄠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李兆洛曰鄠在今西安府鄠縣北上林苑在長安西南　王引之曰攸猶用也下九州攸同訓同　孫星衍曰說文同合會也

荊岐既旅

漢志左馮翊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　李光地曰九州之例大水居前陂澤小水次之間及原隰如兗之九河徐之淮沂揚之三江荊之江漢豫之伊雒瀍澗入河皆天下大濟兹首紀惟冀梁首以山者治河自壺口始治江自岷嶓始也青雍一極西一極東故紀嵎夷弱水明迹掩之所盡天下大勢起於西北故雍之山特詳焉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漢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李兆洛曰武功在鳳翔府郿縣東　孔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旣旅之文　汪烜曰荊在漆沮上岐爲渭所經終南灃所出惇物灃所經鳥鼠渭水源今諸水治故旣旅也

原隰底積至于豬野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　王鳴盛曰今陝西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幽地　漢志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埜澤　李兆洛曰武威今縣屬涼州府　汪烜曰原隰在岐山北豬野在涼州相距乃三千里至豬野則並弱水矣

三危既宅

傳曰已可居　李光地曰三危黑水所經既宅黑水順流也

三苗丕敘

江聲曰釋詁敘順同義下卽敘訓同

厥土

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漢志左馮翊夏陽龍門山在北

會于渭汭

傳曰逆流曰會　李光地曰其北境者自積石至龍門西河與南境者會於渭汭也文勢略與梁州同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鄭曰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　漢志金城郡臨羌有昆侖山祠燉煌郡廣至有昆侖障朔方郡有渠搜縣　馬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　李兆洛曰臨羌在西甯府西甯西廣至在安西州西渠搜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東岸之東河關在蘭州府河州西　漢書西域傳贊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傅寅曰梁州言熊羆狐貍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　李光地曰言織皮者此三國亦以時入貢也荒服之外故附於後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漢志右扶風汧吳山古文以爲汧山　李兆洛曰汧今鳳翔府隴州南　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　馬曰道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　孔曰漢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南條荊山是舊有三條之說也馬王皆爲三條鄭以爲四列道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蔡曰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　徐文靖曰漢張旭華岳碑序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三條之說自古有之鄭以爲四列者蓋汧岐河沛所經西傾伊雒淮渭所經皆在北條爲陰嶓冢漢水所經岷山江水所經皆在南條爲陽蔡分南北二條蓋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也其實一而已　胡宗緒曰此以下浚河濟之經始也導岍及岐而至於荊欲使三山之水入渭同河入海也導壺口以至太岳欲使河流自北而南而汾水西入於河也導厎柱以至王屋欲使河流自南而東而濟水西南入河也導太行以至碣石欲使太行恆山之水入河而河流北入於海也　胡渭曰禹導山本爲治水惟大川出入經過之處則行之其山不必皆危峻故若北條之荊若敷淺原不得以其澶漫靡迤也而疑之不必皆連峯壘嶂縣地數十百里故若厎柱若碣石若朱圉不得以其孤露狹小也而疑之

逾于河

傳曰河謂梁州龍門西河　蔡曰逾者禹自荊山而過於河也　永樸案此篇以治水爲

主故導山言至言逾言入言過言過指治水之人言導水言至言過言入言出言會指水言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漢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李兆洛曰蒲反在蒲州府永濟南底柱析城水經禹貢底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禹貢析城山在西南李兆洛曰太陽在解州平陸東北濩澤在澤州府陽城西太行恆山至于碣石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壘王太行山在西北李兆洛曰山陽在懷慶府修武西北野王今河內縣江聲曰據志似太行有兩山以水經禹貢山澤所在云入于太行在壘王觀之則此經太行是在壘王者也海王闓運曰自此入海視嶋夷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漢志隴西郡臨洮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李兆洛曰臨洮今鞏昌府岷州冀今伏羌縣華陰今縣屬同州府胡宗緒曰此以下浚伊雒淮渭之經始也西傾桓水所出而朱圉之水則入桓焉鳥鼠渭水所經而華陰河流經焉於此導之欲使桓水入江而入東海渭水入河而入北海也雒水經

於熊耳伊水經於外方淮水出於桐柏泗水出於陪尾於此導之欲使伊水入雒而北入河淮水會泗而東入海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漢志潁川郡密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古文以密高為外方山也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李兆洛曰密高今河南府登封安陸今縣屬德安府吳澄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馬蓋此是也以橫尾為陪尾者非閻若璩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考周禮保章氏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賈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朱鶴齡曰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其為徐州之陪尾明矣蔣廷錫曰陪尾在兗州府泗水東導嶓冢至于荊山胡宗緒曰此浚漢之經始也嶓冢漢水出焉荊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內方至于大別漢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六安國安豐所入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李兆洛曰竟陵在安陸府天門西北安豐在光州固始東水經注大別漢東山名也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陵南與江合王鳴盛曰左傳吳伐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楚軍漢西濟漢則在漢東矣蓋今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漢水漸及大別之陵而入江耳馬徵麟曰水經注巴水出雩都下靈山即大別山也世謂之分水山雩都在今光州商城東北巴水出其境為黃麻大山南流之水則黃麻北境大山即大別也蓋以南水入江北水入淮故有是名大別非蜀然一山其枝脚撐柱見於經籍者有小別矣左傳濟漢自小別至大別是小別近大別遠也經言大別舉大勢言之也大別在漢東北始能觸漢南入於江內方亦在漢北岷山之陽至于衡山禹貢衡山在東南胡宗緒曰此浚江之經始也岷山之陽包隴蜀滇北入江諸水也三峽東之至於衡包黔楚洞庭入江諸水也湖口東之過九至於敷淺原包豫章鄱陽入江諸水也東陵東之江至于敷淺原漢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流沙朱子曰今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陣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為宜耳胡渭曰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潯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

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境疑星子地本歷陵敷淺原即廬山東南麓濱於彭蠡者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漢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金城郡臨羌有弱水祠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鄭曰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李兆洛曰刪丹今甘州府山丹縣居延在張掖東北會水在肅州高臺西北引桑欽於居延引古文則臨羌之弱水也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雒濟淮南條行之原焦循曰班於刪丹江漢朱子曰導川凡九條弱水最西北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為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為先漢發源於西在江之北故次於河江在漢南故次於淮水所經止於雍州於一州為大於九州為小故次於淮雒水所經止於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漢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鄭曰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

中國無也　李兆洛曰滇池在雲南府普甯東　齊召南曰黑水之名以色其委入南海其流經雍梁之閒今瀘江水色深黑本名烏江在金沙之西大金沙之東源出藏地布喀池逕怒夷界亦曰怒江又南入麗江府界計自發源至此三千餘里又南逕永昌府及瀘江安撫司境又南逕緬甸國又南入海三危自古原無確證安知烏江所經之諸山非即禹貢所名三危者與烏江在雍州西南梁州正西自三危以北屬雍三危以南屬梁亦可謂跨越二州之地矣　陳澧曰黑水今之怒江源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漢志惟滇池下云有黑水祠漢地至今瀾滄江而止怒江又在其西故但於滇池為祠望祀之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漢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　李兆洛曰章武在天津府滄洲東北　史記河渠書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絳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集虛草堂

入于勃海　漢書溝洫志載賈讓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孫星衍曰鹽澤在今鎮西府闊展巡檢司西南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水經河水東過平縣北注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　李兆洛曰平縣在河南府孟津東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鄭曰山一成曰伾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　李兆洛曰修武今衛輝府獲嘉縣武德在懷慶府武陟東南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庳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　水經注引志屯留下東入海作東入漳又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　胡渭曰河之經流自大邳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　水溝洫志載王橫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漢志上黨

集虛草堂

西江夏今縣屬武昌府　焦循曰志又於沮縣敘沮水出東狼谷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注沔一名沮流注於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職方荊州其川江漢惟沮即是漢故志直以荊州川屬沮也漾出氐道而導漾則於西縣之嶓冢蓋氐道在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河不出積石也鄭以出氐道者為漢而以出嶓冢至江州入江者為潛云禹自導漢疏通即為西漢水夫水自漢出為潛漢出氐道至西縣嶓冢山導之東南合沮水者為漢之正流即於嶓冢疏通其別流為西漢是自嶓冢出者自嶓冢疏通而別之者也

又東為滄浪之水　水經注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稱　過三澨　水經禹貢三澨地在南郡邵縣北　李兆洛曰邵在襄陽府宜城東北　說文引此經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傳曰觸水迴南入江　焦循曰經言至于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三危也此言至于大別江水回曲非入江于大別之旁也

東匯澤為彭蠡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

東為北江入

道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章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漳雖善徙為南北兩厓所東終不能遠氾濫禹引河由此所以為聖人之智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　焦循曰漳絳異源而同委屯留入漳之絳本從漳入虖池河今志以漳並於信都言入海所以明河自信都與漳絕而漳與絳皆自入海耳於絳水明加禹貢正恐後人疑此地無絳所以明漳之入海即禹貢降水之入海亦之云者與漳合之謂也廣平國斥章應劭云漳正在鄴東河至此與漳合故志於鄴注故大河在東北入海　鄭曰播散也同合也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迎受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漢志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氐道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李兆洛曰西在秦州西南白水在保寧府昭化西北氐道在秦州清水西南武都在階州成縣

于海 永樸案漢入於江以後其水漢也即江也經不并北江繫諸導江下者以漢自江北來姑舉下流之水出於北岸者繫之以見江漢同爲瀆焉耳 馬其昶曰漢志記岷江至江都入海是北江爲大江正流經系北江於導漢下者蓋江漢合流之後分而爲三彼此互備且以見大江之納漢水爲多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

岷山導江 林之奇曰益州記云大江泉源發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自此以上徬弱自天彭闕而厖氐道縣北其流始大

東別爲沱 林之奇曰梁荊二州皆有之

又東至于澧 漢志武陵郡充歷山醴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 李兆洛曰充在澧州安福西下雋在武昌府通城西 段玉裁曰澧史記亦作醴說文澧字下云水出南陽雉縣衡山東入汝南陽澧水字從水武陵醴水字從醴

過九江至于東陵 晁說之曰洞庭九江也 曾旼曰此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 閻若璩曰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正爲導山導江之九江作注 馬其昶曰大江上自雲夢下至潯陽多納山源大川故曰九江注中言九者極多之數是也此指九江之上流言

東迆北會于匯 說文引此經曰迆衰行也 林之奇曰漢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將與江合稍折而南江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將與漢合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其不言彭蠡而言匯者蒙上爲文且見其與漢共注此澤也 胡渭曰江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 永樸案費誓無敢傷牿蒙上今惟淫舍牿牛馬句而以牛馬爲牿與此經蒙上東匯澤爲彭蠡句而以彭蠡爲匯文法正同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 永樸案經不言南江同由致功少亦以揚州已言三江既入則南江在其中 馬其昶曰大江正流在北南江中江皆大江別派漢志所謂石城分江水是也中江之名由南北江得若但舉北江南江則不必有中江今言中江則南江不言可知此經文之簡而明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漢志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

中又東至琅槐入海 槐在青州府樂安東北 李兆洛曰垣在絳州垣曲西北 溢史記作泆 段玉裁曰今疏作泆不誤作溢衞包所改說文泆水所蕩泆也溢器滿也二字迥別泆是突出不必滿也

東出于陶丘北 孔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 漢志濟陰郡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有陶丘亭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

導淮自桐柏 漢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 淮陵水經作淮潛 李兆洛曰平氏在南陽府桐柏西淮浦在淮安府安東西 孔曰水經云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旁小山

東會于泗沂 閻若璩曰江漢朝宗于海漢入江江始入海因江入海并及于漢伊瀍澗悉入雒雒始入河因雒入河并及於伊瀍澗皆連類之文也東會于泗沂沂入泗泗始入淮宜曰沂泗而曰泗沂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則在鳥鼠東宜曰鳥鼠朱圉而曰朱圉鳥鼠此倒文也

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 漢志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李兆洛曰首陽今蘭州府渭源縣船司空在同州府華陰東北 孔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書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 胡渭曰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 漢志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孫星衍曰山海經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讙舉郎獲輿之異名聲相近上雒熊耳即盧氏山也 李兆洛曰盧氏今縣屬陝州上雒今陝西商州治鞏今縣屬河南府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 江聲曰禮記注同猶和也平也

四隩既宅 孔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孔曰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 孫星衍曰滌同條漢書注條達也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

師國語作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障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六府孔修傳曰水火金木穀甚修治土交正庶慎財賦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咸則三壤成賦鄭以屬上為句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蔡曰則品節之夏允彝曰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之總之為二壤陳祥道曰冀州白壤雍州黃壤豫州惟壤壤墳垆沉塗與壤小別耳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建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彊天下而成五服也林之奇曰錫姓姬氏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姜氏既平田賦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薛季宣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錫土姓之命也禹貢記事之史略言封賜之命切要之語猶舜典敘象刑事稱欽哉恤哉之戒也

五百里甸服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史記令天子之服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孫星衍曰國者鄭注曲禮云王城之數百里皆為去王城面五百里之內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孔曰說文銍穫禾短鐮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三百里納秸服鄭注禮器云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正義云禾去其實唯稾秸也四百里粟五百百里米鄭曰總謂入刈禾也銍斷去稾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遠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千里不販糴故四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帝都亦行百里夫三百里之民轉輸粟米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五百里侯服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也

五百里甸服金履祥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米者遠稾彌輕也

五百里米鄭曰總謂入刈禾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遠稾也

五百里粟蔡曰粟者卿大夫邑地

百里采蔡曰采者大夫邑地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傳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男任也任王者事蘇軾曰男邦小國在內依天子諸侯大國次國在外

禦侮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

五百里綏服史記侯服外五百里綏服傳曰內文教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孔曰內文教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史記綏服外五百里要服馬曰要徼通用邊塞曰徼要服即邊服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史記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王安石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劉敞曰易蔡讀如蔡蔡叔之蔡流讀如流共工之流輕罪流於荒服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其一在綏服要服重罪流於荒服此則五宅三居之流輕罪蔡於要內也九州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傳曰漸也此言五人服之外皆與王者之聲教而朝見典之朔方南即南交朔南皆舉一字馬其昶曰朔即堯曰西為隴西之西亦以西為地名堯舜禹三聖人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說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訖于四海傳曰禹功盡于四海加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史記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蔡曰水色黑故圭以玄功朱子曰錫圭猶文侯之命序言錫圭瓚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禹貢一篇不過此數語又曰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力於河治梁及岐是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墾龍門等處冀州三面邊河兗州亦邊河故先冀即兗董鼎曰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州惟河為大患惟河為急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河之下流也自兗而青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徐而揚自揚而荊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之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荊而豫去以濬伊雒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而西從西而北始於河終於河聖人之能事畢矣陳大猷曰禹敷土下言治水規模冀州下自東而西區別九州攸同下總合成域導岍下自西而東貫串九州山水九州之績言之如愚曰濟河淮岱相去不能千里東海西荊河河二千里而遙之海岱千里而縮荊及衡陽二千里東海西荊河二千

千里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河敦煌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何廣狹之殊也蓋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大小惟據民田之多寡均之　孫葆田曰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爲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水患既平乃定田賦之制爲九等之差畫爲九州益卽禹宅百揆之實世儒以九州之制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爲十二禹卽位後復定爲九者誤也禹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在舜時九州既定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貢所由致於止曰既藝既旅於水曰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始定功成後所作至夏建維禝而不改耳故史傳以爲夏書不然一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世之道哉並豈聖人經

甘誓　序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啟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　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孔曰曲禮云約信曰誓　史記稱啟立有扈氏不服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以此不服　孫星衍曰淮南齊俗訓云昔有扈爲義而亡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啟伐啟啟亡之不知所據何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夏所謂六卿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卿爲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金有扈氏威侮五行　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孔曰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在人爲仁義禮智信

怠棄三正　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　大傳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　天用勦絕其命　勦說文作剿曰絕也　段玉裁曰今本作剿從力之勦誤馬本作剿　玉篇剿一作剿同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傳曰恭奉也　段玉裁曰傳於恭字訓奉或訓供待者其字皆本作共　墨子史記恭皆作共下三恭字同　白虎通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啟自出伐有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墨子兩攻字亦作共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齊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瓜累也　墨子賞於祖者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下引此經　吳汝綸曰封禪書禹興而修社祀而畢不戮一人　林之奇曰左傳楚子玉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夷之蒐賈季戮臾駢雖加鞭扑亦謂之戮　吳泳曰甘誓八十字而六軍之制車乘之法賞罰之典靡不明備可知夏后典則之存矣　郝敬曰其旨渾厚敷敵之罪不至溢惡其言簡當戒衆之令不費多辭夏道所以爲忠也

湯誓 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蔣廷錫曰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 馬曰台我也 **敢行稱亂** 傳曰稱舉也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蔡曰亳邑之民安於湯德政教之淳厚不及故憚伐桀之煩擾朱彬曰割讀如曷與下率割不同正讀爲征若之勞 馬其昶曰亳民貪己之收曰舍我穡事而何爲征夏 穫而不念夏邑之塗炭曰我曰夏此正庸衆私己之常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不必以怨湯爲疑割史記亦作割下率割史作率奪明二字異訓 **予惟聞汝衆言** 吳汝綸曰惟雖通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史記如台作奈何 集虛草堂

段玉裁曰法言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典引今其如台而獨闕也用如台義並同史記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王念孫曰文選注引韓詩章句聿辭也聿與率義同　傳曰以絕衆力剝割夏之邑居 **有衆率怠弗協** 馬曰怠墮不和同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孟子引此經曰民欲與之偕亡　大傳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　蔡曰桀自言如日民因以日之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鄭曰賚賜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孔曰釋詁食僞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中論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下引此經　黃度曰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權道也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　郝敬曰湯誓以臣伐君故諄諄明己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其表暴有夏之罪爾不至於過甚且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敬冠之思焉如是而後諒聖人之事果非得已也

盤庚

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寍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鄭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為君時事 王鳴盛曰盤庚五遷言盤庚以上所居凡有五處 馬其昶曰三誥之首皆有緣起序謂作於盤庚時乃誥辭史記謂作於小辛時乃史臣敘述緣起之辭蓋初遷時民猶不悅後乃追思其功故史臣連屬三誥錄而存之非謂此三誥皆小辛世追作 永樸案上篇我王以為祖乙不若以為陽甲於辭較順鄭說必有所受史記不言者以遷殷之謀雖始於陽甲時而實成於盤庚時事主於盤庚故經之首卽以盤庚為言而史亦遂少此曲折耳

尙書誼略六

盤庚遷于殷 傳曰殷亳之別名 蔡曰在河南偃師 王鳴盛曰偃師今屬河南府 **民不適有居** 孔曰釋詁適往也 王引之曰有詞也 **率籲眾慼** 王念孫曰率用也 說文引此經慼作戚曰籲呼也 段玉裁曰慼俗字古干戚親戚憂戚同字 王鳴盛曰戚謂貴戚 **出矢言** 永樸案此猶次篇云誕告用亶亶誠也矢直也亦卽誠也 **曰我王來** 劉逢祿曰我王陽甲也 **既爰宅于茲** 朱駿聲曰說文爰引也 **重我民無盡劉** 傳曰劉殺也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永樸案易甲恐民盡死不能相救乃稽之於卜而謀遷如台猶云奈何 **先王有服** 蔡曰服事也 **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王念孫曰猶由通由用也 **不常厥邑於今五邦** 馬曰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 孫星衍曰史記云湯始居亳又云帝仲丁遷于隞索隱隞亦作囂並音敖字隞在今河南滎陽縣又云河亶甲居相相在今河南內黃縣又云祖乙遷于邢索隱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耿在今山西河津縣並湯前所居商邱今河南商邱縣其為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劉逢祿曰斷命對下永我命續乃命言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孫星衍曰釋詁烈業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 傳曰如顛仆之木 蘖馬作枿曰顛木而肄生曰枿 說文引此經由作粤曰木生條也櫱作柎亦作櫱曰伐木餘也又云或从櫱 魏了翁曰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馬其昶曰自先王有服至此皆卜稽之辭卽下文所謂箴言是也古者卜筮於廟門故多言祖宗靈異而又曰各非敢違卜 **盤庚斆于民** 傳曰斆敎也 **由乃在位** 蔡曰自在位始 **以常舊服正法度** 傳曰用常故事正其法度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方宗誠曰此倒文言不可匿我箴民之言耳與下經不匿厥旨惟汝含德不和吉言于百姓其惟致告意同 **王命眾悉至于庭** 馬其昶曰以上小辛世史臣因百姓思盤庚故撮遹遷都大指王若曰以下乃錄載盤庚為臣時告諭之

辭 **王若曰** 王鳴盛曰中下篇皆首言盤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言盤庚斆于民繼以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云云是盤庚之辭也繼以王命眾云云則王乃陽甲非盤庚矣繼以王若曰是盤庚述三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 **格汝眾予告汝訓** 吳汝綸曰釋詁訓道也 **汝猷黜乃心** 永樸案猷猶通詩箋猶尙也 **無傲從康** 傳曰無傲慢從心所安 **古我先王** 孔曰先王謂湯以來諸王下言神后高后謂湯此既言先王下王播告之王用丕變上蒙不言先 **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說文引此經播作譒曰敷也讀告之句絕 **修不匿厥指** 馬其昶曰修一字為句楚辭注修善也言王敷告以政如其善則不匿厥指 **王用丕欽** 吳汝綸曰丕茲同義立政丕乃俾乂與下茲乃俾亂同用丕猶云以此 **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蔡曰又無過言以惑眾聽 **令汝聒聒** 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說文聒作懖訓與馬同 段玉裁曰疏引鄭注云難告之貌讀如聒耳之聒夫曰讀如聒不曰讀為聒是經本作懖矣 **起信險**

膚江聲曰信讀引而信之之信申也王安石曰不夷之謂險不夷之謂膚傳曰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蔡曰惟汝不宣布德意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拙說文作烝曰火光段玉裁曰玉篇烝火光也鬱也光下衍也字集韻烝燔煙貌然則作火不光近是吳汝綸曰火喻浮言烝謀言欲撲滅之作乃逸戴鈞衡曰作讀周禮鄙師作民之作漢書注乃始也逸安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傳曰紊亂也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朴反浮則無實實則不浮乃不畏戎毒于遠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吳汝綸曰丕乃猶云斯乃遐傳曰戎大也惰農自安不昏作勞鄭曰昏讀爲暋暋勉也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王引之曰越其猶云爰乃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永樸案周禮注和調也王鳴盛曰說文吉善也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傳曰恫痛也陳大猷曰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傳曰尚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生之命馬其昶曰逸與佚同斷命則短永命續命則長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莊述祖曰沈當作沈沈文抗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曰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左氏隱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下引此經多惡之易也四字莊十四年傳引此經同段玉裁曰此四字蓋檃括上文言之則惟汝眾自作弗靖王念孫曰靖通靜韓詩靜善也又通竫廣雅竫善也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鄭曰遲任古之賢史人惟求

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傳曰相與同勞逸予敢動用非罰蔡曰敢不敢也世選爾勞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予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傳曰錄功臣配食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對季桓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馬其昶曰于難在難也耿邑既圮必思出險當如射之有志朱彬曰志古文識史記索隱作幟猶埠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曰老忽之意也吳汝綸曰唐石經老在侮上老侮與弱對文成人與孤有幼對文蘇軾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各長于厥居汪烜曰長與汝同不謀長之長同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傳曰聽從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蔡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汪烜曰伐與罰同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傳曰佚失也國語內史過引此經曰如是則長民民使眾不可不慎也凡爾眾其惟致告呂祖謙曰當時所告惟在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傳曰奉其職事齊乃位度乃口邵懿辰曰度猶制也孫覺曰恭事則無傲上齊位則無從康度口則無浮言罰及爾身弗可悔盤庚作馬其昶曰作讀如神農氏作之作蓋陽甲時遷終以浮言動眾而止至盤庚爲君一再告諭其遷乃成永樸案作之爲言猶立也詩疏作者造立之名惟涉河以民遷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乃話民之弗率戴鈞衡曰廣雅話調也汝綸曰逸周書注率奉順也誕告用亶亶馬作單曰誠也朱彬曰誕大也亦辭也其有眾咸造傳曰造至也勿褻

在王庭蔡曰戒其毋得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孫星衍曰釋詁登升也言升進民于中庭曰明聽朕言王念孫曰明孟通孟勉也毋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汪烜曰承猶順也保后胥感馬其昶曰后後同字下言保后也鮮以不浮于天時朱亦棟曰浮符通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保后即謀長也胥感即思災也殷降大虐吳汝綸曰言降者爲文蒙上天時爲其謀徙居湯舊都之曰此先王謂陽甲述其徙陽甲徙都之志也厥攸作傳曰其所事下言以丕從厥志從江聲曰詩箋爲視民利用遷視古示字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吳汝綸曰聞猶史記所云國聞俞樾曰其讀如顧廣雅拱固也非汝有咎比于罰傳曰比近也蔡曰非爲汝有罪遷謫汝予若籲懷茲新邑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孫星衍曰釋詁懷來也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王引之曰攸語助也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孫星衍曰宣讀爲和周禮始和布令于邦國都鄙和布即謂宣布莊述祖曰欽讀爲厥忱當作抗言貪念以不正之言搖動上心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曰鞠窮也如舟在水中不渡臭敗其所載物爾忱不屬惟胥以沈蔡曰汝從上之誠閒斷不屬惟溺柢與及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王引之曰其猶之也漢石蔡曰罔或稽察漢石經怒作怨汝不謀長傳曰汝不謀長久之計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段玉裁曰誕從延聲延承雙聲皆訓長承樸案呂覽注勸樂也今其蘇軾曰勸憂猶言樂禍有今罔後蔡曰有今猶言有今日無後猶言無後日汝何生在上馬其昶曰公羊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馬融爾典注上謂原此言居耿山川迫近汝復有何生理在上地乎鄭注周禮上地謂肥美

用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朱彬曰今予命汝句顧命茲予審訓命汝一詞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檀弓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皆以一爲詞助戴鈞衡曰論語皇疏起發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孫星衍曰倚同掎說文掎偏引也又云迂避也迂迴也言牽制誘引之使不得自由予迓續乃命于天傳曰迓迎也段玉裁曰迓匡謬正俗作御此唐初本作御之證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戴鈞衡曰後漢書注威虐也淮南注奉助也胥曰畜養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孔曰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亦愛之義予丕克羞爾丕漢石經作不蔡曰羞養也卽上文畜養之意用懷爾然永樸案懷安也失于政陳于茲傳曰今失政而陳久于此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傳曰崇重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朱彬曰崔譔莊子注常營其生爲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傳曰不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傳曰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戴鈞衡曰國語注有猶爲也故有爽德王鳴盛曰國語賈逵注爽貳也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戴鈞衡曰迪與詔王子出迪之迪同行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蔡曰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傳曰戕殘也有殘人之心江聲曰在察也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汝有戕則在乃心止也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王鳴盛曰說文具共置也先薑塢府君曰璽鐵論云幣與世易貝后氏以元貝是以貝爲貨幣自夏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吳汝綸曰迪詞之故也君奭故一人有事于四方王褒四子講德論故作迪蔡曰先儒皆以此節爲責臣之辭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言君有罪民有

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永敬大恤吳汝綸曰敬讀爲矜無胥絕遠傳曰無相與絕遠棄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分漢石經作比永樸案猷謀也比猷念猶上文曰猷同心曰有比言合心志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吳汝綸曰中衷同字廣雅衷善也蔡曰各存於心乃有不吉不迪王引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吳汝綸曰左傳杜注顛倒不共縱橫不承命也暫遇姦宄王引之曰暫讀爲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尋遐讀爲偶淮南原道篇偶睫智故曲巧詐僞是以偶爲姦邪之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王引之曰劓殄猶言刑殄育讀爲胄說文胄胤也子胥引此經曰是商所以興也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汝綸曰左傳杜注易種轉生種類吳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爰于也戲鈞衡曰廣雅綏撫也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吳澄曰無戲欲其敬也無怠欲其勤也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孫星衍曰孔疏云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疏文外誤當爲憂賢揚三字文選注尚書曰優賢揚歷歷試也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案心腹二字似優賢字似腎陽字似揚歷字當上屬爲句永樸案李裴訓歷爲試試用也言徧優禮賢者揚而用之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戴鈞衡曰于朕志當屬下四字讀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曰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鄭氏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永樸案說文多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爲多論語皇疏繹尋續也言將續于前功用降我凶德

戴鈞衡曰降讀平聲凶德惡德謂韋顧昆吾之屬嘉績于朕邦永樸案釋詁于於也呂覽注於猶在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王天與曰張氏云極止也猶言靡有定止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江聲曰釋詁肆今也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傳曰朕及篤敬恭承民命江聲曰公羊傳及猶汲汲也呂覽注篤信也廣雅信字連文篤敬恭者即敬也孫星衍曰承讀敬也釋詁恭敬也如列子並流而承之之承司馬彪曰承讀拯也用永地于新邑傳曰用長居新邑肆予冲人傳曰冲童也蔡曰由用也江聲曰靈龜也禮童人謙也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傳曰弔至也戴鈞衡曰爾雅龜俯者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周禮龜人曰天龜曰靈屬文選注引譙周異物志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俗名曰靈禮記疏引爾雅靈龜郭注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得知卜龜古多單呼靈言非廢爾謀至用龜即爾衆亦各不敢違卜也用宏茲賁孫星衍曰釋詁賁美也用大此美績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蔡曰隱痛也邦伯諸侯孔曰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予其懋簡相爾蔡曰簡擇汝戴鈞衡言我之擇爾爲輔佐念敬我衆吳汝綸曰敬讀爲矜朕不肩好貨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恭生生莊述祖曰恭今文皆鞠人謀人之保居作共敢共如字讀文選注共其居者我則次序而安其居者我則養也言能謀養人宗族使相友相助謀人之保居事也今我既羞告爾鄭曰鞠養也王十朋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者皆得所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宗族使相友相助謀人之保居事也今我既羞告爾傳曰已進告汝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戴鈞衡曰于朕志屬下若讀言好惡朕志所好者明德汝當敬敷所惡者總貨寶汝當敬改馬其昶曰若否猶否無總于貨寶蔡曰總聚也生生自庸孫星衍曰庸用也戒諸臣無生殖以自用式敷明德永肩一心孫星衍曰

釋詁肩克也言長能一心不貳其志　蘇軾曰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　張九成曰盤庚告民動以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商人敬鬼神警之何也商人敬鬼因其所畏而戒焉然亦豈誑鬼之哉幽明一理也得罪於人者必得罪於天而民愛之奇曰生殺予奪之權操於人主使盤庚驅民以刑罰而使之遷亦誰敢違者今乃反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蓋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使盤庚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民心則雖彊之使遷而天下亦自此危矣　胡宏曰盤庚有六善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開道人心四也奠厥攸居首以無怠五也欽敘有德有謀之人而不屑好貨六也　呂祖謙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　王柏曰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是時濱河之都近古帝都土豐物饒人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為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知利而不知患盤庚不忍民之沈陷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故其言誥誡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盤庚知之故諭民之言少而辨諭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為詳　張履祥曰申命而後行事如商盤周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　朱一新曰世臣倡為浮言而民靡然從之何也世臣具貝玉而民亦戀田廬今河決時民雖走避稍定後即復故居故居雖浸水中決口未塞明知有續塌之虞而民且死守不去蓋蚩蚩之氓貪於近利而昧於遠害類如此　永樸案盤庚首篇一則曰悉籲衆咸再則曰敷于民由乃在位是諭臣之確證也次篇之首曰乃登進厥民篇中之辭一則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再則曰汝共作我畜民是諭民之確證也其曰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人即指諸臣也曰茲予有亂政同位亂政亦即諸臣也皆以其倡為浮言故於告民時揭其隱衷使民洞然不為所惑也首篇言乃祖乃父皆指臣之祖父言以下則又指臣之祖父言臣與民各有祖父盤庚提以告之所以激發其良心也末篇首曰綏爰有衆蓋統臣民諭之然詳邦伯師長以下諸語則責臣之意較多以不樂遷之本謀固在臣不在民也

高宗肜日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史記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大傳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王鳴盛曰高宗乃廟號若作于武丁時不宜稱史記所說不爲無理豈訓王在武丁時作書在祖庚時與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孔曰說文云雊鳴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鄭曰祖己謂其黨蔡曰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漢書載孔光說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蔡曰典主也孫星衍曰義善也汪烜曰此民字實隱以指王梁玉繩曰民謂高宗蓋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惟民自速辜民謂紂**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史記載此文云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止一字不重出鄭曰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孫星衍曰殷自陽甲以來兄弟相及皆不永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傳曰言無義不服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孚漢石經史記並作付如台史記作奈何永樓案天既付人以命示之矣與欲正其德而不若德不聽罪者乃但曰其奈之何哉言不能側身修行也漢書載孔光說此經曰言正德以順天也明永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孚**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史記王嗣孚而已敬民罔非天禮常祀毋禮子棄道馬曰尼考也謂禰廟也王曰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孫星衍曰釋詁胤繼也天胤猶言天之子言陽甲以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即爲天胤王當修

敬也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大傳云武丁思先武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云寢成孔安也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馬其昶曰禮記云高宗諒闇善之也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案高宗致隆於禰非其失道若不能推而廣之獨厚於禰是乃行禮而失故曰無禮於棄道既感祖己之言修正典禮斯爲賢王矣奈惠田曰王爲下土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傚哉禮俗不行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祭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西伯戡黎

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史記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西伯周文王時國于岐封西伯周文王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人紂圻內　傳曰戡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非先王不相我後人傳曰相助也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林之奇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欲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斯民何賴焉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說文引此經摯作鷙曰至也讀若摯同史記摯作至永樸案大命國命也盤庚云懋建大命摯漢書注訓極至儀禮注亦訓極極即終也言天曷不降威大命曷不終乎大命上當有曷字以蒙上文不更舉耳今王其如台史記如台作奈何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傳曰言我生有時謂曰天命方歸之時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天命已訖紂乃曰有人謂曰命在天乎眞不敢有也命者也祖伊反說文引此經反曰還也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段玉裁曰玉篇云累壘為牆壁也尚書以為參字然則古本尚書作云孔穎達云馬曰參字累在上吳汝綸曰參馬則以累訓云言罪多積累腥聞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責求也殷之即喪王引之曰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孫星衍曰功事也劉逢祿曰指乃之其也戮于爾邦言災功言紂自作不典帝乙以前無失德也必逮夫身詩召旻亦言不栽我躬蘇軾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蔡曰愚讀

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弁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殷又知殷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孫敬曰孔子刪書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謂之至德也

微子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微子世家及祖伊以西伯滅阮國告紂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傳曰微圻內國名子爵將廷錫曰微在今山西路安府潞城縣東北吳汝綸曰古無以父師為三公者鄭既以三公釋父師以孤卿釋少師是鄭本父作大也傳父師大師三公蓋本以三公釋大師與鄭義同父師二字後人所加故疏不言父師大師之異是孔本父亦作大也家惜抱府君曰其子比干微子兄弟也安得謂之王子若如呂氏春秋說其子為微子從父愈當呼名也惟史記似得實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傳曰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我祖底遂陳于上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孫星衍曰呂覽注遂成也馬其昶曰致成亂正四方之功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傳曰

我紂沈湎酗醟敗亂湯德于後世孔曰說文酗醟也酗醟一物謂醉而發怒孫星衍曰酗當為酌說文酌醉醟也疏引作酗俗字王引之曰沈之言淫也沈酗淫酗也沈湎淫湎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江聲曰鄭無逸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孫星衍曰廣雅草竊寇鈔也卿士師師非度馬曰為非法度之事凡有辜罪乃罔恆獲俞樾曰即乃恆罔獲倒文小民方興相為敵雖史記方作並今殷其淪喪傳曰淪沒也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蔡曰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狂鄭作往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吾家耄遜于荒馬曰卿大夫稱家耄老也老臣多遊位而去者今爾無指告予王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詩也莊述祖曰顛隮屬下句讀顛隮若之何其馬曰隮猶墜也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云何居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

荒殷邦史記毒作篤荒作亡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賈逵曰畏畏雅畏畏敬也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傳曰違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戴鈞衡曰此答微子沈酗于酒敗亂厥德之語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曰犧純毛牲體完具傳曰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孔曰犧牲皆為俎實則用當為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吳汝綸曰左傳牲用備具以容將食無災朱駿聲曰將食也戴鈞衡曰以與通與容相持食也此答草竊姦宄及辜罪罔獲之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戴鈞衡曰斂收也如是則與人為讎者有罪而自治其讎者復有罪民之愁病無所告詔故曰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此答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之語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蔡曰我出當其禍敗馬其昶曰此自明其非畏死太史公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即說此二句之義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馬其昶曰罔無也國喪無可為臣僕史公說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是其義也以下勉其去戴鈞衡曰此答淪喪越至于今之語戴詔王子出迪永樸案詔釋詁迪道也釋宮道行也我舊云刻于戴鈞衡曰淮南注舊常也永樸案云當讀如詩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之云語中助辭馬其昶曰刻猶責也責以圖存宗祀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曰各自謀行其志先王人人自獻達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先薑塢府君曰此蓋太師自云我不復顧念而將遯耳戴鈞衡曰此答我其發出狂以下諸語漢書載班伯說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注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王應麟曰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家惜抱府君曰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微子事最為明晰所謂父師少師者殷樂官太師疵少師彊而其與微子語則箕子奴比干死之後之事也蓋微子目睹進諫之無益而反成君戮賢之過故與太師少師謀遂行其所處之道必如是乃幾微無憾所以為仁也若以為箕子比干是二子未

諫之先料其君以不聽又勸微子之去而微子遂從之是則見雖明而情則果矣孔子何以謂之三仁哉

牧誓 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說文牧作坶曰朝歌南七十里地 蒲廷錫曰牧野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南迤邐以至汲縣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馬曰昧未旦也 吳汝綸曰馬蓋以昧爲末以爽爲旦釋文脫爽字耳釋詁朝早也 鄭曰郊外曰野將戰三郊故曰牧野而誓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孫星衍曰說文杖持也 傳曰旄旄牛尾 馬曰白旄旄以黃金飾斧

曰逖矣西土之人 傳曰逖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傳曰冢同志爲友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亞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

千夫長師帥百夫長卒帥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 孔曰周禮二千五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 蔣廷錫曰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蜀今四川成都府羌當在今陝西甘肅以西南接蜀漢塞外髳微今四川重慶府巴縣地盧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彭在今四川眉州北濮在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盾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傳曰牝雞干索盡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 先薑塢府君曰昏當同泯 鄭曰肆祀祭名答問也 吳汝綸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陳櫟曰厥遺王父祀答爲問猶貢爲賜亂爲治 史記迪作用 傳曰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之遺姑姊妹 王父昆弟當郎微子篇所稱家耄史記箕子比干皆紂親戚微子紂庶兄 王嗚盛曰釋詁迪進也 馬其昶曰王父昆弟當郎微子篇所稱家耄史記箕子比干皆紂親戚微子紂庶兄

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自王父昆弟至母弟則三仁及微仲皆在其內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說文引此經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夫子謂將士 蔡曰戒其輕進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鄭曰伐謂擊刺也 鄭曰桓桓威一擊一刺曰一伐 蔡曰戒其貪殺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武貌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豹虎類 子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迓馬作禦曰禁也 段玉裁曰疏云王肅讀御爲禦然則唐初經文作御 甚明 鄭曰當以爲周之役也 蔡曰勉其武勇戒其殺降 爾所弗勖 鄭曰所言且也 引之曰且若同義 王其于爾

躬有戮 黃度曰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爲周法 蔡曰此篇嚴肅溫厚眞聖人之言也 方苞曰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于暴虐姦宄則歸獄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 汪烜曰微子但言紂酗酒武王始言惟婦言是用非酒昏志色或不能惑非色爲蠱酒亦或不至于沈惟二者交伐心志乃無復有開明之一日君子欲端其身其必先於澹泊明志與

洪範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史記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家借抱府君曰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足爲歆說之證傳曰洪大範法也蔣廷錫曰箕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

惟十有三祀傳曰商曰祀曰此因箕子之辭蔡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王引之曰乃猶於是也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史記騭作定傳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馬其昶曰相協皆助也居者周書作雒注云治也天默定下民以助君之治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傳曰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次敘箕子乃言曰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傳曰堙塞汩亂也孔曰水是五行之一水失其性則五行陳列皆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史記畀作從鄭曰帝天也傳曰畀與斁敗也疇類也孫星衍曰鄭云帝天者以下文又云天錫知之永樸案上文武王云惟天陰騭下民則箕子所對自即天言之史記畀作從者說文從相聽也相聽義與畀亦相近五行志作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傳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林之奇曰帝乃震怒猶謂天奪其魄天乃錫禹猶謂天誘其衷天則五氣流行在人則世所行用初一曰五行孔曰五行即左傳五材謂之行者在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鄭曰農讀爲醲傳曰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傳曰協和也次五曰建用皇極大傳皇君也朱子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顏師古曰念思也鄭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漢書威並作畏段玉裁曰經典向背字祖作鄉鄉疑漢之俗字傳曰以上禹所第敘蔡曰此下九疇之目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曰皆其生數孔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耦而物得以成焉故謂之成數也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注從因也

土曰稼穡顏師古曰爰亦曰也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蔡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獨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蔡曰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

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黃幹曰水親雨太陰火言
暘太陽木視與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
於陰惟土思風也適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
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
程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黃勉
齋云配與屬不同嘗因其說推之配者對時為體屬者
流行為用洪範五事配水火木金土言其體也素問屬
土金水木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言
其用也　馬其昶曰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
形流故貌焉水又司辛生腎腎發焉耳故聽為金又曰
甘土心故思屬二又子華于曰心之精為火其竅上通
於舌故言屬火又曰肝之精為木其竅上通於目故視
屬木　張栻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
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
五行下而福極
無不得其所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食謂掌民
食之官若后稷
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
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

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
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大傳食者萬物之始
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曰兵其聖人之得己故師居末
蔡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
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蔡曰歲者序四時也月
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
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厤數者占
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程若庸曰厤象日月
星辰主於按時庶徵譆王
窮卿士師尹旅民之得失
辭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戴錯衡
曰有語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布
與眾民　李光地曰五福
在九疇之終布此豫言之者王者體天陰隱下民之心
必欲富之五當之或而福不在德外故建極者所以斂
福於已而卽所以
敷錫庶民者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訓于
為取
錫汝保
極
蔡曰與
之保守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蔡曰淫朋
邪黨也比
德私相比附也　陳櫟曰書知人安民詩宜民宜人皆
以人為有位者此亦當為臨之下文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
可見
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
馬曰凡其眾
民有謀有為
有所
執守
汝則念之
傳曰汝則
念錄敘之
不協于極不羅于咎皇則受
之
史記羅作離大傳作麗　段玉裁曰罹俗字詩逢此
百羅釋文本又作離蓋亦本作離而為後人所改也
離者罷也故大傳作麗　蔡曰不協于極未合
于善不羅于咎不陷于惡受之者不拒之也
而康而
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鄭杲
曰受
之者姑與相安也錫之福者尚賢也上頃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卽錫之福不刻覈也敎武王徒新附臣臣
如此人即維皇之極所以為洪範也　馬其昶曰大傳
謂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所以適賢共治
示不獨專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
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
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
命諸侯據此是攸好德為貢士用賢之稱攸者用也而
康而色謂諸侯賜以車服卽錫福
也一適卽受進賢之賞不待三適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傳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
枉法畏之　蘇軾曰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
貧賤利不在
於為善矣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羞潛
夫論
作循　莊述祖曰循為修之
誤　王引之曰下其猶乃也
凡厥正人
王引之曰釋詁
正長也故官之
長謂
之正
既富方穀
馬其昶曰方且也漢書注
穀者爵也言既富且貴
汝弗能使有
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劉逢祿曰女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謂未封微子續殷祀與周為
賓客時人斯其辜言
殷民將自作不靖也
于其無好德
史記無德字　王念
孫曰釋文于其無好
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下始音呼報反疏亦云無好對有
好有好謂有善是孔陸俱讀好字上聲所見本皆無德
字無好句絕與下
用咎古音正協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雖錫
之以爵祿
其為汝用惡　劉逢祿曰無好箕子所謂彼狡童兮不
與我好兮者謂祿父也箕子知武庚終不能稱殷祀武
王雖封為二王之後而卒叛亂也本紀箕子不忍
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此數言存殷祀之六者
無偏

無陂段玉裁曰册府元龜天寶四載詔改頗爲陂不知陂以韻宜寄切之義又不知陂之古音亦普多切與頗同古凡皮聲字皆在第十七歌戈部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　蔡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　永樸案頗亦不平也見左傳杜注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馬曰好私好也　荀子引此經曰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呂氏春秋嘗試覩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下引此經有呂氏春秋引作或注或有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鄭曰黨朋黨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平平史記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辨辨辯通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敷言　傳曰布陳言教建其有極而敷之爲言也　汪烜曰皇教也猶言是則是傚

于帝其訓　訓及下訓字史記皆作順　馬曰于天爲順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釋文近附近之近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大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下引此經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　漢書從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馬曰克勝也　傳曰友順也燮和也　潛左傳史記並作漸左傳注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　蔡曰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之用蓋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燮友柔克以柔克柔沈潛剛克以剛克柔高明柔克以柔克剛正直之用　胡瑗曰聖人既由中道以治天下又慮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用三德者所以隨時制宜也故皇極見聖人之道三德見聖人之權邵寶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也人也地也世周禮平國

亂國新國之謂人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地中庸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之謂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馬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鄭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　孔曰於三德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奪君權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曰王大夫稱家　蔡曰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　漢書載劉向說曰皆陰勝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下引此經又載王嘉說此經曰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司馬光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者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鄭霽作雩作濟驛作圛蒙作雩曰雨者兆圛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雩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被氣之色相犯也貞正也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傳曰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　孔曰雩有半無讀若驛驛作圛圛曰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　蔡曰雨兆爲水王鳴盛曰釋天濟謂之霽濟霽通霽兆爲火蒙兆爲木驛兆爲金克兆爲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者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史記作卜五占之用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雩克也二衍貢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貢　孫星衍曰雨濟蒙驛克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貢與忒通詩傳云忒變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孔曰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卜

汝則有大疑王念孫曰謀猶若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

康彊子孫其逢吉馬曰逢大也李惇曰子孫其逢句與上從字同字韻叶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曰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孔曰此以汝與龜爲二從耳或筮從龜逆及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舉事臣虎通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蔡曰雨屬木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云易以坎爲水北方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卦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二月初吉三章云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案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鄭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陳櫟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風爲土氣之證馬其昶曰內經亦云風出地氣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金履祥曰時屬下讀是五者來備莫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傳曰蕃滋廡豐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王引之曰若辭也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鄭曰狂倨慢也恆常也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鄭豫作舒曰舉遲也急促自用也蒙見冒亂也蔡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固矣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傳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朱子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曰歲月日各順常則百穀成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寧姚舜牧曰家通上下而言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傳曰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鄭曰所以承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其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夏至日北極晷短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入于畢則多雨朱子曰曰好曰從但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性情莫不各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則人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蔡曰康寧無患難也考終命順受其正也馬其昶曰攸好德爲古諸侯貢士之稱攸猶用也才德見用是卽貴也故爲五福之一曾鞏曰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也固已見之皇極矣鄭曰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緣人意輕重爲次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爲先極是案福極反對壽與短折反富與貧反康寧與疾憂反攸好德與惡弱反考終命與凶反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

貧。五曰惡。六曰弱。鄭曰：愚懦不壯毅曰弱。蔡曰：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寍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歸有光曰：福極，天之所命，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寍，敎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發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者，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項安世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天也，福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分而言之，又以前四者爲綱，後四者爲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又皆爲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舉之哉。薛瑄曰：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永樸案：洪範五行，漢儒如伏、鄭，宋儒如朱、蔡，皆以之分配各疇。歐陽氏修、蘇氏洵、林氏之奇、歸氏有光、黃氏宗羲則深議之，以爲疇有九，今但以五行配五事、稽疑、庶徵、福極，而八政、五紀、皇極、三德則不復能配，豈彼數者獨不闕於五行耶。竊謂五事之配庶徵，經有明文矣。今更取五行分配五事、稽疑、庶徵、福極者，皇極治之本也；八政其細目也；三德鼓舞天下之大權也；五紀則天道也。此皆論其理而不可以驗其效，惟五事之著於身、稽疑之寓於卜筮、庶徵之形於四時、福極之徧於民物，以之配五行，乃足以見天人感應之速。中庸言：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意亦如此。必如歐陽諸家所譏，則經不以八政、五紀、三德等配庶徵，又何說耶？但宋儒不以福極配五行，漢儒則幷及之，此雖於理無礙，然極數有六，若與福對觀，實亦止於五耳。漢儒以多一弱字，遂强取以配皇之不極，斯則不免於鑿矣。

集虛草堂

金縢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史記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縢其表永樸案序言周公作金縢者謂納于金縢匱中之冊乃周公所作非謂周公作此篇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曰不悅豫豫說文引作念曰喜也白虎通言不復豫攻也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傳曰穆敬也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戴鈞衡曰孟子趙注戚戚然心有動也僅卜未足以動先王故特爲壇墠公乃自以爲功史記功作質孫星衍曰釋詁功質成也二字同訓自以爲功以身爲質也王闓運曰與神約誓請代如請成爲三壇同墠馬曰壇土堂鄭曰除地曰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鄭曰植古置字傳曰璧以禮神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

書十二

集虛草堂

贊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冊鄭作策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武億曰鄭以史乃冊爲句祝字屬下曰字讀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傳曰元孫武王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釋文遘遇也家惜抱府君曰古人質相稱以爾汝後世惟巫史告鬼神循于古不易詩曰莫匪爾極爾稷也實惟爾公允師爾武王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林之奇曰自太王王季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言之曰丕子元長也丕大也馬其昶曰是猶寔也永樸案說文責求也戴鈞衡曰于天三王之靈在天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子仁若考史記作旦巧王念孫曰顧懽老子義疏若而也仁若考仁而巧也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王引之曰敷徧也馬曰佑助也蔡曰言武王不任役使乃受命于上帝用能定爾于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蔡曰寶命即帝庭之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鄭曰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今我即命于元龜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傳曰屏藏也言不得事神蔡曰武王喪則周業墜雖欲事神不可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史記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傳曰習因也孔曰一皆相因而吉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襲爲因時瀾曰三王之前各有一龜龜三而吉一馬曰筲藏卜兆書管林之奇曰書即周禮之頌左傳之繇公曰體王其罔害薛季明曰體與詩體無咎言之體同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蔡曰新受三王之命惟永終是圖傳曰惟長終是謀周之道孫星衍曰方公歸乃能念予一人馬曰一人天子也言念常思也言三王能念武王

書十二

集虛草堂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林之奇曰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注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台藏焉王翼日乃瘳傳曰翼明瘳差也段玉裁曰尚書翌字六見天寶以後盡改爲翼釋詁翼敬也翌明也字形分別畫然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鄭曰羣弟蔡叔霍叔孺子謂成王蔣廷錫曰管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鄭曰辟謂避居東都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史記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避事權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永樸案史記以弗辟爲弗避事權於此經語氣尤肖蓋公將往東都而先告二公以己之心迹也史於居東曲折載之不詳然觀此語下續之云於是卒相成王則其先必罷相可知其罷相也即居於東矣史與馬鄭說不相違即此可見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馬其昶曰流言初起非特無叛周之跡且託於忠愛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公退居東都使管蔡無可藉口而稱亂如故則其情見矣故曰罪人斯得　戴鈞衡曰得者出也如論語如得其情之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錢大昕曰唐石經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鄭曰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秋大熟未穫蔡曰案秋大熟繫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王叔囊流言之罪遂留武夷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朱子曰是時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遽興師誅之又成王方疑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若請於王亦未必見從　錢彝曰史臣敘金縢之後附以流言次以居東次以鴟鴞之詩次以風雷之變次以親迎而後次以大誥今循其次推之昭然可見　汪烜曰公居東實未滿二年故詩曰於汝信處於汝信宿安得以二年爲東征三年哉且東征豈遑甯處而伐柯九罭狼跋三詩則有衮衣赤舄之容無踊躍干戈之氣是亦明驗也戴鈞衡曰鴟鴞詩序曰周公救亂也夫曰救亂自是武庚方亂公作此貽王救之若三監既誅亂已平矣何救之有況詩亦無一言涉武庚誅後情事乎　示樸案周書作雒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據此是流言起于武王方崩時周公居東在元年葬武王後罪人斯得在二年初迨王感風雷迎公則已秋矣作師旅在是年冬其臨衛政殷蓋自二年冬數至四年首尾又三年竹書云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與逸書正合天大雷電以風王引之曰以猶而也禾盡偃大木斯拔段玉裁曰詩箋斯盡也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傳曰皮弁則皮弁服　孔曰周禮視朝史記弁作朝服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馬其昶曰公之特爲壇墠祝曰二公知周公之特爲壇墠而小而不知其請代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噫馬作懿曰猶億也　王念孫曰噫懿億抑同信字句噫屬下讀言抑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新逆馬作親迎　鄭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我國家禮亦宜之蔡曰於國家禮亦宜也王出郊傳曰郊以王幣謝天天乃雨反風馬曰反風風還反也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下禾歲則大熟鄭子趙弟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或問程子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　林之奇曰其始也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雨反風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如此　陳經曰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郝敬曰學者但當思聖人忠孝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史記於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孔曰誥告也家惜抱府君曰聖人命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也管蔡封于殷之故地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民故殷民也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故曰監殷以其地置國實不止三三制武庚之謂且武王勝殷以其地置國而後有之武王時無是也監之名以成王時叛國而後有之武王時無是也

王若曰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馬本猷作繇蔡曰猷發語辭戴鈞衡曰猷與繇通釋詁爰粵于那都繇於也爰粵于訓讀于之於那都繇訓讀烏之於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賜予之予相類王引之曰越與也弗弔傳曰言周畀卜訓賜予之予相類王至箋至猶善也孫星衍曰道不至江聲曰詩傳弔至吳汝綸曰若呂相絕秦之弗弔如雜記云如何不淑言無祿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割馬作害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蔡曰言天降

不少待洪惟我幼冲人王引之曰凡言洪惟爽惟丕惟誕惟迪惟牽惟皆詞也嗣無疆大歷服傳曰承繼祖考無窮大歷武王所受也我冲人嗣其服訓事無疆大歷江炬曰小爾雅造進也進於明哲則弗造哲迪民康江聲曰有頌曰又文選馬其釋曰首以民不事道民於安康靜自責知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江聲曰格注引蒼頡云格量度也已予惟小子段玉裁曰莽誥已作熙即嘻字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吳汝綸曰莽誥敷受命賁奔走傳就也敷賁者就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衍曰敷前人受命言依附祖考受此天命孫星此經云奔走也功予不敢閉馬其釋曰言不敢壅閉前人受命之大功詩云前王不忘于天降威其祀曰爾雅于也發語詞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陳樵曰寧王寧考寧人前寧人皆指武王孫星衍曰寧語迺紹天明意注紹承也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薛肇明曰即命與金縢即命同蔡曰龜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汪烜曰謂自作不靜越茲蠢蔡曰及茲果蠢蠢然而動殷小腆誕敢紀其敘王曰腆主也殷小腆謂祿父江聲曰白虎通紀者理也蔡曰敘緒也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馬曰疵瑕也王曰謂三叔流言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馬其昶曰言將復反爲殷王鳴盛曰左傳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義同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程大昌曰史記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成康博季之屬十人爲輔拂十人即十夫朱彬曰不曰翼予而曰予翼倒文蔡曰于往敉撫武繼也馬其昶曰民獻猶言人傑因管蔡自作不靜故言母弟賢者翼佐我以往撫安繼嗣圖功莽誥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傳曰大事戎事也吳汝綸曰廣雅休喜也屬下四字讀鄭曰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蔡曰即命卜於武王方崩時朕卜幷吉卜於將伐武庚日肆予告我友邦君蔡曰肆故

越尹氏庶士御事孔曰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曰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鄭曰無不反我之意江聲曰反復也周禮諸臣之復注反復之言報也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戴鈞衡曰王宮猶言王家蔡曰謂三叔不睦實兆毀端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引之曰越惟也馬其昶曰以輔弼言則曰予翼以叔父言則曰予小子考翼不以管蔡無道而疏絕之亦厚之至也王害不違卜蔡曰害曷也肆予冲人吳汝綸曰肆今也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孫星衍曰莽誥所犯誠動鰥寡此言三監之叛誠擾動鰥寡可哀之甚予造天役漢書造作遣江聲曰廣雅役使也遺大投艱于朕身傳曰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孔曰卬我也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朱彬曰義者宜也綏予曰傳曰當安勉我無毖于恤馬其昶曰毖勞也言無以憂恤爲勞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戴鈞衡曰圖語注休嘉也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傳曰助民矧亦惟卜用馬其昶曰矧猶乃嗚呼天明畏漢書畏作威弼我丕丕基傳曰輔成我大大基業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肇永樸案惟讀曰爲丕弁誥作爾爾則克不能遠者亡事爾知寧王若勤哉王引之曰若如此也天閟毖我成功所戴鈞衡曰閟密也廣韻毖告也吳汝綸曰禮記注所猶道也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王引之曰極讀爲亟釋詁亟疾也亟速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漢書化誘作告永樸案化誘者教導也猶上文云大誥爾多邦肆予告我友邦君天棐忱辭漢書載孔光引此經忱作諶曰言有誠道者天輔之也馬其昶曰其考我民漢書作天其累我以民注累託也其考或作定是考有定義也釋名考成也成與定義亦近言天輔有誠道者其定我民永樸案檀弓邾婁考公注考成也成與定義亦近言天輔有誠道者其定我民耳上文詩所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此句則所謂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王引之曰攸猶用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吳汝綸曰莽誥勤毖作勞勤爲勞毖亦爲勞言天於我民相勞苦若有疾者然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馬其昶曰休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畢猶云善終思蔡曰昔前日也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思之矣王念孫曰若惟也戴鈞衡曰其猶將也吳澄曰言語辭永樸案言字若爲語辭則艱日思艱倒文也若考作室既辰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傳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

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孔曰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王引之曰其猶寧也馬其昶曰言管蔡不以宗社爲念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蔡釋越爲及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吳汝綸曰考者死也終也洪範考終命考亦終也左傳下臣獲考謂得死也永樸案禮記注有保也若猶汝也謂管叔友謂武庚江聲曰弁誥養作長夏小正傳養長也民長邦君御事王曰嗚呼肆哉江聲曰釋言肆力也地其戰皆是也永樸案顏師古注弁誥云肆勸也勸之義亦爲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蔡曰爽明也馬其昶曰猶言明我新造邦明者顯也戴鈞衡曰詩箋哲多謀慮也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王引之曰迪用也永樸案逸周書武王克殷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傳禮又云命衛叔出百姓之因史記弟叔振鐸奉陳常車衛康叔封布茲時康叔年少已親其役知當日十人皆有力焉故追言前事亦惟此十人迪知天命也馬其昶曰前言十夫此又言十人見親者不皆叛越天棐忱蔡曰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時罔敢易法戴鈞衡曰爾時傳曰無敢易天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蔡曰矧今天降禍于周惟大艱張裕釗曰三字爲句人誕鄰胥伐于厥室戴鈞衡曰淮南注鄰比也廣雅胥助也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孔曰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傳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戴鈞衡曰極讀爲亟于往也從讀左傳率師從之之從從征也率古通帥統也有指者山川封域明有可指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傳曰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白虎通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

以爾東征誅弟也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　大傳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然後謀于朋友朋友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朱子曰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一旦見故主遭戮宗社爲墟宮不動心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此其所以叛也　呂祖謙曰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未必遽曉然知天命所在狂加之三監煽動爲變恐亂之漸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繩連亂階浸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　顧炎武曰武王克商封周之臣而仍以其故都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下之慕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叛乃命微子啟代之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王之宗祀焉斯已矣　方苞曰此篇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復歸之於卜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動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弟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

康誥 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馬曰康坼內國名 孫星衍曰史記衛世家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故城五百里故每畿計 說文郃潁川縣漢志潁川有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郃集韻又作郟郟名即康也今河南汝州是 武億曰白虎通云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此可爲馬注之證 朱子曰康誥爲武王書其中明言朕其弟小子封大抵康叔之封與武庚必同時商畿千里所封必不止三四國也 蔡曰序以康誥爲成王書今詳本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無一語及武王何耶 家惜抱府君曰康亦殷地武王以封康叔故命之曰在茲東土又曰殷先哲王商耇成人應保殷民以殷民世享其時蘇念生爲司寇康叔以康侯爲小司寇故又

命之曰敬明乃罰及周公誅武庚康叔改封於衛乃作酒誥梓材在昔武王所命以小司寇之事成王不敢易爲而歸其職于衛史氏庸是屬三書而次之爲一故祝鮀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叔虞封于唐曰命以唐誥使作誥以封衛宜曰衛誥然則曰康誥者非封衛時作而史屬之也史又恐讀者有不審于酒誥上著之曰成王若曰則其前康誥爲武王辭明矣 康叔始爲小司寇及周公陳立政之時蘇公薨始以衛侯爲司寇 永樸案史記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云皆約舉康誥之旨下酒誥曰告梓材曰示此數語獨曰申告申之爲言重也即此可以見司馬氏之意亦謂康誥爲武王書矣

惟三月哉生魄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十六日明消而魄生 孔曰知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周公以十三日乙卯至于洛戊午社之明日魄與明反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子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其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下引此經 孫星衍曰史記衛世家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故城五百里故每畿計 馬曰康坼內國名 孫星衍曰史記衛世家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故城五百里故每畿計 孔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皆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里與禹貢異制 孔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皆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里與禹貢異制 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 孔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皆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里與禹貢異制 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毛奇齡曰播民和見士于周也史記天官書以星見爲效詩傳士事代也 林之奇曰播臣百工播民猶大誥道播民遺民猶也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洪鄭作鴻曰潘博士云勤如杕杜以勤勤 永樸案大誥則皆周公攝政時誥於上下以頒之洛邑者此四十八字首之以周公歸之勤洪大複語 傳曰大誥以治道在東征前自康誥以下至多士凡六篇 傳曰大誥治殆即六篇之初基作洛終之以周公咸勤乃洪大誥 蔡曰序總

王若曰孟侯 蔡曰王武王也 傳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

朕其弟小子封 傳曰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 王引之曰丕蓋王發聲丕通不詩篇之綱領不敢明德謹罰也汝其猶之也 傳不顯

克明德慎罰 蔡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德並堯典太甲曰皆自明也 左傳申公巫臣引此經大學引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謹罰之謂也 大傳子夏曰昔者三王怒然欲錯刑遂罰平之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不敢侮鰥寡 左傳韓厥引此經 孫星衍曰所以明德也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孫星衍曰釋訓庸庸勞也廣雅祗祗敬也威畏通汝綸曰詩傳釋顯父云有顯德者呂覽注亦以顯人爲賢人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勞來敬畏賢人 **用肇造我區夏** 吳澄曰肇始也 吳汝綸曰區夏猶言區宇宇夏皆以屋喻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是怙冒**

蔡曰及我一二邦漸以修治王引之曰盛康懋建懋簡漢石經作勖君奭迪見冒馬作勖冒勖懋通勉也賈子容經篇怙大福也逸周書謚法篇胡大也聲義並與怙近怙冒大懋勉也永樸案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曰一二邦見非一也文與康王之誥一二臣衛同

聞于上帝帝休 吳汝綸曰殪滅大殷雅休喜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蔡曰詩言伐大商吳棫曰此武王事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功大傳天之命文王非孚孚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江聲曰敘順同義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曰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蔡曰此下明德也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 阮元曰古本民上有治字馬曰遹述也馬其衆曰今民二字屬上讀下言刱今民罔迪卽承此

紹聞衣德言 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 黃度曰敷求徧求也

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江聲曰宅度同字訓道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 黃度曰別求求之不一猶曰更求 王引之曰別讀爲辨辨亦徧也由於也

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 莊述祖曰若字上屬爲句天若見召誥 荀子知節用裕天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下引此經

不廢在王命 戴鈞衡曰在於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傳曰恫痛瘝病也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 段玉裁曰釋詁瘝病也此經當作鰥字多作矜瘝俗字

敬哉天畏棐忱 漢書和帝詔引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瘝俗字 鳳俗通引此經畏作威忱作諶曰言天德輔誠也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 永樸案淮南注康樂耽樂也耽有過義故無逸傳云過樂之謂耽康好者過好也

乃其乂民 王引之曰乃其卽乃之也乃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傳曰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于大言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左傳子旗引此經曰夫君子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 蔡曰服事也馬其祀曰九字爲句宏王與下助王對文 王引之曰廣雅應受也與膺同

亦惟助王宅天命 江聲曰宅讀爲度

作新民 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 大學引此經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蔡曰此下謹罰也 緇衣曰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下引此經

人有小罪非告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吳汝綸曰式法也法常同訓式爾常然也 潛夫論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曰適偶也 吳汝綸曰釋詁道直也離騷注極窮也言潛夫論言恐人推問得實 汪烜曰殺謂刑之非必大辟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刑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孔叢子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下引此經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江聲曰敘順同義時是也時字屬上讀 傳曰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左傳卜偃引此經曰敘順時是也

民其勑懋和 吳汝綸曰廣雅勑順也 傳曰勉爲和

若有疾 傳曰化惡爲善如欲去疾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大學引此經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人君國長者欲趨時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人者誠乎上則下應

惟民其康乂 荀子君道篇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慶賞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誠乎上則下應

之如景嚮晉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慈和而有疾段玉裁曰力勑同部而若雙聲故皆通用　馬其昶曰荀子言欲民之勉於和若有急疾在己而和調累解期其速愈引止若有疾一句意則并及下文忠信均辨二語指若保赤子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傳曰劓截鼻刵截耳　朱子曰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劓刵人則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見檔在己不可不謹　馬其昶曰又讀爲有

王曰外事

呂祖謙曰康叔爲周司寇以國對周言爲外　吳澄曰外事謂鄙邑之事鄙邑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中不屬國中故曰外事如魯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　汝陳

王引之曰說文事職也外事外土之奉職者

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曰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門中槷爲臬準限兼取二義　孔叢子引此經曰孔戴鈞衡曰臬司連讀猶言法守　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又曰要囚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陳大猷曰要即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謂結定其罪也蔽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　孫星衍曰服伏同　王引之曰丕猶乃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遲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傳曰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義宜也用宜於時世者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戴鈞衡曰考工記注遜順理也曰心口相問之辭敘順也　荀子兩引此經次皆作即皆曰言先敘也　馬其昶曰即次聲之緩急義皆爲就　馬其昶曰汝陳時臬事四句申上師茲殷罰有倫乃汝盡遲三句申上服念句時即大傳所謂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以不和平之乎慎刑如此故荀子以爲先教也　蔡曰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蔡曰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荀子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

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脫罪而苟下引此經　永樸案荀子意謂治世爲姦被刑者皆自得罪非有寃抑者也　馬其昶曰頗越人請不正同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孔曰頗而傷　永樸案蔡傳意正同　死而傷釋言于求也又詩晝爾于茅謂往取茅與求義亦近

暋不畏死罔弗憝

傳曰暋強也人無不惡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

戴鈞衡曰管子注大衆也

矧惟不孝不友

孫星衍曰矧說文作弦云詞也　馬其昶曰說文又云從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據此是矧與乃同乃者指事之詞故曰詞之所之又急詞故曰如矢下引此經　戴鈞衡曰詩矧弓弛矢矧矧子弗祗服厥父事

蔡曰矧子不敬事其父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戴鈞衡曰儀禮注于讀曰爲

于弟弗念天顯

蔡曰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　馬其昶曰左傳反易天明　孔疏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也

乃弗克恭厥兄

子不敬事其父

兄亦不念鞠子哀

傳曰稚子可哀　王引之曰鞠稚也　王鳴盛曰釋言鞠稚也

大不友于弟惟

弔茲

蔡曰至於如此

不于我政人得罪

王引之曰政人即正人釋詁正長也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吳汝綸曰廣雅惟詞也　王念孫曰泯泯爲亂　孫星衍曰泯亦亂也呂刑傳泯泯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傳曰當速用文王所作刑兼五刑言　呂祖謙曰殷法常事用之因人情之所在　戴鈞衡曰殷亂之所在潛夫論惠姦宄者賊良民下引此經　左傳曰季引此篇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又苑何忌引此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馬其昶曰元大憝第言刑茲無赦明罪止其身不相坐及

不率大夏

王闓運曰爾雅夏禮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孔曰在外掌衆子之官即周官云諸子文

惟厥正人

王引之曰訓人引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曰訓人　王朝之臣對父子兄弟爲外諸子亦是王朝之臣

越小臣諸節

傳曰諸有符節之吏　戴鈞衡曰詩之曰惟猶與也

乃別播敷

王引之曰別讀爲徧

民大譽

戴鈞衡曰詩箋造成也

弗念弗庸

傳曰不言不用我法

瘝厥君時

乃引惡傳曰是汝長惡惟朕憝己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馬其昶曰末至元惡但不率由禮義者乃惟在位諸人敷布大夏以成民之譽若怙惡不悛亦可殺亦惟君惟長戴鈞衡曰玉篇惟為也下兩惟字訓同不能厥家人王念孫曰漢書注能善也曾國藩曰家人庶人百姓也漢書不事家人生產家人失火夫士卒盡家人子皆謂庶人家也越厥小臣外正王引之曰外正在外為長之人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永樸案為老長者不善愛百姓庶其羣臣而專尚威虐乃非以德為治其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王引之曰方言裕猷道也裕民言道民惟文王之敬忌王鳴盛曰禮記注忌之言戒也說苑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勤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下引此乃裕民曰我惟有及馬其昶曰我不可不自敬典乃用道民戒經之也思文王之敬戒乃道民曰我思有及于文王勉之也反覆言之則予一人以懌傳曰以此

悅懌汝德荀子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段玉裁曰擇懌通用馬其昶曰荀子曰佚曰休即發一人以懌之旨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江聲曰道之善則安馬其昶曰此下以殷遺民未和自治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曰為求等吳汝綸曰傳借求為逑蔡曰言為匹於商王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馬其昶曰矧猶乃也王闓運曰適和也不適不迪四字為句永樸案言乃今民罔迪若不和不迪是國無政不適猶下言未同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汪烜曰此十五字作一句讀王引之曰于猶越也與也吳汝綸曰監視也視示同字監告連文猶言示告也釋詁行言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朱彬曰廣雅戾善也迪屢未同傳曰敎道屢數而未和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蘇軾曰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矧曰其尚顯聞于天金履祥曰前責民因責臣因責康叔此又反之身而自責焉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馬其昶曰此以民怨申警之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江聲曰鄭論語注蔽塞也丕則敏德蔡曰大法古人之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傳曰顧汝德遠乃猷裕王引之曰遠乃猷裕即遠乃道也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孫星衍曰詩傳瑕遠也釋詁殄絕也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胡二行曰肆陳也告也惟命不于常馬其昶曰此以天命申警之大學引此經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左傳范文子引此經曰有德之謂戰國策須賈引此經曰汝念哉無我殄享蔡曰無我殄絕所享之國此言幸之不可數也明乃服命馬其昶曰召誥有夏服天命有殷服天命服受同義高乃聽傳曰先王道德之言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孫星衍曰典常也下屬為句酒誥典聽朕教汝典聽朕毖乃以殷民世享陳櫟曰武王封於文王明德慎罰末復以天命無常享國難必戒之康叔能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汪烜曰大學首言明明德而次以新民又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與康誥所言相為表裏

酒誥　王應麟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揚子法言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俄空焉今亡夫俄空卽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

王若曰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各本王若曰上並有成字明大命于妹邦馬曰妹邦卽牧野也妹牧雙聲　段玉裁曰馬謂妹邦卽牧養之地　郭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詩商頌殷武其風有[illegible]卽殷之別畿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蔣廷錫曰今河南淇縣北有沫鄉乃穆考文王傳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孔曰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王引之曰廣韻毖告也孫星衍曰衆也集虛草堂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士朝臣也卿大夫俱在內　蔡曰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蔡越少正御事

人之副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周書有大正朝夕曰祀茲酒王引之曰茲猶斯也言惟祭祀斯用酒　論衡引此經曰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惟天降命肇我民吳汝綸曰韓詩曰肇長也讀如長國家之長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宰顧炎武曰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興興亡之幾皆在于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王引之曰正官之長事官于小大鄭注謂萬人此云小大邦蓋謂萬邦　永樸案無逸至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王引之曰正官之長事官之屬周禮注引作政古通無彝酒韓非子引此經曰彝酒常酒也常酒越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傳曰飲酒惟常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孫星衍曰廣雅將扶也　大傳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族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大飲也不醉而出是不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

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滌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惟曰我民迪小子戴鈞衡曰上言文王自誥教小子此又教民各迪其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孫星衍曰土物謂黍稷酒以厥穀當愛惜以善其心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永樸案小大德謂百行惟一言當一視之無一端可苟也　妹土嗣爾股肱孫星衍曰國也[illegible]鄭季友曰純爲專一[illegible]文猶曰其純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江聲曰釋詁肇謀也洗滌也腆設盛腆多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王鳴盛曰有正正官之首上言庶士繼以有正以尊上言庶士繼以少正以卑賤者別言庶士繼以貴者別言之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孫星衍曰說文

戴鈞衡曰上告妹土之民此告妹土之士大夫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俞樾曰大語辭說文羞進獻也　金履祥曰惟猶羽毛惟木之惟與也　馬其昶曰君卽長也羞耇與君猶言事厥考厥長　大傳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五十以下非孫社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戴鈞衡曰周禮注作使也稽合也　陳喬樅曰鄉飲酒義曰君子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故曰作稽中德也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江聲曰用逸用逸旅也中庸說旅酬下爲上所以遠賤是祭亦有旅酬之禮　馬其昶曰旅酬以養陽故曰自介詩云的以大斗以祈黃考以介景福義同此也　蘇軾曰酒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戎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　蔡曰本爲呂覽注正治也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引之曰忘與亡同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永樸案惟讀曰

不亡不失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彤金履祥曰棐與匪通棐彤非遠也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戴鈞衡曰腆與殄通儀禮注古文腆皆作殄詩箋殄當爲腆周禮注殄病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眞德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王曰封我聞惟曰王引之曰文選注惟有也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戴鈞衡曰迪語助爾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訓同經德秉哲孫星衍曰孟子經德不回注經行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永樸案司馬彪莊子注咸引也成王畏相傳曰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惟御事厥棐有恭戴鈞衡曰有讀曰又言其輔佐君又能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傳曰崇聚也中論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越

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曰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曰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陳大猷曰惟服奔走服事之人孫星衍曰宗工宗人越百姓里居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說文引此經曰湎沈于酒也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戴鈞衡曰說文尹治也吳汝綸曰顯字下屬爲句越于治也言明于治人敬法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曰嗣王紂也王鳴盛曰說文酣酒樂也厥命罔顯于民祇吳汝綸曰詩傳祇病也不明于民病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孫星衍曰釋詁保安也安于怨不敢愛辭注淫游也泆同佚廣雅佚樂也用燕喪威儀蔡曰燕安也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罔不衋傷心說文引曰衋傷痛也惟荒腆于酒孫星衍曰荒大也不惟自息乃逸朱駿聲曰乃仍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傳曰于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曰眾羣臣用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曰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民惟民自召罪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戴鈞衡曰惟爲也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王引之曰其猶甯也戴鈞衡曰監撫二字連讀文選注撫覽也中論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監於水監於人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戴鈞衡曰廣雅劼勤也劼毖勤告也矧太史友內史友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鄒漢勛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

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周禮太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比經於太史內史皆言友見非臣也當是方伯之監必以太史內史如秦之御史監郡漢之刺史糾察郡國矣漢代王國之官有內史爲天子之臣卽其遺制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戴鈞衡曰國語注事使也服休服采鄭曰服休服采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孫星衍曰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虞說云大采袞冕也少采黻衣也蓋掌朝祭之服矧惟爾疇蔡曰疇匹也汪烜曰友資其益者詩云公侯好仇又云相助爲治者牽由羣匹燕及朋友折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王安石從違傳曰折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保辟絕句通廣雅搏擊也違邪也吳汝綸曰薄搏經界順保萬民定辟制定法矧汝剛制于酒蔡曰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曰此節矧字義皆與乃近言汝能勤毖殷獻臣之在外服爲侯甸男衛諸侯者則其國之大史內史皆相親友矣謂其勤政親賢也及在內服之獻臣百宗工乃爲爾疇匹如三父者皆各勤其

職是乃汝能剛制于酒蓋申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曰發不惟不敢亦不暇之義

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王引之曰其猶將也蘇軾曰予其殺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陳埴曰是時酒池肉林遺惡猶在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馬其昶曰享饗通明享言明飲無忌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戴鈞衡曰國策注恤顧也永樸案蠲除也弗蠲言弗除其罪也其昶曰弗恤弗蠲連讀事者使也時指殷之臣工而言不聽則亦殺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曰辯使也莊述祖曰乃司民讀殷民也史漸曰衛人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窮始也商俗淫湎先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傳爲子孫法焉董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復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甯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敗家接踵於後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也

梓材馬其昶曰梓材諸康叔戒邦君也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師古曰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案此篇乃詳舉方伯連帥之職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蔡曰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情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情通矣能通上下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呂祖謙曰率土皆王臣王言臣則民在其中　汝若恆越曰戴鈞衡曰越讀如國語越於諸侯之越謂揚言也　馬其昶曰自此下至篇末皆設爲康叔戒邦君之言　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傳曰厲虐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吳汝綸曰敬讀爲矜勞閔也肆徂猶肆往肆往猶呂刑今往論語皇疏往猶後也厥猶乃肆亦見也大戴禮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注云歷歷亂也　集虛草堂

厥君事戕敗人宥孫星衍曰見猶效也　永樸案此蓋言姦宄殺人歷亂人且宥之則其臣效之舉凡戕敗人者皆宥之矣上下皆以姑息爲尚强暴不鋤善良何由安乎此數句意與康誥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同下言鰥寡同屬婦合由以容與不敢侮鰥寡同　王啟監林之奇曰周禮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則監者指諸侯而言啟監猶云立其監　厥亂爲民論衡作厥牽化民　王引之曰亂者字爲者化之借字　傳曰妾婦孫星衍曰屬婦敬矜鰥通　至于屬婦屬與嫡聲之緩急假借字崔子人妊身也　孫星衍曰屬婦玉清河王誅云惠于嫡婦　薛季宣曰小爾雅嫡妾婦之賤者　合由以容戴鈞衡曰言皆當用以寬容待之也　大傳鰥寡孤獨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戴鈞衡曰其猶之也　吳汝綸曰釋名教效也教同義廣雅命道也曷以猶云何由　引養

引恬傳曰長養民長安民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馬其昶曰自古王若茲冒下爲文監罔攸辟言責無可諉以上達民隱以下陳天命　惟曰若稽田蔡曰稽治也　既勤敷菑傳曰已勞力布發之　陳師凱曰爾雅田一歲曰菑郭注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　惟其陳修爲厥疆畎王引之曰周禮稍人注引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毛詩陳作甸云甸治也畎陳修通陳修皆治也畎通水渠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曰馬卑曰垣高曰墉塈塗也孔曰塈亦塗也茨蓋覆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馬曰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　蔡曰雘菑垣墉樸斲所已爲也疆畎既塈茨丹雘則望以成終　孔曰二文皆言敷即古塗字　段玉裁曰自衛包改敷爲塗正義猶存敷字　中論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下引此經　今王惟曰馬其昶曰此闡王言以厲邦君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釋文夾音協近集虛草堂

也戴鈞衡曰爲於通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戴鈞衡曰享指近服丕享合遠近言作使吳汝綸曰廣雅集安也言也見周禮注方並也　亦既用明德蔡曰既盡也　后式典集王引之曰式用常安　庶邦丕享王引之曰丕猶乃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朱子曰此十四字爲句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蔡曰肆今也和懌和悅之先後勞來之迷迷惑也　釋文懌又作斁　江聲曰下懌當從之說文斁終也　王引之曰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馬其昶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是其重也而者於方伯連率乎是責汝若恆越曰者教康叔戒邦君達民達王之說如此也其達民奈何曰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而已其達王奈何曰用懌先王受命而已受命在明德明德在保民保民在鰥寡此天人之機之至捷者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嗚呼文王之受命基此矣　蘇軾曰詳考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

召誥 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史記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 孔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 王引之曰越猶及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 鄭曰步行也 戴鈞衡曰少儀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則車行亦謂之步也 蔣廷錫曰鎬京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豐在今鄠縣東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傳曰太保召公也 劉安世曰越若卽粵若發語辭 鄒季友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曰越若來三月爲句漢律歷志引武成曰越若來三月既成霸古讀皆如此 王引之曰越與若皆及也來至也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越三日戊申** 傳曰三月五日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傳曰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越三日庚戌** 孔曰三月七日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蔡曰庶殷殷之衆庶也 傳曰治都邑之位 **越五日甲寅** 孔曰三月十一日 **位成若翼日乙卯** 孔曰二十日 王引之曰若猶及也 左傳病未及死國語及作若 傳曰言周禮 **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孫星衍曰營謂營域周禮注兆爲壇之營域 **越三日丁巳** 孔曰十四日也 **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 周書作雒解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覆以黃土 漢書郊祀志郊各在望丘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

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白虎通以三牲何重功故也下引此經 **越七日甲于** 孔曰二十一日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傳曰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 孔曰厥諸玉服諸玉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王引之曰丕猶乃也 林之奇曰召公營洛七日而成位周公繼至十日而丕作周召規模其敏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孫星衍曰以同與 朱子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蘇軾曰旅讀庭實旅百之旅 孫星衍曰釋詁旅陳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馬其昶曰誥告庶殷此述周公用書命庶殷之事越自乃御事越語辭自者從也從我御事卽所謂庶殷丕作也召公先陳事於王後乃進戒 朱子曰王時在鎬

豈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戴鈞衡曰十字爲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王引之曰休喜也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也下文反覆推衍此意 段玉裁曰集韻奈果也一曰那也奈何字本借用奈字奈俗字唐石經用之不可從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 錢彝曰遐終猶言永終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傳曰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 **茲服厥命** 吳汝綸曰論語皇疏服執持也 **厥終智藏瘝在** 傳曰其終謂紂也 鄭曰瘝病也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馬其昶曰漢書注夫夫人也猶言彼人此承上言當時賢智隱藏其未及藏而猶在者皆瘝病彼亦知哀號呼天求去不得永樸案詩箋徂猶至也言至其出亡又被拘執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吳汝綸曰懋者貿之借字皋陶謨懋遷大傳作貿言

天改易殷命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王引之曰子讀爲慈慈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面讀爲勉釋詁勉勉也俞樾曰若順也順卽道也天若猶言天道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戴鈞衡曰爾雅格懷同訓言天用懷保殷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漢書孔光傳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引曰其耆我古人之德別曰其有能此爭作無忘耆老稽謀自天戴鈞衡曰有讀曰又馬其昶曰二語意嗚蓋指公時公已有明農之志故召公言此經丕說文引此經丕作不吳汝綸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曰其猶豈也丕不通今休王不敢後王引之曰不猶毋也王當不敢緩於修德蔡用顧畏于民嵒蘇軾曰嵒險也民猶木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說文石部嵒巖集虛草堂

嵒也下引此經曰讀與巖同段玉裁曰山部有嵒字云山巖也讀若吟此字與嵒字雖從石從山有別而音義略同徐仙民嵒音吟正謂嵒同嵒也而嵒部又有嵒字云多言也引春秋傳次于嵒北讀與聶同此字與山部之嵒迥別王氏應麟乃云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全與說文不符丞僕案嵒字由說文巖嵒引申之有險義眞德秀曰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鄭曰自用也朱子曰服戴鈞衡曰來言他日來也事也白虎通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閭惡易以閭明當懼慎下引此經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吳汝綸曰毖告也傳曰祀于天地臣名君前其自時中乂戴鈞衡曰禮記注中猶成也中乂成治也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傳曰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節其性則道化惟日其行孔曰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王國運曰比附介助也馬其昶曰大傳周公將作禮樂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設且猶至死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是作禮樂在營洛之後節性日邁禮樂之化也此勉王留公制作禮樂王敬作所吳汝綸曰禮記注所猶道也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孔曰相監視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孫星衍曰釋詁艾歷也詩傳艾久也是歷亦爲久我不敢知曰不其延王引之曰其猶之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蔡曰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所可知者集虛草堂

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孫星衍曰惟思也嗣若功王念孫曰若猶其也謂二國王乃初服傳曰言王新卽政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孫星衍曰貽本作詒詩箋詒傳也戴鈞衡曰十字爲句此倒文也猶言自貽哲命罔不在厥初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江聲曰哲兼愚歷年兼短折省文知今我初服馬其昶曰天道遠人道邇故吉凶歷年皆可於初服時知之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吳汝綸曰之猶是也陳櫟曰今作邑而自治土中是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天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初機而疾敬德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蔡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王引之曰亦敢殄戮句用乂民若有功句小爾雅若乃也戴鈞衡曰詩箋亦大也其惟王位

在德元傳曰在德之首居正位乎天德故曰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王念孫曰擇詁刑常也越王顯傳曰于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王念孫曰恤溢通溢慎也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干引之曰其猶尚也蔡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義猶茲也丕若者茲若也猶云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朱子曰以如以文也猶云丕若有夏歷年有殷歷年式勿替潛夫論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某師之以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下引此經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鄭曰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洪頤煊曰讎民蕘典之黎民百君子蕘齊民錢大昕曰讎通疇疇民謂同等之民即所謂典之百姓友民者友邦之民即蕘典之萬邦也王末有

成命蔡曰末終也王亦顯我非敢勤蔡曰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蔡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林之奇曰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耰也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為天命之在我比則糾之謂已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眞德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言之諳望之切異時成王為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陳大猷曰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其基本其虐天下也遠陳櫟曰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公之作誥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作誥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洛誥 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 程子曰猶言告嗣王如弗敢及天子王矣 蔡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明皆者尊之之爵也謂爲子者親之之辭也如弗敢及者急辭也貫下十字 王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定命 吳汝綸曰王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定命爲句 王引之曰肩訓繼 蔡治是謂定命 于乃肩保大相 吳汝綸曰大相猶言達觀呂覽注大通也 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其始爲民明君之治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蔡曰洛師猶云京師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鄭曰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湯縣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 蔡曰澗水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光順食墨 集虛草堂

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 江聲曰召誥所云得卜止卜王城序云周公往營成周是瀍水東周公所卜也或鄭注分言之 汪垣曰殷民遷洛已久今特更營下都以統馭之耳 俞樾曰先卜河朔黎水即武王顧瞻有河之意不吉改卜澗瀍則舍河而就洛矣即武王粵若伊洛之意 王夫之曰周公允保繼往召公之卜即如周公之卜言我者統詞也 蔣廷錫曰黎水在今直隸大名府浴縣東北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成周在洛陽縣東 伻來以圖及獻卜 敦鈞衡曰此倒文猶云以圖及卜獻 王拜手稽首曰 蔡曰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敦鈞衡曰來相宅者顧公所在而言猶上伻來頒使者所至而言也 白虎通聖人承天而制作下引此經 其作周匹休 傳曰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馬曰作周猶言興周 其惟曰作周猶言興周也 吳汝綸曰匹休也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 蔡曰恆常也 詩曰恆德偏也 我二人共貞 馬曰貞當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傳曰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 吳澄曰拜手稽首誨言與後拜手稽首休享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以達於公 馬其昶曰公獻圖卜來及納誨王因乞言於公猶云拜求公誨 周公曰王 吳汝綸曰王字句絕猶下王曰公也 蔡曰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事也 肇稱殷禮 王安石曰殷與殷祭之殷 綸曰此言新邑咸行之事 王引之曰文讀殷同盛也 吳汝綸曰殷非已察行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王曰秩序也 王釋文案徐音文爲紊亂也盤庚釋文案徐音文 吳汝綸曰周鎬京二作邑王于周 王闓運曰齊敕也 吳汝綸曰周鎬京也此紀王于周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來洛也 予惟曰庶有事 陳樂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祀皆曰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莊述祖曰記功句絕宗字屬下讀 王安石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之類 永樸案宗訓如宗族之宗言宗族亦以功與茲元祀周道親親又周公康叔曹叔聃季皆有大功於國故云然 惟命曰

集虛草堂

汝受命篤弼 戴鈞衡曰釋詁弼重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蔡曰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 江聲曰載謂書張衡云多識前代之載 大傳教工作學功云悉盡也學效也又云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孫星衍曰漢書注丕奉也言既奉視記功之書乃汝其盡自效功也大傳云序祭祀謂咸秩易犧牲謂不文騂牛之臣而命之也惟命者推宗以功作元祀之命而言其意也蓋制祭祀之禮以崇德報功實所以教忠教孝故因言祭禮而及於用人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載爰延引此經曰言慎所與也 其往 傳曰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燄燄 王鳴盛曰說文燄火微燄燄燄也 漢書載梅福引此經曰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 厥攸灼 劉台拱曰攸當讀如左傳鬱攸之攸杜注鬱攸火氣也 敘弗其絕 蔡曰將次第延

蘇不可撲滅吳汝綸曰其猶之也厥若彝及撫事如傳曰言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子彝即下文棐民彝撫國事如我所為馬其昶曰若撫事即篤敘乃正父如予即罔不若予也此公言在周之官皆可任王宜用舊人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吳汝綸曰以與也公在新邑而言往者據王及在周之官立文也俾綱即有僚傳曰當使臣下各綱就有官明作有功王念孫曰明孟通孟勉作事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傳曰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公曰吳汝綸曰此經公曰王曰往往辭義未終以後文足長有勳碩之辭於後世成前簡並非更端乃史官記其丁寧反復之旨他篇如微子康誥多士無逸君奭等皆此例已汝惟冲子惟終蔡曰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其昶曰公以制禮作樂事勳王馬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傳曰奉上之謂享言當敬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顧炎武曰人主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忠姦所謂敬識百辟享也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孟子引此經曰為其不成享也魏源曰此大傳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而萬國各致其方賄也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傳曰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永樸案役志猶云用意乃惟孺子頒說文引此經頒作班上屬為句曰分也馬其昶曰言分別百辟之享與不享者朕不暇聽吳汝綸曰暇假通借呂覽注假攝也齊策注聽治也朕教汝子棐民彝傳曰教汝于馬其昶曰民彝即人倫孟子曰教以人倫錢大昕曰蔑勉也汝乃是不蘉鄭曰蘉勉也文蘉莫剛反則蘉即孟子之曰乃猶若也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王引之曰乃猶若也王夫之曰正父天子六官之長也不若予不敢廢乃命王念孫曰父上聲如圻父農父之父朱彬曰言當為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彼無不如我者永樸案書言正人外正少正有正多正正父先正皆謂臣僚

也孟子引此經曰為其不成享也魏源曰此大傳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而萬國各致其方賄也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傳曰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矣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永樸案役志猶云用意乃惟孺子頒說文引此經頒作班上屬為句曰分也馬其昶曰言分別百辟之享與不享者朕不暇聽吳汝綸曰暇假通借呂覽注假攝也齊策注聽治也朕教汝子棐民彝傳曰教汝于馬其昶曰民彝即人倫孟子曰教以人倫錢大昕曰蔑勉也文蘉莫剛反則蘉即孟子之曰乃猶若也王引之曰乃猶若也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王夫之曰正父天子六官之長也不若予不敢廢乃命王念孫曰父上聲如圻父農父之父朱彬曰言當為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彼無不如我者永樸案書言正人外正少正有正多正正父先正皆謂臣僚

刑惟明新序引作旁施江聲曰大傳以旁作穆穆為句釋詁穆穆美也釋文迓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本皆作御馬其昶曰迓衡八字為句言御天下之衡不迷於文武之所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朱子曰無不若是以上下勤施子四方上所稱王曰公于小子其退蔡曰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此下即辟于周命公後傳曰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為留公之明證劉逢祿曰封魯公為周公主封凡蔣邢茅胙祭為寗內子入為王卿士也春秋有宰周公凡伯祭公祭伯祭叔皆周公後永樸案伯禽封魯在武王時而推廣封域則在此時故魯頌云王曰叔父命爾宇明堂位亦云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王成王以周公於魯地方七百里四方迪亂江聲曰迪進也亂治

也古因方蹔進于治未定于宗禮永樸案宗周宗也宗禮猶云周禮多士臣我宗亦謂周宗吳
汝綸曰是時禮樂未制作據史記伐淮夷踐奄之後始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亦未克敉公功
鄭曰敉安也說文引此經云敉撫也吳澄曰猶下文言常禮記言康迪將其後永樸案將大也
言用大公之後魯頌所謂大啟爾宇監我士師工朱子曰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誕保
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引之曰亂者率之借字率辭也下亂為四方新辟訓同文王世
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
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大戴禮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
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
是太公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中
立聽四聖維之漢書載谷永說曰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馬其昶曰
已句末語助言公為天下所威懷已定予往日矣今宗
禮未定毋遽求去蔡曰言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

而悅之毋求去以困我漢書兩引此經皆以哉為我
先石甫府君曰周書祭公解作公無困我哉予疑此哉
字與下我字誤倒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戴鈞衡曰我惟無斁句其康事
公句勿替刑句說文斁解也易釋文引鄭注康尊也傳曰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周
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蔡曰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
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鄭曰烈威也戴鈞
衡曰此倒文也猶云承保乃文祖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民吳澄曰弘大我事君之恭孺子來相
宅吳汝綸曰此亦推言後事其大惇典殷獻民馬其昶曰國語注典禮也言王來新邑當厚禮殷賢臣之來助祭者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孫星
衍曰作周者詩序云受命作周馬其昶曰恭先孚先
皆言祭享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也永樸案
恭其通奉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孔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篤前人成烈答其師吳汝
綸曰答為合之借字左傳既合而來奔以合為答史記盥敢千答以答為合答其師合其眾也作周孚
先馬其昶曰宋禰閣邱賦云翼翼乾乾作邦孚先禰其祖之所自出是于京亦以孚先說祭考朕昭
予刑乃單文祖德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孔曰子斥成王蔡曰單殫也永樸案
昭詔通言庶我所詔子之法度乃克盡文王之德伻來毖殷吳汝綸曰大誥勤毖莽誥作勞是毖
寫勞也乃命寧予蔡曰命高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享孔曰釋草秬黑黍釋器卣中尊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芬香調暢謂之秬鬯傳曰
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家惜抱府君曰洛邑文武
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廟而已此文與上
毖殷甯予自是三事同此使耳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林之奇曰宿與已受
命君言不宿于家之宿同惠篤敘吳汝綸曰惠詞之惟也薛季宣曰惠篤敘以下皆禋祀祝辭無

有遘自疾孔曰遘遇也戴鈞衡曰有通或遘自疾猶言自遘疾萬年厭于乃德
馬曰厭飫也殷乃引考蔡曰殷人亦永壽考也戴鈞衡曰釋詁引長也汪烜曰獨言殷者以
毖殷而言之王伻殷乃承敘萬年蔡曰使殷人承敘萬年吳汝綸曰乃能同裒其
永觀朕子懷德蔡曰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
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蔡曰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是日
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傳曰古者襃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吳汝綸曰祭歲祈年也月令孟冬之月
祈年于天宗臘先祖注或曰新年或曰臘互文王命作冊逸祝冊孔曰王命作策者命有司
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惟告周公其後王引之曰其猶之也
鄭曰謂將封伯禽也王賓殺禋咸格蔡曰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祇
廟故咸至也大傳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
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

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汲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予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瓚于其時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于雒誥

王入太室祼 傳曰太室清廟祼鬯告神 孔曰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傳曰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陳櫟曰前言戊辰而終以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七年明十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此倒文也古無年號故但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溴梁明年之類 大傳孔子曰吾於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周書十

多士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史記周公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蔡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洛邑今西京相去四百餘里安得舍近而役遠哉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 馬其昶曰竹書紀年成王三年殺武庚遷殷民于蒲姑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殺王社巷遷其君于蒲姑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召公如洛度邑周公誥多士于成周遂成東都昭廿三年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東都卽成周也多士作于七年而前此三年皆有遷殷之事蔡謂遷殷在前固已然按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是成王卽政之年殷民復叛于是又有遷殷之事竹書八年遷殷民于魯定四年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商奄地廣曰分六族遷魯則其餘民遷洛可知序所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正此時事也不爲謬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傳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孫星衍曰聘禮鄭注將猶奉也 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孫星衍曰勅同飭詩傳正也 肆爾多士 永樸案勅殷猶下云割殷當爲句命終于帝言絕于天也召誥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永樸案肆陳也告也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傳曰弋取也 顧炎武曰亡國之民號之商多士新朝之主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孫星衍曰釋言允佞也論語何注罔誣罔也孔注固蔽也呂覽注亂惑也言不與佞罔蔽惑之人 弼我 傳曰故輔佑我 我其敢求位 王引之曰其猶

時事也不爲謬誤

甯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吳汝綸曰周書謚法解秉順也 朱彬曰爲助也 王充耘曰此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 惟天明畏 江聲曰畏讀曰威 我聞曰 薛季宣曰引逸引去之也言天去逸德馬其昶曰王藻鄭注引卻也卻與嚮反逸洪字 上帝引逸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孫星衍曰時字絕句馬以時字屬下有時也 永樸案小爾雅格止也惟帝降止猶詩言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 吳澄曰有夏之君若禹若啟若少康皆憂勤不適于逸則上帝眷佑之 夏非克庸帝 吳澄曰王肅不適逸上帝之意 大淫泆有辭 孫星衍曰說文辭訟也有辭言有罪狀呂刑鰥寡有辭于苗左傳臧孫曰無辭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傳曰用其賢人治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王念孫曰恤溢通溢慎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傳曰無敢失天道者 罔不配天其澤 戴鈞衡曰其猶之也 孫星衍曰孟子注澤祿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戴鈞衡曰有讀曰又 誕淫厥泆 王引之曰厥語助也 罔顧于天顯民祗 吳汝綸曰民祗猶民病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馬曰八字爲句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劉逢祿曰孟子所謂滅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蔡曰靈善也 有命曰割殷 孫星衍曰齊策注割取也 告勑于帝 傳曰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戴鈞衡曰禮記注戎事也古戎事多單言事 黃度曰天授有德不更改命故曰惟我事不貳適天下公器奚可强留故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

大戾肆不正傳釋洪無度爲大無法度馬其昶曰予其曰者審度而爲是言也始思爾之無度不欲動移爾邑繼念天既以大戾就于殷邑故陷爾不正予是以遷爾于西肆者故也不正即無度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王引之曰其猶乃也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王引之曰有猶或也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甚夏命今爾又曰戴鈞衡曰又讀曰有夏迪簡在王庭江聲曰迪進也簡擇也有服在百僚孫星衍曰服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戴鈞衡曰秦策注聽察也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戴鈞衡曰肆今也綸曰孟子注求取也吳汝樸案廣雅天大也天邑商猶言大國殷大邦殷予惟率肆矜爾王念孫曰率用也左傳杜注肆緩也疏緩縱罪人謂放赦之論衡人君罪惡初問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下引此經非予

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孔曰來從奄謂攝政三年時也四國管蔡商奄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奄誅最後誅奄即來王鳴盛曰降命謂下令蔣廷錫曰奄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夫之曰遷洛則不爲侯國之民移爾遐逖以就近畿親暱者聽政令於千里之外其爲順易也多矣周之宗召誥所謂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汪烜曰我宗臣三字連文猶多方云爽介又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蔡曰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蔡曰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王引之曰攸猶用也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幹止蔡曰幹事也言各安所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吳汝綸曰釋詁曰畀汝綸曰止語助也

畀賜也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上蔡曰豈特遠竄而已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蔡曰繼者承繼安居之謂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蔡曰爾子孫乃興自爾遷始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曰我乃有教誨之言段玉裁曰唐石經或言之閒有誨字與傳合馬其昶曰王曰又曰四字爲句史臣記王丁寧之意所謂重言以申明也易釋文或常也居即繼爾居之居王引之曰予乃常言爾用居地其遷居毋違命也張九成曰商民不服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親周之仁人優游涵養以變易其心觀周公處商民一事非後人所可及論遷居於洛則曰時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慰以勞苦之辭又開以選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絕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忠厚之心其亦見於此乎張行成曰周公林之奇曰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是亦遷頑民之遺意然周公之遷殷民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漢之遷豪傑徒爲强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張英曰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之叛必舉君父大義以爲言故周公之誥多士屢舉成湯其言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又曰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嗚呼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猶不免於此況後世僭竊人國闇于天位者乎

無逸　序周公作無逸史記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佚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漢書作期所期無逸故文期本作其春秋邾庶其必先知稼穡之艱難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王引之曰依隱也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依者隱也呂祖謙曰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斥逸則[illegible]有不得其死者矣張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於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馬其昶曰乃逸合下句爲義東萊之說最爲得之論衡連上讀非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傳曰乃叛諺不恭孫星衍曰由也嗟鄭注子路之行失于呿疏引王弼云嗟剛強也是呿嗟爲态雖強悍之義誕廣雅云詆也石經作乃憲既延詩傳憲憲猶欣欣則憲亦自喜之意延省文馬其昶曰稼穡之業至長久畔諺誕詆史公之所謂驕奢也否則侮厥父母王引之曰玉篇不或作否戴鈞衡曰逸周書祭公曰我不則寅哉寅哉孔注不則言則也曰昔之人無聞知史記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鄭曰謂太戊也恭在貌敬在心傳曰言大戊脩恭畏天命用法度爲政莊述祖曰傳讀嚴恭寅畏天命句自度治民句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祿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時中論引作實屬下讀鄭曰舊猶久也爰暨史記作爲與吳汝綸曰玉篇爰原也爲與小人爲偶于小人也馬曰武丁爲太子

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作其即位王引之曰作猶之及也作與徂聲近皆訓及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大傳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謂梁闇讀如鶴鶴謂廬也鄭曰諒陰轉作梁闇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詁嘉善也靖謀也至于小大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無時或怨吳汝綸曰時是也之是通訓或作祖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亦義惟三舊爲小人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蔡曰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孫星衍曰呂氏春秋後漢書郅惲傳有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己之事書傳史記或作祖庚馬鄭所本司馬貞索隱據紀年以爲祖甲亦同馬鄭曰錢彝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王引之曰厥猶之也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傳曰過樂之謂耽之論衡中論皆作是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傳曰言逸樂之損壽漢書載杜欽引此經曰言失欲之害生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胡寅曰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情欲惟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　蔡曰抑畏者無逸之本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孫星衍曰說文有康字云屋康寅也馬其昶曰卑如卑以自牧之卑呂覽注服退也

是康同康爲居屋也康功田功蓋稼穡之事徽柔懿恭蔡曰徽懿皆美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永樸案懷保皆安也漢石經鮮作于朱彬曰詩箋齊魯之閒鮮聲近斯斯于皆辭也漢書載谷永引此經曰未有德厚吏良而民咍者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孔曰從朝不食或至于日昃遑猶暇也重言之用咸和萬民江聲曰咸徧也左傳小惠未徧國語作小賜未咸蔡曰文王心在平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遑合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孔曰釋詁云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國語正作政後漢書注供作共也共奉也言惟政是奉下以萬民惟正之供訓同文王受命惟中身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

萬民惟正之供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孔曰觀如春秋隱公觀魚莊公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永樸案周禮天官序官囿游亦如之注游離宮也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遠也游謂上木田謂田獵蔡曰上言游田不言觀遠以大包小也言庶邦不言萬民以遠見近也漢書載谷永引此經曰無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無皇曰皇皇惶遽貌廣雅惶惶勵也皇惶同字勵遽同字無皇皇曰無遽曰也永樸案下皇自敬德句鄭說皇爲暇字有相反爲義者皇訓暇亦訓遽可訓遽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戴鈞衡曰訓讀曰順言下非民所順上非天所順也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王引之曰猶由通由用也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朱駿聲曰或有也傳曰厥譸張誑也幻或也王引之曰厥猶之也王樹枏曰爲僞通此厥不聽人乃訓之吳汝綸曰聽察也訓順同字順從也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朱彬曰正與政通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玉裁曰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王念孫曰班固幽通賦曹大家注違恨也孔曰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孫星衍曰釋詁迪作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王曰況滋益用敬德漢石經皇作兄江聲曰兄古況字吳汝綸曰此皇字亦當訓遽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曰不寬緩其心馬其昶曰辟如大學而辟焉之辟不永念厥辟則多愆不寬綽厥心則含怒亂罰無罪殺無

辜吳汝綸曰亂與率同率用也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吳汝綸曰是實也傳曰天下同怨鱗之叢聚于其身蔡曰成王初書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張栻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呂祖謙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王應麟曰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永樸案夏之民曰時日曷喪商之民曰天曷降威民之口其可防乎周公告嗣王首言知小人之依篇末論小人之怨詈但欲嗣王之省德而深以罰無罪殺無辜爲戒然則御民之道舍敬德更無他術刑駕勢迫祗速禍耳召誥以疾敬德誠小民爲祈天永命

之本與此同意

周書十一

尚書說略二十

君奭 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史記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君奭不說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於是召公乃說 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 家惟抱府君曰古者七十人臣致仕召公意謂治天下安國家周公當之而吾以當去之年復尸此位殆有謬於義者是以悵然不說 馬其昶曰論衡言召公年百八十歲康王初召公爲太保言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即使召公終於康王末年然當成王之初其齒已過百二三十歲矣觀周公屢言天壽平格及尚迪有祿云云則是召公自以篤老告歸無疑周書云周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當攝政之時周召輯睦如此然則燕世家所云殆非事實 朱樸案荀子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注持扶翼

書二一一

也據此則序所云召公不說必非有所不說于周公矣況此篇次序在多士無逸之後其時周公致政成王已久又安得謂作於當國踐祚之時乎

集虛草堂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 孫星衍曰孚付通 若天棐忱 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 蔡曰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 馬其昶曰天命修短周召皆以自任下文言曰在時二人蓋即承此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 蔡曰我亦不敢苟安天命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 戴鈞衡曰越我民合上爲句篇末用閔于天越民即承此句言之 罔尤違惟人 吳汝綸曰說文說罪也敦厚也尤說同字違敦同字此五字爲句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 馬其昶曰我後嗣子孫斥管蔡朱彬曰上下即上文天與民 遏佚前人

光 孫星衍曰遏止也佚同失 在家 馬其昶曰在家二字爲句猶大誥言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也 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誕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孫星衍曰經常也歷久也 王裁曰恭當作共 馬其昶曰恭奉其明德天命不可移易自取滅亡益傷管蔡之失其音有哀焉意謂國家多難召公固未可去而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 吳汝綸曰儀禮注正善也 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 馬本道作迪引之曰道惟猶迪王惟皆語辭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戴鈞衡曰韓詩傳庸易也 庸釋言易舍 蔡曰又曰者以上文言天難諶此又申言天固不可信然在我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 馬其昶曰此公言平武庚之亂非己之力由先世功德所致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曾國藩曰長貌本長則有相交之義格于皇天謂交孚于天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鄭曰伊陟伊尹之子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傳曰賢咸子巫氏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 馬其昶曰陳列也陳猶言有列有位有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 韓愈曰陟昇也謂昇天也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 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 永樸案墨子經上葉夢得曰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則商實 傳曰惟天大佑助其王命 馬其昶曰純佑猶賢佐商之爲言章也顯也費誓之商實即顯齊實榮也淮南注實美也 命既饗 則能章顯榮美此承殷禮陟配天言之 百姓王人 江聲曰百姓百官異姓之臣王人王族同姓之臣 罔不秉德明恤 吳汝綸曰明恤勉慎

書二十一　二

集虛草堂

也小臣屏侯甸戴約衡曰周禮繇引國語服注屏猶蔽也之乃惟茲惟德稱偽曰惟有德者舉用乂厥辟孫星衍曰乂同艾釋詁艾相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李光地曰平格猶商書言格人蓋元臣之美稱言格人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馬其昶曰嗣繼也威惡也繼天滅惡言殷革夏命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孫星衍曰晉語注曰固繼也厥德明我新造邦戴約衡曰孔晉曰奉也厥德明成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細衣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爲割也夏傑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天復命武王其集大命于厥躬王引之曰其猶乃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吳汝綸曰說文尚曾也淮南注修大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

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曰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天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大傳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曰言雖聖人亦須良佐蔡曰夏氏云若此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導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國人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亦惟純佑秉德蔡曰言文王迪見冒冒馬作勖曰勉也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引之曰懋勖冒三字通昭說如釋詁昭亮左右之昭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見猶顯也言用知天威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下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丕冒言大懋勉也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林之奇曰死者稱不祿四人尚及武王之世故云有祿孫星衍曰詩傳說約謂紂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劉克也殺也說文劉字鍾鼓也鍾郎劉字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引王之乃也林之奇曰周公傳說文武之世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李光地曰平格猶商書言格人蓋元臣之美稱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馬其昶曰嗣繼也威惡也繼天滅惡言殷革夏命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孫星衍曰晉語注曰固繼也厥德明我新造邦戴約衡曰孔晉曰奉也厥德明成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爲割也夏傑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天復命武王其集大命于厥躬王引之曰其猶乃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吳汝綸曰說文尚曾也淮南注修大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

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曰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天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大傳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曰言雖聖人亦須良佐蔡曰夏氏云若此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導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國人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亦惟純佑秉德蔡曰言文王迪見冒冒馬作勖曰勉也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引之曰懋勖冒三字通昭說如釋詁昭亮左右之昭猶云涼彼武王耳迪用也見猶顯也言用知天威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下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丕冒言大懋勉也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林之奇曰死者稱不祿四人尚及武王之世故云有祿孫星衍曰詩傳說約謂紂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劉克也殺也說文劉字鍾鼓也鍾郎劉字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引王之乃也林之奇曰周公傳說文武之世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李光地曰平格猶商書言格人蓋元臣之美稱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馬其昶曰嗣繼也威惡也繼天滅惡言殷革夏命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孫星衍曰晉語注曰固繼也厥德明我新造邦戴約衡曰孔晉曰奉也厥德明成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爲割也夏傑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天復命武王其集大命于厥躬王引之曰其猶乃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吳汝綸曰說文尚曾也淮南注修大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

也馬其昶曰此公舉當時休瑞歸之召公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江聲曰肆肆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王引之曰方言猷裕道也戴約衡曰我字上屬爲句以猶使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戴約衡曰敷乃心之乃猶其也蘇軾曰周公言前人敷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爲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乃心腹以命汝位三公爲民極周公與召公同受武孫星衍曰偶同耦廣雅耦偁也亶誠也乘茲大命莊述祖曰乘承通戴約衡曰漢書注乘守也吳汝綸曰茲大命即上所述武王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江聲曰惟文王德丕承句言惟文王之德是丕承之任大責重無竟之憂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馬其昶曰朕允保奭四字爲句允謂允其去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江聲曰以猶與也否讀易否卦之否肆念我天威戴約衡曰詩傳肆長也馬其昶曰汝其監殷之喪

而長念我天威自無可去之義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朱子曰二人周公自謂己與召公傳不克襄事注襄成也言兩人相與有成言汝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蔡曰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相與有成馬其昶曰北述其平日相勉之言言曰在時二人馬其昶曰左傳曰汝留以慰留其去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蔡曰戡勝也堪通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吳汝綸曰釋詁在終也永撲案丕猶乃也乃時猶云其時王樵曰爲相者不惟以一身才能事其君必以衆人之才能事其君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復如我者焉如是而去夫復何憾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予今日休蔡曰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馬其昶曰至于今日休正公留召公之日也周公營洛成王親政四方民大和會乃周道休盛之時故召誥一再曰今休洛誥一再曰敬天之休據此可以推知君奭之篇必作于周公留洛之後矣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戴鈞衡曰詩箋咸同也周

語成德之終也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蔡曰周都西土去東家惜抱軒曰作君奭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在東尚有未從化者多方所以作也經言海隅出日義在于此江聲曰惠讀爲慧王引之曰釋詁俾從也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不惠謙餘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吳汝綸曰惟乃知句與多士微爾知文同馬其昶曰成王聽政之初猶賴保傅之教民德兼上下言祇若茲往敬用治林之奇曰周公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君之輔相言各之憂勤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錢時曰篇首言念天威越我民篇末復言閔天越民周公明以天命之經綸生民之休戚懸于召公之去留周公聖人也而倚賴同列如此然則後世怙寵蔽賢者可以監矣呂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遂力留之及既營洛留於一然改矣召公固然退周公遂力留之及既營洛留於一

吗終相成王且成王相唐中王相不而能祈于陶所以篤于信也黃也當度成曰太甲成王相唐中王相不而能祈于殷周盛王伊周之力也之逸之所樂遂以戒作王初即政春秋鼎盛四方又安若使東德不固矣其所訓誥誠難保忠未觀無一逸日立廢然而曰舌言語猶非所以誥公劉卷阿之人今王與我文武二人得而已之詳

多方 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記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孔曰按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馬其昶曰書成王五年遷其君蒲姑誤當從史記在歸政後若其君既遷無緣復叛書序將蒲姑亦在成王政後[illegible]前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周公曰王若曰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 永樸案多士篇亦先言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而後言王若曰皆以還政後嫌爲成王辭故也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王夫之曰殷侯追謂武庚也 江聲曰說文尹治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蔡曰圖謀也言商奄圖謀天命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 戴鈞衡曰言猶念也戚言謂憂念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蔡曰勸勉也迪道也 乃爾攸聞 馬曰攸所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傳曰麗施也孔曰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于民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狎于內亂 吳汝綸曰薛綜東京賦注崇猶興也因狎連文成義史記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是其事也 不克靈承于旅 傳曰不能善奉于人衆 馬曰靈巫 國翰曰孟子邱民爲重即此義 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薛季宣書古文訓舒作荼曰大爲民荼毒也 段玉裁曰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舒荼通具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 說文叨作饕云貪也重文作饕云貪也 叨憤作饕云忿戾也讀若摯 孫星衍曰欽歐通釋詁興也 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劉逢祿曰純一也專也言天命不于常 永樸案此倒文不畀純猶曰不純畀呂覽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即此意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戴鈞衡曰以猶使也 馬其昶曰義儀同字詩傳儀匹也周禮注儀多也義民猶言庶民 吳汝綸曰義多也黃曾多專也 齊民 不克永于多享 雅享養也言不克永有厚養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孫星衍曰恭同共恭多士謂共職多士明通孟孟勉也 乃胥惟虐于民 戴鈞衡曰惟讀曰爲 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蔡曰凡百所爲無一能達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孫星衍曰簡同閒釋詁閒代也簡代複語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傳曰湯愼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殺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吳汝綸曰言殺之生之皆用命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陳大猷曰新安王氏以嗚呼屬上文讀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孫星衍曰荀子注屑雜碎眾多之貌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 蔡曰集萃也 呂祖謙曰享乃亨國之亨不集于享與梓材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永樸案正相反 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傳曰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 孔曰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 蔡曰蠲潔也 馬曰烝升也 江聲曰猶云腥聞在上 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程子曰六德知

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中論引此經曰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經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

鄭曰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夏者假也又與暇通方言云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閒謂之暇詩武疏引此經作天維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多湯字吳汝綸曰須暇猶寬假也 永樸案呂覽注之其也又孟子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周禮載師注之引作其馬其祝曰史記武王九年東觀兵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此即天惟五年須暇之說越絕書亦言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一旦會于孟津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見賢臣已亡乃興師伐紂按武王立九年觀兵至十三年滅商實五年此武王須暇紂五年冀其改過所以為知天命也其知之柰何亦以人之存亡為天命之去就而已汲冢書言武王十三年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一河劉歆及朱子皆定一年按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當即是滅商之年尚未改元故曰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是克商後改元之證若十一年滅商又二年訪于箕子當稱二年不當稱十有三祀吳宋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劉歆以為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俱以武王訪範為在箕子釋囚未封朝鮮之前與本紀不合李樗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遏也

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

鄭曰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孫星衍曰墨子夜中十日雨土雨肉九鼎遷止鬼宵吟女為男之類開其能顯天可以代者吳汝綸曰顧如顧畏顧忌之顧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

戴鈞衡曰教猶告也休者赤烏白魚之類用以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江聲曰尹治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孫星衍曰忱信也裕道也謂以誠信道之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永樸案夾介乂三字連文成義皆謂助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孔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戴鈞衡曰熙悅也堯典庶績咸熙膠東令王碑作咸喜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孫星衍曰釋詁迪作也愛者說文悉惠也釋言惠順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

江聲曰宅讀為度

爾乃屑播天命

蔡曰輕棄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莊述祖曰忱當作抗馬其昶曰正同政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劉逢祿曰戰憚警之也淮南注吳汝綸曰要取也

至于再至于三

傳曰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位又叛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戴鈞衡曰有讀為又

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諸侯君其民曰監梓材王啟監天下之諸侯也此臣我監五祀

家惜抱府君曰周謂監畿內之諸侯也 呂祖謙曰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者因商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 蔡曰不曰年而曰祀馬其昶曰史記周公誅武庚頗收殷餘民以封衛此攝政三年事據尚書大傳祿父之叛奄為首惡公以王命殺祿父遂踐奄至是又叛始遷其君相距正五年逸周書云祿父北奔俘厥殷民遷于九畢注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多士篇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亦正謂此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蔡曰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此蓋殷多士授職于洛者 孫星衍曰廣雅泉法也 馬其昶曰言爾當和輯奉周家之法 吳汝綸曰自作不和句屬上讀

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王念孫曰明通孟孟勉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

馬其昶曰尚庶幾也忌憎惡也凶德謂舊染污俗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孔曰釋訓

云穆穆敬也克閱于乃邑謀介朱駿聲曰閱猶更歷也孫星衍曰釋詁介善也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吳汝綸曰詩箋方猶勤也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曰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永樸案介亦大也大介連文成義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孫星衍曰廣雅尙加也服事也僚官也馬其昶曰後漢書申屠蟠傳引大傳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殷民政策始終如是所謂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指此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孔穎達曰忱信順也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吳汝綸曰洛誥傳曰奉上之謂享言爾不奉上凡民亦且效汝也爾乃惟逸惟頗戴鈞衡曰惟讀曰爲大遠王命吳澄曰大遠猶曰大逆遠者違去也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傳曰取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吳汝綸曰廣雅狄奪敗也鄭讀逖爲狄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永樸案酒誥云明大命上文云大降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孔廣森曰敬于和敬與和也呂祖謙曰武王克紂是惟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之一初也復不能而又爲多方之誥丁寧反復諭以時惟爾初若又不能敬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蘇軾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百漢道德比之殷猶砥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魏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薛季宣曰商人化于紂已深周公寬而教之不舊以威

而勸于教蓋久而後服之也聖人移風易俗窮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曰必世而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

立政序周公作立政　史記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王曰于是周公會羣臣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成王歷呼王左右者而告之猶後世之曰陛下也下又書周公曰在誼羣臣雖會戒而其新賓出周公一人之手故下文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也王鳴盛曰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胡廣侍中箴云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據此則漢時侍中郎周常伯常任之職傳曰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錢時曰常伯常任準人周禮不列其官疑是別名如保衡折父之類馬其昶曰漢百官表侍中皆加官無員此常伯三者當亦然也舉王近侍故言任準不及吳汝綸曰茲讀如嗟茲牧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之茲休茲猶云美哉

王念孫曰恤溢通溢慎也呂祖謙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供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閒然職重有安危之倚職輕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孔曰大夫稱家室猶家也江聲曰競強也多賢人故大競詩無競維人馬其昶曰籲和也堯典俊德史記俊作馴徐廣曰馴古訓字籲俊即和順與下暴德義相反也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傳曰誠信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九德孫星衍曰宅度通鄭曰皋陶所謀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馬其昶曰以九德之般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行度事牧準之任史公所謂官別其宜也事者奔走事任如虎賁綴衣之屬是也設官雖多曰牧是也準者法則如太史內史之屬是也馬其昶云大州之長曰牧者州牧曲禮云大夫內史之屬是也馬其昶曰面向也吳澄曰面要不出此三者謀面用丕訓德曰言德謂順乎九德之行則乃

宅人吳汝綸曰乃猶能也茲乃三宅無義民馬其昶曰以九德度事攷準三者謂之三宅義與儀通即疇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馬其昶曰湯桀罪率過無儀民謂無凡才眾力孔疏與臣下相率過絕眾力弗同拂言不任俊德惟逆行之臣是任也左傳疏往是相從之義是惟暴德罔後傳曰故絕世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芑余舒曰陟字句戴鈞衡曰陟即汝陟帝位之陟釐飭正也堯典允釐釐降史記並作飭注雜注耿明也乃用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吳汝綸曰三宅三俊如文王官人篇之言三徵九用七屬矣即就也即宅即俊者成乎其宅成乎其俊也馬其昶曰擇賢以儲之於國進賢以施之於政此選舉職官之別也永樸案克即宅言所擇皆當克即俊言所任皆賢曰於也嚴惟丕式馬其昶曰擇賢以儲之於國進賢以施之於政此選舉職官之別也永樸案克即宅言所擇皆當克即俊言所任皆賢曰於也嚴惟丕式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戴鈞衡曰見顯通王樵曰見德所謂徧爲爾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孔曰釋詁云暋強也暋即昏也故訓爲強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王安石曰羞進也王引之曰釋詁刑法也法暴德與習逸德對文孫星衍曰釋詁狎習也習亦爲狎吳汝綸曰乃猶亦也康誥時乃不可殺潛夫論乃作亦我有夏傳曰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吳汝綸曰式者代之借字帝欽罰之莊述祖曰欽嚴也乃伻說文式代皆弋聲戴鈞衡曰詩傳奄撫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永樸案此言文武克知禹湯擇賢之心皆以敬天恤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江聲曰變事言任一也馬其昶曰事準牧三者乃分職之號蓋立政有此三職故曰作三事說文事職也冒下諸官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孔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

馬一人趨馬下士虎賁下大夫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

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蔡曰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太府內府之屬大都不言伯小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上百司蓋內百司此百司蓋外百司王夫之曰大都公卿之都小則大夫之都也周禮有都宗人以都司馬宗人司馬皆正官伯猶正也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吳汝綸曰尹伯蓋即魯語之師尹彼文韋昭曰尹師尹也與大史對言與常吉士對言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劉逢祿曰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周三公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

三亳阪尹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長分為三亳阪尹其輔是也

夷微盧烝

曰家惜抱府君曰烝者君也

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官制士中士下士也

參傅其五陳其殷置其輔

戴鈞衡曰微盧蓋夷國之內屬者居險故言坂尹蓋東成皋南轅轅關在緱氏縣西降谷也

三亳阪尹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長分為三邑其民殷頑曰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漢志及王鳴盛司馬彪續漢志並屬河南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面谷關意面谷即降谷降谷讀若洪聲轉而相亂成皋面谷與偃師皆附近孔曰鄭以三亳坂尹共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今屬河南開封府蒙在歸德府商邱縣東南馬其昶曰以上師為西亳蔣廷錫曰偃師在商邱縣北穀熟在歸德府商邱縣

文王惟克厥宅心

王引之曰厥句中語助

乃克立茲常

漢石經宅作度

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孫之官星衍曰常事司牧人撮括上文言能擇上賢乃能任賢俊者進之借字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

馬其昶曰言謂號令獄訟獄慎謂鉛選春秋繁露言王者制官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為二十七慎以持九卿九卿為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以為四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為九慎以持三公選一慎三臣皆天數也言獄慎皆政治之大端文王罔攸兼者不侵官也罔敢知者不自用也用人之知以王為知比文王之大也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王曰馬其昶曰司牧夫言當一主之於牧夫也獄乃民事故言牧不及事準蔡曰惟訓教用命及違命者而已傳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黃道周曰獄亦庶政也而敢心則殆矣以文王之聖而罔敢知于茲故敢折獄人主之大戒也易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鄭杲曰言獄慎有天子所當知者文王不敢知其庶者耳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蔡曰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者有援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孫星衍曰從順也馬其昶曰義德恩也以德容德柔德皋謨九德亦洲矣相濟也以如受此丕

丕基嗚呼孺子王矣

戴鈞衡曰孺子王連讀

繼自今我其立政

曰孔自此以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王使繼續從今以往常用賢也趙佑曰我其立政當讀句絕與前之立政同亦越我周文王立政同後

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江聲曰釋詁若善也

丕乃俾亂

吳汝綸曰丕乃俾亂即後文之茲乃俾乂也茲猶斯也俾使

之使得終始其事此任人之要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蔡曰末終也惟思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徵言咸告孺子王矣

漢石經已受作以前徵作微

繼自今文子文孫

吳汝綸曰禮記注文猶美也

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蔡曰誤失也有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為言王樵曰上言勿閒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己

自古商人

張裕釗曰周人謂虞夏為古稱殷則曰在昔故曰古之人迪惟有夏曰相古先民有夏曰古先哲王曰殷先哲王

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王曰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王鳴盛曰從也

相我受民

傳曰能治我所受天民相為治是也相我受民即後之乂我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

傳訓和為平閒為代蔡曰勿以小人閒也

王以縛爲陳釋詁文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馬曰憸利佞人也不訓于德傳曰憸人不順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吳汝綸曰是則也在猶於也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說文引此經曰勸勉力也呂祖謙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然則周家文祖所傳師保所訓惟任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　范處義曰憸人當近于淫吉士常近于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國俗之脈爲國家之福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實馬曰詰孫星衍曰齊語以方行子天下注方當作橫充耘曰陟禹迹巡守也方行天下徧歷四岳也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孔曰覲顯見吳汝綸曰揚續也呂祖謙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强也　馬其昶曰愼獄詰戎牧夫之職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蔡曰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金履祥曰凡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周公若曰太史傳曰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永樸案史記成王長用事康叔爲周司寇則此時爲司寇者必康叔矣公舉蘇公之善治獄不告康叔而告太史者以洎誥知太史友內史友推之王朝太史必常告侍王側故呼而告之以終其勿誤于庶獄惟正是乂之意之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傳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孔曰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　蘇軾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　江聲曰式法由用也司寇蘇公式司寇蘇公法也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凡國之典籍皆藏焉蘇公蓋有成法藏于太史茲式指謂蘇公法也　馬其昶曰太史之職曰凡辯法者考其狀

焉是則條列刑書以成一代之大法亦其事也故公告太史言欲敬爾用獄以長我王國必于蘇公之法加愼而用其適中者焉　程子曰周公作立政舉言常伯至于宵反復惟此一篇之中丁寧反復惟以一事而已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也　呂祖謙曰無逸立政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之忠於王此絕之筆也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眞德秀曰蘇公之長國在式敬用獄苗民之絕世在虐用五刑所以著民命之重也君內治衰亂國空而無賢固無暇以及遠略矣若夫內政粗立推之不足及遠而怠逸乘焉則君德不光而廣覆之量隘矣故言文王立政必及于微盧三亳之閒而繼世嗣統苟不思詰戎兵陟禹迹巡守之義備非始之義裁也非

尚書誼略二十四

周書十五

顧命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史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鄭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孔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爲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乃爲顧命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　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孫星衍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淅米謂之洮沐玉藻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洮是淅米或當爲沐稷說文沬洒面也又作頮云古文

相被冕服憑玉几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　孔曰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憑玉几明服袞冕　憑說文引作凭曰依几也讀若馮　段玉裁曰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假借字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今本作憑後人所改　中論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大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　傳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虎臣虎賁氏　蔣廷錫曰芮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彤在西安府華州西南畢在長安縣西北衞今河南衞輝府淇縣毛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傳曰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亟甚已久留言無瘳

恐不獲誓言嗣　永樸案釋言矢誓也釋詁戾陳也釋文本作矢司是誓矢通矢卽陳也　吳汝綸曰誓吉嗣謂立嗣

茲予審訓命汝　戴鈞衡曰呂覽注審愼也猶言敬訓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孫星衍曰宣顯也蔡曰重光猶云重華

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　吳汝綸曰詩傳麗數也李善文選注數猶禮也奠麗者定禮也則法也上屬爲句肆肆猶棣棣詩傳棣棣富而閑習也謂躬習禮教

用克達殷集大命　朱駿聲曰達讀撻彼殷武之撻

在後之侗　焦循曰論語孔注侗未成器之人蓋童字之假借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引此經云逾越進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吳汝綸曰悟悟同字後漢書注梧支也

爾尚明時朕言　王念孫曰明勉時承並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新序承作時

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傳曰釗康王名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王引之曰夫人猶凡人蔡曰亂治也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戴鈞衡曰以猶使也　貢馬作贛曰陷也王鳴盛曰贛從贛省聲贛讀若坎坎義爲陷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　吳汝綸曰非幾非法也小爾雅幾法也　呂祖謙曰成王將終示羣臣曾子將終示孟敬子皆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吳汝綸曰出綴衣者喪大記云疾病徹褻衣加新衣是其事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　吳汝綸曰俾從也爰於也

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吳汝綸曰王崩在路寢子釗亦在路寢矣逆于路寢門外者自路寢迎之出就翼室耳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翼室明室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　吳汝綸曰翼室倚廬也喪大記君爲廬宮之爾雅宮謂之室故曰翼室喪大記凡非適子以於隱者爲廬注不欲人屬目天子正欲人屬目故曰明也士止二門倚廬倚在中門外天子之廬不惟不在路寢亦並不在路寢夾室明矣上言逆于路寢門外若不出此門何用迎耶或謂初喪未爲梁闇非也既殯而後居廬者之禮耳

丁卯命作册度　傳曰三日命史爲册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　孔曰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吳汝綸曰此下爲見

[illegible]之事[illegible]記所云三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者是也經不見入廟之文惟以作冊度絕目下事而以出廟門結之言策告則在越七日癸酉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孔曰乙丑崩於今九日矣大夫以上殯斂皆明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之明日爲殯天子七日而殯

伯相命士須材王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蔡曰須取也金履祥曰材物也如下文禮器凡席車幕戈鉞之類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筵朝士諸侯皆士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事

狄設黼扆綴衣傳曰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孔曰將宮云歸戶之間謂之扆鄭曰窗東戶西也考工記云畫繪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扆越故名此物爲黼扆孫星衍曰綴衣蓋郎中庸所云設其裳衣

牖間南嚮孔曰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

敷重篾席錢大昕曰古讀敷如布篾纖弱王曰苹席蓋蒲席也黼純傳曰白黑雜繒爲之華玉仍几鄭曰華五色玉也孔曰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不改作

仍几西序東嚮傳曰東西廂謂之序孔曰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吳汝綸曰釋宮云東西牆謂之序今傳作廂者傳寫之誤耳敷重底席馬曰底青蒲也綴純文貝孔曰貝者水蟲釋魚云鮑魚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鮑泉以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鮑蟹之貝節几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傳曰豐莞也孔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蒲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之爲席也王鳴盛曰詩箋莞小蒲也司几筵是蒲有大小爲異

畫純鄭曰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雕玉仍几傳曰雕刻雕西夾南嚮傳曰西廂夾室之前東房東廂夾室爲貯房與夾室同而異名孔曰下牖西房西夾坐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吳汝綸曰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李巡云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郭璞並云夾室前堂故傳謂之西廂是也小堂之後即夾室亦謂之房鄭特牲禮注房當室北是也記者以東夾無主爲室居喪之奠室此由不知爲廟中几筵耳考曾子問天子崩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此時羣祖皆在一廟故徧布几筵以羣祖臨之也東西序則文武也西夾則羣祖也其東夾無坐者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此經但有西夾與此正同

敷重荀席馬曰荀箬箬王鳴盛曰說文箬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箬玄紛純鄭曰以玄組爲之緣王鳴盛曰司几筵注云楚謂竹皮曰箬紛如綬說文組綬屬則紛亦可言組也漆仍几越玉五重戴侗曰越性也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大猷曰玉一雙曰重

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寶寶說文作宝綸曰說文引陳宝赤刀連文則陳寶說文作宝吳汝綸曰宝陳寶雅陳寶刀也王闓運曰大訓洪範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鄭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左右塾前北面馬曰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段玉裁曰周禮儀禮禮記輅皆作路此輅字必後人所改論語乘殷之輅亦是俗字二人雀弁執惠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肰蓋斜及宜芟刈立于畢門之內畢者所以助七門蔡梁傳所謂祭門也吳汝綸曰畢門義蓋取此四邑廟中所有事也祭門之謂畢人綦弁綦馬作騏鄭曰戈即今[illegible]青黑色執戈上刃鄭曰戈之句子[illegible]夾兩階戺傳曰

堂廉曰戺　孔曰廉者棱也立在堂下近于堂棱**一人冕**傳曰冕皆大夫也孔曰禮大夫服冕士
服弁也冕在堂上弁在堂下**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孔曰此立于東堂西堂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
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　傳曰
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孔曰垂是遠外之名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
堂知此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也**一人冕執銳**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雖今文皆守周禮文長六
尺六寸其餘六間長短之數　說文引此經銳作鈗曰侍臣所執兵也讀若允　段玉裁曰玉篇廣韻皆無鈗
字有銳字云矛也釋文銳以祝反亦不言說文作鈗張佖校漢書始引之祠徐楚金本似讀說文者按周書別
本補此字**立于側階**傳曰側階北下立階上　孔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
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其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呂祖謙

曰古者執戈敢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
明守義而無覬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盧陛
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鄭曰麻冕
三十升布冠也黼裳冕服有文者也　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朱子曰麻冕乃是祭服
顧命爲後繼統事於宗廟故受冊用之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　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
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如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王者既殯而即繼統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
拜興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
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衣稱王以統事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即位鄭曰蟻謂色玄也　孔曰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蛾名之禮祭服

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　王夫之曰所即之
位以子受命於父之義求之則與冠禮相通蓋阼階也由賓階上者嗣子之不忍死其親也即位則於阼者正
其爲主所謂踐阼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傳曰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
也　孔曰彤赤也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太保承介圭**傳曰大圭尺二寸天
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孔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故知是
彼鎮圭**上宗奉同瑁**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
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　說文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嚌　王鳴盛曰推鄭意
同蓋圭瓚可盛酒者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彼同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
以祭者自是圭瓚　江聲曰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瑁者俱升自阼階明非尋常酒器圭瓚是宗廟中酌鬱鬯以
祼先王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　孫星衍曰同今文作銅銅即金也白虎通說圭瓚取金精玉德之

意是銅即因玉瓚之飾以金爲名　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
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　說文曰瑁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　馬其昶曰下言太
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知天子必以同秉圭以獻矣天子所秉之圭即太保所承之介圭參驗上下文義自明
易言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奉同以承先祀奉瑁以合諸侯嗣王傳重奠大乎是**由阼**
階隮孔曰東階也以卑故不嫌爲主人　馬其昶曰介圭同瑁告傳世重祭故由阼階**太史秉**
書傳曰持冊書顧命**由賓階隮御王冊命**鄭曰御猶嚮也　王鳴盛曰御即迓字迓
迎也　馬其昶曰王時已即阼階之位故由賓階上正與王嚮**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命傳曰大君所道稱揚終命**命汝嗣訓**馬其昶曰即所謂嗣守文武大訓**臨君周邦**
率循大卞王曰大卞大法　王鳴盛曰漢成帝紀卞射應劭曰皮卞而射也是卞即弁弁有法制故
訓法　永揆案釋詁率循也率循二字連文**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蔡曰亂治也馬其昶曰而讀柔遠能邇之能能者善也而亂善治也吳汝綸曰左傳杜注忌畏也乃受同瑁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蔡曰葛氏云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王三宿三祭三咤傳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孔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咤說文引作託云奠爵酒也孫星衍曰咤馬作託見釋文咤俗字汪烜曰此告受命非祭故止上宗曰饗饗告也猶嘏以饗告太保受同降吳汝綸曰左傳神命以介圭王所受之同盥吳汝綸曰此一字爲句爲將酢故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傳曰半圭曰璋孔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王夫之曰以異同酢者神人之別也同而加璋重

嗣王也酢者賓荅主人之獻也此則神受享而報主人也以酢禮禮王賓先君而正王之爲主也授宗人同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宗人供太保王夫之曰太保代王以酢神授宗人而不奉之王者初喪無舉爵之禮不可同於虞拜王荅拜王夫之曰祭之酢孝子受爵故宗人代王受也拜者拜送酢酒王荅拜者荅酢拜也太保受同王夫之曰嘗也金履祥曰宅亦當作咤王夫之曰此祭乃祭始制飲食之人太保受同而祭而嚌而奠於其位不卒飲者國也祭且嚌者臣異於子以敬殺哀也馬其昶曰鄭注司尊彝云臣獻尸尸不醋臣臣自醋也是太保既酢王亦必飲福酒以自酢授宗人同王夫之曰禮畢也拜王荅拜馬其昶曰受神貺拜謝王也太保降收傳曰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諸侯出廟門俟傳曰言諸侯則卿士以下亦可知王出在應門之內吳汝綸曰出者出廟門也此上在廟朝王鴻盛曰考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爲外朝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即路寢此云王在應門之內正治朝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皆布乘黃朱孔曰四馬曰乘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發時曰布乘者二王之後布黃朱者他諸侯如言篚厥元黃也賓稱奉圭兼幣孔廣森曰賓讀爲擯王鳴盛曰說文引周書曰稱奉介圭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是諸侯有介圭吳汝綸曰稱奉連文蔡曰稱舉也曰一二臣衛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吳汝綸曰禮記注奠猶獻也壤奠猶土貢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蔡曰義宜也義嗣德云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且答拜正其爲後吳汝綸曰左傳君義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林之奇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伯故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冢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汪烜曰須江周氏云韻書羑善也此蓋蒙上文言惟我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克恤西土戴鈞衡曰漢書注恤安也孔曰特言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蔡曰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江聲曰新陟猶後世言大行說苑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下引此經曰惡不懼善不勸而不罰則惡不懲善不厥功孫星衍曰釋詁戡克也用敷遺後人休釋文引韓詩作敷云休承樸案詩鋪敦淮濆大也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孔曰高德慶也戴鈞衡曰左傳杜注寡特也朱子之祖謂文王也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止是整齊民眾蔡曰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苟不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陳

樑曰周以仁厚立國盛之久易弛而弱流弊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孔曰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　惟予一人釗報誥孫星衍曰以麻冕黼裳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予一人　蔡曰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戴鈞衡曰丕平富者大均其樂利也　馬其昶曰爾雅務侮也咎病也左傳孟孫爲成之病注病謂民貧困不務咎文王不侮鰥寡也　底至齊信戴鈞衡曰底至猶言推極釋言齊中也中忠通齊信即忠信　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戴鈞衡曰家語王注端始也　皇天用訓厥道江聲曰訓順同字　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王念孫曰爾雅屏侮也左傳孟孫爲成之病注侯以顧在余一人左傳吾子獨不在寡人下胥既顧亦謂相與顧在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王引之曰周官禮記注並云綏當爲緌釋詁緌繼也　戴鈞衡曰十四字爲句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戴鈞衡曰恤安也言承安其善　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鄭曰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皆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林之奇曰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人之不睹而事之不顯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外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八世爲宦官立者七君其本半由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以繼嗣爲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葉適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故不可相亂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爲常遭不可以爲非禮亦不可傳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遭不可以爲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王之盡萬世之變也　羅敦仁曰禮記篇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夫郊具一也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大裘明堂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得之而卽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權制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　永樸案禮有文有實喪之不食稻衣錦文也中心悲哀實也文有時可易而實則不可一日忘故古人有疾皆飲酒食肉天子受顧命卽位及祭天地社稷皆可以暫釋凶服其義與有疾飲酒食肉正同

費誓　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史記周公卒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　馬其昶曰孔子政初年淮夷合三監同叛至是成王即政淮夷徐戎再叛於是魯侯伐之作費誓史公為文連綴類敘非以兩事為由一時孔曰鄭以為費誓在呂刑前蓋以時代相次故繫此篇於成王事後　段玉裁曰費古作肸集解引徐廣云一作獮鮮史記作肸集解引徐廣云一作獮鮮公羊作費費古肸字隸變讀公如字也說文周禮禮記注並作費古文也　王鳴盛曰柴為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文也　王鳴盛曰費改為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為國後并於魯為季氏邑漢為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去曲阜三百里非作誓地

公曰嗟人無譁鄭曰人謂軍人及費地之民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王引之曰徂讀為且且今也　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師凱曰魯亦在徐州境內禹貢於徐州有淮夷蠙珠之貢徐戎亦其類也　善敘乃甲冑敽蔣廷錫曰徐戎在今江南鳳陽府泗州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弔鄭曰敘謂穿徹之敽猶繫也弔至猶善也　傳曰甲鎧冑兜鍪　今惟淫舍牿牛馬傳曰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曾國藩曰淫讀如左傳淫芻蕘者之淫縱也　杜乃擭敜乃穽王曰杜閉也擭所以搏禽獸機檻之屬敜塞也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孔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　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鄭曰風走逸臣妾之屬也　孔曰蔡曰此馬牛其風臣妾逋逃斯役之名　蔡曰路之事　段玉裁曰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馬其昶曰此言敵境之牲畜子女毋得貪功侮獲勿敢越逐傳曰勿敢棄越逐之祇復之吳汝綸曰小我爾雅復白也　段玉裁曰仙民商賚汝傳曰商度之釋文商徐音章　傳曰商度之訓讀如章可漢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云商之為言章也其遺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　王鳴盛曰周官朝士凡得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在朝尚然在軍可知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蔡曰有故劫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吳汝綸曰垣牆謂壁壘　甲戌我惟征徐戎白虎通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下引此經峙乃糧糧孔曰時具也須具米粟謂之儲峙　鄭曰糧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無敢不逮傳曰及汝則有大刑馬曰大刑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　孫星衍曰小司徒疏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之法千乘之賦是也成元年傳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並發故悉起鄉遂之兵然猶不至徵境內也魯國百里郊當在二十里之外　峙乃楨榦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甲戌我惟築孔曰期以至日築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王夫之曰殺色界反○永樸案無餘即大刑疑可減故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鄭曰茭乾芻也傳曰供軍牛馬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蔡曰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　呂祖謙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江漢徐方驛騷載於常武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費誓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啟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卒而無所遺也　薛季宣曰伯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菊鍊以居則營殿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則禦備具城築則楨榦集而庫之以戒令警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眾

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孔子錄於周書之末同於王者之師也

呂刑　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穆王將往犬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鄭曰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孔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今按詩云生甫及申不與我戍甫史伯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吳汝綸曰序云訓夏贖刑訓順同字順者從也唐律疏引大傳云夏刑三千條今呂刑從之是從夏也　孫星衍曰史記漢書引作旄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　耄記甫侯言於王以命爲言讀王字上屬鄭緇衣注云傅說作書以命高宗　吳汝綸曰命亦訓告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此經云享國者廣雅命告也序呂命穆王命周之享國也史記武王代殷後七年崩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三統歷昭王無年數近人姚文田以歷法推史記竹書則穆王元年上距武王克殷正九十年此言百年猶云周興百年耳耄旄之借字通作耗　馬其昶曰享國百年耗者言國勢衰耗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

荒服不至周遂作甫刑之辟是說其義高祖功臣年表序云耗矣罔亦少密焉是擬此文也　蘇軾曰傳曰度時世所宜以治天下荒度土功王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王念孫曰若蚩之辭此下王告諸侯之辭詞之惟也　集虛草堂

刑以詰四方　吳汝綸曰此上呂侯告王若古有訓王念孫曰若蚩尤惟始作亂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延及于平民　孫星衍曰詩箋平民謂齊民等也平民謂齊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馬曰鴟輕也　孫星衍曰釋詁蚩鴟與蚩聲相近奪攘矯虔　說文奪作敓曰強取也　段玉裁曰大傳亦作敓敓奪通　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虔謂撓左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顓頊伐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窫之禹又誅之　王鳴盛曰楚語云其末也九黎之後也法言播其虐於黎苗吳祕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德馬其昶曰不恭皆以黎苗爲一類而非即一人與鄭合三苗爲九黎後無疑經不曰黎君曰苗民者蓋從其後稱鄭注緇衣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是苗民固諸侯也高宗肜日以民指高宗酒誥以民指紂鄭注坊記先民曰上古之君也苗雖諸侯稱民無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吳汝綸曰名之爲法也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而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推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尚賢中篇引作聖王制爲王刑以治天下選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鍊折以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五殺之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鄭曰椓謂椓破陰黥謂黥人面苗民大爲此謂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專以刑爲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茲麗刑并制　鄭曰麗施也　吳汝綸曰麗禮記注并猶專也制斷也　集虛草堂

罔差有辭　蔡曰以曲直之辭爲差別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泯泯棼棼　王鳴盛曰周書祭公篇泯泯棼棼孔晁注泯棼亂也罔中于信　孔曰中猶當也言無與信義合者以覆詛盟　傳曰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方論衡引作旁引之曰旁薄也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是漸王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林之奇以刑字上屬讀惟刑其祀曰下言有德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孔曰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言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　永樸案表記以下文皇帝清問下民有辭爲虞舜然舜竄三苗時堯固未殂落如鄭說與楚語表合記皆報虐以威論衡引此經曰虐威惡也用惡報惡報虐以威亂莫甚焉　孫星衍曰言民罔不寇賊民興胥漸既已惡矣苗民用威報之也詞若以暴易暴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馬其昶曰其說曰發聞惟腥皇帝監民

鄭謂顓頊誅九黎是遏絕也分流其子孫是無世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國語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中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羲和馬其昶曰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帝命風伯雨師縱大風雨是九黎重刑乃上效蚩尤所爲也故曰蚩尤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傳以曰明明始作亂明明大道輔行常法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表記引此經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孫星衍曰恤憂也功事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蔡曰典禮也孫星衍曰折制聲相近陶潛四八目引折亦作制戴鈞衡曰惟猶以也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爲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悊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漢書刑法志引此經曰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陳師凱曰即釋水所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王念孫曰廣雅農勉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戴鈞衡曰惟猶乃也法言孫在殷民阜財注殷富墨子引此經曰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思慮深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傳曰皋陶作士后之列者蓋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

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言固有賓主也後漢書梁統引此經中作衷曰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以教祗德傳曰以教民爲敬德白虎通教者效也上效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下引此經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吳汝綸曰是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傳曰民輔成常教典獄曰傳主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王引之曰詩傳富福也言非敬終于威惟終于作福也言非忌罔有擇言在身表記子曰君子不失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下引此經鄭注忌之言戒也惟王引之曰擇讀爲殪說文殪敗也殪擇古同音克天德孫星衍曰克肩也自作元命配享在下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孔曰斷獄均平者必壽命長久天命由己而立蘇軾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汪烜曰此就典獄者之身言之與苗民之無世在下相對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惟作天牧呂祖謙曰五刑五月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馬其昶曰此猶言作天牧者非爾乎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播施也不衍字迪道也蔡曰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孔曰言當效伯夷受令名也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吳汝綸曰麗數也謂科條也庶威謂在位用威之人猶上文之言庶戮矣上帝不蠲蔡曰上帝不蠲貨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傳曰無以辭于天罰乃絕厥世孔曰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蔡曰此告同姓諸侯也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王引之曰格暇通見鄭禮注戴鈞衡曰王命君臣言固命篇暇固也暇命猶召誥言永命也戴鈞衡曰釋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孔曰慰安也文曰一作曰由自也言汝今罔不自安曰勤汝罔有戒不勤者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後漢書楊賜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雨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戴鈞衡曰齊同也俾從也言天心同乎人心其從我也止在一日之間其發甚速馬其昶曰終者終天命洪範所謂考終命也不終者而能終之是在人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不為威屈不之曰休喜也文漢光曰雖畏勿畏不為威屈不為勢奪也雖休勿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傳曰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王炎曰刑當輕而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王炎曰刑當重而重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閒而正直不至於偏倚孔叢子引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

罪不失有罪其於怨算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遲防深治乎本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馬其昶曰不終所以為德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左傳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者其寧惟永荀子古者刑不過罪爲不論德是以爲善下引此經如王曰吁來有邦者勸爲不善者祖刑罰禁省而威行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下引此經有土告爾祥刑鄭作詳曰審察之也蔡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馬曰度造謀也王墨子引此經曰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用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孫星衍曰墨子何其人何敬非其刑何擇非其宜乎擇言人言當爲言字何度非及言及前王史記度作居言人言當爲言字何度非及作宜者古宅通度義又爲居言何所慮之非其義乎亦與墨子之說相近潛夫論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下引此經兩造具備傳曰兩謂西證錢大昕曰史記集解造一作遭而遭師聽五辭傳曰聽獄官其聽其猶言兩曹說文曹獄之兩曹也入五刑五辭簡孚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正于五刑蔡曰正質也五刑不簡傳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正于五罰五罰不服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吳汝綸曰五過謂聽訟者有五等失誤即所云官反內貨來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來馬作求曰有求請賕也蔡曰疵病也內女謁也內女謁賊勢也反報德怨也其罪惟均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其審克之克濮書引作核段玉裁曰克核古音同部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其審克之簡孚有眾孫星衍曰即王制所云疑獄汜與眾共之也惟貌有稽孔曰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氣聽耳聽目聽也戴鈞衡曰有讀曰又無簡不聽吳汝綸曰鄭注王制云不聽不詢以為罪也無簡者不核也具嚴天威史記具作共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曰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銅古人贖罪皆用銅吳汝綸曰大元注閱簡也閱實簡孚審克文變而義皆同孔曰此傳黃鐵舜典傳黃金皆是大傳非其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曰劓倍百爲二百鍰大傳觸易君命革與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則剕倍差閱實其罪傳曰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劓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女死之刑大傳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傳曰死刑也大傳降畔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

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後漢書陳寵曰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上下比罪傳曰比方上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孔曰比如今律無明文許用例也無僭亂辭孫星衍曰夏僭曰比如今律無明文許用例也漢書路溫舒傳因人不勝痛詩傳僭差也說文辭訟也漢書路溫舒傳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史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谷則鍛鍊而周內之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出入則傅致生死之罪所欲入則傅致無辜之罪此所謂上下其手者也孫星衍曰不行者謂蠲除之法也馬其昶曰周禮宮罪五百今三百殺罪五百今二百是周初刑律穆王時多有蠲除不行者其辭也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孫星衍曰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今法也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江聲曰說文民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蔡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輕也

上刑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張行成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鬬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陳鵬飛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詬罵父兄非適重乎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蔡曰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大傳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也外有分男女不同巾冪其刑不重而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辜刑罰有罪而民不敢犯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傳曰殷罰有倫今反是故知法難也罰懲諸侯不同恥每君異法大傳曰殷罰有倫是故知法難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蔡曰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傳曰非口才可斷獄惟平良可斷獄黃度曰佞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心佞多遣就故不中良爲平實故無不中李杞曰罔

差有辭者不能差別也馬其昶曰從順也聽訟者能察其辭則不順者差別其辭也察辭于差者察其辭之差別其辭也察辭于差者察其辭則不順者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大傳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中論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其辭矣哀敬折獄傳大數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刻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刻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刑以有罪寧失不辜孫星衍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孫星衍曰敬與哲獄相近哲即折假音字明啟刑書胥占啟孫星衍曰啟通說文省視也與衆占度蔡曰咸庶中正吳汝綸曰賈逵國語注庶冀也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吳汝綸曰獄定謂之成禮記獄成有司讞于公周禮司寇蠶其成于朝孚獄猶今言信讞王引之曰成與輸對文廣雅輸更也獄辭有不實者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

集虛草堂所謂平反也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大傳小罪勿兼馬其昶曰并兩刑承輸而孚言也輸者變更已成之獄必將原議之刑與平反之刑備列以待上之決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蔡曰此總告之也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馬曰相助也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孔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己曲彼搆辭誣人特難聽也邱濬曰俗所謂一面之辭民之亂傳曰民之所以治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吳汝綸曰中聽平聽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莊述祖曰家當作嫁賣也見高誘戰國策注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蔡曰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大傳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有能行其法者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劉逢祿曰上言五過之疵此獨申言惟貨蓋賄尤易犯且方訓贖刑恐人引比輕重鬻獄尤多也報以庶尤說文引此經尤作訞曰罪也永畏惟罰陳喬樅曰報以庶尤者言貪財狂法將爲天所罰下

文天罰不極是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戴鈞衡曰攻工記注中均也周其衆日在察
也言天綱恢恢疎而不漏人當碩設天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下吳汝綸曰極至也庶民猶言眾人王曰嗚呼嗣孫蔡曰此誥來世也今往何
監非德戴鈞衡曰今往句何監非德句與何擇非人何于民之中戴鈞衡曰中即周禮士師
受中小司寇登中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王引之曰哲讀爲折上沂民惟刑墨
子作哲哀敬折獄大傳作哲哲人惟刑猶示民性刂無疆之辭徐膐曰詩之求糸忽無有羅界疇
于五極吳澄曰屬猶附醬也蔡曰五極亞刑也汪炟曰五刑言五極猶洪範云六極咸中
有慶受王嘉師吳汝綸曰釋言師人也嘉師猶言良民監于茲祥刑戴鈞衡曰
監于茲句祥讀曰詳馬端臨曰呂刑一書蔡氏謂穆王巡游無度爲此一切歛財之計愚以爲未然熟讀此
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以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歛財設也審矣嚚獄末世暴君污吏

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
自有在其日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以犯墨罰之中疑
其可赦皆不遷赦之而姑取其百則贖示罰耳繼之日
閣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疑則若皆當閱其實也
周時文頓俗傚五刑之屬至于三千五一按之法而行
之則舉足屬窜矣是以穆王哀之而其刑之疑各以贖
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
可也然大帥之屬二百豈一無疑放而在可議之列者
如漢世將戢出師失期之類於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
其遺意也者曰罪疑贖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日古
之議疑罪服降等一法也罰瘠亦一法世上下比罪上
刑適輕下降等法也云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
不相悖也當家情抱府君曰夫呂刑之贖者以其疑也
無所疑於昌法與無所疑於不當法與無所疑於適輕
下服者皆昌當以金罰反之哉惟其疑也舍則懼縱有
罪矣刑刑罪贖可矜矣謂罪疑惟輕乎夫後世死罪減
等則入流流滅等則入徒此威以疑而輕者也古用內
刑荷自死滅而宮自宮滅而刑剿其輕者猶未甚輕也
故金贖之法與堯舜文武周公之用心以備天下察獄
有必不能盡得其情之安音而哉此以全民命其於漢

張藏藉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又曰古今爭勢異宜當唐
虞之時蓋流青與金贖參用之後王德爲法不行於四
夷能投之罪乀而流辟商士乎故呂其有金贖而不言
流宥且其非去成康未迭民尚蒙投田於皆貧富未至
懸絕雖金贖千鍰街罪之家猶必可辨也後世則有十
金之奎者希矣苛如周法以鈞金東失乃聽民獄訟及
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仲尚疑罪必不獲赦矣
至於鄙縣罔海則流罪易道反逾於周此古今之變也
不得以是義呂侯爲法之非也吾弟承衍曰移王末
年當時治刑者必喜罪刻深輕人人罪而斬刈之故命
呂侯爲相更革其太甚而文復告誠之知之且律辰以
爲剿則椓黥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道以德爲本
以禮爲用以安發民爲爭刑者不得已耳何得謂開後
世枉法辭獄之始也孔子曰呂刑可以觀兹亦說王所
誥誠如官反貨內來云附不可遂以作修刑辭爲誠也
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謂時有亂政始作刑以正之禹刑必述
之禹湯刑必逝之湯九刑爲亂政禹湯亦有亂政乎且
其意恃人不恃書與呂刑之人刑於禮皆知本之言孔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其即
餘是篇之意也夫

周書十七

尚書註略二十六

文侯之命　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史記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襄王王以文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文公爲伯賜彤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　新序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侯之命是也　孫星衍曰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馬無平字　吳汝綸曰左傳載范宣子言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王若平王時有之宣子豈宜數典而忘其舊乎　孫詒讓曰此文侯之命亦周書之一篇其文辭之古雅與周書無異　王若曰父義和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馬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吳汝綸曰此襄王因文公之功而號之爲義和也武丁得說以傳險姓之號曰傅說西伯得呂尚號之曰太公望齊桓公號管仲曰仲父伊尹名阿衡亦湯號之號之盛丕顯文武傳曰文武王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馬曰上謂天下謂人　吳汝綸曰數猶徧也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江聲曰此不言武王省文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鄭曰先正先臣　漢書載谷永引此經讀左右正而百官在者也　吳汝綸曰此與詩實左右商王皆當依如字讀　孫星衍曰昭釗聲相近釋詁釗勉也　汪烜曰先正意屬在唐叔虞及王孫燮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吳汝綸曰謀猷同義詩謀猷同適　肆先祖懷在位　蔡曰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　嗣戴鈞衡曰嗣字屬爲句　汪烜曰以下傷國家多難　造天丕愆　王曰遭天之大愆　蔡曰爲天所誅　殄資澤于下　吳汝綸曰此三字爲句殺梁注侵也說文戎兵也民傷於兵謂翟永樸案後漢書注資用也　民侵戎　吳汝綸曰古克入周楚圖　我國家純　孫星衍曰純通也雜也　即我御事　吳汝綸曰爾雅御宋二事　注即前　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漢書成帝詔讀壽字絕句　朱子曰今觀古器款識多云俊在位則當讀壽字絕句　吳汝綸曰大俊之吉也絕也　予則罔克　吳汝綸曰大克堪也　曰惟時上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傳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　吳汝綸曰惟若也祖如此經之言父　周書祭公篇之言祖祭公父如此　永樸案左傳服注伊發聲其猶尚也　嗚呼有績于一人永綏在位　績史記作繼　吳汝綸曰繼如周禮繼主君者賓繼主君也廣雅賓導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傳曰汝能明汝顯祖　唐叔之道　汪烜曰以下嘉文侯之功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吳汝綸曰肇謀也　汝多修　傳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　汪聲曰修長也　扞我于艱　宣人猶云前人　吳汝綸曰扞說文作戟曰止也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汪烜曰以下授文侯以方伯之任　用賚爾秬鬯一卣　傳曰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傳曰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四匹乘　陳喬樅曰僖廿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合文四年傳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戴鈞衡曰詩傳簡大也　永樸案恤安也　鄭曰都國都也

秦誓　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史記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尸而還　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　悔過之書也序誤以爲敗殽王官及鄗封殽尸之後　蓋自是晉不復東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鄭曰皆其羣臣下及舊民羣言士者舉中言之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曰衆言之本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應鏞曰民猶言人　江聲曰訖止也盤樂也言民止以自順爲多樂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　王念孫曰俾從也左傳從菁如流　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恨

集虛草堂

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孔曰員郎云也　段玉裁曰據正義知經兩云字本皆作員傳以云釋員故正義說文引此經作來云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就基　王鳴盛曰未來形相近　王引之曰廣雅基意志也　吳汝綸曰謀人者求人也未當作來就成也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吳汝綸曰言以爲親暱而已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永樂猷通猶尚猶遹文新序引此經曰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　王鳴盛曰番番當作皤皤旅膂也　我尚有之　孫星衍曰尚猶也下我皇多有之訓同　仡仡勇夫　說文引此經曰仡仡勇壯也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傳曰不欲用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馬曰截截辯語說文引此經作戔戔巧言也又引作戔戔巧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

我多有之　王鳴盛曰說說淺薄貌猶猶摄也易爻辭猶豫猶猶文辭猶猶也　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皇況通昧昧　蔡曰良士謂是叔勇夫謂三帥　我思之　蔡曰深潛而靜思也　如有一介臣　吳汝綸曰介與一同義一介臣即一臣也左傳一介行李　一介嫡男　斷斷猗　王鳴盛曰鄭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　孔曰猗者足句之辭大學作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王鳴盛曰鄭大學注休休寬容也如有容能有容也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故如轉爲能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孔曰爽美聖口必稱揚其心好之又甚於口　是能容之　王鳴盛曰大學作寔是通寔寔又通實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尚有利哉　段玉裁曰論衡云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子孫上屬黎民下屬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王鳴盛曰冒大學作媢鄭注媢妒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王鳴盛曰達大學作通鄭注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　蘇軾曰人之言以寵辱繫任乾乾之勇　王念孫曰左傳辰星穆公之論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至哉穆公之論二人也前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吳汝綸曰孫星衍曰淮南注星主也　由一人　傳曰杌隉不安言危也　邦之杌隉曰由聿由也韓詩章句聿辭也　邦之榮懷　孫星衍曰晉語注榮樂也　亦尚一人之慶　王引之曰尚主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以保我子孫黎民亦尚有利哉

集虛草堂

曰詩傳慶善也　薛季宣曰邦之安危在一人所自出耳　公羊傳說曰昔秦穆公何賢乎穆公以其能變也　漢書載李尋說曰昔秦穆公說諸之言任乾乾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維黃髮之言任用百里奚蹇叔孟明西戎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孟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羅洪先曰秦誓一篇有可爲王者之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召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　劉逢祿曰孔子序周書四十人爲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爲屬

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詩書皆由正
而之變詩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於商頌也志先世之亡
以爲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文侯之命秦
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權帝王變之垂也春秋廢
亂反正始元終譏由極變而工之也其爲致太平之正
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承模秦法言謂虞夏之書渾
渾爾韓念亦言上視統毀誦渾無匪今觀二十八虞往
再貢具典漢氣象相同至書誓有一變矣然去古求遠
詞猶簡質盡永帝者之後而開王者之先者也商書五
篇周書自牧誓至立政凡十四篇法言所謂灝灝噩噩
韓愈所謂佶屈聱牙者也至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而又
一變矣虛終三者之運者也文侯之命泰誓有旅誓之
書以王降之以所言從通於道故錄而存之聖人刪書
於世運升降之際有深感焉參觀論語述聖帝明三之
德及禮運表記諸篇
其徵指盡可默會

書二十八　三　集虛草堂

周書十九

尚書蔬略二十八

敘錄

經解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書之失誣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左傳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

莊子書以道事

荀子書政事之紀也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書言是其事也

孔叢子孔子曰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又曰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

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又曰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大傳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也退而嚴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塡塡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賈誼新書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

淮南子純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書之失拘又曰書之失也敷

春秋繁露詩書序其志書著功故長於事

舊傳序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子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又曰以其爲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史記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是故書以道事

法言說事者莫辨乎書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漢書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三國志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抱朴子尚書者政事之集也

中說昔聖人之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

又曰書以辨事又曰不學書無以議制

文心雕龍尚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

史通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

書次覽羣籍

韓愈曰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又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

司馬光曰尚書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止欲解義則無難也

楊時曰子於尚書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中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書之所載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

蔡沈集傳序治本於道道本於心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董鼎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卽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皋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崔銑曰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霸興故秦晉終也

右尚書大誼

漢書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

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又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爲春秋事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

文心雕龍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顏氏家訓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孔穎達曰書之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益稷亦謨也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

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

朱子曰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

董鼎曰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然古之爲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達意而已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名篇合其類是亦正也何以攝爲

右尙書體例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叢子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尙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子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

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林之奇曰漢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

史記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是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許

商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時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後並謀反乃黜其書又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溷誤脫簡一百許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閻若璩曰史記云安國蚤卒夫既蚤卒則巫蠱之難獻書必非安國矣馬遷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卒必不誤攷荀悅漢紀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

劉歆曰孝文皇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閒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

論衡尙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

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南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　朱彝尊曰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二十九篇馬班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其中故王肅云泰

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乃序也　閻若璩曰魯共王壞孔子宅論衡云孝景時較漢志云武帝末爲確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於武帝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

後漢書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隋書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初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又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

孔穎達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

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濮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眞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秘書監牛弘乃得其篇焉又曰古文雖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晉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江左學者祖焉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惟焯炫最爲詳雅今奉勅考定是非謹與王德韶李子雲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

釋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又曰江左中興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新唐書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林之奇曰今之所傳皆開元天寶所定之本

馬端臨曰漢所謂古文者蝌斗書也今文者隸書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俗字也

右尚書刪訂授受源流

墨子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孔臧曰時人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法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漢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隋書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其善者上自

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

釋文孔子刪錄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

孔穎達曰書序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二序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

右論書序當信

朱子曰書序恐卽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

蔡沈曰序於現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閒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金履祥曰書序蓋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

孫寶侗曰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其言衞也曰命以康誥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是則三篇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右論書序可疑

史通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

馬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編故曰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

梅鷟曰小序在於二十九篇之數孟堅以爲孔子所作因其流傳之久故也是則雖非孔子親筆然先秦戰國時講師所作無疑

朱彝尊曰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右書序折中之論

吳棫曰安國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漢儒謂伏生之書爲今文孔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然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紀錄之實語難工

而潤色之雅詞易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難而安國考定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轉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蝌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譌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卻似晉宋閒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吳澄曰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枚賾所增二十五篇辭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王充耘曰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皐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閒如益贊堯安得爲謨舜讓禹當名之以典禹征苗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曰蔡仲之命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

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即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即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止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梅鷟曰先漢之古文實爲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發曰何晏前注謐而授之晏曰鄭冲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冲又受之何人哉冲愉等有片言隻字可考證哉此可知其書之杜撰於謐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謐而上之者爲梅賾而賾乃得之梁柳柳即謐之外兄亦可知謐之假手於柳以傳而非異人二也至其作帝王世紀也凡尚書之言多創爲一紀以實之此其用心將以羽翼是書而使之可以傳遠則其情狀不可掩矣又曰允執厥中堯之言也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此三言蓋出荀子荀卿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爲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直以爲大舜之言又以道經但言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於是復鈔略荀卿前後之文而得精一兩字攘以爲己有

歸有光曰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

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學門之學遂以廢絕

鄭玄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矣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

崔銑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艮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

閻若璩曰漢書藝文志言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

惠棟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目具在劉歆造三

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按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詁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於晉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

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

錢大昕曰古文尚書初得之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開闡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

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皆止二十九篇已哉

王灼曰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所謂今文讀之者通之以隸書爾望溪方氏乃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果爾今文若盤庚若周之五誥安國何不並以顯易之辭通之邪且今文禹貢洪範顧命奧澀者蓋寡然簡古精深眞三代古書也二十五篇中有一簡似此否

家惜抱府君曰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眞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啟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僞大明

右論古文尚書可疑

史通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

孔穎達曰古文經雖且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林之奇曰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亦難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又曰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陳第曰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皆疑古文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佶屈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翳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

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僞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

陸隴其曰朱子雖嘗疑古文尚書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之又嘗謂輔廣云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所作文字曾經修飾潤色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與伏書並尊並不以張霸之徒例梅賾姚方興也

方苞曰先儒疑古文尚書之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言之近道者莫如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其詞氣不類今文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夫所謂以今文者卽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右論古文尚書當信

鄭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甯存而不廢

王懋竑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王肅東晉皇甫謐輩所假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直當黜之無疑耳

朱彝尊曰古文尚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緝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爲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淸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

齊召南曰古文較二十八篇誠不類如較僞泰誓白魚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斗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

遷就其間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釐然足爲後代準繩不可沒也

龔自珍曰莊君存與傳山右閻氏之緒學閻氏所廓淸已信於海內言官學臣議上言於崇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誦書僞書無得與公以翰林學士直　上書房爲師傅聞之自語曰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

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戒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戒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戒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賢之眞言言尤痌瘝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頗爲承學者訴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

右古文尙書折中之論

王柏曰孟子引堯舜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册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尙

鄭曉曰姚方興二十八字曰若旬襲諸篇首重華旬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

閻若璩曰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

堯既嫁二女於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底績終而受終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紀舜追及於堯也可以爲紀堯而幷舜事統括之亦無不可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

右論姚方興二十八字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又孔氏書序不類漢文疑是晉宋閒文章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只是

撰孔叢子者所作

梅鷟曰灋水出谷城縣西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安得知此地名乎

閻若璩曰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

朱彝尊曰書傳於賄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尚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

右論舊題孔傳

東晉古文先儒多疑爲王肅皇甫謐輩僞撰且詞義昭晰無俟詮釋故今所錄惟今文二十八篇

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皋陶謨自帝曰來禹以下先儒謂當與上文連爲一篇其說允矣惟今文合盤庚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然序明言盤庚三篇康王之誥與顧命且不同序故今特提行以識別

舊傳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鄭康成則以爲在呂刑前蓋以時代先後爲次也今從鄭

宋元儒者說經罕徵古注近儒矯之於宋元諸家復一字不錄皆門戶見也今惟求經旨之明於兩派無所偏徇

是編採諸家之說於程張邵朱稱子遵　御纂七經例也於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雝孔冲遠蔡仲默之名惟首一見餘皆不名以衆所習知故從省也於舊傳但稱曰傳以僞託孔氏不得徑據爲安國說也周秦以降諸子及史記漢書說文文選之類皆稱原書之名以本非傳注也永樸先世遺說稱某府君不敢名也其他皆名之著其人也

右纂輯凡例

聖帝明王之言存於經者莫備於書而厄於世也亦莫甚於書秦燔諸經易以卜筮之書全詩之存也由於諷誦惟書紀政事禮詳制度皆爲當時諸侯王所惡而書之詞尤佶屈不易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其爲厄也至矣蓋伏生得二十八篇孔壁增多至百篇當時講師乃各守師承不相通曉終西漢之世惟今文立於學

宦古文既以巫蠱之難未及行至後漢傳者稍衆然亦惟今文所有各篇其增多之篇無師說絕未有能創通大誼如劉歆之於左氏春秋者是再厄於漢之門戶也永嘉之亂諸篇散亡然使梅氏之書不出巖穴之間或猶有惜而收之者乃王肅皇甫謐輩遽撰僞書以惑斯世而孔壁之古文乃眞亡矣是三厄於晉之廣作也人撰僞書欲取信於世雖逸字賸句旁采不遺況幸而存者所據之本固當視他本爲善自唐天寶詔衛包以今文易之於是字畫浸失其眞而蹖駁乃彌甚是四厄於唐之改字也宋元以來專主義理求其說不得率歸之

錯簡其端肇於蘇氏之說禹貢康誥而金華諸子又加甚焉刪益移奪無徵不信是五厄於宋元之武斷也國朝諸儒深矯斯弊每立一說必求有據於古然周秦兩漢之書其引經也不必符本文或以顯易之字易其辭或檃括數言之義於一言之中使竟據以改數千年相傳之本其可信乎又或不審上下文勢矜其孤證通一窒百是六厄於近儒之强經就傳也烏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神聖皋陶稷契伊傅周召之遺文掇拾於暴秦之後而丁斯六厄豈不惜哉雖然此自其所蔽者言之耳若夫訓詁名物以及微言大誼之可尋者自伏孔馬鄭諸儒以迄於今所遞闡而明者蓋亦夥矣語其訓與事惟時之近古者差足據語其誼則出於後者或反視前之所見爲更精要在讀者愼取之而已永樸束髮卽誦習斯經有爲之說者必覩覩而契於心必手錄焉閒亦坿下已意如是者十餘年矣歲辛丑客粵東乃取而要刪之都二十八卷名之曰尚書說略昔吾家惜抱先生論學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必兼備永樸治經竊本斯義然先生又言說經有數條之善足補前人所未逮則易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永樸之爲此亦自知其難誠不免於僭越然存之以就質有道或亦先生之所許也合肥李健父孝廉志古好學見而韙之取付梓人謂足爲習是經者之一助永樸因誦其所舊聞略以類區爲敘錄一卷於後世有闢儒達識起而糾其闕違固夙夜所禱祀以求之者已光緒三十年春三月桐城姚永樸謹記

敘錄　　尚書說略附一卷

洪範數

邵村居士著

蘇寶盉書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印成

自序

上古聖人之教人道德而已道在天地之先無極而太極分陰分陽以五行化生萬物長育亭毒降衷下民德則賦於天而原於性大學所謂明德是也康誥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載道以行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言道之書莫古於三墳老子之言道德皆黃帝之所傳而學者以爲道家之言或未之信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古觀典謨所載每言德而不言道若夫觀象授時建官立政巡狩祭祀教養刑賞之事其於禮樂蓋彬彬矣及周公制周禮凡歷象職官祭祀刑賞以及一切政教著之禮經然則典謨所載莫非禮也舜典有典朕三禮之言皋陶謨有五典五禮五服五刑之訓言禮者以此爲最古雖曰禮始於燧皇制於黃帝而其書不傳老子道德經有上禮下禮之分以禮爲忠信之薄蓋有慨乎周之衰禮之有文而無實者耳余惟天敍天秩天命天討之言知禮之原出於天當與道德仁義並重矣孔子祖述文武之政周公之訓欲爲東周遂以禮垂教乎萬世嘗曰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然則帝堯欽明之德非禮不顯也帝舜溫恭之德非禮不著也堯以授舜舜以授禹精一危微允執其中之心法非禮則無以建中于民也何則道德仁義蘊之於心禮則行之於事蘊於心者爲心法是即道也行於事者爲治法是即範也孔子贊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克勤克儉之德也而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敬天勤民非皆禮之事乎特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而於周公制周禮乃有周監二代郁郁乎文之歎今乃知洪範之書傳即夏殷之禮傳亦即堯舜禹之心法傳也言道之書莫精於易言禮之書莫備於洪範易之言道本乎太極洪範之言道斷自五行五行於人事爲切近誠經天緯地體國經野之書也其書有綱有目其言天道也以五行爲綱其言人道也以皇極爲綱皇極居中所以握九疇之樞五行在初所以統九疇之用要之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用得其正者莫不緣於五事之敬天人一理五事與五行合也故子產之言禮也本諸五行孔子之傳顏子以道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勿即思也思屬土猶之土旺四時也克己後禮是即敬用五事矣是即五行不言用而用在其中矣是以皇極之建斯爲五事之敬其休徵五福可知也皇極不建斯爲五事之不敬其咎徵六極可知也大禹以之傳道箕子以之傳禮周公孔子因之垂法而立教此彝倫所以攸敍而爲世永賴者也夫洪範一篇言天人感應之理至爲精微然非術數之書也自有漢儒之說與班史五行傳之敷陳其言破碎支離其道遂狹小而其義反晦矣以余觀之其開卷曰惟天陰騭下民即繼以彝倫攸敍初一曰五行即繼以敬用五事蓋言天人感召之理與天德王道之全體不外乎倫常日用飲食愚夫婦之所知能及一身視聽言動思之事即極之參天地贊化育亦不外乎大學明德新民中庸明善誠身之旨於以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焉乃言禮之書非術數之書也是以五行稽疑庶徵五福六極莫非易象之言道也皇極五事三德八政五紀莫非周禮之紀綱法度春秋之垂教立法也洛書非大禹不傳洪範非箕子不傳九疇非周公孔子亦不能傳之無窮吾乃知治天下國家者舍禮無以爲治也我欲行禮而不本諸道德仁義亦不可行所謂

正己而物正者此也王伯厚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湯誥言性之始太甲言誠之始說命言學之始皆見於商書然而微之左傳洪範亦商書也亦孰非言仁義言性言誠身言聖學也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則然矣亦知洪範上繼易象下開周禮春秋乎余故發其微而述之乙丑冬月張其淪自序

洪範

孔氏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傳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淦案伏羲氏始畫八卦神農作連山黃帝作歸藏所謂三墳者是已書正義曰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則以三墳爲言禮之書鄭語平八索以成人韋注八體應八卦也是以八索爲八卦而九丘當是九疇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然則連山歸藏之易書之洪範皆言道之書特三墳言道而未言法九疇言道而兼言法馬融謂三墳爲言禮之書非也若九疇則可謂言禮之書也老子述黃帝之道其義本於歸

藏祇言道德而不言仁義禮智信蓋祇言道法心法而不言治法也但曰無爲而治而已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吾觀堯典曰克明峻德舜典曰玄德升聞舜謨于德大禹謨曰朕德罔克帝德罔愆懋德惟德動天皋陶謨曰允迪厥德日宣三德祇敬六德亦行有九德益稷謨曰迪朕德多言德而不言道惟禹謨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語道法心法之傳在是矣雖禹謨出古文先儒以爲僞書然此數言者必自羲農黃帝以傳諸堯舜故論語亦有允執其中之言以爲堯以吝舜舜以命禹當時古籍具在故後賢得以輯而補之也若洪範之書聖人之道法心法治法備矣洪大也範即模範猶鑄金之有模上垂之爲法下循之爲軌乃知大禹九疇以天應人以人法天天人合一而治法傳猶之文王衍易即象器以明道而易遂與人事通也謂之爲範於禮爲近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若洪範者其夏殷之禮乎董子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此以道言也夫以道言則禹之後湯文武周孔莫非守此道也若以禮言則禮始燧皇作於黃帝傳於堯舜禹湯文武而盛於周公蓋洪範九疇禹傳於湯箕子得之傳於武王周公得之故能制周禮而後盛且備也其中天人之合感應之理道法心法之傳人皆知之而其爲夏殷之禮經乘爲治法者周公本之以制周禮孔子本之以垂禮教人或忽之余發其微而著之於篇者欲使人知傳道之階級如是雖以孔子之聖不能舍禮以育道夫子之文章莫非禮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於禮中求之可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武王克商之年（書序作十有一年誤）陶曰祀周曰年左傳宣三年於商曰載祀六百於周曰卜年七百此二節皆史臣所紀以武王初得天下仍稱祀也王是史臣稱之訪問也武王問道於箕子也箕國名子爵也史記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案周雖封之箕子不受故曰不臣易言箕子之明夷蓋三皇五帝之道傳於禹湯而禹湯之道傳於箕子故曰明夷大

戴禮言武王東面而受丹書於師尚父今亦訪道於箕子陳其禮而尊德樂道學焉而不敢臣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此史臣記武王之言也稱箕子者武王不臣之證陰騭史記作陰定言天於冥冥之中靜默以安定下民而輔相協洽下民之居必有道存焉道之賦於人心者爲秉彝是即性也道之見於人事者爲人倫是即禮也性本於天而禮行於人必有常理所次敘而後民得安其所居由之者治悖之者亂此則天人感應之理萬世治亂之原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所謂居之安也易曰亦要言凶存亡則居可知矣夫象言居德孟子言居仁此居之善者順天者也論語君子惡居下流此居之惡者逆天者也武王生有聖德於彝倫之道早知之矣其猶問於箕子者欲得洪範九疇之傳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乃緩辭王乃言箕子乃言審愼出之傳道重事問答皆不敢不鄭重也我聞在昔言是古人之所傳禹至箕子時千餘年矣陻塞汩亂也水爲五行之一鯀之治洪水但爲隄防以土制水水失其性而五行皆汩亂其陳列以其汎濫逆行陰遂勝火木不能榮金不得孕育土不得鑿闢也彝倫攸斁指鯀身而言斁敗也離騷鯀倖直以亡身兮謂其剛愎自用而失其性以堯舜之聖而不能爲君臣以禹之聖而不能爲父子故曰彝倫攸斁也洛書應禹治水而出後人以爲天之賜禹因是而知天之怒鯀而不與畀與也畀不畀在天順不順在人已見天人感應之理左傳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疇類也九疇所言皆彝倫之道九疇既得禹乃知彝倫所以次敘之理以垂訓萬世也武王之問惟天陰騭下民箕子之答天乃畀禹天人之理甚明乃知命曰天命性曰天性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人本屬一理倫之由於彝猶禮之由於道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其所謂彝倫攸敘者出於天性之本然率乎倫理之當然亦行其所無事而自然攸敘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所謂洪範九疇也禹治水功成洛之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數居中此即洛書之數禹別之爲九疇大抵龜文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二十字初一次二等字是禹所推定或言凡二十七字一二等字亦是龜文然不可攷要之既曰洛書書必有文古字畫少猶左傳言有文在手之類當不誣也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先儒謂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蘊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蘊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淦案河圖洛書皆言道之書道出於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陰陽布而爲五行故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洪範皆言天人感應之理故言天道則以五行爲統列在初一而五紀稽疑庶徵以及五福六極凡人事之關乎天道者均不能離此五行也言人道則以皇極爲統故次五居中以言乎君德則用五事用三德垂爲禮範也以言乎政事則用八政用五紀用稽疑用庶徵賞用五福刑用六極而垂爲禮經也于產言經亦以五行明之者傳子太叔曰吉也聞之先大夫曰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故爲六畜五牲三牲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婚姻姪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

効其生殖長育是故好惡不忒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故人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成人然則禮爲天經地義生於五行之用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皇極之建建以此歟若夫五事爲貌言視聽思孔子言非禮之四勿可謂敬用矣治民必用正直剛柔之三德者正直由太極來所謂本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者也剛克柔克所謂剛濟以柔柔濟以剛不偏於陰不偏於陽亦從五行之用得之也非以仁義制事以禮制心者而能之乎彼夫八政之施卜筮稽疑之事刑賞之爲威福五紀之爲月令歷數至周公皆著之禮經然後知五紀即五行之著也庶徵之序與五行五事相次皆與禮經相維繫也左氏於國之盛衰存亡人之禍福生死每以禮斷之而不爽毫髮此孰非五福六極之遺訓乎九疇惟五行皇極不言用以其爲天道人道之統故不以用言也禮曰毋不敬用五事當以敬爲主農厚也八政曰農所以厚民之生五紀曰協政必協乎天時也皇極曰建建中於民也乂治也三德曰乂剛柔得中而歸於正直所以治民而民無不

治也稽攷也稽疑曰明明則不惑而天人之情可通矣庶徵者天人感應之道也
念用庶徵者小心翼翼念茲在茲驗之於天人之際也嚮善者用五福以勸之嚮
善而抑惡者用六極以威之此即天道福善禍淫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
此章洪範之綱其下九章洪範之目箕子之所述皆大禹之所傳也大禹謨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言天道之可畏善惡吉凶之報猶影響之出於形聲與洪範
所言天人感應之理合矣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
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又曰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所謂六府者即五行兼穀而言所謂正德者即正直
剛克柔克之三德也所謂利用厚生者即八政也所謂九敘惟歌者即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一章皆敬體也其曰歷數者言歲時氣節之先後即五紀也其曰昆命
於元龜龜筮協從即稽疑也其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即五福六極也禹謨所言
無一不與洪範合後儒以爲古文僞書遂並危微精一之傳而亦詆之謂皋陶寬

而栗九言爲可信余謂必先有危微精一之心乃有正直平康之道皇極之建建
以此矣此乃上古神聖所傳之道法心法合之洪範而治法全二書所言若合符
節未可以爲古文而輕視之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
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易之言道言於未有天地之先也故曰太極周
子作太極圖言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則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變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
極焉朱子以爲周子之言出於洪範檢案洪範言道不言無極太極之理與易象
異其祇言五行者言天道而與人事近也蓋乘彝人倫不外乎五行之用猶之人

起居作息與倫類相酬接不能外乎禮之範圍子產言禮而曰則天之明因地之
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誠要旨也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諸儒遂謂一二三四五是五行之生數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
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劉牧以爲洛書本文天與五合而爲十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
五十爲土作圖則以土居中央而一二三四五分左右前後各以其成數配之此
皆言五行之數也故河圖圓洛書圖方莫非陰陽之道然洪範之目不言五行之
數而祇言五行之性與味者以其切於民用而與人道爲近也白虎通五行者言
爲天行氣也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此即五行但材以質言行以氣言耳今以
性言則水潤濕而下流火炎熱而上升木有曲有直金可因可革穡曰稼歛曰穡
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土不言曰而言爰
爰於也於以稼穡爲不止言其性且言其德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乃五行之味

羽徵角商宮乃五行之聲黑赤青白黃乃五行之色子產言禮本乎五行曰氣爲
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洪範只言性與味者但語其概而已五行所包甚廣在
天道爲常理在人道爲彝倫凡仁義禮智信皆包在內猶易之言道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事於九疇之敘爲二此誠意正心脩身之學也五行言天道五事即言人事故
先備多以五事配五行蓋五事者建皇極之始事也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五
事之目也嘗攷堯舜之典皋陶益稷之謨如欽哉欽若敬授敬致夙夜惟寅祗敬
六德敬哉有土敢不敬應蓋於敬字三致意焉洪範言敬用五事洵哉敬爲聖學
之先務也左傳亦曰恭敬禮之本也貌指一身之動而言論語曰動容貌易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孔子曰非禮勿動有禮則貌恭矣四勿先視聽九疇先動言儒生

之學先視聽以防外誘帝王之學先貌言以觀視聽也從順也孔子曰非禮勿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有禮則言順矣耳目之所以不聰明者私欲蔽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則耳聰而目明矣審通也有物欲以塞之則思不睿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子曰思無邪有禮也有禮則思睿矣中庸言聰明睿知明善誠身之學也蔡又哲謀聖五德之用蔡則嚴整又則有條理哲史記作智謀者度也聖者人之極從容中道聖人也作字雖有工夫然功效既到則皆出於自然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當先從敬肇二字致力至於作蔡作又作哲作謀作聖則踐形盡性由明而誠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得矣此皇極之所以建也論語四勿不言思然能勿則非思不可思正則非禮可勿也小旻之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蔡或肇或又詩人之語亦從洪範得來蔡氏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庶孔氏則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似屬附會當以蔡氏之言爲正五行所賅甚廣素問於人之

臟腑亦以五行配之然以五事配五行尚有至理若自八政以下各有所配或穿鑿言之雖有先儒之說亦不必泥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於九疇之敘爲三此治國平天下之事也雖曰國政至周則皆著之於禮經矣一曰食周官大宰九職首言三農生九穀是也二曰貨大宰九職曰百工飭化八材曰商賈阜通貨賄是也三曰祀載於周官宗伯及禮記祭法祭義祭統郊特牲諸篇皆詳其禮蓋食貨爲生民最急之事祭祀爲追遠報本之事孟子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政之始也八政以食貨祀爲先其以此乎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考之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鄭氏曰司空冬官卿司徒地官卿司寇秋官卿是也然則冬官司空周官雖闕王制補之矣舜典言禹作司空又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官名之由來蓋矣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注以爲殷制也七曰賓賓者言賓禮而不聚官名周官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侯殷聘禮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之內王制七教則以賓客終蓋賓者交際酬酢之政如秋官大行人之歲相問殷相聘以及冠婚喪祭鄉飲酒之禮皆是也八曰師師即兵也易有師卦洪範以師居八政之末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師者寓兵於農如鄉遂教閱之法是已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注云同謂威其不協併差孝條軍祀之目有五而首曰大師之禮用衆也又夏官大司馬職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案侯禮關軍禮然司馬法即古軍禮禮記曲禮云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律與禮相爲表裏者也案八政食貨祀賓師者指事爲之名三官指官爲之名司寇以上所謂內治曰賓曰師所謂外治也朱子曰此八政是箇大綱舉天下之事其大者已賅備於此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淪案龔子陳之爲範九疇目之

爲政周公法之則爲禮蓋政也者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非禮何以正己故皇極之建必由於五事而及八政其人存則其政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後王之欲法之者先克己以復禮可也又案唐虞夏之官政木相因禹貢一書詳于食貨后稷播穀伯夷秩宗禹平水土而作司空契敷親遜而作司徒皋陶作士惟明克允龍作納言通于賓益作朕虞通于貨總師之人通于祀故九疇皆有演說而八政不復敷詞但舉其事其官而義明矣先儒謂八政亦五行之用食者五味貨者五材祀者四時左傳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食一爲水貨二爲火賓三爲木師四爲金祀五爲土司空爲水治北方司寇爲火治南方賓政爲木治東方師政爲金治西方司徒爲土治中央亦備一說不如五事配五行之自然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五紀於九疇之敘爲四言天道也歲月日星辰歷數之五紀莫非陰陽五行之消息盈虛推移運用而成四時若時不定歲不成則八政亦無自而施也五紀不復

敷訓其詞已在堯舜典矣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南交曰明都寅餞納日平秩南訛敬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曰朱鳥昏中星虛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寅饯納日平在朔易氣毛毨以齊七政此歷象授時之先務也蔡氏謂七政日月五星也臧氏震以歲月五辰爲七政則以日主歲月主月五星伴五辰之精其與以二曜五緯爲七政者無以異也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減二十九日過半而已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日日一日而一出一入所以紀日星五星也辰經星也星辰錯行日百刻而十有二次故曰十二辰六十時也積辰而爲日積日而爲月積月而爲歲歷數者歲日月星辰有歷以紀之有數以稽之數往知來也蓋天月日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堯舜禹之授受皆曰歷數在躬易言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以治歷明時是乃政之大者而周公則皆著之以爲禮大戴禮記曾子

曰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是可見歷數四時皆禮類矣攷周禮春官馮相氏云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春官太史云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官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天官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地官大司徒亦有此語乃知治歷授時禮之大者也又禮記月令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鄭氏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教之所行也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然采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陳氏雅言曰歲月日星辰此天道之所有歷數此人事之所不可無檢案五紀即以天道合人道也人生於五行協於五紀不協則不知欽天授民之道政失而禮亦荒矣何以得天德王道之全乎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皇極居九疇之敍爲五在洪範之中爲人道之統也皇即君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而王居其一焉即此皇也是以聖人而爲天子者極猶北辰之極標準之名亦曰中也至也周禮天官冢宰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即此極矣故曰皇建其有極朱子曰極者至極之義常在物之中民而曰外皇之則取正者也故曰是彝是訓是則是效中民之所生莫非天地之理人君所以紀綱天地參則皇可訓大而極亦有模範之義謂皇極即洪範亦可也易有太極周子曰太極本無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極焉余謂立人極者即周禮所謂以爲民極也老子之言道在未有天地之先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特其所言道德玄妙高遠卑仁義禮智而不言後王不善法之未能錫庶民以五福也洪範之言天道於人道爲近故五事三德八政五紀皆有大法存焉然

則皇極亦可作道德觀矣惟其爲道德則已包括中正仁義於其中而禮不待言也然已正禮之本立禮之基矣故皇之存於心者爲道德仁義而其發於貌言視聽也莫非禮範焉範即極也極即範也蔡氏曰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案蔡氏之言是也建極本於明倫是即禮也故天下之人皆可於此取則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即禮也夫皇極之建何以能錫民五福哉極者福之本也福者極之效也易履卦云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履即禮也中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中庸即禮經也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

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又曰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此即錫民五福之實也夫堯舜無爲而治黎民於變時雍非福也哉斂衆也一極衆是五福君與民同之故天下之民皆於君極嘗之禮則共保守之而不敢失墜也君民同保此極不曾君臣同錫此福矣一極原於理五福原於氣極建則福集者理順而氣亦順耳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即禮運所謂大順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上一節總言皇極衆福之道此下三節對武王言治法也此節指人類之下愚者言之淫僭之朋比周惡德是不知禮義之人也禮經坊記云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又曰夫禮坊民所淫皇極之建標至善之則道德仁義皆可爲庶民取法固不僅禮之一端然本身作則以禮爲型早已納斯民於禮範之中當時之人民

已無有淫朋比德下愚之人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惟皇能作則而後民法之也武王當紂昏德之後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得作極之意也或曰人指有位者言似不必拘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節爲人類之上中者言之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材能者有守有操守者此三類是上等之人格乃敘詩書說禮樂一流與之作極也甚易汝當念之勿忘念之則將用之也念即帝念哉之念若不協於極則非善人不罹於咎亦非惡人此爲中等人類未經陶鑄於禮範者汝則受之勿棄蓋受而教之他日亦可錄而用之也受即歸斯受之之受而汝也康安也汝安汝之顏色而敎之曰予所好者德也不必嚴厲顏色大聲疾呼拒人於千里之外彼有猷有爲有守之上駟闖予攸好德之言固知保我皇極善益加善而求止於至善即中等人類亦知自勉求協于極而惟德禮之歸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道固如是也汝則錫之福

合上中二等人類言之念之受之富之貴之皆錫福也是人斯其惟皇之極同遵乎德禮之則矣管仲曰德禮不易無人不懷禮記表記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之註脚也三者敬而已矣皇極之建必由於五事之敬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承上兩節而言之也虐煢獨畏高明此舊染汙俗之民也今已無有淫朋比德下愚之人皆知禮教矣汝當再敎之曰煢獨無告者聖王發政施仁必先施之爾毋虐之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世族之家鮮克由禮爾毋畏之也指商世家言之舊註有以爲訓武王者語殊不類箕子傳武王以洪範之道尚須以此誡之乎羞進也人之有能有爲即上有猷有爲有守之人使任之而皆進其德行以保

乎皇之極朝多賢才則邦國之昌可知也若夫不協於極不罹於咎之人汝已敎之而爲正人則當錫以祿而後責其善穀善也福不可濫加亦不可靳予使不能富之以祿是不能仰事俯畜使其有和好於家而易陷於罪戾矣特祿所以養賢而不可以養不肖使其人無好德之心則非禮犯分何事不敢爲是富之者非所以福之而適以禍之也凡亂臣賊子皆由於驕奢淫佚身不由禮汝富淫人彼固罹於咎而汝亦有咎凡無禮之人必作惡也故曰其作汝用咎此三節皆箕子告武王之言是人君賞善去惡尊賢容衆之道亦以武王繼紂之後人類不齊挽時勢以立言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節即皇極之敎言賢皇極之大而詠嘆出之與詩同體周禮春官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一機趣禮記孔子閒居與子夏言禮樂之三無

五至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樂威儀遲遲云云一段叶韻亦詠歎出之與此節同皇極從大道來有標準之義即大範也上得道而垂爲範下由禮而遵其軌禮記曰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也禮門也淪案大道之道即道路之道道無可名以人所共由之道而强名之也大道本都也有陰陽五行而道見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如北辰之拱其所衆星皆順軌而行然入室必先由戶義路必先禮門履者禮也人之次由行直也合禮之何以行之皇極之建所以範斯民於禮治之中而民莫敢不從也左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納斯民於軌物則無有亂政者矣偏不中也陂不平也偏甚則必側陂甚則必反而其原皆出於好惡作好作惡則有黨夫以偏陂反側之徒作好惡而爲黨世之亂也可知已孔子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蓋好惡者仁人之公而作好作惡者小人之私欲去其私則必克己欲克己則必非禮勿視聽言動惟皇作極皇則無私遵王之義民則知

禮禮由義出也義路禮門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惟其能遵王之義然後能遵王之道遵王之路也何則自皇建之爲極自王制之爲義然必垂之禮範而後天下之民得而遵之是故王道蕩蕩民初以爲蕩蕩莫名廣遠而莫能至也然有至善之則本乎天性之自然出於人心之同然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則又見王道平平易而近人也且正直而無邪曲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是已人苟非舍正路而不由未有不可遵而行焉行而至焉所以會者合而來來者歸而至明乎秉彝敦好德之理蔽乎倫常日用之事而已易履九二曰履道坦坦坦坦即蕩平正直之義也程子曰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象曰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上下不辯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有禮則上下辯而民志定矣豈尚有作好作惡偏陂反側之黨乎而孰非蕩平正直之路乎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即此皇極之敷言而天德王道之精蘊亦傳矣史記無俱作毋陂作頗段玉裁云頗唐玄宗始改爲陂非是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此節對人君言之也皇極之敷言最多可歌可詠然天人之所以合一君民之所以同好惡道德與禮之所以裁成輔相尊賢而容衆垂世而立範莫不詳焉是天下之常理即天下之大訓也天之錫禹九疇粗有象數而已箕子演而明之意曰彝倫之敘得彝訓而益顯雖非天帝之言也而不啻天帝之言也故曰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節對臣民言之也天子與庶民性一而已人性本善故皇極者天子與庶民同一源也洪範者天子與庶民同一趣也天子有極庶民亦有極皆涵濡於道德之中範圍於禮教之內若庶民於極之敷言訓焉紬繹不窮行焉踐履不越則可以近天子之光矣天子明明德庶民亦明明德所謂緝熙于光明者是已父主教而母主養老子曰吾將以爲教父又曰吾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惟天地父母爲物惟

天子作民父母養之而復教之也天之養萬民五行而已天子代天以宏其養所以有八政之施也天之教萬民一道而已天子代天以立其教所以有皇極之建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可謂近天子之光矣大學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可謂作民父母矣說文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董子云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其義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三德在九疇之敍爲六與皇極近心法根於道法治法根於心法也又用三德又治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也正直是皇極之本體正直即中堯舜禹授受之心法也剛克柔克則剛柔之用不偏不偏即中也克治也勝也治柔之過以剛勝之治剛之過以柔勝之無過不及之謂中也論語克己復禮爲仁謂克去己私而復乎禮之中也皇極承道統之傳道根陰陽五行來易繫辭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雜卦傳云乾剛坤柔故乾九五則剛中坤六二則柔中此爲皇極之中德而剛爲陽之健柔爲陰之順皆五行之用也是以乾卦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又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要之正直即道德陰陽之用也剛柔即

仁義五行之用也故易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即此義也王者天下所歸往一貫三爲主三者天地人洪範之所謂三德兼三才而兩之也老子之言道德有上德下德上仁上義之別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非不知禮者也括仁義禮於道德之中而不言也洪範之言道則於皇極之下標以三德一曰正直正直即中是德之本也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剛克柔克即仁義義以濟仁仁以濟義是德之用也亦括禮於道德仁義之中而不待言也義有裁斷之義近於剛書康誥用其義刑義殺禮記樂記義以正人表記義者天下之制也孟子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曰集義所生白虎通義者斷決大戒記司寇之官以成義注金爲義義近剛之義可識已仁有慈愛惻隱之義近於柔表記中庸皆曰仁者人也禮記檀弓注仁恩也中庸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要服四制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禮記中庸注木神則仁仁近柔之義可識已周子之學以尊德性爲宗其曰無極而太極者蓋知此道之原本於陰陽五行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極人極即皇極也皇極即北極之極屋極之極鼎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亦可曰太極也太極本無極故主靜靜是道之本體也先儒有訓極爲中者朱子嘗辨之言所謂霽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愚謂中屬德言不必屬道言建中于民及允執其中即皇極三德之所謂正直正直即中也即周子太極圖之所謂中正也剛柔偏則失其中剛濟以柔柔濟以剛剛克柔克而仁義成三德之言剛柔即周子太極圖之言仁義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而已矣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案周子以剛善爲義已明言之然不以柔善爲仁以仁之道大也但以柔善爲慈即仁也故老子以慈爲三寶之一試觀子子爲義煦煦爲

仁二語已有剛柔之分周禮師氏注曰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疏曰春爲仁廣雅釋詁參和爲仁余謂和風甘雨天用柔之時也雷霆霜雪天用剛之時也今人有仁柔之稱然則剛克柔克之爲仁義亦可識已後儒以古文爲僞皆遂疑危微精一之言亦僞然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論語可徵也且洪範三德亦通於堯舜典皐陶謨舜命夔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皐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矣兩處皆有直而溫語言直而正可知也剛而無虐剛而寒彊而義剛濟以柔也寬而栗愿而恭柔濟以剛也柔而立擾而毅非剛克乎亂而敬直而溫簡而廉簡而無傲非柔克乎皆所謂德皆所謂仁義也此節是三德之目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節言三德之用也民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則世平康矣平則無不均康則無不安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

無寡安無傾平康之民由乎人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能不偏於剛柔也正直若即不剛不柔之中德也民皆均安而順其自然遵王道之正直我亦以正直之德治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百姓皆謂我自然矣彊弗友者剛彊而弗順者也治之以剛克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禮也如舜待四凶周待三監是已以其賊乎義而不能不刑之也燮友柔克者和柔而順從者也治之以柔克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禮也如湯武漢高光唐太宗撫新附之民發政施仁是已執兩用中陽舒陰氣各不所宜不剛不柔其長莫猶逆者治之夫長剛克剛長柔克柔此聖人之治法也聖人之治法仁義而已矣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剛克柔克之義也若夫聖人之教則法天地爲沈潛地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柔也而克以剛則沈潛進乎高明矣高明天也地道卑而上行剛也而克以柔則高明濟以沈潛矣剛不濟柔則陰翳柔不濟剛則陽亢凡所以變其氣質治其德性者歸之乎不偏之中至善之域而已君子之自治本如此其教人亦如是也左傳杜注沈潛猶潛溺也

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淦案教民者皆使歸之於仁義之道乃能不剛不柔孟子所以言禮門義路也禮門義路即王道之蕩平又案王制司空仪度度地居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命鄉簡不率教者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爲不變或移之左或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漢志曰凡民兩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然則聖人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皆當齊之以禮而已非德何以治民非禮何以教民剛克柔克之用不外乎仁義德禮是即三德之要義也此下舊有惟辟作福一節今移置卷末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疑於九疇之敍爲七此天人交通之事也稽考也左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則知卜筮所以考其疑也卜筮者致人之誠以問天必洗心靜慮以聽天命蓍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假其物以通天人則必擇乎至公無私毫無容心於其間者乃可立爲卜人筮人使之卜筮建亦立也此重文卜筮本乎易而法皆著於禮周禮春官有大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筮人之職即所謂卜筮人也周官又有九巫之名劉敞言此乃前世精於筮者九人薛季宣曰世本云巫咸作筮殷有巫咸後有神巫季咸皆祖其名此則卜筮人之有名者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龜卜也以火灼龜有象可占曰兆其體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雨者霏霏似雨其兆爲水霽者舒豁似雨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陰黯其兆爲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爲土案周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繇兆之體皆

百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康成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紋是用名之焉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賈公彥疏占人職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四者皆相因而有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文分小璺爲坼也淦案齊史記作濟蒙史記作霧鄭注曰體在曰彘之上與史記先圍後霧不同大卜賈疏引鄭云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曰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曰霽者氣不澤鬱冥也曰圍者色澤者曰剋者氣色相犯入此曰彘在曰圍之上與今本先蒙後驛者同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蒙作冢云唐天寶時衛包改冢作蒙正義作冢不作蒙引王肅云冢天氣下地不應閉冥也又案周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此與玉瓦原三兆不同又與雨霽蒙驛克五兆不同鄭康成謂開出其古書又似不合或是人開之與今人之卜法相

類也又周官卜師云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墨氏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鑽其焌契以授卜師又周官占人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則逢吉疏云言體言象者謂兆之墨縱橫其體象金木水火土也

曰貞曰悔

此蓍筮也內卦曰貞易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其幹於內者也外卦曰悔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爻曰震太卦者不乎悔彖辭元亨曰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秦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疏云筮之蠱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爲內上爲外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爲貞外爲悔其有動爻者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公子重耳筮歸國得貞屯悔豫皆八注曰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俱不動故曰皆八也是爲體貞而之悔易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

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周官大卜掌三易之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筮人掌三易周之典禮也神農作連山以艮爲首黃帝作歸藏以坤爲首郊康成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易說卦云坤以藏之殆歸藏之義也禮運曰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言坤乾者殷歸藏之易也易曰兼山易故連山首艮周易明人事近取諸身故以乾先坤乾坤即天地也天地亦一物也孔氏穎達曰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康成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王氏安石曰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爲悔者悔生乎動也然似不必拘此義東坡易傳云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之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東坡之言得多闕闕疑之旨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者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者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者貞悔也衍推也忒過也卜五占用二指其不變者而言左傳筮短龜長故卜五而占用二若變而適他卦則當推其變者皆占之此衍忒之義也朱子曰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百六十六卦之類吳草廬曰卜筮皆有占此占字專言筮林之奇曰易之繫曰以卜筮者尚其占則卜其占也下文言三人占則從二人是亦總卜筮而言之然以卜五對占用二則占爲指筮而言蓋可見矣案曲禮云曰爲日假龜秦龜有常假龜無秦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瀆然則衍忒雖當推之以極其變亦當假之有常瀆渫則神不告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立是人爲卜筮之官各三人人各一法三卜三筮所占或皆吉或皆不吉若一不吉二吉一吉二不吉則從二人之言左傳言善鈞從衆是也孔穎達曰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謂武王也大疑謂國之大事當卜筮以決之者謀及乃心者以皇極之建此心已大公無私也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殷人尚鬼箕子衍範先言卿而謀諸人然後幽而謀諸鬼神對武王言應如是也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此即有大疑之事也詩曰詢于芻蕘故當謀及庶民大禹謨曰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桑先敬志朕志先定謀及乃心也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民也龜筮協從謀及卜筮也貞氏德秀曰六經言鬼神始此可知易爲天地鬼神與人交通之道而舜禹授受之時其顯象如此故大禹因洛書遂洩天地鬼神之祕傳諸疇範以告後人

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

從同逢叶韻逢大也左傳言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也吉者總

古之辭易多以吉字爲一句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故

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過莫之

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案禮運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又云是謂大同

此記禮者以爲大同之道高於大爲以後小康之治而後補疑之以爲非孔子言

是老子墨子之論獨不思禹之洪範先有大同之言乎惟朱子謂程子論堯舜事

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是程朱之論未嘗以禮運之

言大同爲非孔子語也淪嘗謂同人合大有卦即是大同之世故孔子曰大有元

吉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易之道至誠如神聖人前知必篤後

來之識皆作郁村易義發明之即如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至僖公二十

八年晉文公朝王出入三接王錫之車輅弓矢恰合晉康侯錫馬之語陳際泰以

爲識然則大有衆也同人親也大有元亨同人于野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

氣莫不尊親人謀鬼謀莫不順從是之謂大同夫何疑焉又案洪範此條卜筮國

祚短長之類是也身其康强子孫其逢此一身一家之事洪範之言大同也小禮

運曰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故聖人

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故禮運之言大同也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士民之智絀於天惟君同天則敬天而不信卿士庶民可也此如盤庚遷亳之事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卿士即庶徵之又用明後民用章者天同卿士則君亦敬天以及卿士可也雖

君民之逆亦當從之此如周公誅管蔡之事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庶民與龜筮從則當屈君臣

以順之矣庶民同天從之則得衆得國否則失衆失國孟子言民爲貴君爲輕此

亦一事也天從民欲無民何以成國無國何以成君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外者猶酒誥所謂內服外服也天子之事內祀而外戎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

政以詢萬民曰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此三者無所別內外也惟祭祀等事則以

內外言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曰孝王某皆言祭

祀也鄭禮注云出郊爲外事是也孔氏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

不可以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逆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

之謀配合故內事吉外事凶蔡氏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

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自夫子贊易極著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不動也作動也龜筮皆逆與人謀相違則宜靜而不宜動人雖三從亦不可以

舉事也黃氏道周曰夫以古之君臣齋戒洗心斂福敷民古之庶民遵道遵路詢

行彝訓而共不如一蓍龜者何也天下之事可靜而不作者多矣不得已而作之

得已而靜之以聖人之聖而因靜于蓍龜則亦莫之敢動也故天下之敍福者莫

如敬天下之去咎者莫如靜也

淪案易繫辭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聖人探

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與洪範稽疑

之言誠有合也稽疑其數七位而於兌與震對先儒以爲本柔金剛柔仁主養剛

義主決天下不容有疑事也蓍疑則敗事矣余於剛克柔克三德之義已言之竊

幸其言與先儒合也凡人仁柔則事多疑當以剛義斷之七位之兌與震對即其

義也嘗謂卜筮稽疑之事其原出于易其法著于禮而其實易即禮也左傳韓宣

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可知易之言道其義雖高而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固莫不範圍於禮之中程子易註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會通以行其典禮誠哉是言也連山歸藏經秦火後世已不傳周官三易之掌雖有其法然今之所言者只周易而已文王卽象器以明道取其與人事近余觀洪範所言八政三德五事五紀庶徵福極其義皆與易通亦莫不與禮通卽以彝倫言之禮無不備易亦無不備也蓋易不外陰陽五行之理禮亦不外陰陽五行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易繫辭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數言也洪範之五行皇極三德八政皆括之矣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彝倫之所以攸敘也此易之所以通於禮也又觀連山首艮艮者萬物之所終始也歸藏首坤范子枕中書所謂道生氣氣生

陰陰生陽先陰而後陽周子通書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聖人主靜立人極也周易首乾則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見父子君臣上下之分定而後禮義有所錯也困學紀聞云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論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不草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攷也淦案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仰天尊地卑也卽有上下而後禮義有所錯也歸藏殷易亦言禮之書矣洪大也圜矩卽範也河圖洛書之言道一而二二而一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庶徵於九疇之敍爲八言天人感應之理也徵驗也合五事五紀以參驗之故曰庶徵不言一曰二曰者庶徵所遇無常也庶徵不外乎陰陽五行之氣蓋陰陽之氣交則蒸而爲雨散則開而爲暘陰退陽進則爲燠陽退陰進則爲寒陰陽旋繞扇播則爲風雨竭水暘竭火燠竭木寒屬金風屬土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猶土旺於四時蓋四者皆陰陽之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備極凶一極無凶

此以下言徵字曰是五者來備而無欠缺且各以其多寡先後之序來而不過多不過少也極備卽過多極無卽過少曰是箕子之言與下曰休徵一類不與曰雨五者一類也不過多不過少之謂時於下文言之庶草蕃廡卽下文之休徵曰吉五者過多過少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卽下文之咎徵爲凶庶與蕪通草乃物之尤微者言草而百穀樹木可知也晉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禎祥曰休皆因五事之敬而有此徵也若語辭時卽下文所謂時無易也朱子曰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是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

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照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則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淦案天人感應之道其理精微總不外乎陰陽之二氣如人身一念之善動卽是陽也一念之惡動卽是陰也天地之道不外陰陽二氣之運行其見於雨暘燠寒風者是其顯者也五行之生由於陰陽之變化人君一念一事之善則天以善應之人君一念一事之惡則天以惡應之冥冥中若合符節無或爽者王者所以與天地參也而皇極之建三德之乂必先由於五事之敬敬則視己身之修如未修也視天下之治如未治也視萬民之安如未安也故警戒修省無時或懈休徵之來以爲非已所至而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必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是所謂咎徵也聖人治道未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心如此可謂敬矣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敬用五事之功效也曰肅曰乂曰哲曰謀曰聖則雨暘燠寒風無不

時敬用五事之休徵也在天爲五行在皇躬爲五事在天下爲庶徵各以其類應爲皇極一太極矣是以五事木乎五行庶徵本乎五事而五事之敬則必出乎非禮勿視聽言動誠哉禮爲天之經地之義也然則皇極之建固由三德而舍禮其何以建之哉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災沴曰咎皆自五事之不敬而有此徵也敬禮之本也不敬則非禮貌非禮則不肅而狂言非禮則不從而僭視非禮則不哲而豫聽非禮則不聰而急急廹也思出其位則非禮不聖而蒙蒙昧也五事固不敬而失咎徵各以類應之然此論其恆耳恆雨恆暘之類即下文所謂時既易也而休徵咎徵有時不必以類應者則造化之妙人所不知也總之一事得則五事得所應者爲休徵一事失則五事失所應者爲咎徵以見天人感應之理耳若言休咎必曰某事應某休徵某事應某咎徵如漢人之說災異未免膠柱鼓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

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有龜孽有雞禍有下體生上之痾有青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有犬禍有日舌之痾有白眚白祥唯水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有蟲蠱之孽有羊禍有目痾有赤眚赤祥唯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蜚妖有魚孽有豕禍有耳痾有黑眚黑祥唯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痾有黃眚黃祥有金木水火沴土此伏勝所作並有皇之不極厥罰恆陰等語所言庶徵不皆與洪範五行之敍同其五行之敍以所受克者逆而數之與六府以所克者順而數之亦不同且以皇之不極與五行並列久爲後儒所譏然班氏所引史記左傳之言皆以禮斷之卻有特識五行志曰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晉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

名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趙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不亡何爲十七年郤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鼎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動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忠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鼎公卒淦案以禮之有無斷人之禍福生死左傳甚多即禮運所云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班氏

列入五行志可謂知禮之要劉康公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則即洪範之範也定命即盡性之學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即受陰陽五行中正之氣皇有此極民亦有此極能者有福不能者有禍而皆於禮之動不勤敬之致不致斷之所謂禍福者即洪範之休咎五福六極也所謂勤禮致敬者即洪範之敬用五事也劉子之言必上古神聖之所傳皆與九疇之理相契合左氏言禮多以主敬爲本迥非公穀所可及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曰者箕子更端以述之辭也前所言者以天證人後所言者以人法天故更辭述之王省惟歲三句與下文庶民惟星同一例皆以身分之大小言之王與卿士師尹如歲月日之統會庶民如列星之衆多是體象說也考其歲月日時之不易既易與日月運行之爲多爲夏月星感召之爲風爲雨是占象說也省察也即所謂念用庶徵也王念之卿士師尹助王念之庶民遵王之義亦念之人人有此極也

歲積日月而成王省惟歲則卿士師尹之省皆王省也月比歲爲小日比月爲小則以職分之大小者配之卿士執政之官也其徵以月師尹諸有司也其徵以日曾者所省大而滯卑者所省小而繁然亦約略言之耳若泥其辭設使一日之休咎關乎一歲豈得曰師尹之咎乎或引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證此章亦不甚切

歲日月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月皆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易變也既壞也又謂政治也俊民即賢才章顯也微隱也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是咎徵也休徵言歲月日者先大後小非一歲之大不成其休也咎徵言日月歲者先小後大雖一日之小亦成其咎也聖人於庶草之中而重百穀民以食爲天也於庶民之中而重俊民國非賢不治也故政治之明與昏於俊民之顯與隱吉之時和年豐明主在

上賢才衆多家之所以平康也水旱凶荒昏主在上賢人皆隱家之所以不寧也家即天下禮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也此章言休徵咎徵之見於天下者如此而其原則由於人君一念之敬肆三德之又與不又五事之由禮不由禮可見皇極之建即休徵之本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庶徵之在庶民也天之有衆星猶地之有庶民言其衆也論者以庶民惟星不列師尹惟日之下以爲民不言省非也堯舜之世比戶可封桀紂之世比戶可誅民之省不省於王之省不省驗之耳此就民言之也而就君言之所謂惟星者以星之有所好象民之有所好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卿士師尹助王以從民之好猶月會日行以成歲而從星之好風好雨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養之教之勿使失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禮義威儀以定命命也有性焉上從民好如月從星即不咈乎民之性而已易曰潤之以風雨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今言風雨則暘燠寒可推也風雨者成百穀以養民者也漢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九道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此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從星言月不言日者日不可見也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也且言冬夏而春秋可推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五福六極疏曰人事莫非天道九疇於此全因備舉五行氣質變化而歸之二氣陰陽以明天人感召之理爲洪範之終篇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即天道而洪範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則用五福使人向善用六極使人懲不善也皇極之建原乎太極天用之以錫其君故曰皇建其有極

敬時五福極即範也人人有此明德即人人有此至善惟聖人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則即用之以錫其人民故曰用敷錫厥庶民又曰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福爲極之驗以理馭數莫非五行之用也易曰乾健也坤順也健則乾乾不息順則德合無疆老子曰天長地久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又曰長生久視之道試觀三皇五帝皆一百數十歲若伊尹召畢諸公皆然中庸言舜必得其壽理固然也壽多原於敬武王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君奭言天爲平格論語言仁者壽皆是也富即中庸所謂富有四海之內古者以祿爲富舜之必得其祿是也詩曰俾爾壽而富又曰眉壽無有害康寧即無有害也上文曰家用平康家用不寧聖人以天下之憂爲憂以天下之樂爲樂即以天下之康寧爲康寧也後儒解以形康而心寧猶其小焉者耳皇極之言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德即三德也德爲致福之本攸好德者即舜之大德必得其名也考成也史記曰中則移月盈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百姓皆

謂我自然所謂考即功成身退自然而終始則窮理盡性以至命繼則順受其正以終命若顧命言成王彌留審訓論語言曾子易簀知免是即成而終命也考終命根攸好德來攸好德則實至名歸考終命則身沒名彰千秋萬歲之名於以成也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錢大昕曰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凡此者五福之福皆皇極之福也超觀庶民則將一世於仁壽之域而民壽矣錫天下以豐亨豫順之境而民富矣而言富包貴在其貴無不富富無不貴非也洪範五福不言貴五福合庶民言之也家用平康家無不富此天下所以享康寧之福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以攸好德教民而民莫有不好者也孟子所謂性善也民無凶短折即是考終命不必深求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一福也考終命又一福也是以福有五而極有六其數不同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以

一極而反二福也陰陽調和則民無夭札之患宇宙治安則民不苦於饑饉不罹於兵燹不陷於刑辟故能考終命而無凶短折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與五福相反極之者窮之也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恆陰是五福者皇極之所賜六極者皇不極之所貽也左傳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先儒謂五福之命得于五行六極之命受于六氣董子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夭夫仁壽鄙夭其命制之於天而堯舜桀紂之世則其民懸殊若此則極之建不建有以致之也蓋皆五行六氣之所生有禮與無禮之異也有禮則彝倫攸敘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無禮則彝倫攸斁咎徵時至則不期於鄙夭而自鄙夭也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凶是考終命之反短折是壽之反五福以壽居先以考終命居後人命繫乎天命也六極以凶短折居先天命不佑人事之最重者故與五福之壽對言之而接考終命之後也貧者富之反合疾與憂爲康寧之反合惡與弱爲攸好德之反惡屬剛之過弱屬柔之過而德有柔克剛克也病次於死其身不安憂次於疾其心不快降衷儀德不富則民貧貧屬境遇故次於疾憂所謂貧也非病也小人爲不善者曰惡已陷於惡而不能自拔以改過曰弱故以弱居六極之終凡不能改過者必至於惡極也大凡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下之理者自與極會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之勸用威用亦無心而成化也是故福極天命也而有人事焉聖人參贊天地之化育因其勸善而使趨之因其畏威而使避之繼其人事以新天命而已無所容心於其間也然而問夭牛疾憂而貧夷齊餓死若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富壽而終老福下操蹠劉裕之流竟得天下何理與數之相反福與極之相違如是不能不歸於四曰攸好德五曰惡六曰弱之類矣攸好德者即中庸之必得其名也問夭牛疾憂而貧伯夷叔齊餓死未嘗不罹于極而積德累仁如是留千秋萬歲之名此即五福之攸好德也即老子所謂死而不亡曰壽也彼盜跖操蹠劉裕之

流莫不福壽康寧終命然而留惡名於萬世是即六極之惡也身受惡名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嗟乎百年之壽幾何千乘之富無稱遺臭萬年何如留芳萬世哉君子當知所處已書疏引鄭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案此言太拘夫三德即五行之性攸好德則五事備爲而五事之用其致五福六極者通言之不能以一事一應分言之也又先儒曰以王道言之凶短折者凶惡之人數之使短折也疾者學劓刵宮殘疾其體也憂者徒流髡鉗以惱其情也貧者籍其所有使之貧也惡者錄其過惡申明之彰其罰也弱者翦其羽翼使之弱也此言直以六極爲五刑之用亦不合經旨淪案人之命受於天即劉子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人之教受於皇即劉子云有體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致福不能者致禍兩言得五福六極之要義矣禮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

仁近於樂義近於禮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此言禮與易通而性之與命理之與數皆可於禮會通之也惟天子建中和之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不剛不柔者即三德之仁義也建中和之極者即三德之正直也彼小人之過剛而自暴如六極之所謂惡者小人之過柔而自棄如六極之所謂弱者亦惟以禮樂治之使之歸於中和之極遵蕩平正直之道而已洪範所言五行之道四時寒暑吉凶悔吝以及天人感召之理於易通相通吾謂其與春秋彰善癉惡微顯闡幽無殊旨也夫壽富康寧考終命之爲福凶短折疾憂貧之爲極夫人而知之矣而或不知攸好德爲福之大惡與弱爲極之大也不知此即善名惡名之留於千秋萬歲也春秋爲正名分之書亦賞善罰惡之書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誅嚴於斧鉞曰攸好德千秋之善名留矣曰惡曰弱千秋之惡名留矣福極之大孰有大於此者是以春秋言人倫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婦之義無不正也是即彝倫攸敘也言人事則治教禮樂政刑之事無不備也是即三德五紀八政之類也他如日星雷雨雹霜之見于天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于地卜牛獲麟螽蝗螟蟲麋蜮鵲巢之見于蟲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見于草木是即稽疑庶徵之類也春秋爲言禮之書謂之遠紹三易近接洪範可也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誠知言哉又案蘇氏洵曰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毛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毛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徵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徵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與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洽案天道幽遠而難知善惡感應當以理言即洪範之五福六極斷不能逐事而求之反若滑相夏侯勝言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亦作而中耳劉向以皇極不建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此皆粘着迹象以說經也皇極之建自包三德五事在內洪範之言天道以五行爲統言人道以皇極爲統五行備天人一致之理三德五事自不能離五行而皇極亦自易有太極來無非五行之用但不能泥迹象以言之耳京房以占驗說易專明術數已非言道之旨卜筮應驗乃易之一事耳河圖洛書皆參天人之奧發天地之祕若漢儒之說洛書班氏之五行傳多出附會殊失箕子陳疇之要義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洪範備道之書即以禮治天下之書非治一時之天下治萬世之天下也道本於天禮行於人君與民維繫之道即天與人感召之理也辟君也作福作威者從君之治民言之可求之於皋陶謨玉食者從民之奉君言之可求之於禹貢是有天道焉君與民不容有所私也福即嚮用五福之福威即威用六極之威玉食是九州所貢之賦名分所係皆與威福相因也夫人君治天下之道莫大乎賞罰福者賞也威者罰也而其事皆本於天皋陶謨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典禮行於人而秩敘原於天此彝倫所以攸敘者有禮焉以維持之也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服所以賞而莫非天命有德也五刑所以罰而莫非天討有罪也然則人君者奉天而已惟皇極之建天與人合聖人奉天而天不違勑我自我典禮自天子出他人不能代之也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與衆云者天子不得而私也而莫非天命天討惟天子與天合一故能代天出治他人不能代之也而天下之人皆曰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是從名分所定言之耳非天子一人之言曰余可以自作威福也所以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天工人其代之惟天子可以代天工耳天子玉食萬方玉食者九州之所常貢者也凡上之所取曰賦下之所供曰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是貢爲夏代田賦之總名效禹貢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錯言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然後可以則壞成賦也天下之人亦曰惟辟可以玉食而已左氏言君天也威福之柄操之於天則萬方惟王之供惟天子所謂以天子養其名分然也曰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亦名分然也周禮嚴君臣春秋道名分所以接洪範之傳也歟

淪又案爵以馭貴祿以馭富此聖王鼓舞天下之具然非眞能以五福予人也孔子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皆然矣即好德惡嗣之名亦非君之所能予也老子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者

矣言報應勸懲之理五福六極原於天非操於人也特天之報應無形而君之勸懲有形自皇極之建聖人與天地參響川威用君心即天心也天心即民心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所好與衆所惡勿施所謂作福作威玉食皆天付其權於一人使之富有四海之內而食其報也而倘有他人焉欲分其權而奪其富則皆在天討之律矣吾故曰惟辟之三言乃民頌其君之辭與歌王道之蕩平者同一意旨也福古音逼與食字韻頌辭宜有韻王嘉引此經先威後福不作隔句韻也繆庚曰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刑賞本乎天也後世暴虐之主竊君而皇臣乃假此三言以自恣而妄作威福爲是逆天也玉食一語王安石又託周禮惟王不會之言以傳其奸而誤其國是皆天討之罪人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式

臣大臣也人君臣也側即上文之反側頗即上文之偏頗僻即作好惡而不公僭

險式過也式即淫朋比德而結爲黨非禮犯分與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者相反也夫五福六極天惟以其權假於天子而後名分尊所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彼大臣乃竊天子之權而作福作威玉食爲則權勢下移而紀綱亂矣家則臣之家也國則君之國也大臣之妄作其福妄作其威未有不妄玉其食者小人之作威福志在玉食而已然大臣非禮而竊君之權而羣臣必非禮而竊大臣之權其害於而家凶于而國勢之所必然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即如春秋王綱凌夷諸侯多不由禮未幾而政在大夫矣未幾而陪臣執國命矣蓋凶與害之不爽如是也在位者皆反側偏僻而結爲黨庶民皆僭險式而變其常是反乎王道之蕩平正直世之衰亂也可知矣林之奇曰惟辟作福言所以爵賞人者必出於人君之褒崇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福之柄下移矣若齊之田氏是也惟辟作威者言所以刑戮人者必出於人君之所裁制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威之柄下移矣若宋之

子山是也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備珍食此蓋人主之名器所以尊崇萬乘之勢者亦不可以假於臣下者也玉食則凡服食器用乘輿服御之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矣假於臣下則上下陵僭矣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是也淪案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禮言之也以禮則有範而民無頗側淩僭之事矣聖人以禮教世莫備於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注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蓋謂洪範此節即春秋天子之事也世之治也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五行無偏剛偏柔之過焉定之以名分制之以節文納之於軌物詩曰端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福猶輻也妄予曰夫福如布帛之有幅焉民生厚而利用于是乎正德以輻之使無黯媢過則爲敗吾不敢貪所謂福也若妄予者可謂知禮矣管仲有尊周攘夷之功孔子許以仁而三歸反坫則譏其不知禮甚矣禮之於人天下國家如此其重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式此六極中曰惡曰弱之象也大亂之世莉輝生焉人性皆懸比戶可誅師旅飢饉强者死於鋒鏑弱

者轉於溝壑其民之凶短折疾疫莫不待言矣此皆三綱淪而九法斁爲上者沿陳其五行皇極不建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之所致也入春秋以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篡弒相仍戰爭不息民生之困苦甚矣則皆禮崩樂壞有以致之其子此節之言不啻後來之讖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說春秋者曰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威福玉食之權其爲將也甚矣竊其權而不歸勢必爲篡弒之事上行下效相習成風其爲漸也甚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欲以陪臣大夫之權還之諸侯以諸侯之權還之天子此即春秋撥亂世而反之正也孔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周公制周禮孔子之爲東周欲以周禮治天下也明矣而周禮之良法美意無不本於洪範然則後之君子其欲治天下國家也舍禮其何術之從哉

尚書學

徂徠物茂卿著

書者。帝王之大訓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是之謂也。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書之爲聖人之言者審矣。古之教。詩書禮樂。詩存乎諷詠。而禮樂事焉。書唯是已。故是唯曰書。及於後世書五車。而後加之尚以別焉。尊聖人之言也。古者學爲士。將仕以從政。行先王之道。是之謂行其義也。夫知聖人之言。義莫備焉。道之所在也。夫書者。義之府也。則舍是而何求哉。故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學爲。則孔子惡焉。莊周曰。書道政事。爲是故戴氏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謂學書者之可從政也。夫聖人之思深矣哉。聖人之言富矣哉。一言而天下之大事變之無窮。人情之曠盡之矣。然後建以爲義。俾學焉以從政。苟非疏通知遠者。其孰能與於此。是故讀書而不達先王之義。其窮必至於誣也。段如燕噲之放棄倫湯武。秦政豈不然乎。故曰。書之失誣。謂弗思也已。在孟子時。距孔子百有餘歲。猶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則後世傳者。

不知先王之道爲安天下而設焉。乃惑性善。以陷於內聖外王之說。妄意取諸其臆以爲義。藉此而上其政事。弁髦禮樂。堅白之辯是務。求輔頰舌以成人。淺俗所移。遂息傳記之易讀。而謂書樸學也。舍而弗學。誠其所也。甚乃至於誣之古文晚出。一切貶黜以爲侮。豈不誣聖人之言乎。悲哉。不佞虞卿。慨其如此。所苦者。道之與世汚隆也。世載言以遷。詰屈聱牙。不唯盤庚伏生之耄囁嚅也。鼂錯授諸幼婦之口。科斗廢久。而安國意擬其文似。豈無訛文誤字於其間乎。漢之顓其學者數家。而孔氏獨傳。較諸宋人之解。猶爲不失古意。今且本其說。參之諸書。徵以古言。至於先王之道與義。則折衷於論語。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雖然茂卿不佞。亦唯解其可解已。非曰能之。願學焉。茂卿之志也。故名之曰學。後之君子其教之哉。

虞書。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左傳莊八年。引皐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以爲夏書。蓋以下闕。

春秋長歴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傳曰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閏當在僖公末年

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曰十二月乙亥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illegible]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上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樂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

傳曰冬十二月螽季康子問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歷見經傳七百七十九傳發有八

釋例曰書稱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置日御世修其業以攷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

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日一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速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入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　桓十七年日有食之得朔而史闕其日　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闕其朔與日故

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　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歷數誤實是七月朔非六月故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明此食非用幣伐鼓皆月朔變而歷誤也

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　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

故傳曰言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月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日有食之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得一日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違謬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日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並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有云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考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歲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有不差失也始失於毫毛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爲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逼變多矣雖術數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

學者故當曲修經傳月日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見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佗人之足也余爲歷論之後至咸寧中有善算者李修夏顯依歷體爲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章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强弱强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史官以乾度歷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疏也今具列其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考日長朔晦以相發明爲

經傳長歷如左諸經傳證據及失閏違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學者覽焉

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日經三百八十六日傳其三十七日食三無甲乙

黃帝歷得四百六十一日食失三百一十三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乙

顓頊歷得五百八日食失二百七十日二十九日食二無甲乙

夏歷得五百三十六日十四日食失二百四十三日二十三日食三無甲乙

真夏歷得四百六十六日一日食失三百一十三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乙

殷歷得五百三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七十六日二十四日食三無甲乙

周歷得五百六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七十三日二十四日食三無甲乙

真周歷得四百八十五日一日食失二百九十四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乙

魯歷得五百二十九日十三日食失二百五十日二十四日食三無甲乙

三統歷得四百八十四日一日食失二百九十五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乙

乾象歷得四百九十五日七日食失二百八十四日三十六日食三無甲乙

泰始歷得五百一十日十九日食失二百六十九日二十八日食三無甲乙

乾度歷得五百三十八日十九日食失二百四十一日十八日食三無甲乙

今長歷得七百四十六日三十三日食失三十三日經傳日月誤四日食三無甲乙

漢末宋仲子集十歷以考春秋案其夏周歷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其名爲真夏真周歷也

經傳長歷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三月	四月	六月	八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隱公元年己未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丙午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五月辛丑二十三日十月庚申十五日

二年庚申

乙亥 乙巳 甲戌 甲辰 癸酉 癸卯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八月庚辰八月無庚辰七月九日有庚辰日月必有誤十二月乙卯十六日

三年辛酉

二月己巳日食一日三月庚戌十三日壬戌二十五日四月辛卯二十四日也八月庚辰十五日冬庚戌十二月無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也十二月癸未二十日

四年壬戌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三月十七日也有日而無月也

周桓王元年

五年癸亥

春秋長歷

七 微波榭刻

月	朔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正	癸巳	大	癸亥	小	壬辰	大	壬戌	小	辛卯	大	辛酉	大	庚申	小	己未	大
二	壬午	小	壬子	大	辛巳	小	辛亥	大	庚辰	小	庚戌	大	己丑	小	戊午	大
三	辛未	大	辛丑	小	庚午	大	庚子	大	己巳	小	己亥	大	戊辰	小	戊戌	大
四	庚申	小	庚寅	大	己未	小	己丑	大	戊午	小	戊子	大	丁巳	小	丁亥	大
五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丙午	大	丙子	小
六	戊寅	小	戊申	大	丁酉	小	丁卯	大	丙申	小	丙寅	大	乙未	小	乙丑	大
七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戌	大	丙子	小	乙酉	大	乙卯	小	甲申	大	甲寅	小
八	丁未	小	丁丑	大	乙亥	小	乙巳	大	甲戌	小	甲辰	大	癸酉	小	癸卯	大
九	丙子	大	丙午	小	乙巳	大	乙亥	小	甲辰	大	甲戌	小	癸卯	大	癸酉	小
十	乙巳	小	乙亥	大	甲辰	小	甲戌	大	癸卯	小	癸酉	大	壬寅	小	壬申	大
十一	甲午	大	甲子	小	癸卯	大	癸酉	小	壬寅	大	壬申	小	辛丑	大	辛未	小
十二	癸巳	小	癸亥	大	壬辰	小	壬戌	大	辛卯	小	辛酉	大	庚申	小	庚寅	大

三月庚寅二十四日四月甲辰六日辛亥十三日甲寅十六日六月己亥二十日辛亥十四日七月庚午四日八月丙戌七月有庚午丙戌誤九月有辛卯二十六日八月不得有丙戌丙戌誤也九月辛卯二十六日

九年丁卯

月	朔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正	甲午	大	癸巳	小	癸亥	大	壬辰	小	壬戌	大	辛卯	小	辛酉	大	庚寅	小
二	癸未	小	癸丑	大	壬午	小	壬子	大	辛巳	小	辛亥	大	庚辰	小	庚戌	大
三	壬申	大	壬寅	小	辛未	大	辛丑	小	庚午	大	庚子	小	己巳	大	己亥	小
四	辛酉	小	辛卯	大	庚申	小	庚寅	大	己未	小	己丑	大	戊午	小	戊子	大
五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六	己亥	小	己巳	大	戊戌	小	戊辰	大	丁酉	小	丁卯	大	丙申	小	丙寅	大
七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亥	大	丁巳	小	丙戌	大	丙辰	小	乙酉	大	乙卯	小
八	丁丑	小	丁未	大	丙子	小	丙午	大	乙亥	小	乙巳	大	甲戌	小	甲辰	大
九	丙寅	大	丙申	小	乙丑	大	乙未	小	甲子	大	甲午	小	癸亥	大	癸巳	小
十	乙卯	小	乙酉	大	甲寅	小	甲申	大	癸丑	小	癸未	大	壬子	小	壬午	大
十一	甲辰	大	甲戌	小	癸卯	大	癸酉	小	壬寅	大	壬申	小	辛丑	大	辛未	小
十二	癸巳	小	癸亥	大	壬辰	小	壬戌	大	辛卯	小	辛酉	大	庚寅	小	庚申	大

十年戊辰

月	朔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正	庚午	大	己亥	小	己巳	大	戊辰	小	戊戌	大	丁卯	小	丁酉	大	丙寅	小
二	己未	小	己丑	大	戊午	小	戊子	大	丁巳	小	丁亥	大	丙辰	小	丙戌	大
三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丙午	大	丙子	小	乙巳	大	乙亥	小
四	丁酉	小	丁卯	大	丙申	小	丙寅	大	乙未	小	乙丑	大	甲午	小	甲子	大
五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酉	大	乙卯	小	甲申	大	甲寅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六	乙亥	小	乙巳	大	甲戌	小	甲辰	大	癸酉	小	癸卯	大	壬申	小	壬寅	大
七	甲子	大	甲午	小	癸亥	大	癸巳	小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酉	大	辛卯	小
八	癸丑	小	癸未	大	壬子	小	壬午	大	辛亥	小	辛巳	大	庚戌	小	庚辰	大
九	壬寅	大	壬申	小	辛丑	大	辛未	小	庚子	大	庚午	小	己亥	大	己巳	小
十	辛卯	小	辛酉	大	庚寅	小	庚申	大	己丑	小	己未	大	戊子	小	戊午	大
十一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十二	己巳	小	己亥	大	戊辰	小	戊戌	大	丁卯	小	丁酉	大	丙寅	小	丙申	大

三月庚寅二十四日甲辰六日辛亥十三日甲寅十六日六月己亥二十日辛亥十四日七月庚午四日八月丙戌七月有庚午丙戌誤九月有辛卯二十六日八月不得有丙戌丙戌誤也九月辛卯二十六日

九年丁卯

月	朔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正	甲午	大	癸巳	小	癸亥	大	壬辰	小	壬戌	大	辛卯	小	辛酉	大	庚寅	小
二	癸未	小	癸丑	大	壬午	小	壬子	大	辛巳	小	辛亥	大	庚辰	小	庚戌	大
三	壬申	大	壬寅	小	辛未	大	辛丑	小	庚午	大	庚子	小	己巳	大	己亥	小
四	辛酉	小	辛卯	大	庚申	小	庚寅	大	己未	小	己丑	大	戊午	小	戊子	大
五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六	己亥	小	己巳	大	戊戌	小	戊辰	大	丁酉	小	丁卯	大	丙申	小	丙寅	大
七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亥	大	丁巳	小	丙戌	大	丙辰	小	乙酉	大	乙卯	小
八	丁丑	小	丁未	大	丙子	小	丙午	大	乙亥	小	乙巳	大	甲戌	小	甲辰	大
九	丙寅	大	丙申	小	乙丑	大	乙未	小	甲子	大	甲午	小	癸亥	大	癸巳	小
十	乙卯	小	乙酉	大	甲寅	小	甲申	大	癸丑	小	癸未	大	壬子	小	壬午	大
十一	甲辰	大	甲戌	小	癸卯	大	癸酉	小	壬寅	大	壬申	小	辛丑	大	辛未	小
十二	癸巳	小	癸亥	大	壬辰	小	壬戌	大	辛卯	小	辛酉	大	庚寅	小	庚申	大

十年戊辰

月	朔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正	庚午	大	己亥	小	己巳	大	戊辰	小	戊戌	大	丁卯	小	丁酉	大	丙寅	小
二	己未	小	己丑	大	戊午	小	戊子	大	丁巳	小	丁亥	大	丙辰	小	丙戌	大
三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丙午	大	丙子	小	乙巳	大	乙亥	小
四	丁酉	小	丁卯	大	丙申	小	丙寅	大	乙未	小	乙丑	大	甲午	小	甲子	大
五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酉	大	乙卯	小	甲申	大	甲寅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六	乙亥	小	乙巳	大	甲戌	小	甲辰	大	癸酉	小	癸卯	大	壬申	小	壬寅	大
七	甲子	大	甲午	小	癸亥	大	癸巳	小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酉	大	辛卯	小
八	癸丑	小	癸未	大	壬子	小	壬午	大	辛亥	小	辛巳	大	庚戌	小	庚辰	大
九	壬寅	大	壬申	小	辛丑	大	辛未	小	庚子	大	庚午	小	己亥	大	己巳	小
十	辛卯	小	辛酉	大	庚寅	小	庚申	大	己丑	小	己未	大	戊子	小	戊午	大
十一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十二	己巳	小	己亥	大	戊辰	小	戊戌	大	丁卯	小	丁酉	大	丙寅	小	丙申	大

春秋長歷

月庚寅五日八月壬戌八日癸亥九日九月戊寅九月無戊寅八月二十四日也上有八月壬戌有冬則誤在日也十月壬午二十九日十一年己巳

八 微波榭刻

月	朔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大小	日	干支
正	癸丑	大	壬子	小	壬午	大	辛亥	小	辛巳	大	庚戌	小	庚辰	大	己亥	小
二	壬寅	小	壬申	大	辛丑	小	辛未	大	庚子	小	庚午	大	己丑	小	己未	大
三	辛卯	大	辛酉	小	庚寅	大	庚申	小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四	庚辰	小	庚戌	大	己卯	小	己酉	大	戊寅	小	戊申	大	丁卯	小	丁酉	大
五	己巳	大	己亥	小	戊辰	大	戊戌	小	丁卯	大	丁酉	小	丙辰	大	丙戌	小
六	戊午	小	戊子	大	丁巳	小	丁亥	大	丙辰	小	丙戌	大	乙巳	小	乙亥	大
七	丁未	大	丁丑	小	丙午	大	丙子	小	乙巳	大	乙亥	小	甲午	大	甲子	小
八	丙申	小	丙寅	大	乙未	小	乙丑	大	甲午	小	甲子	大	癸未	小	癸丑	大
九	乙酉	大	乙卯	小	甲申	大	甲寅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申	大	壬寅	小
十	甲戌	小	甲辰	大	癸酉	小	癸卯	大	壬申	小	壬寅	大	辛酉	小	辛卯	大
十一	癸亥	大	癸巳	小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酉	大	辛卯	小	庚申	大	庚寅	小
十二	壬子	小	壬午	大	辛亥	小	辛巳	大	庚戌	小	庚辰	大	己酉	小	己卯	大

十一月壬辰十五日

桓公元年庚午

四月丁未二日

二年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庚午 己亥 己巳 戊辰 丁酉 丁卯 丙申 丙寅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正月戊申八日戊申納於太廟五月十日也有日而無月也

三年壬申

癸巳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壬辰 壬戌 辛辰 辛酉 辛卯 庚申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一日

四年癸酉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丙辰 丙戌 乙卯 乙酉 甲寅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五年甲戌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辛巳 辛亥 庚辰 庚戌 己卯 己酉 戊寅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正月甲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書於正月後赴已丑六日

六年乙亥

戊申 丁丑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甲辰 甲戌 癸卯 癸酉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八月壬午八日九月丁卯二十四日

七年丙子

壬寅 壬申 辛丑 辛未 庚子 庚午 己亥 己巳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丙寅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邢云此不合有閏若來年五月不得有丁丑

二月己亥二十八日

八年丁丑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正月己卯十四日五月丁丑十四日

九年戊寅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丁巳 丙戌 丙辰 乙酉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十年己卯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正月庚申六日十二月丙午二十七日

十一年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乙亥 乙巳 甲戌 甲辰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五月癸未七日九月丁亥十三日已亥二十五日

十二年辛巳

癸酉 癸卯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亥 戊辰 戊戌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六月壬寅二日七月丁亥十八日八月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八月從赴十一月丙戌十八日十二月丁未十日

十三年壬午

辛辰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丁巳 丙戌 丙辰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二月己巳三日

十四年癸未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癸亥 癸巳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六月壬申十五日乙亥十八日十二月丁巳二日

十五年甲申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庚申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三月乙未十一日四月己巳十五日六月乙亥二十二日

十六年乙酉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丙午 大 丙子 小 乙巳 大 乙亥 小

經言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傳曰冬城向書時也學者疑於冬城向在十一月上有十月而傳云書時今推核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功役之時皆指總天象不與諸歷數同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日作于楚室中也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也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爲無傳辭則必謂叔弓四月如滕推此言之城向無傳十一月但本事異故今月不相通耳不然丘明無緣發書時之傳也

十七年丙戌

春秋長歷

甲辰 大 甲戌 小 癸卯 大 癸酉 小 壬寅 大 壬申 小 辛丑 大 辛未 小 庚子 大 庚午 小 己亥 大

二 微波榭刻

正月丙辰十三日二月丙午二月無丙午日月必有誤三月四日也五月丙午五日六月丁丑六日八月癸巳二十三日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十月辛卯二十二日

十八年丁亥

晏 小 戊辰 大 戊戌 小 丁卯 大 丁酉 小 丙寅 大 丙申 小 乙丑 大 乙未 小 甲子 大 甲午 小

四月丙子十日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五月一日也有日無月七月戊戌三日十二月己丑二十六日

莊公元年戊子

癸巳 大 癸亥 小 壬辰 大 壬戌 小 辛卯 大 辛酉 小 庚寅 大 庚申 小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亥 大

十月乙亥十七日

二年己丑

丁巳 大 丁亥 小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卯 大 乙酉 小 甲寅 大 甲申 小 癸丑 大 癸未 小 壬子 大 壬午 小

十二月乙酉四日

三年庚寅

辛亥 大 辛巳 小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子 大 丙午 小

四年辛卯

丙午 小 乙亥 大 乙巳 小 甲戌 大 閏甲辰 大 癸酉 大 癸卯 小 壬申 大 壬寅 小 辛未 大 辛丑 小 庚子 大 庚午 小

六月乙丑二十三日

春秋長歷

三 微波榭刻

庚午 大 己亥 小 己巳 大 戊戌 小 戊辰 大 丁酉 小 丁卯 大 丙申 小 丙寅 大 乙未 小 乙丑 大 甲午 小

五年壬辰

甲子 大 甲午 小 癸亥 大 癸巳 小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酉 大 辛卯 小 庚申 大 庚寅 小 己未 大 己丑 小

六年癸巳

戊午 大 戊子 小 丁巳 大 丁亥 小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卯 大 乙酉 小 甲寅 大 甲申 小 癸丑 大 癸未 小

七年甲午

四月辛卯五日

八年乙未

壬午 大 壬子 小 辛巳 小 辛亥 大 庚辰 小 庚戌 大 己卯 小 己酉 大 戊寅 小 戊申 大 丁丑 小 丁未 大

正月甲午十三日十一月癸未六日

九年丙申

七月丁酉二十四日 八月庚申十八日

十年丁酉

十一年戊戌

五月戊寅十六日

十二年己亥

八月甲午九日

十三年庚子

十四年辛丑

六月甲子二十日

十五年壬寅

十六年癸卯

十七年甲辰

十八年乙巳

十九年丙午

六月庚申十五日

二十年丁未

二十一年戊申

五月辛酉二十七日 七月戊戌五日

二十二年己酉

正月癸丑二十三日 七月丙申九日

二十三年庚戌

十二月甲寅五日

二十四年辛亥

八月丁丑二日戊寅三日

二十五年壬子

甲辰 癸酉 癸卯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辛未 庚子 庚午 己亥 己巳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五月癸丑十二日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辛未實當七月朔也時司歷置閏漸失其處謬以爲六月朔故傳正之也

二十六年癸丑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一日

二十七年甲寅

壬辰 壬戌 辛卯 辛酉 庚申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大 小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二十八年乙卯

丁亥 丙辰 丙戌 閏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辛巳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大

三月甲寅二十九日四月丁未二十三日

二十九年丙辰

辛亥 庚辰 庚戌 己卯 己酉 戊寅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乙亥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三十年丁巳

乙巳 甲戌 閏甲辰 癸酉 癸卯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亥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四月丙辰十四日八月癸亥二十三日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一日

三十一年戊午

己巳 己亥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三十二年己未

癸亥 壬辰 壬戌 閏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丁巳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七月癸巳四日八月癸亥五日十月己未二日

閔公元年庚申

乙亥 乙巳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辛巳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六月辛酉八日

二年辛酉

己巳 己亥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五月乙酉七日八月辛丑二十五日

僖公元年壬戌

己巳 己亥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七月戊辰二十七日十月壬午十三日十二月丁巳十九日

二年癸亥

己巳 己亥 戊辰 戊戌 丁卯 丁酉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五月辛巳十五日

三年甲子

癸亥 壬辰 壬戌 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四年乙丑

十二月戊申二十七日

五年丙寅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一日八月甲午十七日九月戊申朔日食一日十二月丙子朔一日

六年丁卯

七年戊辰

八年己巳

十二月丁未二十日

九年庚午

三月丁丑二十一日七月乙酉七月無乙酉八月二日也日月必有誤九月戊辰十五日甲子十一日

十年辛未

十一年壬申

十二年癸酉

二月庚午日食一日十二月丁丑十一月十二日也書於十二月從赴也

十三年甲戌

十四年乙亥

八月辛卯六日

十五年丙子

經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九月壬戌十三日己卯晦三十日十一月壬戌十四日丁丑二十九日

十六年丁丑

正月戊申朔一日三月壬申二十六日四月丙申二十日七月甲子二十日十一月乙卯十三日

十七年戊寅

十月乙亥八日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日

十八年己卯

五月戊寅十五日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經傳俱言八月無丁亥誤也

十九年庚辰

六月己酉二十二日

二十年辛巳

五月乙巳二十三日

春秋長歷

微波榭刻

二十一年壬午

十二月癸丑十日

二十二年癸未

八月丁未八日十一月己巳朔日丙子八日丁丑九日

二十三年甲申

五月庚寅二十五日

二十四年乙酉

二月甲午四日辛丑十一日壬寅十二日丙午十六日丁未十七日

戊申十八日三月己丑晦二十九日

二十五年丙戌

正月丙午二十三日甲辰二十四日丁巳四日戊午五日

癸酉二十四日十二月癸亥十四日

二十六年丁亥

正月己未十一日

春秋長歷

微波榭刻

二十七年戊子

六月庚寅二十日八月乙未二十六日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九月六日也有十二月甲戌七日而無月也

二十八年己丑

正月戊申十一日三月丙午十四日戊辰三日己巳四日癸酉八日甲午二十九日五月丙午十一日丁未十二日己酉十四日

癸丑十八日癸亥二十八日六月壬午十八日七月丙申二日冬

壬申十月十日也十二月十一日亦有壬申有日無月無以折正也丁丑十月十五日也十二

月十六日亦有丁丑有日無月無以折正也

二十九年庚寅

三十年辛卯

九月甲午十三日

三十一年壬辰

三十二年癸巳

春秋長歷

四月己丑十七日 十二月己卯十一日 庚辰十二日

三十三年甲午

四月辛巳十五日 癸巳二十七日 八月戊子二十三日 十有二月

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乙巳

十一月十二日也經書十二月誤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異也舊說公以十二月薨文二年經書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言禮也忠其未二十五月亡喪因以閏數父母喪以再朞有加故必二十五月故以三年爲稱也若益之一月則當有涉四年者也略而計閏則當有二年而異考故重喪以三年數則不數閏輕喪以月數乃數閏也今十一月薨文二年十一月則二十五月喪事畢十二月遣納幣于禮無違故傳善之

文公元年乙未

二月癸亥日食 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於僖公之末年失不置閏矣於此年三月置閏故時違歷者議之

四月丁巳二十七日 五月辛酉朔一日 六月戊戌九日 十月丁未二十日

二年丙申

春秋長歷

八月丁卯十五日

三年丁酉

四月乙亥二十六日 十二月己巳二十四日

四年戊戌

十一月壬寅十二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誤

五年己亥

三月辛亥十三日 十月甲申二十日

六年庚子

八月乙亥十五日 十一月丙寅十一月無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

七年辛丑

三月甲戌十八日 四月戊子二日 己丑三日

八年壬寅

八月戊申三十日 十月壬午五日 乙酉八日 丙戌九日

九年癸卯

春秋長歷

正月己酉三日 乙丑十九日 二月辛丑二十六日 三月甲戌二十九日

九月癸酉一日

十年甲辰

三月辛卯二十二日

十一年乙巳

十月甲午四日

十二年丙午

微波榭刻

二月庚子十二日 十二月戊午五日

十三年丁未

五月壬午一日 十二月己丑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誤也

十四年戊申

五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於五月從赴也 六月癸酉二十八日 七月乙卯七月無乙卯上有六月下有八月則誤在日 九月甲申十日

十五年己酉

春秋長歷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之等威古之道也

十六年庚戌

六月戊辰五日 八月辛未九日 十一月甲寅二十三日

十七年辛亥

四月癸亥五日 六月癸未二十六日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四年二月壬戌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三月二十日

微波榭刻

也日月必有誤也

十八年壬子

二月丁丑二十四日五月戊戌十六日六月癸酉二十二日世家云甲寅即位誤也

宣公元年癸丑

二年甲寅

三月壬子十日九月乙丑二十七日壬申朝於武宮十月五日也既有日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十月乙亥八日

春秋長歷 三十五 徵波榭刻

三年乙卯

十月丙戌二十五日

四年丙辰

六月乙酉二十八日七月戊戌十一日

五年丁巳

六年戊午

七年己未

八年庚申

六月辛巳十七日壬午十八日戊子二十四日七月甲子日食既三十日十月己丑二十六日庚寅二十七日

九年辛酉

九月辛酉九月無辛酉上有八月下有十月誤在日冬十月癸酉十六日

春秋長歷 三十六 徵波榭刻

十年壬戌

四月丙辰日食一日己巳十四日五月癸巳九日

十一年癸亥

十月丁亥十二日

十二年甲子

六月乙卯十四日丙辰十五日辛未三十日十二月戊寅二十日月無戊寅十一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也

十三年乙丑

十四年丙寅

五月壬申十二日

十五年丁卯

六月癸卯十九日 辛亥二十七日 七月壬午二十九日

十六年戊辰

三月戊申二十九日

十七年己巳

正月庚子二十六日 丁未蔡侯申卒 二月四日也 有日無月也 六月癸卯日食一日 己未十七日 十一月壬午十二日

十八年庚午

七月甲戌八日 十月壬戌二十八日

成公元年辛未

二月辛酉二十九日 三月癸未二十一日

三年壬申

四月丙戌四月無丙戌五月一日也 六月壬申十七日 癸酉十八日

月壬午二十八日 庚寅衛侯速卒 據傳庚寅九月七日也有日而無月也 十一月丙申十四日

三年癸酉

正月辛亥三十日 二月甲子十三日 乙亥二十四日 十一月丙午二十九日 丁未三十日 十二月甲戌二十七日

四年甲戌

三月壬申二月二十六日也 書於三月從赴 四月甲寅九日

五年乙亥

十一月己酉十四日 十二月己丑二十四日

六年丙子

二月辛巳十七日 四月丁丑十四日 六月壬申十日

七年丁丑

庚寅 小 己未 大 己丑 小 戊午 大 戊子 小 丁巳 大 丁亥 小 丙辰 大 閏丙戌 小 乙卯 大 乙酉 小 甲申 大

八月戊辰十三日

八年戊寅

甲寅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午 大 壬子 小 辛巳 大 辛亥 小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十月癸卯二十五日

九年己卯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丙午 大 丙子 小 乙巳 大 乙亥 小 甲辰 大 甲戌 小 癸卯 大 閏癸酉 小 壬寅 大

七月丙子六月一日也書七月從赴十一月戊申六日庚申十八日城中城閏月在十二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云書時也

十年庚辰

春秋長歷

壬申 大 壬寅 小 辛未 大 辛丑 小 庚午 大 庚子 小 己巳 大 己亥 小 戊辰 大 戊戌 小 丁卯 大 丁酉 小

五月辛巳十二日丙午晉侯獳卒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也六月戊申九日

元 微波榭刻

十一年辛巳

癸酉 大 丙申 大 丙寅 小 乙未 大 乙丑 小 甲午 大 甲子 小 癸巳 大 癸亥 小 壬辰 大 壬戌 小 辛卯 大

三月己丑二十四日

十二年壬午

辛酉 小 庚寅 大 庚申 小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亥 大 丁巳 小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卯 大

五月癸亥五日

十三年癸未

乙酉 小 甲寅 大 甲申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午 大 壬子 小 辛巳 大 辛亥 小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四月戊午五日五月丁亥五日六月丁卯十五日己巳十七日

十四年甲申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子 大 丙午 小 乙亥 大 乙巳 小 甲戌 大 甲辰 小 癸酉 大

八月戊戌二十三日庚子二十五日十月庚寅十六日

十五年乙酉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午 大 壬子 小 辛巳 大 辛亥 小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子 大 丙午 小 乙亥 大 乙巳 小 甲戌 大 甲辰 小 癸酉 大

三月乙巳四日癸丑十二日八月庚辰十一日十一月辛丑三日

十六年丙戌

春秋長歷

戊戌 小 丁卯 大 丁酉 小 丙寅 大 丙申 小 乙丑 大 乙未 小 甲子 大 甲午 小 癸亥 大 癸巳 小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卯 大 辛酉 小 庚寅 大 庚申 小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亥 大 丁巳 小 丙戌 大 丙辰 小 乙卯 大 乙酉 小 甲寅 大 甲申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午 大 壬子 小 辛巳 大 辛亥 小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子 大 丙午 小 乙亥 大 乙巳 小 甲戌 大 甲辰 小 癸酉 大

四月辛未六日戊寅十三日六月丙寅朔日食一日癸巳十二日八月甲午晦二十九日七月戊午二十四日十月乙丑三日乙酉二十三日

十七年丁亥

壬辰 大 壬戌 小 辛卯 大 辛酉 小 庚寅 大 庚申 小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亥 大 丁巳 小 丙戌 大 丙辰 小 乙卯 大 乙酉 小 甲寅 大 甲申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午 大 壬子 小 辛巳 大 辛亥 小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子 大 丙午 小 乙亥 大 乙巳 小 甲戌 大 甲辰 小 癸酉 大

六月戊辰九日乙酉二十六日七月壬寅十四日十月庚午十三日九月辛丑十四日十一月壬申十一月無壬申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也十月庚午圍鄭十三日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

壬申至狸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十二月

丁巳朔日食一日壬午二十六日閏月乙卯晦三十日

十八年戊子

正月庚申五日庚午十五日辛巳二十六日甲申晦二十九日二月乙酉朔一日八月己丑七十二日丁未二十日

襄公元年己丑

正月己亥正月無己亥誤也九月辛酉十五日

二年庚寅

春秋長歷 三 微波榭刻

五月庚寅十九日六月庚辰七月九日也於六月經誤也己丑十八日

三年辛卯

四月壬戌二十六日六月己未二十三日戊寅七月十三日也據傳盟在秋經誤也

四年壬辰

三月己酉三月無己酉一日經書己酉傳言三月誤也七月戊子二十八日

八月辛亥二十二日

五年癸巳

九月丙午二十三日十一月甲午十二日十二月辛未二十日

六年甲午

三月壬午二日於鄭子國之來聘四月甲寅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杞桓公卒之乙未此年三月二十五日也丁未此年三月二十七日也

十二月丙辰十日

七年乙未

春秋長歷 三 微波榭刻

十月庚戌九日壬戌二十一日十二月丙戌十六日

八年丙申

四月庚辰十二日庚寅二十二日五月甲辰七日

九年丁酉

五月辛酉二十九日八月癸未二十三日十月庚午十一日甲戌十五日十一月己亥十日十二月己亥十一日

二月五日有癸亥癸亥五日則書之傳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閏月戊寅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乃是十二月二十日也思惟古傳文必言癸亥門其三門五日戊寅相去

十六日癸丑門其三門門五日爲十五日明日戊寅濟於陰阪於事欲乃歷皆合然則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也傳曰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則向所伐郭門于師之梁及北門也晉人三幡四軍以三幡爲待楚之得備一幡進攻一故苦鄭而來楚也五日一移楚不來故侵掠而還始必如此不然則三字誤

十年戊戌

己丑 小 戊午 大 大 庚子 小 大 辛丑 小 大 壬寅 小 大 癸卯 小 大 甲辰 小 大 乙巳 小 大 丙午 小 大 丁未 小 大 戊申 小 大 己酉 小 大 庚戌 小 大 辛亥 小 大 壬子 小 大 癸丑 小 大

三月癸丑二十六日四月戊午一日丙寅九日五月庚寅四日甲午八日六月庚午十四日八月丙寅十一日九月己酉二十五日十月戊辰十四日十一月己亥十六日丁未二十四日

十一年己亥

春秋長歷 三三 微波榭刻

癸丑 小 壬午 大 小 壬子 大 小 辛巳 大 小 辛亥 大 小 庚辰 大 小 庚戌 大 小 己卯 大 小 己酉 大 小 戊寅 大 小 戊申 大 小 戊寅 大 小

四月己亥十九日七月己未十日丙子二十七日九月甲戌二十日十月丁亥十日十二月戊寅一日庚辰三日壬午五日己丑十二日

十二年庚子

丁未 大 小 丁丑 大 小 丙午 大 小 丙子 大 小 乙巳 大 小 乙亥 大 小 甲辰 大 小 甲戌 大 小 癸卯 大 小 癸酉 大 小 壬寅 大 小 壬申 大 小

十三年辛丑

辛丑 大 小 辛未 大 小 庚午 大 小 庚子 大 小 己巳 大 小 己亥 大 小 戊辰 大 小 戊戌 大 小 丁卯 大 小 丁酉 大 小 丙寅 大 小 丙申 大 小

九月庚辰十四日

十四年壬寅

乙丑 小 大 乙未 小 大 甲子 小 大 甲午 小 大 癸亥 小 大 癸巳 小 大 壬辰 小 大 壬戌 小 大 辛卯 小 大 辛酉 小 大 庚寅 小 大 庚申 小 大

二月乙未朔日食一日四月己未二十六日

十五年癸卯

庚申 小 大 己丑 小 大 己未 小 大 戊子 小 大 戊午 小 大 丁亥 小 大 丁巳 小 大 丙戌 小 大 乙卯 小 大 甲申 小 大 癸丑 小 大 癸未 小 大 壬子 小 大 壬午 小 大 辛亥 小 大 辛巳 小 大 庚戌 小 大 庚辰 小 大 己酉 小 大 己卯 小 大 戊申 小 大

二月己亥十一日八月丁巳日食八月無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十一月癸亥九日

十六年甲辰

甲寅 大 小 甲申 大 小 癸丑 大 小 癸未 大 小 壬子 大 小 壬午 大 小 辛亥 大 小 辛巳 大 小 庚戌 大 小 庚辰 大 小 己酉 大 小 己卯 大 小 戊申 大 小

三月戊寅二十六日五月甲子十三日六月庚寅九日

十七年乙巳

春秋長歷 三四 微波榭刻

戊寅 大 小 丁未 大 小 丁丑 大 小 丙午 大 小 丙子 大 小 乙巳 大 小 乙亥 大 小 甲辰 大 小 甲戌 大 小 癸卯 大 小 癸酉 大 小 壬寅 大 小

二月庚午二十四日十一月甲午二十二日

十八年丙午

壬申 小 大 辛丑 小 大 辛未 小 大 庚子 小 大 庚午 小 大 己亥 小 大 己巳 小 大 戊寅 小 大 戊辰 小 大 丁酉 小 大 丁卯 小 大 丙申 小 大

十月丙寅晦三十日十一月丁卯朔一日己卯十三日十九日十二月戊戌三日己亥四日壬寅七日甲辰九日乙酉

十九年丁未

丙寅 小 大 乙未 小 大 乙丑 小 大 甲午 小 大 甲子 小 大 癸巳 小 大 癸亥 小 大 壬辰 小 大 壬戌 小 大 辛卯 小 大 辛酉 小 大 庚寅 小 大 庚申 小 大

二月甲寅二十日五月壬辰晦二十九日四月丁未十四日七月辛卯二十九日八月甲辰十二日丙辰二十四日

二十年戊申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亥 丁巳 丙戌 丙辰 乙酉 乙卯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五月辛亥二十二日六月庚申三十日十月丙辰朔日食一日

二十一年己酉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閏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九月庚戌朔日食一日十月庚辰朔日食一日

二十二年庚戌

戊申 戊寅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乙亥 乙巳 甲戌 甲辰 癸酉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七月辛酉十六日九月己巳二十五日十一月丁巳十二月無丁巳

十一月十四日也日月必誤也

春秋長歷

二十三年辛亥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 辛丑 辛未 庚子 庚午 己亥 己巳 戊戌 戊辰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二月癸酉朔日食一日三月己巳二十八日八月己卯十日十

月乙亥七日

二十四年壬子

丁酉 丁卯 丙申 閏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一日八月癸巳朔日食一日

二十五年癸丑

辛酉 辛卯 庚申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丙辰 丙戌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五月甲戌十六日乙亥十七日丁丑十九日辛巳二十三日丁亥

二十六日六月壬子二十四日七月己巳十二日八月己巳八月無己巳七月十二日然則經誤也十月甲午八日

二十六年甲寅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閏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二月庚寅六日辛卯七日甲午十日三月甲寅朔一日八月壬午十二日十二月乙酉六日

二十七年乙卯

己卯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閏乙巳 閏甲戌 甲辰
大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十一月建申乙亥大閏十一月建酉乙巳小後閏建戌甲戌大十二月建亥後五月甲辰二十七日丙午二十九日六月丁未朔一日戊

申二日甲寅八日丙辰十日壬戌十六日丁卯二十一日戊辰二十二日

庚午二十四日壬申二十六日七月戊寅二日庚辰四日辛巳五日壬

午六日乙酉九日九月庚辰五日辛巳六日經書十二月乙亥十

二日九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注乙亥十一月朔也若是十二月朔爲三失閏傳不得言再失閏也以歷推之經書十二月誤也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曾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歷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爲建酉

後閏月爲建戌十二月爲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氷傳以爲時災也若不復頓置兩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氷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春也尋按今世所謂曆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爲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俱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春秋終始閏法別見此下三十年也

二十八年丙辰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天 己亥小 戊辰天 戊戌小

春秋長歷

十月丙辰十八日 十一月乙亥八日 丁亥二十日 癸巳二十六日 十二月乙亥朔十二月無乙亥朔日誤 甲寅十七日 乙未十二月乙未也

二十九年丁巳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乙丑大 乙未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二月癸卯七日 五月庚午五日 九月乙未三日 十月庚寅十二日 十一月乙卯二十八日 十二月己巳八日

三十年戊午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丁亥大 丁巳小 丙戌大 丙辰小

二月癸酉大 二十三日也會於承筐之歲其歲文十一年七十四歲其歲三月甲子王寅三十年

微波榭刻

朔終人稱正月甲子朔者以夏正月數故師曠於此年曰七十三年然則起文十一年無三月甲子朔盡襄三十年二月癸未七十三年積二萬六千六十日也其間有二十七閏率三十二年有奇則一年積閏也今計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凡有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故傳曰再失閏當九千八百五十日而有九百八日長五十八日再失閏復於此亥朔之後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其間常九千八百也雖不知春秋時歷本術今則用此驗衆閏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又從襄三十年下盡哀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之大數皆與古今衆家法符雖春秋失閏小有失次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亦無違也

四月乙亥十六日 戊子二十九日 五月癸巳五日 甲午六日 七月庚子十三日 辛丑十四日 壬寅十五日 癸卯十六日 乙巳十八日 癸丑二十六日 八月甲子七日 己巳十二日

三十一年己未

春秋長歷

丙戌小 乙卯天 乙酉小 甲寅天 甲申小 癸丑天 癸未小 壬子天 壬午小 辛亥天 辛巳小 庚戌大

六月辛巳二十九日 九月癸巳十二日 己亥十八日 十月癸酉二十三日

昭公元年庚申

庚辰小 己酉天 己卯小 戊申天 戊寅小 丁未天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小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正月乙未十六日 三月甲辰二十六日 五月庚辰三日 癸卯十二 六月丁巳十一日 十一月己酉十二月十一日 己酉十二月六日也經傳言十一月誤也又晉烝及趙孟適南陽皆在甲辰朔之前即是十一月也然傳文十二月誤也傳先釋經十二月事下乃更言九月也 十二月甲辰朔一日 己酉六日 庚戌七日

二年辛酉

甲辰	癸酉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七月壬寅二日

三年壬戌

戊戌大	戊辰小	丁酉大	丁卯小	丙申大	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癸巳大	癸亥小

正月丁未十日

四年癸亥

壬辰大	壬戌大	壬辰小	辛酉大	閏辛卯小	庚申大	庚寅小	己未大	己丑小	戊午大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六月丙午十七日 八月甲甲八月無甲申七月二十六日也上有七月下有九月則誤在日也 十二月癸丑二十七日 乙卯二十九日

春秋長歷　羌　微波榭刻

五年甲子

丙辰大	丙戌大	丙辰小	乙酉大	乙卯小	甲申大	甲寅小	癸未大	癸丑小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七月戊辰十五日

六年乙丑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大	庚辰小	己酉大	己卯小	戊申大	閏戊寅小	丁未大	丁丑小	丙午大	丙子小	乙巳大

六月丙戌八日

七年丙寅

乙亥小	甲辰大	甲戌大	甲辰小	癸酉大	癸卯小	壬申大	壬寅小	辛未大	辛丑小	庚午大	庚子小

正月癸巳十九日 二月戊午十五日 四月甲辰朔日食一日

鑄刑書之歲也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或人以二月三日夢帶以三月三日卒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 八月戊辰二十七日 十月辛酉二十一日 十一月癸未十四日 十二月癸亥二十四日

八年丁卯

己巳大	己亥小	戊辰大	戊戌小	丁卯大	丁酉小	丙寅大	丙申大	閏丙寅小	乙未大	乙丑小	甲午大	甲子小

三月甲申十七日 四月辛丑四日 辛亥十四日 七月甲戌九日 丁丑十二日 八月庚戌十五日 十一月壬午十一月無壬午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誤也

九年戊辰

癸巳大	癸亥小	壬辰大	壬戌小	辛卯大	辛酉小	庚寅大	庚申小	己丑大	己未小	戊子大	戊午小

春秋長歷　卑　微波榭刻

二月庚申二月無庚申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必有誤也 經書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今火出而火陳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周爲五月也閏在此年五月誤在前年故以火四月出

十年己巳

戊子小	丁巳大	丁亥小	丙辰大	丙戌小	乙卯大	乙酉小	甲寅大	甲申小	癸丑大	癸未小	壬子大

五月庚辰五月無庚辰四月二十五日也日月必有誤也 七月戊子四日 十二月甲子十三日

十一年庚午

壬午大	壬子小	辛巳大	辛亥小	庚辰大	庚戌小	己卯大	己酉小	戊寅大	戊申小	丁丑大	丁未小

三月丙申十六日 四月丁巳七日 五月甲申五日 九月己亥

十二年辛未

三月壬申二十八日八月壬午十一日十月壬申朔一日丙申

二十五日丁酉二十六日

十三年壬申

五月乙卯十八日丙辰十九日癸亥二十六日七月丙寅三十日

八月辛未五日壬申六日癸酉七日甲戌八日

十四年癸酉

九月甲午四日

十五年甲戌

二月癸酉十六日六月丁巳朔日食一日乙丑九日八月戊寅二十三日

十六年乙亥

一月甲申十五日八月己亥二十一日

十七年丙子

六月甲戌朔日食一日傳曰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者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不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九月丁卯二十五日庚午二十八日

十八年丁丑

二月乙卯十六日五月丙子八日戊寅十日壬午五月無壬午四月二十三日也日月必有誤

十九年戊寅

五月戊辰五日乙亥十二日己卯十六日七月丙子十四日

二十年己卯

二月己丑日南至一日也此年閏當在二月之前而在二月之後是以日南至在二月也六月丙申九日癸卯十六日丙辰二十九日丁巳晦三十日七月戊午朔一日八月辛亥二十五日閏月戊辰十二日十月戊辰十三日十一月辛卯七日

二十一年庚辰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

五月丙申十五日壬寅二十一日六月庚午十九日七月壬午朔日食一日八月乙亥二十五日十月丙寅十七日十一月癸未四日丙戌七日

二十二年辛巳

春秋長歷

己卯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小大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

二月甲子十七日己巳二十二日四月乙丑十九日戊辰二十二日五月庚辰日六月丁巳十二日壬戌十七日癸亥十八日乙丑二十日丙寅二十一日辛未二十六日乙亥三十日七月戊寅三日辛卯十六日壬辰十七日八月辛酉十七日己巳二十五日庚午二十六日辛未二十七日十月丁巳十四日庚申十七日十一月乙酉十二日己丑十六日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傳曰十二月下有閏月二十三年正月九日壬寅朔二十二年十二月不得有癸酉癸酉閏月朔也又傳十二月有庚戌計癸酉在庚戌前三十八日則十二月亦不得有癸酉朔也以此推之故十二月癸卯朔經書癸酉誤也庚戌八月己閏月辛丑二十九日

微波榭刻

二十三年壬午

壬寅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亥 戊辰 戊戌 丁卯

大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大

正月壬寅朔一日癸卯二日丁未十日庚戌九日癸丑十二日四月乙酉十五日六月壬午十三日癸未十四日丙戌十七日己丑二十日庚寅二十一日甲午二十五日七月戊申九日丙辰十七日甲子二十五日丙寅二十七日戊辰晦二十九日八月己未二十七日十月甲申十七日

二十四年癸未

丁酉 丙寅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壬辰 壬戌

大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大

正月辛丑五日戊午二十二日二月丙戌二十一日三月庚戌十五日

微波榭刻

春秋長歷

卒九月五日也有日無月十月癸酉十一日甲戌十二日

二十五年甲申

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丁巳 丙戌 丙辰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大小 閏丙戌小

七月上辛三日季辛二十三日九月戊戌十一日己亥十二日十月辛酉五日戊辰十二日壬申十六日十一月己亥十三日十二月庚辰二十五日

二十六年乙酉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

大小 大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小大 大大 小大 大大 小大 大

正月庚申六日五月戊午五日七月己巳十八日

庚午十九日 丙子二十五日 丁丑二十六日 庚辰二十九日 辛巳三十日

九月庚申十日 十月丙申十六日 辛丑二十一日 十一月辛酉十一日 癸酉二十三日 甲戌二十四日 十二月癸未四日

二十七年丙戌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子 大 丙午 小 乙亥 大 乙巳 小 甲戌 大

九月己未十四日

二十八年丁亥

甲辰 小 癸酉 大 癸卯 大 癸酉 小 壬寅 大 閏壬申 小 辛丑 大 辛未 小 庚子 大 庚午 小 己亥 大 己巳 小 戊戌 大

四月丙戌十四日 七月癸巳二十二日

二十九年戊子

春秋長歷 哭 微波榭刻

戊辰 小 丁酉 大 丁卯 小 丙申 大 丙寅 大 乙丑 小 乙未 大 甲子 小 甲午 大 癸亥 小 癸巳 小

三月己卯十三日 四月庚子五日 五月庚寅二十五日

三十年己丑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酉 大 辛卯 小 庚申 大 閏庚寅 大 己未 小 己丑 大 戊午 大 戊子 小 戊午 大 丁亥 小 丁巳 小

六月庚辰二十二日 十二月己卯二十三日

三十一年庚寅

丙戌 大 丙辰 小 乙酉 大 乙卯 小 甲申 大 甲寅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午 大 壬子 小 辛巳 大 辛亥 小

四月丁巳三日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一日 庚午日始有謫十月十九日也

三十二年辛卯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丙午 大 丙子 小 乙巳 大

十一月己丑十四日 十二月己未十五日

定公元年壬辰

乙亥 小 甲辰 大 甲戌 小 癸卯 大 癸酉 小 壬寅 大 壬申 小 辛丑 大 辛未 小 庚子 大 庚午 小

正月辛巳七日 庚寅十六日 六月癸亥二十二日 戊辰二十七日 七月癸巳二十二日

二年癸巳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辰 大 戊戌 小 丁卯 大 閏丁酉 大 丙寅 小 丙申 大 乙丑 大 乙未 小 乙丑 大 甲午 小 甲子 大

四月辛酉二十四日 五月壬辰二十六日

三年甲午

春秋長歷 吳 微波榭刻

癸巳 大 癸亥 小 壬辰 大 壬戌 小 辛卯 大 辛酉 小 庚寅 大 庚申 小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子 大 戊午 小

二月辛卯二十九日

四年乙未

丁亥 大 丁巳 大 丁亥 小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卯 大 乙酉 小 甲寅 大 甲申 小 癸丑 大 癸未 小 壬子 大 壬午 小

二月癸巳正月七日也書於二月從赴 四月庚辰二十五日 十一月庚午十九日 己卯二十八日 庚辰二十九日昭三十一年傳日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十一月者並數閏

五年丙申

辛亥 大 辛巳 大 辛亥 小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卯 大 己酉 小 戊寅 大 戊申 小 丁丑 大 丁未 小 丙子 大

三月辛亥朔日食一日 六月丙申十八日 七月壬子四日 九

月乙亥二十八日十月丁亥十一日己丑十三日庚寅十四日

六年丁酉

正月癸亥十八日四月己丑十六日

七年戊戌

十一月戊午二十四日己巳王入於王城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

八年己亥

二月己丑二十六日辛卯二十八日七月戊辰八日十月辛卯二日

春秋長歷

壬辰三日癸巳四日

九年庚子

四月戊申二十二日

十年辛丑

十一年壬寅

十二年癸卯

微波榭刻

十月癸亥二十七日十一月丙寅朔日食一日

十三年甲辰

十一月丁未十八日十二月辛未十二日

十四年乙巳

二月辛巳二十三日

十五年丙午

三月辛丑十九日五月辛亥一日壬申二十二日七月壬申二十二日

春秋長歷

三日八月庚辰朔日食一日九月丁巳九日戊午十日辛巳十一日

微波榭刻

三日也有日無月

哀公元年丁未

四月辛巳六日

二年戊申

二月癸巳二十三日四月丙子七日六月乙酉十六日八月甲戌六日

三年己酉

四月甲午一日 五月辛卯二十八日 六月癸卯十一日 七月丙子十四日 十月癸卯十二日 癸丑二十二日

四年庚戌

二月庚戌二十一日 六月辛丑十四日 七月庚午十四日 八月甲寅二十八日

五年辛亥

九月癸酉二十三日

春秋長歷

六年壬子

六月戊辰二十三日 七月庚寅十六日 十月丁卯二十四日

七年癸丑

八月己酉十一日

八年甲寅

十二月癸亥三日

九年乙卯

二月甲戌十五日

十年丙辰

三月戊戌十五日

十一年丁巳

五月壬申二十六日 甲戌二十八日 七月辛酉十六日

十二年戊午

春秋長歷

五月甲辰四日 十二月蠡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蠡故季孫問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也夏之九月尚可有蠡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復蠡於是始伍如倍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也傳於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年也 十二月丙申二十九日

十三年己未

六月丙子十二日 乙酉二十一日 丙戌二十二日 丁亥二十三日 七月

辛丑 七月 十二月 蝕 此年猶未置閏故十二月蝕也

十四年庚申

壬辰 小 辛酉 大 閏辛卯 小 庚申 大 庚寅 大 庚申 小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亥 大 丁巳 小 丙戌 大

四月庚戌 二十一日 五月庚申朔日食 一日 壬申 十三日 庚辰

二十六日 六月甲午 六日 八月辛丑 十四日

十五年辛酉

壬辰 小 乙酉 大 乙卯 小 甲申 大 甲寅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午 大 壬子 小 辛巳 大 辛亥 小 庚辰 大 傳閏庚戌 小

十六年壬戌

己卯 大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丙午 大 丙子 小 乙巳 大 乙亥 小 甲辰 大

正月己卯 一日 四月己丑 四日 有乙丑無己丑 己丑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

春秋長歷 至 微波榭刻

十七年癸亥

甲戌 小 癸卯 大 癸酉 小 壬寅 大 壬申 小 辛未 大 辛丑 小 庚午 大 庚子 小 己巳 大 己亥 小

七月己卯 九日 十一月辛巳 十三日

十八年甲子

戊辰 大 戊戌 小 丁卯 大 丁酉 小 丙寅 大 丙申 小 乙丑 大 乙未 小 乙丑 大 甲午 小 閏甲子 大 癸巳 小 癸亥

十九年乙丑

壬辰 大 壬戌 小 辛卯 大 辛酉 小 庚寅 大 庚申 小 己丑 大 己未 小 戊子 大 戊午 小 丁巳 大

二十年丙寅

丁亥 小 丙辰 大 丙戌 小 乙卯 大 乙酉 小 甲寅 大 甲申 小 癸丑 大 癸未 小 壬子 大 壬午 小 辛亥 大

二十一年丁卯

辛巳 大 辛亥 小 庚辰 大 庚戌 小 己巳 大 己亥 小 戊午 大 戊子 小 丁巳 大 丁亥 小 丙戌 大

二十二年戊辰

乙巳 小 甲戌 大 甲辰 小 甲戌 大 癸卯 小 癸酉 大 壬寅 小 壬申 大 辛丑 小 辛未 大 庚子 小 庚午

十一月丁卯 二十八日

二十三年己巳

己亥 大 己巳 小 戊戌 大 戊辰 小 丁酉 大 丁卯 小 丁酉 大 丙寅 小 丙申 大 乙丑 小 乙未 大 甲子

六月壬辰 二十六日

二十四年庚午

甲午 小 癸亥 大 癸巳 小 壬戌 大 壬辰 小 辛酉 大 辛卯 小 庚申 大 庚寅 小 閏己未 大 己丑 小 戊子 大

春秋長歷 至 微波榭刻

二十五年辛未

戊午 小 丁亥 大 丁丑 小 丙戌 大 丙辰 小 乙酉 大 乙卯 小 甲申 大 甲寅 小 癸未 大 癸丑 小 壬午 大

五月庚辰 二十五日

二十六年壬申

壬子 大 壬午 小 辛亥 大 辛巳 小 庚戌 大 庚辰 小 己酉 大 己卯 小 戊申 大 戊寅 小 丁未 大 丁丑 小

十月辛巳 四日

二十七年癸酉

丙午 大 丙子 小 乙亥 大 乙丑 小 甲戌 大 甲辰 小 癸酉 大 癸卯 小 壬申 大 壬寅 小 辛未 大 辛丑 小

四月己亥 二十五日 八月甲戌 二日

春秋長歷終

道光己亥年新鐫

春秋經傳集解

附名號歸一圖

汪氏重刊

春秋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供 [illegible] 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illegible]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

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從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illegible]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illegible]里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illegible]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illegible]在之遺證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illegible]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illegible]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illegible]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

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實之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

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虛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二傳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問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近淺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此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

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 賈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末 如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

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春秋年表

周　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許

周	魯
己未 平王四十九年	隱公元年
五十年	二年
五十一年	三年
桓王元年（平王太子之子）	四年
二年（洩父之子）	五年
三年	六年
四年	七年
五年	八年
[illegible]	九年

春秋年表 一

年	君	事
七年	十年	宣公子
八年	十年	十二月秋
九年	桓公元年九立	桓公桓公
十年	惠公子	
二年	三年	
十二年	四年	正月
十三年	五年	公子
十四年	六年	正月
十五年	七年	太子克立
十六年	八年	踰年
十七年	九年	弑兄
十八年	十年	弟躍
十九年	十一年	公為厲
二十年	十二年	八月
二十一年	十三年	子兄
二十二年	十四年	三弟
二十三年	十五年	厲公

春秋年表 三

年	君	事
二十三年	春	
二十四年	元年	莊王
二十五年	二年	太子
二十六年	三年	六月
二十七年	四年	四月哀侯獻舞
二十八年	五年	公子立
二十九年	六年	
三十年	七年	昭公子
三十一年	八年	齊立
三十二年	九年	齊桓
三十三年	十年	惠公復入
三十四年	十一年	十一月
三十五年	十二年	八月

甲辰

春秋年表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四

甲寅

春秋年表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九年	三年	三十一年	三十八年	二年	元年	二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

甲子

春秋年表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甲戌　甲申

春秋年表

六

年	對年
三年	十二年
四年	十三年
五年	十四年
六年	十五年
七年	十六年
八年	十七年
九年	十八年
十年	十九年
十一年	二十年
十二年	二十一年
十三年	二十二年
十四年	二十三年
十五年	二十四年
十六年	二十五年
十七年	二十六年
十八年	二十七年

- 三年—五年：卒悼 悼惠公 兄立 閔公 弟
- 三年：癸立
- 四年—六年：十二月卒子穆公款立
- 六年—九年：冬卒孝公甲午立穆侯子
- 七年—八年：殺孝侯歸
- 十年：十二月卒子無忌殺
- 十一年—十二年：孝公立昭公桓公子
- 十四年—十八年：九月卒懷公子圉立秦納之公重耳立
- 十五年—十六年：五月十一月卒子成公紹桓王臣公姬立窆立
- 十七年—十八年：四月卒衛成公鄭

七

年	對年
十九年	二十七年
二十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一年	二十九年
二十二年	三十年
二十三年	三十一年
二十四年	三十二年
二十五年	三十三年冬薨文公元年
二十六年	二年 公子立
二十七年	三年
二十八年	四年
二十九年	五年
三十年	六年
三十一年	七年
三十二年	八年
頃王元年	頃王九年

- 十九年—二十五年：文公子出奔楚復歸晉入趙衛侯衛成公子殺衛侯歸子衛
- 十九年—二十年：獻公子殺懷公
- 十九年—二十一年：六月卒弟昭公潘立
- 十九年：來朝
- 二十年—二十二年：六月卒子共公立
- 二十三年—二十五年：十二月卒子鄭文公蘭立公子
- 二十五年：十月殺子
- 頃王元年：八月卒
- 三十年—三十二年：八月卒靈公夷皋立襄公子
- 三十年—三十二年：夏卒康公罃立穆公子
- 二十六年：穆王商臣立
- 三十二年—頃王元年：四月卒昭公杵臼立
- 二十九年—三十一年：十月卒昭公錫我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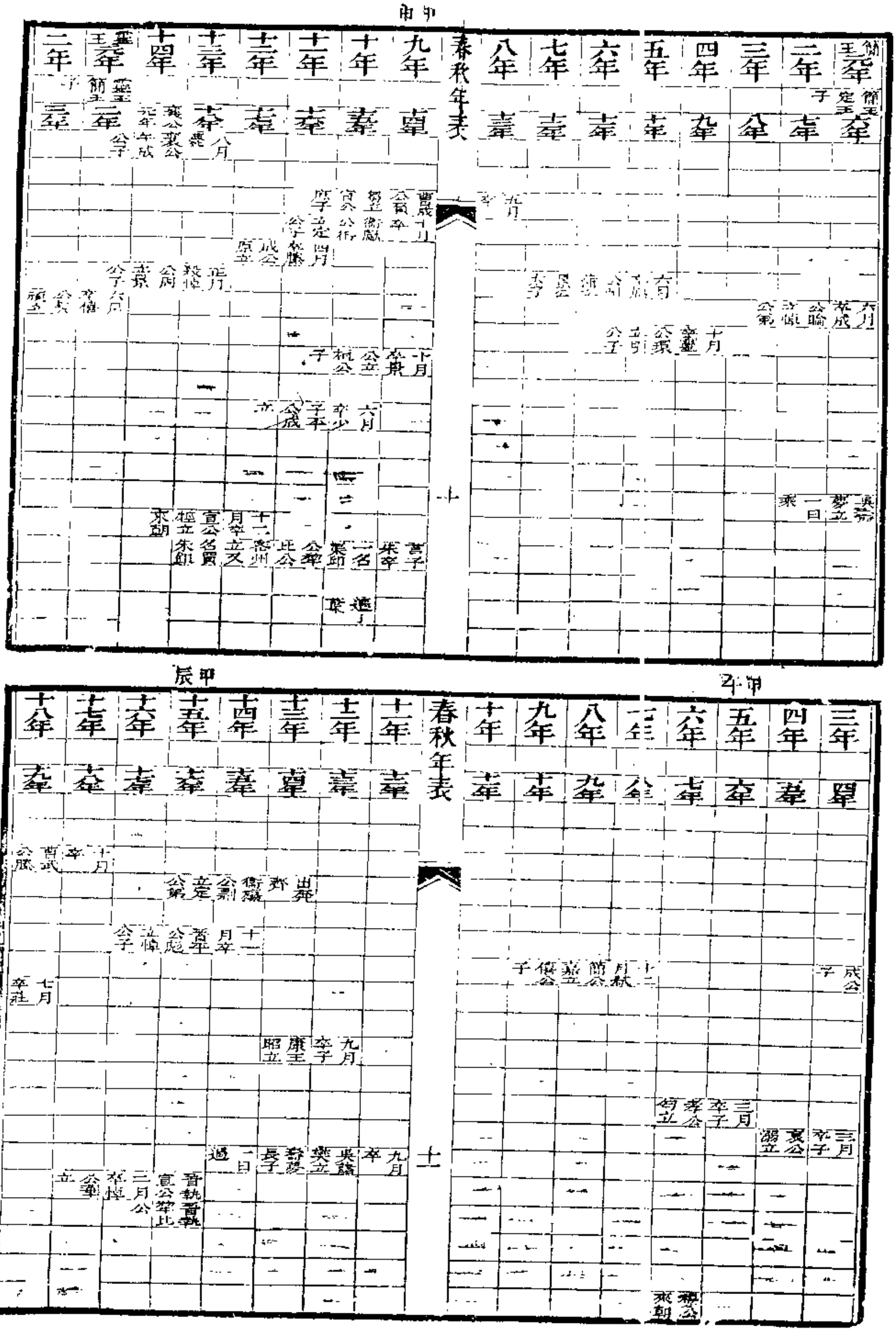
甲辰

年	春秋年表
二年 子 十年	
三年 辛	夏 寿 兵 今
四年 壬	公來朝
五年 癸	
六年 甲	五月 辛子 舍立
匡王元年 乙	卒
二年 丙	蔡侯 公申 商人 獻公 弑立
三年 丁	郎邪 公弟 侯拓
四年 戊	五月 弑兄卒其 立
五年 己	忠公公和 元立立康
六年 庚	二年 公子 立一 九月 弑晉
定王元年 辛	三年 名接 又作 成公十月 督奪靈
二年 壬	四年 委作 佞 立義公黃 公弟立弑
三年 癸	鄭襄 公堅 公立 卒桓
四年 甲	齊靈 公庶 子 正月
五年 乙	弟

甲寅

年	春秋年表
六年 丙	成公 少子
七年 丁	十月八月九月 卒 卒 卒
八年 戊	衛穆 公遫 公立 公孫 衛穆 勝之 晉景 卒頃 四月
九年 己	立成 公子 立成 公子 公無 野立
十年 庚	惠公 子
十一年 辛	五月 弑 楚人 陳太 子 午 屈 公 立
十二年 壬	五月 卒
十三年 癸	賈宣 公酉
十四年 甲	立文 公子
十五年 乙	三月亦名 卒虛
十六年 丙	十月齊侯 襄 侯圍 七月 卒子 共王 審立
十七年 丁	成公成公立 元年黑肱
十八年 戊	宣公 子 九月 卒 衛定
十九年 己	公臧 八月 卒子 共公 內立
二十年 庚	立穆 公子 三月 卒悼
二十一年 辛	立 公費

丸


甲申
春秋年表
十
甲辰
甲午
春秋年表
十一

甲寅

春秋年表 十二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成公子			光公子	襄公子	武公子	莊公子	閔公子	僖公子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襄公子	襄公子	襄公子	襄公子	襄公子	襄公子	襄公子	襄公子	襄公子

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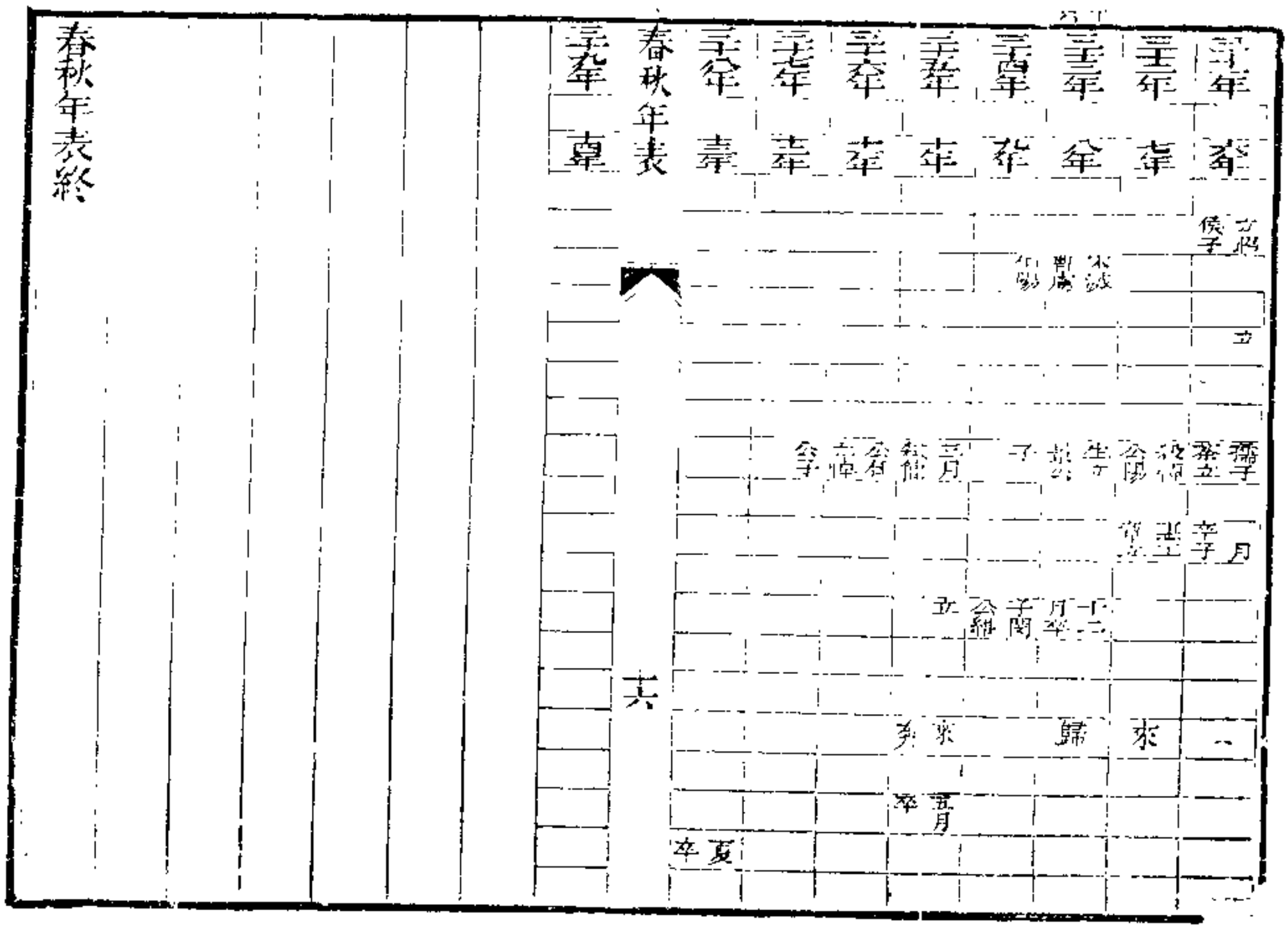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春秋年表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十三

甲戌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二十四年		二十一年；蔡悼侯東
二十五年		二十二年；國立廬之
敬王元年		二十三年；弟六月卒；[illegible][illegible]獲納邾公
二年		二十四年；蔡昭侯申；八月卒子
三年	甲申	二十五年；立悼侯弟；十一月卒；悼公午立
四年		二十六年；九月卒昭；子景公頭
五年		二十七年；十月卒；王軫立平；曼立；四月殺
六年		二十八年；弟聲公野；七月卒；四月卒獻；王子一名；闔廬立
七年		二十九年；立悼公弟；滕頃公結；蠆立定；珍；一名
八年		三十年；立；六月卒；公子；光諸樊子
九年		三十一年；子定公午；四月獻公
十年		三十二年；十二月薨；聲公殺；立頃公子；鞅卒子襄
十一年		定公元年；定公宋；隱公通立；公定立
十二年		二年；昭公弟；平公弟
十三年	甲午	三年；二月卒隱
十四年		四年；隱公殺；五月卒子；二月卒子；公益立

十五年		五年；靖公露立；隱公乞卒；敬公柳立
十六年		六年；聲公弟；弟釐公過；鄭滅許以
十七年		七年；立；斯歸元公
十八年		八年；三月卒；七月卒子；成立
十九年		九年；曹伯陽立；四月卒聲；秋卒惠公；閔公越立
二十年		十年；靖公子；公勝立獻；立哀公太
二十一年		十一年；公子；子之子
二十二年		十二年；[illegible]卒比立
二十三年	甲辰	十三年；弒惠公夷
二十四年		十四年；五月卒；立一名寅
二十五年		十五年；五月薨；子夫差立；來朝
二十六年		哀公元年；哀公蔣定
二十七年		二年；公子立；四月卒
二十八年		三年；衛出公輒；十月卒悼
二十九年		四年；二月殺；立靈公太；八月卒；公立惠公；晉執
三十年		五年；蔡昭侯申；子蒯聵子；隱公廣毋；九月卒晏；子；小邾子



春秋年表考

杞自武公十一年入春　○案傳說彙纂定本所列年表及列國興廢說皆云杞自東樓公四傳至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爲魯隱公　卒與原本異宋林堯叟輯二十國紀年自云當以杜氏年表爲正而于隱公始年紀杞則云東樓公五傳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於僖公元年紀杞又云二十九年入春秋前後所紀不免異辭今並識於此

春秋年表　考證　一

周惠王元年惠王僖王孫○通志堂本林氏列國紀年並與原本同而史記周本紀則云惠王乃僖王子案僖王在位僅五年似嗣位不當有孫司馬氏去周未遠考據當詳於杜氏故彙纂定本從之謹據改

周桓王十一年曲沃武公伐翼○通志堂本伐作代訛

襄王九年齊無詭殺立孝公○史記齊世家長衛姬生無詭左傳作無虧

景王元年景王靈王○案周本紀及林氏王朝紀年皆云景王靈王子也原本脫子字應補

景王九年杞平公郁釐立○諸本皆同通志堂作都釐疑誤

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以手理自然成）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非家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幼少之間立為太子的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經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人晉國鄉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于蔑（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卿失教而段亦因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偽條據大都以稱國所謂得偽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偽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邾今鄒山縣陵縣）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官名也咺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隱因事故貶而名之比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也婦人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盬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公子益師卒（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備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解所以與盟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

（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民復然故開以他邑號國今滎陽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都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

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地名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士蔿古揚戈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緦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凶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放此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恒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大夫私請師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與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然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

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例在八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皆禮不稱主人史各闕其實而書法例也他放此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大子成其母喪以尊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鄭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子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莒子娶子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放此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庚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子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

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三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卽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

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家宰故傳曰王未葬稱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以王不苟故傳不稱其將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子非時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赴以名例在七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來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往國之禮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書姓辟正夫人也意見爲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賤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任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

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私今之反正者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

由中質無益也明怨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止小者也毛草也

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皤蒿薀聚藻也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潢汙行潦之水潢汙淫水行潦流潦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寧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卽所屬殤公寧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寧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寧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

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繆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春地今濟北盧縣故城

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子也大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子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卒襄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稱臣弒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國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爲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言宋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緒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判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

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子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弒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論因姓以名宮）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母心者爲災故書）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九月考宋人伐鄭圍長葛（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閒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氣也符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士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孫辭以略地略摠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公曰吾將略地焉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曲沃反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

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帥師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師其制而序其情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

怨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邾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歲歲也他皆放此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怨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為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勞諸侯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蕆蕆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書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夏城中邱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邱在琅邪臨沂縣東北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兼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九年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戎伐凡伯于楚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兄夷狄強橫不書凡伯敗者罪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邱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邱以歸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於是稱名故甍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甍亦以名告同盟）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傳不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夏城中邱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與鄭云欲以邾為援公鄭復與宋盟故擅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賑詣公府卿寺）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傳言凡伯歸而以見伐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

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據言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寵故）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甘陽縣東北有垂亭）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宋湯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庚寅我入祊（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盟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請河稱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甍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辭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等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信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不郡郡鄉酉有公來山號曰郡來閭）螟（無傳為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敵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衛爭諸）衛侯許之故遇于犬邱（犬邱垂也地有兩名）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僖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逢畀之政）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天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聘共王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齊人卒平宋衛

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忌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怨鄭之誤鄭不與盟故不書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三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伐八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爲由媯汭故陳公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或使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雪三月今正月挾卒無傳挾魯大夫夏城郎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宋改復更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

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後繼也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

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平地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

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聲專行非鄭之謀也及傳在宣七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氏今陳留考城縣東南有戴城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哀七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經告會而不告盟鄭魯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若魯之去族六

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誤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伯讓以自著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背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只者之諸侯相朝逆之以禮饗燕郊勞魯侯魯侯鄭伯皆賓故言以勞王爵不代宋也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遠駐不代宋也蔡人衛人郕人伐於鄭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前兵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邦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遷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薛列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鄧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敬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于許城下）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鄭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也）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君鄭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出境逃越未知所在）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

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寄也段出奔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媾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刑法也）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蔿邘鄭二邑）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西）絺（在野王縣西南）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郕（在懷縣西南）欑茅（在脩武縣北）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盟（今盟津）州（今州縣）陘（關）隤（在脩武縣北）懷

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桓茅隨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政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昭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興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

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臧而書敗勝而書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已營邑有菟裘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稱朝故別營外邑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兩軍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

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國名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鄭大夫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陸氏釋文音義

春秋經傳集解佳買反舊夫子之經與邱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絕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憲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皆顯姓別之此不言自見

杜氏 盡十一年

傳惠公名不皇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篡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妃始適本又作嫡始也大計反女弟也始娶七住反

作嫡同丁歷反無駭實至反之姪直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也娣也本或無日字此依公羊傳以禎貞為桓于偽反尚少詩照反大子音泰舊太字皆作大後大子皆放此為經元年于偽反後凡為經寫傳張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經元年朝廟直遙反下同儀父音宜儀父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放此于蔑亡結反地名繼好呼報反鄒縣側留反卞縣皮彥反本或作弁克段徒亂反鄭伯弟名于鄢於連反又於然反不弟音悌又如字儁傑音俊下音桀滎陽戶扃反本或作滎非宛陵於阮反又於元反宰咺阿阮反之賵芳鳳反亦與音預下同雎陽音雖祭伯側界反國名傳祭仲同稱使如字又所吏反小斂力驗反以見賢遍反下同傳元年以別彼列反夏殷戶雅反三代之號可以意求見異

息淺反少也妨貴音芳少詩照反陵長丁丈反閒親閒廁之朋下同之比必二反去順起呂反下同弑其音試先經悉薦反經四年伐杞音起取牟亡侯反言易以豉反雍丘於用反弑其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君完音丸翬許歸反強君其丈反去族起呂反翬溺乃歷反于濮音卜

傳四年諸篡初患反不復扶又反下文復伐同蔡從才用反賦調徒弔反而棼扶云反亂也棼緼扶云反弗戢側立反王覲其靳反見也朝陳直遥反後不出者皆放此褊小必淺反一音必殄反耄矣莫報反八十曰耄請涖音利又音類臨也獳羊奴侯反惡州吁烏路反與焉音預與焉音成將早子丁反二嫡丁歷反爲別子僞反螟亡丁反蟲食苗心者公子彄苦侯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隱公 三九

傳五年觀魚者本亦作漁者以度待洛反一音如字亟行其異反春蒐所求反索也秋獮息淺反說文作獫殺也穀梁傳云春曰田秋曰蒐冬狩手又反圍守也蒐索所百反不孕以證反爲苗于僞反農隙去逆反振旅之慎反整也旅衆也猶復扶又反下同以數所主反注同器械戶戒反辨等如字又方免反別也行伍戶郎反順少詩照反注皆同長丁丈反下注同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於俎莊呂反不射食亦反皁隸才到反臣輿音餘雜猥烏罪反巡行下孟反捕魚音步一音博不從才用反他竟音境曲沃烏毒反傳見賢遍反一本作其衞牧衞牧之牧徐音目以燕於賢反國名洩駕息列反曼伯音萬剛父音甫八音金鈔石磬絲琴竽笙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竹革鼓也八風八方之風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匏白交反蹈之徒報反六佾音逸而僭子念反爲道音導本亦作導其鄭芳夫反鄭也同下於使色吏反下同之難乃旦反

經六年渝平羊朱反于艾五蓋反言易以豉反傳同傳六年狐壤鞏反使者所吏反頃父音傾之長丁丈反下文及注同諸鄢五各反不復扶又反下同結好呼報反子佗徒河反人名皆同實難乃旦反注同不悛七全反改也之僚力召反

傳八年泰山如字一東岳能復扶又反巡守手又反所近附近之近下同又如字欲爲于僞反爲魯同遂畀必二反鍼子其廉反莊共音恭本亦作恭不與音預而背音佩紀好呼報反注同嫣汭如銳反肸之才故反報也舊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隱公 三十

邪音郎臨沂魯依反共縣音恭汜城音凡之使所吏反下同見夷賢遍反強虒蒲報反戰陳直覲反傳七年繼好呼報反注同爲宋于僞反不薨共器反主也經七年與嬉本又作適同丁歷反沛國音貝琅風匏白交反蹈之徒報反六佾音逸而僭子念反爲道音導本亦作導其鄭芳夫反鄭也同下於使色吏反下同之難乃旦反

經六年渝平羊朱反于艾五蓋反言易以豉反傳同傳六年狐壤鞏反使者所吏反頃父音傾之長丁丈反下文及注同諸鄢五各反不復扶又反下同結好呼報反子佗徒河反人名皆同實難乃旦反注同不悛七全反改也之僚力召反

傳八年泰山如字一東岳能復扶又反巡守手又反所近附近之近下同又如字欲爲于僞反爲魯同遂畀必二反鍼子其廉反莊共音恭本亦作恭不與音預而背音佩紀好呼報反注同嫣汭如銳反肸之才故反報也舊

邑之稱尺證反經九年震電徒練反雨雪于付反傳同挾卒音協華縣戶化反傳九年雨霖音林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不共音恭本亦作供說宋音悅宋使所吏反注同故復扶又反侵軼直結反又音逸突也覆扶又反注及下同伏兵也戎輕遣政反以逞勉領反解也音蟹或音解祝聃乃甘反一音土甘反衷戎丁仲反又音忠盡禮於計反死也三處昌慮反後駐丁住反將令力呈反要終於遥反經十年去氏起呂反傳同于菅古顏反未陳直遵反取郜古報反字林作戭又工竺反伐載音再字林作戭云拔國在陳留易也以致反專注同傳十年以勞力報反注同饔餼許氣反通稱尺證反經十一年薛侯息列反來朝來王元規力之反與謀音預還使音環傳十

一年爭長丁丈反下注及爭同夏所戶雅反周諺音彥俗言也則度大洛反諸任音壬注同大宮音泰大宮鄭祖廟公孫閼安葛反挾音協輈張留反車轅大逵求龜反爾雅云九達謂之逵杜云道方九軌也依考工記傳于音附注同蜚扶味反弧音故射之食亦反下及注同隊而直類反周麾許危反又許偽反招也而呼火故反周徧音遍遁逃徒頓反不共音恭本亦作供音同注及下同與聞音預共億於力反安也餬其口音胡注同說文云餬寄食也本又作糊之音戶反又與六反以壽如字又音授復奉扶又反又音服重昏直龍反覆亡芳服反不暇行嫁反禋祀音因絜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之爲于偽反吾圉魯吾反財賄呼罪反字林音悔無寘之豉反置也乃亟紀力反急也下注同大岳音泰既厭於豔反度德待洛反量力音下同相時息亮反無累劣偽反注同使卒尊忽反注同出豭音加豬豬名行出戶剛反注同以詛側慮反故正邪似嗟反下及注同鄔劉烏戶反緱氏古侯反一音苦侯反鄔聚才住反蔿邦音于忿生芳粉反在沁七浸反字林先社反郭璞三蒼解詁音狗沁之沁沈文何蹤鳩反韋昭思金反水名絺勑之反樊扶袁反隰詳立反郕側征反欑茅才官反向舒亮反注同軹縣音紙盟音孟陘音刑隤徒回反鄍音息一本作息于竟音境不度待洛反不韙韋鬼反其喪悉浪反傳聞直專反臧否音鄙又方九反注同大宰音泰注同爲其于偽反少故詩照反蒐裘蒐都反下音求梁父音甫復居扶又反下同反譖側鴆反請殺音試下同一音如字賂尹氏音路而禱丁老反或多報反鍾巫亡夫反齊于側皆反社圃布古反窩氏于偽反

春秋卷一考證

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註鄢今潁川鄢陵縣○上鄢字閣本作鄭訛

傳其是之謂乎註皆不與今說詩者同○皆不武英殿註疏本閣本杜林合註本作不皆案傳所引詩與今說詩家雖不必盡同亦不必盡不同則作不皆義始圓活

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註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歸趣　殿本閣本作歸宿亦通但序原文則本作趣

二年傳費庚父勝之○庚他本作庠案玉篇庚音琴人名庠音靈懸通貌兩字義別以音義中音琴證之當作庚

四年傳公及宋公遇於清○宋公　殿本閣本俱作宋人案與魯公相遇不當言人況經文本作宋公應從原本

七年戎伐凡伯於楚邱註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成武諸本並作城武案後漢郡國志成武屬濟陰郡原作成後人乃加土傍

九年公會齊侯於防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殿本閣本作琅邪縣東南無華字案晉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又案華縣漢屬泰山郡後漢末入費縣晉復置屬琅邪國諸本並脫誤

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註明翬專行非鄭之謀也○鄭之謀當作鄧之謀案傳稱公及齊侯鄭伯會於鄧爲師期以伐宋是鄧之謀原約三君親行今翬不待命而專行齊鄭以公不至

別使微者從之是與會鄧時所約異矣故註云非鄧之謀原本鄭字乃鄧字之譌依　殿本改正

傳宋人衛人入鄭註宋衛奇兵乘虛入鄭○案此乘字訓因也即孟子不如乘勢之乘他本作承於義未合

桓公第二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盡喪例論之備矣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修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邱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八年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盟曰渝盟無享國渝變也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廣平曰原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色美曰豔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

孔父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滕子來朝無傳蓋時王所黜十一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以鼎賂公太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妻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國嘉孔父字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以郜大鼎賂公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

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之孫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冕黻珽皆天子之服也冕冠也黻韍也珽玉笏也若今朝服之韍冠帶之屬而加以玉笏也帶玉曰珽帶玉者紳也不言玉帶者紳帶之屬皆有玉笏也若今朝服之韍冠帶裳幅舄帶裳者紳也不言玉帶者紳帶之屬皆有玉笏也若今朝服之韍冠帶裳幅舄者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綖從下而上者紞冠上覆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胸前如索帶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鄀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

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遷九鼎焉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賄事皆失正道故曰有後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滅鄧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憲之好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

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曾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禮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

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偶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公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上嬴齊邑今泰山嬴縣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之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

食之既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遞奪月光故月食已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闇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者闕於所不見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濟北蛇邱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公會齊侯于讙無傳告於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驂絓而止驂騑馬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

傳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有請敬序殷勤也在廟而出則曰

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揔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為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名地故書地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

三月之氣有天地人伯仲糾地名之聘日時例無故書月伯糾國卿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非狩地故唯時合禮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

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故為芮所敗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葬陳桓公無傳城祝丘無傳齊鄭紀故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也書國今濟陰定陶縣

大雩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螽無傳蝗蟲之屬為災故書冬州公如曹不書奔以朝出也為下實來書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人也稱文公子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知王政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王卿士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為右拒曼伯檀伯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旗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軍以為號令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將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祉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仲字仲足也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逮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於末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處為百穀祈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嘗嘗新穀始熟故為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於寢廟釋例論之備矣過則書下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姜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奔而遂不還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 桓公 九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實也不言別公者承上五年冬任如曹陽無事省文從可知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在泰山經平縣東南秋八月壬午大閱齊人八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戎蕭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商車馬蔡人殺陳佗佗立蔡年不稱曾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例在莊二十二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來五年冬傳言于公如曹也言已弃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楚武王侵隨隨國今善陽隨縣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生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協

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大也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二年蔡侯背楚如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北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芋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 桓公 十

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逞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腯牷全也腯肥也豕稷曰粢在器曰盛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肥也豕稷曰粢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福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

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中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馨香之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絜敬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宗者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棄饑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故淺紀公之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

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夫戍齊人饋之餼告餼使魯爲其班後鄭班次魯也於是諸侯之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言獨謀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大牢牛羊豕也以豐妾氏卜士負之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盡同宗之婦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

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者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辭不祥也不以畜牲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玉帛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所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故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名猪曰豶豬名羊曰泰羊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

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冬紀之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微弱不能遏於天子大公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議盡物故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郡筑陽縣北）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時陽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書以與鄭故不就盟故）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之東）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嘗也例在五年）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夏五月丁丑烝（無傳）秋伐邾（無傳）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閏失）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考王使祭主昏文祭公來受命而逆也天子無外故因禮王后卿不出國重略輕）

傳八年春滅翼（翼晉也無德故滅）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讎隨也無德故能間之）于沈鹿（沈鹿黃地）黃隨不會（黃隨今弋陽縣）使薳章讓黃（黃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下之請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遠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楚尚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鬬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為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疾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晉哀侯桓叔之子緡侯武公也）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遂）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失故使其子來朝）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為書婦人行例也遠諸侯雖告尊猶不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巴行人巴子為楚巴師江漢之間）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巴人）鄧南鄧人攻而奪之幣（鄧任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楚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鬬廉楚大夫）鄧

養甥聃甥帥師救鄭三逐巴師不克（二邑鄧大夫）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衛橫出巴師二邑間之）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鄭人宵潰（宵夜也）秋虢仲虞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沃荀賈皆國名）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諸侯之適子未嘗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言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酒始獻）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未司盟而赴以名）夏五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桓公）

月葬曹桓公（無傳）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無傳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之言）虢仲譖其大夫詹父（虢仲王卿士詹父國大夫）於王奔虞（虞國在河東大陽縣）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四年圍魏所執者）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賣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池地名闕）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來為文門魯也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地闕）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同盟於元年赴以名）秋七月葬鄭莊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釋例詳之）突歸于鄭（突厲公也為宋所納故曰歸例在成十八年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鄭忽出奔衛（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無傳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折地闕）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鄭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無傳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不書經闕）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軍（鄖國在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軫陽縣東南）伐楚師（鄖國在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軫陽縣東南）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鬬伯比字）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

且曰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救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郢師於蒲騷卒盟而還盟鄖鄖昭公之敗北戎也奔戎年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為氏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以女妻人曰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奔喪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事言內戾非義例因與魯大夫盟於折不書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寛寛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丙戌衛侯晉卒無傳事言內戾非義例因與公盟而赴以名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為文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

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寛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怨怨故云長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扞蔽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生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大崩曰敗

緯例伯莊十二年武姜人或稱師出異辭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三月葬衛宣公無傳夏大水無傳秋七月冬十月無傳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跛也遂見楚子

曰必濟師雖亡屈瑕將敗故以益師為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狃狎也蒲騷在十一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安民曰鎮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借昏慢易之人成莫敖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戮陶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立突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後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鄭人來請修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無冰無冰時失夏五不書月闕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曰致齊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無傳隱六年盟於艾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饔禮也熟曰饔生曰餼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郎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災其屋穀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書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爲文也稱世子者忽爲大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强大從祭仲之言修小事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曰能謀而不能謀國也又卒而不言曰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世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人來朝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秋九月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

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髮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鄭守櫟大夫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用飲至之禮故書冬城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

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也朔譏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謀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夷姜縊失寵而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之惡構會其過惡公使諸齊

使盜待諸莘將殺之（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壽子告之使行（行去也）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惡安也）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黔牟惠公弟）惠公奔齊

經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趡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曰戰）六月

丁丑蔡侯封人卒（十一年大夫盟于折）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季蔡侯弟也言歸爲陳所納）癸巳葬蔡桓侯（無傳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爲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欲滅紀衛逐其君）及邾儀父盟于趡也（蔑盟在隱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猶不備也）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嘉之故以字告）伐邾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次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亹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爲惡也）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曾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不言戒諱之也戒例在宣十八年）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無傳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

敢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遣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襄為公設享燕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罪秋齊侯師子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弒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

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仲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妃如后匹嫡匹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陸氏釋文音義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第二

杜氏

書十八年

經元年 篡立初患反 脩好呼報反傳同 近垂附近之近 祊田百庚反 令鄭力呈反 傳元年 請復扶又反 為周公于偽反 獨見賢遍反 渝盟羊朱反變也 無享許丈反 遣使所吏反 宋華戶化反大夫氏也後皆同 父督音篤 而豔以贍反美色也 經二年 閨門音圭 取郜古報反 大廟音泰傳大廟放此 召陵上照反 主帥所類反或作師 傳二年 為賂于偽反注除為會一字重同 惡其烏路反 婉而於阮反 大宰音泰 數戰音朔 子馮皮冰反下同 遂相息亮反下注傳相同 著儉張慮反後不音者同 之稱尺證反 越席戶括反越席結草 祀天車本或無天 粢音咨穄也爾雅云 食音嗣飼也 不鑿子各反精米也字林作鑿子沃反云糲米一解

春為八斗 哀晃古本反 黻音弗下同 珽他頂反玉笏也 韋韠音必 玉笏音忽 持簿步古反徐廣云持簿手版也 幅舄音逼行縢徒登反 複履音福 紞多敢反字林丁坎反冠之垂者 紘獲耕反纓從下而上者 綖音延字林七善反冠上覆 而上時掌反下上下同 藻率音律 鞞補頂反 鞞布孔反鞞鞞刀削之飾 藉玉在夜反 刀削音笑 鞶步干反紳帶也 游音留注同旌旗之游 馬膺於陵反 如索悉各反 黼音甫 相戾力計反 色比并是反 器械戶戒反 錫音楊鄭玄云馬面當盧 鈴音零 馬額顏客反 在鑣彼驕反 旂勤衣反 而寘之豉反置也 官邪似嗟反 雜邑音洛本亦作洛 受夏戶雅反 郕古洽反 郕音辱 近楚附近之近 舊好呼報反注同 舍爵音赦置也舊音捨 自參七南反又音三 以上時掌反 曰仇音求 君之名子如字或孺歧反 嘉耦五口反 曰妃芳非反 其替他計反廢也 少子詩照反

以諷力鳳反靖侯士井反欒賓力官反適子丁歷反爲小宗本或作爲大宗誤

有分扶問反又扶分反親七刃反又如字等衰所追反也注同無復扶又反分別彼列反

衰殺所追反覬音冀覦羊朱反字作注也侯倒作反隱庭音刑

經三年　正月征也春十七年始王唯十二年有二傳以序或云有子字者于嬴音盈約

言如字又於妙反不猷音由反長垣音垣于確呼嶠反蛇丘傳三

年　汶陽扶又反汶水名下邑上陽驂七南反駕馬也絆止反駠馬步丈反其叔

章兼注同各殉經反媒介音界之好呼報反注同齊侯送姜氏本或作姜氏字誤

公子則下卿送公芮伯如紀反國名惡芮伯烏路反馮翊音翼

經四年　公狩手又反冬夏之冬下同伯糾居黝反

傳四年　經五年　侯鮑步侯反從王如字又才用反大雩音于祭名

龍見賢遍反登蝕如字又蝕本又作食蜻徒鼎反定陶同勞反　傳五年　子

佗大何反了兕音徐五父音甫龔之音恭將右軍于宣反下文下同左

拒俱甫反下同方陳直見反下文下同王卒尊忽反下同萃於似類反曼伯

音萬魚丽反弼縫扶容反五乘繩證反繻葛音須旝古外反又古活反旂

也說文作旝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投敵麾也許危反射王食亦反中肩丁仲反猶殿多見反

無隕于本作勞王力報反注同名仲字足一本作字仲足重言直用反啓蟄

直立反夏正音征龍見賢遍反注同龍宿音壽遠爲于偽反閉必計反又必結反字

林方佳反而烝之承反度其何各反不復音扶音反危難乃旦反　經六

年　寔來時力反實也省文息井反大閱音悅市焉也是適丁歷反適河

子丁夫反　傳六年　遠章于委反於瑕下加反少師詩照反下同後

背放北而被皮義反下同注被甲同難問乃旦反之間隨張指亮反自多大也師侈

昌氏反又式氏反　羆師步皮反又音彼及字熊率音律且比子余反抗衡苦浪反民

餒奴罪反饉嬌舉居氏性拴音肥晴徒忽反其旨可久反注及下皆同

蕃滋音煩瘯七本反本又作蔡蟲力果反說文作瘴云蟲瘴皮肥也無瘠音界癬息淺

反說文云乾瘍讒慝他得反遠聞音問又如字九族杜預與孔安國師古注同禋祀音因民

饑音基又音機於難乃旦反下同二帥所類反少良詩照反饋之其媿反遺也餼

許既反牲腥曰饋妻鄭七計反下注同接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而若亦或捷音食之音嗣

桑弧音胡蓬矢北孟反射天地食亦反于阼才故反申繻音須曰鯉

音里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可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木鐸待各反徇曰似俊反本

又作遍同舍故音捨注同具敖五高反經七年　焚咸丘扶云反火田也綏

來須唯反筑陽音逐　傳七年　辟陋匹亦反本又作僻同盟音孟向

傷亮反而背音佩于郕音盛反　經八年　烝之承反此夏戶雅反爲

下于偽反復烝扶又反見瀆賢遍反雨雪于付反祭公側界反　傳八年

有釁許覲反注同弋陽餘職反請下遲嫁反注同不然將失楚師

一本無師字天去起呂反注同弟緡亡巾反　經九年　伸父母音申

射姑音亦又音夜　傳九年　爲書于偽反爲好呼報反鄭人音寒

沔水（面善反）聃甥（乃甘反）衡（如字橫也一音橫）陳（直覲反注同又如字）而北（如字一音佩稽）康音智背巴（音佩注同）而夾（古洽反又音古協反）宵潰（戶對反）夏陽（戶雅反）適子（丁歷反）享曹（許兩反）施父（色豉反人名守下音扶）經十年　中背（如字音丁仲反下音佩）

惡三國（烏洛反又烏路反）傳十年　諸其（側吏反）詹父（章兼反）求旃（之然反之也）周蒯（音苦）吾焉（於虔反）以賈（音古注同賈也無賈於善反下同）共

泡（音洪一音恭）交綏（音虫反）以見（賢遍反）經十一年　聽迫（吐定反）于折（之設反又市列反）大鍾（音扶）于閼（已暫反）須昌（寫音反）傳十一

年　屈瑕（居勿反楚大夫氏）貳軫（音三下之忍反）鄖人（音云下名）蒲騷（音蕭又音繅）隨絞（音交）州蓼（音了本或作蓼蓼國名）江夏（戶雅反）滨城（音云本或作鄖）

棘陽（紀力反）湖陽（音胡）莫敖（五刀反）且日（人遮反）虞度（待各反）郊郢（以井反又）

女於（尾脈反注曰女詞）姑（其吉反又其英反）應命（應對之應）經十二年

汶陽（音問）侯躍（羊略反）于虛（去魚反）武父（音甫地名有父字者皆同甫音）重書（直用反下同）以見（賢遍反）皆陳（直覲反）傳十二年　于句（古侯反）瀆（音豆）

斐盟（力貝反本又作斐音扶）用長（丁丈反注同）故敗（音賊下同）而憾（戶暗反）而輕（遷政反）

無扞（戶旦反又音干御也）采樵（在遥反薪也）而覆（扶又反伏兵也注同）諜之（徒協反伺也）數

之（色主反）枝江（音支反）諜伺也（音嗣）巡徧（音遍）經十三年

傳十三年　遂見（賢遍反）必濟（箋計反）難言（乃旦反）風諫（方鳳反本亦作諷）

不解（戶買反）狃於（女九反）狃忕（時世反又時設反）而好（呼報反又如字）假易（以豉反注同）不借（子夜反）貸（他代反）慢（武諫反）盡行（津忍反此類可以意求）使徇（似俊反宣令也）及

鄢（於晚反又於萬反）亂次以濟（本或作濟以濟其水）廬戎（如字本或作廬音同）縊于

一敗（反日經死也）荒谷（如字本或作荒音同）冶父（音也）脩好（呼報反）經十四

年　之好（呼報反）曹與（音預）御廩（力錦反倉也）先其（悉薦反又如字）致齊

（側皆反）傳十四年　大逵（求龜反）大宮（音泰）之椽（直專反榱也圓曰椽方曰桷說文云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經十五年　倚任（於綺反）守介（音界）小

行（下孟反）更立（音庚）牟人（之侯反）于櫟（音歷）陽翟（徒歷反）袁（邑民反）相縣

伯（徒丹反）傳十五年　舍其（音捨）之汪（烏黃反池也）暴其（步卜反）檀

（息亮反）經十六年　城向（失亮反）定之（丁佞反）傳十六

年　故復（扶又反）烝之（如字詩音烝）急子（如字詩作伋）上淫（特掌反一音如字）屬諸

（音燭下同）爲之（于僞反）右媵（音政）蒯構（古豆反）會（古外反）公使（所吏反）諸莘（所巾反）

惡用（音烏安也注同）飲以酒（於僞反一本以作之）子洩（息列反）黔牟（其廉反又音琴）

經十七年　于趡（直銳反）皆陳（直覲反）傳十七年　彊

事（皆民反注及下皆同）彊埸（音亦）虞度（待洛反下同）齊背（音佩下同）以底（音旨下同）惡

之（烏路反下及注所惡皆同）子亹（音尾）復惡（扶又反注同一音服則平注意）復重（直用反下同）

經十八年　于濼（盧各反又力灼反音洛說文作瀝反）言戕（在良反）傳十

八年　相瀆徒木反公謫直革反責也王又丁革反謫譴遣戰反爲公于僞反乘公如字又繩證反注同上車時掌反拉公力荅反幹而古旦反舊好呼報反歸咎其九反彌相息亮反而轘音患車裂也車裂音列以知音智又如字欲弑申志反屬諸音燭匹嫡丁歷反注同臣擅市戰反於難乃旦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終

春秋卷二考證

桓公二年傳清廟茅屋註以茅飾屋著儉也○飾屋閣本作飾室訛

三年傳齊侯送姜氏○此傳後　殿本閣本有註云齊侯送姜氏本或作送姜氏于讙云云案此乃陸氏音義中文非註也故原本不錄

十三年冬十月註無傳○無傳二字　殿本閣本杜林合註本俱闕

傳不書所戰後也註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正義曰兩敵將戰必先設戰期公不及設期唯及其戰此即釋註後地期而及其戰句　殿本閣本而字作不字是并戰俱不及矣與釋例不合

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註以曹地曹與會○此因經文不書曹故註申言之　殿本閣本無下曹字則與會二字義無所屬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註突既篡立不任蔡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例在昭五年○案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書法與此不同當非此例惟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傳曰罪之也與鄭突事畧相彷應從此例原本五字疑即三字之訛今改正

十八年傳齊侯師于首止註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〻鄉當改鄉後漢郡國志己吾縣有首鄉是也

莊公第三　盡三十二年

杜氏

經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稱之孫遜辭而去夏單伯送王姬無傳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故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諸問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館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以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齊桓之比王姬歸于齊無傳不書逆公不主婚齊師遷紀郱鄑郚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齊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貶又姜罪於[illegible]故[illegible]然[illegible]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齊彊魯弱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魯往會之故書例在昭六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魯為之主喪之禮女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禚齊地乙酉宋公馮卒無傳再與桓同盟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姦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夏四月葬宋莊公無傳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冬公次于滑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為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為宜非虛次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專事曰疾上有[illegible]夏五月葬桓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櫟故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為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過君臣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三月紀伯姬卒無傳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紀侯大去其國門國與季氏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入酅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掘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敢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於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爲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盈滿驕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樠木名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隨王喪故爲奇兵更聞直道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鄧水梁橋也楚人不意其至出戰而行成莫敖以王

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與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違辟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書姦秋郳犂來來朝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秋公至自伐衛無傳告於廟也螟無傳爲災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因也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有之以遣放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冬齊人來歸衛

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鄧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六年楚終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地）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夜中星隕如雨（如雨也夜半乃有星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秋大水（無傳）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麥及五稼之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無傳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于齊地則姦發夫人辛卯四月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無傳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止師于郎以待之）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司討而齊獨納郕）秋師還（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稱臣臣之罪也）

傳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書逸書也稱皐陶善為種德邁勉也）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苟有德乃為人所降服姑且也）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棼安僖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怪）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

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費謂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公而出關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關死）遂入殺孟陽子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

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爲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罰例在成十六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奔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無傳九月乃葬亂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受者時史惡齊志在誣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 冬浚洙 無傳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 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 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 是以皆止 止獲也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 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管仲別和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數殺之 乃殺子糾于生竇 生竇魯地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 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東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 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 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 使相可也公從之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例在十一年長勺魯地 二月公侵宋 無傳侵例在二十九年 三月宋人遷宿 無傳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郕遷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不言侵代齊爲兵主背蔇之可義與長勺同 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楚辟陋在夷於此始通中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 莘蔡地 以蔡侯獻舞歸 獻舞蔡季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以見滅經無義例他皆放此滅例在文十五年 譚子奔莒 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 不書侵伐齊背蔇之盟我有辭 公將戰曹劌請見 曹劌魯人 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肉食在位者閒猶與也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 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祝辭不敢以小爲大以惡爲美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孚大信也 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必盡己情察審也 對曰忠之屬也 上思利民忠也 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乘之乘 乘兵車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

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痕迹）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設奇兵）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而遠）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齊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兄失人）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他皆歸不能及逆而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郎（郎魯地傳言日敗宋陳曰取某師）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冬王姬歸于齊（魯主婚不書齊侯逆不見公）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得敗爲文）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師徒撓敗若山崩壞其功績故曰敗績）得儁曰克（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德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按堵有二君之雄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克名）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設奇兵力戰出其背擊而敗之制敵以致爲文）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王者無敵於天下天下非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非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事而敗則以自敗爲文明天子莫之得敵）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敢天子封曰孤賓）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當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聞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庶幾於興）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兄失人）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他皆歸不能及逆而亡）

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其姬（齊桓公也）乘丘之役（在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歂則未爲卿）宋人請之宋公靳之（獻而如懼言則魯聽其得逆）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

矣病之（萬不以爲蠱而以爲己病爲宋萬弒君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無傳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稱有罪歟無事可責）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奔例在宣十年）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批之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公以下）立子游（子游宋翠公子）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今沛國蕭縣亳宋地今梁國睢陽北有亳城）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之族（宋莊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相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秋七月荆入蔡（入例在文十五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大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經書人傳言諸侯揔衆國之辭）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

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以臨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

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盛而進忍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己）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顧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

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為設享食之具）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嘗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嬀）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子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子王兵故序齊上）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諸侯長）秋諸侯為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

（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二恪之客故齊桓用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地宋地）邾子克卒（無傳克僖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再同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彊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出奔衛（其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

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蔿國請而免之（蔿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爲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皮遂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日出爲文）秋鄭詹自齊逃來（無傳詹不能伏節死難解國患而逃逃苟免書逃以賤之）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五穀故以災書）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饗酒食也四族遂之黨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日官失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秋有蜚（蜚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親親）王賜之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假與公同賜是借人禮）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子京師（虢晉朝王鄭伯又以奔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皆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秋有蜚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

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鬬敖尹之（鬬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及楚城門）鬬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鬬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

非僖公意而又失陳之好故冬各來伐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姦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由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陪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鄧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還及湫有疾南郡都縣東南勾注城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名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絰墓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為囿圃園也園苑也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周大夫但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

衛師燕師伐周燕冬立子頹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大災無傳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秋七月冬齊人伐戎無傳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龍也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為燕伯為伐周故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分土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昔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虢號公學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薨寢疾故具小君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背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虢相命也弭鄭地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

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伯莊公也魯效子頒舞佾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玤地也王與之酒泉酒漿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鑑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爵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爲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傳言王之偏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無傳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告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盪除衆故以新其心有將合民之井制所失故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葬成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罪討公子告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文無傳失禮明故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傳稱大子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黨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擔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速官謗取也請以死告從死也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爲朋友所譏責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曾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龜曰其妻占之曰吉龜妻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恭猶敬仲夫妻相隨邂逅有聲與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坤亦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蓍筮遇觀三三坤下巽上觀之否三三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陰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故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土有乾下有坤故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

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長爲明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設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古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衰而衰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之初亡也（哀公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揚於下故傳曰其終始上世者聖人所以定倫常決疑明民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皇極錯錯以同卿士之數南朝[illegible]國而遷元言惠伯合以忠信則可與神明故舉諸

縣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著者遠者他皆放此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無傳）祭叔來聘（無傳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夏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公至自齊（無傳）荆人來聘（無傳不書制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是之始通未成其禮）公及齊侯遇于穀（無傳）蕭叔朝公（無傳蕭附庸國叔名乾叔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秋丹桓宮楹（桓公廟也楹柱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無傳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節度）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省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於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閒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雜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

葬曹莊公（無傳）夏公如齊逆女（無傳親逆禮也）秋公至自齊（無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奪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偶覿）大水（無傳）冬戎侵曹（無傳）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得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赤歸于曹（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非丹楹故言皆）御孫（御孫魯大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不丹楹刻桷爲共）先君之敝廟也（先君僖公）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夏五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莊公 三三

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用傳例曰非常也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女逆者微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冬公子友如陳無傳稱女叔之聘諸魯皆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叔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恭非卿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父亦相聘書於好接衛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當七月朔當閏月故鼓用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氣聖人所重故特鼓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字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 莊公 三四

齊王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是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非其見其事亦所以別識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爲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杞伯來朝無傳也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公會齊侯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歸不反之辭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上不可力強虢弗畜也亟戰將饑亟疾不齊義而力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爲侯伯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侯稱人者諸侯略而還以貶者告不地者史失之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無傳未詳所由貶瑣名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郿魯邑也爲明年起築大無麥禾書災冬者加災畢入計全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國也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弟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閩關之外者東關嬖五則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屈爲北不

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子北屈也言晉之二公子當大開土宇以伐公求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偶猶一足共起一伐言二人實共成事爲晉至若此楚令尹子元

欲盡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虞允臨長尋曰旆繼旐曰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懸於內城門出兵則放楚自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高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據或淨饑故曰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傳例曰書不時言新名皆舊物不可月更造之辭）夏鄭人侵許（傳例曰無師曰侵）秋有蜚（傳例曰爲災）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辭而與作傳者重云時以稱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諸縣）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廏書不時也（經無作字義闕）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廏當以秋分閉馬向入而納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聲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襲其不備）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故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後數日土功之工）楚皮叛王（皮國大夫皮冀其矣地皮公作）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表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鄭故設備）秋七月齊人降鄭（無傳鄭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鄭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故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無傳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任濟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在魯地）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逼文夫人）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射師鬬廉也足曰桎手曰梏）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老縣楚得罪丹指桐公）鬬穀於菟

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滅紓緩也）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故欲爲燕謀難燕國今薊縣）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四月薛伯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也）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秋築臺于秦（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爲災例在僖三年）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備夷狄）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成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秋七月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卒于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弒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無傳邢國在廣平襄國縣）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楚爲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興）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服王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區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子梁氏女公子觀之（雩公夫也講肆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脊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慶父進其

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自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犖犖慶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陸氏釋文音義

莊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勝敵克亂曰莊第三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元年 遂于本亦作孫音同注及傳同單伯音善采地七代反且別彼列反諒闇音梁又音亮親迎魚敬反之比必利反郕蒲丁反鄑子斯反鄣音吾臨朐其俱反訾城子斯反 傳元年 父殺音試一音如字而復扶又反去姜起呂反未闋音完反 經二年 于禚諸若反公馮皮冰反 傳二年 好會呼報反 經三年 溺乃狄反故去起呂反以酅戶圭反本又作攜于滑乎八于八二反 傳三年 重明直用反以難乃旦反在櫟音歷或音書約反 經四年 享食音嗣又如字本或作飼以見賢遍反狩于

于又反越竟音境本又作境 傳四年 子吉熱反方言云楚謂戟爲子 戟爲陳直覲反將齊側皆反注同僻陋匹亦反僭號子念反徵應應對之應楠郎蕩反木名又莫昆反反又武元反屈重直用反一音直容反梁淺高貴鄉公音側嫁反水名字林壯加反入貢音云或作郝漢汭如銳反內也漢水西也水曲曰汭下齊遲嫁反難也乃旦反郳五兮反國名後爲小邾犂來力兮反昌慮如字又力於反 傳五年 數從音朔 經六年 螟亡丁反衛俘芳夫反囚也 傳六年 甯乃定反跪其毀反宥之音又不度待洛反下同立衷丁仲反節適也注同王音忠其丈反注同必披普靡反又普郭反蕃滋音煩說魯音悅祁侯巳支反字林上尸反雖甥音佳嗑齊市制反下粗分反齧也五結反焉取於虔反無復扶又反下文同

經七年 不見賢遍反注及傳皆同夜中夜中夜半也丁仲反又如字星隕于閔反落也不匿女力反匹妙反又匹遙反 傳七年 數與音朔偕音皆俱也 經八年 郕降戶江反傳皆同諸兒如字一音五兮反 傳八年 夏書戶雅反後放此皐陶音遙連稱尺證反又如字期戍音基本亦作朞如適丁歷反注同紬之直歷反從妹才用反下從者皆同問公如字注同或古莧反非曰捷在接反克也以女音汝姑棼扶云反貝丘補蓋反樂安音洛敢見賢遍反射之食亦反而啼田兮反隊于直類反喪息浪反屨九具反徒人費音祕奚御魚呂反袒而音但之紛敷文反于牀士良反鮑叔步卯反召忽詩照反子糾居黝反雍廩力錦反 經九年 于蔇北懇反緡縣才陵反乾時

音干岐流其宜反又巨移反竭涸戶各反惡齊烏路反譎古穴反浚蘇俊反洙音殊水名泗音四

傳九年

公喪息浪反傳乘直專反又丁戀反下繩證反注傳乘同乘他車如字辟于音避本亦作避一音婢亦反管召詩照反讎也市由反射桓決秋反公食亦反生竇音豆而稅本又作說同土活反一音失銳反解古賣反夷吾縛扶略反舊治於直吏反注同高傒音兮使相息亮反

經十年 長勺

上酌反末陳直覲反下年經注同宋強其丈反背蔑音佩傳同乘丘繩證反于莘所巾反將率子匠反率又作帥同所類反滅譚徒南反

傳十年

曹劌古衛反請見賢遍反下同何間間則之間注同與也猶與音預未徧音遍注同犧牲許宜反之屬音蜀請從才用反之乘繩證反三鼓息暫反又如字其轍直列反登軾音式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 三十五

有伏如字有扶又反旗音其靡音美怖普布反遽也其據反雩門音于皐比音毗注同過譚音果反

經十一年 鄑子斯反

傳十一年

爲乘下僞反末陳直覲反下及注皆同橈敗乃孝反一音乃巧反沮岸在呂反壞也一音子餘反岸崩謂之沮喪其息浪反得儁音俊本或作俊之比必利反退復扶又反狡壯交卯反下側亮反之難乃旦反京師敗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得校音教悖焉蒲忽反一作勃同盛貌衆紂直久反言擢而名禮絕句或以名字絕句者非公子御魚呂反本或作說音悅共姬音恭射南宮食亦反長萬丁丈反歂孫生市專反搏之音博取也靳之居覲反戲而相媿曰靳服云恥而惡之曰靳

經十二年 于鄺

音揣不驚苦領反

傳十二年 批而普迷反又蒲冗反字林云擊也又迷父節二反大宰音泰奔亳步各反南宮萬奔陳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下亦然乘車繩證反注同弃好呼報反注同亦請南宮長萬于陳以賂絕句飲之於鴆反犀革音西裹之音果比及必利反皆見賢遍反醢之音海刻醬也

經十三年 北杏戶猛反蛇丘音移于柯古河反

傳十三年 通好呼報反下同背北杏音佩下四年注同

經十四年 于鄄音絹一音吉玄反又皋然反或作鄄

傳十四年 自檿音壓荀舍音捨鄭子了儀內蛇而奢反申繻音須有妖於驕反炎以音豔洛誥古報反燄燄音豔無釁許靳反無裏音里憾焉戶暗反宗祏音石藏主石函也守臣手又反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魚據反譽音餘又如字以食音嗣注同堵敖丁古反下五羔反杜云楚人謂未成君爲敖史記作杜敖以說音悅之易以豉反注同之燎力召反又力弔反鄉邇許亮反撲滅普卜反般庚步干反本又作盤易長丁丈反

經十五年 伐鄭五今反

傳十五年 復會扶又反諸侯長丁丈反爲宋于僞反聞之聞則之聞一本作聞爲不禮于僞反與於音預公子閼安末反案隱十一年鄭有公孫閼距此三十五年不容復有公子閼若非閼字誤則子當爲孫刖音月又五刮反強鉏佳魚反斷足丁管反公父音甫上音如字

共叔音共遂并如字王必政反詭諸九委反宋地七代反後放此蔿國于委反報
施始豉反之難乃旦反不見賢遍反下同復自扶又反經十七年
鄭詹之廉反始伯音霸又如字本又作霸殲于廉反盡也翫而盡津忍反也而盡
遁逃徒遍反多麋亡悲反傳十七年領氏烏納反又工苦谷反工
婁力俱反饗齊本又作薺經十八年有蠆本又作蠆音或短弧也今宋閒之射工
短弧本又作斷同丁管反弧又作狐音胡射人食亦反傳十八年饗醴
音禮之宥音又五教音角雙玉爲共王任反是借子夜反爲王于偽反少子詩照反
后稱尺證反鬬緡古旬反以畔絕句本或作叛俗字邦處邦又作明同乃多反子昌白反又昌慮反
編縣必俱反一音步典反游涌音勇又名經十九年滕陳以證反又繩證

反送也出竟音境之好呼報反傳十九年齊音音拳大
闔音昏守門人也嬴音盈姓也蹢陵在亦反一音七略反及湫子小反郡縣音若
夕室朝夕之夕經皇田結反經皇闕也強諫其丈反大伯音泰校尉戶教反字從木
王姚羊消反嬖于必計反子頑徒回反之圃必古反又音布圃也爲圃音又徐于目反
苑也苑也於阮反近於附近之近祝跪求委反而收式周反經二十年
傳二十年爲伎于偽反下支同于鄔烏苦反徧舞音遍哀樂
音洛殃咎於良反下其九反去盛起呂反饌仕眷反奸王音干盍納胡臘反何不也
經二十一年祔姑音附傳二十一年于
弭面爾反圉門魚呂反西辟蒲麻反復與扶又反效尤戶教反徧舞音遍號

守音狩本或作狩後放此注同于菲蒲沸反鑿步干反又蒲官反紳帶也鑑工暫反鏡也始惡烏路
反又如字王使所吏反經二十二年大告所目反下同又作告滌
徒歷反御寇音禦本亦作禦惡其烏路反不見賢遍反又如字傳二十二年
顓孫音專弛於失氏反負擔丁暫反去離力智反官謗薄浪反主之翹
祁美反逐貌車乘繩證反飲桓公於鴆反酒樂音洛下注同卜妻之計反郜
鳴如字又戶臥反注同將將七羊反本又作鏘並于正卿本或作並爲誤陳佗徒
其少詩照反見陳侯如字又賢遍反大史音泰使筮上制反蓍音尸遇觀
古亂反注皆同之否備矣反注同爻辭戶交反乾天其然反陳摯音至本又作蓉同有
觀古亂反而著直略反大嶽音泰下音岳楚復扶又反猶豫音預本亦作預南蒯

苦怪反卜僭子念反其應應對之應縣驗音立經二十三年祭
叔側界反爲祭公于偽反于穀音谷宮楹音盈射姑亦反又音亦于扈
音權字林丘權反韋昭戶丘反說文丘粉反傳二十三年長幼
丁丈反族偪彼力反士蔿于委反去富子起呂反下同惡其烏路反間之間如之間
經二十四年刻音克鏤也桷音角椽也字林云齊魯謂榱爲桷桷椽直專反
要公於遥反孟任音壬後孟任皆同覿徒歷反見也以見賢遍反下同奢夸苦瓜反
傳二十四年御孫魚呂反本亦作禦侈昌紙反又尸氏反男贄
音二反別貴賤彼別反榛栗側巾反棗脩脩脯也鍛脯加薑桂曰脩虔音乾經二
十五年女叔音汝陳大夫氏嘉好呼報反傳同傳二十五年

相魯（息亮反下同）正月（音政正月建巳之月）慝未（他得反陰氣）夏之（戶雅反）之告（所景反災也）城聚（才喻反）經二十六年　傳二十六年

簡牘（徒渠反）不究（音救）不復（扶又反）申解（屠蟹反）經二十七年　于洮（徒力反）具見（賢遍反）自爲（于偽反）所黜（勿律反）城濮（音卜）

傳二十七年　越竟（音境）所畜（勿六反下及注皆同）哀樂（音洛）力强（其丈反）亟戰（紀力反）將饑（居肆反又音機）召伯（音邵）廖（力彫反）經二十八年　邾子瑣（素果反）築郿（亡悲反）告糴（徒歷反）傳二十八年

年　烝於（之承反）重耳（直龍反）驪戎（力知反）女以（昵據反注曰女同）卓子（初角反）閔（音圭）閔（吐達反）關塞（悉代反）二屈（求勿反一音居勿反）之疆（居良反下同）疆

場（音亦）故復（扶又反）說之（音悅）諧羣（音也反）亡邦（音似）廣一（古曠反）共墾（苦很反）欲盡（音古慈）六百乘（繩證反）入桔（戶結反）柣（待結反）鬬御（魚呂反本亦作禦下同）疆（其良反又居良反）鬬梧（音吾）不比（毗里反）爲旆（蒲貝反）長尋（徐林反）

曰旄（音兆）王孫喜殿（丁見反）純門（如字）及逵（求龜反）縣門（音玄注同）夜遁（徒困反）諜告（音牒）楚幕（音莫）諜間（間廁之間）經二十九年

延廄（居又反）有蜚（扶味反）備難（乃旦反）皆重（直用反）傳二十九年

嚮八（許亮反本經或作向同）經曰（遵政反）龍見（賢遍反注下皆同）角亢（苦浪反又音剛）而栽（字林子代反一音再說文云築牆長版）定星（多佞反）經三十年　將卑（子臣反）將降（戶江反下文注同）鄣（音章下同）魯濟（子禮反）傳三十年　射

師（食亦反又食夜反）而梏（古毒反）曰桎（之實反）楚僭（子念反）鬬穀（奴走反楚人謂乳曰穀漢書作穀音同）於（音烏）菟（音徒）以紓（音舒一音直汝反緩也）之難（乃旦反下注同）欲爲蔿縣（音計）經三十一年　刺奮（七賜反）戎捷（在妾反）相遺（唯季反傳同）俘（音孚）傳三十一年　以警（音景戒懼也）經三十二年　飲酖（音鴆本亦作鳩）不與（音預）斂（力驗反）子般（音班）書殺（音試一音如字下同）傳三十二年　爲管仲（于偽反注及下同）先見（賢遍反又如字）于莘（所臣反）內史過（古禾反）監其（本又作鑑古暫反）先脾（婢支反）宗區（烏侯反）史嚚（五巾反）大祝（音泰下同）涼德（音亮薄也）黨氏（音掌）閔（音泌）講肆（音四又以二反）圉人犖（音洛又力角反）反覆（芳服反）鄉者（許亮反）鍼巫（其廉反）書酒（音獲）共仲（音恭）閔公（亡謹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終

春秋卷三考證

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音義鄑子斯反訾子斯反○案訾亦作訾音義俱同故原本並子斯反　殿本閣本鄑作子靳反非是

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註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時史謂魯史也閣本作使訛

二十年傳鄭伯聞之見虢叔曰註叔虢公字○閣本監本作虢公子誤

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註諸魯出朝聘皆書如○東萊集解引此魯下有大夫二字于諸字義較明晰

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殿本閣本無公字據傳例當係脫簡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註今城陽諸縣○案諸縣漢置屬琅邪郡晉屬城陽國閣本監本脫諸字

三十年傳自毀其家註毀滅○案毀訓滅乃汰滅之意與說文缺也壞也義同諸本作毀滅過甚

閔公第四

杜氏

盡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奔因來省難非大公之年季子忠於社稷見人所以故經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言臣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計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言仲孫之志）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狄人伐邢（狄伐邢在敬仲管夷）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往年冬）諸夏親暱不可弃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二月乃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出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慶父公子牙）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

不已將自斃（斃踣也）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親之）閒攜貳（難而相疑者則當離之）覆昏亂（覆敗也）鎮王室（鎮王室也兩用故以器為喻）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閔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郡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不亦可乎（大伯別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晉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焉語助中庸）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自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

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執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六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仲遷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於大廟故諱書以示譏秋八月辛丑公薨貶莊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奔莒故孫稱姜氏公子慶父出奔莒

春秋經傳集解卷四 閔公 三

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傾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侯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義稱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鄭棄其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虢大夫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如愛其傅而遂成其惡以奪田故怒其傅及公故慶父問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季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瑣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爲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閔于兩社爲公

春秋經傳集解卷四 閔公 四

室輔兩社閔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大有之乾三三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而爲乾曰同復筮者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名冬十二月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

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亡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惠公之即位也少蓋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

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夜渡畏狄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及滕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不可故作詩以言志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之眡異於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鄭人為之賦清人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寧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卿矣教之以軍旅謂為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車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

不威將焉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卿矣教之以軍旅謂為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車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

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爲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衷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爲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玦（玦不連）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

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章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有害人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因敵）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遠之（遠之也）狐突欲行（行亦也）辛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事在桓十八年）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執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諸國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如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

（此年冬立齊桓公始平魯亂故傳因言齊之所以霸衛之所由興革車兵車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注歎故能致十倍之衆）

陸氏釋文音義

閔公（名啓方祀公之子母曰哀姜史記云名開諱法在國遭難曰閔）第四

經元年（出疆居良反）省難（乃旦反下及僖同）傳元年豺（仕佳反）狼（音郎）可厭（於驗反）諸夏（戶雅反注同）親暱（女乙反近也）宴安（於見反本又作晏音同）酖毒（直蔭反）勞來（力報反下力代反）仲孫湫（子小反）不去（起呂反下同）自斃（婢世反）踣（蒲北反）開擕（開廁之開注同）覆昏（芳服反注同）王（于況反注同）見莊（賢遍反）公將（子匠反下及注同）趙衰（初危反）魏犨（尺山反）滅耿（古幸反國名）

杜氏 盡二年

還爲于僞反又焉於虔反大伯音泰注同適子丁歷反本又作嫡且諺音彥若祚在路反遇屯張倫反之比毗志反注及下同辛廖力彫反蕃昌音煩兄長丁丈反經二年吉禘大計反入祧他彫反昭穆上饒反未閟苦先反大廟音泰孫于音遜注同美稱尺證反見惡烏路反師潰戶內反傳二年渭汭如銳反隈曲烏回反舟之僑音喬卜騎魚綺反共仲音恭武閻音筆一音輝費縣音祕又扶味反乃縊一賜反與知音預故孫音遜亳社步各反好鶴呼報反下戶各反乘軒許言反大夫車也余焉於虔反玦古穴反使守手又反下告守及注同決斷丁亂反禦難乃旦反孔嬰齊殿丁見反熒澤戶扃反無復扶又反下復逐同爲之于僞反下文爲衛同不去起呂反藏也一云除也華龍戶化反

大史音泰故恐烏勇反也少詩照反烝於之承反強之其丈反共滕音恭以廬力居反舍也于曹詩作漕音同歸唁音彥無虧去危反三百乘繩證反下及注同別見賢遍反五稱尺證反雞狗音苟歸遺于季反單複音丹下方服反人惡烏路反注同奸利呼報反能遠于萬反爲之于僞反皐落古勞反別種音勇蓐盛音蓐下音欣朝夕如字又張遙反君膳市戰反則守手又反下同則從六用反同監國古銜反嗣適丁歷反本又作嫡下配適同將焉於虔反謂將子匠反下將上共音恭本又作供於難乃旦反下同公衣之偏於旣反下衣身之偏衣之純衣之尨叔向許丈反無慝俱特反遠災于萬反注及下同衷音忠旗也音其陵其音祕尨服莫江反受賑市軫反祭社之肉盛以音成阻之莊呂反疑也

盡如字子忍反下畫歆同詢周音審告也說文云深謀之繇直救反而屬章欲反衞文公大布之衣本或作衣大布之衣誤厚繒疾陵反諒闇音良又音亮三十乘繩證反逆散槃諍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四終

春秋卷四考證

閔公元年傳公次于郎以待之註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案提要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書次未有不關軍旅者今傳所云公次于郎乃待季友之歸無關師旅之事故經不書也　殿本閣本脫不字則與註意背矣

二年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閣本作晉人使非

革車三十乘註蓋招懷迸散○案迸猶離也音義必諍反閣本迸散作逃散而音義中迸字則作遯蓋輾轉相訛耳

僖公上第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蕭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聶北邢地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在遷為辭夷儀邢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諸之書地者明在外薨楚人伐鄭制始改號曰楚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也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經不以盟告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魯地拏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隱文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之以通人理有時而疑之可也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揔衆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奔前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若撰具還之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

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分穀帛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犖謀救鄭也犖即檉也地有二名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邱之戍將歸者也虛邱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拏拏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楚邱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夏五月辛巳朞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虞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城而會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也臣對曰宮之

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强諫（懦弱也）且少長於君

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乃使荀息假道於虞

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鄭三門（前是冀伐虞至今爲虞邑河東大陽縣北有顛軨坂）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迫故稱虞疆以說其心與君）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虢伐己以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晉猶主兵不信虞）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之惡貪賄也）秋盟于

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寺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責寵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爲下五年晉滅虢張本）冬楚人伐鄭圍章四鄭聃伯（經書侵伐言伐不以伐與權行侵掠爲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日旱不爲災）徐人取舒（無傳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城縣西不明大師亦日取例在襄十二年）六月雨

示旱不克夏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勤恤鄭難）弃德不祥（祥善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

也蔡人嫁之（爲明年齊侵蔡傳）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遂伐楚次于陘（遂繼事之辭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迭進而次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夏許男新臣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陳大夫）及江人黃人伐陳（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公至自伐楚（無傳告于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召康公別太保名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奪楚）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尚書包軌菁茅茅之爲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戰）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將從非爲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

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鄭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屨其

可也（屨舄）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爲誤軍道）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爲下等也謂加二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於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入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且其繇曰（繇卜兆間瀆裂也擇除也）尋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間瀆裂也擇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謂春草發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

奚齊其婦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加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臭味經六日明公之怒）公祭之地地墳寘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大子之辭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國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晉侯惑用讒書春從告）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成風也稱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于侍行朝之禮而章不成聖故繫於姬而曰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敖伯姬公年聘非君命不起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會之地首止地名地理志陳留浚儀縣東南有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明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也逃例在文三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無傳）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脅虞之記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十一月公以至之日日南極）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視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曾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體）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禮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為備故也（言察妖祥逆為之備）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釋經必須告乃書）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不謹慎）夷吾訴之公使讓之（讓士蔿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寇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思宗之固若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用慎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從（士蔿自作詩也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固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以為罰歸不思無以事君故公更所後）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宣仲轅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樓櫓之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

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失親失親忠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

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爲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仲之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

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行去也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等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謠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假若有焉者其言或中或不中聞見之上能惟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適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效力不能守言不如而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遠）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之）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首止盟在五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念志而諸侯各能兵故蔡穆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質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祀）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即于首止）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意）對曰朝不及夕何

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責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教法令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揔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義爲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淨必書雖復齊史璽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盟洮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洪遷而後王位定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走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恐怒深而羣嘉來報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也

言險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大叔帶之難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

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四同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娟人許嫁而并猶丈夫之行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夏會葵邱次伯姬卒文下相比故重言諸侯字孔光歸不與盟甲子晉侯佹諸卒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二月大長十五日也書白盟後復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統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上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當典之文以事相接夏會于葵邱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求會葵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

以三公子之徒作亂（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殷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屬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

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廬）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雜治其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晉地在今屬平陽府）令不及尊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復重發嫌霸者異於凡諸侯）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難（難言夷吾無黨無難則無難則出易入以微勸秦）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鬬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聞行自然合天之法）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能不然則可爲人法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既僭而厭）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已故曰是吾利）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君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逆謀從君於晉無傳北伐山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計未爲逆道而里克就爲三怨之目累

（二君故稱名以罪之）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爲大雪）

傳十年春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温故曰温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慕）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已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乎鄭聘于秦且

謝緩賂故不及（乎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晉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爲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狐突許其言申生之冢在此）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獲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怨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信）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祁舉晉大夫）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七子七輿大夫）平豹奔秦（平豹平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平之黨）違禍誰能出

君（謂豹避禍也爲明年晉殺平鄭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

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雒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內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齊故）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無傳遂世子與侯公同盟甯母及之）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楚邱衛國都郛郭也為明年春秋侵衛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郢楚都）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召戎伐周）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平和也前年晉故周伐戎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傾始見經傳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敖仲高傾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是）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

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下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傳在前年）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傳）冬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未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

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鄫國今琅邪鄫縣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狄侵鄭無傳冬蔡侯肸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僖公 三三

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恃余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牡邱地名闕遂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魯大夫襄仲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螽無傳爲災九月公至自會無傳季姬歸于鄫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復誅違卜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僖公 三四

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邱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葵邱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中生懷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無畜羣公子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

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南晉饑秦輸之粟在十二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問敗往已後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微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

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此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陷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惠秦稽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忕也言辭秦則使忕來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

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三日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驅不調故隔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孤突不寧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詔踐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穆姬欲自殺故登臺而薪之以新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過）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免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拒絕命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

且晉人慼憂（何有猶何得）以重我（慼憂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天地以要我不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繫也）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適也）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平故言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以賞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上六變而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其繇曰士

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貺賜也刲羊士羊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為中女震為長男故稱主女）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償之言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氣相通）為雷為火為甲胄為龜（離為火火動熾而害甲胄也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龜也）敗姬（震秦姓姬晉姓震為雷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為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輹車下縛也邱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皆不吉之象姪謂我婚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

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逋亡也家謂子圉婦懷嬴）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歸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者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從史蘇不能益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僔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亟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震

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慝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士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恃齊）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failed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言）師失秦伯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陸氏釋文音義

僖公上（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第五

杜氏 盡三十三年

經元年 聶北（女輒反）觀釁（許覲反）于檉（勑呈反）于�companion（力知反）莒拏（女居反又女加反）傳元年 復入（扶又反下文同）常準（之尹反）人潰（戶內反）

撰具仕眷反又仕轉反分災市問反又如字州長丁丈反于犖音洛又力角反虛上要而於遙反爲曾于僞反重來直用反無厭於鹽反汶陽音問及費音祕萊蕪音來經二年大陽音泰一音如字見經賢遍反于貫古亂反貫城市夜反又音世傳二年屈產求勿反又居勿反注同之乘繩證反注同宮之奇其宜反儒本又作孺乃亂反又乃貨反弱也字林作孺乃亂反俱音儒六反弱也強諫其良反又其丈反且少詩照反長於丁丈反暱之女乙反顛軨音零伐鄭亡子反坂音反以說音悅聚抄初教反又楚稍反強取物賄故呼罪反惡貪烏路反故爲于僞反下同寺人如字又音侍寺人竟官名貂音彫豎貂上主反擅貴時戰反漏洩息列反又以制反必易以豉反五稔入甚反熟也聃伯乃甘反侵掠音亮經三年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 僖公 三十一

下邳皮悲反僮縣音童盧江力居反涖盟音利又音類臨也傳三年夏四戶雅反爲陽穀于僞反鄭難乃旦反于圃音又苑也經四年于陘音刑召陵上照反傳皆同陳袁袁陳大夫氏也本多作轅濤塗音桃與謀音預下同傳四年所近附近之近大公音泰注同公主音注釋女實音汝夾輔古洽反若古協反以夸苦瓜反無棣大計反齊竟音境下皆同不共音恭本亦作供下及注同以縮所六反裹束也音果菁茅子子反苞匭音軌本或作軌苞或作包巡守手又反而溺乃歷反水濱音賓故復扶又反完乘繩證反注同是爲于僞反注同之好呼報反下謙稱尺證反微福古堯反要也漢水名在汝南水以爲池水衍守葉縣始沙反以當丁浪反之賈莫駕反郤芮音芮詹出廣見

賢遍反資糧音良扉屨符費反草屨也齊侯說音悅以袞古本反袞冕上公服斂力驗反不如仙字讀或一音而據反其繇直救反兆辭也渝羊朱反變也攘公如羊反除也之鞠羊朱反美也一薰許云反香草也一蕕音由臭草也易消以豉反卓吐濁反歸胙才故反祭之酒肉也姬寘之豉反地墳扶粉反犬斃婢世反原款苦管反必辯兵免反不樂音洛注同被此皮寄反又反綺反縊于一賜反遂潛側鳩反經五年惡用烏路反杞伯姬來絕句來歸寧朝其子猶言其子朝越竟音境自爲于僞反復稱扶又反軑縣音大言易以豉反傳五年遂登觀古亂反注同臺以望絕句而書本或作而書雪物非也審別彼列反重申直用反爲二公子于僞反下乃爲之請同寘薪之豉反譴讓棄藏反焉用愼於虔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 僖公 三十二

尨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反又音戎尨茸亂貌適從丁歷反及難乃旦反寺人披普皮反不校音教乃徇似後反踰垣音袁其祛起魚反袂也奔翟音狄祏市世反取焉七喻反本又作娶美城之絕句樓櫓音魯秋諸侯盟本或此下更有于首止三字非撫女音汝以輕遣政反下同所喪息浪反侯復扶又反六年經注同輔車尺奢反牙車也大伯音泰下及注同之昭上饒反注同後昭穆放此唯偪彼力反吾亨與兩反遠聞音問又如字緊物烏今反是也所馮皮冰反下注同晉使所吏反不臘力盍反童謠音遙不見賢遍反均服如字同地字書作勻音同振振音眞注同鷊之迪春反又常倫反賁賁音奔焞焞他門反傳說音悅近日附近之近已上時掌反童齔初問反又恥問反毀齒也嬉戲許宜反或中下仲反夏之戶雅反下同言易以豉反經六年

傳六年　郤（去逆反）芮（如銳反）近秦（附近之近）以見（賢遍反）各罷（北蟹反又扶買反）

宛縣（於元反）衰絰（七雷反下直結反注同）輿櫬（於覲反棺也）爲質（如字一音質本又作贄音至）

經七年　不厭（於豔反）其縛（如字舊扶臥反）而祓（芳弗反徐音廢說文云除惡之祭也）

傳七年　寗母（如字又音無注同）方與（音房下音預）泥母（乃麗反又音寗王奴兮反）

何憚（徒旦反難也）難也（乃旦反此年及八年經傳並同）請下（戶嫁反）朝不（如字）知

女（音如皆同）疵瑕（似斯反疵瑕反）罪釁（許靳反下文同）政狹（音洽）洩氏（息列反）去

之（起呂反）不奸（音干）共時（音恭注同）釁隙（去逆反）覆亡（芳服反）替矣（他計反）雖

復（扶又反）介於（音界）堵叔（丁古反又音者）可闇（闇刷之闇）惡大叔（烏路反大音泰叔又作弗）

經八年　于洮（他刀反）未與（音預下同）大廟（音泰）與殺（音試）

傳八年　虢射（食亦反）期年（音基本或作朞注同）不祔（音附）茲父（音甫）目

夷長（丁丈反）經九年　御說（魚呂反下音悅）不復（扶又反）殤（式羊反）而

笄（古兮反）之冠（古玩反）相比（毗志反）故重（直用反）不與（音預）俞諸（九委反）殺

其君之子（上如字又音試傳同公羊音試）傳九年　一之稱（尺證反）一人

釗（古堯反又音昭）脩好（呼報反下于好并注同）賜齊侯胙（才素反）耋老（田節反一音他結反）加

勞（力報反）一級（音急約也）咫尺（之氏反八寸曰咫）顚隊（直類反下同）以遺（于季反）先諸

侯（悉薦反）復西（扶又反下不復會同）平鄭（音急反）藐諸（妙小反又亡角反）縣藐（音玄）無猜

（七才反疑也）焉辟之（於虔反下文焉能免同）之玷（丁奮反又丁念反缺也）令不及魯（力政反本又作命）

今復（扶又反）重發（直月反）從夷吾（牛胡反）隰（音習）易出易入（並以豉反）

不好（呼報反）長亦（丁丈反）不僭（子念反下注同）鮮不（息淺反）無好（呼報反又如字）無

惡（烏路反）宋治（直吏反）經十年　雨雪（于付反）傳十年

不篡（初患反）共大子（音恭本亦作恭大音泰）故復（扶又反下文及注同）畀秦（必利反下注同）不

歆（許金反饗也）西偏（匹緣反）遂不見（賢遍反又如字）所馮（皮冰反）郤稱（尺證反一音如字）

治至（力丁反）七乘（繩證反）左行（戶郎反下同）共華（音恭）騅歆（音佳下市專反）纍

虎（力追反）山祁（巨之反字林上尸反）背大（音佩）焉能（於虔反）經十一年

踰闕（音域門限也一音況域反）傳十一年　內史過（古禾反）受玉惰

徒臥反）長世（直良反又丁丈反）揚拒（俱宇反）泉皐（古刀反）經十二年　陳

侯杵臼（昌呂反下共九反）傳十二年　之郛（考夫反）狄難（乃旦反下同）

不共（音恭）焉能（於虔反）二守（手又反注同）始見（賢遍反下同）陪臣（步回反）之

使（所吏反）謂督（音篤）凱（開在反本亦作愷）悌（音弟本亦作弟）所勞（力報反注同）凱樂（音洛下同）

悌易（以豉反下同）勞來（力代反）不復（扶又反）經十三年　濮陽

（音卜）傳十三年　爲戎（尺證反下注後爲同）難故（乃旦反）戍卒（子忽反）荐

（在薦反重也）饑（音飢又音機）乞糴（徒歷反）重施（式豉反下同）自雍（於用反秦國都）及絳

（古巷反晉國都）汎舟（芳劍反）河汾（扶云反）經十四年　鄄子（似緣反本或作絹）

侯肸（許乞反）傳十四年　滉淵（市然反）而還（戶關反）期年（音基）

大咎（其九反）幾亡（音祈又音機）背（音佩後皆同）施（式豉反注及下而施毛十五年皆同）安傅（音附）

經十五年　牡丘（茂后反）不復（扶又反）冬蝕（音終本亦作蝎）中絕（丁仲

反又如字已卯晦音梅于婁力侯反下邳蒲悲反愎諫皮逼反傳十五

年諸夏戶雅反下注同屬賈君音燭詛無辜反烝於之承反解梁音蟹注及下注同詰之起吉反遇蠱音古十乘繩證反三去起居反又起據反一音起呂反下同不孫音遜注同惡其烏路反小駟音四狡古卯反憤扶粉反張脉中亮反注同下音麥僨興方問反動也三施式氏反牢求注同可狃女九反忕也時世反又時設反還濘乃定反泥也故隋大果反公虢戶刀反王輅蒙力嫁反迎也拔合蒲末反注皆同厭慧於冉反一音於甲反又於輒反下同子嬰於耕反履薪如字徐本作屨九具反抗絕苦浪反荐之在薦反上下時掌反統服音問又作冕音同衰絰七雷反下大結反令行人力呈反下同曰上天降災瓜凡四十二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鄀縣音戶焉用於虔反以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僖公 三五

要於遥反重其直用反下皆同難任音壬注及下同子縶張執反又丁立反聚慝他得反後同復相扶又反質其音質下注質反祇以音支史佚音逸大史音泰無怙音戶飴甥音怡爰田于元反孺子如喻反喪君息浪反後注同輯睦音集又七入反好我呼報反惡我烏路反衆說音悅州長丁丈反下長男同之聯苦圭反又音圭其繇直遥反士刲苦圭反刲割也無畜音蓄血承筐曹方反無貺音況本亦作況無應應對之應下無酉同中女丁仲反鄰貢門介反又如字可僨市亮反又音常相台亮反注同為贏音盈車說吐活反注同其輹音福又音服案車旁者富音福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車旁者箱音服是車下伏兔下縛如字又扶臥反寇難乃旦反之警音井姪其待結反字其逋補吳反之虛音墟王相于況反下息亮反講虛音墟案字書此夫音扶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可數乎一讀及可數乎數音色主反雖復扶又反下同之孽魚列反傳孽本反下同沓徒合反有邪似嗟反以風方鳳反知達音智不憚徒旦反而舍如字又音捨言還音環饋七其位反蛾魚綺反本或作蟻一音五何反晳本或作析同星歷反盍行戶臘反焉入於虔反又餼許氣反

秋卷五考證

僖公元年公敗邾師于偃註偃邾地○ 殿本閣本無此三字杜林合註本承懷堂本與此同

五年傳童謠云註以爲鑒戒○ 殿本閣本無此四字

八年傳復期大註期年之言驗○案上文號射曾言期年狄必至今狄果來伐晉是其言已驗也閣本無驗字義未晰

九年傳東略之不知註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言齊若舉兵或向東耳必不能再來西或字正解傳不知二字諸本作復向東非

十四年沙鹿崩註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案晉書地理志元城屬陽平郡水經註元城有沙邱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是沙鹿在元城而元城實隸陽平也原本及諸本訛作平陽今依 殿本改正

十五年傳反首拔舍從之音義拔蒲末反○

本監本作滿末反案滿與末同母當從原本清字爲是

乃舍諸靈臺註亦所以抗絕○抗絕 殿本閣本作杜絕案上云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則此處抗字本承上文來當從原本

獲晉侯以厚歸也註君將晉侯入○案此乃秦伯自言不當用君字蓋係若字之訛據 殿本改

春秋經傳集解

僖公中第六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落也明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爲石隕鷁退能爲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今茲此歲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爲淮夷所病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九月公

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

事未歸而取項（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爲討而止

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九

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

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

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

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

（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

子雍（華氏之女子姬）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

（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

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

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孝公 夏師救齊（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

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甗齊地）狄救齊（無傳救西

公子之徒）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

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

無虧（以說宋）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爲兵傳言楚無霸者遂略）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

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子甗立孝公

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得葬）冬邢人狄人伐

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

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四

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爲衛所滅）梁伯益其

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

曹南（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鄫子會盟于

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冬會

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梁亡（以自亡爲文非取者）

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春也為此冬梁亡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牛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合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祭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得其死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修地主之責故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問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侯虎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宜其嫡妻嗣大姒也刑法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未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壍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夏郜子來朝無傳郜姬姓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壍謂之塞皆官民之閑閑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閑門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而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伯卒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洩堵寇鄭大夫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汚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屈己之欲從衆之言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無傳為邢故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夏大旱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穀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掘見衆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傳獻宋捷也宋冬來獻捷事不與年從可知不言宋者秋伐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不傷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於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為明年伐邾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曾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地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

地理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政先和睦近親則昏姻吾甚相歸附也孔注近也昏姻也王疑也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常戒懼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語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敬哉敬哉明師下奉承其命若難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冑兜鍪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弃必不可不如赦楚易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以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鬬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與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作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

志鼓儳可也（儳嚴末切 整齊）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芈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域）戎事不逾女器（邇近也器物也戎事近婦人之事）丁丑楚子入饗于鄭（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鼎四面四軍）庭實旅百（庭中所陳旅衆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之外也禮食器）饗畢夜出文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芋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不以喪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爲霸臣所弒）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子不書名未可盟也杞入春秋稱侯僖二十七年紀稱伯莊十四年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于九年盟于齊以無忘百公之德而宋獨不合復名齊人共盟之故今討之）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傷死爲卒）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蓼吕臣也以爲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許功爲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起）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召犯也）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不期而期實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爲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七年已見今直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爲國史承告而書例）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以名告）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未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言以義）晉公子重耳之

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僖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俟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事聚）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衰也）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將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盾也）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

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得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且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選以為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璧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于今一也（犬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之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子玉請殺之畏其害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惡公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為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洒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明宗子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同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大章言佐天子故雖賦河水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蔑於匹夫之寺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辭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絏馬繩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言謝子不信有如皦日投其璧于河投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

曲沃丁未朝子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夜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曰郤之難因未嘗睦故以兵衛文公能門戶自保之事皆秦卒其之爲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克須以其左右小吏其出也

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上弄小惡所以能安衆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鯈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括樓括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不公後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

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逢吉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內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爲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疏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穆也鄂鄂然華外發不藉藉言韓韓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藉藉言韓韓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韓韓然言致韓韓之盛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諍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即聾從耳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弃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甲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爲近道近當暱之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近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晉隗氏晉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王曰先

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公也謀大叔恐遲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白鳥名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正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不稱其人之德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

戚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言遺也戚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爲宜）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亨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書鄭能尊先代）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鄭野邑）敢告叔父（天子同姓諸侯曰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之輦車）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得先禮後已之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滅邢傳）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五年同盟）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者婦存之義婦人越竟逆之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

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王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

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文侯仇爲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爲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且是卦也方更揔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下

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鄀鄀縣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戍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爲商密援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羽今南鄉析縣隈隈截之處係縛輿人舁柩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于邊盟者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四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爲頓圍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狐溱狐毛之子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

忘君也經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故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爾小善以進之亦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遂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誅楚滅同姓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齊師侵

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齊猶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臧文仲爲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當祀而師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鬬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已寘桓公于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爲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陸氏釋文音義

僖中第六　杜氏　盡二十六年

經十六年　隕石于敏反落也數之色主反而隊直類反又是月本或作是日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鳦音同退水鳥六其數也過古禾反重言直用反傳注同公與音預斂力驗反本亦作公與小斂鄫季似淺反邢侯音刑于淮音懷傳十六年

迅風音信又音峻疾也焉在於虔反先見賢遍反又如字錯逆七各反餘殃於良反

取狐音胡厨直遇反受鍾之容反涉汾扶云反水名大原音泰戎難乃旦反注同鄫爲于偽反而呼火故反而還音旋經十七年　英氏於京反滅項胡講反國名在汝南也二傳以爲在淮汝于卞皮彥反傳十七年

爲徐于偽反子圉魚呂反爲質音致下同而妻七計反下同梁嬴音盈下同孕以證反

反懷子曰孕過古禾反卜招之遥反大卜音泰宦女音患好內呼報反內嬖必計反長衛丁丈反下注同少衛詩照反公子潘判丹反華子戶化反屬孝公音燭共姬音恭本亦作恭寺人貂音彫易牙音亦爲長于偽反夜殯必刃反

經十八年　于鹹魚免反又音古咸音彥傳十八年

以說音悅又如字錡兵之樹反不勝音升又升證反圍菟音徒圃布古反又音布燬呼委反衛侯之名訾婁子斯反下郎句反又郎鉤反雖與音預下亦與同致饔音氣反畜產許又反以惡烏路反傳十九年

不復扶又反次雎音雖以屬朱欲反東徑音經譙在消反沛音貝入泗音四社祠音辭或音祀六畜音許又反爲用于偽反下爲人同又如字注放此

伯長丁丈反不降戶江反下同而復之扶又反注同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也因壘力軌反壘以御如字治也詩音五嫁反迎也適妻丁歷反本或作嫡大姒音泰下音似盡姑胡臘反脩好呼報反下同亟城紀力反民罷音皮溝壍七豔反而潰戶內反

經二十年　鄫子古報反姬姓國字林工等反入滑于八反傳二十年　啓塞悉則反洩息列反堵寇丁古反王又音者爲邦于偽反衛難乃旦反鬬穀奴口反於烏葛音徒鮮矣息淺反下同召南上照反早莫音暮本亦作暮汙辱汙穢之汙一音烏路反相時息亮反

經二十一年　爲邢于偽邾同于盂音于總見賢遍反須句其俱反傳同獻軒建反如字傳二十一年　巫尫烏黃反祈禱丁老反或丁報反瘠病

在亦反上鄦許亮反本亦作向故爲于偽反貶食彼檢反省用所景反以懲直升反戰泓烏宏反任宿音壬注同顓音專史羊朱反風姓也本或作皆風姓大皞音泰下胡老反有濟子禮反注及下注同伏戲許宜反本或作犧又作羲封近附近之近諸夏戶雅反注及下同爲之于偽反猾夏于八反亂也叔孫豹音教反案杜注所引是叔孫婼語今傳本多作豹恐是傳寫誤也宜爲婼音物若反紓禍音舒解也

經二十二年　之比必二反升陘音刑邾人縣音玄公胄直救反主帥所類反傳二十二年

被髮皮寄反下注同陸渾戶門反一音胡困反爲質音致所妻七計反巾櫛側乙反畢稱尺證反下之稱同大叔音泰注同協比毗志反焉能於虔反王說音悅仲孫湫于小反而御魚呂反本亦作御可易以豉反下同兢兢居陵反本或作矜

蠭芳容反本又作蠭俗作蜂皆同蠆勑邁反一音勑戒反字林作蠆丑介反又音他制反登陘本亦作陘升陘縣諸音玄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既陳直覲反殲焉將廉反盡也皆咎其九反不重直用反下同阻隘於賣反勍敵其京反強也胡耇音苟爲利于僞反鼓儵仕銜反又仕減反儵嚴也整陳直覲反一音如字苹彌爾反楚姓也勞楚子力報反柯澤音哥師縉音晉俘芳扶反囚也馘古獲反聝所獲踰閾音域一音況域反門限爾近如字又附近之近下同爲鄭于僞反叔詹章廉反不殁門忽反卒於子恤反無別彼列反下同城濮音卜所殺音試經二十三年圍緡亡巾反緡稱本又作黽勉律反傳二十三年不與音預復召扶又反下不復成嫁同焦夷子消反遠呂臣爲彼反不任音壬以靖音靜其人能靖者與音餘絕句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十

有幾居豈反重耳直龍反期期上如字下音基下亦作春下注末期亦音基從重耳才用反後皆同委質如字乃辟如嬖亦反注同罪也屈膝辛七反不濫力暫反以呈勑景反木或作逞己見賢遍反重發直用反下重詳同又爲于僞反又如字於難乃旦反而校音教報也趙衰初危反頻頡戶結反魏犨巳由反臼季其久反賈佗徒何反廧在良反咎古刀反叔隗五罪反伯儵直由反本又作儵音同妻趙七計反下同生盾徒本反請待子絕句之瑰苦對反又苦怪反二十乘繩證反注及下皆同實敗必邁反醒星頂反曹共公音恭問其駢薄賢反脅絕句許業反駢脅合幹也說文云駢并脅也廣雅云脅幹謂之肋通俗云脅下謂之脅欲觀如字絕句一讀至裸字絕句裸力果反又戶化反浴音欲薄而如字迫也國語云薄簾也合幹古旦反負羈紀宜反相國息亮反下及注同子盍戶臘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十一

蚤自音早自別彼列反乃饋其貴反遺也盤飧音孫說文云餔也字林云水澆飯也寘之之豉反竟外音境令人力呈反不蕃音煩注同息也而從之如字一音才用反同儕仕皆反等也其過王古禾反鞭弭莫爾反弓末也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弭右屬音燭注同櫜古刀反受箭器鞬九言反弓衣無緣悅絹反惡之烏路反大咎其九反與焉音預奉芳勇反匜扶支反一音以紙反器名也說文云所以盛水盥手者沃盥古緩反揮之許韋反瀰也音薦王音贊一音前又音戕去上服起呂反自拘音俱如衰初危反下同見意賢遍反斷章丁緩反一級音急經二十四年蔽於必世反之難乃旦反傳二十四年羈紀宜反說文云馬絡頭也絏息列反馬繮也說文云繫也從君才用反又如字馬繮居良反皦日古了反質信音致令狐力丁反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六 僖公 三十二

臼衰初危反解縣戶買反廬柳力居反下力九反公子縶張立反于郇音荀畏偪彼力反爲文于僞反而殺音試又如字寺人披音侍人披請見賢遍反女即至音汝下皆同田渭音謂水名濱音賓女爲于僞反女中宿丁仲反下注中夠同一本作女中宿至夫袪起魚反衣袂滅制反及難乃旦反下及注同置射食亦反注同仲相息亮反行者甚衆一本甚作其未輯音集又七入反本亦作集秦伯子忽反共之音恭本亦作供之豎上注反左右小使也守藏才浪反下同里鳧須房于反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間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繩繩饿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盡用津忍反求見賢遍反下得見同心覆芳服反下同之守手又反又如字懼者其衆矣本或作其衆矣公遽其據反妻趙七計反屏括步丁反下古活反爲嫡本亦作適丁歷反注同下

之（還嫁反下同）從亡（才用反）介（音界）之推（昌誰反）盍亦（戶臘反）誰懟（直類反怨也）欲令（力呈反）焉用（於虔反）與女（音汝）俞彌（羊朱反下亡皮反）爲滑（于僞反）不聽（吐定反）而執二子（本或作而執其二子其衍字也）大上（音泰）以蕃（方元反）郕霍（音成）毛聃（乃甘反）郜雍（於用反注同）酆（音豐）郇（音荀）邘（音于）凡蔣（將丈反）邢茅（亡交反）胙（才故反下注祭胙同）祭（側界反）召穆（上照反注同）絘合（居勉反收也）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鄂（五各反）不（方九反）韡韡（于鬼反）聞于（呼歷反并訟報毛詩傳云恨也）外禦（魚呂反下同）其侮（亡甫反詩作務）訟爭（爭鬬之爭本又作諍）外扞（戶旦反）曆近（女乙反親也）即簟（恥亡反）從昧（音妹）用嚚（魚巾反）堵叔（古反又音者）不別（彼列反）又渝（羊朱反變也）頹叔（才回反）桃子（如字本或作姚字非也音徒彫反）取樑（力狀反）施者（如字注同）未厭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僖公

於豔反又於鹽反）貪惏（力南反人而取其財曰惏）近之（附近之近）遠之（于万反）王替（他計反）坎欿（苦感反下大感反）鞏縣（九勇反）于汜（音凡後皆同）好聚（呼報反）鵠冠（尹橋反翠鳥也）惡之（烏路反注同）不衷（音忠適也一音丁仲反注同）彼己（音記）不稱（尺證反注及下同）刺小人（七賜反）子臧之及（一本作之服）也夫（音扶）自詒（以支反遺也）詒遺（唯季反下同）夏書（戶雅反後夏書皆皆放此）其施（始豉反）膰焉（符袁反祭肉也周禮又作燔字音義皆同）享宋公有加（絕句）禮也（一本無也字讀別總爲一句）告難（乃旦反下）官守（手又反注及下同）左鄢父（於虔反）將鉏（仕居反）後聽（吐定反）經

二十五年　侯殿（況袁反）惡其（烏路反）自爲（于僞反）越竟（音境）于洮（吐刀反）傳二十五年　掖以（音亦說文云以手持人臂曰掖）惡其（烏路反）

文侯仇（音求）下畢（遲嫁反）隰城（音習）享醴（音禮）之宥（音又助也）請隧（音遂闕地通路曰隧今之延道）闕地（其月反）皆縣（音玄）柩（其救反）所惡（烏路反）欑茅（才官反）呼曰（火故反）其俘（芳夫反）伐郡（音若國名字林云楚邑楚所反）禦寇（魚呂反）屯兵（徒門反）援（于眷反）秦人過（古臥反王音戈）析（星歷反俗作析）隈（烏回反）而係（音計）輿人（音餘）而傳（音附注同）之處（昌慮反）欲令（力呈反）掘地（其勿反又其月反本又作劇其月反）乃降（戶江反後除注降名皆同）不復（扶又反）爲頓（丁僞反）諜出（音牒）諜問（如字之間）所庇（必利反又音秘）伯賈（古亂反）狐溱（側巾反）之好（呼報反注同）鄭之（力知反）原守（于又反）勃鞮（步忽反下丁今反）壺飧（音孫）從（才用反舊如字）徑（古定反行也一曰壺飧徑於杜意）餐而（如字本或作餐亦宜音餐）披（音皮）經二十六年　于向（舒亮反）至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 僖公

嗇（本又作鄰戶圭反注同一音似轉反）魯竟（音境傳同）滅夔（求龜反）秭歸（音姊）圍緡（亡巾反）

傳二十六年　茲丕（音悲反）爲稱（尺證反）犒師（苦報反勞也）勞齊（力報反下文同）玉趾（音止足也）恐乎（卹勇反下及注皆同）縣罄（音去注同罄音苦定反）大公（音泰下及注同）夾輔（古洽反舊古協反）彌縫（扶容反）副使（所吏反）而道（音導）祝融（余忠反）鬻熊（音育）熊摯（音至）自竄（七亂反字林又千外反）適子（丁歷反）二十乘（繩證反）左右（如字）賓桓（之戈反）魯援（于眷反）

十八年傳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傳言邪狄伐衛文公恐人心未固故先以國讓逮衆人不可乃陳師訾婁以決必勝此而後二字意也　殿本閣本後作從似屬衆人解于文義未順

二十四年傳生原同屏括樓罌○樓邑名　殿本閣本作摟沈案地志隰州永和縣南十里有樓山城後周置歸化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樓山蓋取縣南摟山爲名據此摟字皆从木不从手

鄭之入滑也註入滑在二十年○　殿本閣本作二十一年案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在二十年夏非二十一年也應從原本

二十五年傳王饗醴命之宥註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案設醴以合君臣之歡復加幣帛以助之是助歡也　殿本閣本歡作勸誤

秦人過析註析楚邑一名白羽○白羽閣本作曰羽案昭十八年傳云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曰羽杜註云時白羽改爲析閣本曰羽係白羽之訛

僖公下第七　盡三十三年

杜氏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晉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鄖地在八月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明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

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合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貶之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秋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於蔿子玉為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嚭孫叔敖之父幼少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三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根其時馬名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偏晉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教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共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當尚兩來告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為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其名惡不為遠近所信故書其罪實與晉殺子叢而子叢以衛來歸之罪惡不為遠近所信故書其罪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

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誘而不正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帥父秦小子慈敖次城濮以師屢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遣其君命以敗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野盟不同敵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稱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晉是敗常而無傳正在踐土非會期故曰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惡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叛逆為文安有成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陳侯款卒無傳凡四同盟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愍公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臣道而意懼故經以土狩為諱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有土狩無可史闕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與衛侯爭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厲侯復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起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子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曾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曉至晉侯圍曹門焉

多死（文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於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墓曹人恐懼聲）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殯璧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焚僖負羈氏（焚燒也）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

有寧也（言不以病苦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勸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舟之僑故虢臣聞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爲戎右歸弘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言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以言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

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在外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是武王之祖父非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衞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衞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衞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衞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爲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邱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博）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盬嚥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鬬勃令戒物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腹曰靷在後曰靽靷曰駕乘脩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兵車是也）已巳晉師陳

子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衛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聞晉敗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三月鄭
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
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
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
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師賚之以宥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
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王官命之以策書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車三輅各有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彤赤
玈弓

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
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
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稽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
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皇皇生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癸亥王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獎王
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墜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

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德義
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
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
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
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
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
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

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
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
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
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
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
以入守夷諡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
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圍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懼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人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掌此二事而不脩爲奸軍令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營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馘獻俘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失賞刑之謂也

不服也討衛許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坐縣吏卒之義也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爲囚室甯子職納橐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囊饘粥也言其忠至所應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諭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皆諸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越盾之獄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朝子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皆失號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那偽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叔振鐸文之昭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先君唐叔武之穆也

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偕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舊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東北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行朝禮亦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無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諸侯盟天子大夫尊卑不敵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書大夫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僖公） 十三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秦人而傳無名氏知是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者宋向戌之後會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濟大惡晉侯大夫上敵公侯違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薄公貴盟）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禮也好好貨也成丹來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以君求而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晉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十八年）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蕭（無傳）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宗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如都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衛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非不及死故使醫因治與而如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七（僖公） 十四

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玉曰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歡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歡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歡死而懼）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函陵在鄭北東氾也在鄭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

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窮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直垂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築）

（以距秦言背秦之遠）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用攻之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甲父所以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菖蒲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初春秋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不用師徒故曰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牲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若因郊祀望而祭之）冬杞伯姬來求婦（無行自來書曰來）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辟狄難也帝邱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邱）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滿田原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晉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

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典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邱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饗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白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邱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取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二同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同）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殯棺也曲沃有晉宮焉）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鳴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鑰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悖亂喪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閒（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

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邵缺稱人者未爲狄）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雷電做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王城之北門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乘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慢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爲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苑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秦或自取麋鹿以爲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安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逸乘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爲公如齊）

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恩）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

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

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前恩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釁人以血塗鼓祭神）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仇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告掩大德（大德也）狄

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陵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詞）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喪）而無討敢不白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晉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

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邶風也言葑菲之菜上美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美喻人君取人不以其惡而棄其善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蔑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蔑絕後故取其所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冬公如齊

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諱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取齊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橫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鄶東人也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晉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厭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

我（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濟）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

王子已故謂之葬僖公緩（文公九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進木主立几筵焉特祀謂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皆同於吉）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於吉）

陸氏釋文音義

杜氏 盡三十三年

僖下第七

經二十七年 傳二十七年

有好（呼報反）與盟（音預）

不共（音恭本亦作恭下注同）責禮也（本或作責無是者非）於聯（苦圭反又音圭）終朝（知字注同）不戮（音六）復治（直又反）於蔿（于委反）賈三人（音官又古亂反）飲之（於鴆反）伯嬴（音盈）幼少（詩照反下同）傳政（音勢反）幾何（居豈反）三百乘（繩證反下同）先軫之忍反報施（式豉反注同）蒐于（所水反）被廬（皮義反下力居反）元帥（所類反注同）邵溱（側巾反）欒枝（魯反）中行（戶剛反）少長（丁丈反）執秩（直乙反）

經二十八年

十八年 刺之（七賜反殺也）子叢（假東反）不枉（紆往反）畀宋（必利反與也注同）譎而（古穴反）城濮（音卜）小子憖（魚靳反）不與（音預）踐土（似淺反土如字）同歃（所洽反本又作陷）元咺（況晚反）雖爲（于偽反下爲其同）訟訴（本又作愬蘇路反）陳共（音恭下共公同）狩于（本又作守音同）比再（如字上俾利反）侯獳（乃侯反）傳二十八年 汲郡（音急）將中（子匠反注同）胥臣（思徐反）斂盂（徐音廉又力檢反孟音于）以說于晉（音悅反如字）以說焉（如字王音悅）磔（張宅反）輿人（音餘衆也）爲將（如字又于僞反）兕懼（徐姊反）恐懼（上如字下居遇反）宦而（古患反一音官）乘軒（許言反大夫車）

報施（如豉反注同）報殯（音孫）顛頡（戶結反）從亡（才用反）褻（如悅反燒也）見賢遇使者（所吏反）距（音巨）躍（羊略反）三百（上如字又息暫反百音陌勸也下放此）跳踊（徒彫反）猶勸（音選）乃舍（如字又音捨下同）以徇（似俊反）門尹般（音班）舍我（音捨）藉之（在亦反借也）使爲（于僞反）公說（音悅）以畀（必利反）允當（丁浪反）過分（扶問反）伯棼（扶云反王扶粉反）以閒（閒廁之習注同）讒慝（吐得反）乘入（紀證反）西廣（古曠反注同）六卒（子忽反注同）宛春（於元反又於阮反）出竟（音境）三施（如豉反）公說（音悅）乃拘（音俱）過楚（古禾反）背惠（音慧下及注同）以亢（苦浪反當也）崔天（於表反）背鄢（戶圭反上陵險阻名也）尋尋（徐回反又徒南反）舍其（音捨）子搏（音博手搏也）而盬（音古嘘也）其腦（乃老反）嘘也（于荅反又所荅反又子甲反）上嚮（許亮反下同或作向）君馮

（廉反）軾（音式）得臣與（音預）寓目（音遇寄也）爲大夫（于偽反）令戒（力至反）車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詰（起吉反）朝（如字注同詰朝平旦）將兄（如字又賢遍反）鞫（居六反注同）朝（如字注同詰朝平旦）鞅（於杖反在腹曰鞅說文云頸皮也）鞅（音半在後曰鞅一云鞍也）在（曰鞅說文作鞅云著掖皮）朝（以刃反有曾曰朝說文云引軸也）背（如字）有萃（所巾反）之虛（邱魚反）少（詩照反注同）長（丁丈反注同）攻（如字又音貢）陳（音貢）于（音貢反）六卒（子忽反下同）將中軍（于偽反下及注同）師潰（戶內反）二旆（薄貢反）偽逝（役四反）次（古合反又音旅）衛雍（於用反）卷縣（音權又丘權反）往勞（力報反）故爲（于偽反下文同）鄉役（許亮反本又作鄉亦同）猶屬（音燭）駟（音四）介（音界）被甲（皮義反）步卒（子忽反）傳相（息亮反）大輅（音路）彤弓（徒冬反赤弓）玈弓（音盧黑弓也本或作玈字）矢干（本或作櫝弓十矢矢干後人專櫝之也）秬（音巨黑黍也）鬯（勑亮反香酒也）卣（音酉又音由器名詩雅云）

（音）虎賁（音奔）糾逖（勑歷反遠也）王慝（他得反惡也）三辭（息暫反又如字後倒放此）丕顯（普悲反大也）休命（許虬反注同美也）三見（賢遍反）使攝君事（並如字或讀連上奉字爲句使音所吏反非也）別於（彼列反）皆弊（婢支反助也）有渝（羊朱反變也）殛之（紀力反本亦木又作極誅也下是紀是證同）畢（必利反本亦作傅畢也）隊其（直類反隊也）祚國（才故反）隊隕（于敏反）德攻（如字一音公遙反）瑣（本或作璅文云赤玉）玤（本又作弁皮彥反）會弁（本又作璯古外反又戶外反）先戰（如字又悉薦反）畀尒（必利反與也）賜女（音汝）之麋（亡皮反本草文曰麋）宋藪（素苟反）剛愎（皮逼反）糞土（糞問反）盡心盡力（如津反）皆從（如字又才用反）荅王使（所吏反下前使同）欲令（力呈反）連敖（胡來反）縊而（一賜反一音於計反）縣絕（音玄）屬文（音囑）喜見（賢遍反）從公（才用反又如字）入守（手又反）故聽（聽從反）宛濮（於阮反）甯俞（羊朱反）近濮（附近之近）其衷（音忠或丁仲反下同）誰扞（戶旦反）牧圉（音目養牛馬曰圉）先期（悉薦反）長牂（子郎反）使也（所吏反）歃犬（市專反）華仲（戶化反又如字）射而（食亦反下注同）枕之（支鴆反注同）左旃（章然反通帛曰旃西雅云因章曰旃）祁瞞（莫干反）奸命（音干）茅茷（扶廢反）之僑（其驕反）旅凱（閒在反）樂也（音洛）授馘（古獲反）授數（色主反）鍼莊（諸廉反）爲坐（如字或一音才臥反）長吏（丁丈反）吏卒（子忽反）刖鍼（音月又五割反）寘諸（之豉反）納橐（音託本又作囊也）饘（之然反）幽隘（於賣反）衣囊（乃郎反）麋也（亡皮反）子適（丁歷反）諸侯見（賢遍反）之殺（音試）泄冶（息列反下音也）危疑（如字一本危作倦音九委反）爲解（戶賣反注同又古買反）振鐸（待洛反）正邪（似嗟反）舍此（音捨）公說（音悅）三行（戶郎反下及注同）將中行（子匠反）屠（音徒）擊（古狄反又音計）

先蔑（古結反）今復（扶又反）經二十九年 介（音戒國名）黔（巨廉反又音琴）陬（子侯反又側留反）翟泉（直歷反）大倉（音泰）大雨（于付反傳同）雹（蒲學反）傳二十九年 昌衍（以善反）饋之（其媿反）芻米（初俱反）陳轅（音袁）濤塗（音桃）小子憖（魚巾反）向戌（式亮反）輯陸（音集又七入反）以瀆（徒木反）上敵（時掌反又如字）公與（音預）重發（直用反）復來（扶又反）燕好（呼報反注同）三犧（許宜反）

經三十年 魯爲（于偽反）面陵（音咸）氾南（音凡傳同）兼冢宰（如字又經念反）傳三十年 狄間（閒廁之閒）醫衍（以善反）酖衛侯（音鴆）公爲（于偽反注同）十穀（音角）同好（呼報反）周歂（市專反）冶（音也）廛（音觀又音纏人名也漢書音義云古勤字也鄭氏音勤）子適（丁歷反）過鄭（古禾反）佚之狐（音逸）夜縋（丈僞反）

縣城（音玄）焉用（於虔反下焉取之同）倍鄰（蒲回反益也）若舍（音捨又如字）共其（音恭本亦作供）使人（所吏反）朝濟（上如字注同）設版（音板）言背（音佩）何厭（於豔反）封疆（居良反）伯說（音悅反）爲（于偽反）微夫人（音扶注同）不知（音智）無與（音預）周公閱（音悅）昌歜（昌蒲菹）菹（音居反）蒸稻（五刀反）經三十一年　分野（扶問反）自爲（于偽反）狄難（乃旦反）顓（音專）頊（音旭反）之虛（起魚反）傳三十一年　竟界（音境）重館（直龍反注同）方與（音房）自洮（吐刀反）東傳（音附）盡曹（津忍反）樂安（音洛）三行（戶郎反）軍帥（所類反）卜日三百年（音越或人作反注也）相奪（息亮反注及下皆同）夏后（戶雅反下同）不歆（許金反）以聞（聞同之審）惡公子（烏路反下同）經三十二年

伯捷（音接反）廬（力吳反）帳（柴亮反）傳三十二年　交使（所吏反）宰宦（故惡又一本作宦）柩有（求救反禮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牛吻（呼吝反）過（古禾反又古臥反）軼（直結反又音逸）籥也（於若反）蹇叔（紀輦反）悖心（必內反）孟子（本或作孟兮）中壽（音受又如字）木拱（九勇反合手曰拱）與師（音預）於殽（本又作淆戶交反劉昌宗音豪）澠池（縣善反又縣忍反）夏后（戶雅反注同）皐（古刀反所辟（音避）南谷（古木反又音欲）相鍡（許金反又音欲本或作鼠力含反）惡其（烏路反下其同）爲明（于偽反）經三十三年　背喪（音佩）摘之（側革反）同陳（直真反）訾（子斯反）隕霜（于敏反）傳三十三年　免冑（武救反）鎣（于侯反）大將（子匠反）超乘（繩證反下及注皆同）師輕（遣政反下同）則脫（他活反易也）脫易（以豉反）先牛（悉薦反注行以先之同）犒師（苦報反）

行賈（音古）獻遺（唯季反）步師（步猶行也）從者（才用反下同）不腆（他典反厚也）爲從（子僞反下爲吾子同）之積（子賜反注同）使遽（其據反傳也）傳車（張戀反）秣馬（音末）歲馬也說文作餘云食馬穀也）餼牽（許氣反牲腥曰餼牲生曰牽）原圃（布古反）其麋（亡悲反）以聞（聞同之審）令徹（力呈反）郊勞（力報反同注）贈賄（呼罪反）審當（丁浪反又如字）天奉（扶用反與也注及下同）可縱（子用反下同）秦施（始豉反注及下同）一日縱（子用反）數世（所主反）背君（音佩）墨衰（七雷反）絰（直結反）萊駒（音來）文嬴（音盈）三帥（所類反注同）所妻（七計反）適母（丁歷反）不厭（於豔反又於鹽反）就戮（音六）以逞（敕領反）而拘（音俱）猶卒（子忽反）墮軍（許規反毀也）而長（丁丈反）而唾（他臥反）左驂（七南反）以纍（律追反繫也）釁鼓（許靳反）鄉師（許亮反）不替（他計反）一眚（所景反過也）掩

大德（於檢反）復伐（扶又反）及箕（音基）別種（章勇反）臼季（其九反）使（所吏反）過實相（息亮反）不共（音恭）采蘋（芳連反）采蓱（芳眠反）先且居（子余反）將中軍（子匠反）復與（扶又反重也又音服還也）軍行（戶剛反）桔（戶結反）柣（大結反）覆于（芳服反注同）之汪（烏黃反池也）髡（苦昆反）屯（徒門反）斂而（力驗反）鄙城（古外反）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泯（音雉又直里反王又徒死反）東徑（音經）而陳（直覲反注同）紓我（音舒緩也一音直呂反）費財（芳味反）遁矣（徒困反）簡編（必連反又布千反）倒錯（丁老反）而祔（音附）以上

春秋經傳集解卷七終

春秋卷七考證

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註稱名以殺罪之○案稱名謂經斥書得臣也　殿本閣本作稱君非

傳謂楚人曰不卒戍也註詐告楚人○案魯殺子叢以說晉又懼于楚故托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殺之此註所以言詐告也他本詐字作謂字似未得託言之意且謂與告義亦無別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註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二十六年○案十七年十九年合之得三十六二字乃三字之訛依　殿本改

祁瞞奸命註掌此二事而不修○案二事謂失牛馬亡大旆也閣本作三事誤

甯子職納橐饘焉註饘糜也○案說文諸書凡饘糜之糜皆从麻　殿本閣本从鹿作麋乃麋鹿字不可混也

二十年傳秦軍氾南註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案鄭有東氾南氾東氾在中牟縣南　殿

本閣本並脫南字又案東汜之汜讀孚梵切當
从巳原本从巳乃詳里切非
焉用亡鄭以陪鄰○陪　殿本閣本作倍案說文
陪一曰滿也玉篇加也助也定二年分之土田
陪敦註增也魯語土有陪乘註猶重也孝文帝
紀秉德以陪朕註輔也皆與本註訓益義同
殿本閣本改作倍字乃訓加等之義夫秦在春
秋地與楚埒豈鄭所能倍乎此似是而非也
三十一年傳相奪子享○案子當作子康叔自謂
也原本誤今改正

文公第八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無傳癸亥月一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不書朔官失之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信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衛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命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衛人伐晉衛孔達為政不出師以王事與兵鄭國受討衛故報稱人秋公孫敖會晉侯

于戚戚衛邑在濟北東阿縣西北魯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異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商臣穆王也弒君例在宣四年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殺文伯穆惠以食子奉祭祀收子難養也收子難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遠歷者所誤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得之端首得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葬閒亦因祥祭為位而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

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世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臣身見執辱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

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役使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弑君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性未效而加惡謚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 文公 三

之官列兵而環王宮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言此發凡以明諸侯歸聘則國事皆用吉禮殺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有隧蹊徑有成蹊徑物所在成蹊徑之言如醉言人之醉不能自知之言醉得逆順之言則喜而合之聽言則對誦言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爲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何罪復使爲政爲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丁丑作僖公主主者受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縠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帝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 文公 四

兄繼閔而立躋生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義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侮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鞠居爲右鞠居續衍仙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陸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

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爲雄（欲共殺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謂爲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其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故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且黜而公宜明吾下見人當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類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爲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二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縠二為卿）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當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宜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皇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稷帝也）詩曰問我

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頓致問於始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視文公父貢公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廢六關秦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取織以其利民事作虛器謂捲蒲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器縱逆祀聽夏父弗禁使位公祀爰居三不知也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報德秦伯如齊納幣禮也

凡君即位好舊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而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因之即位也於是遣使申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孝祀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北有沈亭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遣使來告喪之禮始崩之例爲赴假王命聞王國以同盟之例爲赴秦人伐晉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秋楚人圍江雨冬蝕于宋自上雨而有似於雨宋人以其先爲得天而來告故書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頹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民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三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同名傳因王子虎與於諸侯王叔文未與文公盟故於此經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忽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召南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說秋雨蝕于宋隊而死也蝕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蝕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蝕下冬晉以江故告于周微假天子之成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

不親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戍汜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故二年虞文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之）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階降階降堂成拜）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載取其顯明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姬姜于齊（稱姬不稱姜姬之稱）狄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在文十五年）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例謚姑故稱夫人）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二年衛逐孔達以賞晉）夏衛侯如晉拜（謝孔達）曹伯如晉會正（會受宣公故事傳言衛公能繼文之業而曹侯服從）逆姬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卿行故則使卿迎）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亡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爲國人所畏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弃信而壞其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卑君迎不以大人禮迎是卑之廢之）不允宜哉詩云畏天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民主也）不允宜哉詩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祿祿）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改爰於也究度者謀也）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爲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意不知其其愚不可及）昔

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唯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冬成風薨（爲明年王使來含賵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含口實也車馬曰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故曰葬我小君）王使召伯來

會葬（名伯天子卿也名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及葬者不失五月之內）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鄀（入例在十五年）秋楚人滅六（六國人子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書公六同習）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襚公來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而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蓼今安豐蓼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今日其皆有可後也為二國之哀）（不世世祀忽然而亡）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及溫面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順乃能成全也此有洪範今謂之周書）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子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聚著相觸）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犯人）余懼不殺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趙盾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佐也霍伯臼季行帥下軍佐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二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實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盾謚）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續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

黃鳥（黃鳥詩秦穆公死從葬者三良作）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家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建立聖哲以為枝葉）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之法教）分之采物（雜其衣服采物之制）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也以公制時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道之表儀法度）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之以禮利之以義）委之常秩（委付之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肆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罰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繁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實難得也）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之思）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晉也公子雍文公子靈公也母弟也公子雍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

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生文公託依時長故復讓之位無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任其人（任任使也）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先）而知其無援於晉也（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晉送賈季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

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晉及子孫則爲非對非對則爲遺怨）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宜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固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子家欲以除怨宜子將復怨己是益仇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書月傳稱告朔以明君臣之義）國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郚（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臣與魯大夫盟於蒲宋）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戍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內殺刺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先失民而後薄秦師以戰告）晉先蔑奔秦（不書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地陳留卷縣西北行是亭不分別書會人盟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閔晉難也（公聞晉國有難而侵小）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欵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邾國叛臣故曰非禮）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華父子）公孫友爲左師（長襄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改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花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爲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穆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僖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

（襄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更先且居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往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乃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秦首相接）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謂將及禍）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式訏爾謀之言猶不可忘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同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與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將以公子雍爲政（狄侵西鄙公使告晉趙宣子將以公子雍爲政代狐射姑）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辟還目擇凡例之意）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鄢陵莒邑）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

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王三子）使仲舍之（僉駁）公孫敖反之（還晉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敖奔晉）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也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懷柔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戒之用休（行休則戒之以勿也）董之用威（董督也行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昔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利用制財用之宜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誰來之誰也）蓋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說音悅）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雒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是丟晉也前國患故也公子以書貶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冬蝕無傳

（禍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命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且復致公壻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南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劫主而盟諸侯）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孤役在七年）秋襄王崩（爲公孫敖如周弔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將伐晉公子遂不及復弔故尊命與之而）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而國之存信也握之以死亦不失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節政也言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卬是大夫公本官逆之合而宋奔故言皆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先

克曰狐趙之熟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郤芮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爲明年殺先克張本）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其葬事難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不言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趙盾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于扈）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爲異故書）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人從來者辭）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共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二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謂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爲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夏楚侵陳克壺邱（壺邱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朱楚公子）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傲不敬）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敏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告廟故言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斂故書日）夏秦伐晉（不稱將帥告辭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謀殺君故書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閼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閼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少來）初楚范巫矯似（矯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商楚邑今上雒商縣）沿漢沂江將入郢（沿順流沂逆流）王在渚宮（小洲曰渚）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西縣）王使爲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仲歸子家不書非卿）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矣必同也）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將獵張兩翼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命夙駕載燧（夙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故違）無畏抉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愼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爲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麇傳）

陸氏釋文音義

文上（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第八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 來錫（星歷反）其比（必利反例也又如字）喪邑（息浪反）君顏（愛倫反）

傳元年 能相（息亮反）見其（賢遍反下注孤見同）食子（音嗣注同）難也（乃多反又如字）供（俱用反）養（餘亮反）期之日（居其反居春同）不愆（起虔反）不悖（必內反）毛伯衛來錫公命（一本作王使又一本作天王使）緜訾（子斯反）新汲（居及反）諒闇（音良又音亮）且居（子餘反）陳共（音恭）更伐（古孟反又音庚）大甚（音泰又如字）疆戚（居良反注同）尚少（詩照反下文同）蟲目（本又作蜂芳逢反）豺聲（仕皆反）江芈亡氏反杜云江芈成王妹史記以爲成王妾）曰呼（好賀反發聲注同）役夫（如字役夫賤者稱）者稱尺證反）殺女（音汝）大事謂弒君（申志反一本無君注宮卒子忽反）從子玉如字又才用反）熊蹯（音煩掌也）不瞑（亡丁反又亡千反）未斂（力驗反）大師（音泰）而還

如字又音患舊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要結於遙反外援于眷反秦帥所類反芮良夫如銳反之詩大雅柔篇有隧音遂道也敗類必邁反注同蹊音兮徑古定反誦言似用反憯亂音暬本亦作昏覆芳服反卑必爾反本亦作俾注同復使扶又反經二年彭衙音牙不見賢遍反郤陽戶剛反族去起呂反常稱尺證反厭不於涉反士穀戶木反本又作穀同垂隴力勇反有收如字又于又反大廟音泰注及傳大廟蹠倍子公反同蹠倍升也廟坐子臣反又如字至繼許吉反傅二年鄭伯子爵反將中子匠反趙衰初危反郤溱側市反鞫居九六反故嗤尺之反囚呼火故反狼瞫尺甚反字林式荏反公乘繩證反盍死戶臘反死處昌慮反與女音汝爲難乃旦反共用音恭注同不得復扶又反既陳直覺反適市專反疾也沮在汝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 文公

王赫火百反重施式豉反必辟音避毋念音無注同以厭於涉反注同損也士蔿于委反書士穀本或作書曰晉士穀爲衛于僞反令居力丁反閔上時掌反一本無反後昭穆之弟放此夏父戶雅反昭穆上遥反後昭穆之弟放此又長丁丈反年少詩照反不先悉薦反下不先皆同先繇口本反禹父先軫息引反始封之君不宮知律反不宮后稷之子不肖匪解佩賣反不忒他得反忒二也邾風音佩不知音智下同塞關悉再反販席南力反藻梲音悅反祀爰居爰居海鳥也爵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皐爰居事見國語莊子云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公子成音城本或作成音慟轅選員兗反取汪烏黃反爲穆公于僞反好舅呼報反下汪同聚七住反元妃芳非反棄盛音容下音成適夫人丁歷反共祭音恭

經三年 伐沈戶內反沈潰戶內反平與音餘一音預爲赴于僞反又如字本或作來赴雨于付反注及傳同盩音終而隋徒火反傳注同天祐音又傳三年輕走如字又遺政反逃竄七亂反爲衛于僞反大陽音泰不解佳賣反下同采蘩音煩于沼之紹反于沚音止以共音恭詒厭以之反詒遺唯季反下同隊而直類反之帥所類反兵解音蟹又佳買反菁菁子丁反者莪五多反樂且音洛下文何樂小國之樂同還上時掌反又如字嘉樂戶嫁反下如字注同

經四年 甯俞羊朱反祔姑音附傳四年 而壞音怪圍邢願晚反一音元爲之于僞反下文注爲賦爲歌皆同去盛起呂反饌仕眷反不矜居陵反爰究音救謀也爰度待洛反亦謀也注同湛露直減反彤弓徒冬反肆業以二反習也注同依字作肆佯不音羊一音祥宴樂音洛下注皇樂同不聽音希所愾苦愛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 文公

反恨怒也旅弓音呂以覺音角舊好呼報反辱睨音況取辰力計反罪也

經五年 歸含本亦作啥戶唅反口實也珠玉曰啥說文作啥云送終口中玉且賵芳鳳反車馬曰賵召伯上照反入郜音若盧江力居反傳五年 公子燮反止也

經六年 侯驩喉官反卿共音恭狐射姑音亦一音夜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故闕不告朔本或作告月傳六年 舍二軍音捨注同軍帥所類反下同將中子匠反趙盾徒本反過溫古禾反當也丁浪反辟獄婢亦反後同者罪不音逋逃補吾反舊洿音烏本又作汙同大傅音泰下同賈佗徒何反

從文公反求好呼報反且娶七住反越竟音境自爲于偽反任好音于子車氏音居中行音仲本亦作仲下戶郎反鍼虎其廉反爲殉似俊反殺人從死曰殉字林弋絹反爲之賦于偽反下注爲立辭教爲作善言同猶詒以之反殄瘁似錢反王者如字一音于況反聖知音智分之扶問反注同話言戶快反善也度量音亮引道音導下同以遺唯季反不復扶又反注同焉用於虔反從者才用反卒得才忽反三思息嗣反公少詩照反注同以難乃旦反注及下皆同長君丁丈反下皆同好善呼報反下皆同且近附近之近必抒直呂反又時呂反除也公子樂音岳一音洛嬖於必計反辟也匹亦反又作僻下同杜祁巨之反讓偪彼力反姞其吉反又其乙反季隗五罪反故復扶又反下將復扶問反亞卿於嫁反嗣邸如支反軍帥所類反又命帥同使

其帑音奴莫子也欲盡津忍反介人音戒丙也非知音智帥扞戶旦反諸竟音境爲民如字治也或于偽反非也

經七年須句其俱反邾復扶又反易也以豉反城郡音吾邾難乃旦反王臣如字往方反本或作壬臣令狐力呈反廢適丁歷反本亦作嫡諱背音佩于扈音戶卷縣音權又工獲反分別彼列反書將子亮反帥所類反涖盟音利又音類

傳七年

閒晉閒廁之閒或如字難也乃旦反注同簠文之豉反下同大晦音泰下戶老反鱗驩古亂反華御事魚呂反本又作御音同將去起呂反下及注同庇必利反又悲位反下同廕矣本又作蔭於鳩反葛藟本或作蘽力軌反能藟紫悲反蔓音方廕麻許求反本又作庇爲比必爾反舍司馬音捨下同子卯五郡反之難乃旦反穆嬴音盈舍

嫡丁歷反本亦作適同將焉於虔反下焉用同而屬音燭畏偪彼力反乃背音佩箕鄭音基居守手又反下注同將中子匠反下注同步招上遙反堇陰音謹一音靳卒然寸忽反而復扶又反先人悉薦反有奪人之心本或此下有後人待其反誤訓卒子忽反秣馬音末蓐食音辱刳首苦胡反之使所吏反爲寮本又作僚力彫反爲賦于偽反下爲同狠戾初佩反蕘音饒中行戶郎反下同惡有烏路反鄢舒芳忠反狄相息亮反戴已音紀一音杞其婦大計反難也乃多反則爲于偽反下且爲自爲同鄢陵於晚反舍之音捨注同復爲音服又扶又反用休許虬反注同不樂音洛盍使戶臘反說之音悅

經八年衡雍於用反會雒音戎音洛本或作汜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宜去起呂反不舍音捨

傳八年

解揚音蟹中屬丁仲反令鄭力呈反皆見賢遍反且復扶又反公瑕音細之竟音境下注同能相息亮反適祖母丁歷反效節戶教反致也士縠俗作穀戶木反將中子匠反從亡才用反蒯得苦怪反爲明于偽反

經九年

以共音恭本亦作供下同之禭音遂衣服曰禭說文作稅云贈終者衣被曰稅以此禭爲衣死人衣僻陋匹亦反曹共音恭

傳九年

君少詩照反下注同狼瞫彼皮反公子龍莫江反以懲直升反不恪苦各反旨爲于偽反公子茷扶廢反厥貉武百反執幣傲本又作敖五報反注下同從子才用反若敖五刀反奉使所吏反諸夏戶雅反方嶽音岳接好呼報反下及注同

經十年

公與音預斂力驗反稱將子匠反帥所類反女栗音汝一音如字頃王音傾

傳十年

少

梁詩照反下注同夏陽戶雅反北徵如字三巷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喬似尹必反強死其丈反城濮音卜毋死音無縊一豉反而縣音玄王使所吏反沿漢悅專反順流曰沿泝江息路反逆流曰泝入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渚宮章呂反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音州今復扶又反見賢遍反麋子九倫反勞且力報反遂道音導大藪素口反雎陽音沮右孟音于獵陳直覲反弋陽以職反兩甄吉然反命夙眉病反載燧尤又作燧音遂取火具拱手九乙反以徇似俊反子舟音州不茹如呂反詭隨九委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終

春秋卷八考證

文公元年傳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賜彙纂定本　殿本閣本皆作錫案爾雅二字義同

二年傳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註以此二詩深責其義○案二詩即上所引閟宮泉水二詩也閣本作三訊

下展禽註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欲立而立人○案已欲立句其義未晰據　殿本杜林合註本作非己欲立而立人之道意始明暢但

古本皆然知訛脫已久

三年雨螽於宋註自上而隋音義隋徒火反○殿本閣本火作大訛

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案公子燮即王子燮據楚語莊王傳也　殿本作楚子燮閣本作楚公燮均係脫簡

六年傳陽子成季之屬也註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衰　殿本閣本作盾案成季乃趙衰字非盾字也僖三十三年處父已專師侵蔡趙盾至

是方佐中軍安得爲盾之屬耶

七年傳秣馬蓐食註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案蓐食因在寢蓐即食故謂之早食他本食字作是字似卽以蓐訓早食矣於義恐非

九年傳乙丑晉人殺先都註經書二月從告○此註因乙丑是正月十九日而經書在二月故云從告謂從晉人告辭也義與經合　殿本二作三閣本從作役並誤

經十有一年春楚于伐麇（討前年逃盟盟於會）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晉卿）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防齊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穴麇地）夏叔仲

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鄭瞞侵齊（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晉郤門前大路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行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孔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氣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邱（長邱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晉有之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齊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齊北郭城縣東北有周首亭）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伐齊退走至衛兄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國人弗徇（徇順也為明年郕伯來奔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爵兄公以諸侯禮迎之）杞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子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文）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敗諱文緩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役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曾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且亭員郎鄆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

夫鍾與郕邽來奔（鍾郕邽三邑名）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命臣及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為邑之罪）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弟以為長人不書大夫歸而不書）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臣同其絕故公以杞書）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戍嬰為令尹（若敖曾孫子孔）舒鳩為大孫（令尹子孔）舒鳩叛楚（江南有舒鳩故舒鳩之國今廬州有鳩水）遂圍巢（巢國名今巢縣）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舒鳩君）秋楚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之屬秦為好故辭）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受文武之命魯公伯禽也事君以事先君之典）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瑋節（瑋美也言以先君之器要約成禮）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假也）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財也）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晉地今在河東猗氏縣西南有羈馬山）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趙衰）臾駢之（代栾枝）欒盾將下軍（代胥臣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揚）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上會七年齊）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衰之族夫新出作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衰庶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少也又未嘗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放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河水曲也）十二月戊午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敢追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時）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文公一命命郤溱為卿不在軍帥之數故曰卿自有散位從二品）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兩軍將合不交刃相退而遠望謂之綏然則古名退軍為綏今無軍而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懲也明日請相見也（懲創也）臾駢曰使者目動心不安者肆情放大言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

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再同）邾子蘧蒢卒（未見出奔也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大室屋壞（大廟室）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沓地闕）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無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能外事且由舊勲有狐偃之舊勲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毀瑒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士會足請受也）履士會之足於朝（踐士會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爲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棰隱別於士馬處以示已所策以展書達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奮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既後劉氏而別族復累之姓）郤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長短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懷宗廟使垂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共）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

取侯伯哀鰥寡有仁行之勞[illegible]鄭國寡弱欲使魯依違晉楚之間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從爲遲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焉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當取定居一月三捷詩爲鄭趙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爲行公荅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於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年學屬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未地在宋因宋盟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書也魯見而後人未非常所有故書之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與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與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弒君例在宣四年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書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齊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欲使忘慢者曰弔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相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見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爲君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爲之言將復殺我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吉凶非末學所得詳言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宣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捷以長故曰辭順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卿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和親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

出將如商密（杞謂曰楚王幼弱子盧乃師曰子長爲師）盧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廢公襄陽下廬將戢黎將大叔麋共作鬬克子儀也）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殺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怨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見楚坊湖湖南所以不能窮以也）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更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穀文子年尚少）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

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附庸還升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行君之祿辟禍遠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譏襄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昭姬子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爲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辱王使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來使郝因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書緣臣子以於父敖公之臣孫仁孝之教故特紀敖與聞以示義）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朔日月晦之日）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惡曰入）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齊伐魯諸侯受賂而止故揔曰諸侯言不足序列）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宜出者異文）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請齊）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記會必得賓禮儀宗禮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言卿行旅從春秋特書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備儀重於重而事敬則魯尊而華爲敬貴而不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是督孫也督弑殤公在僖二年耦自以卿大子孫故不敢與魯君對共食）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爲敬（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敬魯人以爲敬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經至此乃來亦在年冬乃冬齊侯伐曹亦大）齊人或爲孟氏

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寘置）（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曾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為請（叔年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葬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故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及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

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子句龍一人門于戾邱皆死（句龍戾邱將已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盡饌）伐鼓于社（貴陰伐猶擊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專之）伐鼓于朝（晉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之等差）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長晉故前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書而告廟）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與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經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

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諱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為公諱故倒發例以明之）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猶奉命接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

相畏不畏子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紀商人傳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及與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則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用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信公疾且以賂故郪邱齊地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傳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臺名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間疾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邱有蛇自泉宮出入子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死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鳴邱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謀曰楚人謀徙於阪高蔿地蔿賈曰不可我能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蔿地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句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窓窓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沉師且起王師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得儵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爲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白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溪仞人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强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

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疏）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其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代公子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蕩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懼及已）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

也姑紓死焉（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子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同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師）蕩意諸死之（不書不告）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何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事明君罪）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烏閭傳曰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位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蓋誤也）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時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罪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義）秋公至自穀（二傳）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

失其所也（所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諸服）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別郊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聘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宣多既立穆公得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滅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蔵陳事蔵物也物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秦也時侯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晉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三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十七

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已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蔭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陸蔭於楚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命是從命之儵晉郊之竟言欲以兵逼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祖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命魏命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卿也公壻池晉侯女壻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戊午齊人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六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九 文公 十八

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無傳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邱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足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閭

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都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皆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池歌以扑扶職（扑並也扶擊也）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爲病恨欲以相感激）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使酒說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

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

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夫子視其母命殺視不書殺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仲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失德之書）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出公而文子故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命法則爲者也）德以處事（處治制也）事以度功

（度量也）功以食民（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制壞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賄財也）盜器爲姦（器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

（頑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櫻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揚敳也懿美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敬知）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噩無竅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讒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慝惡也言聚惡人以安讒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行窮共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告義不入心）舍之則嚚（道書）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共工伯鯀頑凶無忠信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宜公此堯行父此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匱亦貧也盈滿也貨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共帝者子孫故號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為堯臣）賓于四門（開四門延四裔以賓禮賓）流四凶族（舜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惡稱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莊桓皆宋也族公孫師也百族向魋桓魋也）遂出武

穆之族（穆於禄反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君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蔵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陸氏釋文音義

文下第九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一年　伐棗（九倫反）叔彭生（叔又作弗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郤缺（去虔反）于鹹（音咸）傳十一年　復伐（扶又反）錫穴（音羊本或作錫星歷反）來見（賢遍反）鄋（所求反說文作鄋瞞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字林郎一音先平反）瞞（莫干反鄋瞞狄國名）漆姓（音七）叔夏（戶雅反）騶乘（乘上聲下同）僑如（本又作喬其驕反）蓋長（如字又直亮反）揖（說文作揖衆也）其吹（昌垂反）以戈（古禾反）其處（昌呂反）而名（如字或古政反）

御之（魚呂反本亦作御）彤班（音而）征稅（舒銳反）滅潞（音路）且壽（如字一音授）之種（章勇反）郕（音成）朱儒（如朱反）夫鍾（音扶）弗徇（似俊反順也）經十二年　見公（賢遍反）復稱（扶又反一音服）舍夷（音捨）皆陳（直覲反）蒲坂（音反）及鄆（音運）姑幕（音莫）貞亭（音丁又作鄆音同）郕邦（音成）不復（扶又反）見其（賢遍反）未笄（古今反）之好（呼報反注及下皆同）重之（直用反）珪璋（音章）不腆（他典反）儆福（古堯反要也）儆要（於堯反下同）瑞節（音節）以藉（在夜反注同）厚賄（呼罪反）秦為（于為反）令狐（力丁反）將中（子匠反又下皆同）史駢（步田反）繼（力計反）盾（徒本反）步招（上遥反）深壘（力軌反）曰穿（音川）年少（詩照反）且惡（烏路反）軫者（之豉反）肆焉（音四）請求（丁老反一音丁報反）裹

糧（音果）軍帥（所類反）散位（悉但反）致爭（爭側莖反）未懋（魚覲反又魚轄反缺也方言云傷也字林云閒也牛各反）使者（所吏反）將遁（徒困反）薄諸（蒲莫反下同）必敗（步賣反）復侵（扶又反）

經十三年　遽（其虞反）蔡（文居反）大室（音泰注及傳同）于沓（徒荅反）于棐（方尾反又非尾反）傳十三年　詹嘉（章廉反）之塞（桑代反）令帥（力呈反）華陰（戶化反又）潼關（音童）難日（乃旦反下八旨反）中行（戶郎反注同）鳴將（子匠反）其知（音智）其帑（音奴）躡士（女涉反）與夫（音扶）若背（音佩下同）繞朝（如字又張遙反）以筴（本又作策初革反馬檛也）馬檛（張瓜反馬杖也王邳華反字林作策云箠也竹瓜反）人譟（素報反）而還（音旋）劉累（劣彼反）于繹（音亦）鄒縣（側留反）必與（音預）傳世（直專反）傾頹（大回反）以見（賢遍反）鰥寡（古頑反）欲為（于偽反下皆同）鄘風（音容）三捷

（息暫反又如字下在接反）經十四年　侯潘（判干反）星孛（音佩徐扶憒反嵇康音渤海字）彗也（稀似歲反一音雖遂反）既見（賢遍反）捷菑（側其反）不度（待洛反）之竟（音境）單伯（音善）為魯（于偽反）王使（所吏反）傳十四年　頃王（音傾）公閱（音悅）懲不（丁丑反）妃齊（音配本亦作配縣公反）施於（式豉反）數也（音朔）盡其（津忍反）貸於公（音待又音忒注同）殺舍（音捨又音試注同）多畜（幼六反本亦作蓄）憾本又作感戶暗反假也）將復（扶又反）宋殺（音試下同）八百乘（純證反注反）獲（俱縛反徐居若反）且子餘反）長（丁丈反下注同）立適（丁歷反）聘啓（乃計反）子變（普協反）儀守（手又反）舒蓼（音了）而還（音旋）盧（力於反又音盧注同）戢黎（側立反）麋（九倫反）已氏（音紀又音泄）為請（如字一音于偽反下以為請同十五年亦放此）使與（音預）盡室（津忍反）以復（扶又反）尚

少詩照反 立難乃多反又如字 汙君音烏 告難乃旦反 夫巳氏音扶巳音紀 焉

用於虔反 經十五年 華孫戶化反 奉使所吏反 皆從才用反 其

郛音孚郭也 傳十五年 爲單于偽反下爲孟反注爲惠叔皆同 皆從才用反注旅從

同又音如字 贄幣音至 萃多所類反又音律 使重直用反 亞旅於嫁反 長庶丁丈反

賓諸之豉反 竟上音境 不嫡必歷反 卞人皮彥反 期年居其反 爲孟于偽反

其仲音君 聲己音紀 史佚音逸 惟羅音無 仲詭 閱於國

字下同音泗或如 孫蔑莫結反 遂於于下同 于句古侯反 雞本又作雞 戾

斤力計反 去盛起呂反 饌仕眷反 筭差初宜反又 爲魯于偽反下 拘

執音俱 不與音預下 怠解佳賣反 而還音旋 王使所吏反下王使同 且數

音朔 齊難乃旦反下注同 惡其烏路反 爲公于偽反 已則音紀 王使所吏反 女

何音 湫 相畏息亮反又如字 以守手又反 經十六年 郪丘音西又七

西反 壞之音怪 巴人必麻反 杵臼昌呂反下强魚反 傳十六年

魯爲于偽反 君閒如字又音閑也 瘳也敕留反差也 伯禽至僖公十七

君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子考公酋立考公弟煬公熙立 …… 故壞音怪 大饑

反 訾枝子斯反 麇丘倫反 百濮音卜 於選息兗反又息戀反 阪高音反一音扶板

蔿賈于委反 無屯徒門反 聚才住反又如字 見難乃旦反 自廬力於反

音虛 振廩力甚反倉也 句古侯反 澨市世反 揚窗初江反 王卒子忽反 潘尪烏皇反

可克本或作可尅 蚡扶粉反 冒莫報反杜云蚡冒楚武王父也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

武王與杜異 服隰音習 皆北如字北一音佩 唯裨婢支反 儵直留反 乘

馴人實反傳車也 傳車丁戀反 二隊徒對反注同部也 石溪苦兮反本又作谿 子貝

補蓋反今俗本多作負音云 自仞人慎反 子鮑步卯反 以上時掌反 不饋其媿反 詒也

以支反又以豉反遺也 不數音朔 而臨 鮑適丁歷反 之施式豉反 鱗矔古亂反

公子朔 所庇必利反 姑紉 之稱尺證反

其難乃旦反 帥甸徒遍反 故重直用反 蕩虺許鬼反 經十七年

西鄙 見殺 傳十七年 齊難乃旦反下

黃父 黑壤 遂復扶又反注同 不與音預 執訊音信 侯

偕音皆 言汲汲音急 之適丁歷反 以蔵 前好呼報反一本作事

比近毗志反 一朝直遥反 再見賢遍反 餘幾居豈反 所荷 蔭於鴆反 鏈

而他頂反疾走兒 蔭茌必利反 於籐 之竟音境 爲齊于偽反

鞏朔九勇反 爲質音致下同 甘歜昌欲反 郕垂 語偷他侯反苟且也 經

十八年 伯犖 爲介音界 諱殺申志反或作弑 本之稱尺證反

傳十八年 欲令力呈反 先師悉薦反下同 見於賢遍反 邴音丙

又彼病反 歜昌欲反 乃掘其勿反又其月反 而刖音月又五刮反 斷其丁管反 職驂七南反

乘繩證反注同 以扑普卜反字從手作木邊非也 抉職烏穴反 扑筆巾榮反又之榮反

感激古歷反 女妻七計反 舍爵音捨爵也 惡懿烏路反 敬羸音盈 疑宣必計反

公長丁丈反而屬音燭仲見賢遍反何聽曰宣復發扶又反過市古禾反殺適丁歷反又古弦反季佗徒何反又諸竟音境大史音太失隊直類反之養餘亮反鷹於陵反鶴之然反說文止仙反字林己仙反度功待洛反注及下同以食音嗣養也注同壞法音怪匿也女力反遷觀音旅去之起呂反帝顓音專母項許玉反苗裔以制反隤徒內反敗五才反一者五引反敗音敗反傳直戀反下同戴以善反漢書作歲音歲昭音歲反尤降莫江反下江反皐陶音遙八愷苦亥反下同帝嚳苦沃反伯奮直問反仲熊音雄季貍力之反稷契息列反後人字當作熊熊彼皮反宣徧音遍不隕于敏反隊也隕隊直類反以揆葵反契作期刃反諸夏戶雅反好行呼報反頑嚚一本作反心不可德義之行為嚚反心不信為嚚反嚚魚巾反不息信反比周毗志反比近也周密也渾戶本反敦

徒本反渾敦驩明端不開通之貌反兜舜侯反少皞詩照反注同下皞老反蒐所留反隱也慝他得反惡也回邪似嘉反窮奇其宜反其行窮其好奇共工音恭其行下孟反共好呼報反話言戶快反善也舍之音捨敖傲很戶懇反注同很戶懇反檮徒勞反杌五忽反檮杌頑凶無信四之貌謂鯀古本反能去起呂反注同去下皆同盈厭於占反躬匡藏色刀反貪財曰饕他結反貪食曰餮鬬鬥婦豆反四窗七上反本亦作四惡以禦魚呂反螭物知反山神獸形魅丁利反山老精物也一云怪木藏舜素反十六相息亮反下注同去四起呂反數色主反慎微而微反美也澂稱直凌反道昭音照導向魚許亮反宋武氏之族本或作武穆之族者後人取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終

春秋卷九考證

十一年傳至於錫穴音義錫音羊或星歷反○案漢書地理志漢中郡錫縣應劭曰錫音陽顏師古曰即春秋錫穴是錫錫二字古已訛用故陸氏兩釋之

十二年傳主人三辭賓荅曰　案上云寡人敢辭玉賓以不足辭對至是復三辭故賓復荅之殿本閣本荅作客訛

十三年傳中行桓子音義行戶郎反○殿本閣本作司郎反非

十四年傳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三年　殿本閣本作二年杜林合註本永懷堂本與此同

十五年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案盟扈凡八國諸本皆同　殿本閣本無陳侯兩字係脫簡與而不書後也註今貶諸侯似為公諱○諸侯凡議事聚會而公不與則為惡經恒諱而不書今此會雖不與實非公惡而有似乎為公諱者故

傳發例以明其非他本似仍於義未協

十六年傳楚子乘駟。駟　殿本閣本及正嘉本俱作驛案孟子盟郵傳命古注云盟驛也郵駟也楊慎云置緩郵速驛遲駟疾則駟驛二字其義顯別此言廂人率蠻寇楚楚子會師伐之其正迅捷理官用疾迅之駟不當用遲緩之驛今諸本作驛者蓋緣永樂中制春秋大全盡改左傳駟字爲驛後人并以駟爲驛之省文遂致二字率用耳

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他本作夫人助之施案乃字正襄夫人欲通不可之聘計也於文義不當重用夫人字

夫人王姬註襄夫人周襄王姊。案八年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妹也註蓋據此諸本作襄王妹非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公子遂如齊逆女（不稱婦姜未至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者之以逆）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公子遂如齊納幣（略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納）秋邾子來朝（無傳）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略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宣公　一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未至國君往會之其後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凡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釋文不同故釋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晉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別於會故以略出之）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背薄暮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子大夫）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宣公者諸侯所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晉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賞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略（濟西故魯地在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七年扈之明年晉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今在文十二年）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鄭獲）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焉鄭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一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秋九月乙丑晉趙

盾弒其君夷皐靈公不君而傅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傳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生說之[illegible]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狂狡宋大夫將迎也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丹夫將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違命者違於司寇於心想聞其敗令殺敵爲果致果爲

毅易之戮也長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言取不良之人但怨恨也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案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見華元見而逃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女猶前日見叔牂之時叔牂言畢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

獵蒼也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猶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弃甲謂亡師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名寬而容衆泰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平沛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

競強也陵城者上之所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從宗周以來諸侯皆以稱人且爲趙盾所以稱人且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有國以戒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爲之宦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請會也三進三退公不省而又前也公卬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克有終詩大雅夫如是

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袞君之上服闕過謂有過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勞力）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樹名）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用犬為己用）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獵也翳桑桑之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食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退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逆詩大雅也言己所懷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聽冬又在壬申下疑傳文倒錯例）初麗姬之亂

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為置田已以為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給餘子之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奉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欲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為適事見僖二十四年）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宦屏季使為袁之適屏季使為袁之適）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同盟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體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以期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如魯求車魯僖子問天子崩未葬五祀不行郊禮曲祭自敬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從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鄭地為夏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雒冢

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周大夫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德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澤奇異之物而象之使九州之牧貢金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者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畫神百物之形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魅物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異心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若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昏亂天祚明德有所底止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在母弟須及昭公子內外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蘭香草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幸將不見信故欲計所期而驗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注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既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

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爲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清廟之女爲后稷妃宜生后稷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亢寵亢蔽也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啟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高郎二國相隱故公與齊侯共平之而莒已東海永錄東南有向城遠疑也秦伯稻卒

無傳未同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例曰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無傳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組節書于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鄫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因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治之而用兵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夫子宋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弒君之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以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弒將其罪名取有漸也書弒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

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遂羣昆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何爲猶留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

飯而（而語助言必侵）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囂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賈爲祖蔿子揚而己代之）子越又惡之（惡憎）乃以若敖氏之族因伯棼於轑陽而殺之（因也伯棼蔿賈也轑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三王楚先王王文成穆）奔于漳澨（漳水名澨水涯）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皋滸地名）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因射也輈車轅也跗車下平木也著猶中也丁寧鼓也輈上下平木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笠人所負以蔽雨寒暑名曰笠轂名曰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邳（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邳（畜養也）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弃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澤）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鬬伯比字也）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復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書於諸侯）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邳國之臣厭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illegible]）冬來反馬也（[illegible]二月廟見過後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字故書傳俱見以示誠）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無傳）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邢邱今河

內平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騎間數戰爲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伐殷盡殺之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名桓公王卿士事不出命故不書爲成二年王卿則出不書名此孤傳還九年十二年傳所補之義在此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離下震上豐之離三三豐上六變而爲地雷也周易論變故雖師其家闕其口闕其無人三三不祭也以變合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聞一歲鄭人殺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 宣公 十三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傳大旱無傳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殯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外合爲文皆以諸侯同志之國相與謀議列書計成而行存亡之所由故以連及爲文若不謀己定命而出則以外合別之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桓子事在成八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劉卿士伺天子之命以監配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亡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說止之辱故諱之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故而還大夫受命而出辭死以尸事遂以致禮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爲緯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遂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祭日之名籥管也例者可止之辭有人知而不止之義公羊宜作樂而不知與君故民辭去名惡其聲聞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也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嬴姓也反與成喪故別葬小君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程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月丙午蘇嶲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楚子彊之正其罪也及滑汭滑水名盟吳越而還吳越不與盟鄭處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遇吳越服從晉晉克有盡疾聲以蓼邵缺爲政代趙盾

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胥臣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晉滅郤氏張本）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革之所引據新例自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强）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阿縣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於竟外）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十公 十五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諫陳靈公君臣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書故不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徵聘不書徵加禮命不指年）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爲宋圍）會于扈討不睦也（睦親）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戰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祖服以戲

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褻也祖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祖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解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楚子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鄭也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是丁人之言）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十六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略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崔氏出奔衛（齊略見崔氏出國其事新以見無罪）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公子之子不加民或稱國以貶）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書父葬卿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子之尊稱子大夫稱字）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不言取繹此有繹也）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饑（無傳有水災而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與公之卒也書曰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以名今齊殺崔杼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故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其氏者姓子某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者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公如齊奔喪公既奔喪故亦不告但其告者則不書不書者書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靈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登楚塞之年故曰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魯故宣十二年報聘之禮賀王子也王後不稱使劉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齊襄公也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邾為齊所討故注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在今河南陽城縣西北下蔡之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殺

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欑函狄地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孤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七年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

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地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採取故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則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植也稱畚築量土器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餱食也度有司程主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功也傳言板榦之法使民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

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紹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年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寶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憶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懷而還之爲愈於久逸乃復封陳鄭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柳鄭居宗周夏氏所居也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因計紀存國爲文

善其得禮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徼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根在厲役直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陸氏釋文音義

宣上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第十

杜氏 盡十一年

經元年 喪取七喻反本亦作娶 卿爲于偽反宥之音又牟縣亡侯反 趙盾徒本反 棐林芳尾反 非好呼報反 侵密音崇本亦作崇 傳元年

尊稱尺證反 舍族音捨 篡立初患反 得復扶又反 爲立于偽反下同 陳共音恭 解揚音蟹 秦急宿絕句 必救之本或作崇急秦必救之是後人改耳 侯侈昌氏尸氏二反 驟諫仕救反 經二年 鄭爲于偽反下同 夷皇古刀反

傳二年 命於楚本或作受令于楚非也 元帥所類反 見賢食欲反 十乘繩證反下皆同 俘二芳夫反 馘百古獲反本或作馘百人者人耳 狂狡古卯反 輅鄭五嫁反 迎也注同 倒戟丁老反 宜其禽也一本作宜其禽也 果毅無既反 著於心直略反 食士音嗣 羊斟之金反 不與音預 私感戶暗反本又作假注同 敗國必邁反又如字 殄民大典反 以逞勑領反 叔牂子郎反 爲植直吏反注同將主也 將主子匠反 謳曰烏侯反 睥戶板反出目也說文字林云大目也蘇林云猶分然也 繙步何反大腹也 于

思于思如字又西才反多者犯員逆云白頭貌葉甲役扶又反來力知反又如字以協上韻多鬢字又作鬚髯俏于反騂乘七南反犀音西兕徐里反賜那乃多反丹漆音七不吝力刃反其咎其九反陸渾戎名反而惡烏路反其難乃旦反將斃婢世反國以殺申志反厚斂力驗反彫牆本亦作墻下在良反彈人徒丹反膊音的表也熊蹯扶元反寘諸之罍音本范器也草索桑各反之管九吕反見其手一本作首及溜力救反少溜也鮮克自淺反少也下同衰職古本作俱反麀音迷一音五分反闕矣知亦反盛服音成本或作瓜而睡垂偽反觸槐音成本又音回飲趙於鴆反祇本又作提上支反彌明面皮反遂扶以下舊本皆作扶以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公犬知人心可使者明搏音博翳桑於計反多蔭音陰又於鴆反食之音嗣下同舍其音捨以遺唯季反下注同簞食音丹笥也筍也巴嗣反諸橐他洛反既而與音預公介音界以禦魚呂反趙穿攻如字本或作紹竟之音境下及注同閻公弑申志反大史音泰爲法于偽反注同黑臀徒門反無較音角麗姬力知反詛無側慮反之適丁歷反本又作嫡下注同爲置于偽反公行戶郎反注及下同以括古活反中子如字又丁仲反屏季季反見僖賢遍反旄車音毛一本作毦爲衰初危反

經三年　傳三年

復發扶又反及鄭音延周疆居良反勞楚力報反昔夏戶雅反鑄鼎之側反著之其嘉反鯛物知反魅亡備反本又作魍音同國語水神怪物也罔亡良反雨本又作雩音同山川之雩雩也天休許虬反下同天祐音又載祀杜云皆年也爾雅云商曰祀周曰載周曰年夏曰歲商紂直九反天祚才故反所底音旨郟古洽反鄏音辱燕姞其乙反又其吉反伯儵直留反爲女音汝人服致也媚亡冀反欲令力呈反陳嬀九位反于臧徒郎反及葉式涉反子俞音榆惡瑕烏路反從晉如字又才用反石癸居誓反必蕃音煩下同亢寵苦浪反將鉏仕俱反大宮音泰注同刈蘭魚廢反經四年　及鄭音城取向音亨反承縣羣即之翻反一音承又音拯稻卒仕沒反傳四年　不治獻黿音元將見賢遍反將解如字又音蟹及食音嗣染指如淺反先公羹爲難乃旦反畜老許又反注同王許六反猶憚徒旦反難也御亂魚呂反去疾起呂反下皆同堅長丁丈反而舍音捨下同於難乃旦反餒而奴罪反飯也鬬般音班蔿賈于委反賈爲于偽反椒處昌處反又惡烏路反注同圉魚呂反囚也伯嬴音盈轑陽音遼烝野之承反爲質音致漳音章澨市制反皐滸呼五反伯棼扶云反射王食亦反下同汏他末反過也輈陟留反車轅也鼓鼗芳扶反著於直略反鉦音征以貫古亂反笠音立轂古木反於邱本又作郎音五國名畜于許六反養也夢中音眾又亡貢反乳之如主反乳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妻伯比七計反箴尹之任反使於所吏反自拘音俱

小斂力驗反傳五年　強成其丈反厭尊於涉反累其劣偽反自爲于偽反以別彼列反廟見賢遍反下同遣使所吏反經六年　傳六年　數戰所角反其貫古患反貫習也注同可磑於計反爲于偽反下注同召

桓上聲反曼滿音万伯廖力彫反蔀步口反又普口反闕其苦規反閔其苦魂反

不覿徒歷反閔一閔廣之閔　經七年　伐萊音來不與音預黑壤如丈反　傳七年　脩好呼報反不與音預下及注與諜同年未不與放此應

命應對之應例別彼列反下注同向陰舒亮反故相息亮反以監古銜反同歃所洽反又所甲反　經八年　大廟音泰傳同爲繹于僞反省文所景反魯竟音境

猶繹注起呂反注及傳同簡洋略反管也音館巫其烏路反聲聞音問又如字　傳八年　秦諜徒協反間也今謂之細作絳市古巷反楚爲于僞反疆之界良反及滑于八反汭如銳反一音如悅反會稽古外反下古兮反楚彊其良反蠱疾音古喪志息浪反葛苧方勿反引棺索也引柩去又反　經九年　竟

外音境洩息列反治音也　傳九年　加諷方鳳反厚賄呼罪反字林音悔言易以豉反無將子匠反帥所類反夏姬戶雅反皆衷音忠王丁仲反懷也其祖女乙反一音汝禀反說文云音日所常衣也字林同又云婦人近身內衣也一反御叔如字一音魚呂反近身附近之近無傲戶教反且聞如字一音問弗禁居勢反又音金多辟本又作僻匹亦反注同邪也立辟婢亦反法也注同辟邪似嗟反下同危行下孟反言孫音遜爲厲于僞反事見賢遍反柳棼力手反下扶云反　經十年　濟西子禮反略見賢遍反陳夏戶雅反取繹音亦　傳十年　崔杼直呂反其偪彼力反守臣手又反之使所吏反注同思好呼報反夏氏戶雅反似女音汝其廢居又反射而食亦反斃子竹角反　經十一年　楚復扶又反下復封陳同

于櫝才端反函音咸播蕩補賀反下如字　傳十一年　夜檿力狄反兵爭爭鬬之爭我焉於虔反夏楚盟于辰陵本或作楚子諸鄭音延艾獵五蓋反下力涉反城沂魚依反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廣雅云無慮都凡也板幹古旦反本亦作榦也音貞畚築音本盛土音成爲作于僞反又如字基趾音止略行下孟反具餱音侯乾糧食也糧音良乾食如字一音嗣本或作乾饭度有待洛反監主古銜反不德恩庚反過也濟氏音路以創初亮反爲陳于僞反少西詩照反轘音患車裂也使於所吏反皆僭子念反女獨音汝以蹊音兮徑也吾儕仕皆反輩也乃復扶又反夏州戶雅反又儆古堯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終

宣公二年傳寘諸畚註以草索爲之苫屬○案三禮圖筥圓受五升筥字从竹不从艸今改正

翳桑之餓人也○餓人　殿本嘉萬本作饑人案餓與饑雖無別但此承上文見靈輒餓句來則自應作餓字

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適字下、殿本閣本有子字

四年公如齊註無傳○無傳二字　殿本閣本闕

永懷堂本林氏直解本與此同

傳楚人謂乳穀音義穀奴口反○　殿本閣本作如口反乃揉字音奴之譌也

九年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註謀齊陳○他本作謀齊也案下云荀林父帥師伐陳則此必齊陳兼謀不當無陳字林氏直解云謀齊陳之不睦此說得之

十年傳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閣本闕諸侯之師戍鄭鄭七字乃脫簡也

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註慮事無慮計功○案無慮二字義似難曉故陸氏引廣雅以明之正義釋云無則慮之訖則計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是無慮二字確無可疑　殿本閣本改作謀慮反失其舊

音義廣雅云無慮都凡也○案廣雅所謂都凡猶漢書趙充國註所謂大計也韓維詩書之遠寄龍山下云此僅止存都凡即此二字義　殿本閣本作都邑誤

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殿本閣本無對字并無可哉二字

案此對曰可哉句與反之可乎緊接與王曰可哉遂應乃左氏文法妙處當從原本爲善

宣公下第十一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以討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上軍大陳故必晉師敗績書地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誤清邱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邱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浮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爲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逵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爲臣僕曰孤不天不爲天所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徇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毋滅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氣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史駢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

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羣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括弟兄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征鄭伐爲有罪不爲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鈑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

楚武王始更爵號陳法度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棄輯睦步曰車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爲敖孫軍行右轅左追蓐追蓐追軍之右名人蓐爲戎僕御者追求軍政不戒而備戒令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舊故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施捨不出門施典不出境君子小人物有服章服章貴賤有等威威儀有禮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 三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頤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弱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伸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伸虺湯左相薛之祖虺之令也沟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沟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之遵養之道須暗昧者自亡而取之蓍昧也昧暗也武曰無競惟烈武謂武王無競無強也烈業也言武王能強業之業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羿子曰不可羿諸侯名有窮國君名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羿子所帥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師初六爲之臨之臨曰師由以律否臧凶此師卦爲辭律法也否不也臧善也言善顯成爲臧逆爲否今羿逆命不順成敗難不臧之凶衆散爲弱衆散爲弱衆今變爲弱弱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人之命在衆衆散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有律以如己也如己者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故爲是法敗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過天塞不得整則竭涸也不行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 四

之謂臨水之合流爲成臨非行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辭繫於十二道命亦天則行果遇必敗遇敵羿子尸之此祠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殺先殺羿韓獻子謂桓子韓厥曰羿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在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羿子以偏師陷敗日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晨之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而不相同罪失在敗其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鄭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尹戌代子重子重子反將右將欽馬於河而歸子反公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軍南鄭）旆前大旗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將帥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從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鄗之間（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子季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山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實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在虞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宮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

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從咎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違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

人（使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氣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失辭，失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以申侯戰又示不欲與和，以致晉之者，所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廢旌，廢旗，聞，遽也，廢旗，遽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御寡旌，寡旗，近也）樂伯曰兩馬掉鞅而還（掉，回也，掉，正也，還，迴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折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張弓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者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賁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欲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獸人，掌田獵，獻鮮，獻肉，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尪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怒，欲以戰，曰：吾聞致師者，御廢車，乘敗車，載旌旗，旌旗，以表軍也，載，載之車也）入敵壘，壘，軍壘也）以表其勇，勇，勇力也）而反，反，還也）以報告，報，報君命也）今吾車不良，馬不調，調，和也）吾將安用之，用，以也）將以此時，此時，謂今日也）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喪，敗也，無日，言不久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撤也）楚子不可，不可備）士季使羣朔、韓穿帥七覆，子敖前（前，前鋒，覆，伏兵也）故上軍不敗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甲裳，甲衣）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苟小雅言主帥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偶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謗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之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惡之脫扃惡敗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惡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靜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傻在後傻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莊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櫜也菆矢箭房箭室廚子怒曰非子之

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

日載戢于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威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討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鋪徙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不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德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幸未

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時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歸之）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濃）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日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絮也言說以忘寒）遂傅於蕭還

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嘗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御寒欲使無社逃匿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諱論）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疾）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欲入井故使叔展視井中見人拯已出溺爲拯）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無社井中見人當爲茅絰哭井則已）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拯與也傳言蕭人無守心）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原縠先縠）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爲盟故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冬蝕（無傳爲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侍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蕭在前年）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役公不宋曰代晉衛不顧盟以恤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清一名潢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盡滅其族爲誅已故曰惡之來也）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使自要以說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九卿之任謂御宋討陳也）我則死之（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黨人國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生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書殺大夫不書）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妻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禮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挾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玉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殿門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人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眷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平者揔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帥師從告）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下不加殺之辭而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秋益（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蓋其人今又展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上二吾猶不足道以為常故曰初）冬蝝生（蟲子以冬生遇寒風雨不和而死故不成蟲）饑五穀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瑾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惡不損大德之喻）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貳偽隙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呂宋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宋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築室於宋守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以宋宋不備）（盟不書不告）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鄧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雋才（雋絕異也言有才勢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敗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固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也）天反時爲災（災害即地反物爲妖（妖人作）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

爲之（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二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八十也未安備秦師之弱故別置之稷以示不兩來以迫狄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次雒也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

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顆之力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下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伯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賞罰是典故之所出故曰物也夫文王所以能成其王者以此道也故曰可以語人矣）士伯肅中行伯（士伯肅中行伯荀罃也）君信之亦肅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大抵言文王所陳大有以錫天下故能載有是道也故詩說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趙衰公子季子名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魄之精爽是謂魂魄爲成人之物）八年晉殺趙同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蝝蟲爲災而書之者幸其災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皆隗姓今文并書其餘當上會晉人從晉）夏成周宣榭火（榭位曰人火之也成周宣榭藏樂器武屋別在今時名高閣是曰無室曰榭謂屋依前）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穀梁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滅）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傅保父將中軍且加大傅之傅保者教導之官）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舜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在位則無不成善）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師在宣十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奪人故復召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享宴公問大夫也）殺烝（烝升也升殺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爲饗饗禮有禮有殺禮之武士會平王室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烝而不殺禮以大夫之禮以公侯之禮公不與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請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典禮之廢久矣）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三月四日）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爲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盧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

復命矣（欒京盧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于鞌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子卷楚（卷楚卽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子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及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與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而之夷蠻以稱其名之僞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齊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至齊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而解縱故得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於此書歸故權[illegible]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辭戕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斗戰于鞌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晉地秦[illegible]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魯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子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嫡子謂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宣公亦逃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將爲司寇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告已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于家還及笙子家

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陸氏釋文音義

宣下第十一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二年　又儆古堯反于邲扶必反一音鄧成陳直覲反背盟蒲對反下注同

傳十二年　卜臨徐力鴆反哭也下注同大宮音泰注同守陴婢支反徐扶移反僻普計反倪五計反復圖扶又反注同故爲于偽反于逵求龜反塗方云九達謂之逵郭璞云九軌也爾雅道似逵者故謂之逵逵或作馗字肉袒徒旱反所祐音又其俘芳夫反囚也

海濱音賓其前翦子淺反剪也前好呼報反注同厲宣鄭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桓之子宣王之母弟武鄭武公名滑突桓公之子不泯彌忍反徐亡軫反滅也要福於遙反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鄧僖六年滅鄫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此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能下下嫁反可幾音冀潘尪烏黃反出質音致將中子匠反下及注並同下沈尹將將左將右皆放此先殺戶木反本又作殺音同彘季直例反臾羊朱反駢薄邊反輦朔九與反而勦初交反勞也徐又子小反焉用於虔反觀釁許靳反罪也不爲于偽反注同不罷音皮怨讟徒木反謗也此陳直覲反下同工賈音古而卒子忽反注同乘繩證反注皆同輯睦音集又七入反不奸音干犯也爲敖于委反追辱音辱挾轅胡牒反又古洽反一音古協反蹋伏徒腹反爲幡芳元反見騎其寄反旌識申志反一音志後

勁（袁敬反）殿（丁練反）別也（彼列反）等差（初佳反又初宜反）攻昧（音妹）仲虺（許鬼反）侮亡（古吕反）左相（息亮反）汋曰（章略反）於（音烏）鑠（舒若反美也）耆昧也（音旨致也徐又其夷反老也注及下同）無彊（居良反）以務烈所（絕句）軍帥（所類反下及注有帥元帥三帥同）知莊（音智）否臧（子郎反）故應（應對之應）川壅（於勇反本又作雍注皆同）天且（於美反）大咎（其九反）令鄭（名皇反）鄭（音延）沈尹（音審）飲馬（於鴆反）嬖人（必計反徐甫詣反字林方致反）伍參（七南反）反旆（蒲貝反大旗也）南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剛愎（皮逼反很也）愎很（古墨反）誰適（丁歷反）改乘（繩證反）於管（古緩反滎陽管城管叔所封也本或作菅古顏反非也）在敖（五乃反）郜（苦交反名）郜（音皇）皇戌（雖律反）使如（所吏反）師驟（仕救反）敗楚（必邁反）不易（以豉反）申儆（款領反）紂之（直九反）蚡（扶粉反）冒（莫報反）篳路（音必）藍（力甘反）縷（力主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　宣公　三五

箴之（章金反誡也）不匱（其位反）要也（遥反）二廣（古曠反下及注皆同）一卒（子忽反注同）五乘（繩證反下同）復以（扶又反下不復逐同）序當其次（一本作序當其夜）知季（音智荀首後為智氏）原屏（步丁反）必長（丁丈反）身行（下孟反）少宰（詩照反注及下同）夾輔（古洽反舊古協反）毋廢（音無）候人（戶豆反）謂伺（音司一音息嗣反）為諂（勑驗反）單車（音丹）挑戰（徒了反下文同）羣帥（所類反）摩（末多反近也）壘（力軌反）摩近（附近之近）左射（食亦反下三字同）以菆（側留反矢之善者）兩馬（徐云或作捌皆力制反字林或音亮飾也）掉（徒弔反徐乃較反正也）鞅（於丈反）示閒（音閑）折之（設反注同）馘（古獲反）斷耳（音短）麋興（亡悲反）麗著（直略反）從者（才用反下從者同）魏錡（魚綺反）魏錡（尺周反）欲敗（必邁反又如字）請使（所吏反）及熒（戶扃反）射一（食亦反）於鮮（音仙注同）二感（胡暗反）能好（呼報反下同）喪師（息浪反）徹警（音景）徹去

起（吕反）七覆（扶又反注同）帥將（如字又子匠反）七處（昌慮反）為乘（繩證反下三十乘元戎十乘并乘注皆）而說（舒銳反注及下同）屈蕩（居勿反）楚王更（音庚）迭（直結反）搏之（音博）使軘（徒溫反）使騁（勑景反）出陳（直覲反下注皆同）先人（悉薦反注及下同）卒奔（子忽反下及下注同）可掬（九六反兩手曰掬）右拒（音矩本亦作炬下同）唐狡（古卯反）四十乘（繩證反下從之乘并注易乘同）若萃（似醉反集也）殿其（多練反注同）廣隊（直類反）恭之（其器反敬也）陘扃（古熒反徐公冥反直上兵關也服云扃橫木於轅門一曰軍前橫木也西京賦云旗不脫扃蔣綜曰扃所以止旗也）不帆（孚劍反本又作帆音扶嚴反）差輕（初賣反）之數（所角反）二子乘（繩證反）趙傁（素口反老稱）老稱（尺證反）尸女（音汝）皆重（直龍反）知罃（於耕反）還戰（音環）廚武（直誅反）每射（食夜反又食亦反）抽櫂（直角反）可勝（音升）池陂（彼宜反）射連尹（食亦反下同）將不（子匠反）楚重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　宣公　三六

（直勇反又直用反注上重字同）幡（側其反）重也（直用反）衡雍（於用反）君盍（戶臘反）京觀（古亂反注及下京觀同）載戢（側立反藏也）載櫜（古刀反韜也）韜也（他刀反）時夏（戶雅反注同）耆定（音旨注同致也）鋪時（音奠反徐音敷布也）繹思（音亦陳也）屢豐（力注反數也注同）屢數（所角反下數數致同）暴骨（蒲卜反本或作暴）焉得（於虔反）而強（其丈反）鯨（其京反大魚名）鯢（五兮反大魚也）以懲（直升反）淫慝（他得反）史佚（音逸）毋怙（音無下音戶）以要（一遥反）蔑矣（音莫病也）耆也夫（音扶）渥濁（於角反）城濮（音卜）未歇（許謁反盡也）國相（息亮反下熊相同）喜見（賢遍反）不競（巨敬反）以重（直龍反）宜僚（力彫反）蕭潰（戶內反）拊而（芳甫反撫恤之也）如挾（戶牒反）纊（音曠絮也）言說（音悅）遂傅（音附）還無社（音旋）司馬卯（馬飂反）號申叔（徐戶到反一音戶刀反呼也）麥麴（去六反）山鞠（起弓反）以禦（魚呂反下同）

不解音蟹下同智井烏九反智井廢井也字林云井無水也一皮反而拯拯救之拯注同茅經直結反則已音紀舊音以乃應應對之應號而戶刀反哭也注同無守手又反宋爲于僞反有約於妙反又如字陳共音恭舊好呼報反欲背音佩十四年經十三年

傳十三年 累及劣僞反使人所吏反我說如字又音悅以說音悅又如字而亢苦浪反禦也誰任音壬經十四年 傳十四年

年 縊而一賜反復室扶又反以妻七計反爲妣于僞反蒐焉所留反簡閱音悅中行戶郎反賈於音致子馮皮冰反惡宋烏路反又烏洛反扶宋勿乙反宋聾力工反暗也晉使所吏反下殺同殺女音汝見犀賢遍反過我古臥反一音古禾反投袂面世反袖也袖也徐又反屨及九具反室皇直結反室皇堂闥也魯樂音洛薦

札子側八反徐又側乙反召伯上照反倒札丁老反螽音終稅畝鍼反復十扶又反蝝生悅全反字林尹絹反螽子也劉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

傳十五年 度時待洛反納汙音烏注同山藪素口反瑾其靳反瑜羊朱反匿瑕女力反藏也含垢古口反本或作詬徐云亦音垢爲說于僞反解揚音蟹無降戶江反望櫓音魯女則音汝下注而女也同無賁于敏反廢隊直類反其守手又反將子匠反利道音導析思歷反骸戶皆反本又作骨公羊傳作骸何休注云骸骨也以纍七亂反炊也國饜婢世反爲質音致鄭舒待洛反納汙音烏注同山藪素口反瑾其靳反瑜羊朱反匿瑕女力反藏也含垢古口反本或作詬徐云亦音垢爲說于僞反解揚音蟹無降戶江反望櫓音魯女則音汝下注而女也同無賁于敏反廢隊直類反其守手又反將子匠反利道音導析思歷反骸戶皆反本又作骨公羊傳作骸何休注云骸骨也以纍七亂反炊也國饜婢世反爲質音致鄭舒芳思反潞相息亮反三儁音俊耆酒市志反黎氏禮兮反國名魏顆苦果反復立扶又反雒音洛有嬖必計反必以殉似俊反本或作必以爲殉其治直吏反下治命同以

亢苦浪反禦也躓而陟吏反徐丁四反以瓜古華反衍以善反吾喪息浪反說是音悅叔向香丈反也夫音扶能施式豉反獻狄俘芳夫反于周不敬一本不敬作而敖之魄普白反經十六年留吁況于反別種章勇反又并必政反一音如字宣謝本又作榭音謝鄭伯音談

傳十六年 鐸辰待洛反以檄音弗將中子匠反大傅音泰注同人遠于方反也夫音扶虢虢居陵反又本亦作諺音彥曰爲毛召子僞反之難乃旦反注同復亂扶又反相禮息亮反注同殺戶交反烝之承反有折之設反注同

經十七年 錫我星歷反斷道直管反一音短叔肸許乞反

傳十七年 齊頃音頃跛而波可反不復扶又反下同欒京廬音盧又力於反于窜音安蔡朝如字及斂

徐音廉一音力漸反孟音于卷楚音權一音居免反苗賁扶云反皇使所吏反注及下同不逮音代或大計反汲汲音急或沮在呂反止也君好呼報反爲是于僞反犯難乃旦反將焉於虔反不拘九于反復爲扶又反燮乎素協反者鮮息淺反庶遄市專反如祉音恥鳩乎徐音豕直是反解也本又作豕注同或音居牛反非也鳩解音瞿此訓見方言嘉好呼報反下同

經十八年 子臧子郎反人戕在良反徐又在精反鄫子才陵反僭而子念反以徵如字明也本又作懲直升反止也至笙音生徐又勑貞反云本作禮亦作打案徐後音是依二傳文

魯竟也音境

傳十八年 盟于繒才陵反爲質音致鄭舒緩生貢反曰弑音試注同弑字從式殺字從殳他皆放此以別彼列反一朝如字卒暴才忽反欲去起呂反下注將去並同以張如字一音陟亮反殺適丁歷反注同大援于眷反仲也

夫音扶請爲于偽反壇帷音善陳地爲墠而張帷也於介音界袒音但括髮古活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一終

春秋卷十一考證

十二年傳夷于九縣音義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案莊六年鄧三甥請殺楚子祁侯弗許還年楚伐鄧十六年滅之是六年伐鄧而非滅鄧滅鄧明在十六年　殿本因十六年經傳無明文改作莊六年滅鄧而序十四年滅息句于下恐失經典釋文之舊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戶稟纂定本閣本坊本俱作尸案漢書樊噲傳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皆與杜註訓止意同顧炎武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則原本戶字非誤

楚人惎之脫扃註扃車上兵蘭○兵蘭諸本並作兵闌案孔疏橫木車前以約車上兵器則闌字義亦通但管子小匡篇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註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原本作兵蘭似更有據

音義服云扃橫木校輪間○　殿本閣本校作
扜疏亦云有橫木扜于輪間案軍部有闌格者
曰校漢司隸校尉城門校尉是也遮木以闌禽
獸亦曰校漢成帝紀大校獵是也且下疏又云
橫木車前以約兵器似取闌格之義則從原本
校字爲優
若爲茅經註叔展又教結茅以表并○教　殿本
閣本作欲訛叔展因廢井甚多不可知處故授
無社以計令結茅爲經置諸井上是則叔展教

之而非叔展欲之明甚
十五年傳壬午晉侯治兵于稷註壬午七月二十
九日○七月　殿本閣本作十月非秦伐晉在
七月晉侯以秦師爲弱故遣魏顆距之已則東
行定狄同在一月中事何得遲至十月且十月
二十九乃辛亥非壬午當從原本
爾用先人之治命○用字下唐石經有而字案而
猶汝也
十六年傳爲毛召之難故註毛召難在前年○他
本作毛伯難在前年非傳既明言毛召之難似
不得專指毛伯

成公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氷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氷書冬溫三月作邱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師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田三人為率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義重敵故書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尋戎所敗書秋從告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邻垂之役晉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子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為齊難故作邱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見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

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當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鞌齊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鞌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宋同盟而赴以名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蟲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侵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魁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取龍侵巢

邱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亡無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

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大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書其權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中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也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

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請期平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興師淹於君地與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擒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四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手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

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始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疾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只其不識車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

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附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

絓於木而止驂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爲韓厥所及丑父欲爲右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興師陷入君地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屏遁也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不告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屬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子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强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璧者）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邱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齊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充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不覓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典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犒爲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橈敗（震動橈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

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疾邪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而復自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魯衛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

服（三師御克士以受樂書已嘗受于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造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士兵車候正亞下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塗墳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仇牧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

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

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爲取夏姬之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因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曾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妻）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

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猶也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爲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武子士燮文子士燮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

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獻所以能勝齊宣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宣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宣公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閭民戶口已責弃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命三帥當王右左位二君弱許强冠之久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羞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賄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布者皆百人公衛

爲質公衛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鄭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則失位也鄭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告不見經君臣之別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塈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衛逃

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司書篇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強周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晉侯使臻蒲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兄弟謂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因存禁淫慝也）（淫慝謂蹤掠百姓取國存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齊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朝王畿大夫非命卿名位不足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鞏伯受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魯卿）王使委於三吏（委問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長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文公（無事七月而葬緩）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盧縣）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

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鄢（覆伏兵也）敗諸邱輿（鄢邱輿皆鄭地晉偏軍爲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

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囚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謀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

（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與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寡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執事指帥）其弗敢違（違辭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晉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六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

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皆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脩好故寡君不任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故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潰

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罃之賢）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郲（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厠而死）詩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貳離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譬異）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皐縣東有氾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囚戍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義趙氏）含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逐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亦聘）夏晉荀首如齊

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餼曰餼運糧餼之穀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舊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上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撤音）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史官辭責）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怨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

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圉（圉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圉逃代已爲質故恐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圉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牢爲辭爲明年殺未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經有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皆定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晉人以峯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取鄟（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肸子）壬申鄭伯費卒（別年同盟蟲牢）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請前年平服）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峯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以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會倘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取鄟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易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衛孫良夫甯相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保（不保衛）說（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陴城上女牆故）晉人

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絳，此故絳）諸大夫（[illegible]）[illegible]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大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其惡易覘（惡疾疾覘視成也）易覘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陷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中陽經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淫惡）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爲季孫如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晉（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晉命伐宋）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與晉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郤莊子

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爲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下耳上以爲政）子之佐才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郤克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言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稿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吳伐郯（地）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猶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冬大雩（無傳書過）衛孫林

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恤憂也故夷狄內侵 詩小雅刺在上者不憂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 師旅也天子師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氾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皆大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五年 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置藏府也爲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左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若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

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繁夏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子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人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爲是）吳常騁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侯）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齊使還三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不納幣今華元將故特書之宋公無主言者曰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蔡昭侯之父）晉殺其大夫趙括（括趙盾之

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官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今瑞入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之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棄故稱杞叔姬

秋七月天王使石尚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用師奪之戰

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欲於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晉事宿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罔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之者罔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

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荀罃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謂此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魯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子在五年曰

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爲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昆吾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渠邱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上

曰城亡惡莒子曰辟陋[illegible]

對曰夫狡焉（[illegible]）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無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illegible]者有縱其暴虐）勇夫重閉況國乎（[illegible]）冬杞叔姬卒（莒須傳）

歸自杞故書（[illegible]）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鄭與吳敗）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憂）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晉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侯宣伯帥師會伐鄭衛人來媵共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三七】

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晉內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illegible]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illegible]三月又使大夫隨如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命會於鄭故晉執之者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illegible]上日潰）楚人、鄭（鄭莒也遲[illegible]師，鄭故稱人東海廣饒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前故傳曰書時）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中之[illegible]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之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改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遂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子鄭（鄭伯為晉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強父嫁女於韓侯為女弟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晉侯有賢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主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一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一房婦人大夫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緑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晉人來媵禮

伯如晉晉人[illegible]於[illegible]執諸鍾[illegible]

欒書伐鄭[illegible]人復伯[illegible]行[illegible]人殺之非[illegible]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之

（[illegible]晉敗）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

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囚）有司對曰鄭人獻楚囚也使[illegible]

之（鄭獻仲俊在七年[illegible]）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illegible]

人也（冷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在

二事（言不敢廢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別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上

子也師保教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伯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

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合其遠事而遠稱少小以示[illegible]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

尊君也（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

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

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

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還鄭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

衆潰奔莒戊甲楚入渠邱（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

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

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

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

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

（侯歸鄭伯張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

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

郊不從乃不郊（無得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

公衛侯曹伯伐鄭（晉欲大子州蒲也有得而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齊人來脅

（陵伯姬也異姓來脅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六同盟據傳而八月六日無刃[illegible]）

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羅莅如楚（大夫）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許）（鄭成公大子）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子如佞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父不令子不立羅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莊陽卷縣東有脩武亭）辛巳鄭伯歸（歸伯）

（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公

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日夢日時）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令乎以其人遂害身）秋公如晉（稱弟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莅未反（是春晉使羅莅至楚結成晉謂留貳於楚故留公須羅莅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諸

之也（諸不書晉葬也）

陸氏釋文音義

成上（成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 爲甸（徒練反一音繩證反）一乘（繩證反）卒七（尊忽反）重斂（力驗反）戎（古文反史記及二傳皆作貫戎）別種（章勇反）傳元年 郤犨（音睿）詹之廉反）單襄（音善）爲半（于僞反下文同）徼戎（古堯反要也）欲要（一遥反）背盟齊難（乃旦反下同）繕完（市戰反下和端反）具守（手又反）結好（呼報反）逞解（音蟹）

經二年 辛巢（音斥）晉陳（直覲反）

奉音安以與音預匹敵如字本或作適亦音敵公鮑步卯反汶陽音問以好呼報反匱盟其位反傳二年頃公音傾嬖人必計反就魁高大反封竟音境而膊普各反磔也磔陟百反甯相息亮反向禽舒亮反石碏苦略反甯俞羊朱反復欲扶又反子喪息浪反隕子于敏反止御魯反鞫居居六反曲縣音玄注同繁纓步干反注同不愆起虔反百乘繩證反下同城濮音卜悖中子匡反且道音導以徇似俊反干莒所巾反靡笄歷笄音雞不腆他典反詰起吉反朝如字注及下朝夕朝食同請見賢遍反釋感胡暗反本又作憾無令力呈反與師如字下無令與師同一音所類反不復扶又反擔也丁甘反齊壘力軌反賈余音古賈也注同欲賣莫卦反師陳直遵反酮音同徹命反夏戶雅反解張音蟲下如字一音直亮反軍將子匠反下將在左同貫余古亂反下注同及肘竹九反余折之設反朱殷於閑反徐於辰反注同近烟附近之近汙車音烏穢之汙字杜一故反推車昌誰反又他回反注及下推車同殿之多練反注同若之何其以病絕句擐甲音患左并必政反徐方聘反右援音援桴音浮鼓槌也三周華戶字又戶化反不注之住反元帥所類反射其食亦反下并皆同越隊直類反蔡毋音其下音軸喪車息浪反寓乘繩證反寓寄也其處昌慮反俛音勉俯也仁車音赴又蒲北反華泉戶化反絓於戶卦反一音卦驂馬七南反輈中住產反又仕板反上中也字林仕諫反云臥車也以肱古弘反而匿女力反注同執縶張立反馬絆也縶音執注同徐其輝反也音斗奉觴式羊反爲魯于偽反注同無令力呈反屬當音燭注同徐其輝反同適也戎行戶郎反奔辟音奮注同徐其輝反服氏扶亦反從君才用反下如字宛紆元反

任患音干不難乃旦反狄卒大忽反注及下卒出戰反注補注反戈櫃食準反又音允目之亡報反守者手又反辟女一反一音避注皆同出戰反注補注反戈櫃司徒嚴反可復扶又反辟司徒音壁必覓反注同徐甫亦反石窌力小反馬陘音刑賓媚美冀反賂以音路紀甗魚輦反徐音彥又音言字林牛健反云甑也甑子孕反又慈陵反爲質徐音致下同難斥乃旦反又盡東津忍反使虆力勇反東行戶郎反又如字疆理居良反注下皆同易也以豉反四王夏禹殷湯周文王武王也之王況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在由反徐子由反聚也命使所吏反以犒苦報反從者才用反橈敗乃教反下同泯彌忍反舊好呼報反收合如字一音閤餘燼似刃反背城音佩復借扶又反親

瞻女乙反而紓音舒緩也一音直呂反於難乃旦反注同以爲于偽反以藉在亦反同爲也上鄖覓經反三帥所類反注及下同用辰蟲市忍反蛤也炭他旦反燒蠣蛤爲炭也用殉似俊反受人從葬燒蛤古答反以瘞於例反壙苦晃反一音曠重器備直恭反多也注同有翰戶旦反一音韓檜古外反徐音會去惑起呂反下去之同而爭爭鬬之爭其侈昌氏反式氏反過衛古禾反又古臥反夏氏戶雅反下同殺死申志反下文殺同殺御叔魚據反陳直覲反注同陳直覲反下同死易以豉反黑要一遙反烝焉之承反使道音導注同吾聘匹政反下音汝屈巫其勿反知罃音智下於耕反共王音恭申叔跪其委反一音居委反其父才用反適郢以井反又以政反使介音戒邢大夫音刑錮之音古反令力呈反自爲于偽反又如字爲吾于偽反

吾知免矣　見賢遍反下同也去五

將子匠反下同求好報反下同行使所吏反濟濟子禮反而儕仕佳反等也間

民音悅弃逋補吳反逮鯀古顯反施及始豉反王卒子忽反注同令二君力呈反皆強其丈反冠之古亂反執斲竹角反執鍼之林反織紝女金反紝而鴆反

爲質音致大夫說音悅去疾起呂反不見賢遍反之別彼列反不解佞堅音器反息也數年所主反宴樂音洛誰居音基語辭也有任音壬當也

是夫音扶齊捷在妾反淫洫面著反而勞力報反侵敗必邁反親暱女乙反

淫慝他得反謂暴本又作虣薄報反掠音亮又奸音干大師音泰淫從子用反本

亦作縱三吏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使相息亮反注同經三年所馮

皮水反蛇丘以支反一音如字廧在良反咎如古刀反別種章勇反書將子匠反帥所類反

傳三年　覆諸扶又反伏也注同鄢古袁反又莫干反徐武旦反一音方不勝音升下注同

俘芳夫反馘古獲反以釁許覲反求紓音舒緩也各懲直升反相宥音又纍力誰反繫也其好呼報反下同不與音預不爲于僞反臣不任音壬下亦不任同封疆居良反楚將子亮反帥所類反如潰戶內反僭王子念反荀騅音佳君爲于僞反爲南君同敢任音壬注同賈人音古下同寘諸之豉反褚中中呂反經四年

城鄆音運傳四年　宋共音恭不易以豉反大音泰疆

許居良反展陂彼皮反取鉏仕居反任音壬洽郭力丁反中丁仲反耶池音凡注同或音祀祭側界反許愬音素經五年　傳五年　原屏

步丁反能令力呈反舍我音捨又音赦弗聽吐丁反福女音汝從人才用反餫

諸音鄰野饋其媿反以傳直戀反驛也注及下同驛也音亦辟重匹亦反徐甫亦反本又作僻

曰辟音避捷之在妾反邪出似嗟反絳人古巷反朽壞如丈反君爲下僞反

去盛起呂反饌也仕戀反乘縵武旦反又莫半反請見賢遍反注皆同爲質音致下注同

鼓譟素腦反復入扶又反下同向爲人舒亮反辭以子靈之難乃旦反又

一本無之難二字以新煩子靈爲辭一本無爲辭二字月倒丁老反經六年

取鄆徐音專又市緣反伯費音祕傳六年　子游相息亮反下注同相同

端諦音帝曾倚於綺反其難乃旦反注同言易以豉反夏陽戶雅反說音悅

下文同注陸渾戶門反別種章勇反于鍼其廉反一音針登陴婢支反復命扶又反郇

瑕音荀解縣音蟹而近附近之近下及注近實皆同臨音古鹽也猗氏於宜反君樂

音洛下謂樂同將新子悅反下注軍將同大僕音奉惡易以豉反下注同覿古豆反成也疾疢

勑覲反本或作痁同執丁念反隘於賣反贏困劣僞反沈溺乃歷反沈溺爲疾也重腿治僞反一音重

足腫章勇反一音常勇反有汾扶云反水名也澮古外反水名垢穢古口反驕佚音逸公

說音悅公子成音城禦諸魯反桑隧音遂軍帥所類反下注同子盍

戶臘反何不也經七年　饑鼠音兮伐郯音談傳七年

者也夫音扶昊天尸老反號天戶刀反相成息亮反如晉見賢遍反于

汜音凡共仲音恭郎公本亦作貫音云邑名軍藏才浪反此申呂所邑也

一本作所以邑也以御魚巳反共王音恭子囊音奮下同遺子罷音皮下同

二子唯季反讒慝僞得反貪惏力含反請使所吏反壽夢莫公反說之音悅
季札側八反一卒子忽反注同舍偏音赦舊音招九乘繩證反下注同人吳力皇反
戰陳直覲反寘其之豉反諸夏戶雅反惡孫烏路反反戚亦反經八
年來語羅反通稱尺證反來媵以證反又繩證反適夫人丁歷反姪大結反字
仲丈反婦大計反傳八年餞之錢淺反送行飲酒也說文云送去食也字林子扇反毛詩箋云
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不復扶又反其行下孟反同注過差初賣反又初佳反猶喪息浪反
妃耦音配下五口反長有諸侯如字一音丁丈反申驪力馳反沈子揖徐音集又於立反
平與音餘一音預愷開在反樂也悌徒禮反易也也夫音扶過許古禾反自爲
于僞反下文爲趙嬰同共姬音恭祁奚巨之反字下上反趙衰初危反趙盾徒本反皆數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三七
所主反無辟匹亦反注及下同前喆陟列反有邪似嗟反敢侮亡甫反鰥寡古頑反遽
里其居反城已惡如字已猶太也本或作城已惡矣虞度待洛反狡焉交卯反狡猾于八反
封疆居良反注同唯然音維本或作雖後人改也暴掠音亮勇夫重直龍反又直勇反閉
頭子反又補結反一音戶旦反不復扶又反君後諸侯如字徐初豆反經九年之
好呼報反頃公音傾傳九年魯復扶又反下同強請其丈反爲
杞于僞反下注爲魯下文爲臨汝陽同逆叔姬絕句我也本或作爲我也爲衍字以御魚呂反以
要一遙反蹶父九衛反爲女于僞反相所息亮反韓樂音洛下同施及以豉反重
勤山勇反又直用反綠衣如字本又作祿吐亂反注同邶風音佩又作鄘銅鞮下分反伯蠻
古玄反又音主使在所吏反下同系中立反拘執九于反使說七外反注同
人力丁反樂官也依字作伶操南音七刀反下同公語魚據反不背音佩下同舍兵音拙
少小詩照反君盍戶臘反浹辰子協反徐又音子荅反也夫音扶菅古顏反蒯苦
蕉在遙反萃在醉反代匱其位反爲將逆如字或于僞反非也本或作僞將也而紓音舒晉
使所吏反注及下同勿亟紀力反急也或欺冀反數也脩好呼報反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三八
生代賢遍反孺卒乃侯反傳十年糴徐徒歷反又一音杜糴數反又士弔反茷扶廢反一音蒲發反又蒲艾反
大宰音泰之使所吏反下及注使在同公子繻音須立髡苦門反頑如字徐五班反州蒲本或作州滿爲質音致卷縣音權字林巨權反如淳漢書音同被
髮皮寄反搏膺音傳而踊音勇壞大門音怪下同及寢門一本無及字公
覺古孝反求醫於其反懼傷我絕句焉徐於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臣
春秋經傳集解卷十二 成公 三九
盲徐音荒鬲也說文云心下鬲上也盲鬲音革攻之音工達之不及達城也鍼也
音針句人徒練反饋人其媿反爲之如字張中亮反滿也注同

成公二年戰於鞌註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當比

年○七年　殿本閣本作十年案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例見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非十年也

傳辭請曲縣註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　殿本閣本俱作四面案周禮小胥王宮縣鄭司農衆曰宮縣四面縣象宮室四面有牆據此應從面字爲優

無能爲役註不中爲之役使○案蕭參希通鋒謂俚語以不可爲不中洪邁俗考亦云晉時已有此語引杜氏此註以明之不知此二字已見漢書陳平傳歸楚不中又亡歸漢白居易納粟詩簸揚淨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童僕蓋即不中選之謂非必俚語也　殿本閣本作無能失其舊矣

士燮佐上軍○彙纂定本及監本閣本俱作將上軍案後文晉師歸傳庚所命也註荀庚將上軍

將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又明年荀庚來聘傳稱中行伯於晉其位在三是上軍將自[illegible]

庚而士燮爲佐明甚註中范文子代荀庚猶代攝之義非若欒書之代趙朔直替其職也　殿本亦作佐

欲勇者賈余餘勇註賈買也○他本買作賣案物在已曰賣在人曰買此言已有餘勇欲使人買之當從原本作買爲是

未絕鼓音註中軍將自執旗鼓○中軍將指郤克

也　殿本閣本無軍字則中將二字於義未安

遂自徐關入○案成十七年國佐以穀畔齊侵與之盟於徐關即此　殿本閣本徐作齊非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三子閣本作一子非林氏直解曰三子謂郤克士燮欒書也

宣公使求好於楚註在宣十八年○在宣他本作在位非此紀宣公使求好於楚係十八年事非紀宣在位年數也

五年傳許靈公愬鄭伯於楚註前此年鄭伐許故

○此年當作比年杜氏直解云比年卽兩年之謂　殿本閣本並作兩年

六年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註前年楚晉盟與晉盟

○案前年蟲牢之盟不聞有楚當依　殿本改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６８
作者＝
页数＝７７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